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總前言

孫錦泉

所謂「日本漢文史籍」是指日本人用漢語文言文寫作的記載日本及其他國家歷史的著作。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共收書伍佰餘種，分爲紀傳、六國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傳記、雜史、地理、外紀、職官、政書、史表、目録、史評十三大類，另附詠史詩、類書兩類。大類以中國史書分類法爲主，小類參照日本史書的分類法。

歷史上，東亞漢字圈國家（日本、琉球、朝鮮、越南）曾如飢似渴地收集中國書籍，以便向中國學習，所以這些國家收藏的中國書籍數量很龐大，對中國的瞭解也很深入。相反，中國過去却以天朝大國自居，對這些國家的書籍很少收集，對這些國家的瞭解也很不深入。

上垣外憲一在其《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的前言中這樣寫道：「學習是人類值得自豪的本質，能從内在方面理解他人更是值得尊重的人格表露。日本人從中國及朝鮮半島學到了諸多學問的事實，换言之也就是相對深刻地學習並理解了別國的文化。如果按先生高貴，弟子卑賤的説法，那麼學習者自然處於下位。文化交流史在日本之所以被付之等閒的原因，或許正是這種來自儒教的差別感在根底上從中作祟。然而，以我在本書所處的立場來説，我倒認爲不如説對鄰國擁有《源氏物語》這樣卓越的文化産物全然不知的中國、韓國，才是犯下了無知或對異民族文化采取傲慢態度的錯誤。」（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十月）編者對上垣外憲一先生的上述説法深表贊同。的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人知道日本的《紅樓夢》——《源氏物語》的人，不能説没有，但至少可以説很少。

中國很少收藏日本古籍是不争的事實，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清代前期吴江翁廣平爲了編纂他的日本通史《吾妻鏡補》（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日本通史）而不遺餘力地收集日本史書，但是，從其書前所附參考書目來看，却是少得可憐，甚至連日本的六部國史都没有收羅完備。現今的中國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書是最豐富的，但就是這個圖書館，收集的日本古籍也少得令人吃驚。舉例來説，《大日本史》在日本史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史記》，但國圖只有半部（有紀傳、無表志）；《本朝通鑒》在日本史學史上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資治通鑒》，但國圖未收藏。如此重要的書都不完整或未收藏，其他書籍就更不用説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日本研究所及日語系如雨後春笋般湧現，研究日本歷史、文學、宗教的著作也有不少。但是，國内幾部著名的《日本史》著作却都未引用過前述《大日本史》、《本朝通鑒》等日本著名史籍；國内幾本研究日本佛教的著作也很少利用日本的各種《高僧傳》。

衆所周知，研究是要以史料爲基礎的，無史料的研究如同將高樓建築在沙灘之上。那麽，國内研究日本的著作是利用的什麽資料呢？復旦大學的馮瑋先生在其近著《日本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三月）的前言中寫道：「得益於在恰逢一五〇年校慶的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之便，且我的合作教授恰巧是圖書館館長杉山伸也教授，很多國内難以尋覓甚至無處尋覓的珍貴史料，在這裏可以信手拈來。……或許可以斗膽直言，得此便利，和很多無奈靠研究性著作即所謂二手、三手材料支撑的論著相比，論據即史料之豐富，或許可稱爲拙著的一個亮點。我也正是憑藉這些史料，構建了拙著貌似龐大的篇幅。」這就是國内日本研究的現狀：寫《日本通史》這類著作都只能到日本去查找史籍，國内只能用到二手、三手資料（轉引日文論著引用的零星片斷的史料）。

日本的漢學是極爲發達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還超越了中國。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似乎絞盡腦汁也很難發現中國學者超越日本學者的情況。究其原因，並非中國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少，更不是中國的學者笨，而是先天不足—缺少基本的資料。「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句俗語，正好可以用來説明研究日本問題的中國學者的無奈。

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瞭解，最直接的渠道自然是閲讀他們的史書。而日本大正以前的重要史籍，大都用漢語文言文寫作；日文史籍的重要部分，也經由日本人譯爲漢文並運用到了他們的著作中（如源光圀漢譯《太平記》等日文史籍並運用到《大日本史》中）。要解决國内日本研究缺少基本資料的難題，編纂《日本漢文史籍叢刊》無疑是一個方便法門。編者相信，這項工作是必要的，也是有重要價值的。

二〇一一年八月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編纂凡例

一、本叢書收書五百餘種，收録範圍限於日本人用漢語文言文寫作的史地著作；所收書一般成書於明治以前和明治時期，少量書籍放寬至大正初年。全書約編爲一百二十册，分輯出版。

二、全書分爲紀傳、六國史（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傳記、雜史、地理、外紀、職官、政書、史表、目録、史評十三大類，另附詠史詩、類書兩類；大類以中國史書分類法爲主（唯外紀從地理類獨立出來），小類參照日本史書分類法；各書的歸類一般以史體爲準，但有少量的書（主要是外紀、雜史的佛教和神道）則按所記内容歸類。六國史（正史）雖亦爲編年體，但與一般編年體史書有别（相當於中國的正史與别史的區别：二者雖均爲紀傳體，但地位不同），故六國史與編年區分爲兩類。

三、全書均爲影印，故原書的正文、卷次、葉次即使有誤，也保留原樣，版框版心及天頭之批校、正文旁之日文訓點亦不加改動。一般將底本的兩葉縮印爲影印本的一頁，字小而不便閲讀者例外。底本闕半葉或一葉者，以方框加「缺」字標注，連續闕數葉者則在上葉左邊欄標注「下缺若干葉」。

四、於各書書名葉之次葉標注底本之版本。各書均單頁另起。爲節省篇幅，同一書籍的各卷即使單頁結束，亦不留背白。一書有多處版權葉者，僅保留最末一處。

五、全書各輯均有總前言、本輯前言和本輯目録。一書分爲數册者，於各册目録標明起止卷次。爲方便讀者，各輯末均附《日本紀年表》及《日本幕府將軍表》。全書最後，附叢書總目録。

第四輯前言

周　斌

本輯含傳記、系譜兩大類，並附詠史詩，共編為三十一冊。

傳記分為別傳、叢傳兩小類。

第一冊《聖德太子傳曆》至第十三冊《義魁清河正明傳》為別傳（個人傳記）。別傳之書甚多，無法全部收錄，編者只能選擇較有代表性的書籍，且略古而詳近。古代僅收聖德太子、吉備真備等數人之傳記，其餘別傳的傳主皆為江戶時代人，傳主或有盛名，如《義公行實》、《水戶烈公行實》、《津輕藩祖略記》、《藩祖盛烈記》、《仙臺藩祖實錄》；或為江戶文化名人，如《惺窩先生行狀》、《羅山先生年譜》及《行狀》、《鵞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自叙譜略》、《國史館日錄》、《蕃山先生年譜》及《行狀》、《先考行狀》等；或是著名武將，如《加藤清正傳》等；或是明朝遺民，如《朱舜水記事纂錄》等。廣瀨旭莊（一八〇七～一八六三）是廣瀨淡窗之弟，清人俞樾在《東瀛詩選》中稱之為東國詩人之冠（卷二十三）。旭莊的《日間瑣事備忘錄》是其日記，細大不捐地記錄了其一生言行與人際交往，透過此書，我們可以看到典型的江戶時代文人的日常生活。

第十三冊《本朝言行錄》至第二十四冊《擊壤錄》為叢傳（多人傳記）。有的是記載較長歷史時期的全日本各類名人，如《本朝言行錄》、《皇朝言行錄》、《先哲叢談》、《前賢故實》、《名賢言行略》、《日本古今人物史》等；有的是記載較長歷史時期的全日本某一類名人，如《本朝孝子傳》、《本朝列女傳》、《大東列女傳》、《扶桑隱逸傳》、《本朝遯史》、《隱逸全傳》、《日本忠臣錄》、《日本義烈傳》等；有的是記載某一較短歷史時期的全日本名人，如《明治史傳》、《近古史傳》、《近世先哲叢談》、《近世人鏡錄》等；有的是記載某一較短歷史時期的某一類日本名人，如《大日本中興先覺志》、《近世偉人傳》、《近世佳人傳》等；有的是記載日本某一地域的名人，如《尾張名家誌初篇》、《仙臺人物史》、《河內名流傳》、《續浪華鄉友錄》、《赤穗義人錄》、《赤穗四十七士傳》等。其他一些叢傳，有的是記載日本名人，如《日本藩史》、《柏原藩史》、《津輕藩史》、《鹿島外史》等；有的專門記載日本著名武將，如《足利將軍傳》、《豐臣四將傳》、《本朝武林傳》、《今世武臣傳》、《南木誌》、《三楠遺規》等；有的是記載個人交遊，如《尚友小史》、《師友志》等。

第二十四冊《帝王御譜》至第三十一冊《日本外史補系譜》為系譜。系譜指系圖和家譜，類似於中國的譜牒，但又有較大的區别。中國的譜牒是指一家、一族或一支之譜，或者衆家、衆族之譜（如《通志·氏族略》、《萬姓統譜》等）。而日本的系圖和家譜，除了與中國相同者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系譜，例如藝人的師徒傳承譜系（如《茶人大系譜》）、某一時代的人物譜（如《平安人物志》、《南山小譜》）、某一著作的人物譜（如《日本外史系譜》、《日本外史補系譜》）等。日本的一家、一族或一支之譜數量太多，皇族及所有的武士家族皆有系圖。皇族及皇親的系圖，在第二十四冊（自《帝王御譜》至《皇親譜略》），以及二十七冊到三十冊的《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著名武士家族的系譜，收有《京都將軍家譜》、《鎌倉將軍家譜》、《織田信長譜》、《豐臣秀吉譜》等。其他家族的系譜多如牛毛，不予收錄。而衆家、衆族之譜，本輯收錄較多，比如《皇國姓族志》、《伊達世臣家譜略記》、《諸家知譜拙記》、《源平系圖》、《柏原織田家臣系譜》、《華族鑑》等。尤其是《系圖綜覧》，收錄的家族較多，可以彌補一家、一族或一支之譜收錄較少的缺憾。《訂正增補百家系譜》為綜合性的系譜，其中既有普通的家譜，又有各種藝人或職業的傳承譜系，如刀工、鑄工、茶道、插花、俳家、武術、繪畫、圍棋、盆景、香道、筆道、鑒定、佛工、佛教諸宗等。

附録「詠史詩」收入在第三十一冊，自《國詩史略》至《海外詠史百絶》，凡十五種。

總之，本輯傳記、系譜兩類書籍記述廣泛，人物史料豐富，從事日本史研究及中日交通史研究的學者大概都能在本輯中找到自己需要閱讀之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於四川大學東亞漢籍研究所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錄（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錄（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一册目錄（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平氏撰

聖德太子傳曆

寛永五年（一六二八）京都板木屋勝兵衛刻本

據寛永五年（一六二八）

京都板木屋勝兵衛刻本影印

聖徳太子傳暦一巻上 分成上下　平氏撰

（三十代）欽明天皇 諱天國押開廣庭天皇 磯城島金刺宮治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庚寅春二月第四皇子橘豊日尊納妹間人穴太部皇女為妃

三十二年辛卯春正月朔甲子夜妃夢有金色僧容儀太艶對妃而立謂之曰吾有救世之願願暫宿后腹妃問是為誰僧曰吾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妃曰妾腹垢穢何宿貴人僧曰吾不厭

垢穢唯望尠感人間妃曰不敢辭譲左之右之随命僧懐歓色躍入口中妃即驚寤喉中猶似呑物妃意大奇謂皇子皇子曰你之所誕必得聖人自此以後始知有娠妃之妊也性殊膚敏動止閑爽樞機辯悟經八月聞言於外皇子并妃以大奇

（卅一代）敏達天皇 諱渟名倉太玉敷天皇欽明天皇之太子也 橘豊日尊兄磐余譯田宮治十四年

元年壬辰春正月一日妃巡第中到于厩下不覺有產 入胎正月一日開誕亦正月 総經十二箇月矣　女孺驚抱疾入寢殿妃亦無恙安宿幄内皇子驚詢侍從會庭忽有赤黄光至西方照耀殿内良久而止敏達天皇 猶居東宮 乍聞此異命駕而問比及殿戸後有照耀天皇大異勅群臣曰此児後有異於世即命有司定大湯坐若湯坐而沐浴抱挙天皇以褓受之授皇后皇后授父皇子皇子授妃

妃披懐受身體太香三日夕天皇設宴賜物群臣七日夕皇后設宴賜物後宮太臣已下相次献饌備之養産定妳母三人并取臣連女夏四月後太子能言能語知人挙動妄不啼泣

（二歳）二年癸巳春二月 生後隆期有二月矣 始十五日平旦合掌向東稱南無佛而再拜不因人教妳母常禁太子挙目睇不依所制七歳之後此態永止

（三歳）三年甲午春三月桃花之旦皇子與妃率太子

遊於後園太子在抱逅皇子皇子問曰吾兒何
謂桃花為樂松葉為賞太子荅曰松葉為賞皇
子問之何以太子荅之桃花一旦之榮物松葉
万年之貞木也故可賞之皇子撫頂及抱其身
太香非世之所嗅太子仰看皇子曰兒入於御
手也如登百丈之巌浮千尺之浪太畏太危皇
子大笑

（四歳）四年乙未春正月皇子弟中有諸少王子口鬪
叫之聲皇子聞之設咎追召諸王子等皆悚逃竄而
太子脱衣獨進皇子問之兄弟不和諸少兒等輙以口
鬪今欲咎誨皆悉隠避而汝何獨進太子合掌
對皇子并妃低首啓曰不得立階於天而外不
得穿穴於地而隠故自進受咎皇子并妃大悦
曰汝之岐嶷非只今月妃披懐而抱其身太香
之氣非常妃乃最加寵愛（或説曰抱太子數月懐香故後宮爭欲抱汲妃）

（五歳）五年丙申春三月天皇立豊御食炊屋姫尊為
皇后（即太子之姑也）太子此日在妳母抱侍皇后前群
臣入拜太子語妳母曰太臣奉拜之前放吾於
太臣及入也放太子於膝太子自顔其身調
衣袴逡巡徐歩立太臣前北面再拜時五歳
起伏之儀有如成人天皇皇后太加寵異妳母
問太子曰吾皇子何以與群臣拜皇后太子密
謂曰非汝之所知是吾天皇也遂如其言秋八

月太子謂妳母曰小子須習文書何不持來筆
墨耶妳母諮皇子即賜文筆書法日別習書數
千字三年以後學王右軍書既得骨體流筆如
電時人大異（外書師博士學哿等内典師慧慈高麗之人也）
（六歳）六年丁酉冬十月遣百濟國大別王將經論并
律師禪師比丘尼等還來此由奏状太子侍天
皇床下奏曰兒情欲見持來經論天皇問之何
由太子奏曰兒昔在漢住衡山峯歷數十身修

行佛道佛之垂教非有非无諸善奉行諸惡莫作故今欲見百濟所献佛經菩薩諸論天皇大奇聞之汝年六歳獨在朕前何日在漢何以詐言太子奏曰兒之前身意所慮天皇拍手大異所聞群臣亦大鳴舌拍手而竒之

七年戊戌百濟經論數百巻持来上奏春二月太子燒香披見日別一二巻至冬一遍了又奏曰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廿三日廿九日三十日是為六齋此日梵天帝釋降見國政故禁殺生是仁之基也仁與聖其心近矣天皇大悦下敕於天下此日令禁殺生之事

八年己亥冬十月新羅國献送佛像太子令皇子奏曰西國聖人釋迦牟尼佛遺像末世尊之則銷禍蒙福蔑之則招災縮壽兒讀佛經其旨微妙望也崇貴佛像如説修行天皇大悦安置供養今在興福寺東金堂

九年庚子夏六月有人奏曰有土師連八島唱歌絶世夜有人来相和争歌音声非常八島異之追尋到住吉濱天暁入海者太子侍側奏曰是熒惑星也天皇大驚問之何謂太子答曰天有五星主五行象五色也歳星色青主東木也熒惑色赤主南火也此星降化為人遊童子間好作謡歌未然事蓋是星歟天皇大喜

十年辛丑春二月蝦夷數千寇於邊境天皇召群臣議征討之事於時太子侍側竦耳左右聞群臣論天皇近召太子詔曰汝意如何太子奏曰小兒何足議國之事然今群臣所議皆滅衆生之事也兒意以為先召魁帥魁帥者大人也重加教諭取其重盟放還本洛加賜重禄奪其貪性天皇大悦即敕群臣召魁師綾糟等詔曰惟你蝦夷者大足彦天皇之世合殺者斬合赦者放朕今遵彼前例欲誅元惡於是綾糟等怖懼乃到

泊瀬川面三諸山而盟曰臣等蝦夷自今以後子々孫々用清明心事天闕臣等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靈絶滅臣種矣自此後時久不犯邊

十一

十一年壬寅春二月太子率童子卅六人遊後園中皇子倭威左侍二人右侍二人左立四人右立四人以廿四人庭前兩陣左十二人右十二人共擧其音令申各志諸童子等或以戯浪或以私實一

共擧音或長或短太子居獨御着而聞待乃而荅一々反覆句無一隨後乃即荅各以其志如此數日童子私歸各告父母々々私或作難辭而令諸太子亦能辨荅非心所及皇子徴行稍聞其辭多有不解謂妃曰吾兒殆非聖人耶又童子之中力不能勝弓右之戯儕不得比輕擧如雲氣在數十丈虚中疾走如雷電在前忽焉在後身躰香亦非尋常沐浴之後皇子及妃天皇々后并後宮貴人等抱之時妙香發起一若人衣數月不滅

十二

十二年癸卯秋七月百濟賢者葦北達率日羅隨我朝召使吉備海部羽島來朝此人勇而有計身有光明如火焰天皇詔遣阿倍臣目物部贄子大連大伴糟手子連等問國政於日羅太子聞日羅有異相者奏天皇曰兒望隨使臣等往難波館視彼爲人天皇不許太子密諮皇子御

之微服從諸童子入館而見日羅在床望四觀者指太子曰那童子也是神人矣于時太子服麁布衣垢面帶繩與馬飼兒連肩而居日羅遣人指引太子驚去日羅遥拜脱履而走諸大夫等大奇出門而見即知太子々々隱坐易衣而出日羅迎再拜兩段大夫亦驚謝衆再拜儀而入太子辭譲直入日羅之房日羅跪地而合掌白曰敬禮救世觀世音大菩薩傳燈東方粟

皆王云云人不得闚太子儀容折磬而謝日羅
大放身光如火熾炎太子亦眉間放光如日暉
之枝須臾即止太子謂日羅曰子之命盡可惜
被害聖人猶亦不免吾亦如何清談終夕人不
解明日太子還宮冬十二月晦夕新羅人殺
日羅更蘇生曰此是我駈使奴等所爲非新羅
也言畢而死太子乍聞謂左右曰日羅聖人也
兒昔在漢彼爲弟子常拜日天故身放光明寃

仇不離斷命而褰捨生之後必生上天
十三
十三年甲辰秋九月弥勒石像一軀今在古京之元興寺東金
堂百濟國將來蘇我大臣勸請其佛像並於播
磨國更覓得狛僧慧便之還俗乃以爲師更度三
尼營佛殿於宅東安置弥勒石像屈請三尼設
大會齋亦佛殿攝立石川宅每到敬礼此時司
馬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食上由是蘇我大臣並
達等深信佛法修行不懈於是太子時々微行

大臣之寺設花供養命大臣曰吾昔修行歷
數十身万分之一未得濟救君之始貴功德難
測譬如虛空不可思量吾雖幼稚願以紹隆
君爲緣爲善知識傳如來教建正幢蓋大臣謹
奉不敢懈緩
十四
十四年乙巳春二月蘇我大臣起塔於大野嶽北
大設齋會太子備儀臨而觀之此及立心柱合
掌三拜謂左右曰是佛舍利之器也不置舍利

不得爲塔釋迦如來滅度之後碎骨舍利應感
而出是如來加于外家聖人遠矣太臣不安舍
利此塔必仆大臣聞之謀感舍利三七日後齋
食之上得舍利一枚大如胡麻其色紅白紫光
四周浮水不沉穿半而居投舍利於水隨心所
願浮沉於水鍛擊不碎弥吐妙光馬子宿祢試
以舍利置鐵鑽中振鐵鎚打其鑽与鎚悉被摧
壞而舍利不摧毀大臣納瑠璃壺旦夕礼拜

利常旋遶或爲二、二或爲五六无有定數毎
夕吐光太子臨而礼拜謂大臣曰是爲真形骨
舍利大臣設會安塔心柱下此時大臣有疾卜
祟之時所祭神之祟即以狀奏聞太子此日侍
御床下天皇謂太子曰我國之基以神爲主而
今大臣請祭異國之神爲之如何太子奏曰諸
佛世尊其道微妙諸神隨之不敢違佛今大臣
請興佛法是國家之福矣即大臣蒙詔宜祭之

大臣礼拜石像乞延壽命於是國有疫疾民死
者衆三月物部弓削大連中臣勝海連等奏曰
從先天皇至于陛下疫疾未息人民可絶良由
蘇我臣等興行佛法詔曰灼然宜斷佛法太子
奏曰二臣未識因果之理後善福至行惡禍來
是自然之理如來之教也兒聞古之聖人勝於
大災故有唐旱殷水之事今之疫疾以德可除
何更滅將興之法能延將死之命耶二臣知令

必蒙天禍二臣不聽遂詣於寺斫倒浮塔燒柱
佛像縱火燒之取所燒餘佛像棄難波堀江喚
出三尼奪其法服就海石榴市之亭並加笞辱
是日无雲而大風雨太子謂皇子曰禍始於此
又發瘡死者充滿國中患其瘡者言痛如燒斫
老少竊相謂曰是燒佛像罪矣太子謂皇子曰
如來教滅而更興々而更滅如今二臣破法之
報致此瘡疾應祈請而禳之皇子與太子擎香

爐礼佛夏六月大臣馬子宿祢奏曰臣疾久不
愈願猶憑三寶詔曰汝可獨行唯斷餘人乃以
三尼更付大臣々々受而歡喜太子賀之曰以
大臣威興此妙教佛法初興善哉々々大臣新
營精舍供養三尼佛法之始自茲遂興

【卅一】用明天皇　諱橘豊日欽明天皇第四子敏達天皇第三弟也磐余池邊雙槻宮治二
年

【[illegible]】元年丙午春正月納庶妹穴穗部間人皇女爲皇后

后即太子之母也穴皇以敏達天皇崩年九月即位故
不稱即位太子奏曰兒相天躰短壽不延代兒
踐祚願施仁德雖居諒陰不可不勤天皇詔徵
言曰朕恤兒之亂子不續恍朕之年命不永太
子答曰過去因也兒身僅脫及于子孫尸解登
仙魂胎蓮花亦復何恨无可如何天皇黙然二
月太子密奏曰叔父將不和於姑后二臣將不
忠於天下天皇聞而知之歎天下之不穩

十六
二年丁未夏四月天皇不豫太子不解衣帶日夜
侍病天皇一飯太子一飯天皇再飯太子再飯
擎香炉祈請音不絕響詔群臣曰朕思欲歸三
寶卿等宜量也物部守屋大連中臣勝海連曰
何背國神敬佗神也由來不識若此事矣穌我
太臣曰可隨詔而助誰生異計遂引豐國法師
入於內裏太子大悅握太臣手垂淚語曰三寶
妙理人不之識妄生異說邪見成黨如今大臣

歸心福田孛師祈壽兒意大歡廻悲成喜々了
可議太臣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三寶臣之
死日復生年矣大連橫睨大怒太子謂左右曰
大連不識因果理而今將亡彼不之識嗚呼可
悲是時有人密語大連曰今群臣圖卿不可不
慎大連聞之即退阿都之宅集聚人衆中臣勝
海連亦人衆集宅將助大連兼作厭魅及于衆
與事既發覺大臣遣太子舍人跡見赤檮弑之

爰大連遣使謂太臣曰吾聞群臣謀我々故退
之千時佛工鞍部多須奈爲天皇自身出家造
丈六佛像并坂田寺太子握手垂淚曰兒雖愚
庸助子崇法況亦千秋万歲後兒何以遣其助
福慶乎是月天皇弥留太子躍哭將絕轍矣及
屬纊太子携太臣頸咋泣絕而復蘇再三度太
臣相提慰洩六月太臣奉炊屋姬尊詔遣佐伯
連丹經手等率兵欲弑穴太部皇子宅部皇

子等是二皇子者大皇兄弟阿黨大連呪詛天
皇厭魅太臣故及死太子諫太臣曰人之所以
爲人皆以生命也彼二皇子者天皇天倫兄伯
叔也議其罪源須處輕典願君爲兒寬恕應移
佗國太臣不聽荅曰太義滅親其是謂乎太子
謂左右曰太臣亦迷因果亦復難免秋七月大
臣命諸皇子率軍討大連又大伴咋子連阿倍
臣平群神手臣等率兵從志紀郡會于澁川共

伐大連於是大連部率子弟及奴等築稻城而
接戰其軍強盛塡家溢野皇軍恐怖三廻却還
是時太子〈生年十六〉隨太軍後自忖曰非願難濟乃
命軍允秦造川勝取白膠木刻作四天王像置
於頂髮〈一云立軍鋒〉而發願曰今使我勝敵必奉爲
護世四天王起立寺塔太臣又發願如此進軍
相戰太子復攻此時大連登大榎木〈又云昇對擢朴枝間〉
誓放物部府都太明神之矢中太子鐙太子命

舍人跡見赤檮放四天王之矢〈定弓和須六慧萠造遂出〉
連胸倒墜木賊衆擾乱川勝斬大連頸〈本願縁起云守
屋臣是牛々世々相傳破賊衆且漢土現男女身弥興佛法教化有情之時從須吾身如影不
離是身終後遲五百生逐木小寺塔佛像嚴堅宗之教法今身建立八箇所寺塔院佛菩
像所制法華勝鬘經疏義毎寺施入封戸田園有其貪逆臣將會屢現擾動人心迷乱横挟尚
情掠取田地滅破寺塔是只守屋變現而已今尚守屋加影而滅彼寺塔滅亡甲家壊失矣〉
二小將軍直入大連家子孫資財田宅皆爲寺
加〈本願縁起云子孫從類二百七十三人爲寺永奴婢沒官所領田園拾八万六千八百九

十代延寺永戰畢又河內國弓削鞍作祖父閣衣摺地此足代郷迄葦原等八箇所地都集十二
万八千六百四十代攝津國於勢撲江鵄田熊凝等散地都集五万八千二百伍十代居宅三
所并資財等悉誂納寺分云々〉　唯以大連私田万頃賜跡見
赤檮等於玉造岸上始基四天王寺又於大和
飛鳥地立法興寺太子與大臣相與商量秋七
月天皇葬於河内科長中尾山陵太子斬服歩
隨兩足見血攀輿強進下梓棺間躍叫擗踊絶
而更蘇觀者大悲此日天陰微雨數兵人皆以

爲太子孝感之所致也

（十九）崇峻天皇（諱泊瀬部。欽明天皇第十五子。用明天皇第十一弟。倉橋宮治五年）
元年（戊申）春三月百濟國使并僧慧捴令斤慧寔等來獻佛舍利。又恩率首信等來進調。別獻佛舍利并僧聆照律師令威慧衆慧宿道嚴令開等寺工一人鑪盤師一人造瓦師二人畫工一人。表曰本國王傳奏。羨陛下紹基踐祚。肇興佛道。漢帝東流之夢。法王西來之猷。於今驗矣。傳燈聖皇。復誕附神之下。立幢眞人。重出馬臺之前。臣等不勝至喜。貢渡三藏太師律學比丘。伏請陛下照佛日於若木之鄕。掩慈雲於扶桑之邑云云。太子大悅。問衆師以大義。衆師妙會潤以微言。天皇密召太子曰。八言汝有神通之意。又能相人。汝相朕躰。勿有形跡。太子奏曰。陛下王躰實有仁君之相。然恐非命忽至。伏請能守左右。勿容姦人。天皇問之。何以知之。太子曰。告之

貴聡子爲傷宮柜。天皇方鏡而視之。大驚。太子謂左右曰。陛下之相不可相傳。是過去因也。若崇三寶。遊涎般若者。万分之一。庶幾免。即命群臣左右能衞護陛下。近習閑宿寤相易。

（十八）二年（己酉）太子奏曰。八方之政。以使知之。願遣使三道。以察國境。即以近江臣蒲遣於東山道。因人臣鴈遣於東海道。阿倍臣牧吹遣於北陸道。使復奏之。天皇大悅。非太子力。朕不能知外國之境。

三年（庚戌）春三月學問尼善信等自百濟來。太子於天皇前試問釋律義。尼等不能辨答。天皇勅曰。何必遠問於海表之國。今眼前有此三藏太師乎。太子辭讓。時年十九。冬十一月太子冠焉。群臣賀之。

（二十）四年（辛亥）穐八月詔群臣曰。朕思欲建任那國等如何。群臣奏曰。皆同詔旨。太子獨奏曰。新羅豺

[illegible]貪婪難量外稱相隨內實相叛今雖興軍不
得濟成況亦宮庭近有血臭乎冬十一月差紀
男麿臣勢臣猿大伴連咋葛木臣小楢等為
將軍率氏々臣連等為裨將部隊領二万六千
人出居筑紫太子謂左右曰此軍不遂雖行止
道費人力莫若停止天皇聞而悪之
五年壬子春二月天皇密勅太子曰天尊地卑豈
逆位君南面臣北面是理常也而蘇我臣內縱

私欲外似詐諂雖初有興如來教而无和順忠
義請汝以為何太子奏曰三綱五常聖人難行
陽九百六愚臣為害今大臣可謂驕臣佛教有
六波羅蜜其中忍辱亦佛深誨臣願陛下行此
切德能有推移樞機發榮辱主也陛下鉗口莫
妄發動天皇順之天皇為性剛腸不容物非太
子常納諫數矣冬十月有人獻山猪太子侍側
天皇指猪曰何日如斷此猪頸斷朕所嫌之人

太子大驚矣大臣稍始於此聊令曲宴群臣左右
宿衛之人各賜祿物太子自戒曰今日勅卿等
莫語他人有一愚士語於大臣々々聞之恐懼
[illegible]召東漢直駒私誂募曰卿為吾弑天皇欲
報汝德任卿之情駒性癡驕亦有膂力亦得出
入禁中夜入宿衛之中闚陛下起居聞安寢靜
密直入援劔得犯天皇群臣大驚大臣遣人捕
誅駕佐人々皆識而不言太子聞而大哭曰陛

下不用愚兒之言是過去報也唯恐大臣不脫
其報忽至駒雖用言亦復不免大臣寵駒賜物
令數出入宅第不拘內外偷奸大臣女子河上
嬪大臣大怒曰漢奴雖用吾言弑天皇何以得
奸吾女子嬪且夫此奴手弑天皇吾惡名傳於
千歲者此漢奴也即於庭前懸髮木枝大臣自
射云汝雖用吾言而弑天皇一罪汝性癡驕不慮
吾怒輒以奴手弑天皇二罪汝偷奸天皇嬪三罪

數一罪即放一矢駒叫呼曰吾當其時唯識太臣未識天皇尊自餘不敢辞謝太臣大怒投潰腹次斬其頸太子聞之謂左右曰弑君之名雖有此誠千歳之後不能雪之

卅四代 推古天皇 諱豊御食炊屋姫欽明天皇之女敏達天皇之后小墾田宮治三十六年

元年癸丑春正月立法興寺刹柱太子臨礼之以百濟國所献舎利安心舎利放光再三度觀者大悦夏四月天皇初聞群臣奏勅曰吾女人也

性不詳物万機日慎國務滋多宜天下之事皆啓太子即日立太子為皇太子仍攝政萬機悉委焉 時年廿二是橘豊日天皇第二子也母穴太部間人皇女也暦録曰皇女懐胎之日巡行禁中當厩生因以為名身宛聖智兼知未然内外二教究不通天皇愛之令居宮南故稱上宮太子今謂之田寺是其宮處矣是歳四天王寺始壊移造難波荒陵東下本願縁起云敬田院斯地之内有池號荒陵池其底深青龍恒居處也以丁未歳始建臣造岸上從點此地鎮祭青龍癸丑歳壊移荒陵東則處昔釋迦如来轉法輪所爾時生長者身供養如来助護佛法以是因縁起立寺塔此地數七寶故青龍恒守護鍾亦流清因白石玉出水以慈悲心飲之為法藥矣宝塔金堂相當極樂東門中心以吾髪六毛相加佛舎利六粒籠納塔心柱中表利六道之相宝塔第一露盤指手以鐵金表遺法興滅之相金堂内安置金銅救世觀音像百濟國王吾入滅後戀慕渇仰所造之像也在百濟國之時佛像經律論法服尼等渡越是朝相當欽明天皇治天下壬申歳也後禅師律師比丘比丘尼咒師造佛工造寺工等相重渡來相當敏達天皇治天下丁酉歳也

太子受儲君位固辞再三曰臣天性薄愚志耽玄猷遊魂彼岸鑚意道場過去之世身歴數十遷化漢土僅爲王族錬法遍覺期到淨土而今叨領儲君委以万機神器難滿

柞易顙伏惟陛下紹徽號居紫極御八州以仁壽之化撫三才以柔和之猷海表隨化率土因縱嘉瑞類來豊穣相係伏願陛下擇賢良以輔治用善哲以撫民則万國歡心四海平安臣出家入道爲度外者興隆佛教紹耀玄風天皇不聽勅曰阿兒勿導汝爲耳目媿非阿兒何由治國太子不敢固辞天下之人民聞而大悦如遭慈父愛母 本願縁起云臣欲辭儲君之位再三固辞出家入道爲度外者興隆佛教紹

于玄天皇不敬周辭故製十七憲章為
手法之矩模流布諸悪莫作教為佛法之棟梁
遂受五戒名曰勝鬘佐昔在婦人之時釋迦如
來說勝鬘經以其因縁故講說是經肇製義疏
衡山數十身修行持誦法花經故製義疏百濟
高麗任那新羅貪狼之情恒以強盛提伏彼等
渉為令帰伏造請世四天王像伺置西方復代
代世世手位剛令守護鎭傾國之臣存忠貞之
懐佛子勝鬘數奉請三世諸佛十方賢聖建鐸
四王龍神八部一切護法等起誓言是歎田院
定戒律之場教遊若削跡慈心者常念道
衆法花勝鬘兩部經典六節講演其
東生郡陸千坏水田廳輸物獻而已
歓日寺町四面内殺生禁断院僧坊
馬長以制止清淨寺地莫令汙穢擾取寺物
加修補任意誤犯如此无慙者曹非佛弟子

世四天王呵責若有後代不遵主命逆臣
若蔣犯寺物若破障吾願令擬辱三世諸佛
十方賢聖之罪隨在死門獄永莫出离子孫前
商家无量災壽命短促官位失亡雷電霹靂忘
以震剖若有興隆輩官位福榮自以相續子孫
世世常安常樂悉遂勝因吾入滅之後或生大國
王后妃遠建數大寺塔於國々處々造置數大
佛菩薩像書寫數多經論荒義施入教濟賤宅
物田園等或生比丘比丘尼長者卑賤身興
教法救濟有情是非他身孫集若修理物用
尽死其料申請公家以之充用兵手造岸西方
瓦燒置二万枚埋藏窟至修造時鑿取用之
已須多施入封戸田園可令死所乏雖然末代
道俗无慚貪欲日々增競爭寺物應隨三途八
難中假令雖无寺物曽莫滅亡若有國郡司設
邪心寄事公家奪寺坊田地還為俗賊燒寺

卿令駆使之時定知佛法滅盡畢當下斯時王后
位日競君臣徴序奪諍闘務父子義絶國王亡
祀其教滅國官物滅亡王臣相共恒之飢渇亳
神悉嗔疫疾日々百姓擾乱兵戦綿々可哀可
傷若擎一香一花恭敬供養若以一塊土壘抛
入此場遙聞寺名遠見拝恭如斯等者結縁
淨土唯不濫王土不摂國郡不業僧官資賤男
地併以奉讃世四天王悉以攝領後々代代坊
障永可断後四箇院建立意趣何以識乎施薬
院是令殖一切芝草薬物之類順方合藥隨
所藥普以施与療病院是令寄宿一切男女无
縁病者日々養育如師長父母於病比丘相
療治薬物藏跡往所願樂令服毛愈但限日期
祈乞三宝至于无病莫違戒律努力悲田院是
令寄住貧窮孤独單己无頼日々眷顧莫令致
飢渇若得勇壮強力時可令役仕四ケ院雑事

其養料物攝津國河内國寺國官稲各三千束
以是供用而已三箇院因家大基教法最要
日院一切衆生帰依渇仰断悪修善速證无上
大菩提处也四箇院建立縁起大略如斯歳次

〔二十三〕二年甲寅春二月朔詔皇太子及大臣令興隆三
寳是時諸臣連等各為君親之恩競造佛殿即
是謂寺焉

〔二十四〕三年乙卯春三月土佐南海夜有大光亦有声如
雷經卅箇日矣夏四月著淡路島南岸島人不

知沈木以交薪燒於竈太子遣使令獻其大一圍長八尺其香異薫太子觀而大悅奏曰是爲沈水香者也此木名旃檀香木生南天竺國南海岸夏月諸蛇相繞此木冷故也人以矢射冬月蛇蟄即斫而採之其實雞舌其花丁子其脂薫陸沈水久者爲沈水香不久者爲淺香而今陛下興隆釋教肇造佛像故釋梵感德漂送此木即有敕命百濟工刻造檀像作觀音菩薩高數尺安置吉野比蘇寺時々放光五月高麗僧慧慈百濟僧慧聰等化來此兩僧博涉内外尤深釋義則太子問道聞一知十聞十知百二僧相語曰是實眞人也或不思而達出論外三年業成道被於顯聽政之日宿訟未決者八人共聲白事太子一々能辨各得其情緒无復再諸太臣率群臣已下敢獻御名稱廐戸豊聰八耳皇子又稱大法王皇太子々々辭讓矣

四年丙辰夏五月太子謂慧慈法師曰法華經中此句落字師之所見者如何法師答啓他國之經亦無有字太子曰於此句除落一字耳吾昔所持之經思有此字法師答啓殿下所持經在何處哉太子微笑答云在大隋衡州衡山寺般若臺上法師大奇合掌礼拜冬十一月有司啓法興寺造畢是日慧慈慧聰始住法興寺太子奏於天皇設无遮會既而夕時有一紫雲如花蓋攸降自上天圍覆塔上又覆佛堂變爲五色或爲龍鳳或如人畜良久向西而去太子合掌目送謂左右曰此寺感天故有此祥但三百年後草露霑衣五百年後塔殿廢亡

五年丁巳夏四月百濟王使王子阿佐等來貢調語領客曰僕聞此國有一聖人僕自拜覲意願足矣太子聞之直引殿内阿佐驚拜熟見太子顏復見左右手掌左右足掌而更起再拜兩段

退而出庭右膝着地合掌恭敬曰救世大慈觀音菩薩妙教流通東方日國四十九歳傳燈演說大慈大悲敬礼菩薩太子合目須臾眉間放白光長三丈許良久縮入阿佐更起再拜兩段而出太子謂左右曰此是昔身爲我弟子故今來謝耳時人大奇

六年戊午春三月聚膳大娘爲妃謂侍從曰吾常相諸氏女子躰此人頗合故舉而爲妃天皇復歡賜宴群臣已下女孺已上給物有差夏四月太子命左右求良馬府諸國令貢甲斐國貢一驪駒四脚白者數百疋中太子指此馬曰是神馬也餘皆被還令舍人調子麿加之飼養秋九月試馭此馬浮雲東去侍從仰觀麿獨在御馬右直入雲中衆人相驚三日之後廻轡帰來謂左右曰吾騎此馬躡雲凌霧直到冨士嶽上轉到信濃飛如雷電經三越竟今得帰來麿汝妄

疲隨吾寔忠士也麿啓曰意不履空兩脚猶如歩踏陸地唯看諸山在脚之下此秋新羅王献孔雀一隻天皇御看奇其姿麗太子奏曰是不足怪有稱鳳者在南海丹穴山非聖人德不能致之天皇敕太子曰朕夢得見足矣其夜天皇夢見鳳凰晨說其容太子大悦曰是遐壽之表也

七年己未春三月太子候望天氣奏曰應致地震即府天下令堅屋舍夏四月大地震屋舍悉破太子密奏曰天爲男爲陽地爲女爲陰々理不足則陽迫不能通陽道不壤則陰塞而不得達故有地震陛下爲女主居男位唯御陰理不施陽德故有此譴伏願德澤潤物仁化被民天皇大悦下敕天下今年調庸租税並免秋八月百濟國貢駱駝一疋驢一疋羊二頭白雉一隻太子奏曰白雉鳳類也餘是彼土常獣不足爲奇

厚修其使答信陪多

二十九　八年庚申春正月天皇勅曰新羅任那相攻如何
太子奏曰新羅者虎狼之國也不美我命猶犯
任那不致滅亡彼猶不輟臣乞命將加討令服
天皇然之於是以阿倍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
副將軍將二万餘衆爲任那伐新羅即攻五城
而拔之新羅王惶擧白旗到于麾下割六城而
請降將軍奉詔免之到自新羅新羅亦侵任那

太子聞之謂左右曰宜如所議

三十　九年辛酉春二月皇太子初造宮於班鳩村三月
太子奏曰令高麗百濟救急任那即遣大伴咋
於高麗遣坂本糠手於百濟詔曰救急任那秋
九月新羅間諜者名曰迦摩多到對馬即捕而進天
皇將加酷法太子奏之流于上野國冬十一月
庚辰議攻新羅

三十一　十年壬戌春正月太子奏曰興數万征軍遣伐新
羅天皇然之二月以來目皇子爲大將軍領二
万五千衆遣征新羅夏四月來目皇子到筑紫
臥病不進太子聞之謂左右曰新羅奴等厭魅
將軍疑不果渡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仍貢曆
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
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大陽胡史祖王陳
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
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太子聞之謂左右曰吾

昔在衡山修行也此僧爲吾弟子在吾左右常
語七曜度數山河利害之事吾以小術疾而去
之而猶追來將之如何宜取其生令習陰陽自
高麗僧々隆雲聰等來太子謂二僧曰汝來何
晏二僧謝曰宿債未賽久後拔拜左右奇之太
子謂左右曰此等昔日同德也今追來耳

三十二　十一年癸亥春二月大將軍來目皇子薨于筑紫
太子謂侍從曰新羅奴等遂殺將軍即欺還軍

冬十月天皇遷于少墾田宮太子命諸法師講
安宅經於宮庭十一月太子議作大楯及靭又
繪于旗幟十二月太子始製五行位德仁義礼
智信各有大小（合十二階也）德者攝五行也故置頭
首群臣大悦
十二年（甲子）春正月始賜冠位各有差夏四月太
子肇製憲法十七條手書奏之其狀云
一曰以和爲貴无忤爲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

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鄰里然上和下睦諧
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篤敬三寶々々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
歸万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悪
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三曰承詔必謹則君天之則臣地之天覆地載
四時順行万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
君言臣承上行下效故承詔必愼不謹自敗

四曰群卿百僚以礼爲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于
礼上不礼下不齊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
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國家自治
五曰絶饕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千
事一日尚尓况累歳須治訟者得利爲常見賄
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訴似水投石
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
六曰懲悪勸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見悪

必匡其諂詐者則爲覆國家之利器爲絶人民
之鋒劒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説下過逢下則誹
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无仁於民是大
乱本也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
起姦者在官禍乱則繁世少生知克念作聖事
无大小得人必治時无急緩遇賢自寛因此國
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爲官以求人爲人

不求官

八日群卿百僚早朝晏退王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

九日信是義本毎事有信其善悪成敗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万事悉敗

十日絶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相共賢愚如環無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擧

十一日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群卿宜明賞罰

十二日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賦斂百姓

十三日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以非與聞勿妨公務

十四日群臣百僚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妬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悦優戈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歳之後乃今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

十五日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恨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恨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

十六日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

十七日夫事不可獨斷必与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故与衆相辨辞則得理矣

天皇大悦群臣各寫一本讀傳天下天下大悦

秋七月設朝禮因以詔曰凡出入宮門以兩手
押地兩脚跪越閾八月太子謂秦造川勝曰吾
昨夜夢北去五六里到一美邑楓林太香於此
林下汝率親族饗食吾太感吾今將往川勝頓
首啓曰臣邑恰如御夢即日命駕川勝先道其
夕宿泉河北頭謂左右曰吾死後二百五十年
有一釋氏修行崇道建寺於此地此釋氏非他
是吾後身之一躰也其弟子等尊法傳燈末法

之初佛教繁興明日届于兎途橋川勝眷屬替
服騎馬迎橋頭溢滿道中太子謂左右曰漢人
親族其家富饒亦手織絹縑衣服美妍是國家
之寶也到于木郡川勝眷屬各獻清饔陪從輿
僮已上二百許人皆悉醉飽太子大悅其日臨
楓野大堰而宿造假宮於蜂岡之下不日而了
太子御之謂侍從曰吾相此地國之秀也南開
北塞陽崩陰兆河經其前東流成順高嶽之上

龍爲窟宅常臨擁護東有嚴神西御猛靈三百
歳後有一聖皇再遷成都興隆釋典苗胤相續
不墜舊軌故吾感夢相今遊此處停十日乃旋
于宮始自此時或年中再三或隔一兩歳不後
駕而行復調儀而駕稱楓野之別宮 後以宮爲寺賜川勝
造并賜寺前水田卅町寺後山野六十町又賜新羅王所獻佛像灌頂等物 冬十二
月爲繪諸寺佛像莊嚴定黄文畫師山背畫師
簀秦畫師河内畫師楢畫師等免其戸課永爲

名葉
十三年乙丑天皇常納太子妙説遂知佛法不可
思議發大誓願命佛工鞍部鳥 又云作鳥 造銅繡
丈六各一軀是時高麗大興王貢丈六分黄金
三百兩太子大悅奏天皇厚以答之秋七月太
子奏議命諸王臣等令着褶冬十月太子遷于
班鳩宮 太子初居上宮南因爲上宮今稱別 謂班鳩宮猶爲上宮是也 天皇
垂涙曰朕雖爲人主唯憑皇太子天下万機日

夕下行于遂別斑鳩朕所不快太子辭謝奏曰雖居別宅臣何以敢離宿衛之下天皇大悅賜黑駒禄太子此後旦騎驪駒朝奏政事竟即還宮月日无間時人異之

十四年丙寅春三月太子在斑鳩宮忽命駕往推坂北岡而望平群里謂左右曰那地躰靈三百歳後有帝皇氣平群神手臣聞太子近臨也驚愕召集已之親族相迎再拜聊献贄物命神手

臣曰吾歸佛法不好殺生汝之所献非吾好宜取菓子義華而來神手臣率己族人爭敬雜花迎進與前太子指手受賜咒願言神手臣等再拜兩段遂迎而罷復望勢夜里謂左右曰此邑无氣望區德里曰三百歳後有帝皇出在平群後又有臣相之氣

夏四月丈六佛像二軀造竟居于元興寺太子備儀迎先導時佛像高於金堂戸以不得納堂

於是諸工人等議曰破堂戸而納之然鞍作鳥之秀工以不壞戸得入堂設於斎大會此夕於寺有五色美雲覆佛堂之甍此夜丈六佛像放光明數度之中一度如火燃内外太子奏曰自此年始毎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設斎五月太子奏賞佛工鳥之功賜大仁位并近江坂田郡水田廾町秋七月天皇詔太子曰諸佛所說諸經演竟然勝鬘經未具其説宜於朕之前講説

其義太子辭奏臣須將制疏思其義理適未遑違伏念五六日至旬時乃應握麈尾登師子座天皇吝敕試講令諸名僧大德問其妙義太子受天皇請其儀如僧三日而竟講竟之夜蓮花零花長二三尺而溢方三四丈之地明旦奏之天皇大奇車駕而覽之即於其地誓立寺堂今是橘樹寺也天皇復敕太子曰法華經者如來妙義也宜亦講説太子謹受亦如僧儀説於岡基宮王

子大臣大夫已下莫不信受天皇率命婦已下亦以聞者七日而竟天皇大悅以播磨國水田三百六十町施太子因以納法隆寺（此寺与宮同墓在宮之西也）後割納中宮寺（此寺者間人穴太部皇后之宮也）皇后崩後為寺二件經太子略製義疏未有流通高麗慧慈法師已下各在論場諮其所得太子取捨合其正理自此始有究竟之志後年製畢

（三十六）十五年丁卯夏五月太子奏曰臣之先身修行漢土所持之經今在衡山望遣使將來以挍所誤之本天皇大奇之有之依奏誰合使乎太子適相百官之人奏曰大禮小野臣妹子合相叙七月妹子等遣於大隋（或說曰以難稱為過事）作太子命妹子曰太隋（亦隨）縣之南江南道中有衡州々中有衡山是南嶽也（七代記云南嶽衡山屬衡州（衡州者九州節下州也）其衡山五嶽之一數也）其山有五峯一般若峯二柱擲山峯三慧日峯四祝融峯五紫蓋峯等也一々峯各有禪房靜室有思禪師六生於此山修道一生各立一塔并一般若其三石在般若臺佛殿前三塔在般若臺

南嶽山出盡仙異草清泉紛紛於嶺當時有般若果者其形乃生思禪師親數此果其味甘美世間无匹大如鉢前自稱己遠更未生子思禪師臨將死常時於般若臺北方石室中奉誦法花經鉢盂錫杖謂弟子云吾滅度後向无佛法處受身教化衆生至今便嶽寺見有素影在堂上足弟子二人同時素影其弟子並是聖人其二弟子一名智顗在天台山及荊州玉泉兩寺來去住持一名智勇在南嶽衡山修道也碑下題云倭州天皇彼所聖化自聖人遷跡至于隋代以下禪師調度金錄畫像佛肉舍利玉典微言香爐經臺水瓶錫杖石鉢繩床松室桂殿未傾不移衡山道場皆悉安置今代道俗瞻仰歸依之釋思禪師遠忌傳云南嶽衡山有嶽寺其寺有般若臺雙峯臺紫蓋臺慧日臺柱梧臺華嚴臺（五臺四）禪臺祝融臺南臺般若閣等二十餘所各有衆僧六時行道但思禪師居住嶽寺門人脫綿着布衣思禪師臨命終時有人勸請久住世間度脫衆生禪師便答有十人脫綿者我亦擬住世間今有一万餘衆生皆歡衣而者乃是思禪師徒衆也禪師自從還化以來每年遠忌不廢衡嶽山間道場有二十餘所僧谷稍數并及衡州郭下道俗山中有五千已上每年雲集設忌日太齋法會連々不絶也

山中有般若臺曾有南溪下入瀧松中三四許里門臨谷口吾昔同法皆既遷化唯有三軀汝宜以此法服稱吾名而贈之復吾昔身住其臺時所持法華經複為一卷乞受將來妹子到彼

彼土人遂届衡山如太子命入自南溪下比
門側有一沙弥在門之内唱云念禪法師使
人至来有一老僧策杖而出又有二老僧相續
出相顧含歡妹子三拜言語不通書地通意
贈法服老僧書地曰念禪法師於彼何号妹
子荅曰我本朝倭國也在東海中相去三年行
矣今有聖德太子無念禪法師者崇尊佛道流
通妙義自說諸經兼製義疏兼其令旨取昔身

所持複法華經一卷餘無異事老僧等大歡命
沙弥取之須臾取經納一漆函而來謂妹子曰
經并函念禪法師之所持也念禪在此惰倦
讀經睡而燒經有一點處僧等授經竟指南峯
之上一石塔曰彼念禪遷化納骨之塔也于今三
十六歲矣妹子受辞拜而別去三老僧各贈物
納一函荅而贈之并有封書函明年還來進太
子々々大悅披函而看有舎利三枚名香等書

辞人不得見之太子譏竟垂涙投灰不識其故
侍從驚奇之秋九月太子奏曰衆生之命專據
水田々々之本在於池坡儻當亢旱衆生恨天
默而知禍降于國望命諸國興民築池天皇
大悅勅大臣行冬十月和國作高市池藤原池
片岡池菅原池三立池山田池劔池山背國掘
大溝於栗隈河内國作戸刈池依網池大津池
安宿池等遣使諸國築池隨國大小又毎國置
屯倉功竟上奏天下無亢旱之憂百姓有富饒
之謡

聖德太子傳曆卷上

聖德太子傳曆一卷下 分成上下

平氏撰

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小野臣妹子到自大隋隋朝使裴世清等十二人從妹子來到于筑紫六月到難波館妹子奏曰臣經百濟之日百濟人掠拔大隋表仍不得上矣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刑具狀奏聞天皇問太子太子奏曰妹子之罪寔不可寬然彼好善鄰妹子之功也於臣復有得先身所持之經而來加之隋使共來有流妹子彼使乍聞恐復如何天皇大悅赦妹子罪秋八月大隋使入京詔遣餝騎七十五疋迎椿市之衢太子微服而看世清遥見太子所居林上語左右曰彼有眞人之氣經其林下下馬揖去觀者異之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到具懐云云天皇問太子曰此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倭皇字彼有其禮應恭而從天皇喜之九月隋使還國從以妹子爲大使吉志雄成爲小使天皇召太子已下議答書之辞太子執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云謹白不具太子奏以高向漢人玄理等八人爲學生而遣此月望日太子在斑鳩宮入夢殿内此殿在寢殿之側設御床褥一月三度沐浴而入明旦談海表雜事及製諸經疏也若有滯義即入夢殿常自東方金人到告以妙義也閇戸不開七日七夜不進御膳不召侍從妃已下不得近之時人大異之慧慈法師曰殿下入三昧定敢莫驚八箇日之晨玉机之上有一卷經設定刋慧慈法師告曰是吾先身修行衡山所持之經也去年妹子將來者吾弟子經也三老比丘不識吾所藏之處取他經送故吾須遣魂取來指所落字而示法師師大驚奇之妹子將來經者無有此字太子出定後常有口遊曰

恰可恰大隋國僧我善知識好讀書若不讀書非爲弟子是勸戒之訓也（夢取來之經預爲一卷黄紙黄標玉軸紺帶淺題一行三十四字太微細也太子覽後山背大兄王子六時禮拜丁亥年十月廿三日夜半忽失此經不知所去求之無由王子大怪之以爲憂矣今在院妹子將來經）

十七年（己巳）夏四月八日太子始製勝鬘經疏此月百濟僧道欣等十人流着肥後國聞太子風情願留住仍安置元興寺太子召入於斑鳩宮問之以過去宿身之事十僧辭謝垂淚寄語等

儕曰上人等何無天眼乎此太子是衡山般若臺東房第一念禪比丘也吾等與廬嶽道人時時拜謁聞其說法華一乘妙義者也太子聞之謂左右曰是實也秋九月小野臣妹子到自大隋啓太子曰臣屆于衡山般若臺先逢三僧二口遷化一口猶存謂臣曰初年沙弥誤取佗僧所持之經授子竟而去年秋子國太子元是念禪法師駕青龍車從五百人到東方履空而來

採舊房裏取一卷經淩虛而去仍留此法華五卷義疏名上宮疏（是則殿下入定之時也）太子微笑而默

卅九歲

十八年（庚午）春三月高麗僧曇徵法定二口來太子引入斑鳩宮問之以昔身微言二僧百拜啓太子曰我等學道年久未知天眼今想殿下之言昔爲殿下弟子而遊衡山者也太子命曰法師等遲來宜住吾寺即置法隆寺秋九月太子駕驪駒參小墾田宮錯而蹈之太子尠驚還斑

鳩宮驪駒不能喫草亦不飲水兩耳掩低合兩目似有悔過太子聞之遣使宣喫草飲水乃開目含水草以此爲常冬十月膳氏妃侍坐太子語妃曰汝如我意觸事不違吾得汝者我之幸也吾死之日同穴共埋妃啓曰殿下恩深[illegible]侍寢常思千秋万歲如盤石如太嶽朝夕供奉妾幸足矣何以消終乎太子命曰不然矣有始有終理之自然惟生惟死人之常道吾昔經敎

十身遊行崇道雖爲小國儲君之身流通妙義未足万之一而今釋典漸傳平燈頗照九夷之中畧演一乗故吾不欲久遊吾國妃垂涙荅曰妾將何佇太子命曰汝莫留意矣妃之爲性聰敏睿悟御體有痿雖不命處能識播之亦思名群臣妃知令白太子所念預先之寒者令温温者令寒思往者令往思來者令來欲起者令起欲坐者令坐舉動周旋如殿下意故加寵愛

有同究令

四十　十九年辛未春正月二十五日太子製勝鬘經疏竟簡於慧慈法師等太德讃歎誦習不加一字不減一文頂戴崇奉更無餘言夏五月五日天皇幸于兎田野自觀虞人逐獸太子諫曰殺生之罪佛教尤重儒童菩薩漸降其禮故釣而不綱戈不射宿釋氏五戒一不殺生外典之仁也彼此相合伏願陛下永斷此事天皇勅曰朕爲女主好此殺生是朕之過也深以慚愧自今已後爲太子断之

四十一　二十年壬申春正月十五日太子始製維摩經疏夏五月百濟化來人有白癩病能攝山嶽之形群臣惡之將棄彼亦有辭太子奏令留仕又百濟味摩之化來自曰學于呉國得伎樂舞則置之櫻井村而集少年令習傳今諸寺伎樂舞是也太子奏勅諸氏貢子弟壯士令習呉鼓又下令天下擊鼓習樂是今財人之元也太子從容謂左右曰供養三寶用諸蕃樂或不肯學習或習而不佳而今永業習傳宜免課役即令大臣奏免之

四十二　二十一年癸酉冬十一月太子奏作掖上池畝火池和珥池又自難波至京始治大道同月十五日暦録六日十二月太子命駕巡看山西科長山本墓處還向之時即日申時枉道入於片岡山邊道人家即有飢人卧道頭去三丈許驪駒届此不進太子

加鞭逡巡猶駐太子自言哀々即下馬舎人調
使麿走進獻杖太子歩近飢人之上臨語之可
怜々々何爲人耶於此而臥即脱紫御袍覆飢
人身賜歌曰支那照都片岡山迩飯飢而臥其
旅人可怜祖無迩汝成介来耶刺竹之君速無
母飯飢而臥其旅人可怜　是夷振歌也
飢人起首進答歌曰
斑鳩之富小河之絶者社我王之御名者忘目

太子下　七

飢人之形面長頭大兩耳長目細長開目内有
金色光異於時人復身體太香非人之所嗅太
子問麿曰彼人香否麿對曰太香太子曰汝麿
者命可延長飢人與太子相語數十言舎人尤
右不識其意還宮後遣使視之使復啓曰飢人
既死去太子大悲使厚葬埋造墓高大于時大
臣馬子宿祢七大夫等皆譏曰殿下聖德難測
妙跡易迷而道頭飢人是卑賤者何以下馬與

彼相語復賜詠歌及其死也無狀厚葬何以能
治天下大夫已下之臣太子聞之即召七大夫
識者命曰卿等宜往片岡發墓看之七大夫等
受命往開棺無有其屍棺内太香所賜斂物彩
帛等帖在棺上唯太子所賜紫袍者無 暦録曰衣裳帖
置棺上部取其袍自服如常時人異之者 七大夫等看而大奇深歎
聖德不可思議還向報命太子日夕戀慕常誦
其歌即遣舎人取所斂衣服而御之如故此年

太子下　八

九月十五日製維摩經疏竟
（四十三）二十二年甲戌春正月八日始製法華經疏三月
太子舎人有宮池鍛師之牡犬齧折鹿之脛太
子視而痛之令舎人放之後同犬齧折同鹿之
四脛爲三段太子惟之暫夢見之欲識其緣入
於夢殿夢見鬚僧到東方謂太子曰此康與犬
過去宿業也鹿爲嫡犬爲妾時嫡折妾子之脛
因之九百九十九世結怨而來于今千世正滿

足耳古人云聖人不夢而儲君聖性通物無知不達如來妙義何義不徹而託辭夢見令信鄙俗獨恣之説邪枉致疑故有此言（八丈句云夢者從須陀洹至支佛悉有夢唯佛不夢無疑無習氣故不夢從五事故有夢以疑心分別覺習因現事非人來相語因此五事夢云云）秋八月蘓我大臣臥病太子奏爲大臣出家僧尼一千人太子自授五戒

（四十四）二十三年乙亥夏四月十五日製法華經疏竟此經疏者自前製了傳於漢土而今後爲製釋諸

蕃法師等義理妙説并夢金人所授不可思議之義以問慧慈法師〻〻亦領悟歎不思議歎未曾有故稱上宮後疏謂第子曰是義非凡將還本國欲傳聖趣冬十一月高麗慧慈法師歸本國太子修師資之禮厚賜祿物法師不受曰愚僧爲殿下之第子何反以殿下爲第子耶臨別流淚啓難會易別人道之常一天同覆住還於殿下之前僧望必會淨土弥重〻〻太子醆畢言別矣

（四十五）二十四年丙子夏五月三日天皇不豫太子大愁誓願延天皇命建諸伽藍所以平復諸國〻造伴造臣連并大夫已下百官人等各隨其勢誓建寺塔太子大悦下令天下曰奉爲天皇誓願建寺塔宜檀越輸物充其燈分官知出擧取利永用万世莫絶所造寺資國官具知每年造帳所占田龍山野之類莫拘其限唯百姓先占於

寺有便擅越買納名流記寺秋七月新羅國王遣使獻金佛像高二尺置蜂岡寺此像放光時時有恠太子命秦川勝造曰佛像有靈輙不可垢宜安清淨堂不得恣拜俗之癡人若有觸犯彼必被禍護法之神毘沙門王不應爲善川勝謹奉記傳後世

（四十六）二十五年丁丑夏四月八日天皇勅太子曰太子先年初論勝鬘經自尒已來天下隆安朕身平

穏國無災宮朕今遥思其經義理再三遺忘雖對其文猶迷其義望於朕之前復講疏文太子不辞焼香御前張經講讀諸蕃法師侍座而聞三日而竟天皇大悦莫不信受大臣奏曰儲君之所講妙經義理莫不入微出機通內該外漢皇夢見像飛東去其道因人知之在今伏惟陛下聖無不通情無不兼西方大聖妙義甚深殿下開口吐舌金聲玉振末劫衆生化登淨土五濁

惡世還為儀法不可思議之功不可思量之勞不可不酬無德不答謹敢申聞天皇大悦勅大臣加儲君湯沐之戸年中雜用二倍常式太子固辞天皇不許太子仍班施所造諸寺秋九月太子命駕出遊諸良之邑指東山下謂左右侍從曰吾死二百五十年後有一帝皇崇貴佛法於彼谷前於此岡上並建伽藍興隆妙典又指西原下曰於彼平原亦興塔廟遍望四方曰此

地帝都遊氣於今在一百餘歳一百年竟還京北方在三百年之後

二十六年戊寅春二月太子謂大臣已下曰海表之國興軍大戰西方大國將滅東方小國小國待距大國雅王各將滅國有一李姓將奪神器太隋之運今年可盡我國無事唯聞擧動大臣已下未識所命太子命曰秋中可聞北方國事夏五月太子出夢殿且召群臣命曰悲哉可痛

太隋之帝運祚今極李姓將興我國不輔隋帝悲哉如何大臣啓曰彼漢之俗帝系非一太古之時聖人揖讓其後干戈相尋姦猾簒祚彼漢之常也我朝相離遐居東鄙不聞流血之乱不知投力之害故孔子欲居九夷臣等伏願修仁善鄰俟彼修禮太子垂涙命曰君等所言實合道理然吾悲昔日之交耳秋八月高麗王使貢方物因以言曰隋煬帝興三十万衆攻我爲我

所破故獻俘虜貞公普遍二人及皷吹弩挽石之類十物并駱駝一疋曆録附云隋煬帝大上皇爲宇文化及等所弑於江都恭帝遜位于唐主唐高祖神堯皇帝受隋禅即皇帝位改元武德隋滅唐興云云冬十月太子召妃命曰吾昔世爲微賤人逢師説法華經逃家剪髪爲沙弥修行三十餘年捨身衡山之下今憶此時當晋末世宿覔韓氏之腹復得爲人出家入道誓生々世々不擇中邊傳通佛法即登衡山修行五十餘年當来文帝世

復捨身命託生劉氏復得爲男出家行道經卅餘年捨身於彼託生高氏此時齊主君臨天下又修行衡山六十餘年捨命於此當于梁世託生梁相之子復出家入道猶在衡山經七十年歴陳周世誓願必生東海之國流通佛法七代記云往年西国有一婆羅門僧其名達磨此人應化魏文帝即位太和八年歳次丁未十月到来漢地衡州衡山吟詠草堂於是達磨道場之内六時行道思禅師問云彼此寂処幾年修道答云二十餘歳問見何霊驗被何威力答云不見霊驗不被威力達磨良久歎息云禅定易[illegible][illegible]難余忽遇来交永滅塵劫之重罪暫隨清支長獨来生勝因何師努力何故偏留此山下化十方所以因果并七託生東海彼國無機人情麁悪貪欲爲行殺害爲食宜令宣揚平法諫止殺生禅師問云達磨離人答云余者畢空也相没之後託向東先去聖容不停来儀勢難禅師感暴日夕帰渉六時行道年將五十後魏帝拯接皇始元年庚申来遊也凡思禅師到来此山不丕知所由不聞遠祖云云留身於第六之生候機於第七之世牟尼六空濟凡夫於苦海菩提能淨運含類於覺路然則應化之語不妄也往生之身不謬也所以生於倭國之王家哀矜百姓棟梁三寶

太唐傳戒師僧名記傳云夫慧思禅師者於一日中勅令搬寺三綱可掃路開堂敷座迎接今日有大菩薩来諸人出迎口云不見菩薩只見一年少沙弥却還報和尚無有菩薩但見一年少沙弥耳于時禅師告云此是菩薩衆並迎居入寺禅師握手言提在靈山一處別後至于今經隔明日即令昇座講法華經智顗冥然不知所趣慧思禅師乃云昔佛在世我與弟子靈山同聽可不憶耶智顗便朗然大悟當即宜吐辯若懸河瀉浪此即頓悟丁衆之妙法也智顗猶被思禅師作其憶念玄悟一乘故知又思禅師本来誦持法華味深禅定陪法華三昧又天台智者大師隋帝和尚四十餘年唯著一衲[illegible]繒万餘造八十三所寺書十九藏經講卅五遍造諸經論疏合七有卷法華玄文及疏各十卷大止觀十卷四教義十二卷小止觀一卷禅門十

衆敬知二聖顯跡相顯發廣興佛事利益衆生云云　法華一乘翻傳
以降修行託生歷數十身知今扶桑之國僧尼
兼多一乘之道已溢緇徒今於此國妙義未足位
為儲君不得到門戶說今思捨此身命託生微
家出家入道救濟衆生是吾發心誓願經五百
身乃到彼岸如何妃毒淚啓曰殿下之談非妾
所識但悲殿下捨妾早以託生太子命曰吾雖
託生子何得留予悲早去故今後兩歲將化衆

太子下　十五

生冬十二月太子命駕科長墓處覽造墓者直
入墓內四望謂左右曰此處必斷彼處必切欲
令應絕子孫之後墓工隨命可絕者絕可切者
切太子大悅即夕旋駕歎謂妃曰運憶過去因
果相校吾未實了禍及子孫々々不續豈云大
咎孔子遺教無後嗣者為不孝矣吾為釋迦大
聖弟子豈為孔子小賢弟子乎妃咨啓曰左之
右之依殿下命耳二從之妾更何異望太子喜

之
二十七年己卯春正月太子奉勅命駕巡撿畿
內諸國臣連國造伴造所建寺地無地者給
地無木者給木無田者給田無墻者給園經
二十箇月終到蜂岡建塔心柱定常住僧一十
口除此之外不存戒者即日擯出命檀越川勝
造曰以此為例貽于後昆川勝造此日致仕受
命而退即賜小德位并祿物功田六町傳子孫

太子下　十六

便越近江巡撿志賀栗本等郡諸寺竟駐駕栗
津命左右曰吾死之後五十年後有一帝王遷
都此處治國十年近江國司便啓曰蒲生河有
物其形如人非人如魚非魚太子謂左右曰禍
始于此夫人魚者非瑞物也今無飛菟出人魚
者是為國禍汝等識之數月之後更還蜂岡復
届山崎指北岡下謂左右曰此地勿垢應建伽
藍即渡大河行經交野自茨田堤直投堀江宿

江南原指東原謂左右曰今後一百歳間有一帝王興都此處彼處一十餘年後孤苑成聚即略任吉到于河内駐淡田寺東側寄謂左右曰吾死之後二十年之後有一比丘智行聡悟流通三論救濟衆生爲衆被貴是比丘非他是吾後身之一體也北方望大縣山西下謂左右曰一百年後有一愚僧於彼立寺造像高大縫一万袈裟施諸比丘即召科長墓工命曰吾以巳年春必到彼處宜汝早造墓工土師連啓曰墓巳造畢未開隧道太子命曰勿開隧道但墓内設二床矣夕時旋斑鳩宮到于勢益之原北顧謂左右曰可怜此處有一信女可建小寺在三寸壽耶全人者枯席重栗山之熊樽葉顕餝冊夷年以来即獨謡曰

彼子

留于椎坂東望本宮獨謡曰

斑鳩宮之甍丹炎火之火村中丹心者入沼夏四月攝津國宰獻物其形如出蒲生河物太子悪之謂侍從曰此禍之物也早令捨去秋八月太子晨朝天皇勅曰朕夢太子容儀艶麗異常復服錦衣此何之祥耶太子流涙奏曰是臣離陛下之祥也天皇復垂涙冬十月太子奏曰臣觀神性身漸沈病伏願賜貴藥治之天皇賜藥千餘種太子合藥而施諸病人不服一丸

四節文云

天皇詔聞云朕幼弱辱登大業之位幸得太子良佐而天下和平如聞太子不豫寢膳不宜日終日憂念夜通夜勞慮將念留跡於久年紹隆佛法任化於長齡經理天下而今不能朕當如之何太子所懐何事若有所思奏之朕以遂其懐朕之意知之

上宮返答臣廐戸言伏蒙天慰所致勞猶疰此身

無常難保此體有漏易滅業之所制有限命之
無緒以延臣荷天慈猥以執列天恩無頂奉謝
之何皆因録十七條憲法并天皇國記等以先
年進臣亦奉為國家建立諸塔寺但念住持之
方便更無餘樂將願興隆三寳道利蒼生率土
安穏庶民快樂因有四節意願一云奉為天皇
并御世々々天皇営造七箇寺法隆學問四天
王法興法起妙安菩提定林也以件伽藍敬累

陛下并御世世世治天下皇邦有神珠者魑魅
莫侵之國興三寳亦有何稱歟伏願天皇遠以
慶護伽藍紹隆三寳久保國家二云往法隆學
問寺僧侶毎年九旬令講法華勝鬘維摩三部
經法輪常轉而濟万民紹隆三寳以護率土
三云慈日佛法以八齋興隆素服受用法則滅
是故佛經曰一切俗家不得受用三寳賎物且
園不得驅使三寳奴婢牛畜若有受用驅使者

破滅佛法破滅佛法故國家滅亡伏願臣之所
建諸寺陛下并御世天皇厚顧世々相續堅造
房舎弥斷臣之子孫曾孫及兄弟連枝等都不
干預伽藍事恐愚騰之俗犯用賎物破損伽藍
歟縱使雖不犯用而觸事有失必殖泥梨之因
夫流濁無源下失原上若代々國皇大臣皆臣
之本願而將臣之子孫後胤為彼統領令執掌
伽藍者得破滅佛法之咎其王臣等永令保

官位子子孫孫致瘡痾病非時夭死八部神王
以為怨歟
四云臣於熊凝村始造道場于區営事未辨伏
願陛下并御世々々天皇相續営造必成大寺
以護邦家臣不敢深攝御三宝深望此四節謹
録遺願以寄臣田村以聞臣廐戸言
二十八年庚辰春二月衆花之時呂大臣已下百
官已上於斑鳩宮以淨菜饍賜宴唯酒任意經

三日三夜。令大臣已下荷禄物盡力而出。三月上巳。太子奏曰。今日漢家天子賜飲之月也。即召大臣已下。賜曲水之宴。請諸蕃大德并漢百濟好文士。令裁詩。奏賜禄有差。秋九月。太子之宮。復設大宴。天皇臨而御之。群臣各上堂。之冬十二月。天有赤氣。長一丈餘。形如雞尾。太子大臣共異之。百濟法師奏曰。是爲蚩尤旗。兵之也。恐太子遷化之後七年。有兵滅太子家歟。大

子順之。即命大臣令録國記并氏々等本記。二十九年辛巳春二月。太子在斑鳩宮。命妃沐浴。太子亦沐浴。服新潔衣袴。謂妃曰。吾今夕遷矣。子可共去。妃亦服新潔衣裳。臥太子副。且太子并妃。久而不起。左右開殿戸。乃知遷化。時年四十九。或記。壬午年者誤也。是時大臣已下群臣百官天下衆生。悉如亡父母。哭泣之聲滿行路。天皇開之擧哀。大興車駕臨宮。失聲哭。擢大臣已下。從

大擗踊相謂曰。日月失耀。天地既沒。大臣携指將斂太子并妃。其容如生。其身太香。擧太子屍輕如衣服。妃亦同之。造雙棺。置大輿。葬科長墓。置墓内。閉南燧門。葬送之儀。同於乘輿。陪從之人各擎雜花。釋衆讃唄。自斑鳩宮到于墓。道之左右。百姓如墻。各擎香花。或失聲大哭。或佛歌。建旛。不待官告。素服皆着。天皇送墓。延以看之。涙不乾。裼音無餘。饗天皇。勅太臣置守墓

戸十烟。葬送之後。外國百姓。遠來廻墓。相聚哭哭。日夕不絶。五十日後。漸有減耗。有異鳥。形如鵲。其色白。常棲墓上。烏鳶到。即遠追去。時人名爲守墓鳥。三年之後。更不來。于時高麗慧慈法師聞太子薨。大悲曰。我雖異國。心在斷金。即待明年太子薨日。即自閉氣死。時人大異之。一説慧慈法師誦説之曰。我朝使到。通太子薨狀。法師傳諱。失聲大哭。即命衆僧轉讀大乘經。既而語衆僧云。聖德太子是真人也。扶桑之下。流通妙法本之。此演説微言。吾自願悟。唯因太子小

（見竟心如斷金吾至今日存命故爲開太子驟勤也而今開慧目敲蓮慈雲鐵潤吾生無驗八如追參乃擊香爐大發誓願曰生々世々必逢十宮聖王於淨土也吾以來年二月五日必死竟如其言明年二月廿二日無（或說二月二日）太子而逝時人大異彼此大聖誰測其深云云）

子薨日驪駒悲鳴不喫水草被太子鞍隨輿到墓門擧之後見墓大鳴一躍而斃群臣大異將還其尸埋中宮寺南墓（一說云乙年十二月廿二日斃太子構之造墓而葬墓今在中宮寺南長大墓是也）蘇我馬子宿祢大臣初興佛法於我國久輔國柄於朝廷遇儲君太子如魚

水興隆三寶紹發二諦始起四天王寺（時俗号荒陵寺）法隆寺（時人名鵤僧寺）元興寺（或說云不入）中宮寺（上宮以爲云皇后寺爲寺誤也）太子爲遷橘樹寺（時人名菩提寺）蜂岡寺（又云廣隆寺井宮賜秦造川勝上云以宮爲寺誤也）池後寺（又名法起寺）葛城寺（又名妙安寺賜蘇我葛木臣）日向寺（或說云不入）定林寺（卅人名爲立部寺以此寺爲太子）法興寺（又云鵤尼寺已上二寺雖不入此本搜求記此也）合十一院（本九院云々）

太子薨後癸未年秋七月新羅任那使等並來朝仍貢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等物又大唐學問僧慧濟慧光慧白福因等來二國使并僧等聞太子去年薨各向墓門擧哀大哭相語曰非王之本意何處獻佛像舍利等領客敎諭令貢朝廷甲申年有一僧以斧殺祖父詔曰豈有太子存致此不孝乎（曆錄中云夏四月一僧犯重罪天皇詔曰夫僧歸三宝向犯之惡逆非獨僧之罪諸僧亦有罪）爰百濟僧觀勒上表言佛法自西域至漢地經三百歲乃傳百濟百年之後乃至天朝今此僧未習法律輙犯惡逆願除一僧

自外悉赦天皇聽之詔曰道人尚如此何以誨俗人仍以觀勒爲僧正以鞍部德積爲僧都自今以後宜按檢僧尼矣（此時寺四十六院僧八百十六口尼五百六十九口）丙戌年夏五月大臣馬子宿祢薨葬桃原墓遺言畫太子像自跪其前之繪像於墓前令觀衆人此歲天下大飢自三月至七月霖雨之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乳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盜賊大起不可禁止

三十六年戊子春二月天皇不念遺詔曰田村皇子宜纂大業仍詔山背大兄王曰汝年少宜從群臣即崩于太殿葬科長山田村陵

舒明天皇　諱息長足日廣額天皇　高市岡本宮治十三年

元年己丑春正月即位初小墾田天皇三十六年三月崩嗣位未定當此時唯有田村皇子山背大兄王々々是上宮聖德之子母蘇我馬子太臣之女其舅毛人臣見亦為大臣民望所係

唯在此王大臣欲令嗣帝位恐群臣不協大會朝臣問曰誰可嗣位群臣無敢先荅是日太部鮎子連獨進曰試以須遺詔立田村皇子不可更議依之大臣及群臣訣竟定策遂立天皇於是太臣叔父蘇我境部臣埦瀨欲立山背大兄王而不從群議遂擒相恐矣大臣興兵殺埦瀨臣并二子即献神璽天皇々々固辭不受然不勝群臣至願乃即皇位

二年庚寅冬十月天皇遷於明月香岡本宮

三年辛卯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豊璋為質是今百濟王之祖也

四年壬辰冬十月大唐使高表仁來

六年甲午春正月十五日建豊浦寺塔心柱秋八月長星見南方

七年乙未春彗見東方

八年丙申春正月朔日蝕夏六月災岡本宮

九年丁酉春二月大星從東流西有聲如雷時僧旻法師曰是謂天狗也是歲蝦夷叛之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無雲雷長星見西北天下大飢冬十一月於百濟河側大寺建九重塔

十二年庚子春二月星入月中冬十月遷百濟宮

十三年辛丑冬十月天皇崩葬押坂内山陵

皇極天皇　諱天豊財重日足姫天皇　明日香川原板蓋宮治三年

元年壬寅春正月即位大臣蘇我蝦夷臣如故子

時大臣之子入鹿自執國政勝威於父盗賊恐
怖路不拾遺二月百濟使吊先天皇之喪使人
言國内大乱弟王子兒翹岐及男女并内佐平
高名人等四十餘人爲嶋王所殺高麗使來朝
貢調言曰去年九月大臣入霞殺大王并伊梨
渠世斯等一百八十餘人仍以弟王子兒爲王
即以己同姓人爲大臣縁斯國則大乱也三月
無雲而雨秋七月客星入月中大旱或殺牛馬

祭諸社或頻移市及祈河伯等毎寺讀經或大
臣自執香爐祈誓尚不能雨八月天皇行幸南
渕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即雷大雨連雨五
日百穀成熟九月詔發近江越國丁男起造百
濟大寺（今太安寺也）冬十二月大臣蘇我蝦夷立已
祖廟於葛城宮而爲八佾之舞遂作歌矣又發
擧國人民并一百八十部曲預造雙墓於今來
野一曰大陵爲大臣墓一曰小陵爲入鹿墓

二年（癸卯）春三月五色大雲滿覆於天一色青霧
周起於地秋七月河内茨田池水臭其色如藍
汁大小魚背死爛冬十月大臣蝦夷臣臥病不
朝私授紫冠於男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字
曰物部大臣大臣祖母物部弓削大連之妹也
因以爲威也十一月入鹿臣獨遣小德巨勢臣
德太等欲率兵弑山背大兄王等於斑鳩宮於
是大兄王奴三成率數十人距戰出於万死鋒

不可當然而大兄王即取獸骨投置内寢率子
弟從閒道出隱膽駒山軍衆燒斑鳩宮見骨灰
中軍衆皆謂王已死解圍退去大兄王謂左右
曰我以一身豈煩万民寧不欲使言後世之人
由吾故喪父子兄弟還斑鳩宮遂與子弟等自
絞而死時雲色變化爲五色幡蓋種々妓樂照
灼於空臨垂於寺有人指示入鹿變爲黒雲大
臣聞入鹿弑大兄王等歎曰我亡不久（是暦録之也）

說曰癸卯年十二月十一日丙戌亥時宗我大臣児林臣入鹿致奴王子兒名輕王巨勢德太古臣大伴馬甘連中臣鹽屋連枚夫等六人發惡逆計太子子孫男女二十三人王無罪被害

山背大兄王　殖栗王　茨田王　卒末呂王

菅手女王　舂米女王　近代王　桒田女王

礒部女王　三枝王　三枝末呂古王　馬屋女王　財王　日置王　片岡女王　白髮部王　手嶋女王　孫　難波王　末呂女王

弓削王　佐保女王　佐佐王　三島女王

甲可王　尾張王

于時王子等皆入山中經六箇日辛卯辰時弓削王在斑鳩寺大狛法師欲手殺此王山背大兄王子率諸弟并王子等出山中入斑鳩寺塔内立大誓願曰吾踏三明之智未識因果之理然以佛言推之我等宿業于今可賽吾捨五濁之身施八逆之臣願遊魂蒼旻之上陰入淨土之蓮擎香爐大拍音香氣郁烈上遍烟雲天上三

道現種々仙人之形種種妓樂之形種種天女之形種種禽獸之形向西飛去光明炫燿天花零散音樂妙音時人仰看遙加敬禮當于此時諸王共絶諸人皆歎未曾有曰王等靈魂天人迎去而賊臣等目唯看黑雲耳從彼輝岸微雷霧于寺上賊臣滅太子子孫謂快其告於文太臣々々大驚拍手曰聖德太子々々孫無罪奴等輙奉除我族滅門其期非遠者後年合門被誅亦如其言何可奇

三年甲辰冬十一月大臣并入鹿起二家於甘檮嶽上大臣家外作城垣積兵負又氏々人等入侍其門名為祖子孺者大臣懷奢無君之意日々弥深時人危之故天皇讓位於皇太子自為皇祖母尊 是曆録文也 一說甲辰年三月八日東方種々雲氣飛來覆斑鳩宮上連天良久而銷又有種種奇鳥自上下自四方飛來悲鳴或冲

天或居地良久即指東方去又溝瀆池川魚鼈咸死爛天下姓民塡道合門哭愴之聲日夕不輟又諸池水色皆變爲血太臭又六月海鳥飛來居上宮門又十一月飽波村有虹終日不移時人大異又王宮有不識草忽開青花須臾而萎又有二蕃如人立行又有二赤牛如人立行又有無量蛙匍匐王門有小子造弓射之爲樂也

又童子相聚謠曰

盤上冊兒猿米燒米谷裙實而今核山羊之伯父

又謠曰

山背之苑手之枝枝水金冊胡看杜根苑手之枝枝

此二謠始起王子孫未滅之前王子孫滅後猶不之止又說庚午年四月三十日夜半災斑鳩寺而曆錄不記（此年是推古天皇十五年矣）又說曰寺被災之後衆人不得定寺處故百濟入法師率衆人令造楓野蜂岡寺又造河內國高井田寺又百濟開法師圓明法師下氷君新物等三人合造三井寺矣又曰太子平生之日常歎曰吾得合意妻與馬但馬子未得召天下大盜最秀者而驅使然命駕之日調使麿不離馬後躡雲而行生年八十四己巳年死其子足人年十四出家住大安寺（己巳年天智天皇即位八年也一記調使麿者太子生年十三之甲辰年）

（始爲舍人時年十八癸亥年二月十五月出家爲僧癸亥年天智天皇即位二年也）舍人宮池鍛師太子生年十五之時始爲舍人依好田獵太子不寵壬申年悔過出家住法隆寺禪行第一太子禮之太子薨後年夏五月發願自絞死舍人近江人膳臣清國能書被寵爲許多經賜太仁位舍人物部連兄麿爲性有道心常以齋食後爲優婆塞常侍左右癸巳年賜武藏國造而退賜小仁位除四人外有氏氏人等皆爲不合而罷者

數十百人不得其傳家人馬手草衣香義中見大吉波多犬養弓削許毋河見等十人爲奴婢首領其亂子今在法隆寺分在四天王寺婢黒女奴連麿等常訴寃枉連麿第益浦爲性堪領寺爲法隆寺法頭寃枉奴婢等根本於妙教寺訪定藏置于今未見

卅六代　孝德天皇（諱天萬豊日天皇難波長柄豊碕宮治十年）

元年乙巳即爲大化元年（濟明天皇四年也）初蘇我臣入鹿時人稱太郎是也失君臣之序闚社稷之權于時天皇及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也）患之欲棄恐不能濟也中臣鎌子連（今藤原氏祖也）爲性忠正有匡濟之心與二皇子相謀令中大兄皇子權娶蘇我山田石川麿大臣女而成婚姻之昵相通謀事以爲内扶約束已訖屬三韓進調濟明天皇御太極殿古人大兄皇子侍之詔召入鹿々々爲性多疑晝夜持劔鎌子連戲而令解入侍于座山田石川麿讀唱三韓表中大兄皇子自執長鎗隱於殿側鎌子連等帯弓矢爲助衛以佐伯連子麿葛木稚犬養連綱田二人充專斬之手子麿等悚振不進石川麿臣身振聲亂不能讀表入鹿問曰何故振戰答曰恐天皇愛中大兄皇子見子麿等畏入鹿威而不進曰咄哉即率子麿等進出以劔撃入鹿割傷其頭肩入鹿驚起走亦傷其一脚轉就御座叩頭曰臣不知罪乞垂因察天皇大驚詔曰何事如此中大兄皇子伏地奏曰入鹿盡滅天宗將傾皇位（意誠背大兄皇子等之事説天拂太兄皇子所奏以入鹿易天位歟）天皇起入殿手閉殿門遂命子麿等殺入鹿以屍賜父蝦夷臣臣知將及誅悉燒天皇記國記珍寶大臣蝦夷臣遂自殺合門被誅一旦而滅聖德太子平生之歎因果禍報於此知矣

聖德太子入胎之始在世之行薨後之事日本

書紀在四天王寺壁聖德太子傳并無名氏撰
傳補闕記等其載太槩不盡委曲而今遇難波
百濟寺老僧出古老録傳太子行事奇蹤之書
三巻與四巻暦録比挍年暦一不誤余情大悦
載此一暦恐以言不經覧者致哂庶幾不遺小
説貽彼聖跡豈以輙潤色妙德乎賛曰

微哉佛法　杳矣玄風　過去無始
當來無終　託生錬骨　現死還躬

太子下　三十五

歴渉沙界　徽猷叵窮　我伊太子
降跡王宮　垂化後世　知之有通
奇蹤妙轍　遺習緇衆　拾集成巻
庶傳幼童

聖德太子傳暦巻下

右太子傳者於和州法隆寺一挍畢

寛永五年八月日　板木屋勝兵衛開板

重野安繹　著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

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岡山縣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

岡山縣鉛排本影印

吉備寺藏梓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

文學博士重野安繹著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

目錄

首卷

目錄　一

目錄　二

目錄

桓武天皇勅語

故右大臣

往學盈歸

播風弘道

遂登端揆

式翼

皇獻

延暦三年三月

壬申

吉備真備傳序

仲尼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以為論人表準矣。故韓昌黎不以揚雄之倭廢其文。比之柄司馬。勞廉門不以王安石之姦廢其文。列之以家。言且然。況可以人廢功乎。世之論吉備真備異于此。蓋真備當李唐之盛時。一再西航。移彼文武制度。以開我文明。其功莫著於當代。又畧漢字創製國字五十音。以譯彼字傳彼音。邨婆鄉童亦能通曉。終馴致一千餘年之文化。而洋學東漸。未久。能移其制度法律。以与彼競文明者。亦唯有此字

此吾爲基礎也。然則其有功於我邦文化。豈在菅原道真之下乎哉。然而寒郡僻鄉苟學文字者。廟祀道真尊崇之。不知真備之名者多矣。是無他。有不憚於其人也。當時弓削道鏡驕淫。汙穢宮掖。真備在端揆之職。不能排斥之。史傳譏以爲漢張禹之流。是以後世擯其人。并沒其功。吁嗟亦寃矣。頃日吉備下道郡人某等有慨于此。請吾友重野成齋。徵其遺跡。新作傳以補古史闕漏。更以國字解釋之。使郡婆鄉童易通曉。欲以表彰鄉賢之功於一世。可謂得仲尼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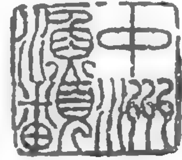
之旨者矣。且夫真備之於道鏡。非有阿黨助姦之迹。後人唯咎其傍觀坐視耳。是安知非真備苦心所存乎哉。何者大臣之為職。任社稷之重。當萬全之功。不可輕舉激動以遺累於　至尊。不可潔一身以誤國家大事。是以包含隱忍待時機。而會和氣清麻呂受神教。折波觀覦之心。

孝謙帝上尋崩。不及影下手。而禍機已去矣。於是竄道鏡立光仁帝。以置　皇統於泰山之安。則其人其功可并傳矣。世或以之狄仁傑忍辱事則天全唐祚。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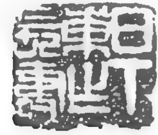
無謂。而較之張禹隱蔽新莽之姦。坐視漢祚之移。寛亦甚矣哉。此傳果流布海內。苟學文字者。欽仰其遺澤。家祭鄉祀以尊崇之。篤道真之上。亦不可知也。豈傳成書一言於卷首。以問世之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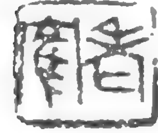
明治卅四年歲在辛丑十月中浣

文學博士三島毅撰



正五位日下部東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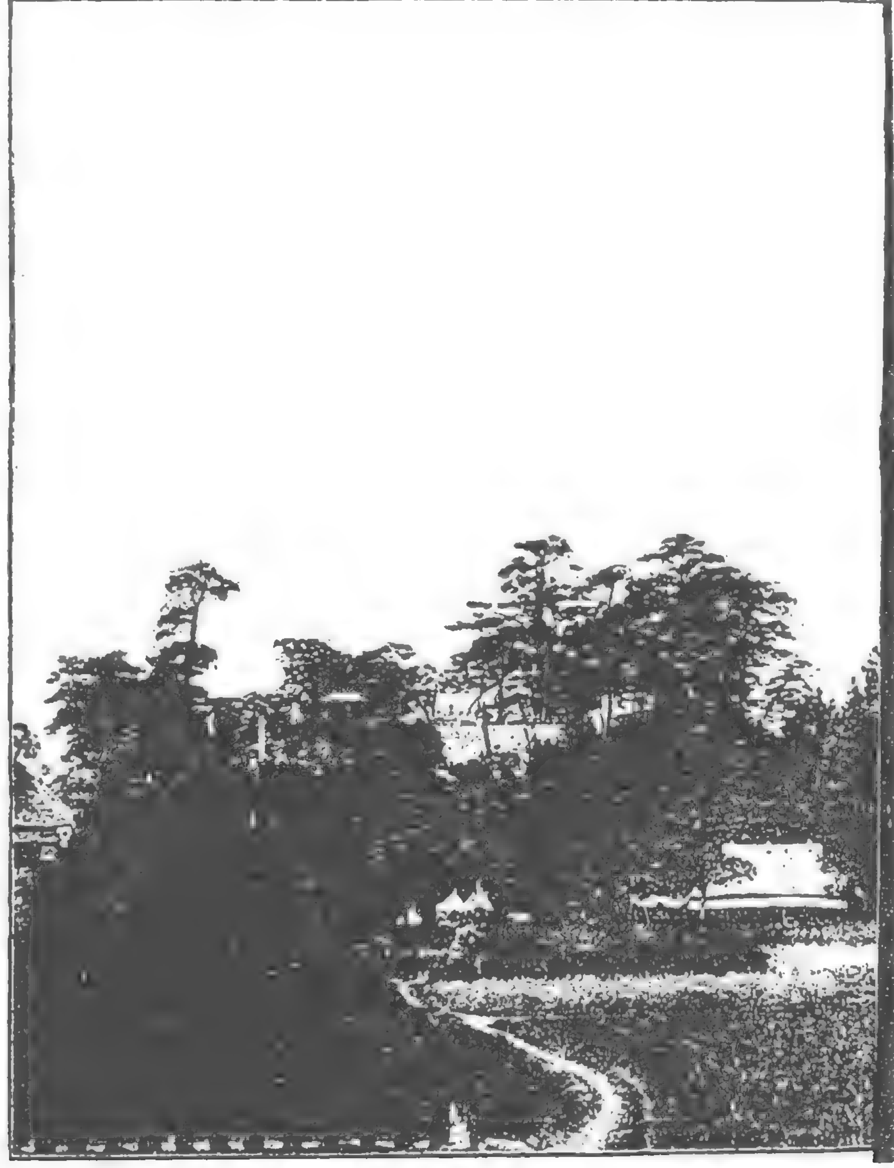


吉備右大臣傳序

過にし代の人の品さだむるよしは、いづれのとき
よりおこして、此史しるしつたへたるを、そ
くしの日記などもの中に見えたるを、うつしへ
あるはおほくもありけれど、おほくは世の事は、
おほくは、それいつはりかはりて、まじりて記せしもの
いとおほく、ことさらに、以後までならしらぬ
もと人も家室、いにしへの事元正の
ゆくえ此人の事ふかくつつしきりて、あしたる、
ましていにしへ代の人の事をは、とりてしや。
吉備のおほいまうちぎみの一世の事、あまたなる中に、菅野
博士のしるせるも、あるはその傳記をいはず、精
しかもしるべくもあまた見えて、くはし、
三嶋博士の序にいへるやうに、たぐひなき事の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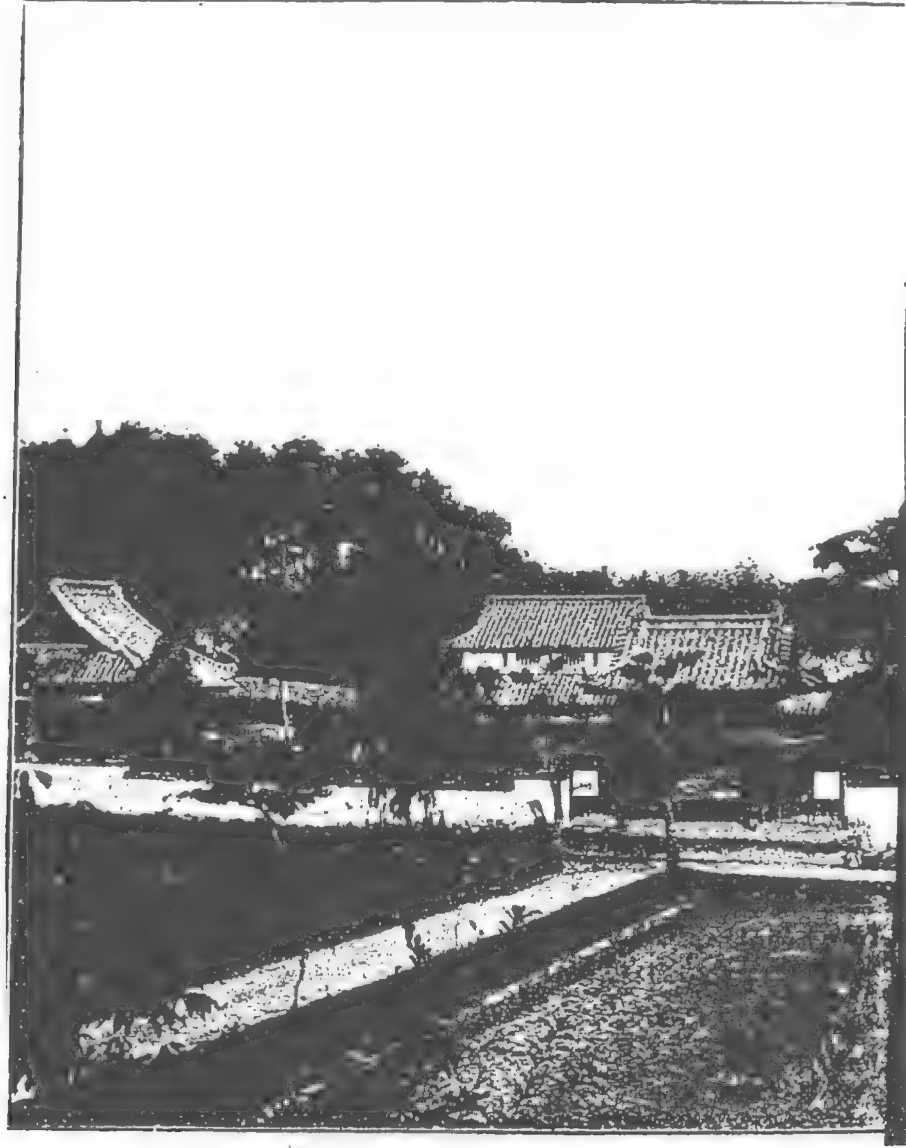
右大臣吉備公肖像（吉備寺藏）

（吉備公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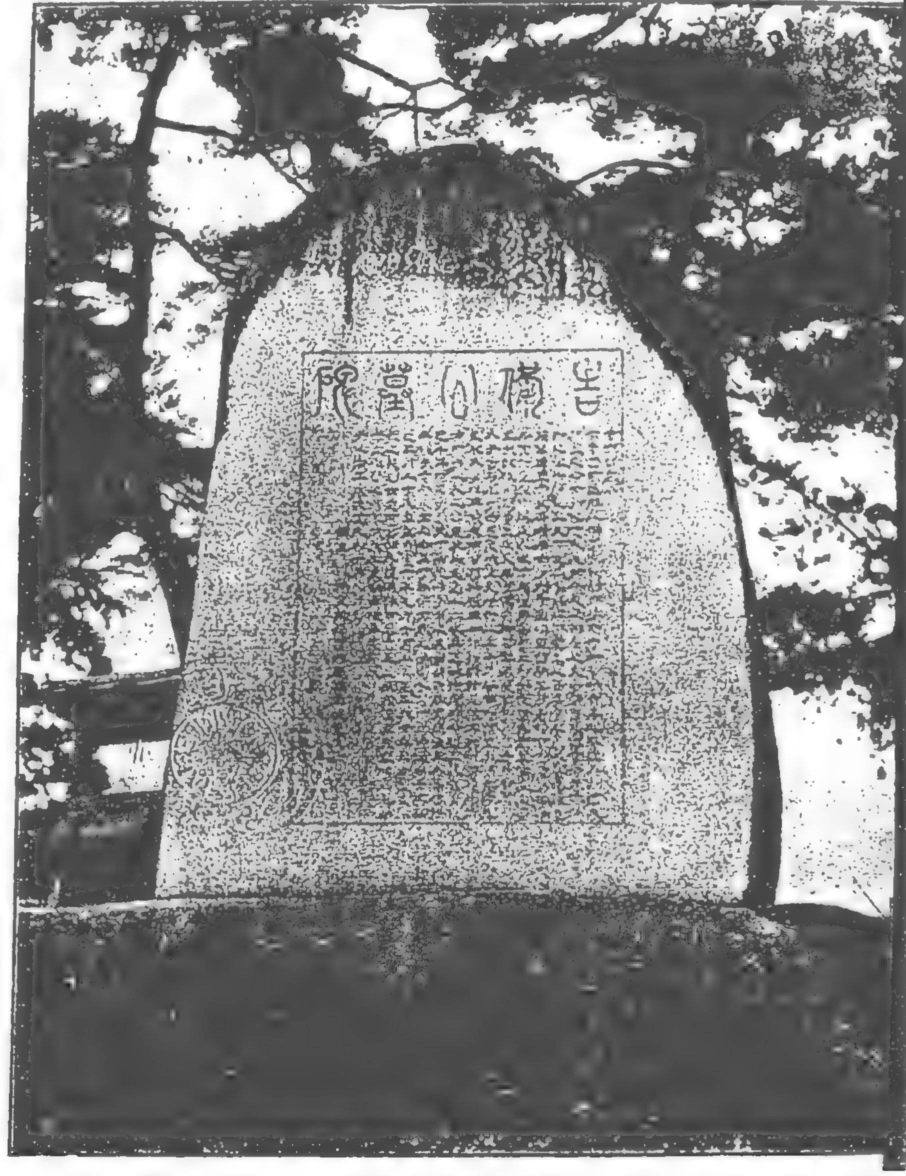


（吉備公墓域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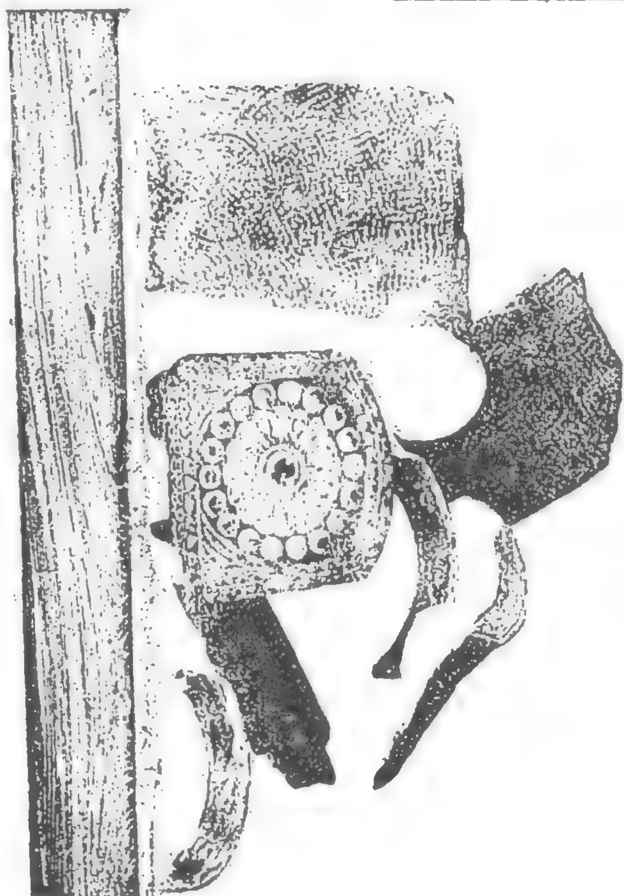
（鏡林山吉備寺眞景）



（吉備公碑文）



（下道朝臣母夫人骨藏器瓦圖）



（吉備寺藏伽藍遺瓦）

凡例

一纂釋ハ、本傳ノ文句ヲ分割シ、段ヲ逐フテ引用書ヲ列シ、以テ本文ノ事實ヲ證明ス、往往他事ニ牽連スルモノアリ、玄昉歸朝寵異ノ條ニ、皇太夫人看病ノ說ヲ擧ゲ、吉備公遣唐歸朝ノ條ニ、鑑眞東征傳等ヲ附載スルガ如キ是ナリ、

一考按ハ、引書ニ據リテ前後事情ヲ研覈シ、間愚見ヲ附ス、間見ノ狹キ識力ノ至ラザル、敢テ自ラ是トスルニアラズ、大方君子幸ニ訂正ヲ賜ヘ、

一引書ハ、續日本紀及ビ同書考證ヲ主ト爲シ、其他ハ見ルニ隨ヒテ裒輯ス、務メテ遺漏闕略ナキヲ欲ス、故ニ寧ロ繁ナルモ簡ニ失スル勿レノ說ニ從フ、讀者之ヲ諒セヨ、

一引書及ビ考按中ニ圈點ヲ施スモノハ、要旨ノ所在又ハ前後ノ關係ヲ標示スルモノニシテ、其ノ語句ヲ賛稱スルニアラズ、

一地名ニ二稱アルハ、其ノ久シク行ハレタルモノヲ取ル、例ヘバ、下道郡ノ八田、或ハ矢田ト書シ今ハ箭田ト書シ、小田郡ノ東實成、今ハ三成ト書スレドモ、引用書ハ八田實成ニ作ル、今之ニ從フ、但シ原書ニ箭字三字ヲ用ヒタルハ改メズ、他皆之ニ倣フ、

引用書目　初見ノ順次ニ據ル　著者、卷冊數、及編成刊行年月等ヲ註シテ檢閲ニ便ス。

續日本紀　菅原朝臣眞道等奉勅撰　四十卷　延暦十六年成　明暦三年刊
續日本紀考證　村尾元融　遠江人　十二冊　嘉永二年正月成
玉かつま　本居宣長　十五冊　寛政十一年成
新撰姓氏錄　萬多親王等　六卷　三冊　弘仁五年成
公卿補任　撰非一人　前篇起神武帝至後醍醐帝　卷數不定　中篇光明帝至東山帝　百卷或八十卷　後篇中御門帝至今上　國史大系本　洋裝三冊
吉備公太夫人古冢記　本多光風　備中人　享保十二年
國勝寺骨藏器圖記　塚本吉彦　岡山人
輶軒小錄　伊藤長胤　一冊　享保年間
國勝寺書附一綴

引用書目　一

引用書目　二

古事記　太安萬呂朝臣　三卷　和銅四年成
古事記傳　本居宣長　四十八卷　寛政十年成
松の落葉　藤井高尙　備中人　四冊　文政十二年成
日本書紀　舍人親王　三十卷　養老四年成
書紀集解　河村秀根　尾張人　三十卷　天明五年成
大日本史　德川光圀卿　二百四十六卷　享保五年成　全部一百冊　天保□年刊　既刊諸志　神祇十六　氏族十　職官五　禮樂十　食貨十　兵三　刑一　陰陽三　佛事五
扶桑略記　釋皇圓　十四冊　寛治年間編　文政三年刊
玉篇　梁顧野王　三十卷　七冊　慶安四年翻刻本
吉備寺記　釋義剛　注釋附　正德二年
延喜式　藤原時平公等奉勅撰　五十卷

懷風藻 淡海三船 一冊 天平勝寶三年成

類聚國史 菅原道眞公等奉勅撰 六十一冊 寛平四年成 文化十二年刊

假字本末 伴信友 四冊 天保年間

元亨釋書 釋師錬 三十卷 元亨二年成

本朝高僧傳 釋師蠻 七十六卷 元祿十五年成

史海 田口卯吉 明治二十四年初刊

神皇正統記 北畠親房卿 六卷 興國年間編

楊貴氏墓志跋文 小林辰 大和人 文化十四年

壙墓考 中山信名 一冊 文化天保年間

古京遺文 狩谷望之 一冊 文政元年編

藤原廣嗣上表文 松浦社緣起所載

大倭片假名反切義解 藤原長親卿 一卷 正平年間 群書類從本、

今昔物語 撰者未詳 源隆國宇治拾遺物語、有文同者、恐同書、後人補撰改題、丹鶴叢書本、卅一冊、

參考源平盛衰記 今井弘濟内藤貞顯等 四十六冊 元祿年間

松浦社本緣起 撰者未詳 一冊 類從本

日知錄 淸顧炎武 三十二卷 康熙年間

三國志魏志 晉陳壽 三十卷、

皇年代私記 撰者未詳 自神代至後柏原院 二冊 追補至明正帝 近衞本

唐大和上東征傳 眞人元開 奈良朝人 一冊 類從本

說文 漢許愼 十五卷 淸段玉裁注

續日本後紀　藤原良房公等奉勅撰　二十卷　貞觀十一年成

日本紀略　撰者不詳 醍醐帝至後一條帝 五卷 前篇自神代至宇多帝 十四卷 嘉永三年 廿卷 後篇自 山崎知雄校訂

江談抄　大江匡房門人編　五卷　類從本

古今神學類聚編　藤浪時綱　一百卷　元祿十一年

古今要覽稿　屋代弘賢　我自刊我本　十三冊　存採叢書本　七冊　其餘未刊

本朝文粹　藤原明衡朝臣　十五卷

大學式　延喜式　卷二十

令義解　淸原夏野公等奉勅撰　十冊　天長十年成

怡土城舊跡誌　小田部隆叙　筑前人　明治卅三年

水鏡　中山忠親公　三冊　文治建久年間編

尊卑分脈　洞院公定公 淸和帝至崇光帝 寫本 十四冊 源平橘藤四氏 南北朝時 雜類附 自

皇胤紹運錄　中御門宣胤卿　三卷　自神代至後陽成帝 書繼至後桃園帝

國史紀事本末　靑山延光　四十卷　二十冊　文久元年成

私教類聚目錄　吉備眞備公　拾芥抄所載

日本逸史　鴨祐之　四十卷　自桓武帝至淳和帝　享保九年刊

本朝神社考　林道春　六冊

賀茂氏系圖　類從本

吉備公墓碑　伊東長之　岡田藩主　弘化四年

吉備のまた道　古川辰　備中人

大和志　並河永　十六卷　七冊　享保二十一年成

平城坊目考 丸屋勘兵衞　大和人　二冊　寬政年間著　明治廿一年刊

大和國町村誌集 川井景一　八冊　明治廿四年成

吉備寺探查報告 辻善之助　明治卅三年十一月

正保地圖 寬永正保年間、幕府編成、全國地圖、今闕、

古川反古 古川辰　一冊

吉備公石碑造立助成簿序 西山正　備中人

吉備公保廟會主旨書 明治二十七年

野馬臺詩 並序註釋　作者不詳

吉備寺和記 節錄　立川仲　一冊　寬保二年著

大日本史贊藪 水戶彰考館　六冊　明治二年新刊

醉客漫興集 內田叔明　江戶人　二卷　寬政八年刊

皇朝儒臣傳 岡白駒　播磨人　享保年間

艮齋史論 安積信　二冊

塚本吉彥說

田口卯吉說

久米邦武說

佐藤誠實說

續日本紀考證所引

類聚三代格 弘仁格 藤原冬嗣等 貞觀格 藤原氏宗等 延喜格 藤原時平等 以上殘缺合十五卷

一代要記 撰者未詳 十册 自神武帝至花園帝

帝王編年記 撰者未詳 二十卷 正安年間

和名類聚鈔 源順朝臣 二十卷 延長年間

大唐開元禮 唐蕭嵩等 一百五十卷

唐書 舊唐書 晉劉煦等 二百卷 新唐書 宋歐陽修等 二百二十五卷

現在書目錄 藤原佐世朝臣 一卷 寛平年間編

東觀漢記 漢班固陳宗劉珍等 二十三卷 武英殿聚珍板

隋書 唐魏徵等 八十五卷

文獻通考 元馬端臨 三百四十八卷

事物紀原 宋人佚名氏 十卷

樂書要錄 唐人佚名氏 殘闕六卷 佚存叢書所收

藤原通憲藏書目錄 一册

羣經室外集 一名四庫未收書目 清阮元 二卷

唐六典 唐玄宗 三十卷

佛祖統紀 宋僧志磐 二十一册

三代實錄 藤原時平公等 五十卷 延喜八年成

性靈集 釋空海 八卷 弘仁天長年間

奧羽觀蹟聞老志 佐久間義和 陸奧人 元祿年間 新刊本 十五册

陸奧郡鄉考 關元龍 陸奧人 二册 文政七年

黃金山神社考

萬葉集 撰者不詳　大寶年間編

山海經 漢人　撰者不詳　十八卷

淮南子 漢劉安　二十一卷

拾芥抄 洞院實熙公　六卷　後花園帝後土御門帝時

令集解 官位令 職員令　惟宗直本撰(本朝書籍目錄)　貞觀元慶年間

古本僧綱補任 釋忠珍　二卷　起推古帝甲申(至二條帝永萬元年)　類聚本

佚存叢書 大學頭林衡　十七種　八十七卷

本居宣長說

蒲生君平說

河村秀根說

狩谷望之記

大日本史所引

古今集鈔 僧宗祇　六卷　文明年間

新唐書 見前

文苑英華 宋李昉等　一千卷

李太白集 唐李白　三十卷

儲光羲詩 唐儲光羲　五卷　開元天寶年間(據四庫提要)

王維詩集 唐王維　六卷　三冊　正德覆刻萬曆本

古今集 紀貫之朝臣等奉勅撰　延喜五年成

唐詩品彙 明高棅　九十卷(拾遺十卷)廿一冊

杜氏通典 唐杜佑　二百卷

土左日記 紀貫之朝臣　一卷　承平四年

怡土城舊跡誌所引

宗像文安緣起 類從本有宗像社緣起、恐同書、

高祖宮緣起 貝原好古　筑前人

原田系圖

鎭西志

筑前見聞愚鈔

筑前續風土記拾遺 青柳勝次

原田大藏書簡

兒玉琢說

假字本末所引

續作者部類 式部大輔源某　二卷　正保三年　類從本

新古今集 藤原通具卿等奉勅撰　二十卷　四冊　元久二年成

新葉集 宗良親王奉勅撰　二十卷　弘和元年成

耕雲和歌口傳 藤原長親卿　一卷　正平年間

源氏物語 紫式部　五十卷　後一條帝時

說文段注所引

後漢書 宋范曄　一百二十卷

論語

漢書地理志 漢班固　二卷

元亨釋書所引

聖徳太子記 群書類從有法王帝說、上宮聖德太子傳補闕記、不著撰人氏名、與聖德太子記同異何如、

史海佐藤誠實說所引

日本靈異記 釋景戒　三卷　孝謙天皇時

右大臣吉備公傳

文學博士重野安繹撰

公諱眞吉備。又書眞備。本姓下道朝臣。後賜姓吉備朝臣。父曰國勝。右衛士少尉。母楊貴氏。以持統天皇九年乙未歲生。其先出自孝靈天皇皇子稚武彥命。世居吉備國。九世祖曰御友別。御友別長子稲速別。以父功封川島縣。是爲下道臣之始祖。天武朝賜下道臣姓朝臣。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公以從八位下。選爲遣唐使留學生。時年二十二。從八位上阿倍仲麻呂。亦以選爲留學生。年十六。明年三月。航海而西。公在唐凡十九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公及仲麻呂二人而已。以聖武帝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

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飮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授正六位下。任大學助。尋爲中宮亮。累進從五位上。改右衛士督。公之歸也。唐人袁晉卿隨大使而歸化。晉卿通音韻之學。爲大學音博士。初公之往唐。沙門玄昉爲學問僧。同入唐。同時歸朝。獻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幷佛像等。朝廷寵異。爲僧正。十年正月壬午。立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時年二十一。七月癸酉。天皇御西池宮。勅公及諸才子。令賦殿前梅樹。公等三十人。奉詔賦詩。十一年八月。公母楊貴氏卒于大和。十二日葬於宇智郡大

澤邑。公作墓志。十二年九月。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藤原廣嗣反。廣嗣式部卿宇合之第一子也。自式部少輔大養德守。出爲外官。乃上書陳時政之得失。天地之災異。以除僧玄昉及公爲言。朝廷以大野東人爲大將軍。往討之。廣嗣伏誅。公敍正五位下。十三年七月。爲東宮學士。皇太子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十五年五月癸卯。宴群臣於內裡。皇太子親儛五節。太上天皇作歌褒之。詔進王臣冠位。特進公位二階。敍從四位下。六月。任東宮大夫。學士如故。十八年十月。賜姓吉備朝臣。是歲。僧玄昉死於筑紫。明年十一月。公轉右京大夫。二十一年二月。陸奧國貢黃金。四月丁未改元。曰天平感寶。七月甲午。天皇讓位於皇太

子。皇太子登極。孝謙帝是也。是日再改元。曰天平勝寶。公敍從四位上。天平勝寶二年正月。公出爲筑前守。俄遷肥前守。三年十一月。公任遣唐副使。去年九月。從四位下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爲副使。併公副使二人。四年閏三月。清河古麻呂並進位一階。公等到唐。唐主命阿倍仲麻呂接伴。既見唐主。賞其儀容。呼我邦稱禮儀君子國。命令圖公及清河狀貌。授公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月。清河等發唐。阿倍仲麻呂與歸。清河船遇風。漂泊。遂再抵唐。十二月。公船漂着益久島。六年正月。着紀伊國牟漏崎。唐僧鑑眞搭副使古麻呂船而來。勅遣公宣詔慰勞。授傳燈大法師位。四月。公爲太宰大貳。

右大臣吉備公傳　五

敘正四位下。天平勝寶七年正月。勅改年爲歲。八歲六月。始築筑前怡土城。公謂。太宰府者。鎭西要衝。外寇之變。尤不可不豫備。建議築怡土城。勅令公專當其事。天平寶字二年。八月庚子朔。帝讓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淳仁天皇。是歲。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奏。唐安祿山反。唐國大亂。乃勅太宰府曰。安祿山者。是凶胡狡竪。違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計西。還更掠於海東。古人曰。蜂蠆猶毒。何況人乎。其府帥船王及大貳吉備朝臣眞備。俱是碩學。名顯當代。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狀。預設奇謀。縱使不來。儲備無悔。其所謀議。具狀奏聞。府乃條奏四事曰。據警固式。博多大津及壹岐對馬等要害之處。應置船一百隻

右大臣吉備公傳　六

已上。以備不虞。而今無船可用。交關機要。一也。本府三面帶海。應接諸蕃。自罷東國防人。邊備日荒。如不虞之變。何以應猝。二也。管內防人。應停築城。勅赴武藝習戰陣。而大貳眞備論曰。且耕且戰。古人稱善。請五十日教習。十日役使。府條議或不合。三也。天平四年。勅凡兵士。全免調庸。其白丁免調輸庸。當時民息兵强。可稱邊鎭。今管內百姓乏絕。不有優復。何以自贍。四也。朝議報曰。船者宜給公糧。以雜徭造。東國防人及優復。不依所請。其管內防人。從眞備之議。三年六月。以新羅闕貢。將征之。令太宰府造行軍式。勅諸國造船。尋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衞舍人土師關成等。就公學諸葛亮八陳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

五年十一月。任東海。南海。西海。三道節度使。以公爲西海道節度使。西海所檢定。船一百二十一隻。兵士一萬二千五百人。子弟六十二人。水手四千九百二十人。並免三年田租。悉赴弓馬。兼調習五行之陣。其所遣兵士。便役造兵器。六年二月。令太宰府造綿襖冑各二萬二百五十具。以爲三道節度使料。其製依唐國樣。象五行之色。皆畫甲板之形。碧地以朱。赤地以黃。黃地以朱。白地以黑。黑地以白。每四千五十具。排成一行之色。四月。始置太宰弩師。十一月。奉幣於伊勢太神宮及天下神祇。又奉幣於香椎廟。告爲征新羅。調習軍旅。既而新羅朝貢數來。乃詰責其罪。終不果伐焉。七年八月。廢儀鳳曆。始行大衍曆。大衍

曆。公自唐歸時所將來也。先是。勅曆算學國家所重。宜置公廨田。以充諸生供給。尋勅令曆算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周髀。定天論等書。至是行新曆。八年正月。遷造東大寺長官。從四位上佐伯毛人爲太宰大貳。從四位下佐伯今毛人爲營城監。公乃抵京。以病歸鄉里。九月。大師藤原惠美押勝反。急召入參畫軍事。敍從三位。拜參議兼中衛大將。公度賊必走。遣兵遮道。指麾部分甚得機宜。賊陷謀中。旬日事平。以功授勳二等。敍正三位。十月壬申。太上天皇廢帝再踐祚。尋以大臣禪師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授法王位。天平神護二年正月。公爲中納言。三月。轉大納言。乃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凡被官

司抑屈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題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
申訴並令彈正臺受其訴狀十月詔以青宮舊恩拜右大臣授
從二位兼任下道郡大領公時年七十二神護景雲元年二月
丁亥釋奠帝幸大學寮直講已下授位賜爵先是釋奠之儀未
備公依稽禮典器物始備禮容可觀是月賜近江穀二千斛九
月公獻對馬島墾田三町一段陸田五町二段雜穀二萬束以
爲島儲二年二月筑前怡土城成自勝寶八歲至此十三年工
全竣形勢之雄偉城池之堅固前此未有遺址迄今猶存十月
勅賜太宰府綿二萬屯以買新羅交關物三年二月癸亥車駕
幸公第授正二位五月賜稻十萬束四年(寶龜元年)五月先是

伊豫國進白鹿至是太宰府獻白雀勅議其賞賜公等量定奏
聞六月帝不豫勅左大臣永手知近衛外衛左右衛事公知中
衛左右衛士府事八月癸巳帝崩壽五十三皇嗣未定公等欲
立天武帝孫文室淨三淨三固辭又欲立其弟大市左大臣藤
原永手內大臣藤原良繼與右大辨藤原百川定策稱遺詔立
白壁王爲皇太子王天智帝孫也公嘆曰多壽之弊乃遭此辱
也八月十七日葬孝謙帝於大和國添下郡佐貴鄉高野山陵
二十一日以道鏡爲造下野國藥師寺別當即日上道流其弟
大納言弓削淨人等九月七日公上啓曰側聞力不任而强者
則廢心不逮而極者必惽眞備自觀信足爲驗去寶字八年眞

備年滿七十。正月將進致仕表。適有官符補造東大寺長官。因
此入京。以病歸家。息仕進之心。忽有兵動。召參軍務。甄錄微勞。
累登貴職。不聽辭讓。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療治難損。天官
劇務。不可暫曠。何可抱疾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闕佐萬機。
自顧微躬。靦顏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
上戴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庸愚知足之心。十月己丑朔。光仁帝
即位。改元寶龜。丙申。詔報曰。昨省來表。即知告歸。聖忌未周。懸
車何早。悲驚交結。卒無答言。通夜思勞。坐而達旦。不依所請。似
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衞。猶帶大臣。坐塾之閒。勿
空朝右。於是解中衞大將。公累表不已。二年三月見允。六年冬

十月壬戌二日薨。時年八十一。遣使弔賻。公之學冠絕古今。自
天文。兵。刑。禮。樂。典章。迄陰陽。曆數。卜筮。音韻。籀篆之細。莫不究
其蘊。嘗依皇國字音。製五十音圖。又省漢字偏旁點畫。作片假
名五十字。以便學者。後世稱吉備大臣片假名。公與正四位下
大和長岡等。刪定律令二十四條。延曆十年。詔行之世。傳私教
類聚三十八條。云公所著也。公嘗獻對島田穀。以爲島儲。大藏
省雙倉火。出私財營構之。則家道之饒富亦可知已。公子泉左
衞士督。大學頭。遷伊豫守。延曆年間。有罪。桓武帝勅曰。伊豫國
守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政迹無聞。犯狀有著。稽之國典。容寘
恒科。而父故右大臣。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

然則伊父美志。猶不可忘。其子。寇尤何無矜恕。宜宥泉辜。令思
後善。但解見任。以懲前惡。乃左降佐渡守。後召還。至參議。左衞
門督。卒年七十二。或云。陰陽博士賀茂保憲。公之裔也。兼天文
博士。天延中造曆。傳曆道。其子光榮。傳天文道。安倍晴明。公之
葬。未詳在何地。備中下道郡八田村。有公墳塋。後人建碑。其側
有吉備寺。大和國添上郡高畠。亦有稱吉備墓者。並見地志。八
田古之也多鄕。有土師谷。天原。相傳公生于此。有洗兒泉及館
址。而小田郡東實成村地。稱壇內者。土人以爲館址。建公祠。在
國勝寺東數町。自八田至此。約一里餘。其間櫻原。彈琴岩等。皆
傳公遺蹟。初備中人西山正等。欲就公墳塋立碑。以表其勳德。

作纂疏。告三備人士。事遂不果。後數十年。有伊東氏建碑之舉。
繼將造營祠宇。遇有廢藩事而罷。明治戊寅歲。修公一千一百
年祭。吉備寺住持與同志者謀。修兆域。牓書曰三朝帝者師右
大臣吉備公之塔。尋設保廟會。有所經畫。遂囑予討查公事蹟。
予乃抵備中。歷訪其遺墟。參攷續日本紀已下諸書。而作之傳。
論曰。聖武孝謙之朝。國家多事。公挺身學士。爲帝者師。遂上相
府。言聽謀用。其神算秘策。有不易窺者。公初與僧玄昉同學相
親。後又與道鏡並立于朝。世爲公疵病之。藤原廣嗣粗暴無親。
時人所識。其彈劾公及玄昉。出于私憤可知。已至道鏡事。則北
畠准后援唐武后寵法師宦者。云自則天時至孝謙朝。凡六十

年兩國事有相似者。雖有吉備眞備藤原百川力不能援歟此論允當。明于時勢切于人情。抑百川稱强力有權謀。而方變幸用事。東手無策。何獨責于公。且是時藤原永手爲左相。而獨責右相。豈以公者德碩儒而無一言匡拂乎。凡事有非口舌所能爭者。我唯隱忍不發。以待其變。如陳平周勃之於呂氏。狄仁傑之於則天。終能全漢唐宗社。此事驕縱女主之道也。公與永手等優容巽順。逮一朝宮車晏駕。定皇嗣。逐凶豎。易如反手。故曰功在社稷。至繼嗣之議。公等所執。天武之胤。欲以援聖武孝謙。固爲通論。永手百川則天智之胤。欲以立近江統。蓋武智麻呂兄弟四人皆沒于疫。繼而廣嗣押勝謀反伏誅。藤氏之名望去

矣。於是欲有所擁立以自固。近江朝廷。藤氏所奉。故排衆議而立之。公等意想不及。此事又出忽卒。故深以慚愧。自劾而去。公列相位。掌兵權。而方謀違事差。不敢妄動。責躬引咎。毫無怨懟鬱怫之意。雖新帝優詔惻至。斷乎不回。其風節又如此。誰謂保位持祿而詔諛二凶耶。

贊曰。本邦教學。始于王仁。成于吉備公。公生長於奈良朝盛時。値唐國文物郅隆之世。取其典型而用之。我三善清行有云。大學之立。始於大寶。至于天平。吉備眞備恢弘道藝。親自傳授。令學生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此就大學一事而言之耳。其他凡百政令。皆莫弗預焉。而武事尤其所効力。防

大日本史吉備眞備傳

吉備眞備、[illegible]本姓下道、朝臣。其先出自吉備彥命、世居吉備。九世祖御友別。公卿補任其長子稻速別、食川島縣、子孫以下道臣為姓。天武朝賜姓朝臣。日本紀父國勝、右衞士少尉。眞備、敍從八位下。靈龜二年、為遣唐留學生。時年二十四。在唐研覃經史、該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眞備阿倍仲麻呂二人而已。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授正六位下、任大學助。尋為中宮亮。累進從五位上。改右衞士督。孝謙帝在東宮、為學士、授禮記漢書。恩寵甚渥。遷為大夫、仍兼學士。頃之改賜今姓。遷右京大夫。勝寶初進從四位上。以事左降筑前守。俄遷肥前守。四年、為遣唐副使赴唐。日本紀之

備訓練。留、暫壘、於百代。定叛亂、於旬日。若公、可謂文武全才矣。
哉。至其製作之跡、則定五十音圖、造片假字、以便世用。此王仁
已下所不思到。其有功乎天下後世極大。延曆帝勅曰、故右大
臣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豈不美乎。豈不偉
乎。

宗授銀青光祿大夫。日本高僧傳要文抄 及歸、遭風船散。眞備漂著益久島。六年至紀伊牟漏崎、入京師、進正四位下、陞太宰大貳、建議築筑前怡土城。勅專當其事。寶字初、以唐亂、勅帥船王及眞備、爲備。眞備議曰、且耕且戰、古人所稱。請五十日教習、十日役使。朝議從之。又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關成等、就學八陳・九地・結營法。尋爲西海道節度使。八年、召爲造東大寺長官。以病不視事。及惠美仲麻呂反、召入參畫軍事、敍從三位。續日本紀 拜參議、兼中衛大將。公卿補任 眞備度賊必走、遣兵遮道、指麾部分、甚得其宜。旬日事平。神護元年、授勳二等、敍正三位。明年爲中納言、俄轉大納言。以青宮舊恩、擢拜右大臣、授從二位。景雲初、賜近江穀二千斛。眞備獻對馬島墾田三町一段、陸田五町二段、雜穀二萬束、以爲島儲。勅賜太宰府綿二萬屯、以買新羅交關物。帝幸其第、進正二位。尋賜稻十萬束。四年、帝不豫、勅眞備知中衛左右衛士府事。續日本紀

帝崩、皇嗣未定。眞備等欲立文室淨三。淨三固辭。又欲立其弟大市。左大臣藤原永手・內大臣藤原良繼、與右大辨藤原百川定策、立光仁帝。日本紀略・水鏡 眞備嘆曰、不圖享壽之弊、終至此極。日本紀略 仍上啓曰、側聞、力不任而强者則廢、心不逮而極者必惛。眞備自觀、信足爲驗。去寶字八年、眞備年滿七十。正月、將進致仕表。適有官符、補造東大寺長官、因此入京、以病歸家。忽有兵動、召參軍務。甄錄微勞、累登貴職。不聽辭讓、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療治難損。天官劇務、不可暫曠。何可抱疾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闕佐萬機。自顧微躬、靦顏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戴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庸愚知足之心。詔曰、昨省來表、即知告歸。聖忌未周、懸車何早。悲驚交結、卒無答言、通夜思勞、坐而達旦。不依所請、似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衛、猶帶太臣。坐塾之間、勿空朝右。累表苦請、久而得允。寶龜六年薨。年八十三。遣使弔賻。眞備爲大納言、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凡被官司抑屈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題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申訴。並令

彈正臺受其訴狀。初大學釋奠、其儀未備、眞備稽禮典、重脩之、器物始備。禮容可觀。大藏省雙倉火、出私財營之、又删正律令二十四條。延曆中詔用之。續日本紀 所著有私教類聚三十八條。拾芥抄 子泉、爲近衛將監、景雲寶龜間、歷兼大學員外助、左衛士督、爲大學頭、延曆初、遷伊豫守、與同僚不協、頻被告訴、遣使勘問、不服、置辭不敬、勅曰、伊豫守泉、政迹無聞、犯狀有著、稽之國典、容寘恒科、而父故右大臣、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然則伊父美志、猶不可忘、其子愆尤、何無矜恕、宜宥泉辜、令思後善、但解見任、以懲前惡、左降佐渡守。續日本紀 平城帝即位、召還、大同中、歷南海道觀察使、兼右京大夫、准參議、左右大辨、刑部卿、授正四位下、弘仁元年任參議、歷兼伊勢武藏守、左衛門督、五年卒、年七十二。公卿補任

吉備公年譜

持統天皇九年乙未歲、公生於吉備國。

公諱眞吉備、又書眞備、本姓下道朝臣、其先出自孝靈天皇、皇子稚武彦命、世居吉備國、九世祖曰御友別、應神帝自淡路幸吉備、在葉田葦守宮、御友別率兄弟子孫、侍奉甚力、因割川島縣、封其長子稻速別、是爲下道臣始祖、父右衛士少尉國勝、母楊貴氏。

公卿補任、持統天皇八年甲午生、靈龜二年二十三、薨年八十三、此據續日本紀薨年八十三而逆推也、今據公辭官上啓寶字八年七十及續紀靈龜二年二十二之文定。

爲乙未。歲生。薨年八十一。

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辛丑。七歲。

二月丁巳。釋奠。（釋奠始見于史。）

慶雲四年丁未。十三歲。

六月。文武天皇崩。

元明天皇。和銅元年戊申。十四歲。

正月。武藏國始出銅。改元和銅。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丙辰。（唐玄宗開元四年）二十二歲。

八月癸亥。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眞人縣守。爲遣唐押使。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爲大使。正六位下藤原朝臣馬養爲副使。公以從八位下。選爲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亦以選。爲留學生。沙門玄昉爲學問僧。同往。公在唐凡十九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公及仲麻呂二人而已。

諸書。作公以靈龜二年入唐。留學二十年。誤。縣守受命。雖在靈龜二年。其發船在明年。即養老元年也。

養老五年辛酉。二十七歲。

十二月己卯。太上天皇（元明）崩。

聖武天皇。神龜元年甲子。三十歲。

天平七年乙亥。四十一歲。

公自唐歸。獻所齎唐禮一百卅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樂書要錄十卷。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及種種書籍要物等。授正六位下。任大學助。　公之歸也。唐人袁晉卿隨大使而歸化。晉卿通音韻之學。爲大學音博士。後歷大學頭。　僧玄昉亦同歸。

天平八年丙子。四十二歲。

正月辛丑。授外從五位下。

天平九年丁丑。四十三歲。

二月戊午。授從五位下。十二月丙寅。敍從五位上。尋爲中宮亮。改右衞士督。

公遷二官年月未詳。十一年八月楊貴氏墓志。書從五位上守右衞士督兼行中宮亮。其遷二官。當在十年十二月十一年八月間。

天平十年戊寅。四十四歲。

正月壬午。立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　七月癸酉。天皇御西池宮。勅公及諸才子。令賦殿前梅樹。公等三十人。奉詔賦詩。

天平十一年己卯。四十五歲。

八月。公母楊貴氏卒于大和。十二日葬於宇治郡大澤邑。公作墓志。

天平十二年庚辰。四十六歲。

九月丁亥。藤原廣嗣反。上書以除僧玄昉及公爲言。朝廷以大野東人爲大將軍往討之。廣嗣伏誅。公敍正五位下。

天平十三年辛巳。四十七歲。

七月辛亥。公爲東宮學士。皇太子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

天平十五年癸未。四十九歲。

五月癸卯。宴群臣於內裡。詔進王臣冠位。特進公位二階。敍從四位下。六月丁酉。爲東宮大夫。學士如故。　是歲。公子泉生。

天平十七年乙酉。五十一歲。

十一月乙卯。遣玄昉法師造筑紫觀世音寺。庚午。收僧玄昉封物。

大日本史神祇志。天平十七年詔遣吉備眞備於肥前建廣嗣祠祭焉。廣嗣傳亦載之。爲勝寶初年事。然是事不見于史。日本史陟廣嗣而黜公。故取今昔物語松浦社緣起。實不足據也。

天平十八年丙戌。五十二歲。

十月丁卯。賜姓吉備朝臣。　是歲。僧玄昉死於筑紫。

玄昉死。世相傳云爲藤原廣嗣靈所害。辯見下。

天平十九年丁亥。五十三歲。

十一月丙子。公轉右京大夫。

天平二十年戊子。五十四歲。

四月庚申。太上天皇(元正)崩。辛酉。以從三位三原王。從四位上石川王。道祖王。從四位下紀朝臣飯麻呂及公。爲山作司。

八月癸卯。改定釋奠服器儀式。

天平廿一年己丑。五十五歲。

二月。陸奧國出黃金。　四月甲午朔。天皇幸東大寺。御盧舍那佛像前殿。皇后皇太子侍焉。群臣百寮及士庶分頭行列殿後。　丁未改元曰天平感寶。　七月甲午。皇太子即位。是日再改元曰天平勝寶。　公敍從四位上。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庚寅。五十六歲。

正月己亥。公出爲筑前守。俄遷肥前守。

公自筑前守遷肥前守。續紀無年月。然俄者暫之義。未幾而遷也。續紀公傳曰。廣嗣雖兵敗伏誅。逆魂未息。左降筑前守。俄遷肥前守。當時世俗信厲。以玄昉橫死。吉備公左降。爲廣嗣祟。而不究其所由。遂至載史策。說詳于本傳纂釋。

天平勝寶三年辛卯。五十七歲。

十一月丙戌。公任遣唐副使。去年九月。以從四位下藤原朝臣清河。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爲副使。至是又以公爲副使。

遣唐副使二人。前後所無。蓋太上天皇(聖武)欲召唐僧鑑眞。

天下勝寶四年壬辰。五十八歳。
特使公爲副使也。事詳本傳纂釋。
公等到唐。唐主(玄宗)命阿倍仲麻呂接伴。既見唐主。唐主賞其
儀容。呼我邦稱禮儀君子國。命令圖公及清河狀貌。授公銀
青光祿大夫。
天平勝寶五年癸巳。五十九歳。
□月。公等發唐。船遇風。十二月漂著益久島。
天平勝寶六年甲午。六十歳。
正月。公船著紀伊國牟漏崎。　二月。唐僧鑑眞與法進等七
人搭副使古麻呂船而來。勅遣公宣詔慰勞。授傳燈大法師
位。　四月庚午。公爲太宰大貳。壬申叙正四位下。　是月。東
大寺戒壇成。太上天皇初登壇就鑑眞受菩薩戒。皇太后及
帝亦登壇受戒。尋沙彌澄修等四百四十餘人皆受戒。
天平勝寶七年乙未。六十一歳。
正月甲子。勅改年爲歳。
天平勝寶八歳丙申。六十二歳。
五月乙卯。太上天皇(聖武)崩。　六月甲辰。公建議築筑前怡土
城。勅令公專當其事。
天平勝寶九歳丁酉。六十三歳。
三月丁丑。廢皇太子(道祖王)。　四月辛丑。立大炊王爲皇太子。

八月甲午。改元曰天平寶字。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戊戌。六十四歲。

八月庚子朔。天皇即位。　十二月戊申。先是。唐安祿山反。西海有警。至是。勅太宰府使府帥船王及公修邊防備來寇。

天平寶字三年己亥。六十五歲。

六月。以新羅闕貢。將征之。令太宰府造行軍式。九月。勅諸國造船。

天平寶字四年庚子。六十六歲。

十一月。朝廷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關成等就公學諸葛亮八陳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

天平寶字五年辛丑。六十七歲。

十一月丁酉。以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狩。爲東海道節度使。從三位百濟王敬福。爲南海道節度使。以公爲西海道節度使。

天平寶字七年癸卯。六十九歲。

八月戊子。廢儀鳳曆。始行大衍曆。大衍曆。公自唐歸時所將來也。

天平寶字八年甲辰。七十歲。

正月。公進致事表於太宰府。未奏。己未。以公爲造東大寺長官。乃抵京。以病歸鄉里。　九月乙巳。大師藤原惠美押勝反。

急召入參畫軍務。叙從三位。拜參議兼中衛大將。事平。以功
授勳二等。叙正三位。　十月。太上天皇（孝謙）廢帝再踐祚。

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乙巳。七十一歲。

九月庚戌。遣使造行宮於大和河內和泉等國。以欲幸紀伊
國也。癸丑。以從二位藤原朝臣永手及公。爲御裝束司長官。
閏十月庚寅。以大臣禪師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　是歲。
廢帝（淳仁）崩于淡路。

天平神護二年丙午。七十二歲。

正月甲子。公爲中納言。三月丁卯。轉大納言。　五月戊午。奏
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令被官司抑屈者。百姓有冤枉者。至
柱下申訴。彈正臺受其訴狀。　十月壬寅。以青宮舊恩。拜右
大臣。授從二位。兼任下道郡大領。

天平神護三年丁未。七十三歲。

✓ 二月丁亥。釋奠。帝幸大學寮。直講已下授位賜爵。先是釋奠
之儀未備。公依稽禮典。器物始備。禮容可觀。　癸卯。賜近江
穀二千斛。　八月癸巳。改元曰神護景雲。　九月戊申朔。公
獻對馬島墾田三町一段。陸田五町二段。雜穀二萬束。以爲
島儲。　是歲二月丁未。公子近衛將監從五位下吉備朝臣
泉。爲兼大學員外助。十月壬戌。叙從五位上。

神護景雲二年戊申。七十四歲。

二月癸卯。築前怡土城成。自勝寶八歲至此十三歲。工全竣。溝塹亘三里。城址跨九村。今猶存其遺墟云。　是歲。流和氣清麻呂于大隅。

神護景雲三年己酉。七十五歲。

二月癸亥。車駕幸公第。授正二位。五月乙酉。賜稻十萬束。

是歲二月乙丑。公子泉叙正五位下。六月乙巳。爲左衛士督。大學員外助如故。

神護景雲四年庚戌。七十六歲。

五月。勅令左右大臣以下議。獻白雀白鹿者之賞。賜公等商量奏聞。　六月辛丑。帝不豫。勅左大臣藤原永手。知近衛外衛左右衛事。公知中衛左右衛士府事。　八月癸巳(四日)帝崩。皇嗣未定。公等欲立天武帝孫文室淨三。淨三固辭。又欲立其弟大市。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辨藤原百川等定策。立天智帝孫白壁王。爲皇太子。公嘆曰。多壽之弊。乃遭此辱也。　乙巳(十七日)葬孝謙帝於大和高野山陵。　庚戌(二十一日)以道鏡爲造下野國藥師寺別當。　九月七日。公上啓曰。側聞。力不任而强者則廢。心不逮而極者必惛。眞備自觀信足爲驗。去寶字八年。眞備年滿七十。正月將進致仕表。適有官符補造東大寺長官。因此入京。以病歸家。息仕進之心。忽有兵動召參軍務。甄錄微勞。累登貴職。不聽辭讓。已過數年。

即今老病纏身。療治難損。天官劇務。不可暫曠。何可抱疾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關佐萬機。自顧微躬。靦顏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戴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庸愚知足之心。特望殊恩。祈於矜濟。不任懇歎之至。謹詣春宮路左。奉啓陳乞以聞。　十月己丑朔光仁帝即位。改元寶龜。　丙申詔報曰。昨省來表。即知告歸。聖忌未周。懸車何早。悲驚交結。卒無答言。通夜思勞。坐而達旦。不依所請。似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衞。猶帶大臣。坐塾之間。勿空朝右。時凉想和適也。指不多及。於是解中衞大將。　是歳七月辛巳。公子泉叙從四位下。八月丁巳。爲大學頭。嵯峨天皇弘仁五年閏七月八日。以正四位上刑部卿武藏守卒。年七十二。　是歳。阿倍仲麻呂卒于唐。

光仁天皇寶龜二年辛亥。七十七歳。

三月。先是。公累抗啓乞骸骨。不已。至是見允。

寶龜六年乙卯。八十一歳。

十月壬戌(二日)公薨。遣使弔賻。

續日本紀。薨年八十三。三當作一。乃數字誤寫。辯見上。

詩文 論贊 題詠

吉備眞備菅原清公傳贊 大日本史贊藪 安積覺澹泊筆

贊曰、吉備眞備以英邁之才、肄業于唐、研究墳典、旁通星曆、定釋奠之禮、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講陣營之法、此皆裨益國家、表見于世者也、然其濟世安民之略、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宮掖、不免藤原廣嗣之指斥、藤原仲麻呂之蠱宸極、阿諛順從、無所匡拂、蓋汲黯立朝、則淮南王寢其謀、仲麻呂之視眞備、猶發蒙振落耳、舊史稱其指麾得宜、殆不然矣、與其難至而爲謀、曷若先事而圖之、況道鏡之惡、過於仲麻呂、而僭竊之甚、衆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聞讜直之言、仲尼所謂危而不

詩文　一

詩文　二

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傅之恩既隆、而君臣之義安在哉、考其設心處事、特漢張禹之流耳、以下係清公者略之、

右大臣正二位吉備朝臣眞備傳 皇朝儒臣傳

岡白駒 龍洲

吉備眞備者、本姓下道、臣孝靈皇子吉備彥後、稻速別之胤也、初彥伐逆賊有功、封於吉備國、稱吉備彥、子孫世家焉、十世孫、曰御友別、應神狩于淡路、遂幸吉備、御友別率子弟、朝夕祖韝蔽、自上食、禮奉甚謹、天子乃割川嶋下道縣、封其長子稻速別、分上道三野縣、封其二弟、稻速八世孫、曰下道朝臣國勝、國勝仕平城朝、爲右衞士少尉、眞備國勝之子也、幼穎悟絕人、稍長、

好學。靈龜初。與安倍仲麻呂。俱從聘唐使丹墀縣守。如唐。留學
受業。研究經史。旁及兵法百家曆算衆藝。莫不通曉。留凡十九
年。天平七年。與太使丹墀廣成。俱歸。悉賞物貿書。以歸。乃獻所
齎來唐禮一百三十卷。太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
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
錄十卷。角弓三張。箭三十隻。上大嘉之。禮儀軍制。倣以爲矜式。
明年授朝散大夫。尋進朝議大夫。爲東宮學士。居亡何。至從四
位下春宮大夫。賜姓吉備。轉右京大夫。勝寶初。以諫忤旨。左遷
筑前守。四年。調遣唐副使。與大使藤原清河。再如唐。六年竣事。
而歸。進通議大夫。除太宰大貳。詔春日部三關土師關成等。就
太宰府。眞備受孫武九地。諸葛亮八陣及結營向背法。左官久。
熟土地形勢。乃建議。起本國。怡土城。寶字八年。藤原押勝謀反。
眞備監造東大寺。在京。急召入議。眞備計賊。必奔。乃分兵遮諸
道。授籌策諸將。賊果陷其術中。不日伏誅。眞備之力也。以功授
銀青光祿大夫勳二等。爲參議中衛大將。神護初。敍中納言。尋
轉大納言。尋拜右大臣從二位。嘗立二柱於壬生門西。題其一
曰。凡被官司抑屈者。須至此下告訴。其一曰。百姓有冤枉者。須
至此下告訴。並令彈正臺受理其訴。以代登聞鼓云。初在西海。
也。於對馬島。損私資。墾水田陸田。各數頃。於是。獻二田及子粒
二萬束於縣官。爲嶋蓄儲。以備饑荒。景雲中。大后幸眞備第。特

進正二位。先是大學釋奠禮數未備。眞備乃稽禮典。釐正器物。威儀始備。及光仁即位。上表乞骸骨。曰。臣聞。力不任而強者則廢。心不逮而極者必惛。臣自見足以徵也。寶字末臣年已七十矣。上致仕表於西海。會監造東大寺。命下。入京嬰罪於家。老病自養。仕進心如死灰。豈料忽有討賊。役遽召入內參謀軍事。賊平校功。因此微勞。叨登黃閣。不聽辭遜。已過數年。方今疾病纏身。治療難已。天官劇務。不可暫空。如何可抱疾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闕輔萬機。自顧微躬。靦顏已甚。慚天愧地。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全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庸愚知足之心。敢恃望殊恩。伏祈矜愍。頓首頓首。昧死謹陳。書奏。優詔不許。曰。

詩文 五

詩文 六

唯罷中衛大將。勿空朝右。寶龜二年復乞骸骨。許之。六年卒。年八十三。

贊曰。吾邦傳經籍尚矣。而鮮有能通曉者。公受業中華。作爲和訓。設顚倒讀法。而後文義始畧可通。公之功德於我東方。實可謂學問之大祖矣。其它制反切求音之法。學者至今賴焉。若夫曰作楷體國字。蓋附著之公云。至其仕女主穢行之朝。與渫人汚夫連袂出入。則議者不能亡憾。蓋公非不知也。一開口諫。輙左遷西海。其時勢可知矣。況且有遠而諫之戒。寧完軀以傳其業於後世。此公之志也。

吉備眞備 良齋史論　　安積信 良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揚善而隱惡。嫉訐以爲直者。然擧世譽之。而不知其惡。則天下之是非將廢而不明矣。故聖人不得已輙議之。以明是非之公。非敢務以相高而求勝也。管仲之治齊。臧紇之治魯。擧世皆以爲賢大夫。萬口一辭。無復異議。故孔子斥管仲爲器小。擯臧紇爲竊位。然後天下之是非始白矣。吉備眞備以宏才博學。歷事三朝。屢奉命入唐。唐朝禮儀文物之傳于我邦。有力焉。其他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亦卓卓可稱。是以天下後世稱賢相。甚至比狄梁公。而不知其實多可議者也。予聞大臣之事君。必以其道。不可則止。孝謙帝以女主治天下。寵僧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夫太政大臣之位。在三槐

詩文　七

詩文　八

之上。人臣之貴寵至此極矣。苟非道德參天地。勳業高四海者。不得在此位。而彼道鏡何人哉。緇髡之身。獍梟之姿。出入宮禁。汙瀆宸極。是天下之大賊也。眞備居端揆之重。乃依違于其間。不肯發一言。既而帝益爲道鏡所蠱惑。將以皇位讓焉。天下非常之變。社稷生民之禍。莫斯爲大。眞備尤宜極言直諫。啓發宸聽。以明天下之大義。不可則奉身而去。此乃大臣所以事君之道。而反媚淫髡。受其頤使。諰諰然惟恐觸其怒而喪位也。向微和氣淸麻呂。祖宗數百年之神器。忽爲狂髡所攘奪。而四海皆爲瞿曇氏之民矣。眞備之罪其可贖乎。先是。聖武帝之在位也。皇太后寵僧玄昉。藤原廣嗣上言。昉以左道蠱太后。帝方讋釋

教信玄昉。不疑玄昉懼。讒廣嗣貶爲太宰少貳。時眞備已立朝。優柔取容。不能諫止。廣嗣憤怒上表。極言玄昉眞備罪惡。請誅之。帝不省。因擧兵而反。欲除君側之惡。遂敗死。於是。玄昉謫於筑紫。眞備亦貶爲肥前守。然其心固服廣嗣之蹇直。且畏其靈爲祟也。親至其墓祭之。爲立祠。曰鏡宮。歲時薦奠。又建一刹。以資其冥福。大丈夫守道秉義。俯仰无愧于心。何鬼之足畏。第彼大有所愧焉。故致此諂媚。若婦女子然。蓋其爲人。雖有才學文章。而優柔不斷。隨人俯仰。惟以固寵持祿爲念。此亦張禹孔光馮道之流耳。世不之察。至比狄梁公。然則虛名亦可以欺天下後世也夫。

詩文 九

詩文 十

寄題吉備公祠 醉客漫與集　　內田叔明

千秋盛事憶雍熙。朱鳥降神到寶龜。我值謳歌至隆日。彼當文獻足徵時。鷁舟遠奉皇華使。龍袞終升聖帝師。王佐儒宗兼將略。豈唯崇祀感吾伊。

瓦溪　　西山正 拙齋

三成村外一叢祠。云是備公臺殿基。殘月荒凉灌木裏。寸磚片瓦想當時。

謁吉備公墳　　古賀樸 精里

轂音鴂舌古敦龐。引入宮商自此公。達人大觀無彼我。求師西土使節通。典謨紀傳相授受。鷁舟賫來鯨浪中。鋤去畦畛翻窠

曰。文物魏煥革陋風。折桂掄魁登鼎彝。發揮底蘊亮天工。無奈
李唐出夷種。閨門慙德臭無窮。盛極致衰治致亂。效顰苦欲般
般同。紫極香煙喧讚唄。士民匍匐向琳宮。帝在房州非失德。篤
戲鏡殿笑明空。惠美弓削爭恩倖。或睨天物或興戎。朝綱汙紊
不可問。未見回天仁傑功。當時和氣抗壯節。挺身凛凛報國忠。
伴食中書何爲者。似學胡廣稱中庸。責備賢者而云爾。須知華
路破蛢蠓。無田甫田莠桀桀。纔養可以待年豐。漸摩歲月得明
世。文治光天向盛隆。沿流寧復忘源本。奠藻遺墳拜鞠躬。

過吉備公墳　　賴襄山陽

黍國蒼茫帶夕曛。豐碑表道仰瞻君。張華博物丈夫愧。胡廣中

詩文　十三

詩文　十二

庸天下聞。綿蕝禮誰與一代。狄鞮國總讀三墳。千年功罪須公
論。休向當時徵檄文。

先儒論著。係吉備公者。當不止於此。今隨得而錄之。大日本
史贊謂。公黨玄昉阿諛押勝道鏡。其濟世安民之略。不勝持
祿保位之計。自此論出。後人皆祖述之。異口同辭。不據事實
而推究。至乎併其功勳沒之。續紀云。太宰少貳廣嗣與玄昉
有隙。到任。乃起兵反。以除玄昉眞備爲名。有隙爲名四字。可
以證其出私憤也。（玄昉亂宮披日本史承續紀舊點誤者纂釋詳之）孝謙初立。押勝專寵。
公即爲外官。至押勝作逆。不一日與同立朝。其不阿諛押勝
也明矣。叛亂既平。公以勳功柄用。其爲大臣。曰青宮舊恩始

不關道鏡事也。當帝寵道鏡。公無讜言聞于外。即以此責公。然補袞之爲職。事期乎萬全。不必俟直言。安知八幡神之夢告。清麻呂之奏言。非公與左大臣永手等。有所干預耶。雜史云。道鏡天位之事。尼法均奏之。法均爲帝服膺心。掌其機密。蓋傳習宜麻呂奏也。是夜帝夢八幡神告宜遣法均受神誥。帝以法均婦人。代遣弟清麻呂。清麻呂歸奏神語。據此說。帝不勝道鏡逼。密與法均議。質諸神明。以絕其覬覦。不然。以從五位下員外助。委此重大使命。豈非可異乎。果如是。則外廷預此議者。有左右大臣而已。世傳清麻呂流竄。藤原百川分俸資給。百川與永手善。無乃陰然與相府相通歟。道鏡之跋

詩文　十三

詩文　十四

扈僭竊。人孰不切齒。學德如公。門望如永手。豈有阿諛保祿位之事耶。揣摩臆斷。無所援據。恐非君子諒人之道也。本傳論贊及纂釋既言之。今又述其餘論如此。重野安繹。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卷上

文學博士 重野安繹 著

公諱眞吉備。又書眞備。本姓下道朝臣。後賜姓吉備朝臣。

續日本紀、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眞備、賜姓吉備朝臣。(此時公ハ皇太子學士トシテ春宮大夫タリ)

續日本紀考證(村尾元融著)眞備、日本紀畧作眞吉備。公卿補任、三代格、一代要記、帝王編年記同。本書諸本、亦或作眞吉備。本居氏(宣長)曰、蓋元名眞吉備。入唐、裁爲眞備二字也。元融按、眞備仍訓マキビ。

纂釋按、眞備眞吉備、世久シク混稱シテ其故ヲ知ラズ、續紀考證ハ諸書及ヒ諸本ニ據リ、且ツ宣長ノ説ヲ擧ゲ、眞吉備ヲ本名トシ、眞備ヲ同訓トス、今之ニ從フ、

玉かつま(本居宣長著)曰、吉備大臣の名は、眞吉備にて、然るるしゝる書共もあるを、續紀などに、眞備とあるは、もろこしの國にて、吉の字をはぶきて書き給ひしを、歸り參り給ひて後も、なほそのまゝに物には書き給へりしなるべし、それもわざくしにはあるべからず、あたし國人にあひ給はむ時などのために、おほやけにも申てあるべし、すべてもろこしに渡り、あるは韓國の客にあふ時など、名をもじをかへなどもして、からめきてかきゝりし例、おほく有しへ、

新撰姓氏錄、左京皇別、 吉備朝臣 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孝靈天皇)皇子稚武彦命之後也、 下道朝臣 吉備朝臣同祖、稚武彦命

之男吉備武彦命之後也。

父曰國勝。右衞士少尉。母楊貴氏。以持統天皇九年乙未歲生。

續日本紀（寶龜六年眞備薨條下）右衞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
公卿補任眞備朝臣者、御友別之九世孫也、右衞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子也、持統天皇八年甲午生（九年乙未ニ作ルベシ、辯下ニ在リ）
吉備公太夫人古冢記曰、元祿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備中小田郡東實成村民、欲犂山徑以闢田圃、入地數尺、鏗鏘有韻、掘之得一銅器、中盛枯骨、外無木椁、復無碑石、直刻其器曰（銘下道圀勝弟圀依朝臣右二人母夫人之骨藏器、故知後人明不可移破、以和銅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廿七日己酉成）凡四十七字（原文銘ヲ略記ス、今之ヲ補足ス）今竊稽之、下道者、蓋吉備公之舊姓也、圀勝者、公之父名也、圀依者、公之叔父名也、母夫人者、公之祖母也、和銅者、元明天皇年號也、自和銅元年戊申至元祿十二年己卯、其間相距凡九百八十二年也。（中略）庭瀨領主板倉越中守源重喬朝臣聞之、慕崇吉備公之學德、振乎本朝勳功輝乎異域、且亦追悼其所掘出之銅器、即實爲公之祖母夫人之遺骸、欲使爲造之椁、以卜宅兆安措之、而猶未遂成焉、維享保十二年六月六日、嗣主板倉讃岐守源昌信朝臣、嚴命于家宰佐野十郎左衞門朝啓、宮田政右衞門將敏、使以改窆之就復使愚臣某書斯記、謂善繼先君欲爲之志、善述先君既崩之事、即是古賢君達孝之大道也、豈可不以擧此而唱之哉、因茲敬筆其本末、以貽之於後世云爾、享保十二年丁未八月、本多光風（舊庭瀨藩士）撰。

國勝寺骨藏器圖記（舊岡山藩士塚本吉彦）曰、骨藏器ハ銅製、高五寸二分、口徑六寸九分、蓋高二寸一分五厘、徑七寸七分、銅厚若干、總重若干、文字ハ蓋ノ表面ニアリ、「銘」已下廿九字、內輪ニ一行、「以」已下十八字、外輪ニ一行、銅。器。中。ニ。枯。骨。ア。リ。器。中。ノ。三。四。分。ノ。一。殘。レ。リ。蓋。

相ニ燒キタル骨片ト見ユ、此器ハ東三成ノ內字谷川內ト云所ヨリ發掘シ、今其跡ニ小祠ヲ建ツト云、

繹按、近年此地ヨリ陶器ノ斷片墓志ヲ掘出セリ、左衞士府(下闕ク)夭人下ツ(下闕ク)凡テ二行、ソハ道ノ字ト見ユ、然レバ此地ハ下道氏ノ先塋ナルコト益明カナリ、猶其地ノ古蹟名勝ハ下文ニ詳ニス、

輶軒小錄(伊藤長胤東涯著)曰、備中國某郡惠良村ト云フ所アリ、二里程東ニ八田村トテアリ、其所ニ吉備大臣ノ廟アリ、二十年計リ前ニ、八田村ヨリ一里西ニ東三成村ト云フ所アリ、其村ノ百姓古キ塚ヲ堀リ鐵器ヲ出シヌ、其銘ニ云云、其器ハ所ノ地藏院ニ安置セリ、領主伊藤(東ノ誤)伊豆(伊東氏ハ八田村ノ領主、東三成村ノ領主ハ板倉氏ナリ、相涉リテ誤ル)國勝ノ祉建立ノ心ニテ、地藏院ヲ改メ國勝寺ト號セラル、骨器ノ銘廿字餘モアラマシ、中國筋ヨリ

書付ケ來ル、國勝ト云フハ吉備大臣ノ御親父也、享保十三戊申年ノ秋、和州宇知郡ノ內大澤村ノ農家平右衞門ノ家ニ、四五升程アル壺一ツ並ニ瓦十二枚堀出ス、其中一枚文字ヲ彫附ケ朱ヲ入テアリ、瓦ノ厚サ一寸八分幅一尺七寸長サ一尺九寸ナリ、其文ニ、從五位上守右衞士督兼行中宮亮下道朝臣眞備、葬亡妣楊貴氏之墓、天平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記、歲次己卯ト四十三字七行ニアリ、此ハ上ノ墓ノ碑ト同ジク吉備大臣ノ母氏也、上ノハ祖母也、是ハ母儀也、同ジク近年ニ堀出ス事、マコトニ希代ノ事ナリ、

國勝寺書附、元祿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東三成村字折坂、彌左衞門ガ子連夜ノ夢ニヨリ、山道ノ中ヲ堀レハ土瓶アリ、下ニ又一ツ有リ、其中ニ石灰ニテ詰メ、赤銅金二升五合程入瓶、骨八合程アリ、瓶ノ蓋ニ取手アリ、筋二ツ、二通アリ、其上筋ニ、和銅元年戊申十一月廿七日トアリ、下ノ筋ニ、銘下道國勝云云アリト云フ、

備中東三成村ノ内ニ下坂トテ山道アリ、此。所。往。古。ハ。下。道。氏。御。墳。墓。ノ。地。ト。見。ヘ。タ。リ。此所霖雨ニクヅレテ人ノ通フ道トナリタリ、其道ニ石一ツ（カメノフタナリ、石ノ如キモノ、）アツテ、上ヲフメバ下ニヒヾキアリ、里人アヤシクチモヒ、石ヲカヘシケレバ、其下ニ（一字不知、追テ書キ加フベシ、）蓋ヲ破リ見ルニ、内ニ銅ノ器アリ、中ニ彼尊骨アリ、享保年中ニ光。助。靈。神。ト。尊。號。ヲ。勅。許。ア。ツ。テ、御骨器ハ椁ヲ作リテ奉納、社ヲ建立シ可奉祭由、先御領守様ヨリ被仰出、地藏院ト申ス寺ヲ國勝寺ト自。仁。和。寺。御。改。名。遊。バ。サ。レ。シ。ナ。リ。（本文里人ノ書シママ、寫シ置ナリ、）

其先出自孝靈天皇皇子稚武彦命。世居吉備國。九世祖曰御友別。御友別長子稻速別。以父功封川島縣。是爲下道臣之始祖。天武朝賜下道臣姓朝臣。

古事記黒田宮（孝靈天皇）巻、此天皇云云、娶意富夜麻登玖邇阿禮比賣命生御子云云、比古伊佐勢理毘古命、亦名大吉備津日子命、云云、又娶其阿禮比賣命之弟蠅伊呂杼生御子云云、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命、云云、大吉備津日子命與若建吉備津日子命、二柱相副而、於針間氷河之前居忌瓮而、針間爲道口以言向和吉備國也、故此大吉備津日子命者、吉備上道臣之祖也、次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命者、吉備下道臣笠臣祖、

古事記傳（本居宣長）若建吉備津日子命、此御名上にも下にも、若の下建の上に日子とあるを、此に諸本共に其二字の無きは、書紀にも稚武彦とある如く省きても申せしなり、然る例多し、日代宮段に出たるにも、此二字無し、（然るを延佳本に、是を補たるは、さがしらなり）さて此兄弟命二柱共に吉備津日子命と稱へ申せるは、此御功績に由てなり、さて此言向の事、書紀を考るに、崇神御巻に、十年秋七月詔群卿曰云云、九月丙戌朔甲午、以大彦命遣北陸、武渟川

別命遣東海、吉備津彦命遣西道、丹波道主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敎者、乃擧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とあるをりしも、武埴安彦其妻吾田媛と共に叛ける事起れるに因て、於是更留諸將軍而議之、云云、天皇遣五十狹芹彦命擊吾田媛之師、則遮於大坂皆大破之、云云、かくて埴安彦滅び此事平ぎしかば、冬十月詔群卿曰、云云、其四道將軍今急發之、將軍等共發路、十一年夏四月、四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奏焉、とあり、（四道ハ上に見えたる、北陸、東海、西道、丹波、なり、さて西道とは山陽道を云へりと聞ゆ、西海道までを兼たるゐはあるべからず、）さて右の段のさまは、吉備津彦命と五十狹芹彦命とハ異人の如く見えたり、いぶかしきことなり、さて同御世に、吉備津彦と武渟川別とを遣して、出雲振根を誅しめ給ひし事も書紀に見ゆ、

松の落葉（藤井高尙　吉備津神社神官　著）大吉備津彦命と申御名、おのれがつかへまつる神は、比古伊佐勢理毘古命と申す正しき御名なりける、古事記に亦の御名を大吉備津彦命とあるされたる、此御名は、吉備國をことむけたまひしみいさをによりての事なるべけれど、このきびのくまわたりにてはさ申もよかめれど、大といふもじをはぶきて、吉備津彦命と申ならべるはわろし、大といふもじをしもらすべしやは、いともかしこし、かつハ若建吉備津彦命（即ち稚武彦命）とまぎれもすべきなり、かくはふくましきもじなるを、日本書紀に吉備津彦命とあるしるしまひしより、世々の國史、延喜式、などにもさやうにかゝれしはあぢきなき事なりかし、此わたりの人もそれにならひてなるべし、

日本書紀、應神天皇二十二年春三月甲申朔戊子、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丁酉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侍之、望西以大歎、（兄媛者、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於是天皇問兄媛曰、何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

有戀父母之情、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歟、爰天皇感兄媛篤温清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視二親、既經多年、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海人八十人、爲水手、送于吉備、夏四月、兄媛自大津發船而往之、天皇居高臺、望兄媛之船、以歌曰、阿波施辭摩、異椰敷多那羅弭、阿豆枯辭摩、異椰敷多那羅弭、豫呂辭枳辭摩辭魔、儾伽多佐例、阿羅智之、吉備那流伊慕塢、阿比彌莬流莫能、秋九月辛巳朔丙戌、天皇狩于淡路嶋、云云、天皇便自淡路轉以幸吉備、遊于小豆嶋、庚寅、亦移居於葉田(葉田此云簸娜)葦守宮、時御友別參赴之、則以其兄弟子孫、爲膳夫而奉饗焉、天皇於是看御友別謹惶侍奉之狀、而有悦情、因以割吉備國、封其子等也、則分川嶋縣、封長子稻速別、是下道臣之始祖也、次以上道縣、封中子仲彦、是上道臣、香屋臣之始祖也、次以三野縣、封弟彦、是三野臣之始祖也、復以波區藝縣、封御友別弟鴨別、是笠田○一(作臣)之始祖也、即以苑縣、封兄浦凝別、是苑丘○一(作臣)之始

十一

十二

祖也、即以織部縣、賜兄媛、是以其子孫於今在于吉備國、是其緣也、

書紀集解(應神天皇紀)時妃兄媛侍之、望西以大歎、原註、有兄媛者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十三字、古本無、蓋私記攙入、按、御友別吉備武彦之第二子、爲其妹、明年紀不合、疑御友別之季女也、

日本書紀仁德天皇六十七年、是歲於吉備中國川嶋河派、有大虬令苦人、時路人觸其處而行、必被其毒、以多死亡、於是笠臣祖縣守、爲人勇悍而强力、臨派淵、以三全瓠投水曰、汝屢吐毒、令苦路人、余殺汝虬、汝沈是瓠、則余避之、不能沈者、仍斬汝身、時水虬化鹿、以引入瓠、瓠不沈、即擧劍入水斬虬、更求虬之黨類、乃諸虬族滿淵底之岫穴、悉斬之、河水變血、故號其水曰縣守淵也、(類聚鈔曰、備中國後月郡縣守)

塚本吉彦曰、備中國都窪郡(舊窪屋郡)中洲村大字酒津、水江及淺口郡西阿知村大字西阿知の邊は、則川島の縣まで、河邊川二俣となりし所を俗に三つ子淵と云なり、淵にのぞみたる大巖石ありて、縣

守の虬を斬られしハ此所なりと云傳ふ、此地下道郡八田村の東南凡そ一里許にあり、

繹按、書紀雄畧妃稚媛吉備上道臣女、一本窪屋臣女ニ作ル、窪屋郡ハ窪屋臣ノ領地ナルヘシ、

新撰姓氏錄、　笠朝臣　孝靈天皇皇子稚武彥命之後也、應神天皇巡幸吉備國、登加佐木山之時、飄風吹放御笠、天皇恠之、鴨別命言神祇欲奉天皇、故其狀爾、天皇欲知其眞僞、令獵其山、所得甚多、天皇大悅、賜名賀佐、　笠臣　笠朝臣同祖、稚武彥命孫鴨別命之後也、

吉備臣　稚武彥命孫御友別命之後也、

日本書紀、雄略天皇七年八月、官人吉備弓削部虛空、輙急歸家、吉備下道臣前津屋（或本云、國造吉備臣山、）留使虛空、經月不肯聽上京都、天皇遣身毛君丈夫召焉、虛空被召來言、前津屋以少女爲天皇人、以大女爲己人、競令相鬪、見幼女勝、卽拔刀而殺、復以小雄鷄呼爲天皇鷄、拔毛剪

十三

十四

翼、以大雄鷄呼爲己鷄、著鈴金距、競令鬪之、見禿鷄勝、亦拔刀而殺、天皇聞是語、遣物部兵士三十人、誅殺前津屋幷族七十人、是歲吉備上道臣田狹、侍於殿側、盛稱稚媛於朋友曰云云、

同書、天武天皇十三年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輪君云云、下道臣云云、笠臣云云、凡五十二氏、賜姓曰朝臣、

大日本史皇子傳、孝靈天皇皇子、彥五十狹芹彥命、一名吉備津彥命、（古事記作大吉備津日子命、）崇神帝十年九月、命爲將軍赴西道、會武埴安彥反、與妻吾田媛分道內向、因留、五十狹芹彥討之、五十狹芹彥邀擊吾田媛於大坂、斬之、殲其餘黨、尋赴西道、綏懷夷俗、六十年七月、先是武日照命之神寶藏在出雲大神宮、出雲振根掌之、至是帝欲見焉、遣武諸隅往求之、振根適往筑紫、其弟飯入根受命、使弟甘美韓日狹與子鸕濡渟獻神寶、振根歸、責飯入根曰、宜待數日、而有何恐而輙許之、久之忿恨不解、遂欲殺之、因誘飯入根、至止屋淵觀萋、臨淵謂飯入根曰、淵水淸

冷、願共游泳、乃與共解佩刀入水、振根豫裝木刀、自佩、先上陸、拔飯入根刀、逼之、飯入根驚、執振根刀、則木刀也、終爲所殺、韓日狹、鸕濡渟、詣闕奏狀、帝乃使五十狹芹彥及武渟川別討振根、振根伏誅、出雲臣等恐懼、不敢祭大神、丹波人氷香戶邊得神語、啓於皇太子、皇太子奏之、敕復祭之、（按、自孝靈帝崩至于崇神帝六十年、凡百七十八年矣、而不知五十狹芹彥薨在何時也、）初、五十狹芹彥與弟稚武彥、共綏撫吉備國、後世建吉備津彥神社于備中、祀之、五十狹芹彥有子、曰三井根子命、景行帝時爲葦分國造、

稚武彥命、（古事記作若建吉備津日子、或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二女、曰播磨稻日大郞姬、曰播磨稻日稚郞姬、並入景行帝宮、（按、二姬疑非稚武彥之女、說見后妃傳、）孫、曰吉備武彥、（父名闕、古事記作御鉏友耳建日子、）景行帝四十年、日本武尊東征蝦夷、帝命吉備武彥與大伴武日、爲副、（按、自孝靈帝崩至于景行帝四十年、凡三百二十五年矣、然則吉備武彥、稚武彥數世之孫也、）蝦夷既平、還至碓日坂、日本武尊將出信濃、別遣吉備武彥於越國、監察地形人民、回出美濃、會日本武尊、從至伊勢、日本武尊有疾、將薨、乃遣吉備武

十五

十六

彥、還奏狀、吉備武彥子、曰意加部彥命、曰御友別命、曰鴨別命、女、曰兄媛、爲應神帝妃、意加部彥成務帝時、爲廬原國造、（姓氏錄曰、景行帝時、遣吉備健彥於東方、伐毛人、到阿倍廬原國、復命之日、賜以廬原國、）御友別、應神帝二十二年、以兄媛之故、遊幸吉備國、至葦守宮、時御友別率其子弟、獻食供給甚謹、帝嘉之、乃割吉備國縣、分封其三子及弟鴨別等、鴨別、仲哀帝親征熊襲、未克而崩、神功皇后命鴨別討平之、應神帝幸吉備國、登加佐米山、風飄御笠、帝怪之、鴨別奏言、是神祇奉天皇之徵也、因獵其山、所獲果多、帝大喜、賜名賀佐、是爲笠臣始祖、其子孫有縣守者、（按、本書書笠臣祖縣守、而不載父名、疑鴨別之子也、）爲人勇悍强力、仁德帝末年、吉備中國川島河有大虯、行人被毒、多死亡者、縣守臨淵、投三瓠、曰汝吐毒害人、我將殺汝、汝能沈此瓠、則我避汝、不能則殺汝、時虯化鹿、欲引瓠而沈之、瓠不沈、縣守入水揮劒斬虯、悉斷其種類、河水爲赤、因號其水、曰縣守淵云、

大日本史神祇志、備中賀夜郡吉備津彥神社、（今在宮內吉備中山、按山頂曰茶臼山、即王墓也、而

建祠也。祀大吉備津彦命、吉備津彦崇神朝、與弟稚武彦命共平定吉備國有功、故建社祀爲明神、列名神大社、稱本國一宮、號吉備津宮、社司賀陽朝臣、以稚武彦命裔世世奉祀焉。

鼓神社、（今在上高田村、稱二宮。）相傳、祀高田姫、配吉備津彦命、高田姫、國人樂樂森彦女、吉備津彦妃也、

備前津高郡鴨神社、（今在賀茂郷上加茂村。）蓋祀笠臣祖鴨別命、應神帝時、鴨別食封于此地、其子孫笠氏世居焉、故祀之也、

備中賀夜郡古郡神社、（今在八田部村、據邑西山宮山、按永仁六年、服部郷古圖、村東有古郡里。）傳言、祀吉備武彦命、

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公以從八位下、選爲遣唐使留學生。時年二十二。從八位上阿倍仲麻呂亦以選爲留學生。年十六。明年三月。航海而西。公在唐凡十九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公及仲麻呂二人而已。

十七　十八

續日本紀、靈龜二年八月癸亥、以從四位下多治比眞人縣守爲遣唐押使、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爲大使、正六位下藤原朝臣馬養爲副使、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大錄事二人、小錄事二人、己巳、授馬養從五位下、九月丙子、以從五位下大伴宿禰山守代爲遣唐大使、養老元年三月己酉、遣唐押使從四位下多治比眞人縣守賜節刀、

同書（寶龜六年十月條下）靈龜二年。年廿二。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衆藝、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及朝衡（仲麻呂）二人而已、

扶桑略記、靈龜二年八月、大伴山守爲遣唐大使、多治比縣守、安倍仲麿爲副使、下道吉備生年廿、從使入唐、乘舡（舡、玉篇船也）四艘、五百五十七人渡海、

繹按、縣守命ヲ受ルハ靈龜二年ニ在レドモ、其船ヲ發スルハ明年ニ在リ、即チ養老元年ナリ、諸書公ノ入唐ヲ靈龜二年トシ、留學二十年トスルハ誤レリ、續日本紀ニ、靈龜二年公年廿二寶龜六年薨年八十三トス、三ハ一ノ誤也、公卿補任ニ、持統天皇八年甲午生靈龜二年二十三寶龜六年八十三トス、皆誤レリ、公神護景雲四年辭官ノ上啓文ニ、去天平寶字八年正月、眞備生年數滿七十トアルニ據レバ、持統天皇九年乙未ノ生ニシテ、靈龜二年二十二、續紀ト合フ、薨年八十一ナリ、釋義淵吉備寺記ニ上啓文ヲ援キ、定メテ八十一トス、其説是ナリ、補任ノ如キハ、各條年齡皆外錯シ、信ヲ取ルニ足ラズ、

又按、扶桑略記、多治比縣守ヲ以テ副使トシ阿倍、安麻呂ヲ安倍仲麿ニ作リ眞備ヲ吉備ト書ス、並ニ非ナリ、眞備生年二十ハ續紀及ビ上啓文ト合ハズ、

十九

二十

延喜式、大藏省、　入諸蕃使、入唐大使、絁六十疋、綿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卌疋、綿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各絁十疋、綿六十屯、布卌端、錄事各絁六疋、綿卌屯、布廿端、知乘船事、譯語、請益生、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各絁五疋、綿卌屯、布十六端、史生、射手、船師、音聲長、新羅奄義等譯語、卜部、留學生、學問僧、傔從、各絁四疋、綿廿屯、布十三端、雜使、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柂師、各絁三疋、綿十五屯、布八端、傔人、挾杪、各絁二疋、綿十二屯、布四端、留學生、學問僧、各絁卌疋、綿一百屯、布八十端、還學僧絁廿疋、綿六十屯、布卌端、已上、布各三分之一、給上總布、水手長、絁一疋、綿四屯、布二端、水手、各綿四屯、布二端、柂師、挾杪、水手長及水手、各給帷、頭巾、巾子、腰帶、貲布、黃衫、著綿、帛、襖子、袴及汗衫、褌、貲布、半臂、其渤海新羅、水手等、時當熱序者、停綿、襖子袴、宜給細布、袴、並使收掌、臨入京給、其別賜大使彩帛一百十七疋、貲布廿端、副使彩帛七十八疋、貲布十端、判官各彩帛十五疋、貲布六端、

錄事、各彩帛十疋、貲布四端、知乘船事、譯語、各彩帛五疋、貲布二端、學問僧、還學僧、各彩帛十疋、

繹按、外蕃差遣ノ資給、當時記錄ニ存スル者、延喜式ノ外多ク見ズ、故ニ全文ヲ錄ス、但シ此レ發遣ノ時資給スルモノ、其駐剳若クハ留學ノ用途等、別給ニ係ル歟、今未ダ考フ所アラズ、又遣使ノ隨員ニ、神道、醫道、陰陽道、畫師、射手、音聲、及ビ玉、鍛、鑄、細工、船匠等アリ、當時外國ニ就キテ、諸道、諸伎藝ヲ學習セシコト、此ニ據リテモ證スベシ、但シ其中ニハ單ニ隨員タルモアルベシ

又按、隋唐ノ遣使推古帝十五年ニ始マリ、靈龜二年ニ至ルマデ一百十年ヲ經タリ、高向、玄理初遣ノ時ヨリ留學三十三年、最モ久シトス、書紀ニ唐、高宗我邦ノ地理神名等ヲ問ヒシニ、應答敏捷ナリシト書セリ、後ナ遣唐押使トナリテ唐ニ沒ス、之ニ繼グ者ハ學問僧辨正、大寶中唐ニ往キ、其子朝慶ト共ニ彼地ニ死ス、

二十一

二十二

懷風藻ニ辨正憶郷ノ詩ヲ載ス、日邊瞻日本、雲裡望雲端、遠游勞遠國、長恨苦長安、懷風藻又云、辨正談論ヲ善クシ圍棊ニ工ナリ、臨淄王隆基玄宗善ク之ヲ遇スト、其他留學生學問僧代代絕エズト雖モ、其聲名ノ內外書史ニ見ユルハ、吉備公ト仲麻呂トノミ、仲麻呂公ヨリ少キコト六歲、位ハ一階ヲ進メタリ、同時ニ留學ノ選ニ當ル、蓋シ少年秀才ニシテ、尤モ詞章ニ長ゼシナルベシ、故ニ其唐ニ在ルヤ、交ル所ノ人王維、李白ノ徒ニシテ、唱和往復、才華煥發、史策ニ照映ス、其明州望月ノ詠、古今ノ絕唱ト稱スレバ、其國詩ニ長ゼシモ推知セラル、而シテ公ハ文字ノ世ニ傳フルナシ、想フニ公ハ經世有用ノ學ヲ主トシ、詞章ハ其所長ニアラズ、亦之ヲ修ムルヲ屑トセズ、其習得ル所ノモノハ、禮樂、制度、學政、音韻、兵法、陰陽、諸道ノ類、他日歸朝ノ後施設スル所ニ由リテ知ルベシ、當時唐朝專ラ詞賦ヲ尙ビ、晁卿ノ文學殊ニ擧賞

セラル、公詞藻ニ短ナリト雖ヒ、其盛名之ト齊ク馳ストアレバ、公ノ碩學タルヿ益明ケシ、

以聖武帝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飮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授正六位下。任大學助。尋爲中宮亮。累進從五位上。改右衛士督。

續日本紀、聖武天皇天平四年八月丁亥、以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中臣朝臣名代爲副使、判官四人、錄事四人、五年三月戊午、廣成等拜朝、閏三月癸巳、廣成辭見、授節刀、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難波津發、七年三月丙寅、廣成等自唐國至、進節刀、四月

二十三

二十四

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獻唐禮一百三十卷云云」續日本紀考證、唐禮、　唐書藝文志、大唐儀禮一百卷、永徽五禮三十卷、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現在書目錄亦載之、按、現在書目錄又云、東觀漢記百卌三卷、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云云、史書吉備公歸自唐獻唐禮大衍曆諸書、不載漢記、蓋其所齎不止於此歟、　大衍曆經、大衍曆立成、　唐書藝文志、僧一行大衍曆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現在書目錄亦載之、寶字七年八月紀云、廢儀鳳曆、始用大衍曆、　鐵尺　文獻通考云、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五寸、中務式云、造位記料、鐵尺一隻、長一尺二寸、　方響　事物紀原通典曰、梁有銅磬、則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以代磬、唐書禮樂志曰、方響體以應石審此、則是出於編磬之制、而梁始爲之者也、和名抄唐令云、玉磬方響各一架、今按、磬與方響似而非也、　樂書要錄　唐書藝文志、武后樂書要錄十卷、現在書目錄、藤原通憲藏書目錄、並載之、按、

近時林述齋先生所輯佚存叢書第一帙收樂書要錄第五第六第七三卷、又清阮元揅經室外集載樂書要錄提要一篇、宜合考。馬上飲水漆角弓　馬上飲水未考、角弓見唐六典、云、弓之制有四、二曰角弓、以筋角騎兵用之、射甲箭　唐六典、箭之制有四、三曰兵箭、注云、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　二十隻　隻當依類聚國史作隻、下倣此、按、古鈔本諸書、隻作隻、與隻字樣近、似致譌也、　平射箭　和名抄、平題箭揚雄方言云、鏃不鋭者、謂之平題、和名以太都岐、郭璞曰、題猶頭也、今之戲射箭也、

類聚國史聖武皇帝天平七年夏四月辛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獻唐禮一百卅卷云云(續日本紀同文)射甲箭卅隻、平射箭十隻。

公卿補任天平七年三月、隨入唐使、自唐國至、四月、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獻唐禮一百卅卷云云、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

二十五

二十六

繹按、公ノ正六位下ニ敍シ大學助ニ拜スル、續紀載セズ、公卿補任獻物ノ下ニ授位拜官ノ事アリ、歸朝及ビ獻物ノ賞タルニ似タリ、而シテ續紀八年正月辛丑ノ條ニ、授正六位下下道朝臣眞備外從五位下トアリ、六位ノ拜敍續紀偶之チ逸スルナリ、其從五位下ニ敍スルハ、續紀九年二月戊午ニ在リ、上ニ進ムハ其十二月丙寅ニ在リ、右衞士督中宮亮ト爲ルハ、並ニ月日詳ナラズ、十一年八月楊貴氏墓志ニ守右衞士督兼行中宮亮ト書スレバ、其二官ニ遷ルハ、當ニ十年十一年ノ間ニアルベシ、

扶桑畧記曰、天平七年三月丙寅日、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等、自唐國歸朝、四月辛亥日、入唐留學生從八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獻唐禮一百卅卷、大衍暦經一卷、大衍暦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樂書要錄十卷、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并ニ種種書跡要物等不能具載、留學之間歷十九年、凡所傳學、三史、五經、名、刑、筭、術、陰、陽、暦、道、天、

文。漏刻。漢音。書道。秘術。雜占。一。十。三。道(三恐クハ二ノ誤)

公之歸也、唐人袁晉卿隨大使而歸化。晉卿通音韻之學、爲大學音博士。

續日本紀、寶龜九年十二月、玄蕃頭從五位上袁晉卿賜姓淨村宿禰。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隨我朝使歸朝、時年十八九、學得文選爾雅音、爲大學音博士、於後歷大學頭、

續日本紀考證、　晉卿、唐人也、　性靈集(釋空海)爲藤眞川、擧淨豐啓云、正六位上淨村宿禰淨豐者、故從五位上勳十一等晉卿之第九男也、父晉卿、遙慕聖風、遠辭本族、誦兩京之音韻、改三吳之訛響、口吐唐音、發揮嬰學之耳目、遂乃位登五品、職踐州牧云云、

釋按、伴信友云フ、(假字本末)袁。晉。卿。ノ。歸。化。ハ。吉。備。公。ノ。計。議。ニ。出。デ。彼ヲ學友トシテ、我邦音韻ノ襲ヲ定メンガ爲メナリ。ト。故ニ

二十七

二十八

今其歸化ヲ書ス、其詳ナルハ下文ニ載ス、

大日本史文學列傳曰、淸村晉卿、唐人、本姓袁、天平中隨遣唐使而歸化、年未弱冠、通文選爾雅音、爲音博士、景雲初、幸大學、釋奠、授晉卿從五位上、歷大學頭日向守、寶龜末、爲玄蕃頭、賜今姓、延曆中、爲安房守、

初、公之往唐、沙門玄昉爲學問僧、同入唐。同時歸朝、獻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幷佛像等。朝廷寵異爲僧正。(續日本紀)

續日本紀、天平十八年六月、玄昉俗姓阿刀氏、靈龜二年入唐學問、唐天子尊昉、准三品、令著紫袈裟、天平七年、隨大使多治比眞人廣成、還歸、賫經論五千餘卷及諸佛像、來、皇朝亦施紫袈裟、著之、尊爲僧正、安置內道塲、下畧

續日本紀考證、　玄昉阿刀氏　姓氏錄神別、有阿刀宿禰及阿刀連、

靈龜二年云云、 佛祖統記云、玄宗開元四年、日本國遣沙門玄昉入中國求法、按、開元四年、當靈龜二年也、 紫袈裟 事物紀原贊寧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也。

元亨釋書(釋師鍊虎關著)曰、釋玄昉、姓阿刀氏、從義淵學唯識、靈龜二年奉勅入唐、謁智周法師、稟相宗深旨、唐帝賜紫衣、天平七年、伴大使多治廣成歸、以傳來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及佛像等獻尚書省、八年賜封一百戶、田一百畝、及扶翼童子八人、九年八月爲僧正、

本朝高僧傳(釋師蠻著)曰、釋玄昉、俗姓阿刀氏、性器淵偉、研精教場、從龍門寺義淵僧正學唯識論、開達幽關、俊才之名早播華夷、靈龜二年、奉勅入唐、玄宗開元四年也、昉届長安、謁濮陽智周法師、稟法相深致、留唐二十年、習學殆遍、帝聞其才德、敕準三品、賜紫袈裟、二十三年、伴大使多治比廣成歸本朝、天平七年乙亥也、昉以傳來經論疏章五千

餘卷及佛像等獻尚書省、八年帝賜封一百戶、田百畝、及扶翼侍子八人、翌年八月、敕服紫袈裟、擢爲僧正、居內道場、榮寵日盛、戒行稍弛、時人惡之、

扶桑略記、靈龜二年八月、下道吉備從使入唐、沙門玄昉同入唐、中略 天平七年四月云云、沙門玄昉同以歸朝、持度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并佛像等悉獻太政官、天皇尊之、榮寵日盛、百官欽仰、四海歸依、

繹按、吉備公ノ入唐往來、玄昉ト同時ナレバ、其留學モ同年數ニシテ、交際ノ親密ナルヿ知ルベシ、是レ藤原廣嗣ノ玄昉ヲ惡ミ併セテ公ニ及ブ所以ナリ、因テ今昉ノ事歷ヲ略叙ス、

又按、留學生學問僧ノ歸獻、蓋シ公及ビ玄昉ニ始マル、爾後留學生其學得ル所ノ物ヲ獻スル事書史ニ見エズ、僧徒ハ最澄空海等、各請來ノ目錄アリ、又各一宗ノ開祖タルヿ昉ト同規ナリ、以テ僧俗學問ノ優劣ヲ判スベシ、

續日本紀、天平九年十二月丙寅、是日、皇太夫人藤原氏、宮子娘就皇后宮、見僧正玄昉法師、天皇亦幸皇后宮、皇太夫人爲沈幽憂久廢人事、自誕天皇未曾相見、法師一看、惠然開晤、(玄昉)至是適與天皇相見、天下莫不慶賀、即施法師絁一千疋、綿一千屯、絲一千絇、布一千端、又賜中宮職官人六人位各有差、亮從五位下下道朝臣眞備授從五位上、少進外從五位下阿倍朝臣虫麻呂從五位下、外從五位下文忌寸馬養外從五位上、

續日本紀考證、皇太夫人云云、皇太夫人、天皇所生、母宮子娘、神龜元年二月、勅尊正一位藤原夫人、稱大夫人、是也、大日本史、注云、宮子見玄昉、舊史文義不明、元亨釋書云、釋善珠、藤太后孽子也、興福寺僧侶口碑、亦傳善珠者宮子通玄昉而所生也、又興福寺所藏略年代記、載光明皇后崩、云玄昉僧正通之、據舊史玄昉榮寵日盛、稍乖沙門之行、蓋有所指、而諱不明書爾、

三十一

三十二

史海第五巻　聖武天皇(田口卯吉論述下節同略)聖武は天平元年に於て右の如き事件(長屋王賜死ノ件)に遭遇し玉ひたる後、同九年に至り、更に大なる非難の事件に會合し玉へり、僧玄昉兩后宮に出入し、醜聲外に聞ゆと云ふ是なり、思ふに聖武が暗愚の名を蒙り玉ふは、此風評より甚しきはなかるべし、元亨釋書僧善珠の傳に、「平安の人俗姓安部、或は云ふ太皇后藤原宮子の孽子なり」とあり、大日本史は之に據りて　九年十二月、皇太夫人就皇后宮見僧玄昉、皇太夫人誕帝之後、久不與玄昉相見、沈憂廢事、是日一見、惠然開晤、適與帝相見、天下莫不慶賀、　と書して、益此想像を逞うせしめたり、然るに此善珠は、桓武の延暦十六年に於て年七十五歳にて死せり、然れは、善珠の生れたるは元正の養老七年なれは、玄昉入唐の後八年、歸朝の前十三年に當れり、故に善珠ハ玄昉の子にあらさるや明けし、中畧畢竟續日本紀に記する所不明なるが爲に、

此の如き想像を發せしなり、其主意たる、皇太夫人、天皇を誕せし後、病に因り天皇を見玉はざりしに、此日玄昉の法談を聞き、惠然開悟し玉ひ、天皇を見玉ひしとの事、然らざれは、天下豈ゝ之を慶賀せんや、余は續日本紀を左の如く讀めり、　皇太夫人、爲沈幽憂久廢人事、自誕天皇未曾相見、法師一看、惠然開晤、至是適與天皇相見、天下莫不慶賀、即施法師絁一千疋、綿一千屯、絲一千絇、布一千端、而して此醜聞は、獨り皇太夫人に止らずして光明皇后にも及べり、大日本史は書して曰く、后甚寵異、頗有醜聲、と、然れども是れたゞ今昔物語、源平盛衰記の訛傳に過ぎず、殊に其興福寺所藏略年代記を引くに至りては、虚誕疎雜驚くべし、玄昉豈に皇后の死後まで生存せんや、蓋し光明皇后が温室を建て自ら千人の垢を去り玉ひたると云ふ傳説等より起りしならん、熟々光明子の人となりを考ふるに、決して此の如き荒淫の御方にはあらざるな

三十三

三十四

り、且つ玄昉を内道場に入れたるを以て、聖武が其後宮を治むるの濫なることを咎むれども、是れ聖武より始まりしことにあらず、別表に示せる如く、宮中にて講教せしことは最初よりありしことにて、天武に至り初めて宮中の異處に僧尼を安居せしめられたり、是れ内道場の嚆矢なり、畢竟佛者が其宗教を弘布せんとするには、先づ宮中を動すにあらざれは不可なりと信じ、天皇も亦其教を聽き玉はんと思召せばこそ内道場も起りしとなれ、中略 昉は初め義淵に就いて唯識を學べり、其歸朝するに當りて、同學行基、道慈、良辨、宣教、隆尊の輩皆な偉器なれども、學識に於ては昉に及ばず、是を以て聖武之を引きて内道場に置き、紫袈裟を賜ひ、僧正となされたり、然るに昉寵榮日に盛んにして稍ゝ沙門の行に乖き、時人之を惡みしと云ふ、思ふに久しく唐にありて、國人の交際に疎く、加ふるに品行清淨潔白の點に於て缺る所ありて、此の如き。

惡評を受けたるなるべし、彼の藤原廣嗣が妻姿色あり、玄昉之を姦せんと欲すと云ふが如きは、果して其實ありしや否や、余今之を知るを得ざるなり、但大日本史が憑據する所の松浦本緣記は、玄昉と道鏡とを混同し頗る粗雜信ずるに足らざる者なり、廣嗣が上表に、時政の得失を指し、天地の災異を陳べ、玄昉眞備を除くを以て言を爲すを見れば、私怨も亦た存せし者と思はる、然れども八月に上疏し、九月に叛せしを見れば、玄昉と眞備とは單に口實ならん歟、

史海第六卷　田口君ノ論ヲ補拾ス（久米邦武）

田口鼎軒君、史海第五號に於て、是まで聖武帝の暗愚の名を得給ふは、排佛家の思想より、僧玄昉宮闈を惑亂せしと看誤りたるに由ることを辨解して、大佛鑄造の偉擧に說及ぼし、千古の蒙を啓かれたるは、貴重なる發明なり、發明てふものは、既に世に出たる後

三十五

三十六

は、是程のことを思當らざりしやと自失すること多し、中略僧玄昉の論定まれば、聖武帝を暗愚といふ迷霧は自らきゆべし、世に迷想を生せしめたるは、續紀其死の條に「安置內道場、自是玄昉寵榮日盛、稍乖沙門之行」とあるに根由す、乖沙門之行と云は、政務に干渉して朝臣の憎嫉を受たるならん、內道場とは、宮掖（禁中の奧向き）に於て、皇太夫人を始め奉り、總ての宮人が名僧智識に就て談義を聽く場所なり、佛敎にては婦人の罪業深しと言ふに、是まで宮掖は男女の別に隔てられ、常に比丘尼などより不充分なる說敎をのみ聽たるならん、此以前に宮中の談義は臨時のことにて、且宮中とは禁中を云、宮掖には非ざるなり、又寺に詣づるには、儀衛の煩もありて、皇太夫人の如き多病の御方は、殊更不自由を極めたるに、皇后の宮にて玄昉の談義を聽て、悳然開悟し給ひたる殊勝さに、聖武帝の孝心より發し、內道場を建立し給ひたるは、余は只管

に感服し奉るの外なし、佛教を妄誕なり迷溺ありといふ人は、內道場も東大寺も國分寺も盡く無用あれども、其は當時君臣の思想に非ず、足利代までもさる思想なし、當時神儒佛の三道を以て、政體を定め、風教を宣べ、是に熱心なる際に、宮掖の內に談義の便を開かぬは、條理に於ても欠典なり、又人情に入て考ふべし、中略まして內道場は說教の所にて、佛教を國教とするにも尤も然るべき事ならずや、或は宮中に淫亂の門を開くと誹るものもあれど、是は規律を立るの是非にあることにて、問題を錯誤せり、內道場を建て、智識の老僧をして談義をなさしむる本題に於ては、非難のいるべきなし、然るを直に女犯の階梯と誹るゝ只玄昉を皇太夫人早時昵近の僧と誤りたるに由るものなり、藤原廣嗣の謀叛を論じて、松浦社緣起ゝ玄昉と道鏡とを混じて、粗雜信ずるに足らずとの鑑識には敬服したり、總て玄昉の事は道鏡の反映を排

三十七

三十八

佛家の心目に及ぼして眩惑したるを免れず、但し廣嗣が玄昉眞備を除くを名とし、及び玄昉が宰府の觀音寺にて死したるを廣嗣の靈と云とは、續紀にも載たり、君側の惡を除くの名義は、漢の吳楚七國が唱へ始めしより、謀反人の口實となりたれば、寧ろ謀叛の贅名として可なり、廣嗣の兵を起す情實は種々あることなるべきも、其時聖武帝の詔に、逆人廣嗣等本凶惡、長益詐奸、其父故式部卿、常欲除棄、朕不能許、掩藏至于今、比至京中讒亂親族、故令遷遠、冀其改心、今聞爲狂逆、擾亂人民、不孝不忠、違天背地、云云、とあり、玄昉が皇太夫人を開悟せる年に、武智麻呂の兄弟皆薨せり、因て從兄弟互に長を爭ひ、廣嗣は式家の嫡なれば、豐成仲麻呂、南家永手、北家等と軋轢して志を得ず、玄昉眞備等は帝の謀臣にて、廣嗣を太宰府に遠けしが遺恨の本なるべし、九州の曾國隼人は、先朝征定の末にて、人心尚動搖する際なれば、糞油に水を點ずるが如く、

忽ち燃上りたるとも思はる、されば廣嗣は九州人に脅かされたるか、又は之を唆動したるか、迚も角も正則に征討を受け、官軍を筑前の東板櫃川（今遠賀川とて石炭を漕下する川なるべし）に逆戰し、破れて新羅に奔らんとして、難風に吹戻されて、松浦の長野にて誅せられたり、前にして筑紫、國造磐井、後にして伊豫、掾純友、近比にしては江藤新平西鄕隆盛と同じく、一般の謀叛人なり、其靈を祭りたる松浦社緣起を以て玄昉を判斷するは、高等法官の前に於て破毀すべき點なり、俗論の常として瑣細の節義には拘泥すれども、大局面には定識なく、强を嫉み、敗を憐む、私情にひかれて、强て謀叛人に口實を付るは、古も今も普通の情態なり、學識ある者はかゝる所に持正の論をなすこそ本分なれ、

玄昉の末路終へずして、筑紫に左遷せられて死したれは、僧徒に於ても義淵行基等の如くに尊崇せぬとは、元亨釋書資治表に、蠱（三十九）也と貶斥したる一句にて證すべし、然れども皇太夫人の淫行に（四十）說及ぼし、聖武帝まで暗愚といふは、德川以後の排佛論者より流したる暴論なり、德川時代の學者は、儒者は佛敎を仇敵視し、神道家は儒佛を幷せて排斥し、其偏執の眼より照して、事實を誤りたる僻說甚多し、其中より小說を造作して其迷霧を深くしたる末なれば、國史を觀るには殊に卓乎たる識見を要す、下畧

史海第七卷、玄昉（佐藤誠實）

余向きに訓點之誤と云ふ一篇を草し、大八洲學會雜誌に載せたり、其中に玄昉の事を論せし者ありしが、近頃史海を閲するに、田口、久米兩先生の高說を擧げて、略余が鄙見に似たる者あり、初め余の此稿を脫するや、自ら其說を信ずること能はず、之を一雜誌中に挿まんと欲して、中輟する者數なりき、今兩先生の余が臆說に同じき者あるを見て、意始めて安きことを得た

り、其喜たる如何ぞや、然れども小節目に至りては、自ら岐異あることを免れず、是れ今其玄昉の一節を抽き、之を史海に轉載して、更に大方の垂教を仰ぐ所以なり、

續日本紀（天平九年十二月の條下）皇太夫人藤原氏、（聖武天皇の御生母宮子娘なり、後に皇太后と申す、）就皇后宮、（聖武天皇の后藤原安媛即ち光明皇后にして宮子娘の御妹なり、）見僧正玄昉法師、天皇（聖武）亦幸皇后宮、皇太夫人爲沈幽憂久癈人事、自誕天皇未嘗相見、（句）法師一看（句）惠然開悟、至是適與天皇相見、天下莫不慶賀、とあり、（中略）幽鬱は氣鬱の病なり、一看の看は、看病の事にて、上の幽憂の二字を承けたり、看病は又は瞻病とも云ひて、僧家には固より其法のあることにて、釋氏要覽には、瞻病の部ありて、廣く經論の文を引きて、其法を明せり、されば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八歳五月の勅に、禪師法榮甚能看病ども、又奉爲先帝陛下、屈請看病禪師一百廿六人者、宜免當戸課役、ともあり、又日本後紀弘仁三年四月の勅に、病者可

四十一

四十二

就寺、治疾、及請僧看病者、經僧綱告講師、聽其處分、ともありて、國史には此外にも尚多し、僧尼令に、僧尼依佛法、持咒救疾、不在禁限、とあるも、亦看病なり、（中略）惠然開悟、惠は慧と通じ、晤は悟と通ず、慧然開悟は、素問の八正神明論なる慧然獨悟の字面に依りたるものにて、其注に慧然、謂清爽也、悟、猶了達也、とありて、今は氣の爽になりて、迷を轉じたるが如くなるを云ふ、さて此續日本紀の文の意は、藤原皇太夫人が久しく氣鬱の病に罹らせ給ひて、聖武天皇を生み參らせてより、天皇に對面し給はざりしが、玄昉の看病に由りて、其病平愈し給ひ、其御妹の藤原皇后の宮にて、玄昉に遇ひ給ひしに、天皇も其宮に臨幸し給ひて、御生母なる皇太夫人と對面し給ふと云ふ事なり、然るに續日本紀の舊點に、自誕天皇未嘗相見法師、（句）一看惠然開晤、とありて、未嘗相見を皇太夫人が玄昉に遇ひ給はぬ事とし、一看を遇ひ給ふ事としたり、是れ大なる誤

なるべし、大日本史の后妃傳に、此文を改めて、皇太夫人就皇后宮見玄昉、聖武帝亦造焉、皇太夫人誕帝之後、久不與玄昉相見、沈憂廢事、是日一見、悪然開晤、適與帝相見、天下莫不慶賀、とありて、其注に、皇后見玄昉事、舊史文義不明、元亨釋書或曰、釋善珠、藤太后宮子孽子也、とあるは、全く續日本紀の舊點に依りて誤りたるが如く、且つ注に善珠の事を擧げて、本文の證左としたるが如し、今元亨釋書の善珠の傳を檢するに、姓安都氏（安都氏は即ち阿刀氏なり、）或曰、太皇后藤宮子之孽子也、延曆十六年化、歳七十五とあり、爾れども師錬は、從前の謬誤を襲ひたるまでにて、續日本紀の舊點の如くには、其文を誤解せざりしなり、其證は、元亨釋書の資治表に、皇太后藤宮子染沈痾（即ち原書の幽憂なり、）自誕帝未曾相見、皇后光明子延玄昉法事（法事の上に修の字を脱せるならん、）帝預聽、此日藤宮子在焉、見昉師洗然病愈、遂與帝唔（此唔は字書に對也遇也と

四十三

四十四

注して、開晤の晤とは異なり、）母子相譬、百僚皆賀とあるを見て知るべし、下略 抑も善珠を玄昉の子とするとは、元亨釋書に始まれるにあらずして、僧皇圓（源空の師なり）の扶桑略記ぞ嚆矢なる、其文に云云、流俗有言、僧正玄昉密通太皇后宮子、善珠法師是其息也、云云、中略 とあり、爾れども是は大なる誤にて、善珠は決して玄昉の子にあらず、そは兩僧の傳を尋繹すれば、自ら明なるべし、續日本紀玄昉の傳に、靈龜二年入唐學問、中略 天平七年乙亥に歸朝したり、又善珠は、延曆十六年丁丑に七十五歳にて死せし人なれば、養老七年癸亥に生れし人なり、養老七年は、玄昉が入唐せしと云ふ靈龜二年よりは七年の後にて、玄昉が在唐の間なり、善珠は玄昉の子にあらざるを明白なるにあらずや、爾れ共玄昉の品行の正しからざりしとは、續日本紀稍乖沙門之行、時人惡之とあるにて知らるゝなり、中略 松浦宮本緣起には種々の不正なる事を擧

げたれど、其書は玄昉と道鏡とを一人とし、其餘も荒唐の談のみ多ければ、盡くは信じ難し、其内に玄昉が書を廣嗣の妻に贈りし事は、元亨釋書にも見えたり、中畧爾るに師蠻の本朝高僧傳に、世言、昉通花鳥使於藤室、藤原廣嗣の妻故攖藤靈而身首分所矣、余曰、此事不見於國史、記只是委巷傳說耳、昉者、入唐傳法之僧、法相宗之第四祖、如何有此事耶、以其宿居禁宮混於華靡時人託言而謗之とありて、斯る不正の事なしと斷言せり、實に玄昉は入唐して、法相の法を智周に受け歸朝して之を弘めしより、法相宗は大に盛になり、之を善珠よ傳へたる人にして、宗敎には大功ありしとなれば、師蠻は祖庇して斯く言へるなるべし、然れ共廣嗣の妻の事は、如何にもせよ、沙門の行に乖ける事は、國史に明文あるをや、意ふに玄昉も善珠も、共に阿刀氏よりして、且つ師弟たり、又國史に皇太夫人が玄昉を見るごと云ふ文さへあれば、善珠は玄昉の子なりと云ふ說

四十五

四十六

を起しよならん、又意ふに、扶桑略記に流俗有言云云の文は、國史の文にはあらずして、續日本紀の誤點より來れる者ならんも亦知るべからざるなり、如何にも斯く國の爲に諱むべき事は、國史には多く明白には記せざるものを、況や其事の全く誤謬に屬せるをや、茲に更に善珠の玄昉の子にあらざるのみならず、決して宮子孃の皇太后の子にもあらざることを證せん、善珠の同時なる僧景戒の撰述に係る靈異記に云く、釋善珠禪師者、俗姓跡連也、負母之姓、而爲跡氏也と見るべし、善珠の父は某姓なるを知らず、母の姓に從ひて阿刀氏と爲しよを、此文にて善珠は玄昉の子にあらず、亦宮子孃の皇太后の子にもあらざることは益明なり、中畧唯世人の大日本史の文に依り、善珠の事を妄信せんことを恐れ、宮子孃皇太后の爲に千古の寃を雪がんと欲するのみ、此文を草し訖りたる後に、偶近比出版せる大日本史佛事志を見しに、亦此事

を載せたり、其文に云く、皇太夫人自誕帝後、久沈幽憂、未曾見帝、是冬就皇后宮見玄昉、至是適與帝相見、乃賜玄昉絁綿絲布、とあり、后妃傳の文を改正するが如し、

繹按、田口久米佐藤三氏ノ論說、續日本紀ノ舊點及ビ大日本史ノ誤解ヲ訂正シ、皇太后(宮子娘)皇后(光明子)ノ爲メ千古ノ寃ヲ洗ハレタルハ、讀史家ノ尤モ感謝スベキ事タリ、就中佐藤氏ハ引據該博的實ニシテ、所謂毫髮無遺憾モノ、三氏ノ全文ハ載セテ史海ニ在リ、田口佐藤二氏同說符合ノ辨モ同書ニ載セタリ、就キテ覽閱スベシ、而シテ廣嗣玄昉ノ事ハ、其謀反又ハ死亡ノ條ニ屬スベキモノモ、文字相連ナルヲ以テ此ニ滙敍ス、宜ク彼此參看シテ其意ヲ領スベシ、

十年正月壬午。立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時年二十一。

四十七

四十八

續日本紀、天平十年春正月壬午、立阿倍內親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神皇正統記、第四十六代孝謙天皇は、聖武天皇の御女、御母は皇后光明子、淡海公不比等の大臣の女なり、聖武の皇子安積の親王世を早くして後男子ましまさず、仍りて此皇女立ち給ひき、

繹按、孝謙帝ノ東宮冊立ハ天平十年ニシテ、安積親王ノ薨去ハ其十六年ナリ、神皇正統記偶然失考歟、蓋シ親王ハ所生賤シキヲ以テ儲貳ニ備ハルヲ得ザルノミ、

續日本紀、神龜四年閏九月丁卯、皇子誕生焉、中略(御母ハ光明皇后、孝謙ノ同母弟)詔曰、朕頼神祇之祐、蒙宗廟之靈、久有神器、新誕皇子、宜立爲皇太子、中略明年九月丙午、皇太子薨、壬子、葬於那富山、時年二、天皇甚悼惜焉、爲之廢朝三日、

同書、天平十六年春正月乙亥、是日、安積親王緣脚病、從櫻井頓宮還、丁丑薨、時年十七、遣從四位下大市王、紀朝臣飯麻呂等、監護葬事、親

王天皇之皇子也。母夫人正三位縣犬養宿禰廣刀自。從五位下唐之女也。

七月癸酉。天皇御西池宮。勅公及諸才子。令賦殿前梅樹。公等三十人。奉詔賦詩。

續日本紀天平十年秋七月癸酉。天皇御大藏省。覽相撲。晩頭御西池宮。因指殿前梅樹。勅右衛士督下道朝臣眞備及諸才子曰。人皆有志。所好不同。朕去春欲翫此樹。而未及賞翫。花葉遽落。意甚惜焉。宜各賦春意。詠此梅樹。文人三十人奉詔賦之。因賜五位已上絁二十疋。六位已下各六疋。

繹按。吉備公ノ集世ニ傳ハラズ。其詠梅ノ詩モ亦逸ス。惜ムベシ。

十一年八月。公母楊貴氏。卒于大和。十二日葬於宇智郡大澤邑。公作墓志。

四十九

五十

墓志搨本跋文　此即和之宇智郡大澤村蓮華寺所藏也。乃享保年間。村民掘地所得者矣。古昔誌石之制。粲然可見焉。我五條邑距蓮華寺甚邇。往年甲戌。歳余手自打搨得數紙。其後有故。村民再埋誌石于昔年所得之處。因今刻搨本。附錄野詩二首。以傳于同人云。文武雄才。縱又横。史書底事欠精評。誰知千載荒邨下。一片殘甎認盛名。聞道荒塋存古文。幽尋聊薦澗谿芹。七行小楷鴻儒跡。一路松風貴氏墳。文化丁丑夏四月。金芝小林辰識。

繹按。墓志ハ小杉博士榲村ノ所藏搨本ヲ撮影ス。小林辰ノ跋文ヲ附セシモノハ。文中ニ云フ如ク彫版ニ係ル。博物館ニ市河米庵ノ舊藏一本アリ。亦彫版ナリ。彼此參看シテ優劣自ラ判然タリ。

從五位上守右衞士督兼行中宮亮下道朝臣眞備葬亡妣楊貴氏之墓　天平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記　歳次己卯

又按、吉備公ノ筆蹟モ亦世ニ傳ハラズ、（俗ニ稱スル手鑑張交ノ類ハ論ゼズ）幸ニ此ノ墓志アリ、其一斑ヲ窺フコヲ得タリ、筆意樸實雅勁ニシテ、北碑ノ氣格ヲ失ハズ、小林辰ノ詩ニ云フ七行ノ小楷鴻儒跡、眞ニ寶翫スベシ、辰又云フ、史書底事欠精評ト、蓋シ大日本史以下ノ爲メニ發スルモノ、當ニ下文逐段ニ之ヲ暢論スベシ、

墳墓考、（中山信名 柳東著）女子の墳墓の事、古代の制、女子も男子に異なることなかるべし、攝津の乙女塚、眞間の手兒奈塚、何れも墳壟を起し〻者と見ゆ、然れども、これらはともに、大寶以前の者なれば、制外ともいふべけれど、畢竟令條よ、女子の制度をいはざるは、男子と同じき故なるべし、さらば三位以上の女子は、墓を營み碑を立て〻、官位姓名を具記せるを本義とすべし、（但女子には、別祖氏宗といふものなければ、これのみ男子と異なり、）凡女子の古墳の當今人の知りたるは、備中下道郡○（小田郡ノ誤、下同、）なる、下道圀勝圀依二人の母の墓、大和國宇智郡なる、吉備公の母の墓なり、下道郡の墓は、元祿十○（二ヲ脫ス）年野人墳をあばきて、骨をいれたる銅器を得たり、其銘よ云云、又宇智郡の墓は、享保十三○（一ノ誤）年に、墳を穿ちて墓誌を得たり、銘に、從五位上守右衞士督兼行中宮亮下道朝臣眞備葬亡妣楊貴氏之墓、天平十一年八月十二日とあり、

五十一

五十二

信名思ふに、楊貴はヤギにて八木なり、然るを楊貴の文字のおかしきまゝに假り用ひしなり、今尾張の熱田其外にも、楊貴妃の墓といひ傳るがあるは、八木氏の女子の古墳なるべし、

此二墓共に、大寶以後の者あり、是を以て女子も亦圓壟を造り墓誌ををさむること、男子に異ならざるを知るべし、（三位以下碑を建てざるは、前にいふが如し、）

前に載せたる、吉備氏二人の母の藏骨器に、下道國勝國依二人母

夫人と記して、姓名もなく、又吉備公の母墓誌には葬亡妣楊貴氏、之墓とありて、諱をは載せず、これらによる時は、姓をのみ記してもよかるべけれど、墓碑には官位姓名を具記せること古法なれは、猶諱をも記さるゝ方なるべし、吉備氏の母の墓誌どもに諱を記さねは、其子の姓名を録して、其人からおのづから明なる故なり、たしかに碑銘の例にはわてがたかるべし、

古京遺文(狩谷望之棭齋著)楊貴氏墓志曰云云、右墓志用瓦造刻字、塡以朱砂、享保十三年、大和國宇智郡大野○阿ノ誤村、民源八者掘地得之、置之村中蓮華寺、其地近時連不取、或曰、楊貴氏爲崇、村老相議、埋之舊處、新井鳴門家近在同郡五條、里親見其事、爲余語如此、眞備公官位、與續日本紀所載合、楊貴氏、姓氏錄右京諸蕃所載八木造、即此、○按、姓氏錄ニ八木、造ナシ、棭齋失考歟、

五十三

繹按、公天平七年ニ唐ヨリ歸朝シテ、大學助ト爲ル、後四年ニ母氏ヲ喪ス、蓋シ公入官ノ後ハ、家族ヲ率ヰテ京師ニ移住セシ歟、將タ母氏一人ヲ奉シ終焉ノ後此ニ葬ムリタル歟、宇智郡ハ平城ノ南數里ニ在リ、何故ニ此ノ遠地ヲトセシ歟、且ツ楊貴氏ノ家世郷貫未タ詳ナラズ、皆後考ヲ俟ツ、

五十四

十二年九月、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藤原廣嗣反、廣嗣式部卿宇合之第一子也、自式部少輔大養德守出爲外官、乃上書陳時政之得失、天地之災異、以除僧玄昉及公爲言、朝廷以大野東人爲大將軍往討之、廣嗣伏誅、公敍正五位下、

續日本紀、天平十二年秋八月癸未、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廣嗣上表、指時政之得失、陳天地之災異、因以除僧正玄昉法師右衛士督從五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爲言、九月丁亥、廣嗣遂起兵反、勅以從四位上大野朝臣東人爲大將軍、從五位上紀朝臣飯麻呂爲副將軍、軍

監軍曹各四人、徵發東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五道軍一萬七千人、委
東人等持節討之、戊子、召隼人二十四人於御在所、右大臣橘宿禰諸
兄宣勅授位各有差、幷賜當色服、發遣、己丑、勅從五位上佐伯宿禰常
人、從五位下阿倍朝臣虫麻呂等、亦發遣任用軍事、乙未、遣治部卿從
四位上三原王等、奉幣帛于伊勢太神宮、己亥、勅四畿內七道諸國曰、
比來緣筑紫境有不軌之臣、命軍討伐、願依聖祐、欲安百姓、故今國別
造觀世音菩薩像壹軀高七尺、幷寫觀世音經一十卷、乙巳、勅大將軍大
野朝臣東人等曰、得奏狀、知遣新羅使船來泊長門、其船上物者、便藏
當國、使中有人可採用者、將軍宜任用之、戊申、大將軍東人等言、殺獲
賊徒豐前國京都郡鎭長大宰史生從八位上小長谷常人、企救郡板
櫃鎭小長凡河內田道、但大長三田塩籠等、著箭二隻逃竄野裏、生虜
登美板櫃京都三處營兵一千七百六十七人、器仗十七事、仍差長門
國豐浦郡少領外正八位額田部廣麻呂、將精兵四十人、以今月二十

五十五

五十六

一日發渡、又差勅使從五位下佐伯宿禰常人、從五位下安倍朝臣虫
麻呂等、將隼人二十四人幷軍士四千人、以今月二十二日發渡、令鎭
板櫃營、東人等將後到兵、尋應發渡、又間諜申云、廣嗣於遠河郡家造
軍營、儲兵弩、而擧烽火、徵發國內兵矣、己酉、大將軍東人等言、豐前國
京都郡大領外從七位上楉田勢麻呂、將兵五百騎、仲津郡擬少領无
位膳東人、兵八十人、下毛郡擬少領无位勇山伎美麻呂、築城郡擬領
外大初位上佐伯豐石、兵七十人、來歸官軍、又豐前國百姓豐國秋山
等殺逆賊三田塩籠、又上毛郡擬大領紀宇麻呂等三人、共謀斬賊徒
首四級、癸丑、勅筑紫府管內諸國官人百姓等曰、逆人廣嗣等本凶惡、
長益詐奸、其父故式部卿宇合常欲除棄、朕不能許、掩藏至今、比在京
中讒亂親族、故令遷遠、冀其改心、今聞、擅爲狂逆、擾亂人民、不孝不忠、
違天背地、神明所棄、滅在朝夕、前已遣勅符、報知彼國、又聞、或有逆人、
捉害送人、不令遍見、故更遣勅符數十條、散擲諸國、百姓見者、早宜承

知、如有人雖本與廣嗣同心起謀、今能改心悔過、斬殺廣嗣而息百姓、
者、白丁賜五位已上、官人隨等加給、若身被殺者、賜其子孫、忠臣義士、
宜速施行、大軍續須發入、宜知此狀、冬十月壬戌、詔大將軍東人、令祈
請八幡神焉、大將軍東人言、逆賊藤原廣嗣率衆一万許騎、到板櫃河、
廣嗣親自率隼人軍爲前鋒、即編木爲船、將渡河、于時佐伯宿禰常人、
安倍朝臣虫麻呂發弩射之、廣嗣衆却到河西、常人等率軍士六千餘
人陣于河東、即令隼人等呼云、隨逆人廣嗣拒捍官軍者、非直滅其身、
罪及妻子親族者、則廣嗣所率隼人幷兵等、不敢發箭、于時常人等呼
廣嗣十度、而猶不答、良久廣嗣乘馬出來云、承勅使到來、其勅使者爲
誰、常人等答云、勅使衛門督佐伯大夫、式部少輔安倍大夫、今在此間、
者、廣嗣云、而今知勅使、即下馬兩段再拜申云、廣嗣不敢捍朝命、但請
朝廷亂人二人耳、廣嗣敢捍朝廷者、天神地祇罰殺、常人等云、爲賜勅
符喚太宰典已上、何故發兵捍來、廣嗣不能辨答、乘馬却還、時隼人三

五十七

人直從河中泳來降服、則朝廷所遣隼人等扶救、遂得著岸、仍降服隼
人二十人、廣嗣之衆十許騎來歸官軍、獲虜器械如別、又降服隼人贈
唹君多理志佐申云、逆賊廣嗣謀云、從三道往、即廣嗣自率大隅、薩摩、
筑前豐後等國軍合五千人許、從鞍手道往、綱手率筑後肥前等國軍
合五千人許、從豐後國往、多胡古麻呂不知所率軍數、從田河道往、但廣嗣之衆
到來鎭所、綱手多胡古麻呂未到、己卯、勅大將軍大野朝臣東人等曰、
朕緣有所意、今月之末暫往關東、雖非其時、事不能已、將軍知之、不須
驚怖、壬午、行幸伊勢國、十一月丙戌、大將軍東人等言、進士无位安倍
朝臣黑麿、以今月二十三日丙子、捕獲逆賊廣嗣於松浦郡値嘉嶋長
野村、詔報、今覽十月二十九日奏、知捕得逆賊廣嗣、其罪顯露、不在可
疑、宜依法處決、然後奏聞、戊子、大將軍東人等言、以今月一日、於肥前
國松浦郡斬廣嗣綱手已訖、菅成以下從人已上、及僧二人者、禁止身、
置太宰府、其歷名如別、又以今月三日、差軍曹海犬養五百依發遣、令

五十八

迎逆人廣嗣之從三田兒人等二十餘人申云、廣嗣之船從知駕嶋發、
得東風往四箇日、行見嶋、船上人云、是耽羅嶋也、于時東風猶扇、船留
海中、不肯進行、漂蕩已經一日一夜、而西風卒起、更吹還船、於是廣嗣
自捧驛鈴一口云、我是大忠臣也、神靈弃我哉、乞賴神力風波暫靜、以
鈴投海、然猶風波彌甚、遂着等保知駕嶋色都嶋矣、廣嗣式部卿馬養
之第一子也、十三年春正月甲辰、逆人廣嗣與黨、且所捉獲、死罪二十
六人、沒官五人、流罪四十七人、徒罪三十二人、杖罪一百七十七人、下
之所司、據法處焉、徵從四位下中臣朝臣名代、外從五位下鹽屋連吉
麻呂、大養德宿禰小東人等三十四人於配處、

續日本紀考證、　藤原朝臣廣嗣上表云云、　表文具載松浦社本緣
起、大日本史云、是時吉備眞備研覈術數、好搜人情、見廣嗣、謂人曰、此
人必爲世患、玄昉法師爲僧正、居內道場、寵榮日隆、稍乖沙門業、時人
惡之、屢稱說法、近侍藤原皇后、頗有醜聲聞于外、廣嗣請斥之、帝不納、

五十九

六十

詳見本緣起及今昔物語、源平盛衰記等、元融按、本緣起藤原皇后爲
孝謙天皇、玄昉爲道鏡、蓋玄昉道鏡以出家人烝于尊貴、年代不遠、事
蹟近似、所以致混淆也、　從五位下下道朝臣　下當依金澤本堀本
作上、　九月遂起兵反、　本緣起云、于時玄昉帝王御恩之餘、驕恣自
長、少貳在京、妻室命婦欲通花鳥之氣、以風多情之志、女已不宜、彼白
單衣染翰飛文、落居都廳前、少貳忽以上洛、高聲放言、城中之人普聞、
爲恐是擧世云、僧正被殺歟、廣繼朝臣已上才人也、天下俊也、爲君爲
臣必致凶計云云、大日本史注云、考史無廣繼歸京之文、本緣起恐誤、
捕獲賊廣嗣、　賊上當依金澤本堀本及紀略增逆字、按今昔物語
云、廣繼龍馬ニ乘テ海ニ浮テ高麗ニ行ナムト爲ルニ、龍馬前ノ
如ク翔ル事不能ソ、其時ニ廣繼早ウ我運盡ニケリト知テ、馬ト共
ニ海ニ入テ死ス、其時ニ東人責寄テ見ルニ、廣繼海ニ入ケレバ、家
ニ不見エ、而ル間沖ノ方ヨリ風吹テ、廣繼ガ死タル身ヲ濱際ニ吹

寄セツ、然レバ東人其頸ヲ切テ王城ニ持上テ公ニ奉リツ、與此所載不同、松浦郡松上當依永正本金澤本堀本及紀畧增肥前國三字、値嘉嶋、古事記作知訶嶋、敏達紀天武紀並作血鹿島、釋日本紀引風土記云、此嶋雖遠、猶見如近、可謂近嶋、因曰値嘉嶋、或有一百餘近嶋、或有八十餘近嶋、三代實錄云、貞觀十八年三月、參議太宰權帥在原朝臣行平、請分肥前國松浦郡庇羅値嘉兩鄕、更建二郡、號上近下近、置値嘉嶋云云、和名抄肥前國鄕名松浦郡値嘉、即此、本居氏曰、今五嶋平戸諸嶋、蓋古値嘉嶋也、

藤原廣嗣上表文、(松浦社本緣起所載、注ハ大日本史ノ攷訂ニ係ル)臣聞、昔者(昔者二字無)天子有諍臣七人、不失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不失其國、是故三王御國、恐有過而不聞、五帝治世、懼忠言之不達、或懸旌進善、或置木召謗、伏惟陛下乃賢(賢作神)乃聖、克文克武、重華放勛、何得間然、可謂黃河一澄、幸逢聖運哉(澄作清、哉作也)、但聖人千慮、是(是作或)有一失、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六十一

六十二

上下道(惰作隋)隔、民不安堵、加以昊天誥(告作誥)譴、嗟有(若作有)丁寧、群臣上下、未聞極言、臣子之道、豈若斯哉、臣家開闢以來、及至今日、鼎食累世、冠蓋相連、恩賞超於呂霍、榮寵類於伊周、覆載之恩、死而不朽、豈如荊軻感一旦之恩、爲燕報讎、張良思五世之寵、爲韓威秦、若斯(若斯二字無)而已、雖觸龍鱗、不敢不陳、臣聞、皇之不極、謂之不聽、時則昊天示變丁寧、君上若改過修德、轉禍爲福、知而不改、天則罰之、然則天平五年及(及字無)至十一年、幷六箇歲、太白經天、案劉向五記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爲界、未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爲大臣、爲民主、强國弱、弱國强、臣勝主、此之攻占可畏也、(勝主上下、疑有脫文、攻字文義不通、蓋訛、)重以(重以二字無)去天平十一年十一月廿七日、太白晝見、在心度、日正午時見、未申上有芒角、寂可畏之、穩在申日、(穩字疑訛、)心爲天王、海內主、故置積卒而衞己、五星極此度、而有變者、主者惡之、雖魏晉末代、君臣同床、時而未有太白少陰在心上而晝見也、天平十一年正月廿九日、災可畏、太

史所知、故不勞陳、（勞作役）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地震蕭墻之内者、又詳也、（無也字）太史所奏、故不煩重、十二年二月、陰獸登樹、奔陽鳥之巢也、以五行傳按之、恐有賊人奪君位之象乎、臣愚一矣、讖記曰、胡法滅國亡、頃者佛法漸頽、寔可畏也、何則結集正教之日、十地菩薩、四果聖人、咸集一處、告誓言、從此結集以後、一言一字、不得增減、然則增者失音、減者迷律、傳內律教、禁斷著正五位色、而今僧正玄昉、恒著紫紱袈裟、一頃違正法、令諸僧尼漸染邪道、豈如此乎、又諸如來三乘教中、未曾聞流放僧侶、制僧尼有罪、即苦使耳、而今玄昉私制邪律、流放僧尼、內挾詆糠之心、外曜指鹿之威、佛法之賊、亦何如斯、（斯作莫甚於此）又出家人者、離出國家、如牢獄、（牢字上脫一字、蓋棄字）棄捨妻兒、如著枷鏁、不得畜養奴婢牛馬、酤酒屠肉、耕作商買、而今玄昉畜養奴婢、興作舍宅、聚積財寶、釀酒屠宍、作農商侶、一同白衣、法滅之漸彌扇、外道之跡頓起者、（無者字）一何悲哉、又出家人者、一切衆生大導師、故堅制威儀、以導三有、又僧正者、佛法

綱紀、法之興廢、縁此一僧、然此僧無頭陀安居、種種威儀、而香華飾身、愛者女色、宛如白衣、無戒有情、又十地菩薩、非宍眼之所能見、坐禪靜慮、處非婬欲所縁之境、然詐說現身、僅遇十地菩薩、矯言身證坐禪道、昔聞大夫（大作天）汙穢正教、今見玄昉欲絶法綱也、遂今（無也字、遂今作遂至）令金身丈六佛眼流淚、矯下賤女子、僞稱彌勒、豈非法滅之相哉、臣愚二矣、金光明最勝王經說曰、由諸天護持、亦得名天子、三十三天主、分力助人主、若王作非法、親近惡人、三十三天衆咸生忿怒、心天主不護念、餘天咸棄捨、國所重大臣、朽橫而身死、（朽橫疑訛）惡鬼來入國、疾疫遍流行、若有諂狂人、當失於國位、由斯損王政、如象入花園、然則（無然則）頃歲賢臣良將、零落殆盡、百姓死散、里社爲墟、疾疫流行、時（時作殆）無虛歲、嗟乎興廢之機、係此一時、可不勉哉、（勉作恐）臣愚三矣、我聖朝之爲國也、光宅日本、臨長安而並明、包括萬邦、對唐王以爭雄、但唐王恒云、天無兩日、地無二主、無大唐（無大字）則日本、無日本則大唐、豈有東帝西帝者乎、遂挾姦

心、竊我上國者、歳已長也、(多作歳既) 蕞爾新羅、虎狼爾心、含會稽之耻、蓄
勾踐之怨、祈禱群望、攜禍國家者、日亦久乎、(乎作矣) 北狄蝦夷、西戎隼俗、
狼性易亂、野心難馴、往古已來、中國有聖則後服、朝堂有變則先叛、其
爲俗也、子報父敵、孫酬祖怨、但以畏陛下之威武、服聖朝之文教、匿爪
牙於毛中、戢羽翼於鱗下、(鱗字蓋訛) 縱令朝堂有旰食之急、邊城有烽火之
警、豈有忍父祖之宿怨、忘子孫之甘心哉、頃者賢臣已沒、良將多亡、百
姓零落、里社爲墟、(百姓已下八字無) 四隣具聞、八表共識、當今(有之務二字) 練習五兵、
振威四海、先諍後貧、災變或覗、(此間疑有脱誤) 能崇賢選士、撫慰萬邦、割却庸
租、簡易庶務、復八柱之已傾、張四維之將絕、然則遠肅近安、民豐國富、
太平之基、華戎共欣、賡哉之歌、朝野同音、豈可偃武棄備、將士解體、修
徐偃之仁義、從蹈楚之詐謀乎、(蹈字蓋訛) 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勿恃
彼之不來、恃我有備而待也、然則解却兵士、出賣牧馬、抑止射田、若斯
事條、未見其可、臣愚四矣、又僧正 (無三字) 玄昉、掌中有通天之理、直達中

六十五

六十六

指揮、聞大唐相師曰、當作天子也、(無也字、有玄昉二字) 竊貪寶位、(獨窺作覬覦)
熒惑陛下、欺詐后宮、讒絕藩屏之族、(讒絕作讒間) 令朝庭無維城之固、放逐
棟梁之家、令左右絕忠良之臣、屢出酷政、令天下積怨於陛下、舉動大
役、令萬民疲弊、於興作偃武棄備、令國家忘戰、愛養死士、不嗇萬金之
資貨、(貨字無) 所有行事、一同文種滅吳、九術、又 (又字無) 從五位上守右衞士
督兼中宮亮近江。守。(今按眞吉備近江守ニ任セズ) 下道朝臣眞吉備、
邊鄙傅子、(子作揣) 斗筲小人、遊學海外、尤習長短、有智有勇、有辯有權、口
論山甫之遺風、意慕趙高之權謀、所謂有爲姦雄之客、利口覆國之人
也、亦作玄昉左翼、而蔽陛下明德、臣熟覗二盜契、爲比目、雖陛下撫育
之、(之字無) 恩超同位、而進退周旋、猶如饑虎、先知二盜必有大求乎、(乎字無)
若不早除、恐貽噬臍之憂也、(也字無) 太公曰、涓水不塞、將成江河、兩葉弗
去、將用斧柯、夫視日月之光、不爲明目、聽雷霆之動、非爲聰耳、(不非作) 所
謂上智者、居高堂之上、知日月之次序、見瓶水之中、知天下之寒暑、臣

請賜尙方劍、芟夷盜、省薄苛政、（省薄作省除）以扶傾運、天下幸甚幸甚、（六字無シ）誅無忌、而謝吳王楚子故事、戮晁錯、而賜七國、漢帝上策、臣愚五矣、臣聞、鵄鴞山鳥、猶惜毀巢、況乎我國家宗廟社稷、與日月競其照臨、與天壤齊其終始、然爲玄昉姦賊吉備凶豎所謀者、（者ノ字無シ）豈不哀哉、忠臣義士、以何面目戴天蹈地乎、廷屈師傅、朱雲高志、折檻非罪、漢文聖德、（高志作高士、非作匪、漢文聖德作漢成明德）幸照盆下、納臣愚忠、所謂負薪之言、（負薪之言四字無シ）芻蕘之事、（事作言）聖人猶擇、天下幸甚、

繹按、廣嗣ノ上表文、史書曾テ見ル所ナシ、而シテ松浦社本緣起之ヲ載ス、本緣起ハ道鏡玄昉ヲ混シテ一人トナシ、前後事實荒誕無稽、文字モ亦麤拙殊ニ甚クシテ讀ムニ勝ヘズ、獨リ上表文ハ、玄昉ヲ以テ道鏡トナサズ、語句ノ間亦太疵ナキガ如シ、故ニ大日本史取リテ以テ本傳ニ載ス、今之ヲ熟覽スルニ、猶後人ノ僞作ニ係ル、何ヲ以テ之ヲ證ス、書中陳スル所ノ災異、悉ク續日本紀ト合ハズ、因リテ今其陳スル所ヲ擧ゲ、續紀ト對證スルヿ左ノ如シ、

六十七　六十八

廣嗣上表文

一 天平五年及至十一年、井六箇歳、太白經天、

一 天平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太白晝見在心、度日正午時見、未中上有芒角、

一 天平十一年正月廿九日、災可畏、太史所知、故不勞陳、

一 同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續日本紀

一 天平五年正月戊午、熒惑入軒轅、

一 同年六月甲辰、太白入東井、（大日本史陰陽志合フ、下皆同シ、）

一 天平六年四月戊戌、地大震、壞天下百姓廬舍云云、遣使畿内七道、云云、戊申、詔曰、云云、（類聚國史災異部ニモ載ス）

一 天平七年八月乙酉、太白與辰星相犯、

一 天平八年十月癸酉夜、太白入月、

半地震蕭墻之內者又
詳也、太史所奏、故不煩
重。

一天平十二年二月、陰獸
登樹、奪陽鳥之巢也、

星有光、
一天平九年自春夏之交天下疫旱、
公卿以下死亡不可勝計、續聚國史
災異部ニモ載ス、下條亦同、

一天平十年九月辛丑地震、

當時朝廷陰陽寮天文監ノ設ケアリテ、測候ヲ愼ミ每事奏聞、故ニ國史ニ星變及ビ災異ヲ書スル、極メテ詳密ニシテ遺漏アルコトナシ。然ルニ廣嗣上表文、天平五年以後六箇歲太白經天ト云フ、(五年ヨリ十一年マデトスレバ七箇歲ナリ)天文豈ニ此ノ乖繆ノ事アランヤ、若シ有之バ太史豈ニ之ヲ逸センヤ、縱令廣嗣夸張シテ之ヲ言フモ、天象ハ目アル者皆見ル、能ク之ヲ欺罔スルヲ得ンヤ、五年ニ太白入東井、七年ニ與辰星相犯、八年ニ入月、ノ類ハ、國史ノ書スル所前後比比ナリ、固ヨリ經天トハ別事タリ、廣嗣以テ天譴トナサバ、何ゾ其實ヲ陳セザルヤ、十年十一年ハ國史ニ星變災異ナク、十年九月ニ地震アリ、然ルニ十一年正月廿九日災云云、二月廿九日夜半地震云云、所謂災トハ何ヲ指スヤ、蕭墻之內云云ハ何ノ意ゾヤ、太史所知、太史所奏ト稱スレモ、國史ニハ一モ記スルコトナシ、國史ノ記スル所、天平五年ヨリ十二年マデノ災變ハ、六年四月戊戌ノ地震、天下百姓ノ廬舍ヲ破壞シ、使者ヲ畿內七道ニ遣ハシ、詔ヲ下シテ優卹ノ典ヲ行ハレタリ、又九年春夏已來ノ疫ハ、國史及ビ公卿補任等之ヲ詳述シ、死者不可勝計トアリテ、藤原武智麻呂兄弟四人同時ニ薨シ、古今未聞ノ天災ナリ、上表文此ノ二大災變ヲ擧ゲズ、其擧グル所僅僅二三件、而シテ太史所知、太史所奏ノ語ヲ以テ曖昧模稜ニ付ス、陰獸陽鳥云云尤モ穉騃ニシテ笑フ可シ、夫レ玄昉ハ國史ニ榮寵日盛、稍乖沙門之行、時人惡之トアリテ、諸書其淫行

ヲ傳フルモ、未ダ天位ヲ覬覦スルノ事ヲ聞カズ、天位ヲ覬覦スルハ道鏡ナリ、上表文ハ之ヲ以テ非望ヲ懷クトシ、曰有天子之相、曰竊寶位、曰挾舐糠之心、挾舐糠之心ハ、光仁帝道鏡ヲ罰セラル時ノ勅語ナリ、然レバ上表文モ亦道鏡玄昉ヲ混スル事前後ノ文ト同一ナルニ似タリ、續紀考證ニ、本緣起藤原皇后爲孝謙天皇、玄昉爲道鏡、玄昉道鏡年代不遠、事蹟近似、所以致混淆、ト辯ジタレモ、顯著ナル人名顯著ナル事蹟、執筆者誤認スルノ理アランヤ、況ンヤ廣嗣豈ニ自ラ此ノ混淆ヲ致サンヤ、之ヲ要スルニ遐陬僻壤ノ學者僧徒等、今昔物語源平盛衰記等ニ據リテ敷衍揑造シ、上表文ハ漢籍劉向京房等天變災異ノ上書或ハ彼土名臣諫疏ノ語句ヲ蹈襲シ、釋氏ノ論說ヲ雜ヘテ、一篇ノ文字ヲ成スト雖モ當時ノ災異ヲ陳スルニ至リ、國史ニ就キ前後通覽シテ之ヲ撥捨スル了ヲ知ラズ、鑿空ニ撰出シ曖昧ニ假托シテ、其

七十一
七十二

破綻ノ痕迹遂ニ掩フベカラズ、抑本邦古來時政ノ闕失ヲ指陳スルモノ、其文字多クハ世ニ傳ハラズ、是レ漢土ト國體人情ノ異ナル所以ニシテ、小野篁西道謠ノ如キ歌詩ト雖モ猶然リ、然ルニ堂堂タル大文章ニシテ今ニ現存スルハ、尤モ疑フベキノ事トス、(奉勅上議ノ類ハ別ナリ、)凡ソ社寺ノ緣起ト稱スルモノ、大抵後世ノ擬作ニ係リ、荒誕ニシテ信據ニ足ラズ、覽ル者正史實錄ノ外ニ佚事異聞ヲ獲タリトナシ、輙スク採用シテ後人ヲ誤ル了往往有之、宇佐託宣集ノ如キモ亦此類ナリ、

又按、廣嗣ノ謀反、久米氏ハ聖武帝ノ勅語譏亂親族ノ四字ニ據リ、當時藤氏四公疫亡ノ際、互ニ權勢ヲ爭ヒ內閧ノ結果ナリト論ゼラレシハ、(本論ハ上文九年ノ條ニ載ス)允當ノ見ト謂フベシ、然レバコソ、仲麻呂兄弟不和親族罪斥相繼ギ遂ニ寶字八年ノ變(仲麻呂謀反)ヲ致セリ、玄昉眞備ヲ指シタルハ、田口氏ノ論

ノ如ク特ニ口實ニ過ギズシテ私怨モ存セシナラン、故ニ本史ニ以除二人爲言トイヘリ、爲言ノ字味フベシ、久米氏又云、隼人ハ先朝征定ノ後チ承ケ、人心動搖ノ際、廣嗣之ニ脅サレタル歟、將タ唆動セシ歟、九州ノ變亂前ニハ磐井後ニハ純友某某ト類例ヲ擧ゲ、太宰府鎭西府ノ廢置ニ論及セラレシモ卓識ト謂フベシ、凡ソ史家ハ識見卓イニシテ引據確カニ、而シテ意思平カナルヲ要ス、三氏ノ如キハ着眼ノ高キ讀書ノ博キ、實ニ尋常ニ超越セリ、

十三年七月。爲東宮學士。皇太子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

續日本紀曰、天平十三年秋七月辛亥、正五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爲東宮學士、

大日本史職官志、東宮、初持統帝時、置太傅大夫亮等官、日本書紀 東宮官 七十三

屬、蓋是爲始、大寶制、傅一人、正四位上、掌以道德輔導太子、學士二人、 七十四
從五位下、掌授經奉說、令義解

假字本末曰、然るは續日本紀(寶龜九年十二月の下)に、玄蕃頭從五位上袁晉卿賜姓淨村宿禰、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隨我朝使歸朝、時年十八九、學得文選爾雅等音、爲大學音博士、於後歷大學頭云云、と見えたる天平七年は眞備公歸朝の年に當り、其袁晉卿が事を空海の性靈集(爲藤眞川擧淨豐啓)とある文の中に、遙慕聖風、遠辭本族、誦兩京之音韻、改三吳之訛響、口吐唐言、發揮嬰學之耳目、と云へり、音韻に精しかりし人なり、故推案ふるに、眞備公の計らひて、晉卿を歸化たらしめ、もはら學びがたきとして、音圖をも作定め給へるものなるべし、義解(藤原長親卿の大倭片假名反切義解)の序に、天平勝寶年中に作り給へりといへる年頭もよく合ひてきこゆるなり、古き史書どもを按ふるに、古は音韻の學こてある事な

く、音博士こて字音を敎る者は、唐國人を用ひられつこきこえたり、此晋卿をもすなはち音博士に任されたりけるが、此後唐國人を任されたる事のをさをさきこえぬは、眞備公の片假字を製り、反切の法を定給へるに始りて、漸に漢籍讀むことの容易くなれるが故なるべし、かくて其音圖に據りて、今皇國言の奇しく妙なる趣を解き明らむるうへにこりては、かへりて漢字よむ料にも立まさりて、いみじき世のたからこなれるは、あやしきまでにいさをしくめでたき思かねにこそはありけれ、（上に引たるごとく、續紀に眞備公の事を、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こ見えたるを按ふに、そのかみ女帝にでちでちしき漢籍を讀せ奉りたるにも、はじめて此片假字を用ひて教授奉り給へるを、めづらしく便よくおもほしたるうたもありて、恩寵の殊に深かりしにもやありけむ、後世に草假字を女假字女手などゝ稱ひて、もはら女ざまのものゝごこくなれるにおのおのひ合せらるゝあり。）

七十五

七十六

十五年五月癸卯。宴群臣於內裏。皇太子親舞五節。太上天皇作歌褒之。詔進王臣冠位。特進公位二階。敍從四位下。六月。任東宮大夫。學士如故。

續日本紀、十五年五月癸卯、宴群臣於內裏、皇太子親舞五節、右大臣橘宿禰諸兄、奉詔奏太上天皇曰、天皇大命爾坐西奏賜久、掛母畏伎飛鳥淨御原宮爾大八洲所知志聖乃天皇命天下乎治賜比平賜比所思坐久、上下乎齊倍和氣无動久靜加爾令有爾八、禮等樂等二都並志平久長久可有登、隨神母所思坐弖、此乃舞乎始賜比造賜比伎等聞食弖、與天地共爾絶事無久、彌繼爾受賜波利行牟物等之弖、皇太子斯王爾學志頂令荷弖我皇天皇太前爾貢事乎奏、於是太上天皇詔報曰、現神御大八洲我子

天皇乃掛母畏伎天皇朝廷乃始賜比造賜留弊寶國寶等弖之此王乎令供奉賜八、天下爾立賜比行賜部流法八、可絶伎事八无久有家利止見聞喜侍止奏賜等詔大命乎奏、又今日行賜布態乎見行八、直遊爾止乃味八不在之弖、天下人爾君臣祖子乃理乎教賜比趣賜爾布等有良志止奈母所思須、是以教賜比趣賜比奈何良受被賜持弖、不忘不失可有伎表等之弖一二人乎治賜波奈止那毛所思行須奏賜止詔大命乎奏賜八久奏、曰御製歌曰、蘇良美都夜麻止乃久爾波可未可良斯多布度久安流羅之、許能末比美例波、又歌曰、阿麻豆可未美麻乃彌己止乃、登理母知弖許能等與美岐遠伊可多末末都流、又歌曰、夜須美斯志和己於保支美波多比良氣久那何久伊末之弖等與美岐麻都流、右大臣橘宿禰諸兄宣詔曰、天皇大命良等麻勅久、今日行賜比供奉賜態爾依而、御世御世當弖供奉禮留親王等大臣等乃子等乎始而、可治賜伎一二人等選給比治給布、是以汝等母今日詔大命乃等抑君臣祖子乃理遠忘事无久、繼坐牟天皇御世御世爾明淨

七十七

七十八

心乎以而、祖名乎戴持而、天地與共爾長久遠久仕奉禮等之弖、冠位上賜比治賜布等勅大命、衆聞食宣、又皇太子宮乃官人爾冠一階上賜布、此中博士等任賜部留下道朝臣眞備爾冠二階上賜比治賜波久勅天皇大命、衆聞食宣、(類聚國史同シ、訓ハ歷朝詔詞解ニ據ル)

類聚國史、五節儛、聖武皇帝天平十四年正月壬戌、天皇御大安殿宴群臣、酒酣奏五節田儛、訖更令少年童女踏歌云云、(事ハ具ニ踏歌ノ部ニ)

續日本紀、六月丁酉、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眞備爲春宮大夫、皇太子學士如故、

大日本史職官志、春宮坊、(按、職原抄、東宮春宮本同、而稱傳學士爲東宮官、大夫以下爲坊官、自古而然、)大夫一人、從四位下、掌吐納啓令、宮人名帳、凡考敍宿直事、

十八年十月、賜姓吉備朝臣。是歲、僧玄昉死於筑紫。明年十一

月公轉右京大夫。

續日本紀、天平十八年十月丁卯、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眞備、賜姓吉備朝臣。

同書、十七年十一月乙卯、遣玄昉法師、造筑紫觀世音寺、庚午、收僧玄昉封物、十八年六月己亥、僧玄昉死、中略尊爲僧正、安置内道場、自是之後、榮寵日盛、稍乖沙門之行、時人惡之、至是死於徙所、世相傳云、爲藤原廣嗣靈所害、

續日本紀考證、爲藤原廣嗣靈所害、 廣嗣事見十二年八月九月紀、按扶桑略記云、玄昉法師爲太宰少貳藤原廣繼之亡靈、被奪其命、廣繼靈者、今松浦明神也、流俗相傳云、法師太宰府觀世音寺供養之日、爲其導師、乘於腰輿、供養之間、俄自大虛捉捕其身、忽然失亡、後日其首落置于興福寺唐院、今昔物語東大寺要錄水鏡元亨釋書亦載、大同

七十九

八十

小異、

扶桑略記曰、十七年十一月乙卯日、遣玄昉法師、於筑紫、造觀世音寺、沙門之行稍乖、時人惡之、庚午日、收玄昉法師封物、十八年六月丙戌日、玄昉法師爲大宰小貳藤原廣繼之亡靈、被奪其命、廣繼靈者、今松浦明神也、所持經論、悉納於興福寺、□□死訛謬失誤矣、已上國史 流俗相傳云、(以下續紀考證所引ニ同シ)

元亨釋書曰、十八年六月、築紫觀世音寺成、昉爲慶導師、乘輿入殿、忽空中捉提昉、昉騰不見、後日昉頭落興福寺唐院、蓋藤廣繼之靈爲之也、其靈今之松浦明神也、昉之傳來經籍、勅藏興福寺、同書注、日本紀、神功皇后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島里小河之側、擧鉤竿、獲細鱗魚、曰、希見物也、希見此云梅豆羅志、故時人號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風土記云、昔神功皇后在此山、遙覽國形、而勅祈云、天神地祇爲我助福、乃使用御鏡、安置此處、其鏡即化爲石而在山、因名曰、

鏡宮俗曰松浦明神或記云式家始祖藤宇合一男廣繼反于西府於
是以大野東人爲大將軍率官兵伐之時廣繼自拔刀切頸升堂蹶殺
官軍化爲赤鏡見者多死肥前國松浦鏡明神是也又云廣嗣到板櫃
河與官軍戰死其靈板櫃明神是也贊曰夫人雖有才行不治者不爲
丈夫也昉以俊才事遠遊傳來經書數千卷受聖皇渥遇豈不偉乎世
言昉通花鳥使于藤室故與藤氏有隙今見遭促身首異處恐其然乎
不爾者即是傳法之一高僧耳誰敢間然又豈有天乎故吾曰行不可
不治矣悲哉

本朝高僧傳曰天平十七年帝造築紫觀世音寺令昉司幹事十八年
六月寺成昉爲落慶供養導師乘輿入殿俄空中有物攫昉而騰緇素
驚怪後日昉頭落於興福寺唐院昉之傳來經籍敕藏興福寺初十二
年太宰府少貳藤廣嗣上表指時政之得失陳天下之災異以除僧正
玄昉右衞士督下道眞備爲言帝不聽廣嗣以宰府畔官兵討之廣嗣

八十一

八十二

軍敗自刎而死其靈飛升蹶殺官軍今歲昉之死藤氏之靈爲之也今
之松浦明神者廣嗣之靈也贊曰世言昉通花鳥使於藤室故攖藤靈
而身首分所矣余曰此事不見於國史記只是委巷傳說耳昉者入唐
傳法之僧法相宗之第四祖如何有此事耶以其宿居禁宮混於華靡
時人託言而謗之吾佛說杜多法者恐有過失也且又瓜田李下所以
君子之避嫌疑昉胡居不思之邪

今昔物語今昔聖武天皇ノ御代ニ玄昉ト云フ僧有ケリ俗姓ハ阿
刀ノ氏大和國□ノ郡ノ人也幼クシテ□ト云人ニ隨テ出家
シテ法ノ道ヲ學ブニ智リ賢カリケリ□持渡シ法ヲモ
廣ク學バント思テ虛□智周法師ト云フ人ヲ師トシ
立ツル所ノ大乘法相ノ敎法ヲ學ビ多ノ正敎ヲ持渡ケリ彼國ノ
天皇玄昉ヲ貴ムデ三品ヲ授テ紫ノ袈裟ヲ令着タリケリ然レバ
彼ノ國ニ廿年有テ天平七年ト云フ年遣唐使丹治比ノ眞人廣成

ト云ケル人ノ皈ケルニ伴ナヒテ此ノ國ニ皈リ來レリ、經論五千餘巻佛像等持渡レリ、然テ公ニ仕ヘテ僧正ニ成ニケリ、然ル間天皇ノ后光明皇后、此ノ玄昉ヲ貴ミ歸依シ給ケル程ニ、親ク參リ仕リテ、后此ヲ寵愛シ給ケレバ、世ノ人不吉ヌ様ニ申シ繚ケリ、其時ニ藤原ノ廣繼ト云フ人有ケリ、不比等ノ大臣御孫也、式部卿宇合ト云ケル人ノ子ナレバ、品モ高ク人様モ吉カリケレバ、世ニ被用タル人ニテナム有ケル、其ノ中ニ心極テ猛クシテ、智リ有テ萬ノ事ニ達レリケレバ、吉備ノ大臣ヲ以テ師トシテ、文ノ道ヲ學テ、身ノ才賢クシテ、朝ニ仕ヘテ右近ノ少將ニ成ニケリ、其レガ糸只人ニモ非ザリケルニヤ、于時ヨリ上ハ王城ニ有テ、右近ノ少將トシテ公ニ仕リ、于時ヨリ下ハ鎮西ニ下テ、太宰ノ小貳トシテ府ヲ政ケレバ、世ノ人奇異ク思合タリケリ、家ハ肥前國松浦ノ郡ニナム有ケル、常ニハ此ノ様ノミシテ過ケル程ニ、此ク玄昉ヲ后ノ寵愛

八十三

八十四

シ給フ事ヲ、廣繼聞テ、太宰府ヨリ國解ヲ奉テ申シテ云ク、天皇ノ后、僧玄昉ヲ寵愛シ給フ事、專ニ世ノ謗ト有リ、速ニ此レヲ可被止シト、天皇此ク申シツルヲ、糸便无キ事也ト思シ食テ、廣繼何ノ故ニカ朝政ヲ可知キ、此ノ者世ニ有テハ、定メテ國ノ爲ニ惡カリナム、然レバ速ニ廣繼ヲ可罸キ也ト被定テ、其ノ時ニ御手代ノ東人ト云フ人有ケリ、心極メテ猛クシテ、思量リ賢キ者ニテ有ケレバ、兵ノ道ニ被仕ケルニ依テ、此ノ東人ニ仰セ給テ、速ニ廣繼ヲ罸テ奉レトテ遣シケレバ、東人宣旨ヲ奉テ鎮西ニ下ヌ、九國ノ軍ヲ催シテ、廣繼ヲ責メムト爲ルニ、廣嗣此ノ事ヲ聞テ大キニ嗔テ云ク、我レ公ノ御爲ニ錯ツ事无シト云ヘドモ、公横様ニ我レヲ被罸ムトス、是偏ニ僧玄昉ガ讒謀也トテ、多ノ軍ヲ調ヘ儲テ待戰フニ、御方ノ軍強クシテ、廣繼ガ方少シ弱シ、□□□□□□□□持タリケリ、其ノ龍馬ハ空ヲ翔ル事、□□□□□□如シ、然レバ其ノ馬ヲ

乘物トシテ、時ノ間ニ王城ニ上リ、鎭西ニ下リ行ケル也、然シテ廣繼戰フト云ヘドモ、勅威ニ不レ勝、シテ遂ニ被レ責ル際ニ、廣繼海邊ニ出デ、其ノ龍馬ニ乘テ海ニ浮テ、高麗ニ行ナムト爲ルニ、龍馬前々ノ如ク翔ル事不レ能ズ、其ノ時ニ廣繼早ク我カ運盡ニケリト知テ、馬ト共ニ海ニ入テ死ヌ、其時ニ東人責寄テ見ルニ、廣繼海ニ入ニケレバ家ニ不レ見ヘ、而ル間沖ノ方ヨリ風吹テ、廣繼ガ死タル身ヲ濱際ニ吹キ寄セツ、然レバ東人其頸ヲ切テ、王城ニ持上テ公ニ奉リツ、其ノ後廣繼惡靈ト成テ、且公ヲ恨奉リ、且玄昉ガ怨ヲ報セムト爲ルニ、彼ノ玄昉ノ前ニ惡靈現シタリ、赤キ衣ヲ着テ冠シタル者來テ、俄ニ玄昉ヲ攫取テ空ニ昇ヌ、惡靈其ノ身ヲ散々ニ攫破テ落シタリケレバ、其弟子共有テ拾ヒ集メテ葬シタリケリ、其後惡靈靜ナル事无カリケレバ、天皇極ク恐サセ給テ、吉備大臣ハ廣繼ガ師也、速ニ彼ノ墓ニ行テ誘ヘ可レ攘キ也ト仰セ給ケレバ、吉備宣

八十五

八十六

旨ヲ奉テ、西ニ行テ廣繼ガ墓ニシテ誘ヘ陳シケルニ、其ノ靈シテ吉備殆シク可レ被レ領カリケルヲ、吉備陰陽ノ道ニ極タリケル人ニテ、陰陽ノ術ヲ以テ、我カ身ヲ怖レ无ク固メテ、懃ニ撫誘ケレバ、其靈止マリニケリ、其後靈神ト成テ、其所ニ鏡明神ト申ス是也、彼玄昉カ墓ハ、于レ今奈良ニ有トナム語リ傳ヘタルト也、

參考源平盛衰記、奈良帝(聖武)御宇、右大臣淡海公不比等御孫、式部卿宇合御子、右近衛權少將兼太宰少貳藤原廣嗣ト云人オハシマシキ、天平十二年十月、肥前國松浦郡ニテ謀反ヲ起シ、一萬人ノ凶賊ヲ相語テ、帝ヲ傾奉ラント云聞ヘ有シカバ、花洛ノ騷斜ナラズ、大野東人ト申シ人ヲ大將軍トシテ、官兵二萬餘騎ヲ相副ラレテ、廣嗣誅罰ノ爲ニ下遣サレケリ、又樣々ノ御祈有ケル中ニ、同十一月始テ太神宮ヘ行幸アリ、今度其例ト聞ヘケリ、彼廣嗣ノ謀反ヲ發シケル故ハ、聖武皇帝ノ御宇ニ、玄昉僧正トテ貴キ僧オハシキ、

戒行全ク持テ慈悲普ク及ボシ、知行兼備シテ濟度隔ナシ、一天唱道國家珍寶也、遣唐使吉備大臣ト入唐シテ、五千餘卷ノ一切經ヲ渡シ、法相唯識ノ法門ヲ將來セリ、皇帝皇后深ク御歸依ヲ致シ給ヘリ、常ニ玉簾ノ内ニ召レテ、后宮掌ヲ合オハシマス、廣嗣后ノ宮ニ參給タリケルニ、玄昉婚遊シ給ヘリ、廣嗣奏シテ申サク、玄昉后宮ヲ犯シ奉ル其咎尤重シト、帝更ニ用給ハズ、廣嗣又后宮ニ參タリケル時、玄昉又后宮ト枕ヲ雙テ臥給ヘリ、重テ奏シテ云、玄昉只今后宮ト席ヲ一ツニシ給ヘリ、叡覽ニ及バヾ重科自ラ露顯センヽ申、帝忍テ幸成テ、御簾ノ隙ヨリ叡覽アリ、光明皇后ハ十一面觀音ト現シ、玄昉僧正ハ千手觀音ト顯テ、共ニ慈悲ノ御顏ヲ並テ同ク濟度ノ方便ヲ語給ヘリ、皇帝彌叡信ヲ發シオハシマシテ、廣嗣ハ國家ヲ亂スベキ臣也、一天ノ國師タル貴キ僧ヲ讒シ申條、罪科深シトテ、西海ノ波ニ流サレタリケレバ、怨ヲ成テ謀反ヲ起ス、凡

八十七

八十八

夫ノ眼前ニハ、梵行ニアラズ婚家ト見奉レドモ、賢帝ノ叡覽ニハ大悲薩埵ノ善巧方便ト拜ミ給モアナ貴シ、彼廣嗣討レテ後、亡靈荒テ恐シキ事共多ク有ケル中ニ、同十八年六月、太宰府觀音堂造立供養アリ、玄昉僧正導師タリ、高座ニ上テ啓白シ給ケルニ、俄ニ空搔曇雷電シテ、雲高座ニ卷下シ、導師ヲ取テ天ニ騰ル、次年六月、彼僧正ノ生シキ首ヲ、興福寺南大門ニ落シテ、空ニ咄ト笑聲シケリ、此寺ハ法相大乘ノ砌也、此宗ハ玄昉僧正ノ渡シタレバ、廣嗣惡靈玄昉ヲ怨テ角シケルコソ怖シケレ、此僧正入唐ノ時、唐人其名ヲ難シテ云、玄昉ハ還テ亡ト云音アリ、日本ニ歸渡テ必事ニ遭ベキ人也、只唐土ニ留リ給ヘカシト云ケレ共、故郷ノ戀シカリケレバ歸朝シタリケルガ、角亡ケルコソ不思議ナレ、廣嗣ノ怨靈荒テ加樣ニ淺マシキ事ドモアリケレバ、神ト崇奉ル、今ノ松浦明神ト申ハ是ナリケリ、(今昔物語盛衰記ハ俗說ノ祖、故ニ全文ヲ錄ス、)

繹按、玄昉ノ死、蓋シ廣嗣ノ餘黨之ヲ爲スナリ、彼レ西鄙慓悍ノ徒、觀音寺落慶ノ際士女群集雜沓ニ乘シテ刺客ヲ行ヒ、前年敗軍ノ餘怒ヲ洩セシナラン、諸書或ハ云、空中有物、攫玄昉、而騰、或ハ云、衣冠惡靈顯于玄昉前、或ハ云、天俄ニ雷電、雲降高座、捲玄昉而升、ト、羣衆錯愕ノ餘リ、其狀ヲ審諦スル能ハズ、種種ノ說ヲ爲スト雖モ、其首興福寺ノ唐院ニ落ルハ一ナリ、而シテ續紀獨リ落首ノ事ナシ、唯曰、世相傳云、爲廣嗣靈所害、畢竟流俗ノ說、人情靈異ヲ好ミ、口口相傳ヘテ奇談ト爲スノミ、深ク辯ズ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大日本史藤原廣嗣傳、既而廣嗣屢爲厲、(源平盛衰記、松浦社本緣起、)十七年(天平)、敕遣玄昉於筑紫、造觀世音寺、明年玄昉死、世傳由廣嗣崇、勝寶初、貶眞備、爲筑前守、改肥前守、(續日本紀、)眞備至廣嗣墓祭之、(今昔物語、松浦社本緣起、)遂爲立祠、請號鏡尊廟、椒知識無怨寺、歲時祭祀、(松浦社本緣起、〇鏡尊廟、水鏡作鏡宮、)

八十九

九十

同書神祇志、鏡宮、又稱松浦明神、(扶桑略記、神皇正統記、元亨釋書、)在松浦郡、(今在鏡村、)祀太宰少貳藤原廣嗣靈、(松浦緣起、水鏡、拾芥抄、諸神記、)廣嗣聖武朝謀清君側、擧兵敗死、(續日本紀、)後屢爲厲、天平十七年、詔遣吉備眞備建祠祭焉、(松浦緣起、)

繹按、筑紫ノ觀世音寺下野ノ藥師寺ハ、東民西庶ヲ度センガ爲メ戒壇ヲモ立テラレシト、(東大寺延曆寺ト共ニ四戒壇ト稱ス、)諸書ニ見エタルニ、大日本史ノ趣キニテハ、觀世音寺ハ廣嗣ガ靈ヲ慰セントテ建立アリシニ似タリ、且ツ天平十七年ニ、吉備公ヲ差遣ハサレテ廣嗣ガ祠ヲ建テ修祭アリシ事、曾テ史ニ見エズ、大日本史ハ松浦社本緣起今昔物語ニ據リタルモ、二書ノ說ハ信用ニ足ラザルヿ、既ニ上文ニ論ゼリ、

二十一年二月丁巳、陸奥國貢黃金、四月丁未、改元曰天平感寶、七月甲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登極、孝謙帝是也、是

日再改元。曰天平勝寶。公叙從四位上。

續日本紀、天平二十一年二月丁巳、陸奥國始貢黄金、於是奉幣以告畿内七道諸社、四月丁未(十四日)改天平二十一年、爲天平感寶元年、秋七月甲午、皇太子受禪、即位於大極殿、詔曰云云、是日、正四位上紀朝臣麻路從三位、中略 吉備朝臣眞備並從四位上、中略 是日、改感寶元年、爲勝寶元年、

續日本紀考證、陸奥國始貢黄金、　四月宣命云、此大倭國者云云、又寶字二年八月勅云、昔先帝敬發洪誓、奉造盧舍那佛金銅大像、若有朕時不得造了、願於來世改身猶作、既而鎔銅既成、塗金不足、天感至心之信、終出勝寶之金、我國家於是始有、奇珍開闢已來未聞若斯盛德也、案、文武戊戌年十二月、令對馬島冶金鑛、大寶元年三月、對馬島貢金、然對馬所出、蓋白金非黄金、其黄金出於皇國、實昉于此、又按、萬

九十一

葉集第十八載、是年五月十二日、大伴宿禰家持、於越中國、賀陸奥出金詔書歌一首并短歌、宜合觀、

同書、少田郡、　少小通、觀蹟聞老志(佐久間洞巖)云、小田郡併牡鹿郡、陸奥五十四郡考、從之、沖氏黄金山神社考云、和名抄小田郡有牛甘郷、今遠田郡有牛飼村、又後紀延暦十八年三月、登米郡併小田郡、今有登米無小田、而登米在遠田北、境界鄰接、據此小田後世併遠田、爲一郡者也、元融曰、小田遠田疑一郡非二郡也、遠小邦訓通、按後紀云、延暦十六年正月、陸奥國小田郡人丸子部稻麻呂賜大伴安積連、遠田郡人丸子部八千代大伴山田連、又云、弘仁三年九月、遠田郡人竹城公金弓ム々賜陸奥磐井臣、小田郡人意薩公繼麻呂ム々陸奥意薩連、則似小田遠田非一郡矣、民部式亦小田遠田並載、和名抄同、云、小田(乎太)遠田(止保太)、蓋在古小田又作遠田、共訓ヲタ、而奥地幽僻、與上國相遠、人或不詳地理、誤認爲二郡、和名抄遂訓遠田爲止保太、

九十二

亦坐于是耳、但未知果然邪否、姑存疑、

同書出金山、　萬葉集第十八、大伴宿禰家持歌云、須賣呂伎能御代佐可延牟等阿頭麻奈流美知能久夜麻爾金花佐久、神名式云、陸奧國小田郡黃金山神社一座、觀蹟聞老志云、陸奧山今稱金華山、延喜式所載黃金山即此、今屬牡鹿郡、黃金山神社考云、今遠田郡涌谷村有地名黃金迫、土俗傳云、皇國始出黃金之地、又其傍近有黃金宮老杉森茂、礎石尙存、所謂黃金山神社遺蹟蓋此、陸奧郡鄕考云、延曆十八年三月、登米郡併小田郡、今登米在遠田北、境界鄰接、則古小田之地可推知也、金華山在東海中、其地懸隔、且陸奧山猶言阿波山、和泉杣、甲斐嶺之類、謂陸奧國所在山耳、舊說以陸奧山爲金華山、舊號恐非是、元融案、黃金山神社舊趾、當據後二說爲正、小田郡疑即遠田郡、詳見四月考證、

扶桑略記曰、天平廿一年己丑正月四日、(正當ニ二ニ作ルベシ)陸奧　九十三

國守從五位上百濟敬福進少田郡所出黃金九百兩、本朝始出黃金、　九十四

時也、仍敬福授從三位矣、或記云、東大寺大佛料爲買黃金、企遣唐使、然宇佐神宮託宣云、可出此土者、世傳云、天皇差使、於金峰山令祈黃金之時出矣、託宣云、一云入唐夢、我山之金慈尊出世時、取可用、但近江國志賀郡瀨田江邊有一老翁石座、其上作觀音像、敬致祈請、黃金自出焉、仍訪求其處、安置如意輪觀音像、今石山寺是也、沙門良辨法師祈誓件事、其後不歷幾日、從陸奧國獻金、件金先分百廿兩、奉宇佐神宮、中略四月十八日、爲天平感寶元年、是自去正月黃金始出也、

續日本紀考證、天平感寶、　上文宣命云、御代年號爾字加賜久止宣、蓋依陸奧國出黃金、舊號下添增感寶二字耳、實非改之也、水鏡云、四月十八日ニ年號ヲ天平感寶元年ト替ラレニキ、サレドモ此年號ハヤガテ又替リシカバ、年代記ナドニハ入侍ラザルナリ、按感寶之號見神護元年十一月藤原豐成公傳及類聚國史萬葉集等皆改

號以前所書也、又按、是月十四日乙未、水鏡爲十八日、恐誤、
繹按、天平二十一年ニ再ヒ改元アリ、正月感寶ノ改元ハ、陸奥初テ黄金ノ貢獻アルニ由ル、因リテ感寶ト號セラル、七月ハ受禪即位ノ改元ナレバ、御世ヲ祝シテ勝ノ字ヲ用ヒラレシ歟、然ルニ一年三號ハ古今未曾有ノ事ニテ、凡ソ改元アリシ年ハ、後號ヲ用ヒ其以前ヲ追改スル例ナルニ、三號ニテハ中ノ一號自然消滅セザルヲ得ズ、故ニ水鏡ニ一説ヲ載セ、續紀考證ニ「舊號下添增感寶二字耳、非實改之也」ト云ヘヒ、本史明ニ「改天平二十一年爲感寶元年、改感寶元年爲勝寶元年」ト書スレバ、普通改元ト異ナルヿナク、正月ヨリ七月マデノ間、政令ヲ始メ民間記事ニ至ル迄、感寶ノ號ヲ用ヒタルハ勿論ニテ、年契類ノ外ハ消滅ト云フヿヲ得ズ、且ツ感寶ハ國寶始テ出デ天人感通ノ意ヲ表著セラレ、特ニ長ク記臆スベキ年號ナルニ、消滅不用ニ歸シテ可

九十五

九十六

ナランヤ、全體史書年號ニ付テハ、漢土諸儒議論アル事ニテ、清ノ顧炎武ガ日知錄(卷二十)ニ、史書一年兩號ト題シテ、「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中畧 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温公作通鑑、患其棼錯、乃擬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トアリ、但シ某年ヲ改メテ某年ト爲ストアレバ、年首ヨリ追改スルモ一理アレドモ、既ニ書シタルモノヲ悉ク改ムルヿ能ハズ、後來文書ヲ檢スルニモ混亂ノ患アリ、若シ實ニ據リテ書スレバ、兩號三號共ニ同例ニテ消滅スルヿナシ、此説ハ予曾テ學士會院ニ於テ陳述セシ事アリ、今此ニ其概畧ヲ擧グ、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二年正月條)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出家歸佛、更不

奉諡、因取寶字二年百官所上尊號稱之、
皇年代私記、孝謙天皇(諱阿閇、號高野姫)在位十年、平城宮、(下略)養老二年戊子降誕、云云、天平勝寶元年己丑、七月二日甲午、受禪、(聖武雖有皇子禪之)云云、勝寶八年丙申、立道祖王、爲皇太子、天皇即位、後七月廢之、云云、天平寶字二年戊戌、八月一日禪位、四十、云云、六年癸卯六月出家、四十五(號法基尼)

神皇正統記曰、第四十五代聖武天皇、この御代大に佛法を崇め給ふこと、先代に超えたり、東大寺を建立し、金銅十六丈の佛を作らる、又諸國に國分寺及び國分尼寺を立てゝ、國土安穩のために、法華、最勝、兩部の經を講ぜらる、又多くの高僧、他國より來朝す、南天竺の波羅門僧正、(菩提といふ、)林邑の佛哲、唐の鑑眞和尚等これなり、眞言の祖師、中天竺の善無畏三藏も來り給へりしが、密機いまだ熟せずとて、歸り給ひにけりともいへり、この國にも行基菩薩、朗辨

九十七

九十八

(良辨)僧正などは權化の人なり、天皇、波羅門、行基、朗辨をば、四聖とぞ申し傳へたる、この御時、太宰少貳藤原廣繼といふ人、(式部卿宇合の子なり、)謀叛の聞えありて、追討せらる、(玄昉僧正の讒によれりともいへり、依りて靈となる、今の松浦の明神なりといへり、)祈禱の爲、伊勢大神宮に行幸ありき、又左大臣長屋王(太政大臣高市王の子、天武の御孫なり、)罪ありて誅せらる、又陸奥の國より始めて黄金を奉る、この朝(我朝)に金あるはじめなり、國の司の王賞ありて三位に叙す、佛法繁昌の感應なりとぞ、天下を治め給ふこと二十五年、天位を御女高野姫の皇女に讓りて、太上天皇と申す、後に出家せさせたまふ、天。皇。出。家。のはじめなり、昔天武東宮の位を遁れて、御ぐしおろし給へりしかども、それはしばらくの事なりき、皇后光明子もおなじく出家せさせたまふ、この天皇、五十六歳おましましき、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八歳、五月乙卯、太上天皇(聖武)崩於寢殿、遺詔以中務卿從四位上道祖王、爲皇太子、壬申、奉葬太上天皇於佐保山陵、

御葬之儀如奉佛云云、是日、勅曰、太上天皇出家歸佛、更不奉諡、所司知之（聖武ノ尊號追奉ハ寶字二年八月ニ在リ、參看スベシ）

天平勝寶二年正月。公出爲筑前守、俄遷肥前守。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二年、春正月己亥、左降從四位上吉備朝臣眞備、爲筑前守、

同書（寶龜六年十月眞備薨條下）天平十一年、藤原朝臣廣嗣與玄昉法師有隙、出爲太宰少貳、到任即起兵反、以討玄昉及眞備爲名、雖兵敗伏誅、逆魂未息、勝寶二年、左降筑前守、俄遷肥前守、

釋按、吉備公ノ外任、續紀ニ據レバ、玄昉ト同ジク藤原廣嗣ノ靈魂ニ由ルナリ、然レドモ玄昉ハ沙門ノ行ニ乖キ時人之ヲ惡ムトアルガ、筑紫左遷ノ源因ナルニ、吉備公ハ斯ル事柄ハ曾テ無之、タヾ廣嗣ガ上表ニ二人ヲ指名セシマデニテ、其上表モ既ニ十

九十九

百

年ノ久シキヲ經タルニ、突然外任ノ事アルハ、如何ニモ心得難キ事ナラズヤ、抑公ハ孝謙帝儲宮ノ時ヨリ師傅ニ備ハリ、恩寵甚渥シトアリテ、官位次第ニ昇進シ、今ハ帝登極ノ際ナレバ、一層登庸アルベキニ、却リテ外任ノ命アルハ何ゾヤ、是レ必ス其故アラン、此時藤原仲麻呂帝ニ嬖幸セラレ、樞機ヲ掌握シ宮禁ニ出入ス、公ハ耆德師儒ヲ以テ其間ニ在リ、仲麻呂ノ忌憚スル所、因リテ之ヲ外ニ出シ、一ハ以テ己ニ便シ、一ハ以テ同族廣嗣ノ怨ヲ修ム、世人乃ナ稱シテ廣嗣ノ靈之ヲ爲スト云フ、爾後十餘年、仲麻呂在官中ハ、公一日モ朝ニ立ツヲ得ズ、太宰ニ在リテ築城修兵ニ從事セシニ、築城將ニ成ラントスルニ至リ、佐伯毛人代リテ大貳ト爲リ、同姓今毛人營城監ト爲リ、公ハ造東大寺長官ト爲ル、是レ亦仲麻呂ノ意ニ出タルナラン、何者公久シク西府ニ在リテ兵事ヲ管理ス、一朝國家事アラバ、儼然タル一長城

ナリ、仲麻呂素ヨリ逆謀アリ、公ノ築城ノ功ヲ成スヲ欲セズ、之ヲ散官ニ投シテ自ラ引退セシメントス、公轉官ノ符ニ接シ、果シテ退隱ノ意アリ、病ト稱シテ鄕里ニ歸ル、會仲麻呂謀反、公乃チ朝命ヲ奉シ、鋭意進勦シテ亂畧ヲ遏ツ、公義立ナテ私怨モ亦報ヒタリ、是ヨリ公ノ官途初テ亨通シ、遂ニ台鼎ニ躋ルニ至レリ、公ト仲麻呂トノ相容レザルヿ此ノ如シ、世人或ハ公前ニハ仲麻呂ニ阿從シ後ニハ道鏡ニ巽順スト思フハ違ヘリ、

又按、公ノ肥前守ニ遷ル、續紀ニ年月ナシ、唯俄遷ト云フ、俄ハ俄頃ニテ、其際程ナク遷任アリシナラン、肥前ハ廣嗣ノ靈ヲ祀リシ地ナレバ、流俗ノ說益力ヲ得テ、盛衰記松浦縁起等、公親ラ其祠ヲ拜シ其靈ヲ慰セシトノ說モ是ヨリ起リシ歟、

三年十一月。公任遣唐副使。去年九月。從四位下藤原清河爲

百一

百二

遣唐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古麻呂爲副使。併公副使二人。四年閏三月。清河古麻呂並進位一階。公等到唐。唐主命阿倍仲麻呂接伴。既見唐主。唐主賞其儀容。呼我邦稱禮儀君子國。命圖公及清河狀貌。授公銀青光祿大夫。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二年、九月己酉、任遣唐使、以從四位下藤原朝臣清河爲大使、從五位下大伴宿禰古麻呂爲副使、判官主典各四人、三年夏四月丙辰、遣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石川朝臣年足等、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又遣使奉幣帛於畿内七道諸社、爲令遣唐使等平安也、十一月丙戌、以從四位上吉備朝臣眞備、爲入唐副使、四年閏三月丙辰、召遣唐使副使已上、於内裏、詔給節刀、仍授大使從四位上藤原朝臣清河正四位下、副使從五位上大伴宿禰古麻呂從四位上、留學生

无位藤原朝臣刷雄從五位下。

續日本紀考證、吉備朝臣眞備爲入唐副使。　大日本史注云、去年九月、以大伴古麻呂爲遣唐副使。至是又以眞備爲副使。未詳何故。

繹按、遣唐使ノ人員、初ハ大使二人ニテ副使ナキコモアリシガ、後ニハ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判官主典各四人若クハ二人）ト定メラレ、今回モ其定員ナリシニ、更ニ吉備公ヲ副使ニサヽレシハ、臨時ノ特例ト見ユ、思フニ聖武帝唐僧鑑眞ガ數回東航ヲ企テシコヲ聞食サレ、帝モ亦之ヲ來朝セシメテ、東大寺戒壇ヲ立テントノ叡志積年ノ御事ニテ、（下文ニ載セタル叡照等ガ言ニ及ビ戒壇建立ノ勅語證トスベシ、）公ハ久シク彼土ニ留學シテ交際ニ熟シタレバ、特ニ內旨ヲ授ケテ派遣セラレシナラン、公入唐ノ後、阿陪仲麻呂ト共ニ鑑眞ヲ勸誘シ（東征傳ニ見ユ）鑑眞來着ノ際、公勅旨ヲ奉シテ迎勞アリシニテ（下文ニ見ユ）其事情益明カナリ、因リテ下文詳ニ鑑眞ノ東航始末ヲ載ス、

高僧傳要文抄曰、尋聘於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伴。清河等既見唐主。唐主賞其儀容。呼中國曰禮儀君子國。令仲麻呂導之。觀府庫及三敎殿。又命圖清河眞備狀貌。是歲清河將還。唐主賜詩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颸。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續日本紀考證、慶雲元年七月。君子國、　山海經云、君子國。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淮南子云、東方有君子之國。王維集送秘書晁監還日本詩序云、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皆此。

續日本紀（文武天皇）慶雲元年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高宗）崩。皇太后（則天武后）登位。

稱號聖神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豈不信乎、語畢而去、

說文卷四、羊部、唯東夷从大、大部曰、夷平也、从大弓、東方之人也、大人也、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僬僥、畧有人性、故進之、字从人、東夷俗仁、故又進之、字从大、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山海經、有君子之國、有不死之民、後漢書東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見論語公冶長篇、(按、論語作居九夷、蓋許愼據古文、)有㠯也、漢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同書卷十、大部、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云云、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則與夏不殊、夏者中國之人也、从弓者、肅愼氏貢楛矢石砮之類也、

五年□月、清河等發唐、阿倍仲麻呂與歸、清河船遇風漂泊、遂再抵唐、十二月、公船漂着益久島、六年正月、着紀伊國牟漏崎、

唐僧鑑眞搭副使古麻呂船而來、勅遣公宣詔慰勞、授傳燈大法師位、四月、公爲太宰大貳、敍正四位下、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六年春正月壬子、入唐副使從四位上大伴宿禰古麻呂來歸、唐僧鑑眞、法進等八人、隨而歸朝、癸丑、太宰府奏、入唐副使從四位上吉備朝臣眞備船、以去年十二月七日來著益久島、自是之後、自益久島進發、漂蕩著紀伊國牟漏埼、丙寅、副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古麻呂奏曰、大唐天寶十二載、歳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寶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三月丙戌、勅太宰府去天平七年、故大貳從四位上

小野朝臣老、遣高橋連牛養、於南島樹牌、而其牌經年、今既朽壞、宜依舊修樹、毎牌顯著島名、幷泊船處、有水處、及去就國行程、遙見島名、令漂着之船知所歸向、三月丙午、遣使奉唐國信物於山科陵、癸丑、太宰府言、遣使尋訪入唐第一船、其消息云、第一船擧帆指奄美島、去未知著處、夏四月庚午、從四位上吉備朝臣眞備爲太宰大貳、壬申、入唐廻使從四位上大伴宿禰古麻呂、吉備朝臣眞備、並授正四位下、判官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御笠、巨萬朝臣大山、並從五位下、自餘使下二百二十二人、亦各有差、癸未、太宰府言、入唐第四船、判官正六位上布勢朝臣人主等、來泊薩摩國石籬浦、

大日本史阿倍仲麻呂傳曰、阿倍仲麻呂（○按、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麻呂或作滿、唐書日本傳亦作仲滿、）中務大輔船守子也、性聰敏好讀書、叙從八位上、靈龜二年、選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學問、（僧顯昭古今集鈔引國史、）多所該識、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授左補闕、爲儀王友、（新唐書日本傳、○按、古今集鈔曰、唐朝賜姓朝、名衡、字仲、未知孰是、且唐人王維等贈詩、朝或作晁、又按、

百七

百八

文苑英華載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詩、李白集稱日本晁卿、晁與朝通、臣卿蓋仲麻呂字也、）遷秘書校書、（唐人儲光義集、○本書載洛中貽朝校書衡詩、曰、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出入蓬山裏、逍遙伊水傍、伯鸞遊大學、中夜一相望、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覺生朝光、按、此云仕春坊、今推年紀、蓋仕肅宗於東宮也、然他無所考、）後至秘書監、（王維集）兼衛尉卿、勝寶中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玄宗命仲麻呂接之、（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古今集、○按、本書曰、仲麻呂經年而不還、故復遣使於唐、仲麻呂欲與歸、出明州海濱、考日本紀畧延暦二十二年、贈藤原清河位一節、曰、勝寶四年爲聘唐大使、天寶十二載與留學生朝衡同舟歸朝、且王維集送朝監序有曰、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今推年紀、勝寶四年當天寶十一載、唐書玄宗受尊號、在天寶八載、據之、本書所載者、蓋清河也、）玄宗因命爲使、乃賦詩曰、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文苑英華、唐詩品彙、○按、二書載此詩、爲胡衡作、近世林恕之説、謂胡朝字相似、且張氏唐雅胡作朝、可以爲證、杜氏通典倭部所謂天寶末衛尉少卿胡衡、即其國人、亦脗合、故今定之、）尚書右丞王維爲詩幷序送行、（集王維）包佶趙驊等皆贈以詩、（文苑英華）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仲麻呂望月、悵然、詠和歌曰、阿麻能波羅、布利佐計美禮婆、加須我奈流、美加佐能

夜麻珥、以傳志都岐加毛、因寫以漢語示之、衆皆感嘆。○古今集、按、土左日記、阿麻能波羅作阿於宇那波羅、海上遭風、漂泊安南。日本紀略、唐人以爲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哭之。唐人李白集○本書載哭晁卿行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仲麻呂與清河復至唐。日本紀略○按、新唐書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蓋此也、肅宗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唐書、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續日本後紀、古今集抄、寶龜元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日本紀略○本紀書以此爲清河事、蓋本條脫缺、清河仲麻呂事混爲一也、今據續日本後紀承和三年詔文、古今集鈔引國史、及帝王系圖定之、江談抄曰、仲麻呂在唐被拘、餓死樓上、吉備眞備之唐、逢仲麻呂所、其事怪誕、今不取。仲麻呂嘗作書、憑新羅宿衛王子金隱居寄鄉親、新羅使金初正持其書至。續日本紀、仲麻呂在唐凡五十餘年、身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鄉國、未嘗不悽惻也。古今集鈔、寶龜十年敕曰、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單乏、葬祭有闕、其賜東絁百疋、白綿三百屯。續日本紀

繹按、吉備公ノ阿倍仲麻呂ニ於ケル、同學二十許年、情交深密、公ハ歸朝シテ政務ニ盡瘁シ、仲麻呂ハ在唐シテ力ヲ兩國ノ交際ニ致ス、內外相應シテ國家ノ用ヲ爲セリ、其事史上ニ散見ス、而シテ野乘稗史ニ、仲麻呂唐ニ在リテ寃死シ、公其靈鬼ニ逢ヒ、靈鬼圍棊ヲ教ヘ、野馬臺詩ノ讀法ヲ授クト傳フ、妄誕笑フ可シト雖モ、二公相幫助スルノ狀ハ見ルベシ、

百九

百十

唐大和上東征傳(眞人元開)天寶十二載(我天平勝寶五年)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國使大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大伴宿禰胡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吉備朝臣眞備、衞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來延光寺、白和上云、弟子等早知和上一本作大和上下同五遍渡海、向日本國、將欲傳教、故今親奉顏色、頂禮歡喜、弟子等先錄和上尊號、幷持律弟子五僧、已奏聞主上、皇帝○唐向日本傳戒、主上要令將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學道士法、爲此和上名亦奏退、願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載

國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無難時和上許諾已竟時揚州道俗皆
云和上欲向日本國由是龍興寺防護甚固無由進發時有仁幹禪師
從務州來密知和上欲出備具船舫於江頭相待和上於天寶十二載
十月廿九日戌時從龍興寺出至江頭乘船下時有二十四沙彌悲泣
走來白和上言大和上今向海東重觀無由我今者最後請預結緣乃
於江邊爲二十四沙彌授戒訖乘船下至蘇州黃洫（一作泗）津相隨弟
子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託揚州
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竇州開元寺僧法成等一十四人
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崑崙
國人軍法力膽（一作瞻）波國人善聽都二十四人所將如來肉舍利三
千粒中略廿三日庚寅大使處分大和上已下分乘副使已下舟已畢
後大使已下共議曰方今廣陵郡大覺知和上向日本國將欲搜舟若
被搜得爲使有妨又風被漂還着唐界不免罪惡由是衆僧總下舟留

百十三

十一月十日丁未夜大伴副使竊招和上及衆僧納己舟總不令知十
三日普照師從越餘姚郡來乘吉備副使舟十五日壬子四舟同發有
一雉飛第一舟前仍下碇留十六日發廿一日戊午第一第二兩舟同
到阿兒奈波島在多禰島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處十二月六日南
風起第一舟着石不動第二舟發向多禰去七日至益救島十八日自
益救發十九日風雨大發不知四方午時浪上見山頂廿日乙酉午時
第二舟着薩摩國阿多郡妻屋浦廿六日辛卯延慶師引和上入太宰
府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月十一日丁未副使從四位上大伴宿禰胡
麿奏大和上到筑志太宰府二月一（一作二）日到難波唐僧崇道等迎
慰供養三日至河內國大納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麿遣使迎慰復有
道璿律師遣弟子僧善談等迎勞復有高行僧志忠賢璟靈福曉貴等
卅餘人迎來禮謁□□四日入京勅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外
迎慰拜勞引入東大寺安置五日唐道璿律師婆羅門菩提僧正來慰

百十二

問宰相右大臣大納言已下官人百餘人來禮拜問訊後勅使正四位
下吉備朝臣眞備來宣詔曰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
喜慰無喩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受戒律自有此心日
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和上
又勅僧都良辨令錄諸臨壇大德名進於内不經於日勅授傳燈大法
師位其年四月初於盧舍那殿前立戒壇天皇初登壇受菩薩戒次皇
后皇太子亦登壇受戒尋爲沙彌澄(一作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
又舊大僧靈祐賢璟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八十
餘人僧捨於舊戒重受和上所授之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即
移天皇受戒壇土築作之大和上從天寶二載始爲傳戒五度裝束渡
海艱辛雖被漂廻本願不退至第六度過日本卅六人總無常退心道
俗二百餘人唯有大和上學問僧普照天台僧思託始終六度經踰十
二年遂果本願來傳聖戒方知濟物慈悲宿囙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極

百十三

百十四

多時有四方來學戒律者緣無供養多有退還此事漏聞于天聽仍以
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勅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大和上以
此田欲立伽藍時有勅旨施大和上園地一區是故一品新田部親王
之舊宅普照思託請大和上以此地爲伽藍長傳四分律藏法勵四分
律疏鎭國道場飾宗義記宣律師鈔以持戒之力保護國家和上言大
好即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依此爲定還以
此日請善俊師講件疏記等所立者今唐招提寺是也

扶桑略記曰鑒眞和尚大唐開元廿一年時歲四十六淮南江左淨持
律者唯大和上獨秀无倫道俗歸心仰爲受戒大法師凡前後講大律
幷疏卅遍講律鈔七十返講輕重儀十返講羯磨疏十返具修三學博
達五乘外秉威儀内求奧理講授之閑造立寺舍供養十方衆僧造佛
𦬇像其數無量縫衲袈裟千領布袈裟二千餘供送五臺山僧設無遮
大會開悲田而救濟貧病設敬田而供養三寶寫一切經三部各一万

一千巻、前後度人授戒、略計過四万餘。唐天寶二載癸未、留學僧榮叡、業行等、白鑒眞和尚言、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教、无人傳授、幸願和上東遊興化、辭旨懇至、諮請不息、乃於揚洲買船入海、而中途風漂、船被打破、和上一心念佛、人皆頼之免死、至于天寶七載戊子、更復渡海、亦遭風浪、漂着日南、時榮叡没故、和上悲泣失明、至同天寶九載庚寅、和上到於明洲阿育王寺、時和尚執普照法師之手、悲泣而曰、爲傳戒律、發願(校本云、此下恐脱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於是分手感念無喩、時大和尚頗經炎熱、廿八字)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我能治目、遂加療治、眼全失明矣、和上持來天台止觀等文書十餘部二百九十餘巻、口子三斗、王右將軍眞行書一帖、天竺朱和等雜書五十帖、阿育王塔様金銅塔一基、如來肉舍利三千粒、花嚴經八十巻、大佛名經十六巻、四分律一部六十巻、六妙門一巻、明了論一巻、其書太多、由煩不注、香藥等多、凡和尚持度其員甚多、不能具載、已上出本傳等、四月、東大寺建戒壇、天皇

百十五

百十六

初登壇受井戒、乃至證修等四百餘人、靈福等舊僧八十人、皆重受戒、私云、鑒眞和尚所傳、已是井戒也、而中古改爲聲聞戒、其旨未詳、已上檝川

源僧都私言也、

元亨釋書曰、釋鑑眞世姓淳于氏、唐國揚州江陽縣人、齊辯士髡之後也、年十四從父入寺、見佛像有出塵志、父知其不可羈絆、付大雲寺智滿爲沙彌、神龍元年、隨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二年、於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遊二京究三藏、又廻江淮教授戒律、吾天平五年、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天寶元年、眞於揚州大明寺開律講、叡照等預肆席、一日作禮曰、佛法東流日域、而乏教授人、昔吾聖德太子記曰、我後二百年、異域人興眞教、今當其期、願事東遊、眞曰、我聞、南嶽思公生和國弘佛法、太子事我知之、又聞、日本長屋王崇敬三寶、製千袈裟、縁各繡一偈、曰山川異域、風月一天、遠寄淨侶、誓結勝縁、就船便施、此土一千沙門、我思是等事、彼方必有淨信人、而滄浪渺焉跋

渉惟難、彼ノ土若緣稔、我豈辭勞劬、二年十有二月、眞與二弟祥彥、道興、及叡照等幷徒屬八十餘人同泛溟、猛風忽起、船舶簸蕩、中夜舟人見四神著金甲立舳艫、以故無沒溺之愁、然衆人恐喩厄、求淹留、眞不得已、其後又發、或漂日南、或赴龍宮、眞本志確乎不拔、遂以天寶十二年冬乘副使伴古船放洋、中略 天平寶字二年、賜號大和尙、七年五月六日、結跏趺坐、向西而化、壽七十七、眞在唐寫三大藏、初本朝大藏經論多烏焉之誤、及眞之至、敕加糺勘、眞流日南國、時暑毒入眼、患之失明、而大藏文句多所暗誦、數下雌黃、又諸藥物、此方不知眞僞、敕眞辨之、眞以鼻別之、一無錯誤、

同書資治表曰、唐沙門鑑眞來、築戒壇于東大寺、傳林邑舞云云、沙門佛哲解音、今茲詔樂部學林邑舞、所謂菩薩舞、拔頭舞也、

繹按、鑑眞ノ東征傳ハ敍述極メテ詳悉ニシテ、海路ノ艱難停泊ノ處所之ヲ掌上ニ視ルガ如シ、當時實錄中得難キノモノトス、

百十七

百十八

扶桑略記元亨釋書ハ、眞ノ授戒大法師トシテ此方矯望ノ切ナルヲ陳ベ、藏經ノ訂誤、藥物ノ鑑別、樂舞ノ傳來、又其逸事異聞ニ屬ス、故ニ併セテ之ヲ錄ス、

又按、鑑眞東征傳ニ、主上要令將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云云、主上ハ唐主〔玄宗〕ナリ、此時唐ハ仙道ヲ信シ、張果、姜撫等寵用セラル、〔唐書方伎傳ニ詳カナリ〕唐主此輩ヲ遣ランコトヲ欲ス、而ルニ我邦ハ古來仙道ヲ崇バズ、文武ノ朝ニ役小角アリシモ朝譴ヲ蒙ムレリ、故曰、日本君王不崇道士法、ト、然ラバ僧徒モ遣ラジトテ、和上之名モ亦奏退シ遂ニ密約私行トナリタリ、若シ此時ニ道士輩來リテ朝野信用セバ、黄巾白蓮敎ノ類相踵ギテ起リ、果ハ義和團拳匪トナルカモ料ラレズ、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卷上終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卷下

文學博士　重野安繹　著

天平勝寶七年正月。勅改年爲歲。八歲六月。始築筑前怡土城。公謂。太宰府者。鎭西要衝。外寇之變。尤不可不豫備。建議築怡土城。勅令公專當其事。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七年春正月甲子。勅爲有所思。宜改天平勝寶七年。爲天平勝寶七歲。八歲六月甲辰。始築怡土城。令太宰大貳吉備朝臣眞備專當其事焉。

同書(寶龜六年眞備薨條下)勝寶四年云云。拜太宰大貳。建議創作筑前國怡土城。寶字七年。功夫略畢。遷造東大寺長官。

續日本紀考證。怡土城。　神護元年三月紀云。太宰大貳從四位下佐伯宿禰今毛人爲築怡土城專知官。和名抄郡名。筑前國怡土。古事記作伊斗。仲哀紀作伊覩。

續日本紀。天平十四年春正月辛亥。廢太宰府。遣右大辨從四位下紀朝臣飯麻呂等四人。以廢府官物。付筑前國司。

同書。天平十五年十二月辛卯。始置筑紫鎭西府。以從四位下石川朝臣加美爲將軍。外從五位下大伴宿禰百世爲副將軍。判官二人。主典二人。

同書。天平十七年六月辛卯。復置太宰府。以從四位下石川朝臣加美。爲大貳。從五位上多治比眞人牛養。外從五位下大伴宿禰三中。並爲

少貳、

續日本紀考證、天平十四年正月、廢太宰府、　蒲生氏（君平）曰、蓋懲於少貳藤原廣嗣以府反、九國之兵屬之也、

同書、天平十五年十二月、鎭西府、　蒲生氏曰、十四年正月、勅廢太宰府、然邊要不得無是雄鎭、故至是復置鎭西府、筑前因是稱鎭西、蓋因其舊府改名爾、

同書、天平十七年六月、復置太宰府、　十四年正月廢太宰府、十五年十二月置鎭西府、至是復置太宰府、說已見上、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元年閏八月壬申、勅曰、太宰府防人、頃年差坂東諸國兵士發遣、由是路次之國皆苦供給、防人産業亦難辨濟、自今已後、宜差西海道七國兵士合一千人充防人司、依式鎭戍、集府之日、便習五教、事具別式、

釋按、怡土城ノ創築續紀ニ公ノ建議ニ由ルトス、而シテ其建議書案傳ハラズ、蓋シ公親シク唐國ノ形勢ヲ察シ、其將ニ亂レントスルヲ知ル、故ニ邊防ニ汲汲トシテ此ノ建議アリ、以テ外侮ヲ禦キ內訌ニ備ヘ、築城ノ間兵丁ヲ集メ船舶ヲ具ヘ、操練儲峙シテ應變ノ計ヲ爲ス、下文府議ノ陳スル所ヲ見テ、公ノ計畫推知スベシ、其築城ノ規摸要害等ハ、景雲二年工事竣ハルノ條ニ詳カナリ、

天平寶字二年。八月庚子朔、帝讓位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淳仁天皇、

續日本紀、廢帝（淳仁天皇第四十七代）諱大炊王、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天武）之孫、一品舍人親王之第七子也、母當麻氏、名曰山背、上總守從五位上老之女也、帝受禪之日、授正三位、後尊曰大夫人、天平勝寶八歲、皇太子道祖王、諒闇之中、心不在恤、九歲三月廿九日辛丑、高野天皇、

皇太后、與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呂、中納言從三位紀朝臣麻路、多治比眞人廣足、攝津大夫從三位文屋眞人智努等定策、禁中、廢皇太子、以王還第、先是、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妻大炊王亡男眞從婦粟田諸姉、居於私第、四月四日乙巳、遂迎大炊王於仲麻呂田村第、立爲皇太子、時年廿五、天平寶字二年、八月庚子朔、高野天皇禪位於皇太子、詔曰云云、是日、百官及僧綱詣朝堂上表、上臺中臺尊號、其百官表曰、臣仲麻呂等言、云云、謹上尊號、陛下稱曰寶字稱德孝謙皇帝、皇太后稱曰天平應眞仁正皇太后、云云、戊申勅曰、子尊其考、禮家所稱、策書鴻名、古人所貴、昔者先帝、中略追上尊號、策稱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諡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彦尊、云云、皇年代私記、廢帝(諱大炊、在位六年、平城宮、甘樫宮云云、)天平五年癸酉降誕、天平寶字元年丁酉四月廿九日立太子、(廿五、聖武皇胤絕歟、仍以天武孫立之、)二年戊戌八月一日庚子受禪、廿六、云云、三年己亥

五

六

六月、詔以舍人親王稱崇道盡敬皇帝、寶字八年甲辰十月日、退帝位、賜親王號、爲淡路公、即賜當國、卅二、天平神護元年乙巳九月薨、卅三、稱淡路廢帝、 明治三年七月、追諡淳仁天皇、

是歲、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奏唐安祿山反、唐國大亂、乃勅太宰府曰、安祿山者、是凶胡狡竪、違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計西還、更掠於海東、古人曰、蜂蠆猶毒、何況人乎、其府帥船王及大貳吉備朝臣眞備、俱是碩學、名顯當代、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狀、預設奇謀、縱使不來、儲備無悔、其所謀議、具狀奏聞、府乃條奏四事、曰、據警固式、博多大津及壹岐、對馬等要害之處、應置船一百隻已上、以備不虞、而今無船可用、交闕機要、一

也。本府三面帶海。應接諸蕃。自罷東國防人。邊戍日荒。如不虞之變。何以應猝。二也。管內防人。應停築城。勤赴武藝。習戰陣。而大貳眞備論曰。且耕且戰。古人稱善。請五十日教習。十日役使。府僚議或不合。三也。天平四年勅。凡兵士。全免調庸。其白丁。免調、輸庸。當時民息兵强。可稱邊鎭。今管內百姓乏絕。不有優復。何以自贍。四也。朝議報曰。舩者宜給公糧。以雜徭造。東國防人及優復。不依所請。其管內防人。從眞備之議。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二年十二月戊申。遣渤海使小野朝臣田守等。奏唐國消息曰。天寶十四載。歲次乙未十一月九日。御史大夫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擧兵作亂。自稱大燕聖武皇帝。改范陽作靈武郡。其宅

七　八

爲潛龍宮。年號聖武。留其子安卿緒。知范陽郡事。自將精兵廿餘万騎。啓行南往。十二月。直入洛陽。署置百官。天子遣安西節度使哥舒翰。將卅万衆。守潼津關。使大將軍封常淸。將十五万衆。別圍洛陽。天寶十五載。祿山遣將軍孫孝哲等。帥二万騎。攻潼津關。哥舒翰壞潼津岸。以墜黃河。絕其通路而還。孝哲鑿山開路。引兵入至于新豐。六月六日。天子遜于劍南。七月甲子。皇太子璵卽皇帝位于靈武郡都督府。改元爲至德元載。己卯。天子至于益州。平盧留後事徐歸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縣兼四府經略判官張元澗。來聘渤海。且徵兵馬。曰。今載十月。當擊祿山。王須發騎四万。來援平賊。渤海疑其有異心。且留未歸。十二月丙午。徐歸道果鴆劉正臣于北平。潛通祿山。幽州節度使史思明謀擊天子。安東都護王玄志仍知其謀。帥精兵六千餘人。打破柳城。斬徐歸道。自稱權知平盧節度。進鎭北平。至德三載四月。王玄志遣將軍王進義。來聘渤海。且通國故。曰。天子歸于西京。迎太上天皇于蜀。居于別宮。彌滅

賊徒、故遣下臣來告命矣、渤海王爲其事難信、且留進義、遣使詳問、行人未至、事未可知、其唐王賜渤海國王勅書一卷、亦副狀進、於是勅太宰府曰、安祿山者、是狂胡狡竪也、違天起逆、事必不利、疑是不能計西、還更掠於海東、古人曰、蜂蠆猶毒、何況人乎、其府帥船王、及大貳吉備朝臣眞備、倶是碩學、名顯當代、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狀、預設奇謀、縱使不來、儲備無悔、其所謀上策、及應備雜事、一一具錄報來、

同書、天平寶字三年三月庚寅、太宰府言、府官所見、方有不安者四、據警固式、於博多大津、及壹岐對馬等要害之處、可置船一百隻以上、以備不虞、而今無船可用、交關機要、不安一也、太宰府者、三面帶海、諸蕃是待、而自罷東國防人、邊戍日以荒散、如不慮之表、萬一有變、何以應卒、何以示威、不安二也、管內防人、一停作城、勤(蓋勤誤)赴武藝、習其戰陳、而大貳吉備朝臣眞備論曰、且耕且戰、古人稱善、乞五十日教習而十日役于築城、所請雖可行、府僚或不同、不安三也、天平四年八月廿二日有勅、所有兵士、全免調庸、其白丁者、免調輸庸、當時民息兵强、可謂邊鎭、今管內百姓乏絕者衆、不有優復、無以自贍、不安四也、勅、船者宜給公糧、以維傜造、東國防人者、衆議不允、仍不依請、管內防人、十日役者、依眞備之議、優復者、政得其理、民自富强、宜勉所職、以副朝務、

繹按、太宰府ノ條奏、大日本史本傳等、單ニ吉備公且耕且戰ノ一議ヲ載ス、然レモ四條皆邊防ノ要務、公大貳ヲ以テ府議ニ與カリ、協商ノ末上奏ニ至ル、而シテ築城役ハ公ノ專管スル所、衆議異同アリ、故ニ奏狀特ニ公ノ名ヲ斥セリ、本傳等タヾ十日役使ト云テ築城役タルヲ示サヾルハ疎ナリ、因リテ四條ノ全文ヲ載ス、

三年六月、以新羅闕貢、將征之、令太宰府造行軍式、勅諸國造船、尋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關成等、就公學

諸葛亮、八陳。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三年、六月壬子、令大宰府造行軍式、以將伐新羅。也、八月己亥、遣大宰帥三品船親王於香椎廟、奏應伐新羅之狀。九月丁卯、勅大宰府、頃年新羅歸化、舳艫不絶、規避賦役之苦、遠弃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宜再三引問、情願還者、給粮放却、壬午、造船五百艘、北陸道諸國八十九艘、山陰道諸國一百卌五艘、山陽道諸國一百六十一艘、南海道諸國一百五艘、並逐閑月營造、三年之內成功、爲征新羅也、己丑、勅造陸奧國桃生城、出羽國雄勝城所役郡司、軍毅、鎭兵、馬子、合八千一百八十人、從去春月至于秋季、既離鄉土、不顧產業、朕每念茲、情深矜憫、宜免今年所負人身舉稅、始置出羽國雄勝、平鹿二郡、玉野、避翼、平戈、横河、雄勝、助河、并陸奧國嶺基等驛家、庚寅、遷坂東八國、并越前、能登、越後等四國浮浪人二千人以爲雄勝柵戶、及割留、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上野、武藏、下野等七國所送軍士器仗、以貯雄勝桃生二城、十一月辛未、勅坂東八國、陸奧國若有急速索援軍者、國別差發二千已下兵、擇國司精幹者一人押領速相救援、

同書、天平寶字五年、正月乙未、令美濃武藏二國少年、每國二十人習。新羅語、爲征新羅也、秋七月甲申、西海道巡察使武部少輔從五位下紀朝臣牛養等言、戎器之設、諸國所同、今西海諸國不造年料器仗、既曰、邊要、當備不虞、於是仰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豐前、豐後、日向等國造備甲刀弓箭、各有數、每年送其樣於太宰府、

同書、天平寶字三年、十二月甲午、置授刀衞、其官員、督一人從四位上官、佐一人正五位上官、大尉一人從六位上官、少尉一人正七位上官、大志二人從七位下官、少志二人正八位下官、

續日本紀考證、十二月、授刀衞、　神護元年二月改爲近衞府、蒲生氏曰、慶雲四年七月、置授刀舍人寮、既而廢寮、唯其授刀舍人、隷諸衞之

附、莫有適屬今授刀衞、蓋總其舍人者、特不曰府、而曰衞也、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四年、十一月丙申、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衞舍人土師宿禰關成等六人於太宰府、就大貳吉備朝臣眞備、令習諸葛亮八陳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大日本史結營法ニ作ル）

續日本紀考證、授刀舍人、　蒲生氏曰、授刀舍人已無寮、則無其長官、可適從、故姑屬中衞、仍名授刀、以別於中衞、而其隷諸衞之府依舊、但名籍輒入中衞、以統焉、

古今神學類聚編ニ（尾張ノ藤浪時綱輯、怡土城舊跡誌ニ引ク）曰、漢軍ヲ本朝ニ傳習セシコトハ、吉備公歸朝ノ時、唐禮百餘卷ヲ獻セラレシ中ニ軍法アリキ、聖武天皇甚ダ叡感、擧國矜式トシ給フトナリ、續日本紀ニ、天平勝寶八年六月、始テ怡土ノ城ヲ築キ、太宰大貳吉備眞備ニ、專ラ其事ヲ掌ラシム、一ニ云、漢軍傳法ハ、吉備公以來也、聖武御宇也、其後廢帝八年藤原押勝叛セル時、吉備公上ル軍策、是レ漢軍ヲ用ヰシ始ナリト、

十三

十四

繹按、吉備公ノ兵士ヲ教習スルニ、諸葛孫子ノ法ヲ用ヒシ事、史ニ明文アリ、故ニ神學類聚編ニ、漢軍傳習ハ吉備公ニ昉マルトス、防人司習五敎ノ式モ（勝寶七年ノ條ニ見ユ）亦皆公ノ設置ニ係ル、公ハ我邦兵家者流ノ鼻祖ト謂フモ亦可ナリ、

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四年、六月己丑、新羅王子金泰廉等拜朝、幷貢調、因奏曰、新羅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庭、新羅國者、始自遠朝、世世不絶、舟檝並連、來奉國家、今欲國王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无主、國政絶亂、是以、遣王子韓阿飡泰廉、代王爲首、率使下三百七十餘人入朝、兼令貢種種御調、謹以申聞、詔報曰、新羅國始自遠朝、世世不絶、供奉國家、今復遣王子泰廉入朝、兼貢御調、王之勤誠、朕有嘉焉、自今長遠、當加撫存、泰廉又奏言、普天之下、無匪王土、率土之濱、無匪王臣、泰廉幸逢聖世、來朝供奉、不勝歡慶、私自所備國土微物、謹以奉進、詔報、泰廉所奏聞之、壬辰、外正六位下君子部和氣、遠田君小捄、遠田君金

夜、並授外從五位下。是日饗新羅使於朝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庭者、始自氣長足媛皇太后(神后)平定彼國以至于今。爲我蕃屏。而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言行怠慢、闕失恒禮。由欲遣使問罪之間、今彼王軒英、改悔前過、冀親來庭。而爲顧國政、因遣王子泰廉等代而入朝、兼貢御調。朕所以嘉歡勤欵、進位賜物也。又詔、自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遣餘人入朝、必須令賚表文。

繹按、仁明帝承和九年ニ、太宰府奏ス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起自聖武皇帝之代、迄于聖朝、不用舊例、常懷奸心、苞茅不貢、寄事商賈、窺國消息云云。是ニ據レバ、天平以來新羅ノ闕貢無禮既ニ年歲ヲ經タリ。是時ニ當リ、唐國及ビ高麗渤海、我ト往來絶エズ。獨リ新羅反覆無常、勝寶四年一タビ誠欵ヲ表セシモ、忽又叛キ去ル。是ニ於テ廟議征討ニ決シ、吉備公敎習ノ任ニ當ル。繼デ西海節度ノ重寄ヲ受ケ、將ニ八道ニ鷹揚セントス。彼乃ナ恐怖狼狽、朝貢再三而シテ詰責未了ノ際、會內亂(押勝謀反)起リテ、其事遂ニ輟ム。惜哉、

十五

十六

五年十一月。任東海。南海。西海。三道節度使、以公爲西海道節度使。西海所檢定、舩船一百二十一隻。兵士一萬二千五百人。子弟六十二人。水手四千九百二十人。並免三年田租、悉赴弓馬。兼調習五行之陣、其所遣兵士便役造兵器。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五年十一月丁酉、以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狩爲東海道節度使。正五位下百濟朝臣足人、從五位上田中朝臣多太麻呂爲副、判官四人、錄事四人、其所管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摸、安房、上總、下總、常陸、上野、武藏、下野等十二國、檢定船一百五十二隻、兵士一万五千七百人、子弟七十八人、水手七千五百二十人、數內二千

四百人、肥前國二百人、對馬島從三位百濟王敬福爲南海道使、從五位上藤原朝臣田麻呂、從五位下小野朝臣石根爲副、判官四人、錄事四人、紀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等十二國、檢定船一百二十一隻、兵士一万二千五百人、子弟六十二人、水手四千九百二十人、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眞備爲西海道使、從五位上丹治比眞人土作、佐伯宿禰美濃麻呂爲副、判官四人、錄事四人、筑前、筑後、肥後、豐前、豐後、日向、大隅、薩摩等八國、檢定船一百二十一隻、兵士一万二千五百人、子弟六十二人、水手四千九百二十人、皆免三年田租、悉赴弓馬、兼調習五行之陳、所謂五教前ニ見ユ、其所遺兵士者、便役造兵器、

六年二月、令太宰府造綿襖冑各二萬二百五十具、以爲三道節度使料、其製依唐國樣、象五行之色、皆畫甲板之形、碧地以朱、赤地以黃、黃地以朱、白地以黑、黑地以白、毎四千五十具排成一行之色、四月、始置太宰弩師、十一月、奉幣於伊勢太神宮及天下神祇、又奉幣於香椎廟、告爲征新羅、調習軍旅、既而新羅朝貢數次、乃詰責其罪、終不果伐焉。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六年、春正月丁未、造東海、南海、西海等道節度使料綿襖冑、各二万二百五十具於太宰府、其製一如唐國新樣、仍象五行之色、皆畫甲板之形、碧地者以朱、赤地者以黃、黃地者以朱、白地者以黑、黑地者以白、毎四千五十具成一行之色、二月乙卯、造綿冑一千領、以貯鎮國衛府、夏四月辛未、始置太宰弩師、

續日本紀考證、天平寶字六年正月、綿襖冑。　二月乙卯、造綿甲冑一千領、以貯鎮國衛府、續後紀云、承和二年三月卯、太宰府綿甲一百領

云云、充遣唐船不虞之用、按、綿襖冑、綿甲冑、綿甲、蓋名異物同、寶龜六年五月、紀云、以京庫綿一万屯、甲斐、相摸兩國綿五千屯、造襖於陸奧國、十一年七月、紀云、征東使請襖四千領、三代實錄云、元慶二年六月、送綿一千屯、於出羽國、爲充造襖料、皆是也、又續後紀云、天長十年五月、天寒衆人多著襖子、全浙兵制日本風土記云、夾襖、阿外、石襦襦、個、綿襖、襦襦個、蓋襖謂衣、有絮者、可以防寒、又禦矢石、故戰士多用之、寶龜十一年七月、勅征東使云云、夏稱草茂、冬言襖乏之類、亦可見、唐國新樣、　五年八月紀云、初元度(高元度)奉使往唐、事畢欲歸、兵仗樣、甲冑一具、云云、付元度、宜台考、

繹按、高元度ハ遣唐大使藤原清河ノ迎使トシテ、寶字三年ニ差遣セラレ、五年ニ歸朝セリ、唐國亂後ノ狀ヲ目擊シ、彼レノ新樣兵器ヲ採リテ、我ガ邊防進征ニ資ス、蓋シ吉備公等ト協議シテ此ニ及ビシナラン、唐主牛角ヲ我邦ニ請求シテ其軍用ニ充ツ

十九

二十

トテ、元度ヲシテ其意ヲ傳ヘシム、(續紀寶字五年十月ニ見ユ)當時兩國ノ形勢想見ルベシ、

續日本紀考證、弩師、　本朝文粹善相公意見云、緣邊諸國、各置弩師、者、爲防寇賊之來犯也、云云、蒲生氏曰、延曆十六年、太宰府、永停弩師、然以其不虞、可備、故弘仁五年五月、省史生一員、置弩師、寬平六年九月、又省史生一人、以加弩師、時其府解云、若有病故、誰補其闕、又府之管國、若肥前後及對馬、置弩師、見三代格及續後紀三代實錄等、

本朝文粹三善清行意見十二箇條、又緣邊諸國、各置弩師、者、爲防寇賊之來犯也、臣伏見、本朝戎器、強弩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妙思、別所製作也、故大唐雖有弩、名不如此器之勁利也、臣伏見、陸奧出羽兩國、動有蝦夷之亂、大宰管內九國、常有新羅之警、自餘北陸、山陰、南海、三道、濱海之國、亦皆可備隣寇者也、

大日本史、兵志、弩之制、昉於上世、傳言、神功征韓時、所剏意製造、勁利無比、唐國雖有弩、不及遠甚、於兵械中、最爲神奇、本朝文粹 中世又有手弩、三代實錄 蓋弩之小者也、廢帝寶字中、始置太宰弩師、續日本紀 其後以鎭守府及陸奧出羽、俱居邀要、皆置弩師、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六年、十一月丁丑、遣御史大夫正三位文室眞人淨三、左勇士佐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黑麻呂、神祇大副從五位下中臣朝臣毛人、少副從五位下忌部宿禰呰麻呂等四人、奉幣於伊勢太神宮、庚寅、遣參議從三位武部卿藤原朝臣巨勢麻呂、散位外從五位下土師宿禰犬養、奉幣于香椎廟、以爲征新羅、調習軍旅也、庚子、奉幣及弓矢、於天下神祇、壬寅、遣使奉幣於天下群神、

二十一

同書、天平寶字四年、九月癸卯、新羅國遣級飡金貞卷、朝貢、使陸奧按察使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獦等、問其來朝之由、貞卷言曰、不修職貢、久積年月、是以、本國王令齎御調貢進、又無知聖朝風俗言語者、

二十二

仍進學語二人、問曰、凡是執玉帛、行朝聘、本以副忠信、通禮義也、新羅既無言信、又闕禮義、弃本行末、我國所賤、又王子泰廉入朝之日、申云、每事遵古迹、將供奉、其後、遣小野田守時、彼國闕禮、故田守不行使事、而還歸、王子尙猶無信、況復輕使、豈足爲據、貞卷曰、田守來日、貞卷出爲外官、亦復賤人、不知細旨、於是、告貞卷曰、使人輕微、不足賓待、宜從此却廻、報汝本國、以專對之人、忠信之禮、仍舊之調、明驗之言、四者具備、乃宜來朝、

同書、天平寶字七年、二月癸未、新羅國遣級飡金體信已下二百十一人朝貢、遣左少辨從五位下大原眞人今城、讃岐介外從五位下池原公禾守等、問以約束貞卷之旨、禮信言曰、承國王之敎、唯調是貢、至于餘事、非敢所知、於是、今城告曰、乾政官處分、此行使人者、喚入京都、如常可遇、而使等約束貞卷之旨、曾無所申、仍稱但齎常貢、入朝、自外非所知者、是乃爲使之人、非所宜言、自今以後、非王子者、令執政大夫等、

入朝、宜以此狀告汝國王知、

同書、天平寶字八年、秋七月甲寅、新羅使大奈麻金才伯等九十一人、到著太宰博多津、遣右少辨從五位下紀朝臣牛養、授刀大尉外從五位下粟田朝臣道麻呂等、問其由緒、金才伯等言曰、唐國勅使韓朝彩、自渤海來云、送日本國僧戒融、令達本鄉已畢、若平安歸鄉者、當有報信、而至于今日、寂無來音、宜差此使、其消息欲奏天子、仍賫執事牒、參太宰府、其朝彩者、上道在於新羅西津、本國謝恩使蘇州金容、爲取太宰報牒寄附朝彩、在京未發、勅曰、比來彼國投化百姓言、本國發兵警備、是疑日本國之來問罪也、其事虛實如何、對曰、唐國擾亂、海賊寔繁、是以徵發甲兵、防守緣邊、乃是國家之設、事既不虛、下略

大日本史兵志、天平寶字六年、中略又遣使奉幣香椎廟、告練甲兵征新羅、及明年新羅朝貢、則詰問其罪、終不果伐矣、

釋按、新羅征伐ノ擧ハ、其闕貢無禮一日ニ非ラザルニ因ルト雖 二十三 モ、其之ヲ主張スルハ惠美押勝ナリ、彼レ嬖幸ニ籍リテ朝臣ノ 二十四 上位ニ列シ、衆怨身ニ湊ルヲ知リ、常ニ兵權ヲ以テ自ラ衞ル、遂ニ外征ヲ假リテ功名ヲ立テ、以テ群衆ヲ壓服セシメントス、是レ漢土古來權姦ノ常用手段、彼レ略ボ書記ニ涉ル（續紀本傳ノ語）其故智ヲ襲ヒ、銳意ニ征討ノ備ヘヲ爲セシニ、新羅朝貢ノ事等アリテ遷延ノ間ニ、其專斷自恣ヲ發擿セラレ、終ニ叛亂ヲ起スニ至リ、外征ノ事モ亦消滅ニ歸シタリ、

七年八月。廢儀鳳曆、始行大衍曆。大衍曆ハ、公自唐歸時所將來也。先是勅、曆算學國家所重、宜置公廨田、以充諸生供給、尋勅令曆算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周髀。定天論。等書、至是行新曆。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七年、八月戊子、廢儀鳳曆、始用大衍曆、

續日本紀考證、儀鳳曆　持統紀云、四年十一月、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三代實錄云、貞觀三年六月、先是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奏言、謹檢豐御食炊屋姬天皇推古十年十月、百濟國僧勸勒始貢曆術、而未行於世、高天原廣野姬(持統)天皇四年十二月、有勅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高野姬(孝謙)天皇天平。寶字。七年。八月、停儀鳳曆、用開元大衍曆、河村氏(秀根)曰、按唐書曆志云、唐終始二百九十四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曆、曰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李淳風傳云、奉詔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蓋所謂儀鳳曆者、即麟德曆也、儀鳳中所傳、故名之、儀鳳元年、當文武天皇五年也、　用大衍曆、　大衍曆見天平七年四月考證、案帝王編年記云、神龜五年置大衍曆、誤、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元年八月己亥、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興、惟在二寮、門徒所苦、但衣與食、亦是天。文。陰。陽。曆筭。醫。針。等學、國家所要、並置公廨之田、應用諸生供給、其大學寮三十町、雅樂寮十町、陰陽寮十町、内藥司八町、典藥寮十町、辛丑、勅曰、治國大綱、在文與武、廢一不可、言著前經、向來旌勅、爲勸文才、隨職閑要、量置公田、但至備武、未有處分、今故六衞置。射。騎。田、每年季冬、宜試優劣、以給超群、令興武藝、其中衞府三十町、衞門府、左右衞士府、左右兵衞府各十町、

十一月癸卯、勅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託請得選、非唯損政、亦无益民、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須講、經。生。者。三。經。傳。生。者。三。史。醫。生。者、大素、甲乙、脈經、本草、針。生。者、素問、針經、明堂、脈決、天。文。生。者、天官書、漢晉天文志、三色簿讚、韓楊要集、陰。陽。生。者、周易、新撰陰陽書、黃帝金匱、五行大義、曆。筭。生。者、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六章、周髀、定

天論、並應任用、被任之後、所給公廨一年之分、必應令送本受業師、如
此、則有尊師之道終行、敎資之業永繼、國家良政、莫要於茲、宜告所司、
早令施行、
續日本紀考證、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勅曰云云、（三代格載官符、無曰字、）其須講
管到下、九十三字、舊讀誤、講三代格作讀、　三經　三當依一本及
三代格作五、　三史　神護景雲三年十月、紀云、太宰府云、府庫但蓄
五經、未有三史、正本云云、詔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
大學式云、三史文選、各准大經、按、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爲三史、
見初學記、　醫生云云　考課令集解及政事要略九十五引醫疾令、
云、醫生習甲乙脈經本草、兼習小品集驗等方、　大素　唐書藝文志、
黄帝內經大素三十卷、　甲乙　醫疾令義解、甲乙經十二卷、唐志同、
脈經　醫疾令義解、脈經二卷、唐志、黄帝流注脈經一卷、云云、　本
草　醫疾令義解、新修本草廿卷、延暦六年五月紀云、典藥寮言、蘇敬、

二十七

二十八

注新修本草、與陶隱居集注本草相撿、增一百餘條、亦今採用草藥、既
合敬說、請行用之、式部式、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唐志、神農本草
三卷、雷公集撰神農本草四卷、陶弘景集注神農本草七卷、張鼎本草
二十卷、目錄一卷、蘇敬新修本草二十一卷、　針生云云　醫疾令云、
針生習素問針經明堂脈決、兼習流注偃側等圖、赤烏神針等經、按、針、
俗鍼字、見說文徐註、　素問　醫疾令義解、素問三卷、唐志、全起元注
黄帝素問九卷、　針經　醫疾令義解、黄帝針經三卷、唐志、皇甫謐、黄
帝三部鍼經十二卷、　明堂　醫疾令義解、明堂三卷、唐志、黄帝明堂
經三卷、　脈決　醫疾令義解、脈決二卷、隋志、脈經決三卷、徐氏新撰、
唐志、徐氏脈經訣三卷、按、決即訣字、韻會、訣通作決、　天官書　史記、
有天官書、　漢晉天文志　漢書晉書、並有天文志、按、三代格作漢書
天文志、下同、恐非是、　三色簿讃　三代格作三家簿讃、類聚符宣抄、
天祿元年十一月八日、官符同、唐志天文家、類有石氏星經簿讃一卷、

按現在書目錄、簿讃三卷、上卷、魏、石甲、□卷、耳大卿、下卷、晉、石咸、所謂
三色簿讃、蓋是也、　韓楊要集　唐志、韓楊天文要集四十卷、按藤原
通憲藏書目錄有天文要錄、疑亦此、　新撰陰陽書　唐志、王璨新撰陰
陽書三十卷現在書目錄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卷、
呂才撰、元融按、依唐志、呂才、陰陽書五十卷、與王璨、新撰陰陽書自別、
現在書目錄以二書、爲呂才、所撰、又差其卷數、恐誤、　黄帝金匱　唐
志、曾士爲黄帝金匱經三卷、現在書目錄、五行家、黄帝注金匱經十卷、
黄帝金匱跳四卷、陳氏撰、按三代實錄貞觀十六年五月、陰陽、頭兼陰
陽博士滋岳、朝臣川人、傳云、川人作金匱新注二卷、本朝書籍目錄亦
載金匱新注二卷、滋岳、川人撰、蓋與此所云金匱同書也、　五行大義
現在書目錄亦載之、狩谷氏曰、唐志有蕭吉五行記、即此、元融按、林
述齋先生、佚存叢書第一帙、收五行大義五卷、清、阮元硏經室外集、五
行大義、提要云、隋唐志均未著錄、蓋以其題名少異、偶失檢索歟　漢

二十九

三十

晉律曆志　按漢書晉書、並有律曆志、是也、　大衍曆議　唐志、僧、一
行大衍曆一卷、曆議十卷、即此、　九章　學令、凡算經、孫子、五曹、九章、
云云、各爲一經、大學式、公羊、穀梁、孫子、五曹、九章、六章、綴術、各准小經、
唐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六章　唐志不載、按現在書目錄、曆數家、
六章六卷、高氏撰、蓋此、　周髀　唐書藝文志、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
注周髀一卷現在書目錄亦載之、學令云、凡算經、孫子、五曹、海島、六章、
綴術、三開、重差、周髀、九司、各爲一經、學生分經習業、式部式云、算得業
生、不解周髀者、雖得及第、不須敍位、只許留省、　定天論　隋志、定天
論三卷、現在書目錄亦載之、按唐志、有虞喜安天論一卷、疑亦此、　所
給云云　類聚國史政理部、承和五年六月、勅、天平寶字元年、勅書曰、
諸學生等、被任諸國博士幷醫師之後、所給公廨一年之分、必應令送、
本受業師、夫全取一年俸、物情難和、分析之事、宜有節級、須不論在國
兼任、大國二百束、上國百五十束、中國百束、下國五十束、每年拘留、隨

國所出交易輕物博士料送大學寮醫師料送典藥寮大學博士侍醫
兼任之類不在此限又貞觀十二年十二月諸國博士醫師受業料割
所謂公廨十分一送本寮宜合考
大日本史陰陽志天平七年遣唐留學生下道朝臣眞備獻大衍曆經
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眞備在唐通曆日算數等術皆究其蘊奧（在唐）
（以下ハ扶桑略記）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勅曆算等學國家所重宜置公廨田以
充諸生供給尋勅令曆算生講習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六章周
髀定天論等書廢帝寶字七年八月廢儀鳳曆法用大衍曆術（紀○日本按）
唐書大衍曆ハ唐玄宗開元九年ニ命シ僧一行ニ所作ル一行死ス更ニ命シ特進張說ニ
與曆官陳玄景等次ス爲ス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起ニ十七年ヨリ頒ツ於有司ニ
當ル聖武帝天平元年ニ也然ルニ其ノ後術士又損益シ其法ヲ
從テ改ム曆名ヲ故ニ至テ是ノ時ニ唐ノ廢スル大衍曆ヲ者已ニ六年ナリ矣
釋 按ズルニ吉備公ノ學諸道ニ通達ス故ニ當時朝令諸道ノ事ニ關ス
ルモノ大抵公ノ建議施設ニ係ル三耀（三善清行）ガ所謂恢弘道
藝者是ナリ且ツ古者經史醫陰ノ書多クハ相率連ス而シテ其

三十一

三十二

皆今ニ存セザルモノ亦多シ因リテ見ル所ニ隨ヒテ之ヲ雜ヘ
引キ以テ參證ニ備フ、

八年正月遷造東大寺長官從四位上佐伯毛人爲太宰大貳
從四位下佐伯今毛人爲營城監公乃抵京以病歸鄉里九月
大師藤原惠美押勝反急召入參畫軍事叙從三位拜參議兼
中衛大將公度賊必走遣兵遮道指麾部分甚得機宜賊陷謀
中旬日事平以功授勳二等叙正三位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八年春正月己未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眞備爲造
東大寺長官從四位上佐伯宿禰毛人爲太宰大貳從五位上石上朝
臣宅嗣爲少貳從四位下佐伯宿禰今毛人爲營城監九月乙巳大師
藤原惠美朝臣押勝逆謀頗泄高野天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中宮院

鈴印。押勝聞之、令其男訓儒麻呂等邀而奪之。天皇遣授刀少尉坂上
苅田麻呂、將曹牡鹿嶋足等、射而殺之。押勝又遣中衞將監矢田部老、
被甲騎馬、且劫詔使。授刀紀船守、亦射殺之。勅曰、大師正一位藤原惠
美朝臣押勝、幷子孫、起兵作逆。仍解免官位、幷除藤原姓字、已畢。其職
分功封等雜物、宜悉收之。即遣使、固守三關。授從三位藤原朝臣永手
正三位、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眞備從三位。中略是夜、押勝走近江。官軍
追討。丙午、高野天皇勅、今聞、逆臣惠美仲麻呂、盜取官印、已逃去者、忝
爲人臣、飽承厚寵、寵極禍極、自陷淫刑。仍復劫略愚民、欲爲僥倖、若有
勇士、自能謀計、急爲剪除者、即當重賞。又北陸道諸國、不須承用太政
官印。丁未、遣正親正從五位下萩田王、少主鈴中臣朝臣竹成、神部鴨
田連嶋人、奉幣帛於伊勢太神宮。戊申、以太宰員外帥正二位藤原朝
臣豐成、復爲右大臣。賜帶刀四十人。壬子、軍士石村村主石楯斬押勝、
傳首京師。押勝者近江朝內大臣藤原朝臣鎌足曾孫、平城朝贈太政

三十三

大臣武智麻呂之第二子也。率性聰敏。略渉書記。從大納言阿倍少麻
呂學筭。尤精其術。自內舍人遷大學少允。天平六年、授從五位下。歷任
通顯。勝寶元年、至正三位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衞大將。樞機之政、獨出
掌握。由是豪宗右族、皆妬其勢。寶字元年、橘奈良麻呂等謀欲除之。事
渉廢立、反爲所滅。其年任紫微內相。二年、拜大保。優勅加姓中惠美二
字。名曰押勝。賜加封三千戶、田一百町。特聽鑄錢擧稻及用惠美家印。
四年、轉大師。其男正四位上眞光、從四位下訓儒麻呂、朝獦、並爲參議。
從五位上小湯麻呂、從五位下薩雄、辛加知、執棹、皆任衞府關國司。其
餘顯要之官、莫不姻戚。獨擅權威、猜防日甚。時道鏡常侍禁掖、甚被寵
愛。押勝患之、懷不自安。乃諷高野天皇、爲都督使、掌兵自衞、准據諸國
試兵之法、管內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爲番、集都督衙、簡閱武藝。奏聞
畢後、私益其數、用太政官印、而行下之。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懼禍及
已、密奏其事。乃收中宮院鈴印。遂起兵反。其夜相招黨與、遁自宇治奔

三十四

擒近江、山背守日下部子麻呂、衛門少尉佐伯伊多智等、直取田原道、先至近江、燒勢多橋。押勝見之失色、即便走高嶋郡、而宿前少領角家足之宅。是夜有星落于押勝臥屋之上。其大如甕。伊多智等馳到越前國、斬守辛加知。押勝不知而僞立鹽燒爲今帝。眞光朝獦等皆爲三品。餘各有差。遣精兵數十人而入愛發關。授刀物部廣成等拒而却之。押勝進退失據、即乘船向淺井郡鹽津。忽有逆風、船欲漂沒。於是更取山道、直指愛發。伊多智等拒之。八九人中箭而亡。押勝即又還到高嶋郡三尾埼、與佐伯三野、大野眞本等相戰、從午及申。官軍疲頓。于時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藏下麻呂將兵忽至。眞光引衆而退。三野等乘之、殺傷稍多。押勝遙望衆敗、乘船而亡。諸將水陸兩道攻之。押勝阻勝野鬼江、盡銳拒戰。官軍攻擊之。押勝衆潰、獨與妻子三四人乘船浮江。石楯獲而斬之。及其妻子從黨三十四人、皆斬之於江頭。獨第六子刷雄以少修禪行、免其死、而流隱岐國。天平神護元年春正月己亥、從三位吉備

三十五

三十六

朝臣眞備、藤原朝臣藏下麻呂從四位上日下部宿禰子麻呂從四位下佐伯宿禰伊多智、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牡鹿宿禰嶋足並授勳二等。

○同書、天平神護元年春正月戊戌、太宰大貳從四位上佐伯宿禰毛人、坐逆黨左遷多褹嶋守。

繹按、佐伯毛人ハ公ニ代リテ太宰大貳ト爲リシ者ナリ、其逆黨ニ連坐スルヲ見テ、公ノ府官ヲ罷ラレシハ、仲麻呂ノ意ニ出タルヲ證スルニ足ル、勝寶二年正月ノ條ヲ參觀スベシ、

○公卿補任曰、七年遷造東大寺長官。寶字八年九月十一日、仲滿謀反、大臣計其必走、分兵遮之。甚有籌略、賊遂陷謀。以功授從三位勳二等、爲參議中衛大將。頭書云、天平寶字八年、眞備朝臣生年數滿七十。其年進致仕表。入京以病歸家。急有兵亂、召入內、參謀軍務。畢授功。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八年十一月癸丑、遣使奉幣於近江國名神社。先是、仲麻呂之走據近江也、朝庭遙望禱請國神。而莫出境內、即伏其誅。

所以賽宿禰也、

古今要覽稿（屋代弘賢著）神祇部、名神といふは國神をいふ、國神といふは、日本書紀に、素盞嗚尊自天而降、到於出雲國簸之川上、時有一老公與老婆、曰、吾是國神とあるを、稲田宮主神と號を賜ひしを思合すれば、國神といふは、其國地の主神と云ことなりといふことは明かなるべし、天平寶字八年、藤原仲麻呂が叛きて、近江國に赴きし時、朝廷より國神に境より外へ出させ給ふなと祈申されしかば、仲麻呂誅せられてのち、近江國の國神に賽せさせ給ふ處に、近江國の名神に幣を奉ることあり、續日本紀、はじめには國神といひ、のちには名神といふ文を互にせしにて異あることなきなり、今いふ地主神とおなじきなり、

十月壬申。太上天皇廢帝再踐祚。尋以大臣禪師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授法王位。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六年六月庚戌、喚集五位已上於朝堂詔曰、太上天皇御命以弖卿等諸語部止宣久、朕御祖大皇后乃御命以弖朕爾告之久、岡宮御宇天皇乃日繼波加久弖絶奈牟止爲、女子能繼爾在止欲令嗣止宣弖此政行給伎、加久爲弖今帝止立弖須麻比久流間爾宇夜宇夜自久相從事波無之弖斗卑等乃仇能在言期等久不言倍伎辭母言奴不爲倍伎行母爲奴、凡加久伊波流倍枳朕爾波不在、別宮爾御坐坐牟時自加得言也、此波朕劣爾依之弖加久言良之止念召波、愧自伊等保自彌念須、又一爾波朕應發菩提心緣爾在良之止奈毋念、是以出家弖佛弟子止成奴、但政事波常祀利小事波今帝行給部、國家大事賞罰二柄波朕行牟、加久能狀聞食悟止宣御命衆聞食宣、三十七

同書、天平寶字八年、冬十月壬申、高野天皇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衞督山村王、外衞大將百濟王敬福等、率兵數百、圍中宮院、時帝遽而未及衣履、使者促之、數輩侍衞奔散、無人可從、僅與母家三兩人、步到圖書寮西北之地、山村王宣詔曰、云云、今聞仁仲麻呂止同心天之竊朕乎掃三十八

止謀家利。又竊六千乃兵乎發之等等乃比又七人乃味關仁入毛牟止謀家利。精兵天之押之非壞亂天罰滅止云家利。故是以帝位乎退賜天親王乃位賜天淡路國乃公止退賜止勅御命乎聞食止宣。事畢、將公及其母到小子門、幽于一院、勅曰、以淡路國賜大炊親王。國內所有官物調庸等類、任其所用。但出擧官稻、一依常例。

同書、天平神護元年十一月癸酉、先是、廢帝既遷淡路。天皇重臨萬機。於是更行大嘗之事。以美濃國爲由機、越前國爲須伎。

同書、天平神護元年閏十月己丑朔、捨弓削寺食封二百戶、智識寺五十戶。庚寅詔曰、云云。故是以太政大臣禪師能位乎授末都留止勅御命乎諸聞食止宣。詔文武百官令拜賀太政大臣禪師。

同書、天平神護二年冬十月壬寅、奉請脇寺毗沙門像所現舍利於法華寺。云云。然是乃尊久宇禮志岐事乎朕獨乃味夜喜止念天毛奈太政大臣朕大師爾法王乃位授末都良久止勅。

三十九　四十

天平神護二年正月、公爲中納言。三月、轉大納言。公乃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題曰、凡被官司抑屈者、宜至此下申訴。並令彈正臺受其訴狀。十月、詔以青宮舊恩、拜右大臣、授從二位、兼任下道郡大領。時年七十二。

續日本紀天平神護二年春正月甲子、參議正三位吉備朝臣眞備爲中納言。三月丁卯、是日以中納言正三位吉備朝臣眞備爲大納言。五月戊午、大納言正三位吉備朝臣眞備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凡被官司仰屈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申訴。並令彈正臺受其訴狀。

續日本紀考證樹二柱一云云、　淮南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唐六典、匭使院、知匭使一人、掌申天下之寃滯、以達萬人之情狀、孝德
紀、大化元年、設鐘匱於朝云云、　中壬生門、　拾芥抄云、美福門、壬生
氏造之、號壬生御門、　受其訴狀、　公式令云、凡有事陳意見云云、若
告言官人害政及有抑屈者、彈正受推、

釋按、抑屈ヲ申ベ寃枉ヲ達スルハ、爲政ノ大綱ナリ、公喉舌ノ官
ニ陞リ、首ニ大化ノ先蹤ヲ追ヒ、後世ノ模範ヲ垂ル、眞ニ王佐ノ
オナル哉、

續日本紀、天平神護二年、冬十月壬寅、中畧復吉備朝臣波朕我太子等
坐之時余利師止之天教悟流家多乃年歷奴今方身毛不敢阿良牟流物乎夜晝不退
之天護助奉侍乎見波禮可多自氣奈毛爾奈念須然人止之天恩乎不知恩乎不報
奴良波聖乃御法仁毛禁給流弊物仁在是以天吉備朝臣仁右大臣之位授賜止
勅布天皇我御命乎諸聞食止宣、

四十一

本朝文粋、三善清行意見十二箇條、臣去寛平五年、任備中介、彼國下
道郡、有邇磨郷、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天皇六年、大唐將軍蘇定方、率
新羅軍伐百濟、百濟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天皇
爲皇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郡、見一郷戸邑甚盛、天皇下詔、試徵此
郷軍士、即得勝兵二萬人、天皇大悅、名此邑曰二萬郷、後改曰邇磨、其
後天皇崩於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萬兵士、彌可蕃息、而天平
神護年中、右大臣吉備朝臣以大臣兼本郡大領、試計此郷戸口、纔有
課丁千九百餘人云云、

釋按、吉備公ノ大臣ヲ以テ郡領ヲ兼ネシ事ハ、他書ニ見エズ、獨
リ清行ノ封事之ヲ載ス、清行備中任職中彼地ノ傳記ニ得ル所
ナレバ、極メテ正確ナリトス、

四十二

神護景雲元年。二月丁亥、釋奠。帝幸大學寮。直講以下。授位賜、

爵。先是釋奠之儀未備。公依稽禮典。器物始備。禮容可觀。是月。賜近江穀二千斛。九月。公獻對馬島墾田三町一段。陸田五町二段。雜穀二萬束。以爲島儲。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元年二月丁亥、幸大學釋奠。座主直講從八位下麻田連直淨授從六位下。音博士從五位下袁晉卿從五位上。問者大學少允從六位上濃宜公水通外從五位下。贊引及博士弟子十七人賜爵人一級。癸卯、賜左右大臣近江國穀各二千斛。

續日本紀考證、座主、　大學式云、凡釋奠、秋祭座主博士引問者等候於内裏。隨召昇殿。一論義、　直講、　官位令集解、神龜五年七月廿七日格云、勑、大學寮律學博士二人、直講三人、文章博士一人、以前一事以上、同助教博士職員令集解、天平二年三月廿七日奏、直講四人、一人文章博士、蒲生氏曰、唐六典、直講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之職、專以

四十三

四十四

經術講授而已、本朝此官所職、蓋亦同之、　直淨、　直、堀本作眞、　問者、　大學式講論條云、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寮官人執如意授云云、願問疑者受如意、興進詣論義座之南、立稱官位姓名、再拜就座、問所疑、執經爲之通、訖置如意、退還本座、諸侍講者以次問難、皆如上儀、又云、凡問者昇座之時、其次第者、諸博士、文章得業、文章生、明經、明法、算業生、散位諸道學生、　濃宜公、　姓氏錄不載、出自未詳、按和名抄、出雲國有能義郡野義鄕、　贊引、　大學式云、預享之官云云、贊引五人、注云、彈正一人、觀者二人、學生二人、並掌導引事、

續日本紀、天平二十年八月癸卯、改定釋奠服器及儀式、

續日本紀考證、天平二十年八月、改定釋奠云云、　寶龜六年十月吉備眞備公傳云、先是、大學釋奠、其儀未定、大臣依稽禮典、器物始備、禮容可觀、按、眞備公、靈龜二年入唐留學、勝寶四年爲遣唐副使、再往、此所云云、其出於公建議與否未詳、

釋按、天平二十年ノ釋奠改定、續紀考證ハ公ノ建議ニ出ヅルヤ否ヤ詳ナラズト云フ、公知遇ヲ聖武帝ニ受ケ、凡ソ學制ハ皆千預セラレシト見ユ、況ヤ釋奠ハ興學ノ第一義ナルニ、舊令ハ疎ニシテ備ハラズ、故ニ改定ノ事、初ヨリ公ノ與ル所タルヤ明カナリ。但シ景雲元年ハ天子行幸アリ、座主以下皆恩賜ニ預カルヲ見レバ、公相位ニ在リテ其儀初メテ全備セシナラン、因リテ續紀釋奠之儀云云一條ヲ此ニ係ク（國史紀事本末之ニ同シ）

又按、大學式ニ載セタル釋奠式ハ、即チ聖武孝謙二朝ノ制度ヲ襲用セシモノニテ、中間少改正ハアルモ、大體公ノ議定ニ外ナラザルベシ（清和帝貞觀二年、新修釋奠式、頒七道諸國ト云フ事アレド、是ハ諸國ノ釋奠式ヲ新修セシニテ、大學ニハ關カラズ）

世人言釋奠ニ及ベハ、公ヲ以テ首功トスルハ是ガ爲ナリ、

四十五

令義解學令、凡大學國學、毎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孔宣父、謂釋ハ釋菜也、奠ハ奠幣也、祀其先聖、以示敬道、宣父ハ是孔子諡也、諡法、施而不私曰宣也、其饌酒明衣所須、並用官物、

四十六

國史紀事本末、神護景雲二年、秋七月、初唐主李世民（太宗）尊孔子、爲宣父、唐朝廷亦用之、令、其後唐主隆基（玄宗）追謚曰、文宣王、唐至是大學助教膳大丘上言、臣嚮隨使赴唐、聞先聖之遺風、覽膠庠之餘列、國子監有兩門、題曰、文宣王廟、學生程賢告臣曰、今主上大崇儒範、追改爲王、鳳德之徵、于今至矣、臣以爲朝廷猶遵舊典、恐乖崇德之情、勅用文宣王號、

延喜式、大學寮、　釋奠十一座、二座、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座別籩十、堅鹽、乾魚、乾棗、栗黃、榛子人、菱人、芡人、鹿脯、白餅、黑餅、豆十、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菹、豚拍、簠二、稷飯、黍飯、簋二、稻飯、粱飯、甑三、大羹、鉶羹、三肉、俎三、三牲、（同肉）從祀九座、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座別籩二、栗黃、鹿脯、豆二、葵菹、鹿醢、簠一、稷飯、簋一、黍飯、甑一、大羹、鉶一、宍羹、俎一、牲肉、先聖酒樽罍三具、犧樽二、明水、醴齊、象樽二、明水、醍齊、罍二、玄酒、清酒、爵三、所在洗、坫一、堅實、同坫、杓六、樽罍別加上、先師樽罍三具、同並上、爵卅、十座各三、福酒爵二、同已上爵、反坫、胙宍、俎一、籩一、羹、鼎三、別加杓、盥罍一、加杓、

洗一、爵巾篚一、幣篚二、
右禮器在寮家、當祭時、出充諸司、中略 三獻三人、(掌奠幣三獻事、著旒冕紺衣緋裳、)謁者三人、(掌導引獻官事、)大祝二人、(掌授幣讀祭文、賜福胙事、)廟司一人、(居廟中東方、掌開閉廟戶、安置聖賢像、幷廟室鋪設事、)郊社令三人、(掌設幣神位、及陳樽罍坫爵事、但二人著青衿服、)奉禮郎一人、(掌設廟庭諸位、及儀式事、)贊者二人、(掌受辭贊唱事、)贊引五人、(彈正一人、服者二人、學生二人、並掌導引事、)協律郎一人、(掌執麾節樂事、並著緋衣裳皂緣、)以上十六人、齋郎五十人、(掌奠俎豆事、並著青衿服、)館官一人、學官一人、彈正忠疏各一人、(掌省饌具、行掃除、檢塵幣、彈非違事、)大藏省一人、(掌設廟幷都堂院雜、幷陳饌具所等幄事、)掃部寮一人、(掌廟室幷享官鋪設事、)大膳職一人、(掌設饌具事、幷著緋衣裳皂緣、)木工寮一人、工四人、(掌為壓塩亦壓幣、幷作陳設饌具棚事、)大炊寮一人、(掌取明火以爨事、)主殿寮一人、(掌灑掃堂上、供燒香燈燭庭燎事、)造酒司一人、(掌設三事酒事、)主水司一人、(掌設明水事、)雅樂寮一人、工人廿人、(掌奏樂事、)左右京兵士各四人、(掌衛廟門、禁譁亂事、)中略 大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天子謹遣大學頭位姓名、敢昭告于先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

四十七

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遊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尚饗、大祝興、頭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云云、大祝持版、進於先師首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天子謹遣大學頭位姓名、昭告于先師顏子等十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文宣王、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大祝興、頭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云云、

四十八

繹按、延喜式大學寮ニ載スル釋奠ノ儀、詳細該備ナリ、今其首條一二ヲ抄錄ス、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元年、九月戊申朔、右大臣從二位吉備朝臣眞備、獻對馬嶋墾田三町一段、陸田五町二段、雜穀二万束、以爲嶋儀、

扶桑略記、天平神護三年二月、釋奠天皇行幸大學寮、八月十六日癸巳日、改爲神護景雲元年、

二年二月築前怡土城成。自勝寶八歲至此十三年。工全竣。形勢之雄偉。城池之堅固。前此未有。遺址迄今猶存。十月。勅賜太宰府綿二萬屯。以買新羅交關物。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二年二月癸卯、筑前國怡土城成、
大日本史兵志、天平勝寶八歲、始築筑前怡土城、使太宰大貳吉備朝臣眞備掌之、以佐伯宿禰今毛人爲築城專知官、采女朝臣淨庭爲修理水城專知官、至神護景雲中怡土城始成矣、
怡土城舊跡誌(小田部隆敍著)怡土城ノ趾ハ、怡土郡今ノ糸島郡、高祖山ナリ、高祖ノ事三代實錄三十二卷ニハ高磯トス、宗像文安緣起ニモ高磯トアリ、倭名類聚鈔ニ怡土郡託杜トアルヲ、高祖ノ事ナルベシトアリ、高祖宮文庫ニ存セル、天文十年及元龜三年ノ棟札ニハ、一宮託祖ト記シタリ、又同宮緣起(貝原好古作)ニ、前略サレバ後代

四十九

五十

ニ至リ帝王ノ御ナガレ多シト雖ヒ、皆彥火火出見ノ尊ノ御裔ナレバ、神號ヲ高祖トハ稱シ奉ツルナリ、亦此御神跡ヲ垂レマスル緣ニヨリ、頓テ處ノ名ヲモ高祖ノ邑トハ申スナリ云云、改正原田譜ニハ、高磯託祖ナドト書キシヲ、後世高祖ニ改メシモノナルベシ、高祖ニ在ス神ナレバ、地名ヲ頓テ社號ニ呼ビシナラン、或ハ高磯ハ多加志ナリ、磯モ石モ志ト訓ス、怡土城ノ石壁ノ高キヨリ出デタル名ナルベシ云云、サテ怡土城ハ高祖山ナルコハ、古來ノ口碑ニ存スル處確カナリ、兒玉琢(筑前藩士文政年間人)曰ク、怡土城ノ趾ハ即高祖也、此城年ヲ經テ荒凉セシヲ、原田氏其殘基ヲ修補シテ居城トス、故ニ多クノ人力ヲ用ヰズシテ速ニ成就セシト云ヘリ、又後世ニ至リ原田氏怡土城ヲ修補セシ事ノ徵モ亦確ナリトス、一本原田系圖(普通原田系圖ハ僞撰也)曰、原田種直五世孫壹岐守種次、建長元年己酉、種次幷嫡子種賴、高祖山再築怡土古城、爲

居城、稱ス原田城、云云、鎭西志ニ曰ク、原田春實ノ居城ハ、筑前國御笠郡原田村ナリ、後ニ怡土城ニ治ス云云、原田ガ築キシ高祖山城ハ、怡土城ノ舊址ナル事明晰セリ、筑前見聞愚鈔ニ曰ク、怡土城ハ一說高祖山城ナリ、後ニ原田拵テ住ミケレバ原田城ト號ス、文政年間奥州會津藩原田大藏ヨリ、其主保科容衆ニ呈セシ書アリ、其書ニ曰ク、家記ニ高祖城ハ、建長元年三月、從五位下壹岐守太郎大夫種次代、其子種頼ト相謀テ、怡土城ノ舊跡ニ築ク由見エタリ、是ニ據リテモ續日本紀ニ載スル處ノ怡土城ハ、高祖山ニ築キタルモノナルヲ知ルベシ、怡土城ノ鎭守高礒比咩神社ハ、彦火火出見尊ノ神靈ニシテ、貝原好古所作緣起ニ、孝謙天皇ノ御代、怡土城ヲ築カレ、當社ヲ以テ怡土城ノ鎭守ノ神トシテ、異賊襲來ヲ鎭メ玉ヘシコトヲ祈リ玉ヒシトゾ、祭禮九月廿六日ナリ、本丸ノ址南ニ在リ最モ高シ、上ハ平地ナリ、東西ニ三十間、南ノ方ニ高サ四尺バカ

五十一

五十二

リノ土手アリテ東西ニ長シ、其北ニ本城ト二ノ丸ノ間ニ連續セル址アリ、低ク長シ、南北四十五間東西ハ六七間アリ、所謂長矢倉ノ類ナリシナラン、其北ニ二ノ丸アリ、右ノヒクキ所ヨリ六七間登リテ上ノ廣サ南北三十間許東西二十五間許アリ、上ハ平地ナリ、本丸二ノ丸トモ、文化年間ハ矢篦竹夥多繁茂シタリ、石垣殘リテ所在ニ隍濠アリ、本丸隍址ニ姪濱堀ト云フアリ、是レ原田種頼ガ怡土城墟ヲ再ヒ取立シ時ニ、姪濱村民ヲ使役セシ所ナリト口碑ニ存ス、本丸ノ南三四丁鬼ケ城ト唱フル高山アリ、本丸ニ比スレバ低シ、此鬼ケ城山ニハ溪間ヨリ登ル道アリ、其麓ニ原田常居ノ宅址アリ、現今鎭坐高祖宮ヨリ遙カニ上ナリ、村民ハ今モ御館ト云フ、目下ハ耕地トナレリ、下ニ堀切アリ、御館ノ南ヲ上高祖ト云フ、原田在城ノ時家臣列士ノ宅地ナリ、廣シ、後世竹藪トナレリ、高祖村落ノ前ニテ南北ニ長隍ヲ設ケ、外郭ノ址確カニ見ユ、長隍

ハ田トナリ居レリ、大手門アリシ所ヲ今モ大門村ト云フ、高祖村
落ノ下ナリ、高祖村山下ニ在リテ地字大門ト云フ、高祖宮ヨリ稍
下ル所ハ、原田家臣ノ士卒宅地小路ニテ區別ヲナシ名モ亦多シ、
今ハ間ニ農工住メリ、上ノ原今宿村ナリ、ノ方ヨリ此城ニ登ル道アリ、
頗ル寛坦ナリ、嶮ナラズ、北麓上ノ原青木マデカラ濠アリ、長サ三
里。其結構堅固ナリシヿヲ知ラル、乃チ搦手ナリ、凡ソ此城ノ設ケ
殊ニ要害堅固ナリシヿ思ヒ測リツベシ、（本丸ノ址以下筑前續風
土紀拾遺所載）
高祖城地山足ノ蹐ル所、今高祖、大門、高來寺、千里、飯氏、徳永、女原、上
ノ原、谷、村等ノ九ケ村ニ及ベリ、上城ノ址南北〇〇〇東西五門〇南ニ在リテ最
モ高シ、東端ニ厚サ二間ノ土堤アリテ屏ノ如シ、上城ノ北下城マ
デノ間、岑漸ク低シ、南北四十間横平地ナシ所謂平城下城、平地長二十間横五間アリテ西南ニ
一段下リテ、縁長四十間メグリ、上城本丸トモ云フ、ノ南ニ塹アリ、姪濱堀此城造作ノ時、

早良郡姪濱村民穿チシ故ニ名トス、搦手ニモ同名ノ地アリト雖モ今傳ラズ、ト云フ、又其南ニ高取ト云フ岑アリ、
上ノ原村ニ屬ス、矢倉址ナリ、是昔鬼ケ城ト云ヒシ所ナルベシ、此
名今唱ヘズ、下城二ノ丸トモ云フ、舊記ニ本丸二ノ丸ニ物見櫓アリテ志摩郡早良郡兩郡ノ警固ヲ置ク、下城ハ平城ヨリ高キコト十一間、
上城ノ跡ハ皆矢篦竹繁茂シ荊棘蔽ヒテ晝モ亦暗シ、一ノ坂ハ下
城ノ麓ナリ、坂口ニ平地僅カニ在リテ、大ナル礎石アリ、矢倉址ナ
ルベシ、其下ヲ御館ト云フ、平地數區アリ、是原田氏常館ノ址也、此館
ヨリ城ニ上ル道ノ口ニアル坂ナレハ、一ノ坂ト云フニヤ、其南ヲ上ミ高祖ト云フ、宅址區區アリテ、石
垣並古道ノ勢縱横ニ通レリ、其間ニ古井ノ形モアリト云フ、御館
ノ下高祖神社上迄ニ櫻ノ馬場ト云フアリ、舊記ニ馬場調練ノ場トアレド、南北山ノ谷尾ヲメグリテ長クツヾキテ高低
アリ、馳セ道トハ見ヘズ、是常館固メノ隍址ナルベシ、伊勢城戸ハ城ノ南門ナリ、左右取入矢倉ノ
址アリ、大神宮ノ前ヨリ直ニ北門ニ出ツル道アリ、故ニ名トス、其
西一丁目見ト云フ矢倉址城ノ西南隅アリ、礎石殘レリ、外側ヲ堀ト云ヒ
港ト云フ、內側ヲ列法ト云フ、種直館ヲシツラヒシ所ト云傳フ、此ノ邊ヨリ大ナル土

提ヲ築キ、或ハ岸ヲ削リ、今高祖村ノ西ヲメグラシ、大門村ノ東ヨリ染井村高來寺村ノ外マデツヾケリ、其間ニ底水道四ヶ所(港、大鳥居ノ南大霜、風音寺、)アリ、是水門ナリ、土中ニ石ヲ帖テ樋トシ、水堤ヲ潜テ外郭ノ隍ニ落ツ、城門三所、(大鳥居、小城戸、大門、ナリ、城門水道猶アルベキモ、今殘レルノミ記ス、)大門ハ大手也、大門村ノ東ニ在リ、左右ニ石壁殘レリ、門内ハ堀田ト云フ、高祖村ニ屬ス、是ヨリ本城ニ至ル、大道ノ址ト見ヘテ、田圃ノ間所々其形アリ門ノ外ニモ田形二道ノ勢アリ、大鳥居ニモ兩方石壘アリテ、取入ノ基址顯然タリ、礎石アリ、方孔ヲ鑿レリ、高來寺村丸尾(城ノ西北隅、)ヨリ東ノ方草野陣マデ、高キ山ノ尾ツヾケリ、是レ高祖外郭北面ノ筋ナリ、其間矢倉五所アリ、最下丸尾ノ隅ヨリ十五間東ニ礎石七殘レリ、矢倉址ナリ、其ノ東二町斗リノ峰ヲ古城ト云フ、平地(南北卅七間、東西四五間、東ハ千里、西ハ高來寺ニ堺ス、)アリ、又東三町許リニ一峰、(南ハ高來寺、北ハ飯氏、西ハ千里ニ堺ス、)アリ、下ノ鐘撞ト云フ頂ニ礎石六殘レリ、又東八町許ノ峰、(飯氏境内高來寺界ニ近シ、)

五十五

五十六

ヲ相鐘撞ト云フ、礎石六アリ、又東八町許ノ峰ヲ草野陣ノ鐘撞ト云フ、(飯氏、女原、上ノ原堺、高祖界ニ近シ、)礎石九アリ、所所ノ礎石皆東西南北ノ矩ニ正シク布置セリ、尋常ノ礎石ヨリ殊ニ大ナルヲ用ユ、上下城及ビ矢倉址ニ敗瓦多クアリ、最モ古代ノ製也、草野陣ヨリ下城ハ南十町ニ當リ峰ツヾケリ、又搦手上ノ原村ニ通フ道アリ、草野起ト云フ、(此邊小田部陣ト云フモアルヨシイヘド、其地詳カナラズ、)上ノ原村ニ隍址三重アリ、第一ノ隍ハ、安上(京原トモ云フ、)ヨリ本村ノ上ニカケテ東ニメグレリ、第二重ノ隍ハ、相原ノ上(原屬村)ノ後池ノ邊ヨリ西ノ方山内ニ入、第三重ノ隍ハ、相原ノ外長福寺ノ際(今堀切ト云フ、)ヨリ東シテ、青木村ノ上邊ヲ過テ、堀ノ内(上ノ原村屬)ノ下ニ至ル、今田地ノ形ニ往往其餘波アリテ見ユ、以上、兒玉琢現地ヲ實檢シテ記スル所ナリ、古語ニ百聞不レ若二一見一、筑陽記等諸書ト同日ノ論ニアラズ、

繹按、我邦ノ築城、天智朝、百濟人。答炑春。初。憶禮福留。二人。ヲシテ。、

長。門。筑。紫。ノ。諸。城。ヲ。築。カ。シ。ム。ル。ニ。創。リ。繼テ大和、讃岐、對馬ノ城ヲ築キ、天武帝ハ難波ノ羅城、文武帝ハ河内ノ高安城ヲ築キ、東北ハ雄勝、桃生ニ城尤モ舊ク、孝德ノ朝ニ成ル渟足、磐舟等ノ如キハ砦柵ニ過ギズ、是ニ至リテ怡土城ノ築造アリ、十三年ヲ經テ始メテ成ル、吉備公唐國。ノ。京。城。及。ビ。諸。鎭。城。ノ。制。度。ヲ。折。衷。參酌。シ。テ。之。ヲ。我。ニ。用。フ。其規模形勢、怡土城舊跡志ヲ觀テ了知スベシ、蓋シ曠古ノ大興造ナリ、

又按、持統ノ朝ニ、石上麻呂石川蟲名ヲ遣リテ筑。紫。新。城。ヲ監造セシム、新城トハ天智ノ舊城ニ對シテノ稱ナルベシ、文武帝ニ至リ、屢太宰府ニ勅シテ、大野、基肆、鞠智、等諸城ヲ修セシム、此ノ諸城モ、答㶱春初等ガ築造シタルモノナラン、然レバ我ガ築城、初。メ。ハ。韓。制。後。ニ。ハ。唐。制。ニ。倣。ヒ。シ。ト。見。ユ。石上麻呂ハ後ニ筑紫總領、太宰帥ニ任シタリ、公ノ怡土城興造ハ、石上麻呂ニ繼ギ持統。以。來。ノ。邊。防。ヲ。成。功。セ。シ。ナ。リ。、

五十七　五十八

三年二月癸亥。車駕幸公第。授正二位。五月。賜稻十萬束。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三年、二月壬寅、幸左大臣(永手)第、授從一位、癸亥、幸右大臣(備眞)第、授正二位、五月乙酉、賜左右大臣稻各一十万束、

公卿補任、神護景雲三年、右大臣正二位吉備眞吉備、七十(六、)中衛大將、二月癸亥、叙正二位(天皇幸于家賞)、

四年五月。先是。伊豫國進白鹿。至是。太宰府獻白雀。勅議其賞。賜公等量定奏聞。

續日本紀、寶龜元年(十月改元)五月壬申、先是、伊豫國員外掾從六位上笠朝臣雄宗獻白鹿、勅曰、朕以薄德祗奉鴻基、善政未孚、嘉貺頻降、去歲得伊豫國守從五位上高圓朝臣廣世等進白鹿一頭、今年得太

宰帥從二位弓削御淨朝臣淸人等進白雀一雙、乾坤降祉、符瑞駢臻、
或瑞羽呈祥、或珠毛表貺、良由宗社積德餘慶所覃、豈朕庸虛敢當茲
應、奉天休而倍惕、荷靈貺以逾兢、唯可與周德而公卿佐治、良吏弘政、
至道敬答上玄、宜准前綸量施惠政、但其貢獻瑞物、勞逸不齊、獸則難
致、鳥則易獲、如此之流、量定奏聞、於是左大臣藤原朝臣永手、右大臣
吉備朝臣眞備已下十一人奏、臣等言、臣聞、粤自開闢、世有君臨、休徵
嘉應、時亦閒之、雖沓繽紛、豈如此盛、伏惟皇帝陛下、蘊德乘機、再造區
宇、括天地以裁成、叶禎祥而定業、禮樂備而政化洽、刑獄平而囹圄淸、
風雲改色、飛走馴仁、奇珍嘉瑞不絕於國府、遠賷(賷財貨也)殊琛、無停
於史筆、臣等叨陪近侍、頻覩靈物、抃躍之喜、實万恒情、白鹿是上瑞、白
雀合中瑞、伏望進白鹿人叙位兩階、賜絁廿四匹、綿卌屯、布五十端、稻二
千束、其捕白鹿五人、各叙位一階、牧長一人、挾抄二人、各賜稻四百束、
捕鹿處駈使三人、水手十三人、各三百束、進白雀人叙位兩階、賜稻一

五十九

千束、進瑞國司及所出郡司、各叙位一階、又伊豫肥後兩國神護景雲
三年以往正稅未納、皆悉除免、出瑞郡田租免三分之一、臣等准勅商
量奉行如件、伏請付外施行、制曰可、

六十

六月。帝不豫。勅左大臣永手。知近衞。外衞。左右衞事。公知中衞。
左右衞士府事。八月癸巳。帝崩。壽五十三。皇嗣未定。公等欲立
天武帝孫文室淨三。淨三固辭。又欲立其弟大市。左大臣藤原
永手。內大臣藤原良繼。與右大辨藤原百川定策。稱遺詔。立白
壁王。爲皇太子。王天智帝孫也。公嘆曰。多壽之弊。乃遭此辱也。

續日本紀寶龜元年、六月辛丑初、天皇自幸由義宮之後、不豫經月、於
是勅左大臣攝知近衞、外衞、左右兵衞事、右大臣知中衞、左右衞士事、
八月癸巳(四日)天皇崩于西宮寢殿、春秋五十三、左大臣從一位藤原、

朝臣永手、右大臣從二位吉備朝臣眞備、參議兵部卿從三位藤原朝臣宿奈麻呂、參議民部卿從三位藤原朝臣繩麻呂、參議式部卿從三位石上朝臣宅嗣、近衞大將從三位藤原朝臣藏下麻呂等、定策禁中、立諱(光仁)爲皇太子、左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永手受遺宣曰、今詔久事卒爾爾有依天諸臣等議天白壁王波諸王乃中爾年齒毛長利奈又先帝乃功毛在故爾太子止定天奏波奏流麻爾麻定給布止勅久止宣、

日本記畧、百川傳云、寶龜元年三月十五日、天皇聖體不豫、不視朝、百餘日、天皇愛道鏡法師、將失天下、道鏡欲快帝心、於由義宮、以雜物進之、不得抜、於是寶命自頽、醫藥無驗、或尼一人出來云、梓木作金筋塗油挾出、則全寶命、百川竊逐却、皇帝遂八月四日崩、天皇平生未立皇太子、至此右大臣眞備等論曰、御史大夫從二位文室淨三眞人、是長親王(姓民錄作長野親王)之子也、立爲皇太子、百川與左大臣(永手)內大臣(良繼)論云、淨三眞人有子十三人、如後世何、眞備等都不聽之、冊淨三

六十一

六十二

眞人爲皇太子、淨三確辭、仍更冊其弟參議從三位文室大市眞人爲皇太子、亦辭之、百川與永手良繼定策、僞作宣命語、宣命使立庭、令宣制、右大臣眞備卷舌無如何、百川即命諸仗、冊白壁王爲皇太子、十月一日壬子、即位於大極殿、右大臣吉備歎云、長生之弊、還遭此恥、上致仕表、隱居、

水鏡、神護景雲四年三月十五日に、御門由義宮に行幸ありき、道鏡日にそへて御おぼえさかりにて、世中すでにうせなむとせしを、百川宇れへなげきしかども、ちからをよばざりしに、道鏡みかどの御心をいよ〳〵ゆかしたてまつらんとて、おもひかけぬ物をたてまつれたりしに、あさましきことにできて、ならの京へかへらせおはしまして、さま〳〵の御くすりどもありしかども、そのしるしさらにみえざりしに、あるあま一人いできたりて、いみじき事ども申て、やすくおこたりたまひなんと申しを、百川いか

りてをひいたじてき、みかどつゐにこのことにて、八月四日うせ
させ給にき、てまかに申さばおそりも侍り、このことは百川の傳
にぞこまかにかきたるとうけたまはる、此みかどたゞ人にはお
はしまさゞりしにこそ、ゐやうのことも世のするをいましめむ
のためにやおはしましけむとぞおほえ侍し、
第五十代光仁天皇と申き、天智天皇の御子に施基皇子と申し第
六子におはす、母贈太政大臣紀諸人の女、贈皇后橡姫也、神護景雲
四年八月四日、稱德天皇うせさせたまはしにしかば、位をつぎ
給べき人もなくて、大臣以下をの〳〵此ことをさだめ給しに、天
武天皇の御子に長親王と申し人のこに、大納言文屋淨三と申人
を位につきたてまつらんと申人〳〵ありき、又白壁王とてこの
みかどのおはしましゝをつけたてまつらんと申人〳〵もありし
かども、なを淨三をと申人のみつよくて、すでにつき給べきにて

六十三

六十四

ありしに、このきよみが身其うつはものにかなはずと、あながち
に申給しかば、そのおとゝの宰相大市と申しを、さらぞつけ申さ
むと申に、大市うけひき給しかど、すでに宣命をよむべきになり
て、百川永手良繼、此人〳〵心をひとつにて目をくはせて、ひそか
に白壁王を太子とさだめ申よしの宣命をつくりて、宣命使をか
たらひて、大市の宣命をぞまきかくして、この宣命をよむべきよ
しをいひしかど、宣命使にはにかちてよむをきくに、ことにはか
にあるまよりて、諸臣たちはからく、白壁王は諸王のあかにとし
たけたまへり、又先帝の功あるゆへに、太子とさだめたてまつる
といふよしをよむをきゝて、この大市をたてんとしつる人び
と、あさましく思ひて、とかくいふべきかたもなくてありしほど
に、百川やがてつかさをもよをして、白壁王をむかへたてまつり
て、みかどゝさだめたてまつりてき、このみかどの位につき給事

はひこへに百川のはかり給へりしなり、廿一日に道鏡をは下野國へながしつかはす、大納言ゆげのきよ人をこさへながしつかはす、此きよ人は道鏡がおとゝなり、十一月一日位につき給、御年六十二世をしり給事十二年なり、

繹按、繼嗣ノ二議ハ、既ニ本傳ノ論ニ具述セリ、抑、近江皇胤ノ正統タルハ勿論ナレドモ、淨見原(天武)以來八朝ヲ經テ、世擧リテ其、恩澤ニ沐浴シ、公等ハ親シク其朝ニ立テ今日ニ至リシニ、其、皇胤ヲ棄テ、他ニ求ムルハ、人情道理ニアラズ、百川等モ亦之ヲ知リ、衆議ノ允サヾルヲ察シ、卒然其不意ニ出デ、之ヲ斷行ス、其智謀膽略實ニ尋常ニアラズ、但シ藤氏ニアラザレバ此ニ出ヅル能ハジ、其井上皇后他戸太子ヲ廢シテ山部王(桓武)ヲ立ツルモ同一手段ナリ、皇后ハ聖武ノ皇女ニシテ孝謙ノ皇妹ナレバ、奈良朝ノ胤ヲ絶ツノ計畫ト見エタリ、水鏡ニ載セシ百

六十五

六十六

川ガ皇后ヲ廢スルノ詭計ハ、大日本史ニ妄説ナリトテ採用セズ、ヨシヤ斯ク迄ハナクトモ、近似ノ事ハアリタルナラン、其ハ小手尼ノ事(水鏡等ニ見ユ)及ビ宣命僞作(白壁王冊立)ニテ推知セラル、幸ニシテ光仁桓武二帝、賢聖ノ君ニ坐シ〳〵、擁立スル所其當ヲ得テ、天下國家ノ大慶ナリキ、然レドモ藤氏ハ此ヨリ益勢力ヲ得テ、良房基經ニ至リ遂ニ外戚擅權ノ漸ヲ成セリ、余因リテ謂フ、二帝ノ擁立ハ、藤氏ニ於テハ大織冠以來ノ大關鍵ナリト、

大日本史文室淨三傳、文室淨三、長親王子也、初爲諸王、名智努、(○智或作珍、)養老初、授從四位下、(續日本紀、)爲左大舍人頭、(公卿補任、)天平中爲木工頭、領造宮卿、班給新京百姓宅地、帝幸城北苑、賜宴羣臣、賞營創勞、賜東絁六十匹綿三百屯、累進正四位上、授從三位、勝寶四年、賜姓文室眞人、尋爲攝津大夫、寶字初、拜參議、兼治部卿、又兼出雲守、詔求直言、淨三

與少僧都慈訓奏曰、天下諸寺、每年正月悔過、稍乖聖願、終非功德、何者修行護國、僧尼之道、而今或身不入寺、計官供於七日、或貪規兼得、著空名於兩處、譏及三寶、無益施主、伏願停官布施、令彼貪僧無所希望、四年拜中納言、五年進正三位、改今名、尋遷御史大夫、優老聽宮中執扇杖、策兼神祇伯、八年進從二位、初紀袁祁之女粳賣嫁紀伊氷高郡內原牟羅、生身賣狛賣及長袁祁令寄食紀寺、至庚寅之歲編戶入奴婢籍、其族益人等告訴、積年不理、敕淨三覈之、淨三列狀而上、賜益麻呂等十二人姓紀朝臣、眞玉女等五十九人內原直、以益麻呂爲戶頭、編附京戶、而紀伊保等疑其非朝旨、孝謙帝面敕淨三及惠美朝獵、遣使紀寺、宣詔、益人等七十六人並得從良、(檢本書前後、文益人蓋與益麻呂同人也、)是歲、淨三請致仕、詔報曰、聞卿年滿懸車、據禮致仕、熟思此事、憂喜交懷、一喜功遂身退、能守善道、一憂氣衰力弱、歸就田家、古云、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卿之謂也、丹懇難違、依其所請、仍賜几杖及新錢十万、將以闡揚

六十七

勝流、激勵浮俗、淨三既致仕、敕給半俸、尋改賜全俸、景雲中賜太宰綿六千屯、(續日本紀)孝謙帝崩、儲位未定、吉備眞備等欲立淨三、淨三固拒、而免、(日本紀略)是歲薨、遺言薄葬、不受鼓吹、諸子遵奉、當時稱之、敕遣使弔賻、(續日本紀、本朝公卿補任、)子大原、(續日本後紀、公卿補任、)桓武朝賜姓三緒朝臣、(公卿補任、)至從四位下、授勳三等、(續日本紀、公卿補任、)子綿麻呂、秋津、(公卿補任、)

淨三弟大市、(大市或作邑珍、)天平中授從四位下、爲刑部卿、遷內匠頭、勝寶中進從四位上、與淨三同賜姓、尋爲大藏卿、此時宗室支族、陷辜者衆、大市內不自安、別髮爲僧、以圖自全、寶字中又出仕、授正四位下、歷彈正尹節部卿、遷民部卿、神護元年進從三位、二年爲出雲按察使、拜參議兼中務卿、景雲中賜大宰綿四千屯、(續日本紀、)及孝謙帝崩、吉備眞備等謀立大市、議既決、藤原百川等遽奉光仁帝踐祚、以故不得立、(日本紀略引百川傳、)寶龜元年進正三位、爲中納言、二年拜大納言、兼彈正尹、進從二位、遷兼治部卿、三年上表曰、臣以愚質、幸遇聖明、拖紫腰金、叨掌喉舌、貪榮

六十八

賓貴、戰過薄深、伏惟陛下德洽仁厚、邦舊命新、維城之遇千年、終譽之儀一會、令臣蒲柳向衰、桑楡方晏、病亦稍篤、垂盡無期、伏願避路俊乂、賜老丘園、止足以送餘年、返初而待終日、則上有成物之德、下無尸祿之譏矣、矜老存疾、有國嘉猷、伏願天恩曲慰、朽邁不任前路之迫促、謹詣朝堂、奉表以聞、優詔不許、再兼中務卿、固請致仕、詔曰、卿年及懸車、告老言退、知足知止、合於古誼、思欲抑留、恐非優老之道、體力如健、時節朝參、因賜御杖、十一年薨、年七十七、(續日本紀)

繹按、文屋淨三大市ノ性行履歷續紀ニ具載セリ、所謂宗室ノ賢長ヲ兼ヲタル者、吉備公等ノ推戴其人ヲ得タリト謂フベシ、淨三ハ固辭シテ敢テ當ラズ、大市ハ其事中止スト雖モ、後朝ニ奉事シ、榮進令終アリシヲ觀レバ、其賢德益明カナリ、

八月十七日。葬孝謙帝於大和國添下郡佐貴鄕高野山陵。二

六十九

七十

十一日。以道鏡爲造下野國藥師寺別當。即日上道。流其弟大納言弓削淨人等。

續日本紀、寳龜元年八月丙午、葬高野天皇於大和國添下郡佐貴鄕高野山陵、以從三位藤原朝臣魚名爲御前次第司長官、從五位下桑原王爲次官、判官主典各二人、從四位下藤原朝臣繼繩爲御後次第司長官、從五位下大伴宿禰不破麻呂爲次官、判官主典各二人、皇太子在宮留守、道鏡法師奉梓宮、便留廬於陵下、天皇自幸由義宮、便覺聖躬不豫、於是即還平城、自此積百餘日、不親視事、群臣曾無得謁見者、典藏從三位吉備朝臣由利、出入臥內傳可奏事、天皇尤崇佛道、務恤刑獄、勝寶之際、政稱儉約、自大師被誅、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務繕伽藍、公私彫喪、國用不足、政刑日峻、殺戮妄加、故後之言事者、頗稱其寃、

續日本紀考證(寳字二年三月)高野天皇、　皇代記、皇年代略記、並云、

孝謙天皇諱阿閉、號高野姫、元融按、寶龜元年八月紀云、葬高野天皇於大和國添下郡高野山陵、又高野陵見諸陵式、蓋山陵所在、因以爲稱歟、未詳、

繹按、高野姫ハ孝謙帝ノ御號ニシテ、諸書皆帝ヲ稱シテ高野姫天皇(姫ヲ畧スルモアリ)ト曰フ、崩後ノ追稱ニアラズ、山陵ノ名モ御號ヨリ起リシト見ユ、皇代記等ノ説是ナリ、

神皇正統記、第四十八代、稱德天皇、　かくて上皇重祚あり、さきに出家させさせ給へりしかば、尼ながら位に居給ひけるにてぞ、非常の極なりけむかし、唐の則天皇后は、太宗の女御にて、才人といふ官に居給へりしが、太宗かくれ給ひて、尼になりて、感業といふ寺にはしけるを、高宗見給ひて、長髪せしめて皇后とす、諫め申す人多かりしかども、用ゐられず、高宗崩して、中宗位に居給ひしを退け、睿宗を立てられしをもまた退けて自ら帝位につき、國を大

廿一

廿二

周とあらたむ、唐の名を失はむと思ひ給ひけるにや、中宗睿宗も、わが生み給ひしかども、捨てゝ諸王とし、自らのやから武氏のこもがらをもて、國を傳へしめむとさへ給ひき、その時にぞ、法師も宦者も數多寵せられて、世に譏らるゝためし多く侍りしが、この道鏡、初は大臣に准して、(日本准大臣のはじめにや、)大臣禪師といひしを、太政大臣になし給ふ、それによりて次々納言參議にも、法師をまじへなされにき、道鏡世を心のまゝにしければ、爭ふ人のなかりしにや、大臣吉備の眞備の公、右中辨藤原の百川などありき、されども力及ばざりけるにこそ、法師の官に任ずることは、唐より始めて、僧正僧統などいふ事のありし、それすら出家の本意にはあらざるべし、況や俗官に任ずることあるべからぬ事にてぞ、されどもろこしにも、南朝の宋の世に、惠林といひし人政にまじはりしを、黒衣の宰相といひき、(但これは官に任ずとは見えず、)梁の世に惠超といひし僧、學

士の官になりき、北朝の魏明元帝の代に、法果といふ僧安城公の爵をたまはる、唐の世となりてはあまた聞えき、肅宗の朝に、道平といふ人、帝と心を一にして、安祿山が亂を平げしゆゑに、金吾將軍になされにけり、代宗の時、天竺の不空三藏を尊び給ふあまりにや、特進試鴻臚卿を授けらる、後に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とす、歸寂ありしかば、司空の官をたくらる、(司空は大臣の官なり、)則天の朝より、この女帝(孝謙)の御代まで、六十年ばかりにや、兩國の事相似たりとぞ、

繹按、中宗(天智)以降、唐國ノ制度文物ヲ採用スルニ汲汲トシテ、其極彼レノ弊習惡例ヲ襲フニ至ル、奈良朝ノ季殊ニ甚シ、論者彼此ヲ參觀スルコヲ知ラズ、駭心破膽シテ、天地間絕無ノ事トナスハ、所謂垣以內ノ見ナリ、北畠准后彼レノ先蹤ヲ歷擧シテ、兩國ノ事相似タリト判セラレシハ、語簡ニシテ理該タリ、後ノ外制ヲ摸倣スル者、宜シク此ニ鑑ミルコアルベシ、

續日本紀、寶龜元年八月庚戌、皇太子令旨、如聞、道鏡法師、竊挾舐粳之心、爲日久矣、陵土未乾、奸謀發覺、是則神祇所護、社稷攸祐、今顧先聖厚恩、不得依法入刑、故任造下野國藥師寺別當發遣、宜知之、即日、遣左大辨正四位下佐伯宿禰今毛人彈正尹從四位下藤原朝臣楓麻呂、役令上道、以從五位下中臣習宜朝臣阿曾麻呂、爲多褹島守、辛亥、流道鏡弟弓削淨人淨人男廣方廣田廣津、於土左國、壬子、三七於元興寺、誦經、是日、授從四位上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正四位下、以告道鏡法師奸計也、

續日本紀考證、道鏡　古本僧綱補任云、道鏡、法相宗、河內國人、弓削氏、天智天皇孫志貴親王第六子也、義淵僧正弟子、初籠葛木山修如意輪法、苦行無極、高野天皇聞食之、於近江保良宮、有御藥、仍召道鏡、被修宿耀秘法、殊有驗、御惱平復、仍被任少僧都、案紹運錄亦以道鏡爲施基親王子、史所不載、姑書備考、

大日本史叛臣傳、弓削道鏡、河內人、（按皇胤紹運錄爲施基皇子子、公卿補任及他書所不載、恐誤、故今不取）

○中畧 道鏡謂威福由己、人應推戴、山陵事畢、留廬陵下、群臣立白壁王、是爲光仁帝、坂上苅田麻呂奏道鏡罪惡、令曰、聞道鏡法師挾舐糠之心久矣、陵土未乾、奸謀發覺、此則神祇所護、社稷攸佑、顧先帝厚恩、不忍致刑、滅死爲造下野藥師寺別當、即日發遣、又貶習宜阿曾麻呂爲多褹島守、神護以來、僧尼度牒、一用道鏡印、至是改用治部省印、三年道鏡死于貶所、以庶人禮葬之、續日本紀

尊卑分脈 洞院公定公著

施基皇子
- 光仁天皇
- 湯原親王
- 海上女王
- 榎井親王
- 春日王
- 壹志王
- 弓削朝臣淨人 大納言正二位太宰帥 寶龜元入廿一配流
- 尾張女王
- 道鏡法師 弓削、初少僧都 天平神護元十一月任太政大臣、同二年

皇胤紹運錄 中御門宣胤卿著

施基皇子
- 光仁天皇 諱白壁
- 湯原親王
  - 壹志濃王
  - 尾張女王 光仁ノ妃
- 海上王 從三
- 榎井親王
- 春日王
- 壹志王
- 弓削淨人 大納言正二太宰帥
- 道鏡禪師 大禪師位、太政大臣、法皇位、初少僧都、藥師寺別當、天平神護元年三月、任太政大臣、同二年十月、授法皇之位、神護景雲三年、配下野國

七十五

七十六

繹按、道鏡ノ皇胤タルハ、補任諸書ニ見エズトテ大日本史ハ之ヲ取ラズ、其論當レリ、然レドモ尊卑分脈紹運錄ハ、朝紳碩學ノ撰著、系譜家ノ大宗ナルニ、此說アルハ怪ムベキニアラズヤ、故ニ日本史モ恐謬ト云ヒテ、全ク無稽ノ談トハナサズ、因リテ思フニ、道鏡寵幸ヲ蒙ムルノ極、竊カニ天位ヲ覬覦シ、自ラ施基皇子

ノ落胤ト稱シ、帝モ亦半信半疑ノ際ニ、八幡神ノ夢告アリシカバ、其眞僞ヲ決セン爲メ、勅使ヲ差向ケヲレシニ、君臣分定、以レ臣爲レ君、未レ之有也トノ神教ニ由リ、彼レノ皇胤ナラザルヿ判然セシカバ、其事遂ニ止ミニケリ、然ラザレバ、如何ニ帝寵愛ノ至リナリトモ、河內國ノ一凡下僧侶ニ天位ヲ讓リ給ハント迄思召ス事ヤアル、彼レハ此說ヲ持シテ非望ヲ抱キ、帝ハ此說ヲ疑ヒテ神明ニ質シ給フ、疑ハザレバトセズ、宇佐ノ勅使ハ帝ノ精爽祖宗在天ノ御靈ニ接シ、清麻呂兄弟ハ其贊介者ナリ、嗚呼尊キ哉、嗚呼惶キ哉、抑落胤說ハ、本來無證據ニシテ、未決案ヲ後世ニ遺スモノニテ、一度之ヲ發スレバ其根滅セズ、遂ニ堂堂タル系譜ニ上ルニ至レリ、且ツヤ古來其人暴貴ニシテ至尊ニ昵近シ奉ツル者ハ、匪直也人（此語ハ、非常人ノ義ニモ用フ）ト云ヒ、或ハ帝王ノ落胤ナリト稱フルヿアリ、平相國清盛、豐臣關白秀吉ノ

七十七

七十八

如キ是ナリ、搢紳家ハ帝室ヲ尊崇スルノ念殊ニ深ケレバ、斯ル說ハ尤モ入リ易シ、洞院左大臣（尊卑分脈）中御門大納言（紹運錄）モ、匪直也人ノ說ニ由リテ、疑似ヲ採用セラレシナランカ、余ハ以爲ラク、疑似ヲ信シテ帝室ヲ尊クセンヨリ、疑似ヲ去リテ帝室ヲ尊クスルニ如ズト、故ニ一休和尚ヲ後小松帝ノ落胤トスルハ、（大日本史）道鏡ト異事同案ナリ、一休ハ菅和長卿ノ證アリ、道鏡ハ二系圖ノ證アリ、二僧ノ人品ハ霄壤ナレドモ、其疑似タルハ同一ナラズヤ、

又按、道鏡施基皇子ノ子ト僞稱シテ其事成ラズ、光仁帝眞ノ御子ニテ登極シ給フ、天命ノ歸スル所、近江ノ皇統ニ復スルノ前徵ナリシ歟、

九月七日。公上啓曰。側聞。力不レ任而強者則廢。心不レ逮而極者

必惛。眞備自觀。信足爲驗。去寶字八年。眞備年滿七十。正月將
進致仕表。適有官符。補造東大寺長官。因此入京。以病歸家。息
仕進之心。忽有兵動。召參軍務。甄錄微勞。累登貴職。不聽辭讓。
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療治難損。天官劇務。不可暫曠。何可
抱疾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關佐萬機。自顧微躬。醜顏已甚。
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戴聖朝養老之德。
下遂庸愚知足之心。

續日本紀寶龜元年冬十月丙申。先是去九月七日(本書不書干支)右
大臣從二位兼中衛大將勳二等吉備朝臣眞備上啓乞骸骨曰。側聞。
力不任而強者則廢。心不逮而極者必惛。眞備自觀。信足爲驗。去天平
寶字八年。眞備生年數滿七十。其年正月。進致事表於太宰府。記未奏

七十九

八十

之間。即有官符。補造東大寺長官。因此入京。以病歸家。息仕進之心。忽
有兵動。急召入內。參謀軍務。事畢校功。因此微勞。累登貴職。不聽辭讓。
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療治難損。天官劇務。不可暫空。何可抱疾殘
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闕佐万機。自顧微躬。靦顏已甚。慚天愧地。無處
容身。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希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庸愚知足之心。特
望殊恩。祈於矜濟。不任懇懃之至。謹詣春宮路左。奉啓陳乞以聞。

十月己丑朔。光仁帝即位。改元寶龜。丙申。詔報曰。昨省來表。即
知告歸。聖忌未周。懸車何早。悲驚交結。卒無答言。通夜思勞。坐
而達旦。不依所請。似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衛。猶
帶大臣。坐塾之間。勿空朝右。於是解中衛大將。

續日本紀寶龜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即天皇位於大極殿。改元寶龜。天

皇寛仁敦厚、意豁然也、自勝寶以來、皇極無貳、人疑彼此、罪廢者多、天皇深顧、横禍時或、縱酒晦迹、以故免害者數矣、又嘗龍潛之時、童謠曰、葛城寺乃前在也、豐浦寺乃西在也、於志度止、刀志度止、櫻井爾白壁之豆久也、好壁之豆久也、於志度止、刀志度止、然爲波國曾昌由流、吾家良曾昌由流也、於志度止、刀志度止、于時井上內親王爲妃、識者以爲、井則內親王之名、白壁爲天皇之諱、蓋天皇登極之徵也、寶龜元年八月四日癸巳、高野天皇崩、群臣受遺、即日立、諱爲皇太子、至是即位、丙申、先是去九月七日、右大臣云云（上文九月七日所引ト同文）至是詔報曰、昨省來表、即知告歸、聖忌未周、懸車何早、悲驚交結、卒無答言、通夜思勞、坐而達旦、不依所請、似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衛、猶帶大臣、坐塾之閑、勿空朝右、時涼想和適也、指不多及、

公卿補任神護景雲四年、右大臣正二位吉備眞備七十　中衛大將、九月七日乞骸骨、解中衛大將、

八十二

八十二

公累表不已、二年三月見允、六年冬十月壬戌（二日）薨。時年八十一

遣使弔賻。

續日本紀、寶龜六年、冬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勳二等吉備朝臣眞備薨、右衛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靈龜二年年廿二、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衆藝、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五年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累遷七歲中、至從四位上右京大夫兼右衛士督、十一年、式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廣嗣、與玄昉法師有隙、出爲太宰少貳、到任即起兵反、以討玄昉及眞備爲名、雖兵敗伏誅、逆魂未息、勝寶二年、左降筑前守、俄遷肥前守、勝寶四年爲入唐副使、廻日授正四位下、拜太宰大貳、建議創作筑前國怡土城、寶字七年、功夫略畢、遷造東大寺長官、八年仲滿謀反、大臣計其必走、分兵

遮之、指麾部分、甚有籌略、賊遂陷、謀中、旬日悉平、以功授從三位勳二等、爲參議中衞大將、神護二年、任中納言、俄轉大納言、拜右大臣、授從二位、先是、大學釋奠、其儀未備、大臣依稽禮典、器物始修、禮容可觀、又大藏省雙倉被燒、大臣私更營構、于今存焉、寶龜元年、上啓致仕、優詔不許、唯罷中衞大將、二年、累抗啓乞骸骨、許之、薨時年八十三(一ノ誤リ、辯ハ前ニ見ユ、)遣使弔賻之、

公卿補任、寶龜二年、右大臣從二位吉備眞吉備、七十八(○當ニ七ニ作ルベシ辯ハ前ニ在リ)、寶龜元年九月七日乞骸骨、三月日致仕、(依累抗表許之)六年十月二日薨、八十二、(在官六年)號吉備大臣、(參議三年、中納言三箇月、大納言八箇月、右大臣六年、)

公之學、冠絕古今、自天文兵刑禮樂典章、迄陰陽曆數卜筮音韻籀篆之細、莫不究其蘊、嘗依皇國字音、撰五十音圖、又省漢

八十三

八十四

字偏旁點畫、作片假名五十字、以便學者、後世稱吉備大臣片假名、

本朝文粹、三善清行意見十二條云、伏見古記、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

繹按、公ノ道藝ヲ恢弘スル、其跡ノ史傳ニ見ユルモノ、天文曆數ハ、曆算學ノ獎勵及ビ改曆ノ事、兵ハ築城、訓練、征戰、(外征準備、内亂戡定、)刑ハ律令删定、禮樂ハ釋奠諸儀、(歸朝獻物ニ、唐禮、樂書、銅律管、方響、弓箭等アリ、)典章ハ申訴杜ノ類、陰陽卜筮ハ、其子孫門弟ノ傳業ヲ以テ證シ、音韻籀篆ハ、五十音片假字ノ制ヲ以テ推スベシ、而シテ經史ノ學ハ、固ヨリ其本業ニシテ言ヲ待タズ、

倭片假字反切義解、序、(藤原長親卿)夙聞、太古之代、未有漢字、君臣百

姓、老少口口相傳、及乎應神天皇御世、始渡儒經、學書契、而凡國家用文字、有眞字、有假字、眞字對假字正也、假字對眞字權也、字名義即物名也云云、都不過於以義爲眞字、音爲假字而已、此舊事本紀日本書紀所用男假字數多是也、亦如古事記萬葉集、無用眞字假字以義與音相雜筆之、到於天平勝寶年中、右丞相吉備眞備公、取所通用于我邦假字四十五字、省偏旁點畫作片假字、抑四十字、音響反阿伊宇江乎五字、此乃天地自然之倭語焉、是故竪列五字横列十字、加入同音五字、爲五十字、且又横十字、隨脣舌牙齒喉備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聲、奇哉、世俗傳稱之云、吉備大臣倭片假字反切、有其口訣矣、然後弘仁天長年中、釋空海造四十七字伊呂波、以便于女童、其體則草書、此伊勢物語古今和歌集所用女假字四十七字也、予學和歌樂音律、其餘力觀吉備大臣倭片假字反切、則闕無音義、竊注己意、亦考全書、以解片假字名曰倭片假字反切義解、聊述由緒冠假字首云爾、

八十五

八十六

假字本末(反切義解序、注)此書の尾に、仲春日、花山耕雲散人明魏愚草こ記せり、奥書に、右一卷搜求舊庫反故中、而手錄以歸庵、倩見聞、秘密之奥藏、示權實之正軌、然音義輕重清濁、猶未盡曉、而有益于後學功不少矣、嗚呼惜哉、未知耕雲散人明魏爲何世何人而已、元和庚申歳夷則下弦、阿闍梨良正、二本件の文のつぎに、右一册、於難波速川氏家許借之命筆染紙、彼花山散人明魏字耕雲、自作和歌口傳、則應永年中出家住山州花頂山焉、續作者部類卷下曰、凡僧明魏、花山院流、尹大納言師賢卿孫、權中納言家賢卿子、名長親、南朝任權大納言、(新續古今集和歌六首)亦新葉集載右大將長親詠歌、有數首、蓋長親慕君至孝、長歌慣音、於我朝遭親喪、凡三年居憂者、唯遠世貞觀年中紀夏井也、近世正平年中藤長親耳、長親入道明魏匪直也人者也、于時正德三癸巳歳孟春八日、以寧局今出河如雞こ記せり、さて長親卿の著されたる書に、耕雲和歌口傳あり、文明五年の奥書に、右此一卷者南

禪寺禪栖院耕雲魏公上人所述而和歌之道深切著明者也云云、耕雲、南朝、權大納言右大將藤原長親卿、法名號明魏又耕雲云云、と見ゆ、又源氏物語の注に、源氏小鑑あり、足利義持公へ進られたる書なり、又同物語の注に、弘和元年にしるされたる仙源抄といふもありて、跋に假字づかひの說あり、其大意定家卿の定め給へる假字づかひを非なりとして、漢字の四聲の定に傚ひていふときは、皇國詞にも平上去の三聲あれば、本語の音に泥まずして、その唱ふる聲に隨ひて、漢字の平上去の三聲を撰びて、假字に用ふべきことわりなり、と論へる新說を立られたり、一ことわりはいはれたる說に似たれど、隨ひがたし、又みづからの歌集あり、耕雲千首と稱ふ、應永廿年の跋に、此千首愚僧四十年前、詠也云云、とあり、此卿の傳ひろく書どもにきこえ給はず、故、如此なにくれと引出つ、件の書どもをよみ見て、其人がらおもひやりまゐらすべし、さて此

八十七

卿漢文學は得られざりつるにや、すべて此義解の文劣く見ゆ、其意して讀べきなり、

八十八

かくていはゆる吉備大臣倭片假字反切口決を載て云

上父字、行、竪、下母字、行、横、其隅生子字、

例　伊上父和下母反阿隅子

亦　也上父宇下母反勇歸子

横、行歸父字、竪、行歸母字、其歸生子字、

例　阿上父和下母反阿歸子

亦　也上父勇下母反勇歸子

また五十音圖とて

□內、五字序所謂同音五字是也、改乎伊作於圖者、空海所爲矣、

アイウエヲ

ワ	ヤ	ナ	タ	ラ	ハ	マ	カ	サ
イ	イ（ヰ）	ニ	チ	リ	ヒ	ミ	キ	シ
ウ	ユ	ヌ	ツ	ル	フ	ム	ク	ス
エ	エ	子	テ	レ	ヘ	メ	ケ	セ
ヲ	ヨ	ノ	ト	ロ	ホ	モ	コ	ソ

上件、義解の倭片假字舊解のごとくに載せてかくあり、（但し義解には片假字の傍に其本字を書添たり、其は明魏の考給へる書解なり、その本字當りがたきもあるがうへに、こゝには要とあらねば捨て寫さず、さて上にも云へるごとく此ほかに、假字反切音義假字音義方位、また追考伊呂波字音解とて記せるは、明魏の意もて注せる說にて、甚しき誤あればすべてとらず、本書を見て知るべし、）

今按るに、吉備眞備公は、きこゆる多才の儒者にて、續日本紀の公の薨られし所に、靈龜三年三月十二日（通本二年二月十二日とあるは誤なり）從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涉衆藝、我朝學生播名唐國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通本五に誤）年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と見え、本朝文粹に載たる三善清行朝臣の異見封事十二條の中に、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受、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と見えたれば、音韻の道にも長れ給ひたりしなり、そのかみ唐國に天竺より傳はりたりつる悉曇法を受習ひ來て、それに倣ひて皇國の正しき音聲に轉し、音位を換へて新に五十音圖を作り、さて其對譯に用ふべき漢字音の區よして、一同からざるが故に、更に當時皇國通用の字音、また訓をも假借りて、姑く對譯のために四十五字を定め、其字の偏旁點畫を省きなどして、簡約なる一體の字を製り給へるが、いはゆる片假名にて、後に

八十九　九十

空海二字を補て四十七字となれる事、反切義解序に見えて、上に擧たるがごとし、なほ下にも論ふべし、かく設置て、學生に便よく、音韻反切を習はしめ、又漢籍の訓ざまどもをもかつ〴〵字旁に注し置などもして、教授給へるものにぞあるべき、

然るにその眞備公の五十音圖中、本音は四十五字なりけるを、空海圖於の二音を増補して、本音四十七字に爲れりといへる傳へ、まことに然る事なるべし、○此語は、明魏の片假字反切義解に其口決を載せて、五十音圖ノ口ノ内ノ五字ハ、序ノ所謂同音五字是也、改伊ヲ作於ノ圖者ハ、空海ノ所爲ナリ矣とあるを受けて云へるなり、其は空海入唐して、始て眞言秘密法を受、梵字學をも傳はりたりと云へは、悉曇法を精しく明らめ曉りて、舊圖を改訂して、於圖の二音をも増補せるものにして、此空海の功も更にまためでたし、但し衣恵の音の差別は素より音圖にあり、さて義解の序に、空海造四十七字ノ伊呂波ヲ、四十五字ニ増補ス圖於ノ二字ヲと云へるはたがへり、音圖を正して後、伊呂波を作れりと云ふべきことわりなり、但し件の音圖、横行のアワヤナタラハマカサと次第たるは、當時なほ精しからざりしなり、又空海の改補のワ行のヲをオとしヤ行のイを井とせるは、

九十一

九十二

舊より空海の然改たるにか、又空海の改補説にのみよりて、明魏の私にものせられたるにか、いづれにもなほ精しからず、その由は下に云ふべし、下略、

繹按、王仁、阿直岐、ノ讀書法ハ如何ナルモノナリシヤ、今ハ知ルニ由ナシ、蓋シ百濟ハ支那吳國ト對ヒ合ニテ音モ言モ近似シ、皇國ハ上古ヨリ百濟ト交通シ語格モ同一ナレバ、王仁等ハ本國ノ語音ヲ以テ皇國ノ語音ト取雜ヘテ讀法トナセシナラン、袁晉卿ガ傳ニ三吳ノ訛響ト云ヒ、今ニモ皇國ニ吳音多キハ是ニ由ルナリ、其後隋唐ト往來シ北音ヲ用フル事トナリテハ、讀書ノ音韻モ一變セリ、即チ所謂漢音ナリ、歷朝ノ政令ニ漢音ヲ勸メテ吳音ヲ禁セラレシハ、獨リ讀書ノ爲メノミニ非ス、彼ノ國人ト交際通辯等ノ便宜ヲ以テナリ、(今ノ南京上海邊ノ語ハ官話トナラザルガ如シ)サテ音韻ヲ改定スルニハ、悉曇ニ基ツ

カザル可ラズ、是ニ於テ吉備公先ヅ五十音ヲ製シテ皇國ノ音ヲ定メ、又韓國讀法ノ本文間ニ訓譯ヲ施ス(古來我ガ宣命書ハ此體ナリ)ニ倣ヒ、片假字ヲ造リテ訓點ニモ用フル丁トナサレタリ、是ヨリ看讀法簡便ニナリ、伴信友ノ言ヒシ如ク、音博士ニ外國人ヲ用フルハ袁晉卿ノ後絶エタリ(從前ノ音博士ハ多クハ百濟人ナリ)

又按、五十音圖片假字ノ事、大日本史吉備公傳ニ載セズ、辯モ亦之ナシ、蓋シ公ノ製作タル確證ヲ得ザリシ故ナラン、然ルニ藤原長親卿ハ南朝ノ賢臣ニシテ、其文學世ニ鳴リ著書モ數多ナル中ニ、倭片假字反切義解ハ前輩殊ニ其見解卓越ナルヲ稱美セリ、日本史文貞公(師賢、長親祖父)傳ニ、長親父(家賢)子ヲ附シテ其著書ヲ列シ、反切義解モ載セタルニ、一語之ニ及バザルハ何ゾヤ。抑伊呂波四十七字ノ空海作ト云フハ頗ル異論アレモ、五十音片假字ノ吉備公作タルハ、學者間同論ナルガ如シ、或ハ五十音ハ公ノ作片假字ハ作者不詳ト云フモアレド、片假字ヲ空海以前奈良朝ノ作トスレバ、吉備公ノ外ニハ其人ヲ得ズ、

九十三

九十四

公與正四位下大和長岡等、刪定律令二十四條、延曆十年詔行之、世傳私教類聚三十八條、云公所著也、公嘗獻對馬田穀、以爲島儲、大藏省雙倉火、出私財營構之、則家道之饒富亦可知已。

續日本紀、桓武天皇、延曆十年、三月丙寅、故右大臣從二位吉備朝臣眞備、大和國造正四位下大和宿禰長岡等、刪定律令二十四條、辨輕重之舛錯、矯首尾之差違、至是下詔、始行用之、

同書、(寶龜六年公薨條下)大藏省雙倉被燒、大臣私更營構、于今存焉、

（續紀編成ハ延暦十六年ニ在リ、寶龜六年ヲ距ルヿ二十三年、公營スル所ノ雙倉尙存スルナリ、）

續日本紀、天平寶字八年、八月戊辰、節部省（惠美押勝大藏省ヲ改メテ節部省ト曰フ、）北行東第二雙倉災、甲戌、賜節部省火雜色已上絁綿有差、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三年、十月癸亥、大和國造正四位下大和宿禰長岡卒、刑部少輔從五位上五百足之子也、少好刑名之學、兼能屬文、靈龜二年、入唐請益、凝滯之處、多有發明、當時言法令者、就長岡而質之、勝寶年中、改忌寸賜宿禰、寶字初、仕至正五位下民部大輔兼坤宮大忠、四年遷河內守、政無仁惠、吏民患之、其後授從四位下、以散位還第、八年任右京大夫、以年老自辭去職、景雲二年、賀正之宴、有詔特侍殿上、時髮鬢未衰、進退無惑、天皇問之曰、卿年幾、長岡避席言曰、今日方登八十、天皇嘉嘆者久之、御製授正四位下、

九十五

九十六

續日本紀考證、天平寶字元年十二月、大倭宿禰長岡　按、養老六年二月、賜矢集宿禰虫廉呂田五町、陽胡史眞身四町、大倭忌寸小東人四町、鹽屋連古廉呂五町、百濟人成四町、並以選律令功也、天平九年十一月、大倭忌寸小東人賜姓宿禰、此長岡與陽胡史眞身ム〻等連書、云養老二年修律令、則長岡小東人疑一人、蓋長岡初名小東人、後改今名也

拾芥抄、吉備大臣私教類聚目錄、

第一、略示內外事（內外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偸盜、三不婬欲、四不妄語、五不飮酒、外五常、一仁不殺、二義不盜、三禮不邪、四智不妄、五信不亂、）
第二、略示文籍事
第三、仙道不用事
第四、人生變化事
第五、人道大意事
第六、不可殺生事
第七、不可行盜事
第八、不可行奸婬事
第九、不可妄語事
第十、不可醉亂事
第十一、可存忠孝事
第十二、可存信忠事
第十三、可信佛法事
第十四、可愼言語事
第十五、過則必改事

第十六、思緩可行事　第十七、不侮愚夫事　第十八、莫住他家事
第十九、可審交遊事　第二十、可忍忿情事　第廿一、可慎飲食事
第廿二、可勤身行事　第廿三、不可奢侈事　第廿四、莫娶兩妻事
第廿五、可慎販鬻事　第廿六、不可博奕事　第廿七、世俗禁忌事
第廿八、妊身禁忌事　第廿九、房中禁忌事　第三十、世俗愚行事
第卅一、莫用詐誣事　第卅二、不可濫察事　第卅三、莫勤音聲事
第卅四、可知巫占事　第卅五、可知醫方事　第卅六、可知書筭事
第卅七、可勤文事　第卅八、可知弓射事

繹按、世ニ敎訓書及ビ遺訓ト稱スルモノ多ク、後人ノ假托ニ成ル。菅家遺誡、東照公遺訓ノ類是ナリ、吉備公ノ私敎類聚モ、果シテ公ノ手ニ成リシヤ未ダ審カナラズ。但シ其條書中、仙道ヲ不用事ハ、鑑眞和尙東征傳ニ日本君王不崇道士法トアルニ符合シ、最末ノ條可知弓射事ハ、公入唐ノ歸獻ニ弓箭器數品アルニ 九十七 符合セリ、其他條條公ノ性行ニ符合スルコト多ケレバ、洞院實熙公(拾芥抄作者)モ手筆ト看認メラレシナラン、其語淺俗ニシテ飾ラザルハ、敎訓書ノ本色ナルベシ、 九十八

公子泉。左衛士督。大學頭。遷伊豫守。延暦年間有罪。桓武帝勅曰。伊豫國守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政迹無聞。犯狀有著。稽之國典。容寘恒科。而父故右大臣。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然則伊父美志。猶不可忘。其子愆尤。何無矜恕。宜宥泉辜。令思後善。但解見任。以懲前惡。乃左降佐渡守。後召還。至參議。左衛門督。卒年七十二。或云。陰陽博士賀茂保憲。公之裔也。兼天文博士。天延中造暦。傳暦道其子光榮。傳天文道安倍

晴明。

公卿補任、嵯峨天皇大同五年、從三位吉備泉、六十八　天平神護二年
九月十九日從五下、三年二月丁未以近衞將監從五下吉備朝臣泉、
爲大學員外助、神護景雲元年十月壬戌從五位上、三年二月乙丑正
五下、六月乙巳右衞士督、四年七月辛巳從四下、八月庚戌大學頭、寶
龜九年二月庚子造東大寺長官、天應二年二月庚申任造東大寺長
官、六月辛未兼伊與守、延曆三年三月丙申免伊與守、四年十月甲子
召、降佐渡守、廿五年四月甲子式部大輔、五月廿四日南海道觀察使、
同六月廿六日左京大夫、同卅日參木、七月十四日兼右大辨、大同二
年四月癸酉停參木、號觀察使、三年正月廿五日從四上、五月廿三日
左大辨、六月廿八日兼刑部卿、十一月十八日正四下、五年正月十一
日兼伊勢守、六月丙申停使、如故、爲參木、十一月十四日兼武藏守、九

九十九

百

月十日解左大辨、　弘仁五年正四位上吉備泉、七十二　刑部卿、武藏守、
閏七月八日卒、（參木大辨二年、又參議五年、）
日本逸史、弘仁五年閏七月壬午、散位正四位上吉備朝臣泉卒、右大
臣眞吉備男也、中略四年三月辭邊見召、內裏昇殿、上令典侍賜衣被
等、中略弘仁三年十二月致仕、四年正月叙正四位上、卒時年七十二、
續日本紀、延曆三年三月丙申、先是伊豫國守吉備朝臣泉與同寮不
協、頻被告訴、朝庭遣使勘問、辭涉不敬、不肯承伏、是日下勅曰、伊豫國
守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政迹無聞、犯狀有著、稽之國典、容寘恒科、而
父故右大臣、往學盈歸、播風弘道、遂登端揆、式翼皇猷、然則伊父美志、
猶不可忘、其子愆（愆同）尤、何無矜恕、宜宥泉辜、令思後善、但解見任、
以懲前惡、
神社考（林道春羅山著）賀茂氏、其先孝靈天皇第三子稚武彥、命以功、
封于備之中州、其後胤吉備公、靈龜二年入中華、五經三史陰陽諸藝、

悉傳而歸朝、於是乎聖武帝進位於右大臣、孝謙帝賜姓於賀茂氏、進右大臣ハ孝謙(稱德)ノ朝ナリ、又賜氏ノ事史ニ見エズ、賀茂氏七世後胤保憲、奉勅造曆、十九世後胤在弘、學河洛讖緯之書、習卜筮推步之術、柄陰陽之職、每旦修泰山府君、天曹地府、水男之祭祀、應永二十六年五月二日、年八十一卒于京第、其克家(易云、子克家、)在方、自諸陵頭再任曆博士、遷陰陽頭、凡日月盈昃、曆數休咎、莫不該括、其嗣在貞、在盛、相次進于二位、其餘歷官悉同于上、在盛長子乃在通、其歷官次第、又同于父祖、不墜家業、永正九年在通卒、年八十二、其子在重、陰陽寮、掌天文曆數事、昔者一家兼兩道、而賀茂保憲以曆道傳其子光榮、以天文道傳弟子安倍晴明、自此已後、兩道相分、

繹按、加茂氏ハ系圖(類從本)ニ、吉備彥之孫、吉備麻呂右大臣、其子小黑麻呂(一名虫丸)大納言比賣、淡海公室(中略)トアリ、姓氏錄ノ賀茂朝臣ト全ク別ナリ、且ツ吉備彥ノ名、吉備麻呂ノ右大臣等、

百一

百二

例ノ系圖說信ヲ置クニ足ラズ、故ニ神社考ハ稚武彥ノ孫ニテ右大臣吉備公ノ後ト定メ、平城坊目考モ同說ナリ、(坊目考ハ下文ニ載ス、)然レドモ未ダ確證ヲ得ズ、姑ク書シテ後考ヲ俟ツ、

公之葬、未詳在何地、備中下道郡八田村、有公墳塋、後人建碑、其側有吉備寺、大和國添上郡高畠、亦有稱吉備墓者、並見地志、

吉備寺記(釋義剛撰)古之人雖有盛德大業、熏灼一時、而子孫或不能保、松櫝者無往而不然、況乎千載之下、光沈響絕、誰敢指其處而稱其名、自非遺功釋門、留跡法刹、安乎得流清芬、於不朽、而使後之志士仁人、歔欷長息、慕藺其德業之盛大焉、備之中州下道郡八田庄、有眞言蘭若、曰鏡林山吉備寺、蓋右大臣吉備公所經始也、公本姓下道、名眞備、右衛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子、持統帝九年誕、蘭若東猶有故宅在、

多爲士人之所據、有宅畔有流泉、公初產酌洗浴水處、又嘗逍遙山水、彈琴石上、音震高嶺、民至今目而呼之、公少有卓群之姿、元正帝時、卿留學、命隨使入唐、訪道請益、垂二十年、研究經史、貫習禮樂、至兵制卜曆、莫不該綜、聖武帝天平中、大賫典籍圖像器具等歸、天皇優寵、擢爲東宮學士、賜姓吉備朝臣、累遷至從四位上右京大夫右衛士督、孝謙即位、以藤廣嗣靈妬寵爲祟、左降筑前守、移肥前守、簡爲入唐副使、已歸、授正四位下、補太宰大貳、建議築怡土城、廢帝朝安祿山亂華、勅嚴兵甲備不虞、又命春日部三關等就公學八陣九地結營向背、尋爲西海道節度使、欲抗表致仕、未果、遷造東大寺長官、入京養病私第、仲滿之反、公運籌平之、稱德重祚、以功授從三位勳二等、更除參議正三位中衛大將、任中納言、俄轉大納言、又以自帝在東宮久勞訓導、詔進右大臣從二位、兼本郡大領、及帝崩于西宮、與左大臣藤永手等定策禁內、立皇太子、是爲光仁帝、寶龜元年、上啓辭官、不許、唯免中衛大將、大

臣如故、二年荐乞骸骨、遂許之、六年冬十月壬戌、薨于家、天皇哀悼、遣使弔賻、乃葬于此山之半腹、五輪塔婆現存、石古苔厚、觀者悽惻、公嘗奉聖武詔、賦殿前梅樹、騷旨雅韻可想見、惜哉集不傳于世也、若大學釋奠、始備禮容、其於儒門爲勳偉矣、加旃崇神信佛、精感響應、相傳其將赴神州、懇祈八幡冥助成功、竊誓榮旋之後廟祀于采地、已到唐、帝試以野馬臺詩、文字綺錯、不解讀法、公默念本國初瀨觀世音、忽有小蜘蛛曳絲而導、隨讀無滯、唐人不知、咸大驚異、以爲天才神智不可測也、凡殊域傳業、不辱君命、中夏播名、發揚國光、一由神佛之力焉、因以天平年中、捧神祠於和州十市郡、傍建精舍、曰妙法寺、又手彫大士像安之、伽藍扁曰觀世音寺、令其子元興普覺律師主兩寺、投老枌里之日、有志于酬歷朝之殊遇、植將來之福因、頓命匠輪起寶塔及本堂、以行基親刻醫王善逝爲之本尊、就創紺宇、擬家門修功德之場、此茲蘭若之權輿也、近元祿己卯冬、州之寶成村民掘山徑、得古銅器、內盛枯

骨、捐骨、取器、示之、一禪客、禪客熟視、歎識、曰、以和銅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廿七日己酉、成下道圀勝圀依朝臣二人、母夫人骨藏器、故知後人、明不可移、破其勝、字磨滅、難見、過訪蘭若、繙閲牒記、始知夫人吉備公、祖母、而糢糊者勝、字也、禪客撫嗟無已、與其徒哦詩紀事云、嗚虖、公聲價高、支桒顯達、班於鼎槐、享八旬之眉壽、荷六朝之隆渥、當時應無抗其榮盛者、雖奈閲世之久、至祖先朽骴、棄于山野、非獨僅金盌之嘆、僅託蘭若唱姓望於後葉、而其庄園廢而資產空、則香火之行、絕、可計日而待也、今有賢明宰官伊東播州太守長敎公、涖政斯土、追憶名臣之風猷、痛惜舊躅之陵夷、家臣仙石、木崎、中村、尾關、諸彥、亦賛成高志、永除寺地之賦稅、以免姦暴之侵漁、千載欲墜之緒、於是乎紐振焉、則太守之厚德威名、可傳諸靡窮、而不朽也必矣、住持法印宣幽壽膺中興之際會、感遇法運之通泰、介人問寺記于予、予才悳賤技、筆乏鳳毛、豈堪摛宏藻、而矚人眼乎、顧其悃忱彌歲、不忍峻拒、據國史及二三紀

百五

百六

載蘭若、舊志等、畧布叙備公之履歷、與緇𢬵之由漸、如詳贍矚之勝狀、惨舒之逸興、請俟後之含珪璋者矣、正德壬辰夷則、日、南嶽沙門義剛、書于能寂之丈室、

繹按、釋義剛予未ダ其人ヲ識ラズ、南嶽沙門ト署スレバ野山ノ碩學ナランカ、記文ニ注釋一卷ヲ附ス、博ク外典ニ涉リシト見エ、文辭モ頗ル修整ナリ、吉備公ノ年齡ヲ公ノ致仕表ニ據リテ八十一ト定メタルハ鐵案ナリ。（是事ハ前ニモ言ヘリ、）兼本郡、大領、ハ本朝文粹ニ據ル、亦卓見ナリ。トス、但シ公和州十市郡ニ神祠及ビ妙法寺觀世音寺ヲ建テ、子善覺律師ヲシテ二寺ニ主タラシム云云ハ、吉備寺和記ニ據リシナラン、和記ハ世ニ稱スル緣起ノ類ニテ信ズルニ足ラズ、大和志等ヲ閱スルニ妙法寺觀世音寺ナシ、善覺モ他書ニ見エズ、恐クハ謬ル、故ニ取ラズ、

又按、記文ニ公薨于家、遣使弔賻、葬于此山、トアリ、家ハ鄕里遣使

ハ備中ニ差遣スト爲ス、吉備寺舊記類及ビ土人ノ傳フル所皆
謂フ、公辭職ノ後鄕里ニ歸住シ、薨シテ今ノ墳塋ニ葬ムルト、此
レ大疑案ナリ。公寶字八年ニ造東大寺長官ニ任シ、一旦上京シ
テ以病歸家息仕進之心(公ノ上表文、下同シ)トアルハ鄕里ニ歸
ラレシナリ、忽有兵動召入トハ國ヨリ召サレテ入京シタルナ
リ、是ヨリ大中納言ヲ歷テ大臣ニ至レバ公卿ノ資格、辭職シテ
モ前官ヲ以テ補任ニ列ス、其第ハ京師ニ在リ、其籍ハ左京ニ貫
ス、姓氏錄ニ吉備朝臣ハ左京皇別トアル是ナリ、若シ歸休セバ、
官裁ヲ經テ其事史ニ見ハルベキニ、續紀補任等ニ曾テ見エズ、
遣使吊賻ハ在京ノ皇族諸大官皆同辭ナリ。此ヲ以テ葬于此山ニ
ノ證トハ爲シ難シ、然ラバ其墳墓ノ鄕里ニ在ルハ何ゾヤ、當時
葬式ハ荼毘行ハレテ分骨スル例アレバ、備中ノ墳墓ハ分骨塚
カ、若クハ後人奠祭ノ爲メニ招魂墓ヲ設ケタルカ、愚案ニテハ
公ハ奈良ニ薨シ大和某所ニ葬ムリシナラン、然レド泉下ノ事
ハ臆想ニテハ定メ難シ、國勝母夫人ノ骨藏器、公亡妣ノ墓志ノ
如キモノ世ニ出顯セバ、其時コソ公ノ葬所一定セン、其レ迄ハ
未決ノ案ト爲スベシ、

吉備公墓碑(伊東長之撰)備中國下道郡八田村、係我封內、村有吉備
公墳焉、年祀縣邈、不知何人所置也、今茲弘化丁未、嚴君命長之曰、公
之文學功勳、照映古今、天下所知也、但此墳恐其久而湮滅、故欲碑而
明章之、汝其銘之、長之不能辭、謹按、公諱眞備、父爲右衛士少尉下道
朝臣國勝、其先出自吉備津彥命、世居吉備、靈龜中、以從八位下爲遣
唐留學生、時齡僅踰弱冠、通明經史、旁達衆技、我朝學生馳文名于異
朝者、以公爲先焉、孝謙帝爲太子時、召爲學士、恩寵特渥、天平十八年
十月、賜吉備朝臣姓、累遷右大臣、初大學釋典儀未備、公乃稽禮典、器
物始備、於是禮容燦然可觀、藤原仲麻呂之反也、公度其必走、遣兵徼

之、其籌略指麾、皆合機宜、不經旬賊已平、其有勳勞于天下如此、嗚乎、公之文學功勳、赫然照映、至今不朽、固無假乎言、今嚴君之命、其可不銘而表之乎、公以持統帝七年癸巳三月二十八日生、寶龜六年乙卯十月二日薨、年八十三、至於進退去就之義、則世自有公論、不復議、銘曰、尊崇王道、經緯禮樂、文運以昌、武功亦卓、維公之鄕、流風永存、爰勒貞珉、俾民弗諼、弘化四年歳次丁未十月、領主伊東播摩守藤原朝臣長寛立石、男長之恭撰、長生敬書、

繹按、碑文中公ノ生年ヲ持統帝七年トスルハ、薨年八十三ノ説ニ從ヒシナリ、此事既ニ上文ニ論ゼリ、三月二十八日生ハ他書ニ言ハザル所、何ヲ證トセシヤ、吉備寺和記ノ妄誕スヲ月ト日トハ知レズトアリ、凡ソ金石文ノ外ニ、千年前ノ人ノ生誕月日ヲ證スベキモノアリヤ覺束ナシ、

吉備のした道（古川辰古松軒著）吉備大臣の御廟、八田村、昔時より吉

百九

備公御墳墓なりと言ひ、時代遙に阻るに因りて其證も無かりし故、大偎院殿（奉號伊東信濃守長貞）廉潔質直の御氣象ありて、世人半疑半信にて是を崇むるは其實にあらずと仰あり、元祿年中此墳を發き見給ふに、御棺ありて内に御骨あり、御脛骨甚た長し、傳へ聞く吉備公御長高かりしと、是に由りて御眞廟なりとて、緣起除地を寄附し給ひ、眞藏寺と云ひし寺を吉備寺と改稱して、末代に吉備公の靈を祀らしめ給ふ、墳墓を發き給ひしは大器量にして、普く世人の疑を解き給ひぬ、是れ聖知とも云ふべきか、按に小田郡東三成村にて、吉備國勝公、母君の墳を發きしに、御骨藏の器に銘あり、又和州宇知郡大澤村にて、吉備公の葬り給ふ楊貴氏の古墓を誤り發きしに輙に銘あり、然るに吉備公の御墳墓に銘のなき事不審、或人の云ふ、墓誌ありしと言傳ふと、然れども吉備寺の緣起にも記さす、其他を索るに未た詳ならず、諺に云ふ鰯の頭も信心と、

百十

いへば、吉備公の德を崇むるに、其地の眞僞を論ぜんや、大僊公と名稱し給ひし吉備公の御廟に、疑を記せるは甚だおそれありと雖も、其實を云ふのみ、

大和志、(幷河永著)吉備墓、　在高畑村、眞備者、右衞士少尉下道朝臣國勝之子也、下略

平城坊目考、(丸屋勘兵衞篤瑞著)下高畑町、(與福寺下高畑村なり、)享祿年七鄕日記云、新藥師鄕、塔鄕、(爲延沙汰、)下高畠鄕、新藥師、上高畑鄕、二坂鄕、云云、如七鄕記、享祿年既下高畠鄕民家あり、其初をしらず、如今上高畑は春日禰宜町にして、下高畠は商家鄕民の居地なり、　閼伽井町、(俗赤井坊町と稱す、與福寺領高畠組、)　吉備塚、當鄕、東に在り、俗其所を謂て吉備垣外といふ、　幸上の町、(與福寺領紀寺村組、)同下の町、(同右、)古翁云、往昔幸德井、陰陽博士加茂氏、吉備大臣末孫云云、當鄕に住居す、于今古井有て、即幸德井と號す、是其舊所の遺趾なり、於此幸井町と號すと云云、吉備塚、當鄕の後東の野中に在、是亦其證なり云云、

百十一

百十二

大和國町村誌集(川井景一著)高畑、(幅員東西二十二町十間、南北十町二十間、)中略、吉備大臣墓、(墓上佛石ナク、古松二株アリ、寶龜六年十月薨ス、)

吉備塚探査報告、　大佛南より春日を過て、雪消澤を左に見猶南に向へば上清水横町に出づ、この邊を總べて高畠といふ、路傍に石標あり、曰くこれより東三町新藥師寺と、この石標を過ぎて更に南に至れば、アカイ町といふに至る、俗に稱してアカンボといふ、奈良市の東南端なり、この街の外づれに出れば、田畠の中一小塚の存するを見る、所謂キビ塚はこれをいふにやと思ひて、路ゆく人を止めて問へば、曰く俗稱之をエノモト塚といふ、この處エノモト蛙といふあり、常にこの塚のもとを去らず、一種他に異るものなりと、キビ塚といふを知らずやと問へば、曰く知らずと、乃ち去て更に路傍の民家に入りて、一老女に問ふ、曰くかの塚は俗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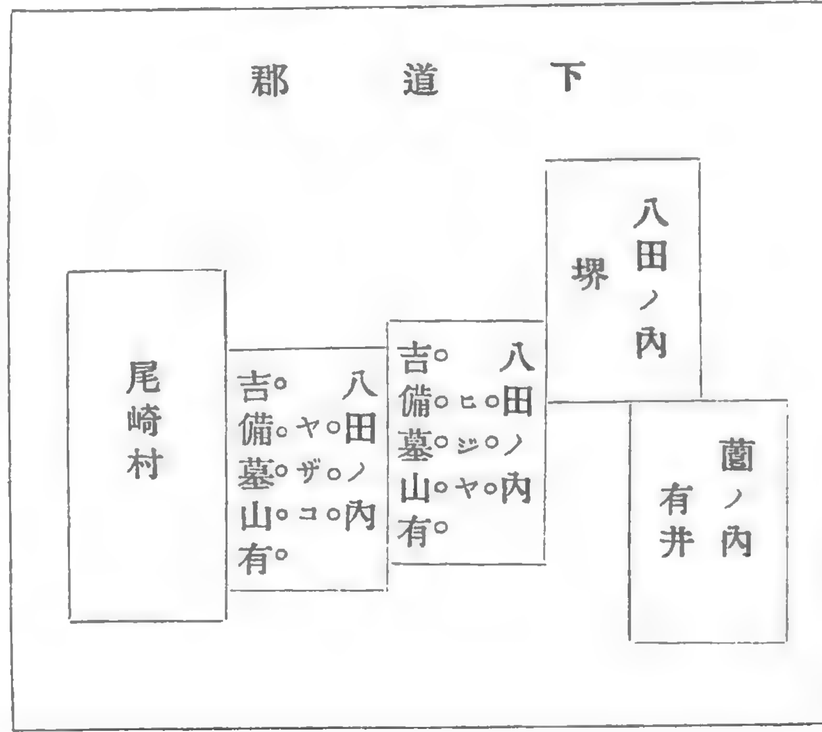
稱してキピヤ塚といふ、近傍の村落より屢、來りて痔のマジナヒをなすあり、或は又シヤ(モ)ケの癒るを祈るものありと、この姥四十年來この地に住すと雖も、未だかつてその塚に上りたることとなく、その何人の塚なるやも知らずと云云、蓋し多くこれに注意せざるなり、老女との問答終りて、更に實地に就て見るに、塚の形は大凡方形にして、北の一邊歩數三十四歩あり、其塚の北邊一部は今鍬を入れて稻作せりと雖も、もとは塚の一部分なりしものゝ如し、東邊二十一歩を數ふ、則ち塚の大さは、大略七間と十一間の長方形なり、この東邊と北邊とには畔路ありて、以てその長さを測るべしと雖も、南西の兩邊畔なく、直に田に接するを以て、その長さを測るによしなし、されど大凡東北の兩邊に略相等しきが如く見ゆ、西北の隅に上り路あり、高さ凡一丈許りなり、上に槻の樹一本あり(古は樹木多く生へたれど後之を伐りたりと、かの

老女の話なり、)塚の位置は奈良より白毫寺への道の傍にあり、その道を東に距る凡一丁ゝあり、御笠山の麓に位し、白毫寺の西北に當る、　明治三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重野博士殿文學士辻善之助、

八田古之也多郷。有土師谷。天原。相傳公生于此。有洗兒泉及館址。而小田郡東賓成村地稱壇内者。土人以爲館址。建公祠。在國勝寺東數町。自八田至此。約一里餘。其間櫻原。彈琴岩等。皆傳公遺蹟。

正保地圖

繹按、正保地圖ハ寛永正保間ニ成ル、八田ニ吉備墓トアレバ、古來其跡ヲ傳ヘシ事明カナリ、但シ土師谷矢砂兩所ニ記シアルハ、兩説アリシカ、將タ吉備家ノ墓兩地ニ分レタルカ、未詳、



百十五

吉備のゑた道、天原の舊跡八田村、吉備公御館の舊跡こて、小しき標を建て空地となせり、地名を土師谷天原と稱す、千年。も。隔。る。故。に。詳。か。な。ら。ず。植置かせ給ひし松樹などもありしが、心なき民の薪に摧かれ、庭の立石岩橋も傳ふべきに、賤の藪打つたよりとなりはてゝ、我鄕の舊跡を失ふ歎かはしき事なり、此地の傍らに、彌。三。右。衛。門。と。云。ふ。農。家。吉。備。公。の。御。家。人。の。末。流。な。り。と。土人悉く言傳ふなり、代代至極の貧家にて、又一家ながら血脈絶へずと云ふ、又此所より少し西に、清濟川と稱する流あり、吉備公御誕生ありし時に、此水を汲て產水とし給ふと云ふ、土人今子洗川と書す、産水と云ふより作説をなすものか、 櫻原の舊跡八田村、昔時養源寺と云ふ寺ありて、八重櫻の名木數多ありけるに、樵夫の爲に伐つくされて、殘種今一樹あり、土人矢。砂。の八重櫻と稱す、古老の言傳には、吉備公の植させ給ふといへども未詳、名木なれば古歌

百十六

などもあるべきてこながら舊記なき故に知る人なし、近き世に里人のよめる歌に「七重八重矢砂の櫻なせさきやる、枝を折れていたかろふに、此れ甚だ至愚の詠ながら花美にして餘木に異なるを、心なき山賤の折つくせるを惜む愛情の深きより讀みし歌なれば、艷しき事に思ひて爰に記せり「また來ん春は何を詠めん」こ讀みしにも、愛翫の情は劣るまじきものなり、琴彈岩呉妹村、猿掛山の麓より東にあり、相傳ふ此岩の上にて、吉備公月夜琴を彈じ給ひしより、號ご琴彈岩ご稱す、西に猿掛南は彌高山、前に小田川の流ありて、風景よき所あり、

古川反古(古川古松軒著)、八田村、古しへの也多鄕あり、(按、和名抄ニ、八田也多トアリ、)吉備公の事跡世に知る事にして、御誕生の地を天ばらご云、是は岡山領の内にあり、御領分境を流るゝ川を子洗川ご稱して、産水を汲し川ご云へり、下略

百十七

百十八

繹按、八田東實成ノ兩村共ニ吉備朝臣ノ家ニ由緒アルヤ論ヲ竢タズ、東實成ハ骨藏器等ノ證アリテ、其先塋ノ地タルヿ明カナリ、八田ハ公ノ墳墓ト稱スルモノ古來ノ地圖傳記アリテ、于今祭祀怠ラズ、館址ハ兩所同ク有レド、咫尺ノ地ニシテ中間移轉モアリタルカ、後世下道小田二郡ニ分ル、モ、古昔ハ一郡ナリシト云フ、下道朝臣ノ先塋小田ニ在ルモ一證ナリ、公ノ先ハ神胤ヨリ出デ、世世衞府官ニ任ズ、三備ノ右族鄕豪ニシテ、其田産對馬島ニ及ブヲ見レバ、二郡分界ノ田野山林ハ、多クハ其所有ナルベシ、今其地形ヲ察スルニ、東實成ハ山谿ノ間ニ在リ、八田ハ土壤平坦ナリ、公朝貴ニ列スルニ至リ、居館ヲ八田ニ徙サレ因リテ墳墓ヲ此ニ設ケタルカ、洗兒泉ノ如キハ、何方ニテモ英賢生誕ノ地ニハ、口碑ニ産湯水ト傳フルモノアルハ常例ナリトス、

初、備中人西山正等。欲就公墳塋立碑。以表其勳德。作募疏。告三備人士。事遂不果。後數十年。有伊東氏建碑之擧。繼將造營祠宇。遇有廢藩事而罷。明治戊寅歲。修公一千一百年祭。吉備寺住持與同志者謀。修兆域。牓書曰三朝帝者師右大臣吉備公之塔。尋設保廟會。有所經畫。遂囑予討查公事蹟。予乃抵備中。歷訪其遺墟。參攷續日本紀已下諸書。而作之傳。

吉備公石碑造立助成簿序（西山正 拙齋 撰）作此簿者何。備中處士瀧口美領西山正等。謹爲本州先賢右丞相吉備公。造立碑文。頌其遺愛也。夫公本州下道縣人。耆老寶龜間。登庸六朝。師傅二帝。職兼將相。望如山斗。內撫外鎭。補袞推轂之勳。國史所載。不可誣矣。至若奉詔再如中國。留學二十年。虛往實歸。乃自經史圖籍律曆天文禮制軍旅。以至

百十九

百二十

織作局戲諸器械。便于國用者。無不該載慣習。以獻朝廷。傳國人焉。至今千載而近。中國仁義之化。文武之訓。洽於東方。五尺之童。猶能口周孔。學道藝。皆公之敎之力也。後世末學。苟與斯文者。雖欲不浴其恩波。仰其高風。得耶。廟壖故址。在州下道縣矢田村山足。旁有一僧刹。世奉祀之。名曰吉備寺。寺東有洗兒泉彈琴石。土人相傳。以爲公之遺蹟。其地蓋係當時桑梓云。正德中。鄕豪守屋某嘗繕治之。頹崇丘隴。亦唯一沒字碑。僅存綿蕝而已。自爾而還。星霜屢移。雨洗苔侵。荒蕪不修。已垂圮廢。況若螭首龜趺。勒功不朽之擧。寥寥未曾有聞焉。某等竊患之。奮然相謀。思欲更創一碑。請大手筆。以勒休銘。貽之將來。聊擬羊子峴山之迹。奈何工費頗夥。非窮漢綿力所能辨。於是乎遍告諭諸三備中好古之士。倶謀斯擧。落成。且募歌詩。以頌遺愛。如此。嗚呼。公之有功德東方。名光竹帛。澤被烝黎。舊矣。片石有無。固不足爲輕重。雖然。覩河洛者。必思神禹之功。瞻桑梓者。自起敬恭之念。方今右文之世。浴其恩波仰

其高風者、豈其恝然忍坐視其荒廢哉、希冀好古君子、同心戮力、捐資助費、以翼成之、不獨吾儕果志之幸、上以酬備公垂裕之萬分、下以使後人墮涙於千載、其不在斯乎、抑亦不朽之一盛事矣、某等雖蠢愚、其爲喋喋家乞戸貢效彼籍口鬼神冥福、簧惑横目、漁奪資財、以爲射利、釣名捷徑者、陋態哉、顧在夫人應募志尚若何耳、若夫銅臭錢虜、頤指氣使、德色誇人者、雙眼如漆、視以爲涙擧、謾起嗟來之嘆、假令努賛能、償於一人之手、決非此簿之所收錄也、應募君子、其唯察諸、

吉備公保廟會主旨、　吉備眞備公ハ備中國下道郡箭田村の人、元明天皇靈龜二年入唐留學すること十九年、經史の蘊奥を極め、衆技の精英を採り、聖武天皇天平七年歸朝し、大學助となり、前後五朝に歴仕し、右大臣に累遷す、當時朝廷專ら唐制を模倣し、文物典章燦然觀るべきもの豈公の匡賛指畫に因る無からんや、大は文章事業、小は圍碁音律に至り該綜せざるなし、功績偉大、延て今日

頁三十一

頁三十二

に至る、誰か其遺德を景仰せざらんや、公の墳墓同村岡阜に在り、弘化四年、藩主伊東氏一大碑を樹て、其勳功を錄す、尋て土木の經營有んとす、會ま廢藩の令下り其事果さず、遺憾措く能はず、方今奎運旺盛百度皆擧る、凡そ國家に功勞ある者、偉人烈士、或は廟祀し又は配享し各至仁の恩榮に浴す、特り功業著明なる公の如くにして寥寥聞くなき、豈仁人志士の情に忍ぶ所ならんや、因て余輩相謀り玆に吉備公保廟會を設立し、汎く同志を募り、墳域を修治し其靈魂を奉祀し、功績を萬世に昭明する有らんとす、而して經理の節目は規定して別項に錄す、仰き冀くは、大方の諸彦此意を採納し、奮て贊成を表せられんことを、明治二十七年一月、備中國下道郡箭田村吉備公保廟會、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卷下終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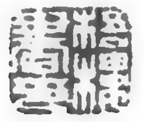
往予之歸臥故山也。諸子興吉備
公保廟會。予亦參焉。乃晉議曰。
欲尊公廟祀。益宜使公勳業爆
白于世。於是乞重野博士。編輯
公本傳。去歲四月。博士來備中。歷

訪其遺蹟。既歸。編摩數月。遂成
一書。與公肖像及墳墓遺物諸圖。
合爲三卷。鏤板以頒同志。顧保廟之
舉。前輩西山拙齋先生所首唱。其
告三備人士之文具存。先生學德
並高。爲一代偉人。而其景仰吉

備公。如文中所言。雖事不果行。數十年後。爲建碑之舉。爲保廟之會。爲著撰之事。公之勲業益顯。而公之廟祀益尊。則先生之志於是乎達矣。吾輩亦與有榮焉。感悅之餘。爲跋一言。

明治辛丑秋京都歸雲院寓中
静石長瀨時衡艸

金洞生井之恭書



附錄 吉備公野馬臺詩及ビ圍碁ノ事、人口ニ膾炙ス、稗史野乘ノ說取ルニ足ラズト雖モ、其ノ由テ起ル所亦知ラザル可ラズ、今其ノ二三說ヲ附記ス、

野馬臺詩序

野馬臺詩者。梁寶誌和尚所作也。野馬者陽焰也。臺者謂國也。言倭國人道輕薄。雖有而如亡。猶陽焰起春臺。故指本朝云野馬臺也。昔寶誌和尚行道日。化女忽然而來。與和尚倶語。恰如舊相識。一女去一女來。如斯一千八人也。皆謂本國之終始也。和尚怪之。以千八人女作文字者。乃倭字也。爰知是倭國之神也。和尚記其言作一十二韻詩。以貽將來矣。嗚呼誌公是觀音大士。不知自作倭國之讖乎。中古聖武皇帝朝。吉備公入唐。唐人以其本國之讖出野馬臺詩。使使人讀。爲試其智力。文字交錯。平直不書之。非神助則不可讀之。吉備公默然祈佛天及本國之神祇。俄而有蜘蛛墮其紙上。漸步曳絲。遂認其跡讀之。不謬一字。唐人稱美之。

始—定—壞—天—本—宗—初—功—元—建
終—臣—君—周—枝—祖—興—治—法—主
谷—孫—走—生—羽—祭—成—終—事—衡
塡—田—魚—膾—翔—世—代—天—工—翼
孫—子—動—戈—葛—百—國—氏—右—扶
昌—微—中—干—後—東—海—姬—司—爲
白—失—水—寄—胡—空—爲—遂—國—喧

龍—游—窘—急—城—土—茫—々—中—鼓—
牛—飡—食—人—黃—赤—與—丘—青—鐘—
腸—鼠—黑—代—雞—流—畢—竭—猿—外—
丹—盡—後—在—三—王—英—稱—犬—野—
水—流—天—命—公—百—雄—星—流—飛

東海姫氏國。本朝后稷之裔也。故云姫氏國也。百世代天工。人主天工也、理庶民、百代政出於王者也。右司爲輔翼。昔神代、天兒屋根命、天太玉命、二人、奉天照太神勅、爲左右之臣、扶翼。然後神武皇帝東征、天下扶翼、是謂一統。彼二神之子孫、天種子命、天富命、又爲左右之翼臣也。衡主建元功。衡主者、謂聖德太子也、衡岳慈思大師後身也。推古天皇朝爲攝政、始定官位十八階也。初興治法事。聖德太子十七箇條憲法、以治世者也。終成祭祖宗。愼終追遠、則莫善聖德太子也。本枝周天壤。君臣定始終。本枝君臣也。聖德敬治後、風雲之際、令命不違、普天之下、莫不王土、率土之濱、莫不王臣也。谷塡

田孫走。魚膾生羽翔。谷塡魚膾、言天智皇子大伴作亂、有陵谷之變。天智諱葛城、號開別天王。葛後干戈動。中微子孫昌。葛謂藤氏也。天兒屋根命以來、爲其裔者、代代扶翼朝。中臣鎌子討賊、有大功、故更賜藤原姓。鎌子之後慈美押勝作亂。故云葛後干戈動。中微子孫昌者、押勝以後、藤氏不振久矣。清和天王朝、良房公奉文德天王之遺詔爲攝政、忠仁公是也。爾來彼子孫連綿、任其職、昌可知。白龍游失水。窘急寄胡城。白庚也。龍辰、指孝謙天皇、言彼女帝庚辰歳誕生也。在位之日、婚亂而无度、寵弓削之道鏡太過矣。故九族不親、諸臣无朝、遂失位、不堪窘急、而寄身於胡城中、以自讓守矣。曾彼太上天皇孝謙、改大臣曰大師。初上皇潜幸藤原武智九大臣第二子押勝、而爲大師、居正一位、藤原下添二一字而賜姓、云藤原慈美。又幸法師道鏡、號大師、押勝寵衰、於是欲廢上皇、與謀作亂也。黃雞代人食。黑鼠飡牛腸。黃雞者、指平氏之將門、言黃己、雞酉、將門己酉歳生矣。大作亂、而略東八箇國、以稱王、是代人食之謂也。黑鼠者、謂平相國清盛也。黑水、鼠子、太政入道也、壬子歳生、无道而亂君臣之體、不奉祭祀、飡其肉也。丹水流盡後。丹水喩天子之德衰、安德天皇以後、王道衰微、德澤涸、天下之政、出於諸侯、云云。天命在三公。言後鳥羽院朝、源賴朝討平氏而有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聽於賴朝。朝臣三代登公、小輔、自是以後、政出、不復于天子也。百王流畢竭。百王以後、必有申戌之歳人、而威加四海。猿犬稱英

雄。戌也、犬ハ申也、星流飛野外。鐘鼓喧國中。日本國中也、青丘與赤土。茫茫遂
爲空。星ハ謂庶民也、以星喩庶民、言萬民逃遁國中、唯有鼓鞞之聲而已、故云青丘與赤土茫茫遂爲空矣、
是ハ五言古風ニテ二十四句ノ詩ナリ、東ノ字ニ始リ空ノ
字ニ終ル、其間左右上下回讀スルコ詩人ノ常ノ書法ニア
ラズ、一ツノ作意ナリ、虎關禪師ノ序文ヲ見ルニ、梁ノ寶誌
和尚行堂ノ日ニ、化女出テ、一人去レバ一人來リ、計レハ千
八人ニテ文字ニスレバ倭ノ字ニ成ル、夫ヨリ日本世々ノ
事ヲ詩ニ綴リ將來ニ貽シヌ、本國ノ未來記ナルヲ以テ、唐
人出シテ吉備公ノ智慧ヲ試ントテ讀シメシトナリ、又起、
メ文ノ解ニ、野馬ハ蜻蜓ニテ、日本ノ地形トンボウニ似タ

附論　五

附論　六

ル故ニ云フ、野馬臺ノ三字ヤマトト和訓附テモアリ、六十
餘州最初ニ大和國出生セシトテ、日本ノ惣名ヲ大和ト云
フ、彼ノ倭ノ字ニ通セリ、扱詩ノ東海姬氏國トハ、東海ハ唐
土ヨリ東シ海中ノ島ニテ日本ヲ指シ、姬ハ周ノ姓ナレド
神功皇后ノ譯ヨリ借テ日本ヲ姬氏トス、百世代天工トハ、
百世ハ大數ニテ、天工ハ人王ナレバ、世々ノ政コ王者ヨリ
出ントナリ、右司爲輔翼トハ、右司ハ左右ノ官ノ意ニテ、天
照太神ノ始メ天兒屋根命、天太玉命、又神武皇帝ノ時、天種
子命、天富命皆輔翼ノ臣タリ、輔翼ハタスケタスクルナリ、
衡主建元功トハ、衡主ハ聖德太子ヲ衡岳ノ惠思大師ノ化

身トテ云フ、攝政ト成テ官位十八階ヲ立ラレシ事ナリ、初ニ興治法事、トハ、太子十七箇條ノ法式ヲ以テ世ヲ治メラレシナリ、終成祭祖宗、トハ、終ヲ愼ミ遠ヲ追フ是モ太子ノ事ナリ、本枝周天壤君臣定始終、トハ、壤ハ地ナリ、太子ノ後マデモ天地ノ間命令ノ違ハヌ事ヲ云フ本枝ハ命令ノ大小ニ喩ヘシト見ヘタリ、谷塡田孫走、魚膾生羽翔、トハ、塡ハ滿ルナリ、田孫ハ田夫ノ子孫ナリ、是ハ大伴皇子亂ヲ起シ、人民谷々マデモ逃ケ走リ、下賤ナル者位ヲ竊ンテ時メクハ、膾ノ魚ニ羽ガ生ヘテ翔ルヤウナリ、葛後干戈動、中微子孫昌、トハ、葛ハ天智帝諱葛城ニテ、藤原ノ中臣鎌子賊ヲ討シ

附録 七

附録 八

功ニ依テ改メテ此姓ヲ賜フ、其後惠美押勝亂ヲ起シ、夫ヨリ藤原氏衰ヘ、良房公ニ至リ文德帝ノ遺詔ヲ承テ攝政ト成レルヨリ、子孫續イテ其職ニ任セル事ヲ云ヘリ、白龍游失水、窘急寄胡城、トハ、白ハ庚龍ハ辰、孝謙帝庚辰ノ年誕生ユヘニ云フ、窘ハ迫ルナリ、胡城ハ下野ノ藥師寺ヲ指ス、帝淫亂無法ニシテ、九族親ミナク諸臣朝セズ、遂ニ位ヲ失ヒ弓削道鏡ヲ慕テ野州ヘ幸キアリ、龍カラ水ヲ云フ、艱難ノ躰ニ成リ、東マ夷スニ身ヲ寄ラレシトナリ、胡モエビスナリ、黃雞代人食、黑鼠湌牛腸、トハ、上ノ句ハ平將門ヲ指ス、黃ハ己雞ハ酉ニテ、己酉ノ年ニ生ル、亂ヲ起シテ東八ケ國ヲ押

領シ、自ラ平親王ト稱スル事ナリ、下ノ句ハ大相國清盛ヲ指ス、黑ハ水鼠ハ子ニテ、壬子ノ年ニ生レリ、無道無禮ニノ、祭祀トテ父祖ノ祭リヲ奉セスシテ、空シク舊德ヲ食ムトナリ、丹水流盡後トハ、丹水ハ天子ノ德澤ニテ、安德天皇以後王道ノ衰ヘヲ云フ、天命在三公トハ、源賴朝平家ヲ討テ功アルヨリ天下ノ政道ヲ右大將家ニ許サレ、三代マデ大臣ノ位ニ昇レルヲ云ヘリ、百王流畢竭、猿犬稱英雄、トハ、百王ノ後必ズ申戌ノ歲ノ人アツテ、威勢ヲ四海ニ奮ントナリ、星流飛野外、鐘鼓喧國中、青丘與赤土、茫茫遂爲空、トハ、星ハ諸民ニ喩フ、茫々ハ廣大ノ貌ナリ、諸民離散シテ國中ハ鐘

九

十

太鼓ノ音ノミ、青キ山丘モ赤キ土地モ、何方ト取メモ無ク、世ハ空虛ト成リ果ントナリ、百王以下ノ句何レノ代ヲ指トモ見ヘズ、前々ニ考レバ慶長ノ比マテノ趣向ニモアルヤ、今此解モ禪師ノ註ノ意ナリ、

扶桑略記、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日、入唐留學生下道朝臣眞備云云、夫所受業涉窮衆藝、由是太唐留惜、不許歸朝、或記云爰吉備竊封日月十箇日間、天下令闇、恠動令占之處、日本國留學人不能歸朝、以秘術封日月、勅令免宥、遂歸本朝、

江談抄、吉備入唐間事、　吉備大臣入唐習道之間、諸道藝能博達聰慧也、唐土人頗有恥氣、密相議云、我等不安事也、不可

劣、先普通事、日本國使到來、令登樓、且令居、此事委不可令聞、
又件樓宿人多是難存、然只先登樓可試之、偏殺左ハ不忠也、
歸ハ又無由留天、居ハ爲我等頗有恥ナント議天、令居樓之
間及深更風吹雨降、鬼物伺來吉備作隱身之術、不見鬼天、吉
備云、何物乎、我是日本國王使也、王事靡盬、鬼何伺ヤト云ニ、
鬼云、尤爲悅、我モ日本國遣唐使也、欲言談、承ト云ニ、吉備云
樣、然ハ早入レ、然ハ停鬼形相可來也ト云ニ隨天鬼歸入天、
著衣冠出來相謁、鬼先云、我是遣唐使也、我子孫安倍氏侍ヤ、
此事欲聞于今不叶也、我ハ大臣ニテ來テ侍シニ被登此樓
テ不與食物シテ餓死也、其後鬼物ト成ル、登此樓人同無害

附錄　十一

附錄　十二

心イヘ死自然ニ得害、如此相逢、欲問本朝事不答シテ死也、
逢申貴下所悅也、我子孫官位侍リヤ、吉備答某人某人官位
次第子孫之樣七八許令語聞、大感云、成悅、聞此事尤極也、此
恩ニ貴下ニ此國事皆悉語申サント思也、吉備大感悅尤大
切也云云、天明鬼歸畢、其朝開樓食物持來ルニ不得鬼害存
命、唐人見之彌感云、希有事也ト思、其夕又鬼來テ云、此國ニ
議事アリ、日本使才能奇異也、令讀書テ欲笑其誤云云、吉備
云何書乎、鬼云、此朝極難讀古書也、號文選、一部卅卷、諸家集
ノ神妙ノ物ヲ所撰集也ト云云、其時吉備云、此書聞テ令傳
說哉、如何、鬼云我ハ不叶貴下具申於彼沙汰所爲令聞、如何

閉樓タリ、争カ可被出ヤト云ニ、鬼云、我ハ有飛行自在之術、至テ聞ト思ト云、出自樓戸隙、相共到文選講所、於帝王宮率三十人儒士、終夜令講聞、吉備聞之、共歸樓、鬼云令聞得哉如何、吉備云聞畢、若舊暦十余卷被求與乎ト云ニ、鬼受約與暦十卷即持來、吉備得之、文選上帙一卷ヲ端端三四枚ツヽ令書、持ルニ歷一兩日、誦ヲ皆悉成ス、持夫シテ食物荷セテ、文選ヲ令送樓、儒者一人爲勅使、欲試、文選、端破テ樓中ニ散置、使唐人來者見之、各恠云、此書ハ又ヤ侍ト云ニ、多也ト云テ令與ニ、勅使驚、此由ヲ申、帝王、此書又本朝有歟ト被問、出來已經年序、號文選、人皆爲口實誦者

附錄　十三

附錄　十四

也ト申ニ、唐人云、此土在之也ト云、吉備見合ト云テ、乞請取卅卷、令書取、令渡日本也、又聞、云唐人議云、才ハ有ドモ藝ハ必シモアラジ、以圍碁欲試ト云テ、以白石擬日本、以黑石擬唐土テ、以此勝負殺日本國客様ヲ欲謀間、鬼又聞令告吉備、吉備令問聞圍碁有様、就列樓計組入三百六十目、計別、指聖目、一夜之間案持了之間、唐土圍碁上手等撰定、集テ令打ニ、持ニテ打無勝負之時、吉備偷盗唐方黑石一飲、了欲決勝負之間、唐負了、唐人等云希有也、極テ恠ト云テ計石、黑石不足、仍課卜筮占之、盗テ飲ト云、推之大争在、腹中然者瀉藥ヲ服セシメントテ、令服呵梨勒丸、以正術不

瀉之、逢勝了、仍唐人大怒ヲ不與食之間、鬼物每夜與食、已及
數月也、然又鬼來云、今度有議事、爰高名智德行密法僧寶志
令課テ、鬼物若靈人告トテ、令結界テ、文ヲ作テ、貴下ニ讀
セント云事アリ、力モ不及ト云ニ、吉備術盡テ居之間、如案、
下樓於帝王前令讀其文、吉備目暗テ、凡見此書、字不見向本
朝方、暫祈申本朝佛神、（神者住吉大明神、佛者長谷寺觀音）也、目頗明ニシテ文字
許見ニ、無可讀連樣ニ、蛛一俄落來于文上、天イトヲヒキツ
ヾクルヲミテ讀了、仍帝王幷作者モ彌大驚テ、如元令登樓、
偏不與吉備食物、欲絕命、自今以後不可開樓ト云テ、鬼物
聞之、告吉備、吉備尤悲事也、若此土ニ歷百年タル雙六筒又

十五

十六

簺盤侍ラム、欲申請ト云、鬼云在之ト云テ、令求與、又筒
盤、簺、置枰上、覆筒、唐土日月被封テ、二三日許不現シ、上從
帝王下至諸人、唐土大驚騷、叫喚無隙、動天地、令占之、術道之
者令封隱之由推之、指方角ニ、當吉備居住樓、被問吉備、答、
云我ハ不知、若我ヲ強依被冤陵、一日祈念日本佛神、自有感
應歟、可被還我於本朝者、日月何不現歟ト云、可令歸朝也、
早可開ト云、仍取筒ハ、日月共現、爲之吉備仍被歸也云云、江
帥云、此事我憶委ハ、雖無見書、故孝親朝臣之從先祖語傳之
由被語也、又非無其謂、大略粗書ニモ有所見歟、我朝高名只
在吉備大臣文選、圍碁、野馬臺、此大臣德也、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附錄終

附錄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十日發行

〔非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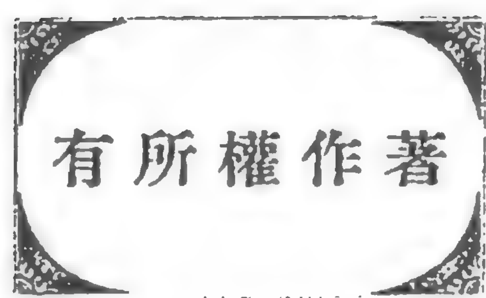
著作者　重野安繹
東京市神田區駿河臺袋町一番地

發行者　山崎俊隆
岡山縣備中國吉備郡箭田村三千六百五十番地

印刷者　植原儀直
東京市本郷區湯島切通坂町五十一番地

印刷所　建昇堂
東京市本郷區湯島切通坂町五十一番地

發行所　吉備公保廟會事務所
岡山縣備中國吉備郡箭田村三千六百五十番地吉備寺内



彰考館　編

朱舜水記事纂録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東京吉川弘文館鉛排本

據大正三年（一九一四）

東京吉川弘文館鉛排本影印

水戸彰考館員纂輯

朱舜水記事纂録

板存東京吉川弘文館

薄而不撓廉而不
劌有職於中必現
于外

明[illegible]

朱舜水記事纂錄

例言

一、本書分爲三篇、曰事蹟、曰祠堂、曰遺事、而事蹟輯錄先生行實言行、系譜等、祠堂則叙列歲時享祭儀節、遺事則纂錄諸家遺文以備考證、

一、本書所收、率係先生至水府後之事、若其前事蹟、則未能詳備、是概據水戸家文書故也、

一、本書要在纂集諸書以備考據、故體裁固不得備、記事或有重複出入者、亦所謂寧失乎繁、勿失於簡之意也、

一、在先生文集中者、大抵略之、但如其行實則特揭出之以明其本末、

一、別錄水戸義公行實及小宅、今井、安積三士小傳爲一卷以資參考、

大正三年五月　　纂者識

目次

朱舜水記事纂錄卷之一

水戸　彰考館員　纂輯

◎事蹟篇

舜水先生行實

文恭先生諱之瑜、字魯璵、(魯作楚非也、印章或稱楚璵、不復改朝、故人或稱魯璵、)姓朱氏、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其先封邾、在春秋所謂邾子也、後改爲鄒、楚之際、去邑爲朱、漢興流轉爲魏之間、在東漢時有韓曰暉俱顯于世、亦其先也、元季、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當時遠祖某、(闕名)帝之族兄也、雅不欲以人道爲某、帝物色某徵、而某堅臥不起、帝不能奪、家居終身、改姓爲諸、(諸音朱、諸朱音相同、)及補上入廟、迴姓爲朱、子孫復今姓、高祖諱山處士、(闕名)不仕、卒家、高祖妣黃氏、曾祖諱詔、號守愚、累歷顯職、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孟氏、誥贈夫人、祖諱孔孟、號惠翁、誥贈光祿大夫、祖妣楊氏、誥贈夫人、父諱正、字存之、號定寰、別號位垣、累遷總督漕運軍門、及卒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妣金氏、誥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以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十月十二日申時生焉、幼而穎悟絕倫、殆若成人、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初從遜齋李契玄學、及長、受業于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永祐字要[illegible]、號閑遠、登甲戌進士第、歷太常寺卿、松江華亭人、)及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肯堂字載寧、號鯢淵、松江華亭人、)禮部尚書吳鍾巒、(鍾巒字巒穉、號霞舟、登甲戌進士、[illegible]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常州武進人、)同究古學、特明詩書、初爲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所謂秀才也、少抱經濟之志、動慨適時、宗族及鄉先生多目公輔、相期特達、見世道日壞、

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而有高蹈之致。每語妻子云，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浩氣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鄉黨每有疑難，先生片言折之。曾有人携家譜來謂曰，我朱文公之裔也，文公之子爲餘姚令，子孫因家焉，意欲認先生爲同族。及閱譜，世系大同，而唯有一世可疑者，宗族皆欲從之。先生正色曰，一世不明，則餘不足據。方今九族尚不能敦睦，何用捨近求遠耶。狄青武人，尚不認仁傑者，能自立，自我作祖，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聖人之後乎。宗族皆服其卓識，而覺其言。先生始娶葉氏，先歿，繼娶陳氏，志意克諧，事姑盡孝，能安貧賤，有短裳挽鹿之風。年垂四十，欲棄舉子業，退安耕鑿，諸父兄弟愛其器度可大用，而不許。於是每逢大比，徒作遊戲了事而已。或有勸勉違者，則翕然不省。崇禎某年，提督蘇松等處學政監察御史开某名闕，舉文武全才第一名，薦於禮部。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月，總府辟爲監紀同知，不受。[illegible]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十七年甲申，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乙酉正月，又詔徵，亦不受。四月，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illegible]）監荊國公方國安軍，不拜。於是[illegible]省交章論劾之，疏，假塞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即不別家人，星夜逃避海濱。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轉抵交趾，未幾還舟山。隆武二年丁亥（永曆元年）舟山守將招討大將軍威虜侯黃某名闕，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亦不受。聘請軍前贊畫，不就。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請兵將至，先生豫料[illegible]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illegible]）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爲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然

在日本未嘗忘情波機，既而王翊戰敗被禽，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詳，然莫詳其月日，乃以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于其文。爾來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門謝客，愀然不樂，終身廢中秋賞月。自是而後，先生歸路梗塞，然且日本禁淹留外邦人，復過舟山。六年壬辰（監國魯王五年）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時安洋軍門劉世勛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亦不受；禮部尚書吳鍾巒擬授翰林院官（先生自書□□曰：翰林院官，大則□□贊允，小則修撰、編修、□□□□，不知何官），辭而不就。時先生有浮海之志，偶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自及命闕，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曰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劉舟送還舟山。因是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某（闕名）義其節操，薦舉孝廉，不受，上疏固辭（文在集中）。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先生雖有志於匡救，而時事不可爲，故累蒙徵辟，十有二次，前後力辭。七年癸巳（監國六年）七月復來日本。十二月復赴安南，先生雅有意於經略外邦，而資恢復之勢，是故東南海外，雖暹羅小寮，亦皆至焉。監國九年丙申三月，魯王特勅徵（勅書□在文集），勅書降自舟山，而先生東漂西落，莫能速達，至明年丁酉正月，始達交趾。先生特制處士長巾，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感激慷慨，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之，適遭安南之役，不果。所謂役者，是時安南國王徵取中原識字人，差官舉召先生，一時拘捕，如擒盜而使先生面試作詩寫字。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前在松江，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于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謂苦變焚，作詩無取」。該譯作色（譯謂交趾通事），百般恐嚇，欲令屈服，而先生毫無沮色，其間往復之言，忠憤義烈，激切慨然，虜人亦爲之改容，遂將至外營沙（□國王之地）。即日命見，文武大臣悉集，露刃環立者數千人，意欲令拜國王，或懲愈爲，或怒逼觸。先生故爲不解其狀，差官製杖，書拜字於沙上，先生乃借其杖加一不字于拜字上。又寫由按

抑令拜、先生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先生毫無回顧、押手即行、心決一死耳、[illegible]
觧所、於是闔國君臣震怒、必欲殺之、而先生執意彌固、自望官者、從容勸諭曰、往必不拜、見亦無妨、何
不自愛至此、先生厲聲曰、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耳、何必多言、次日黎明自取臨下水洗沐更衣、拱手
向北拜辭訖、俟天明、內棲供奉勅書拜訖、附呂蘇吾囑託後事、謂黎侍官曰、我死後料理、不敢收骨、如
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國人稍稍探知其無辜遭難、乃有嘆服而稱奇者、國王亦差人動察舉動。
知其履歷事實、於是擅殺之計弛、而任用之心萌矣、然先生未之知焉、獨在困厄之際、恒思身名埋沒于
外夷、而無達于天朝、乃密草奏疏、且錄遭役本末、封付王凤使上於督上（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數日國王致書于先
生、令仕、有太公佐周而周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先生復書拒之（文見安南供役紀事）自此而後、闔國皆言、悉知
先生貞烈義勇、凜乎不可犯、又相敬重、如國王之弟亦至、稱爲大人、其敬服如此、時國王遣人、書一顧字
來問、先生解曰、堅確之義、遂使先生作堅確賦（文在安南供役紀事）先生既無拘留之患、欲浮海而歸、乃作書辭國
王（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親友皆言、是居停所爲、頗有證據、而先生明察非寓主之所爲、
堅不究、諸人笑曰、爲癡、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諸人咸嘆、謂非常人所能也、其後先生錄遭役本末、作役
事實、名曰安南供役紀事（附于文集）先生欲歸桑梓、潛察中興之勢、而屢經窮迫、資裝匱耗、乃又上疏督撫陳
其情狀（文在安南供役紀事）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蓋因魯王之召、而欲從日本抵思明、視據情實、而決去就也、是
時海內幅裂、兵革鼎沸、欲從安南直赴、則行路艱阻、是日欲取海路、而舟山既陷、先生師友、與兵惊患者、
如朱永佑、吳鍾巒等、皆已死節、先生聞之、進退狼狽、然欲密察時勢、密料成敗、故淹滯沿海、艱厄危險、萬
死如髪、於是熟知聲勢不可敵、壞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內地、則不得不從清朝之俗、毀冠裂裳、斃

兵東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明年己亥（日本萬治二年）、又至日本。先是筑後柳川有安東守約者、［illegible］
植德學、師事之、深體先生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絶、宿望沮、因勸先生留日本。先生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
白長崎鎮巡。鎮巡許之。然先生流離屯蹇、四海寄跡、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illegible］其半。先生辭曰、
過多。守約曰、先賢有目麥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年俸、
自取其三之一。然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其中、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本者受者、猶之罔人、
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曰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有事不知人、至於取與、欲盡心
日合理。若拒之、則爲匪人也。豈相愛之道哉。先生再辭曰、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豐於己、闕明豈於心安
乎。縱使傾家奉之、志則在矣。雖日致久、故酌其宜、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唯不
過爲慮也。守約皆信老師、本非爲名、老師愛守約、亦豈有私哉。欲斯道之明而已。先生乃知其志不可奪、
而許其所請。自是守約仕宦之暇、窮微探賾、學術頓進。先生寓客於茲、不日向鄉而泣血、時背北而
切齒。惟日邦讐未寧爲恨、不日恢宇既破爲悲。所恃者倚邦　三之忠臣、所仰者則宋累世之積德耳。辛
丑歲（寛文元年）、守約聞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先生乃撰書　名、卷首之名曰中原陽九述略（附于集）。先生幼
時嘗夢夜暖溶霜月、風輕拂露水二句、因曰溶霜、名齋而未知其兆。及在日本、習其國十、恍然自悟曰、吾
漂寄海外命也夫。癸卯年、在長崎大火、先生僑居亦蕩盡、因寄寓于皓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
保旦夕。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供知也。使老師餓死、則我何面目立乎世哉。卽時赴之、措擧調理
而還。甲辰（寛文四年）、我宰相上公遣儒臣小宅生順、於長崎探訪碩德若儒生。順屢訪先生、諮論古今、請先生曰、
東武若有奉先生爲師者、能東遊否。先生曰、興學設教、是國家大典、而有司因爲吏事、我深有望於貴國

但曰、我才德菲薄、何述足爲庠序之師、若招我、不論祿而論禮、恐一日去易輕言也、第有其意何如、及順歸上公備聞先生才德文行、明年乙巳(五年)京師公延聘召先生、先生乃與譯者及門人議其大就否、曰、上公好賢嗜學、特召先生、不可逢拒、先生乃應其聘、七月至武江、自是禮接鄭重、待日師友、八月上公就邦、九月迎先生至水戶、十二月歸武江、丁未八月又至水戶、每引見議論、先生援引古義、陶[?]因識、曲盡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亦與之論難經史、講究道義、冬上公鑄鐘懸于城樓、日備警時、乃使先生作銘自書于鐘、及上公構高枕亭于綠岡、又使志其亭、先是、上公欲爲先生起第于駒籠[?]邸、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藉上公之眷顧、藏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之衣冠、感恩銜德莫之大焉、而不能報其萬一、至于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儉、則未宜置之恔抱也、且吾祖宗墳墓爲木秀芟、思必得廓淸誅除、每念及此、五內慘裂、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上公默然、乃勉從之、甲申(八年)二月、歸武江新第、先生常念守約儉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曰、[?]情者守約儉、其輕其重、先生乃代金日絹帛、書諭之曰、昔及相見、分微祿、日其半、既不佞賢契、微衣飾樂在其中、蓋日我爲能賢、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尚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責己、又當恤人、賢契自居高潔、固不佞遠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繼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自是不敢拒而受之、己酉(九年)先生歲七十、自日年老神耗、欲辭西歸、乃啓陳其意、上公慰其悃篤、懃勉欵曲、先生不得已而從之、十一月十二日、先生誕日、上公設養老之禮、賀先生于後樂園、授几杖而禮養焉、十六日親臨其第、酒殽幣帛、禮接稠疊、新製屏風、畫日和漢年邵德高者六人(原[illegible])、(徳氏、太公望、[?]榮、文彥博、)祝其遐壽、盡歡而歸、是歲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博採衆說、直[?]經史、旁考古今、日理折衷、

議者皆謂不朽之盛典、庚戌十年先生以檜木作壽器、制度周密、漆而藏之、先是每歲欲用油杉制之、而終無良材稱意者、故以檜木代焉、乃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度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日老疾不起、則筋骨無所歸、必當葬于茲土、然汝曹素不知制棺之法、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後來儻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孫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朽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況禮有七十月制之文乎、是歲上公使先生作學宮圖說、商榷古今、剖微索隱、覽者若燭照而數計焉、上公乃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長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枅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先生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諭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皆極精巧、及上公作石橋于後樂園、先生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也、又命造祭器之合古典者、先生乃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簠簋籩豆登鉶之屬、古意煥乎溢目、如周廟欹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工師諮受頻煩、未能洞達、乃爲之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彌年、辛得成之、壬子十二年冬、上公使先生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通其梗槩、明年癸丑延寶元年復於別莊權裝學宮、使再習之、於是學者皆精究其禮、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製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帶、野服、道服、明道巾、紗帽、幞頭之類也、上公奉迎先生以殊禮、寒暑風雨、必問起居、役隸牲牢、莫不備焉、常念先生客居他邦、清節厲操、鄉信阻絕、而言不及子孫、乃諭先生寄書于家、問其家信、且召一孫侍養焉、先生作書寄之、先生之在鄉也、兄曰啓明、一名之琦、號斧曙、登進士第、因作閣官、妄爲所劾、雖兩奉明旨昭雪、而不踏權要、故十年不得復、後漕運缺、御塞

親除、時因流賊破北京、未得到任、遂歸、南京洋務軍門缺、理應晉明推補、而時相馬士英、惟賂是圖、又起姦黨阮大鋮爲兵部侍郎、日爲羽翼、而共推劉安行補焉、晉明擯落、但本朝品而已、清朝欲強用之、不可、部院陳錦欲殺之、日操江唐際盛力救、得免、後錮於南京、屏居淋閣、及先生流離海外、莫知其存亡、次見某、名闕字仲琳、未弱冠而卒、先生繼妻陳氏、亦先沒、後聘胡氏、先是妻父胡公、必欲配之先生、而先生固辭者三、且作書苦辭、胡公不許、聘後先生適會母喪、未娶、後値亂離、奔逃數寄書而使別許配、而胡公堅執不允、後亦莫知其存亡、先生有二子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成[illegible]先生之子不止於是、然平日所話、只有二男、則元皆或是大成大咸之改名者、今莫能詳、女高、字柔端、即陳氏所生也、高忠孝性成、聰明絕世、見時歳、便如成人、一言一動、俱有矩矱、長者皆愛之憚之、六歳喪母、哭泣之慘、弔祭者哀不能起、遇事先意承志、先生嘗日忘憂、變革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始駭焉問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中國犬羊、豈知禮義、兒若有不幸、即以此自刎、常繫身、其始與同臥起、欲竊其刃、四年不能得、劫字區邑何氏、因其舅爲滿官、日夜思父、又愧憤其舅失節、忿懣遂疾、未嫁而亡、是時先生在外、不知其亡年、大約在壬辰癸巳間也、大成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以己酉年卒、大成先沒、無子、大咸有二子、曰毓仁、毓德、孤貧養於外祖姚泰家、泰字步讓先生所寄書達姚家、家人相與驚嘆、始知其尚在天壤間、且悲且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是日切欲訪求、而不敢輕動、乃託外家親姚江山字虛赴日本、候察其志、及先生安否、而先生離鄉年久、不識姚江、故授之曰、先生所嘗有金扇及命紙等爲證、而附以家書、丙辰四年江至長崎、先生覽書始知大成之死、泫然隕涕、江之在崎也、備識先生與上公相得、而保明室衣冠、及存一孫之意、及歸被清朝官吏監察、而以犯禁、充於軍、後泰及毓仁、毓德、傳聞先生消息、明確戊午六年毓仁直來日本、[illegible]

月至長崎、而礙法禁、不能詣武江、先生亦老矣、不能赴長崎、唯書通情而已、上公聞之閔惻、欲召毓仁侍養、而毓仁受母命而來、當歸報母、故斷路不敢違命也、於是上公命先生使門人今井弘濟往長崎、賜饗毓仁、甚優渥、先生寄書審問祖宗之墳墓、舊友之存亡、且答之曰、國亡家破、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自不妨、惟有廝官決不可爲耳、竟不及其他、己未七年四月弘濟抵長崎、與毓仁相見、備述先生之意、且諭毓仁侍養、毓仁謂弘濟曰、毓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負郭之田、我之來也、欲聞家祖安否、而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曰、慰其渴望、然後辭母再來、而終侍養之孝耳、前者姚江之來、不及于家、中途遣事、而毓仁家貧不能贍之、居常鬱陶、忽焉浮海、而長留不歸、雖有事祖之誠、而實缺倚門之望、今且歸而報母、必歸後舉、然則于祖于母、孝心兩得矣、七月弘濟歸都、備述毓仁之意及桑梓之信、先生憮然感愴、是歲先生年八十矣、及先生誕日、上公又設養老禮、前一日覲就第祝壽、本日羔裘鳩杖鉛鶴屏等凡二十品、明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祝曰、遜廟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遐祭良疚、久受上公隆恩、無日報之、感激流涕、感動傍人、是日上公命奏古樂而樂之、庚申八年先生素患咳血二十餘年、精神俊爽、尚無惰容、年逾八十、老疾稍漸、肖燥體衰、因生疥瘡、不勝起坐、苓苓在床、明年辛酉天和元年衰損日甚、上公屢使人問候、饋以藥餌、且使醫官奧山玄建診察進藥、先是先生每疾、常服玄建之藥、至此先生辭曰、玄建者常在公侯之門、醫療權要者也、今吾之疾也、疥瘡浸淫、手足潰爛、而使之診脈、恐傳染醫手、則累人居多、未必不由吾也、利己而損人、君子戒之、且犬馬之齒、既過耄耋、而欲用藥石延旦夕之命、未爲知命者也、吾必不敢承命矣、上公爲之慰諭懇款、玄建亦屢至累請、而先生力辭不使診脈、玄建乃望聞而調藥、先生服之、意在重上公之命而已、壬戌二年三月設宴招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坐、呼呼數四、蓋永訣也、四月

十七日、無有他狀、語言聲色、不異平日、未時奄然而逝、年八十三、先生自制棺、又遺備葬具、門人欲畢、上公歎惜不已、臨送其葬、親題神主、世子亦會焉、四月二十六日、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明朝式成墳焉、癸亥年二七月十二日、上公與群臣議、謚曰文恭先生、親詣墓廬少牢、文曰、嗚呼先生、道德坤厚、才望崧高、生于明季之衰、遭于陽九之厄、危行砥節、屯塞隱居、鶴書迭徵、確乎不拔、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蓬、總幾年所、衣冠愈古、未曾變夷、歐西荷艦、至誠無息、發光肥遯、甘恩違辭、就賀而沒縣東海、風聲雷虎、義氣益堅、寬文乙巳夏六月、惠然富我、我茲師資、終日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應事不知、起發開蒙、孜孜善誘、轂我未平、天不假年、去歲夏初、奄忽長逝、嗚呼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諡、古言曰、道德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蓋先生之謂乎、故謚曰文恭、聊攄哀誠、敢告墓廬、嗚呼哀哉、伏冀先生之靈、來聽來饗、甲子元年貞享上公命構祠堂于駒籠別莊、十二月十三日遷主、祭用少牢、自作文祝之、曰、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桴、來止秋津、高蹈發國、名震當世、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隣、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覩、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々、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禮舊賓、嗚呼哀哉、幽超八紘、遠隔指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攸構廟、輪奐維新、籩豆云設、云陳牲牷、牲體衣薦、克祀克禋、敢告微誠、焚香參神、神若有知、來格來臻、尚饗、自是每忌日、親舉祭禮、然是日適當東照公之忌日、有事于太廟、故移祭于明日、年以爲常、先生性質謹慎、強記神敏、雖老而手不釋卷、凡所經覽、徹深體實、博而約、達而醇、嘗謂門人曰、學問之道、如治器、遂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又曰、爲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故子貢天資穎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實也、作文

雄壯古雅、持論逸宕、筆翰如流、隨手成章、嘗曰、大凡作文、須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内典尤澄、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便非文章之至也、偶儒學生常造其門者、相與討論講習、善誘曰道、於是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皆與有聞焉、先生飭身日嚴、燕居儼若也、平居見客、雖親暱必具衣冠、謙而接物、不盡人歡、嚴而自持、尙無虛飾、治家日儉、量入爲出、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或論曰、置妾以備箕帚之奉、而先生不許焉、格物窮理、思慮精純、古今禮儀而下、雖農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審其法度、窮其工巧、識者服其多能而不伐、該博而精密也、爲人剛毅方直、操履中規、操變而愼言、晦迹以遠疑、如其祖宗官銜及身蒙徵辟之榮者、雖親友門人、未嘗與之言也、將上崎處、亦不示人、及卒有古匣鎖而封焉、於中得所自書祖宗以下紙牌及奏疏履歷等勅書別藏于描龍箱於是人皆服其深密謹厚、而知本末事實云、

門生　今井弘濟
　　　安積覺　謹撰

朱之瑜（節略）

先生字魯璵、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避亂來長崎、寛文五年、義公聞而聘招之、待以師禮、（舜水文集、林源遺事）

先生父正、總督漕運軍門、贈光祿大夫上柱國、母金氏封安人、贈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以萬曆二十八年生、穎悟夙成、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及長受業吏部左侍郎朱永祐、精研六經、特通毛詩、少抱經濟

之志、有識期以公輔、擢自南京松江府儒學生、舉恩貢生、考官吳鍾巒首判稱爲開國來第一、大皆其後、綱紀廢弛、絕志仕進、而有高蹈之風、其後累辟不就、宗省交章勧之、禍將不測、先生遂逃于舟山、時清兵渡江、天下靡然從風、先生義不食清粟、乃浮于海、近來我邦、尋抵交趾、復還舟山、監國魯王（按明史、魯王名以海、崇禎十七年渡江入浙、張國維迎王、王至紹興、即監國位、又按舜水文集、以字作日者、蓋避王諱也、）駐蹕舟山、文武諸臣交薦之、豫料其敗、上疏固辭、監國九年、魯王特勅徵之、先生適在交趾、奉勅歔欷、欲往赴之、既而聞舟山已陷、進退失據、以爲時勢已去、於是決意航海、復來長崎、實我萬治二年也、流落海外幾十五年、艱苦萬狀、仆而復起、蓋志有爲、而事竟無成也（安積澹泊撰碑）

先生之在長崎也、義公聞其學植德望、厚禮聘之、待以賓師、禮遇甚隆、每引見談論、依經守義、啓沃備至、

先生與安東守約書曰、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向冒寒致疾、十八日見水戸上公、竊觀其儀、上下俱已申飭、肅然可觀、次日蚤、卽令儒生小宅兄到寓致謝云、昨日有勞、誠恐受熱、相公心不自安、特令某來致意、此禮甚好云云（文集）

延寶元年、義公欲創建學宮於水府、大興文教、使先生親指授梓人爲學宮木様、適時又使宅生順、野傳論定其事、先生復二子書曰、上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世出之主也、茲欲建數千年未有之業、而垂之千萬世之久、誠宜熟講而安行之、合乎天理、宜乎人情、後日可日無悔、卽使少有過差、明主可日理勢、二兄宜無默々而已、夫明君之舉事、其難其愼、百倍於中主庸君、非賢君反難、而庸君反易也、其理易明、而可曉矣、前者相度廟址、弟謂遠而僻、不便、二兄謂上公慮有遷變、故欲遠之、日垂永久、可謂長慮而却顧矣、與他人之所不能及也、雖然、僕切日爲未盡善也、古者建學、必於國都、大事於此焉出、其後、做干策勳行

之大廟、而獻馘、獻囚、必於泮宮、所以聖廟與學校、不宜相去也、古者爵人必於廟、刑人必於市、非徒私之、衆之與衆共之、示王者不敢自專而已、亦所以厲世磨鈍也、厲世磨鈍之大者、莫大於學宮、農夫之子、可以升之司馬司徒、辨論官材、爵禄之賞、可以移之郊遂、創懲逸志、一升一沈之間、人自不得不憤發爲善、而銷阻其邪慝之思、於是國儲成德達材之用、而家裕溫恭孝弟之規、法至善也、所以聖廟不宜與學校懸隔也云云（文集）　既而權構學宮、於駒籠別莊、使習釋奠禮、先生折衷禮典、定儀注、庬眉皓髪、褒衣博帶、日率府下士子講肄其間、周旋規矩、蔚有洙泗之風（舜水談綺序）　觀者無不賞歎曰、不圖禮儀之美、至於此矣、武人驕慢之氣、不覺銷鎔頓盡、老成人至有涙下者、明德之容、使人熏陶興起者如此（安東守約悼朱老師文）

先生嚴毅剛直、動必以禮、學務適用、博而能約、爲文典雅莊重、筆翰如流、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讎未復、爲憾、切齒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終始如一、穿汗勤苦、奉持隨身、未嘗示人、歿後始出、今猶見存、凡古今禮儀大典、皆能講究致其精詳、至於宮室器用之制、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墓碑）

先生之在安南也、國王擻取流寓識字之人、差官應以先生、國王召見、逼而使拜、先生長揖不拜、館臣大怒、將兵之、先生毫無沮喪、辨折彌厲、久而感其義烈、反加敬重（墓碑）　其忠義激烈如此、

安積澹泊著舜水文集後曰、覺門人之下列、而又在童稚之時、豈能望見其門牆、而敢爲之標榜乎、然當時惟見先生終年歐血、寥々寡和、夏坐鈔蠅、冬擁脚爐、蹣跚之老、手不釋卷、去鄉萬里、而竟不言及私親、惟以恢復爲念、未嘗一刻少弛、雖曰篤學力行之所致、非天資之豪邁、其孰能如此、（澹泊文集）

安省菴悼先生文曰、嘗問中原致亂之繇、及逆虜之兵勢、先生撰陽九述略、以賜之、卷末引申包胥之事、曰、孤臣飲泣十七歲、鷄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毀瘁、面目枯黄、而哭無其廷、誠無所格、言言句句、莫非中

與之忠也、其於忠誠爲何如哉、

先生謝恩、必望拜、黎明門弟子掃堂、設几、展氈、備香燭、先生披道服、戴包巾、東向而拜、口喃細語良久、竟不知其爲何等語、蓋文集所載庚寅年陷難告天等類也、作書啓、不立稿、或楷或草、揮灑輒成、作大文字、則立稿、文成而經行容中、殆數十返、閉兩其文、有不允愜者、復座改之、蓋音節響亮、抑揚頓挫之謂、而門人獲告不能曉、（湖亭涉筆）

初、先生之在長崎、貧困衣食不能周、富商或以金餽之、不受、（外集與使者書）何柳川人安東守約、（字魯默號省菴仕柳川侯）師事、先生折俸之半而餽之、先生甚德之、及來江邸、衣食豐盈、每得賜、當餽遺焉、（文集）

先生在江邸、歲首必修書以賀義公、莫不以成德業行仁政爲勗、每篇咸有規諷之意、其與諸執政亦然、則先生忠愛之意、藹然見於筆墨之間、至今使讀者感歎云、

先生以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卒於江戶駒籠之第、享年八十三、葬於常州久慈郡瑞龍山下、義公謚曰文恭先生、親題其墓曰明徵君子朱子墓、（碑陰）義公就國、親臨致祭、（致祭文）

先生在餘姚、有二子、大成大咸、大咸早世、大成生毓仁、字天生、毓德字大生、（毓仁）義公憫先生年老無侍養者、命招孫男一人、先生與書陳遵之及諸孫男、諭以其意、（文集）後十餘歲、毓仁來長崎、時國禁甚嚴、不許入見、先生與野節書曰、僕去家三十五載、今年八十歲、小孫涉海、數千里遠來、近在咫尺、反不得一面、若祖若孫、何以爲情、爲禍之烈、未有甚於是者、國法自當恤人情、爲第一義、今不知何日遂至于此、其間亦有說乎否、（外集）貞享二年、毓仁復來長崎、先生已沒、爲文致祭而歸、（史館傳記）

先生嘗曰、今詩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與譽而已、即此一念、

已不可入於聖賢之學、先生務爲古學、視時文爲喫飯士矣、況於詩乎、亦以明季浮靡之流、祖尚鍾譚袁中郎之説、詆訶何李、凌蔑高楊張徐、猶文章之徒、攻擊道學之士、不唯無益而反有害、故絶口不爲耳、學而

（文苑遺談）

朱之瑜（節略）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諡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避亂投客于水府、

舜水家世宦于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爲總督漕運軍門、卒後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舜水生明萬暦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辭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蹙、舜水知事不可爲、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索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旅、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清既混壹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復還、時萬治二年也、

舜水冒難而輾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不能支、柳河安東省庵、師事之贈祿、一半、久之水戸義公聘爲賓師、寵待甚厚、遂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費、至人或笑其嗇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之水戸庫内、嘗謂曰、中國之黄金、若用此于彼、一以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者、有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終、可慨哉、

舜水鄉國居宅、及先塋皆與王文成相近、與野節書云、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殘毀先祠及

高官墳上城皆不能一里、陰木脩拔、通邑所無、高官墳與陽明先生楚比鄰、其樹木之美、恐不能及荒墳、
膠人求大木造船、此必造殘壞者、又答佐野回翁書云、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照、鳴雞相聞、
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成一、其絢節不事渝、而先舜水卒、大成亦擧二男、曰毓仁、曰毓德、延寶六年、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弘濟往通消息、然終不得與舜水相見而歸、
舜水不好作詩、與奧村庸禮書曰、吟詩作賦、非學也、而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敲則敲矣、曾何補於民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情、而且撚斷髭嘔心、僅或不能工緻、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詩名、是以其集中不錄一首、然猶評李杜曰、李不如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不稱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奇與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煎豆腐湯矣、
或誦舜水詩、九州如瓦解、忠信尙偷生、受詔蒙塵際、時逢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々明、單身寄孤嶋、抱節比田橫、巳聞鼎命變、西學獨作聲、又安澹泊湖亭渉筆、朱文恭遺事、擧在安南旅寓所賦詩一首、以爲滄海之遺珠、其詩云、治亂從容綏策衍、鈴軒無事日淸談、隹憶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菴、金黍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舜水文集二十八卷、義公與世子共所編輯也、毎卷署名冠以門人二字、安東省菴稱爲公侯之賓、賓師如此、眞百世之美事、誠然、
大高芝山與鵜眞昌書、並毀舜水與陳元贇、且擧獨立言曰、元贇之瑜非面知然、由得傳聞其實也、贇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彼儕奚暇爲學、又奚作詞章乎、安澹泊與村篁溪、泉竹軒書辨之曰、舜水

朱舜水記事纂録卷之一

元賛並稱、可謂不倫之甚、況又極口譏詆、何物幺麼、敢作如此鬼怪、此猶竊弄唇吻、原不足計校、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元當處置、惜乎其不及也、今試日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經則妄、獨立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跋安南供役紀事、眞蹟見在、稱先生之特操不一而足、至云言猶氣爭、錚々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凛々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幟、此語何與前言相戻也、獨立雖披剃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經則妄、

（先哲叢談）

朱氏略系譜

○龍山處士　諱某、娶黃氏、不仕、卒于家、

守愚　諱詔、字某、誥贈榮祿大夫、娶孟氏、誥贈夫人、

惠翁　諱孔孟、字某、誥贈光祿大夫、娶楊氏、誥贈夫人、

定寰　諱正、字存之、別號位垣、總督漕運軍門、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娶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

夫人、

—存賢
諱啓明、一名之琦、登進士第、擢補南京洋務軍門、爲兵部侍郎、阮大鋮指落本朝、而不仕清
朝、屏居卒、家、娶邵氏、

—廷功　諱某

—宏含　諱某

—敬武　諱某

—仲琳　諱某、號茂才、未弱冠卒、無子、先生所書云、次兄字仲琳、天生所具云、伯父號重林、而不載
名字、今按、仲琳重林、音相近、且流俗呼字爲號、疑非別號、

—舜水　諱之瑜、字魯璵、恩貢生、崇禎弘光間、累蒙徵辟、力辭不就、及難起、流落海外、竟駐本邦、保
全友誼、西山公聘爲賓師、天和二年壬戌卒、謚文恭、初娶葉氏、生二子、大成、大咸、繼娶陳氏、
生一女高、

—大成　字集之、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永曆二十三年己酉卒、娶姚氏、生三子、毓仁、毓德、
姚氏父名泰、字步瀛、泰有三子、曰長人、曰旭如、次即姚氏、一孫曰江、字岐山、曰景峨、即天生
之表兄也、

—大咸　字咸一、號僑鶴、早卒無子、

―女子、諱高、字柔端、字同邑何氏、愧憤其身仕清朝、憂鬱成疾、未嫁而亡

―女子、名保姑、嫁姚氏、生子珠官

―毓仁
字天生、亦娶姚氏、姚氏父名顯明、兄名萬亨、延寶六年戊午、天生來長崎、探知文恭消息、數年後又來、時先生已沒、西山公賻曰、先生所自書祖先紙牌履歴等及白金若干、感泣而歸

―坤郎

―日得

―毓德
字大生 ――正兩

右據下

先生所親書先世緣繇履歴、及天生所具定之、

先生父兄曰上、書曰別號、子姪曰下、書曰名字、間有闕失、無所考質、天生所具有云、其曾祖從兄景昭、從弟百齡字公旦、鶴齡字公輔、不書誰子、今推族系云、其曾祖則啓明之諸孫、而天生之再從兄弟也、建功下注云、生從兄、號玄含、而不書名、疑玄含卽景昭之字、而百齡鶴齡、或爲建功敬武之子、然無確據、不敢附會、且

先生在家時、嘗閲譜牒、惟曰一世不淸楚、不欲認爲文公之裔、謹愼之至、敢不遵奉、

門生　安積覺謹撰

先生略年譜（始自先生至水府前年）

寬文四年甲辰　先生六十五歲

茲年水戶義公使儒臣小宅生順至長崎訪先生，先生與生順筆語問答，生順乃作西遊手錄（附錄）復命義公。

寬文五年乙巳　先生六十六歲

先生應義公聘，七月至江戶，九月至水戶，十二月歸江戶。寬文帳云，賜銀百枚二十人月俸。

寬文六年丙午　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疾，義公親臨問疾，先生感泣。

寬文七年丁未　先生六十八歲

八月先生又至水戶，作漏鐘銘。

寬文八年戊申　先生六十九歲

先生至水戶。

寬文九年己酉　先生七十歲

義公祝先生壽，先生作諸侯五廟圖說。

寬文十年庚戌　先生七十一歲

茲年先生作學宮圖說

寛文十一年辛亥　先生七十二歳

寛文十二年壬子　先生七十三歳

先生令儒生習釋奠禮

延寶元年癸丑　先生七十四歳

先生復令儒生習釋奠禮

延寶二年甲寅　先生七十五歳

延寶三年乙卯　先生七十六歳

延寶四年丙辰　先生七十七歳

延寶五年丁巳　先生七十八歳

賜銀百枚外更增賜銀二十枚

延寶六年戊午　先生七十九歳

先生孫毓仁至長崎

延寶七年己未　先生八十歳

義公祝先生八十壽賚賜有種

延寶八年庚申　先生八十一歳

先生患咳血在于床

天和元年辛酉　先生八十二歲
先生病臥、良損日甚、義公屢使人問候、備日藥餌、
天和二年壬戌　先生八十三歲
四月十七日先生病死、義公臨送其葬、此月二十七日、吏葬遺骸於瑞龍山、謚曰文恭先生、
（往復書案）

朱文恭記事纂録卷之二

水戸　彰考館員纂輯

◎祠堂篇

祠堂記事

舜水堂　先生名之瑜、字魯璵、謚文恭、避大明國之亂、渡日本、西山公招之、爲師範開道、禮遇特厚、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卒、元祿八年、立碑於瑞龍山麓、義公親題曰明徵君子朱子墓、使安積覺撰碑陰文、先是於江戸駒籠別莊、造祠堂、安神主、每年忌日、公自臨祭之、其後送葬遺髮於瑞龍山、正德二年、源肅公移祠堂於水府八幡小路、（今改田見小路）使田代一遊者爲祠堂司、有自大明國魯王賜舜水敕書、舜水秘藏之、納如守袋者、常不離身、今收箱在彰考館文庫、（地理考）

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始知或者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厄、義公環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湖海新話）舜水先生祠堂、舊在駒邸、元祿癸未冬罹災、正德三年營祠堂於水戸、以安神主、（祠堂記）寬政中余與館僚諸子謀、植櫻樹數十株於祠側、以繼義公之遺志、余作之記、（文苑遺談）

舜水先生祠堂植櫻樹記　青山延于

古之君子、德足以蓋天下、道足以佐人主、而事功不彰、德澤亡施者、其道塞也、蓋運之與道、有否塞、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而否泰相通、通塞相易、故否乎彼、而泰乎此、塞乎古、而通乎今者、亦理之自然也、我舜

水朱先生之在明也、德足以經天下、道足以佐人主、而軒軒然高蹈遠去、草芥爵祿、泥塗軒冕、非明於吾素者、安能至此邪、先生名之瑜、字魯璵、明浙江餘姚之人、遭亂流離本邦、實我先公立以爲師焉、其沒也立祠駒籠別墅、環植櫻樹、以其嘗愛之故也、正德壬辰、遷祠水戸、祠今在常磐鄉之東北、而無一櫻樹存其遺愛者、於是杉山子方與史館諸子謀、植山櫻數十株、以繼先公之志焉、且以家嚴掌祀事、屬余記之、嗚呼先生之愛櫻奇矣、而諸子之感慕以及玆、抑又奇矣、今夫櫻之爲花也、豔而不俗、淸而不妖、燦然若玉、皎乎若雪、斯其可以表德焉、且先生之靈、有在乎此而諸子之至誠以奉之、則花之與德、其永存歟、是其可記也、且夫方明之衰也、姦臣當國、讒黨執柄、而冠裳縫掖、弗受其籠絡者、有幾也、迨乎王綱解紐羶賊奪國、秉一節而不渝、蹈萬死而不顧者、又有幾也、且夫明之養士、三百年、可謂久矣、而一旦左其衽圓其顱、而奔走穹廬之下、惴惴焉唯後之恐、士之無恥斯亦甚矣、唯先生則不然、感慨奮激、以圖興復、其在安南也、白刃及交乎身、而不屈、其大節凜凜、有若嚴霜烈日、若事雖不成、而先生之忠義大節、必將被乎世、則天下之士、其亦有勵歟、且吾黨之士、賦而傳之、頌而宣之、則先生之遺風餘烈、其果有被乎世也、然則此擧也、豈止好事之一端、抑亦名教之一助也、是不可不記、是歲戊午二月十二日也、[illegible]小集

拜舜水先生祠堂記

森　尚　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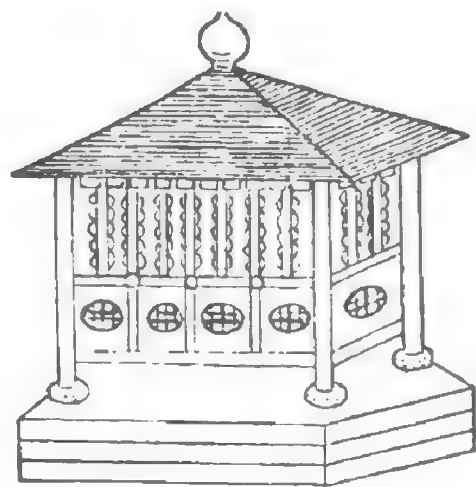
夫愼終追遠者、忠信之厚也、祭如在者、誠敬之至也、祭必得福者、感通之妙也、故古之聖賢享祀盡敬、歲時致哀、皆出於天理之性情、起於自然之道心、不得已而然、所以昭昭乎人物之上也、朱舜水文恭先生、大明徵士、博雅君子、不得遂志、確乎嘉遁、義如伯夷、節似陶潛、飄然來遊、事我先君、我先君遇之也、厚貴之也至、嗚呼先生、譬諸龍、可謂潛乎亂世、見乎明時、譬諸鳳、可謂見險微而去、覽德輝而至、未滿一紀、奄爾沒、

焉、我告爲祠、享祀、敬之也厚、哀之也至、儒臣井弘濟、嘗被命、受先生之學、且答函丈、眷遇殊特、以其恩義兼備、家設神主、事死如生、敬禮厚而至矣、玆平日親炙之徒、取矩、辻隆、野傳、吉當、峯宗淳、及淺行定、山久積、山可澄、同以淸酌庶羞之奠、恭饗祠堂、時招不佞、令受其胙、不佞近仕公門、唯聽德音、未見生時之顏、弘濟待我亦至矣、不得已而操筆、以記事情云、貞享二年初五日也、([illegible]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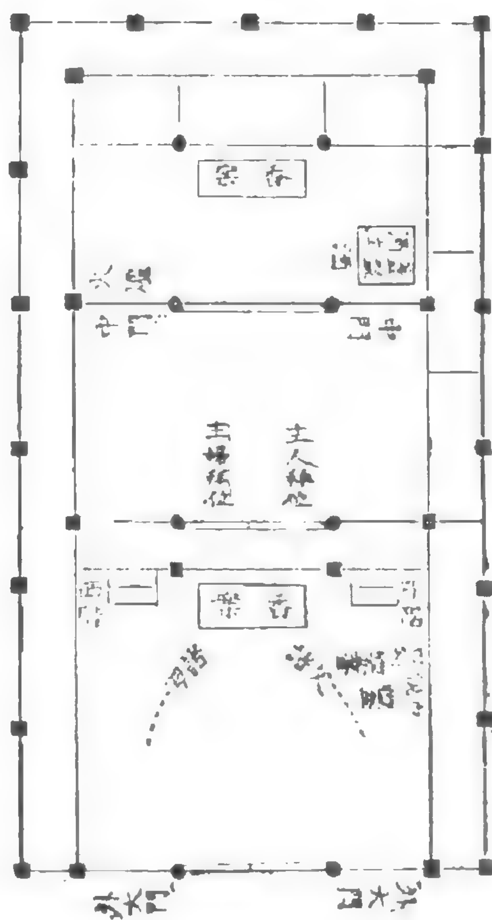
祠堂再建、

義公嘗建文恭祠堂於駒籠莊、後罹災而不復、安積覺傷其廢、請再建祠、由公乃命建祠於水城西、又請置主祭、祭時薦享、祠之不廢、以覺之忠懇也、(安積覺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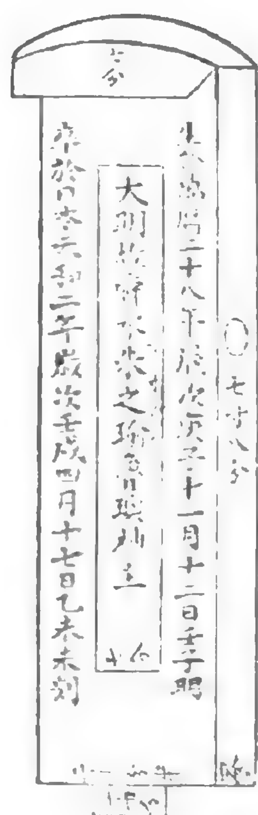
(舜水祠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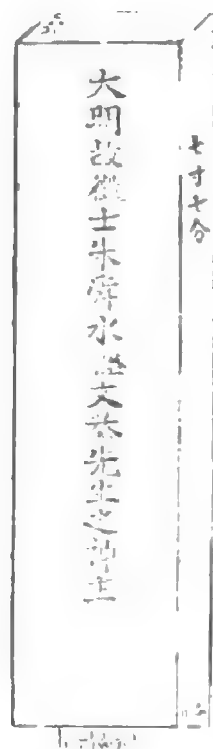


(祠堂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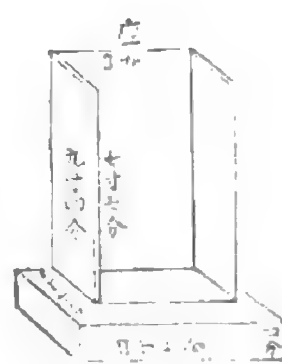
(文恭神主圖)





二寸九分四厘

厚八分



○祭奠儀節及祝文

天和癸亥七月十三日辛巳、我相公祭明故舜水朱之瑜、竟因賜諡之禮先生、

通會古禮儀節酌宜、

盥洗所	若林善也	着道服
陳設	楊清友	着道服
	今井小四郎	着麻肩衣袴
祝	中村新八	着布衣
執事	鵜殿平七	着布衣持太刀
	宇野左大夫	
司樽	加治左大夫	着
接賓	肥田十藏	着布衣

前一日、掃墓除道、黍明具牲醴庶品于墓前、

陳設圖

卯刻相公自太田旅館至瑞龍山憩館、著烏帽子、望墓、而罍畢至墓前、盥及諸執事、以序就位、相公就拜
位、再拜跪、焚香起、至香案北之卓前、執事一人執盞、一人執酒注、進向相公之右、相公跪執盞斟酒、酹于
墓左、畢、又執盞斟酒、頻奠三獻、復位跪、祝就祝位、讀祭文曰、

維

天和三年歲次癸亥七月庚申朔越十月二日辛巳、水戸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衞權中將源光圀、以牲

醴粢盛之奠、致祭于

明徵士故舜水朱先生之墓曰、嗚呼

先生、道德坤厚、才望崧高、生于明季之衰、遭于陽九之厄、危行厲節、遁塞隱居、

鶴書連徵、確乎不拔、

身陷賊窟、守正不移、流離轉徙、經幾年所、衣冠存古、未嘗變夷、歐血誓天、至誠無息、發光肥遯、謝恩

遠辭、鼓翼南溟、翔鱗東海、風霆雪虐、義氣益厲、寬文乙巳及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咨咨、論

文講禮、嗚呼

先生博學強記、游事不知、起廢開蒙、孜孜善誘、教我未半、天不假年、去歲夏初、俄忽長逝、嗚呼

先生、生有懿行、死不可無美謚、古言曰、道德博文曰文、執事堅固曰恭、茲

先生之謂乎、故謚曰

文恭、爰攄哀誠、敢告

塋墓、嗚呼哀哉、伏尚、

先生之靈、

來聽、

來饗、

讀畢、置祭文于卓上、祝復位　相公再拜、送神、祝焚祝文、禮畢、

貞享元年甲子、命搆文恭先生祠堂于藩田別莊、十二月十三日甲辰、遷主於堂、平明上公束帶詣

堂親擧祭禮、

役	姓名	服
盥洗	吉弘左介	著布衣
	佐佐介三郎	
陳設	今井小四郎	著布衣
	楊清友	
	小野庄之介	著素袍
祝	今井小四郎	
執事	木村權衛門	著布衣持太刀
	朝倉清七	著布衣持御刀
司爵	内藤甚平	著布衣
接爵接帛	人見又左衛門	著布衣
具饌司爵司帛	加治左大夫	著布衣
	三木幾之允	
傳饌	丸山雲平	著素袍
	小野庄之介	著素袍
樂	上虔四郎	

笙、笛、篳篥、

儀節

奉主人廟　奏樂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序立　樂止　上公入門盥洗　階下揖　奏樂

至香案前上香三拜降神　斟酒　揖　歸拜位東面立　奠茶且酒　詣香案前跪上香　奠三獻

獻帛　樂止

諸執事皆跪　祝讀祝曰

維

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越十三日甲辰、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中將源光圀、謹以潔

牲柔毛粢盛醴齊致祭于

明徵君文恭朱先生、嗚呼

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桴來止

秋注竄寐憂國、老淚落巾、衡門當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旣見旣逝、眞希

世人、溫然其貌、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函丈師事、恭

禮賓實、嗚呼哀哉、尙超八旬、遽爾捐館、今及三春、情所不忍、結不能伸、相倣構廟、輪奐維新、簠簋籩豆、

云設云陳、牲牘粢盛、克祀克禋、敢告微誠、焚香參

神、

神若有知、來綏來臻、尙

瘞、
讀畢　奏樂　俯伏拜興平身　離拜位東面立執事皆拜　上公詣香案前、俯伏拜興平身、下堂階
下揖、正面立揖　樂止　焚祝瘞帛　禮畢

貞享二年乙丑四月十八日丁未上公詣先生祠堂修祭、

盥洗司爵　吉弘左介　着布衣
　　　　　佐佐介三郎　着布衣
陳設　今井小四郎
　　　楊清友　着布衣
祝　小野庄之助　着素袍
執事　今井小四郎
　　　木村權衛門　着布衣持太刀
　　　稻澤三郎衛門　着布衣持刀
司尊　內藤甚平　着布衣
接爵奠饌　人見又左衛門　着布衣
具饌傳爵　下河邊軍藏　着布衣
　　　　　三木幾之允　着布衣
省牲察饌　小野庄之助　着布衣
　　　　　丸山雲平　着素袍

○儀節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序立　上公入門盥洗　階下揖　至香案前上香三拜　降神　俯

酒一揖　離拜位、東面立　奠茶　具饌　詣香案前跪、上香　奠三獻　諸執事皆跪、祝讀祝曰

維

貞享二年歳次乙丑四月朔庚寅越十八日丁未、參議從三位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光圀、敢昭告于明故徵士文恭朱先生、歳序遷易、諱日復臨。不勝感愴、故以清酌庶羞之奠、祗致祭事。尚

饗。

讀畢　俯伏拜興平身　離拜位、東面立　執事皆拜　上公詣香案前、俯伏拜興平身、下堂階下揖、

正面立揖　焚祝　禮畢

貞享三年丙寅四月十八日辛未、上公詣先生祠堂修祭、

〇執事

執事	姓名	服
陳設	今井小四郎	布衣
	小野庄之介	素袍
盥洗	安積角兵衛	布衣
	佐佐介三郎	布衣
司爵司帛	吉弘左介	布衣
司尊	内藤甚平	布衣
祝	今井小四郎	
具饌接爵接帛	加治左大夫	布衣
	庄八九郎	布衣
奠饌奠爵奠帛	人見又左衛門	布衣
司饌	丹藤内	
	小野庄之助	

(一)儀節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再拜序立　上公入門盥洗　階下揖　至香案前上香三拜降神酹酒
一揖、離拜位東面立　奠茶　其贊詣香案前跪上香　奠三獻　燔帛　諸執事皆跪　讀祝畢
諸執事皆起立　上公俯伏拜興平身下堂階下揖正面立揖　焚祝瘞帛　執事皆拜　禮畢

同三年丙寅秋九月二十八日修祭

[illegible]

日本貞享三年歲次丙寅秋九月壬午朔越二十八日己酉、正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水戶嗣子源綱條、謹以牲醴粢盛之奠、致祭于
明故徵士文恭朱先生曰、伏以乾坤鍾秀、泰斗凝望、沖襟潔履、金玉其相、錦心繡口、追琢其章、文行才德、莫之與京、旹聞其人、今見
先生、
明室之季、日月失明、北虜縱逆、天地震驚、賢良晦迹、奸邪放橫、嗚呼
先生、遭時不祥、慨然乘桴、確乎離鄉、孤身勁節、萬里巨浪、龍劍藏頴、義氣如霜、意窓毀冠、志在請纓、
六枋畏、使胡少懲、以古方今、可謂同盟、我以部纓取容、大方亦肯受致、或斯至誠、進道勵行、庶幾有成、
鳳志未遂、
先生云亡、形容永隔、德音無忘、茲告微忱、謹詣墓塋、鬱鬱青松、獨旌忠貞、漠漠山雲、發結愁情、少牢在

組、維鬯維醴、黍稷登盛、維旨維香、庶物惟德、以受觀饗、洋洋
精爽、
來格
來格
來賓、尚
饗。

元祿元年戊辰四月十八日庚申、上公使藤井德昭代奠先生祠堂、修祭、

執事　揚清友

陳設　今井小四郎　布衣
　　　小野宗ヲ郎　素袍
　　　遊沼四郎八　素袍

盥洗

司爵　吉弘左介　布衣

司尊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司帛　中村新八　布衣
　　　鵜飼金平　布衣

具饌傳爵　川津權兵衛　布衣
　　　　　荻紋兵衛　素袍

接將奠饌　人見又左衛門　布衣

祝　今井小四郎

朱舜水記事纂錄卷之二

省牲盥饌　小野宗三郎　淺沼四郎八

○儀節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拜序立　祭主入門盥洗　階下揖、登自東階、至香案前、上香降神、酹酒

一揖　鞠躬拜位東面立、奠茶　具饌　詣香案前跪　奠三獻　諸執事皆跪　祝讀祝畢　俯伏拜

興拜興平身　下階　階下揖　焚祝幣帛　執事皆揖

元祿二年己巳四月十八日甲辰、上公使臼井信胤代詣先生祠堂修祭、

○奠薦

醬油、鮑魚、淡菜、獨活、豆腐、龍眼肉、　燭臺

饌、角、索麪　燭臺

茶盞　醋、江瑤柱、烏賊、山藥、麪筋、羊羹、　雁

饌　快子、飯、茶盞　形鹽、野鴨、干海參、蕈、香瓜、雞蛋、火腿、香案、

茶盞　肉桂、鰒魚、雞卵、筍、牛蒡、團餅、

饌和羹

胡椒、鯛魚、鰮魚、蕨、稍瓜、橙子、　燭臺

○執事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小野宗三郎　素袍
　　　淺沼四郎八　素袍

盥洗	服部行介	素袍
司爵	中村新八	布衣
司幣	内藤甚平	布衣
司帛	津田兵藏	布衣
傳饌傳爵	中山内膳	布衣
	朝比奈政之介	素袍
奠饌接爵接帛	吉弘左介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淺沼四郎八	
	服部新介	

○儀節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再拜序立　祭主入門盥洗　階下拜、登自東階、至香案前上香拜降神、

酹酒一拜　詣拜位東面立　奠茶　具饌　詣香案前跪上香　奠三獻　獻帛　諸執事皆跪

祝讀祝曰

維

元祿二年歲次己巳四月丁卯朔越十八日甲申、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中將源朝臣光圀、遣臣白

井信胤、致祭于

明故徵士文恭朱先生之靈、歳序遷易、諱日復臨、不勝感愴、敢以清酌庶羞之奠、祇致祭事、尚
饗、

讀畢　諸執事皆起立　俯伏拜興拜興平身下堂階下揖　焚祝林帛　執事皆揖　禮畢

元祿三年庚午四月十八日己卯、上公使藤井徳昭代詣先生祠堂修祭、

○賀儀

醬油、鮑魚、海蛇、慈菰、豆腐、金柑、　燭臺

爵索麪　雁

茶鍾、醋、蠑螺、章魚、麪、麪筋、糖料、

爵、飯、茶鍾川椒、野鴨、干海參、芋莢、木耳、饅頭、火腿、杏案、茶鍾肉桂、馬鮫魚、鷄卵、荷欵冬、蒸餅、

爵和羹

胡椒、鰻魚、銀魚、蕨、糟瓜、榛子　燭臺

○執事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小野宗三郎　素袍

淺沼四郎八　素袍

服部新八　素袍

贊讀　佐佐介三郎　布衣

司爵　中村新八　布衣

司樽　內藤甚平　布衣
司帛　津田兵藏
傳饌傳爵　神原新左衛門　布衣
　　　　　朝比奈政之介　素袍
奠饌接爵接帛　吉弘左介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淺沼四郎八
　　　　　服部新介

〇儀節

陳設祭器、具牲、執事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序立、入門盥洗、階下揖、登自東階、至香案前、上香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降、神前酹酒、揖、離拜位、東立、奠茶、具饌、詣香案前跪、上香畢、三獻、獻帛、諸執事皆跪、讀祝畢（祝文如式、如前臣、孫非讀昭六字、）諸執事皆起立、俯伏拜興拜興拜興平身下堂、階下揖、焚祝、瘞帛、執事皆揖、禮畢

元祿四年辛未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公詣先生祠堂修祭、

〇奠饌

醬油、赤魚、淡菜、筍乾、豆腐、蜜柑　燭臺
爵帛素餅　野雞
茶湯　鯛、比目魚、銀魚、山藥、麩筋、外郎餅、

簋　快子、飯、茶飯、形鹽、野鴨、鷄卵、土筆、紅蘿蔔、鰒魚脯、香蕈、

茶飯　肉桂、鰻魚、海參、松茸、牛蒡、加須底、

爵　和羹　鱒魚

胡椒、鯨魚、江瑤柱、芹菜、醋瓜、乾柿子、燭臺

○執事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小野宗三郎　素袍
淺沼四郎八　素袍
服部新八

盥洗　內藤甚平　布衣

司罇　淺羽傳四郎　布衣

司爵　鵜飼金平　布衣

司帛　津田兵藏　布衣

傳饌傳爵　八見又左衛門　布衣
渡邊宮內衛門　布衣

奠饌接爵接帛　中村新八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淺沼四郎八
服部新介

○儀節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序立　公入門盥洗　階下拈香自東階
至香案前跪上香降神酹酒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公陞拜位東面立　奠茶　供饌
公詣香案前跪上香、
奠三獻　薦帛　諸執事皆跪　祝讀祝曰
維
元祿四年歲次辛未春二月丁巳朔越二十有一日丁丑、正四位下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綱條、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之靈曰、嗚呼
先生德邵道淵、義方行修、懷寶遁世、避戎乘桴、我黃門君、延爲賓師、隨以几杖、敬如耆德、開道闡幽、學
禮道規、奈何中壽、天不慭遺、前歲庚午冬月之孟、我黃門君、采懸車、而綱條不肖、嗣肩土命、俯饒幹
蠱、仰賴餘慶、嗚呼
先生既沒、德音永絕、無勝追慕、酒饌是設、尚饗、
讀畢　諸執事皆起立　公俯伏拜興拜興平身　下堂階下揖　焚祝幣帛　執事皆揖　禮畢　元
祿四年辛未四月十八日癸酉、公使小山秀堅代詣先生祠堂修祭、
○奠薦
醬油、鯛魚、章魚、筍、豆腐、確脹肉　燭臺

爵　索麪　野鶏

茶鍾　醋、鯽魚、烏賊、巌、麪筋、鶏餅

爵、飯、茶鍾　形鹽、野鴨、鶏卵、獨活、蒟蒻、糖饊、雁、香菜

茶鍾　肉桂、鱁魚、對蝦、岩茸、欵冬、芋羹

爵　和羹　鯉魚

胡椒、鰻魚、瓦壟子、慈菰、金柑　燭臺

○執事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小野宗三郎　素袍
　　　淺沼四八郎　素袍

盥洗

司爵　淺羽傳四郎　布衣

司尊　津田兵藏　布衣

司帛　日置新六　布衣

傳饌傳爵　酒井三左衛門　布衣
　　　　　渡邊宮内衛門　布衣

奠饌接爵接帛　中村新八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淺沼四八郎

朱舜水記事纂録　巻之二

（一）儀節

陳設祭器　具牲　執事者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序立　入門盥洗　階下揖、登自東階
至香案前、跪上香降神、酹酒、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離拜位東面立　奠茶　供饌　詣香
案前、跪上香　奠三獻　薦帛　諸執事皆跪　祝讀祝曰

維

元祿四年歲次辛未四月丙辰朔越十八日癸酉、正四位下右近衛權中將源朝臣綱條、遣臣小山秀
堅、謹致祭于

明故徵士文恭朱先生之靈、曰、歲序遷易、諱日復臨、不勝感愴、敬以清酌庶羞之奠、祗致祭事、尚
饗

讀畢　諸執事皆起立　俯伏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下堂階下揖　焚祝瘞帛　執事皆揖　禮
畢

元祿五年壬申四月十八日丁酉、公使川井忠左衛門信鼎代詣先生祠堂修祭、儀節祝文一如前規

（一）奠薦

醬油、鯛魚、鰒魚、蕨、豆腐、九年母、　燭臺

饌　索麪　野雞

茶饌　酣、赤魚、淡菜、筍、蒟蒻、沙羅紗餅。

肉、飯、茶饌　形鹽、竹雞、烏賊、山藥、麪筋、蜀黍餅、鯉魚、香案、

米餅 肉料、鰒魚、鷄卵、香蕈、木耳、胡麻飩、

爵 和羹

胡椒、小鯛、江瑤柱、松蕈、糟瓜、乾柿子、 燭臺

○執事

職	姓名	服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小野宗三郎	素袍
	淺沼四郎八	素袍
	服部新八	素袍
盥洗	鵜飼金平	布衣
司尊	淺羽傳四郎	布衣
司爵	上彥四郎	布衣
司帛	津田兵藏	布衣
傳饌傳爵	中山內膳	布衣
	榎本忠太夫	布衣
奠饌接爵接帛	中村新八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淺沼四郎八	
	服部新介	

元祿六年癸酉四月十八日辛卯、公使朝比奈宇衞門泰雄代詣先生祠堂修祭、儀節祝文一如先規。

（一）賀讌

醬油、野雞、對蝦、獨活、豆腐、龍眼肉、　燭臺

爵　索麪　　匣

茶鍾　醋、鯛魚、鰻魚、鹹、葱油、芥菹

爵、飯、茶鍾　形鹽、鯖魚、銀魚、萵苣、蒟蒻、牛蒡、鯉魚、香菜

茶鍾　肉桂、章魚、雞卵、竹筍、鵠筋、鰕卵、

爵　和羹　　野鴨

胡椒、鰶魚、乾海參、芋艿、精瓜、金橘、

（二）執事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淺沼四郎八　素袍
　　　服部新介　素袍

司盥　淺羽傳四郎　素袍

司樽　大串平五郎　素袍

司爵　上　彦四郎　素袍

司帛　津田兵藏　素袍

傳饌　白井生孫衛門　素袍

傳爵　人見又左衛門　素袍

[illegible]　中島[illegible]八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淺沼四郎八　服部新介

元祿七年甲戌四月十八日乙酉、公使大竹惣右衛門如衛代詣、先生祠堂、修祭、儀節祝文、如前說、

○奠薦

醬油、鯖魚、鹹魚、蒟蒻、麪筋、九年母、　燭臺

爵　索麪　雁

茶蓮肉、柑、魚鮓、烏賊、筍、款冬、饅頭

爵、飯、茶蓮、醋、對蝦、竹雞、蕨、蘭、外郎餅、鯉魚、香案、

茶薑胡椒、鯛魚、鰤魚、豆腐、松茸、鯨、餅

爵　和羹　野鴨

形鹽、乾海參、江瑤柱、香茸、精瓜、乾柿子　燭臺

○執事

陳設　中村新八　淺沼四郎八　小野宗三郎　服部新介　布衣　素袍　素袍　素袍

司盥　淺羽傳四郎　布衣

司贊　大串平五郎　布衣

司爵　上彦四郎　布衣

司帛　一松又之進　布衣

傳饌　近藤儀大夫　布衣

傳爵　堀田中左衛門　布衣

奠饌奠爵接帛　中村新八

祝　佐佐介三郎　布衣

省牲監饌　淺沼四郎八　小野宗三郎　服部新介

元祿八年乙亥四月十八日己酉　公使松平源太夫寛代詣先生祠堂修祭儀節祝文一如前規

(二)奠饌

醬油、鯛魚、鰒魚、蒟蒻、山藥、金橘、

爵　索麪

茶鍾　肉桂、烏賊、乾海參、筍、牛蒡、粳米饅頭

爵、飯、茶鍾　醋、對蝦、竹鷄、慈茹、芋艿、黑形餅、鯉魚

胡椒、淡菜、小鯛魚、豆腐、松菰、求肥餅、野鴨、

附　和羹

豕肉、鷄卵、鮭魚皮、芋、甜瓜、龍眼肉、

執事

陳設	安積角兵衛	布衣
	小野宗三郎	素袍
	服部新介	素袍
司盥	内藤甚平	布衣
司尊	上彦四郎	布衣
司爵	鵜飼權平	布衣
司帛	栗山源介	布衣
傳饌	白井權藏	布衣
傳爵	宇都宮彌四郎	布衣
賛饌賛爵讀帛	中村新八	布衣
祝	安積角兵衛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服部新介	

元祿十年丁丑四月十八日丁卯、公使大竹檢衛門如衡代詣、先生祠堂修祭、儀節祝文一如先規、世子代拜矢野長九郎、

（一）饗應

醬油、鰻魚、鮑魚、茗荷、麩筋、金橘

爵　茶麪

茶鐘 肉桂、魚餅、鶏卵、豆腐枸杞、芹菜、銀杏皮 鵝頭、雁、

湯、飯、茶鐘 醋、目近魚、炮鴨、栗子、乾魚、皮茸、蕨、羊餅、鮮魚、

茶鐘 胡椒、年魚、烏賊、牛蒡、柚醬、加須底羅、野鷄、

酒　和羹 [illegible]

乾鹽、乾海參、筒魚、鰕、白鷺、甜瓜、龍眼肉、橘、栗子

（一）執事

陳設　栗山源介 布衣
淺沼八郎 素袍
小野宗四郎 素袍
服部新介 素袍

司盥　鶴飼權平 布衣

司尊　青野源左衛門

司爵　大原大介

司帛　石井彌五兵衛

傳饌　渡邊伊衛門

傳爵　　近藤儀太夫
奠饌奠爵捧帛　　栗山源介
祝　　酒泉彦左衛門
省牲監饌　　小野宗三郎
　　　　服部新介

元祿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西山公祭明故徵君朱先生之墓、前一日執事者、講習儀節、掃墓除道、點燎祭器、設卓、省牲、黎明備三牲、陳列菓饌庶品、設庭燎、祝及諸執事、就位序立、一公晨出西山、至瑞龍山憩館、著道服、戴燕尾、進至墓道、盥洗、參神、就位、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拜三詣香案前、跪上香、降神、（司爵不爵自左司樽不酒）注自右、公取爵受酒、酹酒、俯伏、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拜三奠饌、（傳饌以奉饌進表奠饌取之、定于卓上）公進至卓前、行初獻禮、（司爵司樽不同酒注）還自左、右如前、奠酒進饌、（傳饌傳設一饌、饌饌取之奉公、公視奠之）復位、諸執事皆跪、祝讀祭文、一公又進至卓前、行亞獻禮、奠酒進饌、（奉爵酒注殷饌、如初獻儀）行終獻禮、奠酒進饌侑食、（司樽奉酒注自公視注爵俱滿）右、奠茶復位、一揖而出、祝焚祭文、禮畢、

（陳設圖）

墓

鹿　野猪

香案

降神爵

拜位

祝位

（一）執事

陳設	安積覺兵衛	布衣
	楊清友	道服
祝	楊清友	
司樽	朝比奈半次	布衣
司爵接賓饌	安積覺兵衛	
傳饌	岡山二郎介	素襖
	鹿野文八	素襖

祭文

維

元祿十一年歳次戊寅二月丙午朔越二十六日辛未、從三位前權中納言源朝臣光圀、謹以潔牲粢盛

之奠、致祭于明

徵君舜水朱先生之墓曰、嗚呼

先生、德邵行潔、才美學優、遭時屯蹇、故辟不就、慟哭有志、恢復無則、矢心金石、勵操冰霜、流落海外艱

苦萬狀、保全衣冠、始終一節、幸税駕於是邦、得設館于吾土、胡斯文之不淑、遽興云亡之歎、鄉關逾隔

一萬餘里、

晉容永逸、十有七年、欽慕

精爽、瞻戀

堤海、鐫石樹碑、勒文紀德、謚曰明

徵君庶成右昔之志、稱曰、

子朱子、式彰景仰之誠、時維仲春、節屬清明、灑掃塋域、祇爲歲事、尙

饗、

墓祭禮畢、遂祭后土、布席墓左、設板其上、陳設庶品（[illegible]）公就位、俯伏、降神（[illegible]）

上香、酹酒、俯伏、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拜二）初獻禮（如前）祝就公左、讀祝文、行亞獻禮、終獻禮（[illegible]）

一揖而出、祝焚祝文、禮畢、

陳設圖略

祝文曰

維

元祿十一年歲次戊寅二月丙午朔越二十六日辛未、從三位前權中納言源朝臣光圀、敢昭告于

土地之神、彌修歲事於明徵君舜水先生之墓、惟時保佑、實賴

神休、敢以酒饌、敬伸奠獻、尙

饗、

同元祿十五年壬午四月十八日祭儀、同元祿十六年癸未四月十八日祭儀共略之、

（以上據二我祭儀節等書一書式一如祝文二）

享和元年六月五日庚戌、上公使立原萬代詣先生祠堂修祭、儀節略之、

祝文曰

維

享和元年歲次辛酉六月丙午朔越五日庚戌，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治保，遣史臣立原萬敢昭告于

文恭朱先生祠堂。曩者我

大將軍聞吾

先君義公嘗有志於建學宮，諮訪先生，以明國制度，先生暗記默識，細大不遺，口講指畫，以誨梓人，摸做本式，約而小之，殿堂廊廡，莫不悉具，其所刻木様，藏在水戸城府庫，有旨求觀，乃取呈觀，適會其命有司

更新昌平阪孔廟，專據焉，於是

大將軍枉駕，彷徨嘉制度之始備，嘆義公之用心，執政傳旨，用相褒賞，是則斯文之大變，非獨敝邑之榮

幸，伏惟先生學德之隆，名節之全，實爲吾先君師，其所以使先君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者，皆沃[illegible]

亦有道，至于博文巧思，特其餘緒耳，雖然先生既去西土，而蹈東海，固不求聞達於當世，而興學設教，國

家大典，深有望於本邦，則今日之事，亦

先生之所樂聞，爰陳羞配，敢伸虔告，尚　饗。

（朱文恭遺事）

附　悼祭文

悼朱老師文　　　　安東守約

今秋今井詞宗書至曰，四月十七日，朱老師易簀，門生守約，慟絶哭擗，謹置靈座，設魂帛，揮涙告之曰，萬治二年，守約自京歸鄉，長崎友人來，授以鴻文二篇，其一所示交趾將相諸大臣節文，其一所賜守約也，友人曰，此是中國大人，年高德邵，姓朱字魯璵，崇禎十七年，被徵二次不就，即授副使兼兵部郎中，復不拜，其不就不拜者，非潔身亂倫，以國事日非，勢不可爲故也，及往交南，國王欲拜，長揖而退，王怒將殺，守

禮不屑、且有賢王教書在子受知是人榮踰於華袞、守約不勝銘肝、即時奉謝書及拙稿、拝恐稱呼失禮、涉冒瀆、乃用弟子奉師之禮、且問歸期之迫、獻俚言曰、遠避胡塵來游東、瀛然節出終速、維嗣忠仗義仁人事、就利求安衆俗同、昔日名題九天上、多年身落四邊中、鵬程好去謀恢復、舟揖今乘萬里風、此時送文籍書札於通事所、公同封驗、不及拔答、翌年自中國賜累幅之書、書詞懇欵、至千數百言、不敢以師自居、其略曰、謬來教、踊躍健羨、元定與我老友、而謙以自牧、退就弟子之列、然而不敢辭者、亦有故焉、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世不聞以仁義禮樂爲宗、視乎其言行而身化之、且子弟之學、不過於間公、皆爲文武之師、俯父賤卒之智、不逮安平君、亦爲田單之神師、此其中未必無意焉、英材教育、古人樂得、至比之天倫無恙名德允孚、又曰、王天下不與存焉、亦基乎重且大矣、不背性命實庶、一無所長、惟此與人爲善之誠、迫于饑渴、十四年、惓惓望切、而今一旦意外遇之、其敢附進修之志哉、敢多歲在、但非有全之衆、國主國斎遠在南北、不背一見之後、即當告辭、擬於明夏當來貴國、與足下備經往復、且爲闡發萬一敝邑、徼天之幸、乾坤再造、亦必特奏、當宇、備陳貴國之忠誠明信、敬來偷睦、當與足下相見於玉帛之塲、暢論聖賢傳心之秘、必不虚今日懇懇之誠、其眞切之情、溢乎言表、雖未有、豈不感動乎、明年果來崎、賜書招我、時寡君在東、不得私踰境、乃奉書曰、守約昔讀文丞相、我亦東隨帽壽去扶桑影裏看金輪詩、慨歎以爲假令丞相來、則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然惜乎相不來、又不得同時也、今先生之來、若丞相之意而幸得同時、然不得往見、則向之所慕、亦葉公之龍耳、且引孟子原季任之事、以函寄單、自後天假良緣、得往見、遂定師弟之約、彼時有欲留老師者、連署呈鎭公、鎭公許之、守約喜而不寐、歸家爲分祿之半、以給日夕、老師辭以其多、答曰、先賢有以麥舟救朋友之急者焉、守約初以師事之、古人稱師並君父

其所在致死、況其餘哉、然則義當惡獻年俸自取其三之一、然愛惜之深、悲不受之、故今取其中以全其下、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猶之匪人、老師之節、雖窮死而不受、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微賤、爲不義之祿乎、守約有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拒之則是爲匪人也、豈相愛之理哉、而亦以心不安、答曰、守約爲生、豈於老師則豈於心安耶、縱使破家奉之、忠則有矣、雖以致久、故酌其宜以中分之、有餘則不在此限、不足則亦不必如此、敬焉、不過爲處也、守約曾老師、本非爲名、老師愛守約、亦豈有私、惟欲斯學之明而已、自是書翰往來、處其浮沈、皆上題以杜詩爲字號、凡爲答老師以瞿塘峽口之詩、守約以白也詩無敵、蓋取諸萬里風煙接素秋、與春樹暮雲也、兩詩已盡、我以它時未嘗不出于忠憤之詠、其流離顛沛之間、不忘、不可見焉、嘗聞中原致亂之源、及逆虜之兵勢、乃撰書一卷賜之、名曰中原陽九述略、卷末引申包胥之事、曰孤臣飲泣十七歲、瀝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毀瘁、面目枯黃、而哭無其紅誠無所格、言言句句、莫非中興之志也、其於忠誠爲何如哉、或毎相思、一葦航之、沐愛有年、于茲矣、寬文三年、長崎大災、幾乎無十存者、僅有分之一耳、人曰老師寄寓于皓臺寺燃燼之下、風雨不蔽、盜賊在斥、儼在旦夕、守約曰、我養老師、四方所俱知也、使老師饑寒、則我何面目立乎世哉、將俱與死生、即時赴之、幸而茅舍既成、書籍什器、皆無恙、數日談論、盡歡而還、居　年、水戸宰相上公、以禮聘、招老師、當其發、路過敝邑、謹邀行駕於蝸廬、雖惜千里之別、喜斯道之興隆、至東武寵遇日隆、上公是不世出之明君、道德文章、卓越千古、特命老師、斟酌古今、大營宗廟、行釋奠之禮、教諸士習其禮、三代禮儀、悉備於斯時、見者聞者、無不稱賞歎服、曰不圖禮儀之美、至於此矣、或曰、一至此地、不嚴而肅、惰慢之氣、不覺銷鑠頓盡、其間老成人、至有淚下者、明德之馨、使人薰陶興起者如此、誰不尊崇焉、本別以往、自想老師側

已外進、守約西鄙賤人、不以寒暄無用之談、叨煩左右、且加以東閩萬里、三使風從此通信、亦不如在崎、至有經年不奉書者、老師不罪以疎節、勤賜黄金及衣服等、守約領其輕、璧其重、縷縷論、以踽踽涼涼匹夫之小諒、乃換金以絹帛曰、昔及相見、分微祿以其半贍不佞、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能賢、以爲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賢契而忘之則可也、不佞而忘之、尚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旣嘗貴已、又嘗貴八、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潔乎、其末曰、往年宰相上公、親調鼎鼐、賜以美饌、一康侯貺以珍奇、又一儒醫惠以佳餚、一時三者並至、乃他人之所喜、不佞對之、黯然神傷、不能下箸、門人再三請問、不佞但含糊應之、晦明風雨、無日不思、亢劇燕間、無時不思、思之不得、將如之何、豈料地北天南、遼濶遂如斯乎、豈料匆匆一別、終身不復相見乎、昔札常通、徒虛語耳、不佞非中原廓清、必不得歸、若得賢契千里相思、徒從前鄙俗之小見、慨然命駕、且患臨、無晝無夜、聯床話舊、則十三年之醞積、可以頓舒、讀之嗚咽、左內如裂、聞者亦爲流涕、嗚呼悲哉、光陰如流、所謂十三年、今旣十八年、其在崎、在東武、寄來書札、積累如山、一一點驗、昔日之事、宛在目前、老師不忘、今成吾永不忘之追思、九原可起、捧我此文、以陳不忘之誠、老師定當不厭其詞之淺陋、而慕其情之誠切矣、昔者在崎、賜書曰、世人於知己兩字、以爲尋常贈遺語、不佞絕不肯許人、兩老師如少宰朱聞老、大宗伯吳霞老、骨肉之愛、最篤最切、不佞亦未肯用此、惟少司馬今節完勳王先生、足以當之、今得賢契、而再矣、如武林張書紳、庶幾近之、而未可必、敝友陳遵之者、有無相共、患難相恤、喘息相于、未肯有形骸爾我之隔、不佞往時面謂之云、若足下可稱相厚矣、不可言相知也、他若威虜侯黃虎老、知之未盡、其餘比比、皆知敬愛、或者稱許過當、總未能相知、不佞於二字之嚴如此、從茲再賜書、賤名下必須用此

二字、願守約有何德、得蒙許之、古人曰、士爲知己者死、只愧未能稱相知萬分之一、今也高山流水之調永絶矣、更恐守身不謹、徒負知己之名於幽冥之中、併忝所生也、晉開明萬曆以降、聚徒講學、各創書院、名爲道學、分門別戶、各是其師、聖賢精一之旨未闡、而玄黃水火之戰日熾、高者求勝於德性良知、下者徒襲夫峩冠廣袖、優孟抵掌、世以爲笑、老師出於道術壞爛暴胡跳踉之間、慨然以斯文爲己任、其來吾朝也、豈仲連蹈東海之意、而上公好賢之誠、始終不渝、可謂千載之勝遇也、如其行狀碑銘、上公鴻儒之任、而非菲才所敢能也、今叙其情、謹舒哀誠云、門生安東守約省菴泣血稽顙百拜書

哭朱老師詩幷引

安東元簡

今秋朱老師訃至、家父不勝慟哭、乃作悼文二千三百餘言、字字是血、句句是涙、往年賜家父書曰、令郎貴庚幾何、壯健否、聰俊否、倘中原有復然之勢、不佞歸途或得一見、不然、不佞老、令郎小、恐無劇日之期矣、無限悵思、乃非筆端可稍、徒付之浩歎而已、愛屋烏之言及小子、豈可無作乎、謹賦一律、以舒追思之誠云、

避胡高踏住東海、烈烈風標尊魯連、北斗泰山仰師表、文章節義冠群賢、中原若庇故人盡、海外功名汗簡傳、幾度追思読遺集、悲風添雨涙漣漣、

門孫安東守直元簡泣血稽顙百拜

祭朱老師文

安東守約

維天和三年歳次癸亥夏四月十有七日、門生安東守約、謹以清酌致祭于先恩師大明故徵君魯璵夫

夫子先生大人之靈、嗚呼夫子、秉仁仗義、特徵不就、高尚其事、及胡人寇虜、跡四遐、蹈隘雲鴻、不染腥羶、其任安南國王將殺、守禮不屈、凜凜樹節、吁我小生、無德無才、日夫子來、爲程朱來、食寢過升、齒弟子列、誘掖諄懇、教愛親切、稍解渠鏝、許日知己、經史與義、命面提耳、雨雪之晨、風月之夕、醉酒飽德、情意其適、嗚呼夫子、質性剛毅、日誠爲本、一生不僞、德貫天人、學極古今、洙泗伊洛、繼統惟深、其接人也、容貌粹溫、於和樂中、有恭敬存、其作文也、辭義典雅、頃刻成篇、足服班馬、猗吁若人、邦家寶也、在崎多年、世無知者、水戸上公、聞世明君、道德文章、出類拔群、夫子赴召、過我衡門、豈圖此別、永爲終天、爾至武陽、竊待日降、釋奠云行、周道興東、信道崇聖、百祿是宜、人道之美、何事如之、嗚呼哀哉、天和二年、四月乙未、天不憖遺、遽乘雲氣、聞訃慟哭、絕而復蘇、古人云喪、吾道復孤、不侍湯藥、不與窀穸、泣血號天、徒爲毀瘠、本別日往、忽十八祀、流光跳丸、復易年矢、追思昔遊、不可再得、新樹蔚葱、聽鵑愴惻、我有書篋、盈夫子簡、每展閱、哀慕無限、嗚呼夫子、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植云隕、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夫子之靈、上爲列星、俯日無詞、鑒照我誠、嗚呼哀哉、尚饗、

又　　安東守約

胡本梟獍也、其寇中國、振古而然、五胡亂晉、更迭而入爲上、然制中國十之六七耳、脫其巢穴、併吞四海者、元與今之清虜爾、所謂二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餘年間、所未睹者、固天地顛覆非常之變也、其間文武大臣、儌倖苟免、賣國受僞官、屈膝拜犬羊者、不可勝計、吾朱夫子、崇禎年中、屢命不就、大官不拜、洎腥羶風興、飄然遠去、不食清粟、往安南、往吾國、其始未詳、下悼文、不容於此、嗚呼我恐懼悲無狀、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也、尚矣、但發憤斯學、思無大儒君子與游、自開胡亂、日爲必有忠臣義士踏東海來長崎者、

果以夫子之來、爲慨歎、願負笈航海、謹以文章請謁、就弟子之列、夫子以爲可教、期待特深、以黃封賞我、知己許我、蓋非有取於我、欲以斯道之不墜、得其有志者而開之也、吾鄉距崎、可三十里、每年兩次省大子、其衣衣我、其食食我、我與夫子、其不諳通意者、寓論辨、志發、遂扞格無成、學中國之音、燈下動輒詠周詩於口、詩商推古今、盡歡盡娛、登時目爲相見可賞、相別亦有時而已、水戶上公曰公侯之尊、虛己與學、惡惡好善、乃召夫子、目爲席上之珍、自是遂爲永訣矣、如許之無目、而迺趨達終日而無所適、山川脩何、吾且不通、況於受教哉、我學無成、曰此也已、嘗聞歸已沒、而名譽不傳、吾門人弟子之耻也、夫子且臨論著甚多、以其臨里閈不及紀之、又思、預因事故因循遷延、曖昧無成、關上公濟濟儒士、集其文章語錄、豈勝報顧乎、韓文公曰、古所謂知己者、身在貧賤、爲天下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爲可貴耳、吾自有名稱、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何足貴乎、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古人重知己如此、誠有以也、夫蟲魚蛇雀、猶知報恩、我淹沐化雨之恩、涓埃無報、日月遄邁、老境日侵、德不加懸、兼乏文采、不能紀善、言豈有傳、後世孤負期待、損知人之明、可恥孰大焉、雖然夫子之名、充貫宇宙、與天壤同敝、豈須言爲哉、所論述哉、嗚呼哀哉、每念昔遊、輒慨歎形於夢寐、夢寐中未嘗不侍經席聆誨語也、閒居獨處、追惟其儀狀言笑、瞭然乎心目、何嘗斯須頃忘乎、嗚呼夫子、亡而不亡、其神在天、敢陳微物、告曰誠意、嗚呼哀哉、尚享、

又　　安東守約

或人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朱氏中國之人、子日國之人、隔國之異、豈止胡越、況器不備、質不腆、其不歆也必矣、曰、神卽理、理卽誠、苟有誠、則神莫不格矣、今也生中土者、舉胆猶之毛、其介胄介裸、縱謂豪傑、亦滄粟也、虔想上公宏才英偉之士、有德與黍稷之馨、不然朱氏之鬼不其餒、而我始本微賤、無終

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不歆其祀、心同則胡越亦親族也、我得其知遇天也、亦神助也、千百世而相遇者也、恩如父子、豈非族之云乎、我家有亡神所崇也、儘飾過分則僞也、損二簋用享、大易所取、尚有多儀、且事師猶事親、但供菽水之歡耳、所憾不在此焉、奉別之後、述作尤多、如初學心法、恥齋漫録、幼學須編、春秋前編、通鑑提綱、扶桑史略、啓蒙難解、啓蒙圖説、皇極經世私闢、二忠傳、紹古文、泊文集若干卷、雖或未脱藁、或未爲全書、而不及繹改竄、此爲可恨焉爾、嗚呼歲華日加、德業無加、生別十八年、死別周年、惕惕焉最懼、瑣瑣碌碌、大限忽至、與草木禽獸同朽腐也、只是立言一事、願假神助、九原開之、亦當閔我志、嗚呼哀哉、尚享、

感舊賦 并序

安東守約

昔向子期、思嵇呂賦思舊、潘安仁懷楊氏父子賦懷舊、余沐朱夫子之教愛也久矣、生別十八年、死別三年、懷思之深、過於二子、嵇呂俱見法、楊氏父子俱銜命、夫子丕承上公之禮待、興周道於東方、日[illegible]終于家矣、雖世殊事異、而感舊一也、余何堪年之淹、而不得一相見追慕之餘、講于感舊之辭、并敍[illegible]二子、聊寫永訣之情焉耳、辭曰、

昔東遊日勉學兮、往儀[illegible]而西歸、復尋師日航海兮、邂夫子於長崎、見夫子之忠誠兮、嘆中原之無復[illegible]、孤節之信脩兮、甘餓死而不食胡粟、踏東海而無怨兮、云台何幸得分微蘇、樂衡門之棲遲兮、慕碩人之邁軸、躬經史日爲祭兮、緘誠敬日爲被、御道德之珍羞兮、遊仁義之閭里、[illegible]我日莫材兮、許我日知己、嗚我日不僞兮、教我日知止、於猗上公之好賢兮、玉帛以招夫子、喜斯道之興隆兮、歎吾學之發蹤、宗廟之穆穆兮、罷釋奠而盡虔、奏樂日歌咢、壽考而萬年、自河梁一分袂兮、每懸星霜之屢移、昔親炙而[illegible]業

兮、誦葩經及杜詩、睠靈襟而織日燈、兮、質晏昏之多疑、今有時而吟詠兮、思其聲之暗淵、豈特開顏人之吹笛、兮、痛切怛日增悲、吁吾生之悃愨兮、如擿埴而冥行、遡事愍其如夢兮、徇守致日立誠、

夢朱夫子詩 并引

安東守約

自夫子沒、五年于今、時時夢見之、每寤覺、未嘗淚不濕枕也、嗟想夫子之靈、充天地間、有以使然乎、抑吾不忘之所致乎、昔賜書云、萬里音容、通於夢寐、今也泉下音容、通於夢寐、不勝追慕、賦小詩、

泉下思吾否、靈魂入夢頻、堅持維迪操、實得伯夷仁、沒受廟堂祭、生爲席上珍、精誠充宇宙、道德合天人、

題朱老師遺墨後

安東守約

此文祖韓子送董邵南序、化成許多議論、無一語剿襲、亦無一字痕瑕、頓挫豪宕、有激昂感慨之氣、乃設材與玉、日爲雙關、逐句相貫、首尾相照應、中間用其有若乎字者二、次用其有乎字者一、次用亦有乎字者二、有法度、有變化、有光燄、有神采、又用其有乎字者一、別占地步、此是將仲連之事、而歸著老師身上者、故稱先生稱人傑、其最致意於節義可觀焉、未謂其必有者、蓋不止文章之小結、偶然與周道於東方之兆、其天意亦可觀焉、句有長短、文有抑揚、愈轉愈佳、一節緊於一節、筆力有萬鈞之勢、篇篇踏實、實與韓文並奏也、老師昔謂余曰、我學與文者、僅僅咿唔塗抹而已、豈望見古人書詞無留承無功力、抑又不足言矣、然文如驚湍怒濤、字如奔蛇奔虺、眞足以爲珍奇也、獨恨不能摹寫其筆妙、聊存其體已耳、

延寶甲寅四月識

祭朱先生文

今井弘濟

維日本貞享元年、歲次甲子四月巳己丁酉朔、越十七日癸丑、門人五十川剛伯、下川三省、今井弘濟、謹、

朱舜水記事纂録　卷之二

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大恩師大明故徵士朱舜水文恭先生前、昭告于其靈曰、山頽梁壞、逝者不留、星移物換、奄及二周、卓爾風標、時夢寐而斯覩、儼乎德音、願恍然而有聆、恭惟先生、茂德英姿、遭時不祥、褰裳切齒、銳志恢復、而一木之支、大廈既顚、乃誓心浮海、勵節歲寒、孤身瞬間、龍劍吐輝、及遇水戸相公、神會意得、魚水如也、於是先生所蓄蘊蓄經綸之業、文藝之彩、觸物而動、隨方而顯、風動草偃、日出露消、起斯文之將喪、排曲學之雜糅、何期曳杖而歌、遂爾音容永隔、嗚呼哀哉、寔與者交、終復始、明及幽兮動且靜、雖識自然之歸、無勝追慕之衷、仰之彌高、才德既備於美盡焉、而其純、言行不愧於古人、學配考亭、非爲同姓之故、齡同尼山、俱得仁者之壽、唯在門人若存若亡、惑也誰解、道乎誰訂、既不能道教爲嚮、豈足闡揚其道哉、徒歎洛恩之罔極、共恨面命之難再、忽遇斯辰、聊致薄告、遙望之下、雖非迎神之所嚮饗之薦、昔聞君子之言、靈其如在、嗚呼尚饗、

（舊齋稿）

祭文恭先生文

野　節　元

維貞享三年歲次丙寅仲春之月丙戌朔越丁未日、學生野節、祇以牲齊粢盛、謹致祭大明徵君舜水朱老先生曰、伏願泰伯採藥、可徵三讓之祭儀、孔子乘桴、欲居九夷之僻陋、至若漢帝遺裔、隋皇來書、中國信通、往復既久、上世治盛、禮樂猶傳、胡元戰艦忽摧、大明冊詔不及遠、自爾以降、朝交失路、雖嘆欲請無舟、海舶問津、猶喜不絶如綫、往昔先生避簒亂、而周遊各方七千餘里、凌縹緲而來停斯邦、二十四年、嗚呼哀哉、先生之大不幸也、罹彼世之亂離、遭其迹之窮厄、厭闖忽失貔貅之衛、乾綱解而闖賊橫行、燕都遂爲豺狼之棲、坤維坼而韃虜跋扈、大漠膻氣散漫敵容、中原英雄并馳逐兒、冠冕脱作龍蝦鼠尼、哀哀

變爲長服,馬蹄鉛刀錯而鈍,黃鉞黃錦毀,血鳴瓦釜,先生焦然切齒,耿若痛心,州懸驅馳,無不成,可愕之計,日夜慷慨,皆自咎報仇之懷,雖少和者而應,凛凛義氣,猶不向北面坐,惻惻至誠,欲書爾小之先幟難得義軍之進撥,頻起岳王之神算,更恨遂恩之復讐,慨大事之不成,猶自懷寶以韜晦,伏辭監國王之下詔,期以揚眉於故國之瑞雲,深悼王完勳之殉難,悄然滴淚於中秋之明月,天地否塞,豪傑不興,山　陵荒,心力難致,賢妃貞烈而委命,出家兄高標而困身,屯難日　攀援無寄,一家凡放流落,遁播安南而情在勤義,强一拜而凛不可辱,遠跡海東而志將假兵,超數歲而留居無大,猶謀恢復,誓不歸鄉,每抱幽憂,慘乎嘔血,聊述陽九之略,以悉厥數之窮,嗚呼哀哉,先生大不遇也,初亡思治國務修業,欲興絶學非如坐釣以魚蝦爲侶,曷可耦耕與鳥獸同群,然世衰道微,風亂俗弊,邪佞行而百揆敗,因賊起而四方擾,崇禎弘光,屢三詔特徵之洪恩,然不就矣,武原昌國,與軍門知縣之職,然不受之,豈以不就不受高尙其事乎,乃恐無而無嫌達作其旨也,舟山四明金印紫綬之榮,選惡奸猾而有関辭瀨外　　丕顯綏王聖之教言,阻安南而不得返,嗚呼哀哉,先生克己復禮,德傳九州,師表以賢,道明千古,博諸經史,旁通禮儀,天下模楷,海内管轄,言則憲章周孔,文則超越韓蘇,潜道之則經國撫民之心,而開物成務之學也,及明之流季,儒業之敝增,多說性理者,嫌詞章之繁雜,專詞章者,忌性理之拘束,堅白相軋,短長互下,未有如先生醇乎精純且粹者也,嗚呼賢哉,若使之逢聖明之世,致升平之治者必矣,惜乎,嗚呼哀哉,先生夙去逆虜之難,不受薙髮之虐,獨來崎港,偶逢省庵能致修賢之誠,乃得知己之篤,水戸相公,好古招士,賓聚河間之典墳,卑辭聘賢,欲興滕公之庠序,先生能修百世之師道,不遠千里之長程,浚旋迎邸館成坐懸榻之待,盡無憂之心,衷負笈者來,喜龍門之容接,玉几鳩杖以尙時制之齢,遵賓特料,賦肯珍之壽,

吁期頤將及、鼙鼓登壘、忽歌黍山其顙猶蹷、中州未復、成仁取義、不循冠帶之制、厲涕臨寰、遂得易簀之正、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魄留太田鄉之九原、見而可知、魂歸餘姚縣之萬里、聞而可知、頃聞上南學闡恨氏悉焚、臺灣蓋迷、鄭家皆降、皇明三百年之業、沈南溟之渺茫、神州十五府之治、落北虜之掌握、地既覆轍、天未循環、先生生而無還鄉之榮、死而有報國之義、近則得相公之崇祀、遠則受介孫之賀儀、可謂不幸而有幸也、又非不遇而有遇乎、嗚呼哀哉、先生初絜縱崎嶇、節既著芳名之美、及駐帳江府、節先仰旨德之高、或擁笄而迎、或抱經而問、蒙育才之明論、得博物之異聞、言異志同、耳提面命、藹如對春月、溫如坐春風、聞詩禮而道存、侍筆硯而年久、嗚呼哀哉、神之格思、乾坤清氣昭昭、神之歸乎、海岳白雲漠漠、聊致獻香之敬、以托束芻之誠、尚饗。（舜水遺文附錄）

祭文　恭祭朱先生墓文

安積覺

維元祿五年、歲次壬申、九月丁未朔、越二十七日癸酉、門生安積覺、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大恩師文恭朱先生之墓曰、先生生於浙江紹興之餘姚、而非於常陸太田之瑞龍、東西隔絕、風土殊異、若必求其故、則雖有智者莫能窺測、而徐觀其迹、則事理所然、天命在此、夫先生之不仕、豈潔身亂倫之謂哉、大廈將傾、獨力何支、非不欲仕、時固不可仕也、蓋當天啓之朝、已兆明室之禍、逮崇禎之馭寓、寇生、孝陵之基業、內則學士大夫、分門別戶、日戰廟堂、而邪正之分不立、外則虜擾寇賊、攻城奪邑、席捲州郡、而守禦之方無聞、玩歲愒日、措火積薪、而馴致甲申之奇禍、釀成古今之大變、當此之時、先生其能仕乎、不仕乎、仕而欲行其道、則必無辭微之理、不幸處變、則食祿死難、固得其所、當與殉難諸臣媲美史冊、豈待四十年後蓋棺之日、而方爲全節之偉人哉、何彼馬士英、阮大鋮之徒、目爲人之雄、居端今之任、敗綱壞興、

排斥忠良、先生之直道、不能一日相容、亦甚明矣、苟知道之不可行、而俛焉就職、則尸素官位之流、而先生豈屑爲之哉、當時已有假塞不奉朝命之彈疏、而高舉遠引、不暇與之辨晰、先生之心、良亦苦矣、及至大江失守、南都隨陷、則舉十三省之地、沒於一建虜之手、雖有永曆監國各圖恢復於一方、道路梗塞、不能轉達、是日流離困苦、漂泊海外、能存冠裳之故、不染腥羶之俗、處身既善、而志則有在、大義著於安南之供役、方略存于陽九之述略、至於知友授命、大事既去、則欲決意稅駕、永爲抱甕之役、而際我西山公敦尚儒術、待以賓師、饋餼之禮既崇、而啓發之功備至、學則溥博淵泉、行則嚴毅方正、才則翩躚經綸、文則布帛菽粟、罕見其儔、孰能與之、然非西山公之好賢、則不能發先生之蘊、相遇于里之外、竟成天下之奇、全衣冠於終始、彰節義於古今、水到渠成、莫非天也、先生恒慮胡虜之蹂躪先塋、戕伐爲木、泣下霑襟、髮上衝冠、今先生之兆域、倚爽塏而臨岑蔚、帶丘壠而翳林木、先生之神既安矣、魂氣無不之也、然則先生之父母祖父母、神而有靈、豈有不安之理哉、先生瞑目九泉之下、垂名千載之後、莫之爲而爲之、盡人事而循天理、如斯而已、夫復何言、覺方童蒙、深荷敎授之恩、未盡弟子之職、遽違就養之方、今日寢帷遺文、來侍西山、親拜孤墳、妥設薄奠、備志願於今日、感提誨于昔時、立冬之辰、寒威嚴凝、想見風采、灑泣帳快、二篇之誠、或能歆格、嗚呼尙饗、（澹泊齋文集）

祭文恭先生文

中村顧言

維元祿五年、歲次壬申、夏四月庚辰朔、越十八日丁酉、辻隆中村顧言、鵜飼眞昌、謹致薄奠、敢昭告于明故徵士文恭先生朱公之靈曰、嗚呼朱公、明之遺賢、仰之巖々、俯之淵々、中淵而浚、執節而不動、無非禮、守也彌堅、松柏其行、金玉其德、雖毫不枉、雖寸必直、遭世迍邅、羅迷否塞、漠々閼塵、杳々日域、志欲踏海、

義不帝秦、高擧遠引、野服角巾、盡痛流離、式裔來賓、千歳一遇、斯文斯人、身在外土、心存兩京、道大於明、顚沛於明、老而不撓、嘆其無成、歎追阽危、艱險履貞、我黄門侍、迷慕儒風、以老師待、以上賓崇、設醴弗懈、其禮益隆、儘於群小、功於邦家、吾輩多幸、及時忝知、如鐘起音、寸莛叩疑、嗟今已矣、遽奪皆亂、以哀以讃、爲官爲私、不知公者、或疑或毀、其知公者、悉信悉美、存時不非、沒後皆是、輿論歸一、春冰作水、胡天不淑、胡天不憖、文道湖從、人逝名留、卜有一祀、製詛一瞬、爰陳薄奠、以表明信、尚饗、　舜水遺文附錄

祭朱文恭先生文

安積覺　代作

維正德三年、歳次癸巳閏五月丁未朔、越十有八日甲子、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綱條、謹遣臣安積覺、告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之靈曰、曩者先君義公、立祠堂于駒籠、日時祭享、不意癸未之冬、忽罹回祿之災、守祠吏服部其爽、克任其職、奉神主於忽遽之際、俾無震驚、爾來營造浩繁、未遑重建、深惟江都殷盛之地、民戸輻湊、爰居之止無時、畢方之孽難保、適相攸于水戸城西、新構祠宇、岡阜縈廻、林木鬱蒼、施江水而倚爽塏、揖峯巒而伏畎畝、雖乏輪奐之美、足企肅穆之風、爰遷神主、奠安于此、庶得其所、孰日非宜、嗚呼先生、乘化而往、窅然不可見者、七尺之軀、仗義而行、儼乎不可泯者、萬世之名、先生之文、如長江之一瀉千里、先生之節、如孤峯之特立萬仞、而其德教之薫陶士庶、如雨露之涵濡潤澤、操守之卓越今古、如日星之粲爛炳彪、其有功於民生彝倫、莫知其然而然也、視物興懷、遇時展敬、雖音容之永隔、庶精爽之不渝、神其降鑒、來歆來享、嗚呼尚饗、

朱舜水記事纂録卷之三

(一)遺事篇

一、諸家遺談

水戸 彰考館員纂輯

安積覺朱文恭遺事曰、覺自十三歳春師事文恭、不限歳月、而十五歳春、病痾還郷、遂不復侍函丈、執弟子職、不滿三年、而飲枕簟、備蒙撫恤、日夜供給、僅受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句讀、爲學之方、作文之法、一無所聞、還郷之後、玩歳愒日、放浪自恣、今犬馬之齒將頽、而學業不成、其所存者、稍辨章旨一事、由其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當時及門者、相繼淪謝、而覺獨存、嘗首載筆、從隨不異平和時、其忝門人之名、不亦可羞之甚乎、往年蒙命、與今井弘濟編次文集、撰述行實、亦頗詳矣、追憶宿昔、文恭自持嚴毅、接人和愉、與客談論、間及謔浪嘲笑之事、其餘當時所見聞、雖不足書之簡冊、而又恐一旦湮滅、先朝諸子孫不能知之、故不論雅俗、隨所記憶、漫筆于此、若講學論文之言、則備於先輩安東省庵所纂心喪集語中矣、

文恭喜賓客、不擇貴賤、非有疾病事故、未嘗不應接、饗客隨家有無、必竭其誠、客有問起居、憚其勞勸不見而去者、意不懌曰、辭客在主人、客何辭主人、若鍾偏僻士來訪論道談文、則自日午至夜半、覺等惟思困睡、而文恭未嘗厭倦也、不能飲酒、而喜客飲、時或對棋、棋不甚高、藏書甚少、其自崎港帶來者、不過兩笥、而多闕失完全者亦少、如有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朱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鏤通鑑綱目・王

作文字、出入經史、上下古今、呢呢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

文器嘗曰、讀書有三到、曰心到、口到、眼到、又曰、作文有頓承照結、伏呼脊轉等法、當時童年不能記錄、于今為憾、

大略有冒、有承、有腹、中謝自敍、用伏願無任等字、或駢詞或散體、小略各色兩略、今用散體、

舉子場屋之文、卷首本貫姓名反摺而縫之、紙糊其上、捺印送考官、謂之彌封、　與父同年及第者稱年伯、

明朝之制、軍門以上有閣、三槐九棘六科、會議而推之、三槐北向、三公也、九棘分左右、左爲駙馬五軍都督府、右爲九卿、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光祿寺、大常寺、太僕寺、鴻臚寺、尚寶司、順天府尹是也、六科南向吏、禮、戶、刑、兵、工、六部給事也、班定議協選一人、書姓名、謂之正推、其下又書一人、謂之陪推、皇帝點定、或眞推、或陪推、有御點即、以其人補官、今按周禮、朝上堂、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則明之官制、亦倣周制也、

省有三司、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是也、有軍門巡按監察御史、鹽運司府、有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簡較、照磨、州有知州、同知、州判、吏目、縣有知縣、縣丞、主簿、典史、衛有鎮撫、經歷、知事、所有千戶、副千戶百戶、鎮撫、吏目、在所鎮撫、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十八指揮是也、凡此皆非文器所書、皆少年時聽其話所劄記、必有舛誤、覽者考究焉、

北京用錢、大約與本朝同、河南以錢十一文、換銀一兩、其餘處處不同、　十錢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一升之米、其重百九十二錢、　松江餘姚、俗罵人曰長工、北人罵人曰黃參、八月雨、日本屋雨、　吳山閘越水洞、他山石、銖鉤鎔、皆刀名、　找語、找尾、言語餘了、又言其餘也、找尋、尋究也、找音騅、與劃同

鶻突、鶻者鶻鵃、飛颺無定、故言語無定、不可把住者、謂之鶻突、鶻崙吞棗、言不辨其味也、鶻即崑字、音忽、訛作鶻字、或作囫圇、或作渾淪、皆俗字也、

五十川剛伯問光棍老棍等義、文恭對曰、姦猾詭詐、意在誆騙欺人、不循道理、不懼笑恥者、謂之光棍、積年狡黠油嘴騙吞者、謂之老棍、紮詐錢財者、謂之姦棍、姦猾之尤者、謂之精光棍、無籍亡命、謂之無皮老棍、又曰沒皮光棍、光棍者、言不可捉摸也、

行路唱歌者、俗謂之、道上行殯、以譬殯葬時乞兒唱挽歌甚鄙之也、按道上行殯、本晉袁山松事也、

疏曰清明斷雪、穀雨斷霜、又曰白酒紅人面、黃金黑盜心、

有媒人極言女子之姣、娶之而醜、夫家大怒、欲毆媒人、其人罵曰、花對花、柳對柳、破甕宜對乏舊蓋、乏音乏俗字、猶言敝舊蓋也、

蘇州　知縣見翁仲、問通判曰、爲何物、通判誤對曰、仲翁、知縣作詩嘲之曰仲翁緣何叫仲翁、只因書讀欠夫工、自然難入林翰院、祇好州蘇作判通、

酒帘亦曰青帘、以木綿爲之、不寫字、廣終幅、長三四尺、上下皆紅、城市酒旗、以藍布爲之、上下用紅絹鑲、村間以草爲帘、貫於竹竿、標於大木之上、曰酒望子、他如賣酒之家、標酒坊二字、寫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中山千日酒、開樽十里香等句、如此倍聯、不可勝數、

竹洞野友元、示文恭詩、云在安南旅寓所賦、蓋自崎港所傳也、今錄乎此、消閑從容紋策御鈴軒無事日清談、集旗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庵、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漂流身在南、其工拙非所敢知、實滄海之遺珠也、寬文己酉之秋、義公張宴環翠樓、泛舟淺草川、野傳唱聯句、文恭續之曰、山椒螺黛遠、高閣徹晴空、山指筑波山、閣指大悲閣、豈時童行侍側、小生所見、止此二句、

文恭暇日嘗謂覺曰、我在中國所經歷諸名勝之地、試與汝言之、三關、虛渦橋、大石橋、滹沱河、荊軻易水

燕昭王黃金臺、楊家府、在北直隷順天府、蘭亭在紹興府、洞庭湖在岳州、岳陽樓臨湖水、防風池在會稽府會稽之側、嚴子陵之釣臺在嚴州、戴安道剡溪在嵊縣、雁宕在台溫二州之界、冬夏有雁、金陵游山石頭城、烏衣巷、采石、燕子磯在南直隷應天府、臨春、結綺、望春三閣、景陽樓今爲荒墟、孟東野射鴨堂在蕪湖、烏江在蕪湖上流、金山北固山在鎭江府、甘露寺、劉玄德試劍石在北固山、姑蘇臺、虎丘、寒山寺在蘇州、滕王閣、鐵柱宮、石鍾山、鄱陽湖在江西、表觀忠觀在杭州、林和靖放鶴亭、蘇公堤在杭之西湖、至今猶存、桃源、君山、東坡赤壁在湖廣、周瑜赤壁則非此處、祭風臺今亡、五溪在湖廣江西之界、辰沅之地、漢伏波將軍駐兵處、黃鶴樓在武昌、召伯埭在揚州、邯鄲在彰德府、孤竹在大寧、今爲名府、登封漢封嵩山之地、虎牢、成皐、鴻溝、放倉、彭城、許昌、官渡、鄴、轘轅、少林、太室在河南、金谷園、銅雀荒草、測景臺只存量天尺、秦時大夫松至今猶存、大可十圍、白松亦在河南、大松樹二株、遠望之宛如白龍、松有香、近而摩之者、到家手猶香、凡此皆可追憶者、其餘不知幾許、今忘之矣、覺退而寫之、雖不足考據、而當時所親聞者、若參以一統志、容有差謬、今想其事、亦逾五十年矣、可勝一慨、因附于此、

（安積覺記）

朱之瑜、明浙江餘姚人也、字魯璵、少受業于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々々嘗貢論曰、開國來第一、識者期以公輔云、萬治二年、之瑜至日本柳川、人安東守約、高之瑜之義、詣長崎請留之瑜、長崎尹許之、守約乃奉之瑜、以俸之半、寛文五年、水戶義公召之瑜、至則師事之、號曰舜水先生、之瑜久之以爲、若得此人佐成之、三代之治也、人言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不察深知遠之蔽也、傾意道之爲徒、孔廟習禮、及至官室、衣服、飲食之具、親授其方、無有不成、而常以不能復明爲恨、每寄子孫書戒勿受

膺官、又深篤守約之旨、詣長崎留己、養己至厚、義公見之瑜老、召其孫毓仁、毓仁至長崎見之瑜、所遣今井弘濟曰、昔父已喪、有母與弟、己母恐爲臣亡也、臣歸告母、以家公召臣之意、與去就俱不失其意、義公乃使人厚賚歸之、偶餘姚兵起、與母逃入山中、後欲如日本、而之瑜已死、之瑜年八十三、病不飲藥曰、冀延旦夕、非知命者、置酒召親友門人曰、我累得子多矣、門人諡曰文恭先生、（儒林傳）

朱之瑜、字魯璵、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萬治二年、來居長崎、寬文五年、我義公厚禮而聘焉、待以師賓禮、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卒、於江戸駒籠之第、享年八十有三、葬於常陸久慈郡太田鄕瑞龍山下、詳見于行狀、（朱舜水孫）子大成字作之、大成子毓仁字天生、延寶六年來長崎、探知舜水消息、義公遣今井弘濟賜白金、貞享二年再來、舜水已沒、欲拜其墓、國禁不許之、義公遣佐々宗淳、以舜水所自書其祖先紙牌履歷及白金賜之、天生泣曰、某家近罹災喪、母嫂有凶變、然以所賜白金買田、得養七八口、皆公之鴻恩也、感戴不知所謝焉、故表襮所賜白金目錄、朝夕拜之云、天生有二子、曰坤郎、曰日得、貞享二年、與天生來長崎者、有姚度山、黃熙章、黃遂生、度山天生之表兄也、大成妻姚氏、即度山之叔母也、遂生謂宗淳曰、有紹興人于元成、舜水門人也、有文學旁善醫、欲仕水戶公、又薦草獻篇者、並不果焉、明年有張斐字非文、舜水同鄕人也、來長崎、義公遣大串元善試其才學、斐號客星山人、又號霞池、工詩文、善書、飛白體尤得妙、元善問答數次、斐曰弟遠來欲一見尊主、本是慕義也、先帝有七子、今所存僅一人、得此一線未斷之根、故斐遊歷天下、而陰結有志之士、弟之欲至貴邦、經營蓋非一日也、其意在欲藉義公之力復明社也、

（西州投化記）

寬文五年乙巳七月、聘明遺士朱之瑜爲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終始不懈、延寶元年癸丑正月就齋、

公將造大成殿於府下、假設殿堂於江戶駒籠別莊、使家士就朱之瑜習釋奠、習畢、公然及祠堂祭儀節、又使梓人受之瑜說、摸倣闕里之制、自殿堂廊廡至門墻器物、約而刻之、藏諸府庫、使有志於制作者取法焉、（義公行實）

承聞明國大儒越中朱先生、躬懷不帝秦之義、來止于長崎、台臺忽納弟子禮、師事之、且不嫌衣食奉廩祿之半、以作留師之計、云云、聞先生近以親藩之召、將赴于武城、僕又欲致侍養有人、往從先生於武城、不知先生許之否、若獲爲僕言之、先生實大幸也、（右伊藤樹貞答安東省菴書、）

晚生三省、省聞朱老師、棄家全節、至止此邦、先生俸廩甚薄、又於老師中素無半面之交、逆能慨然自信、中分其俸半奉老師、身爲敝裘糲飯、此非獨晚近世之賢豪長者所不能云云（右上川省與安東省菴書）

舜水朱先生、今茲己酉、既臨衣帛之齡、仲冬中旬、正當紱蟠之節、越十二日、主君盛促賀禮、設、几杖、日帳、其翌年、特命畫圖倭漢前賢達尊今備六人於屏風而賜之（野傳筆記）

我君使人于先生、賜白金束帛純錦酒肉若干、世子羽林次將公亦做之、而卽日招先生于園亭、賜几杖畫屏各一、燕饗及食、越乙亥日、高興親臨其第賀之、先生趨拜、寵恩之厚、嗚嘑養老之禮至乎哉、盛乎哉、士大夫群僚登門稱賀、舜益銜衞（吉先魚結序）

初朱文恭之至水府也、覺父希齋請義公以覺爲其門人、從至江邸、時年甫十二歲、文恭誘掖提撕、嚴立課程、逐日登記、覺遂嘗通西土之音、文恭嘗曰、吾東渡授何讀者多、皆不可、獨產六佳耳、產六覺小字也、朱文恭藏弆唐小李將軍畫幅、異域唯有三幅、文恭常寶惜之、流離之間、未嘗離身、文恭歿、公賜之、又有紫檀筆筒、公自書舜水先生遺物也七字以賜焉、

安澹泊復堀南湖書曰、僕事文恭在童卯時、僅受孝經論語小學句讀、文恭教授甚嚴、毎日所授不過十五六行、或二十行、退而復之二三百遍、必使風誦上口而已、僕則甚陋不思其它其學其道、一無所聞、至今不能忘者、唯華音讀書一事、此由日課之嚴耳、

（澹泊齋文集）

朱舜水之在水戸也、見藩中之士、雖僅畜一臧獲者、其主僕之禮、儼然甚正、大感風俗之厚歎曰、諸夏之俗、亦能若是、則我明室豈復容易忽諸、慨然泣下不已、

（事實文編）

寛文十二年壬子二月十一日、村顧言來談曰、昨日水戸侯、見饗於朱之瑜、介設彼邦之饗禮、爲水戸侯新設榻、爲伴食設椅子、各其前陳几、其上供肴五十種許、皆以野豬油齊之、自未刻至戌半不徹之、酒巡不知其算、水戸殿用爵、伴食者用盃、（但非常盃）無味噌汁、且飯亦最木、獻少許耳、彼數年之餘貲、殆充一日之費乎、是其素志也云、

（南塾乘）

朱翁楚嶼應水戸侯之招、不遠千里而來、水土之味雖異、鐵石之腸無傷、飛雀之髮雖衰、嚴肅之勁猶精、水戸侯遇之太渥、延見以禮、是知君非水戸侯、則無此恩遇、人非朱楚嶼、則無此遠招也、足下素與楚嶼相善、來書縷々及此、故所答具陳之、自今而後、烏啼之朝、蛩吟之夕、與朱翁逍遥于花月之前、則豈非文壇之雅適乎、

（梅洞文集）

二、諸家遺文

遊環景樓記　八月念二

吉　充　魚

是歲之秋、我主君相公、招朱先生于環景樓、史館群僚從焉、斯地也、樓不太高、四牖皆開、面川流脈、市邑西南有金城、墻壁巍巍、其右有叢祠、其左有長橋、遥林深秀、樵徑狭斜、古寺遠連、鳳塔突兀、滄波樹綠、上

字寧門、瞻聖廟於忍岡、期明月於武野、勝遊在半、倏縮地脉、淺草之川、日逝不息、天向東南缺、水自北十流、遂下注江入海、維秋居季孟之間、維日丁落寞之七、金風漸起、赫炎猶烝、都市遊客、浮樓艜、棹扁舟、有貴介、有賤夫、鼓枻而歌、撲篙而舞、醉者、眠者、漁者、網者、彈絲者、喉吹者、戲謔者、來往縱逗、自卯及酉、瞰眺不暇、光景之富、雖有敏口大手、不能盡名狀矣、吾儕蒙鴻庇餘陰、而縱優游之樂、可以消百歲之憂也、夫大作之禮愛先生也、篤矣、今春三月、賜宴後園、又讌于斯、杯盞交錯、酒醴徐巡、頃之艤一葉之輕舟、溯隅田之長流、討其事者誰、藤井佐藤二生也、勸酒捧觴、進退其間者、野道設也、古淡恬如、意氣悠然、拊笛而蓋者松如間也、愉色陶々、支頤坐吟者田角也、左手按膝、右手采有子、與先生基者村除德也、猶潤溫藉灑々如春柳者村伯行也、與伯行並坐、同顧四望、如有自得者井可汲也、能請漢語爲先生譯者井弘濟也、鈎芳餌、投脩竿、立艇以釣者吉光魚也、或仰數飛鴻、或俯激清流、言笑和樂、漫興無窮、而其獨立從容、倚舷遠眺、儀狀魁梧、傑然傑出、龐顏黄髮、冠玉巾、服道服、絕匪本朝人物者、即朱先生也、酒闌光魚自酌、進謂先生曰、先生在鄉、泛西湖、抵會稽、登臨之樂、不可勝言也、然豈謂東遊萬里、與此風光相對焉、顧夫如予、東海鯫生、幾一見先生、猶足爲幸、況今陪侍咫尺、與此盛宴乎、嗚乎千歲之奇遇、不在茲耶、何不盡歎詠歌乎、道設前席、唱一聯曰、水激銀海濶、泛宅御秋風、先生喜而和之曰、山動螺鬟遠、高開徹臨空、群僚賽義、珠玉落、金聲鏗、遂以成章、日既暮矣、廻棹而下、橫于中流、傍有發火花者、不知其幾多數、岩空飛玉、蒼波躍金、煌々于九霄雲、燁々同三月春、因問先生曰、貴邦亦有此戲乎、曰有、曰何名、曰或曰火樹、或曰放火、俗曰煙火、且指視其形曰、此頗紡車也、此賽月明也、此流星也、此梨花也、此青木香也、此垂絲海棠也、與人之所見無相少異矣、奧棲更移、先生將歸、而再登樓相借與盡醉而辭、群僚復同舟從去

朱舜水記事纂録卷之三　七十

陰德與予、二人異路、因告別退還、既還心曠神怡、喜猶洋々、遂叙其顛末、以爲記、

水戰聯句

水戰銀海濶、(傳野) 泛宅御秋風、(同) 山欹螺黛遠、(水宰) 高闊徹晴空、(同) 盃酒樂平賞、(魚兒) 局基爭雌雄、(岡田) 黑个棆月色、(淵如) 青已變林紅、(短村) 題葉字垂露、(言順) 坐花瓊築宮、(蛙井) 散網霞片片、(淵弘) 打篛雨濛濛、(傳) 香蘚倫閑谷、(岡) 茶歌破悶同、(岡) 來儀懷德鳳、(短) 行理寄聲鴻、(魚) 憂百鄉千里、(蛙) 望孤雲九霄、(言) 凌霜松勁節、(岡) 傾日葵誠忠、(岡)

(文苑雜纂)

壽朱先生啓

源　剛　伯

竊聞、昌熙有道之期、乃生碩德不二之老、斷爲世用、若祥麟瑞鳳之儀于明廷、隱如皇居、如大呂黃鐘之徵于淸廟、賢者仰其風采、宿儒崇其道、脫務迷踏海、蘇武持節、昔所聞者、今乃見之、恭惟先生服德淵深、毓靈岳時、忠納人主之知而不盡行其志、身任家國之重而不求過今時、斂其精華、增於壽昭天之所賜、非但美意、日延年、人皆曰賢、兼有令名而長生、玆逢佳日、益茂繁積、遙瞻松柏之標、敢作萬壽之歡、敬道鴻禧、共申燕賀、冀垂南極之光、猶照遐齡之祝、

朱先生評、文字瀟灑淸潔、若充之學力、可稱作者、轉折斂捷自任、

賀朱先生七袠英算啓

今　井　弘　濟

乘桴絕跡、靈木舞于外邦、賜杖養老、開筵于高堂、流霞傳觴、日致南山之祝、雛鷄呈祥、益添海屋之籌、恭惟先生不世英姿、天民先覺、沖襟潔履、全大節于亂邦、繡口錦心、擅令名于文苑、寶忠寶義、超于蘇武

鄭衆、惟剛惟直、過于汲黯史魚、及遭中原分崩、流離海外、雖在艱險患難、不降其志、奔泊逃荊、僅存于化朝鮮、行篤敬兮之戎狄而不可棄、君子居兮、雖九夷而何爲陋、松柏之操、歲寒後凋、桃李之下、不言成蹊、明君竊慕風采、致禮徵之、寵恩至渥、乃盡誠敬之隆、鹽梅相和、魚水相得、今遐齡已登七袠、且値懸弧令辰、日賀日歡、親臨而行、行典式燕式飲、衆人咸稱萬年、非大君賢孰能知而行、此非先生德孰能察而當之、猶有偉容、同於伏波之矍鑠、能決嫌疑、等於楚丘之始壯、鴻緖大興、宜見庚星垂曜、壽域無疆、令崇椿同壽、其又奚疑、孔子曰、仁者壽、

省本稿

與村篁溪泉竹軒書

安積覺

壽所命朱氏談綺序、頃間纔得藁成、其稿呈覽、冀兩兄從頭看破、一字不輕放過、冗者芟之、窒者闢之、俾成一篇文字、幸莫甚焉、蓋此書一部三樣、湊合而成、頭腦頗多、能文者序之、定不費力、如僕者爲之、瑣屑特甚、不清楚、不典雅、形格勢局、情文不流暢、故懇祈兩兄留意裁定、凡作序者、抽其端緒、賛其體製、務欲使人景嚮其書而播傳于世也、僕謂此書殊不足觀、無可稱賛、而必欲使之同行者、先君景慕先生之懿德而廣惠幼學之恢量也、不作序則已、苟作之、不得不如此直截說出本欲、不煩許多布置、數行半紙便了、但恐不知者見之、目爲先生所蘊如此其淺、其徒所聞如此其卑、則無埤于先生、而有玷于先君也、故從節操上說出、略及濟世有用之文章、此與張皇表襮者、大相逕庭、而又有說焉、往年在江府、偶閱芝山會稿、其寄鵜眞昌書、載獨立之言、曰、元贇之踰非面知、然曲得傳聞其實也、實是市井之販夫、踰是南京之漆工、彼倚奚暇爲學、又奚作詞章乎、此語猶謂不審信否、其謝林上珍何倩甫書曰、陳在洛而覓相會朱在此而邈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弗端誠純粹、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姿、僕讀至此不勝捧腹、其目

元賛並稱，可謂不倫之甚，況又極口譏詆，何物么麼，敢作如此鬼怪，此葭莩悖吻，原不足計較，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允當處，罷惜乎其不及也，今試曰，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誣則妄，獨立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跋安南供役紀事，眞蹟見在，稱先生之持操不一而足，至云言辭氣頂，錚々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凛々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械此語何與前言相戾也，獨立雖披剃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誣則妄，然會稿行世已久，見者貴目賤耳，不知世間自有一等大學大文章，而悠々之論，不可窮殫，則不得不於序中述節義文章之梗槪，此僕所以拳拳于斯，而其實有欲校定文集也，春夏日來，屢陳鄙意，兩兄既日爲可，而館事督促，絡繹旁午，故東之高閣，而其成編，固兩兄之所知也，特其間有刪補未能盡訛繆，未能正者耳，不過費半年數月工夫，大得就緖，顧僕非才薄植，難晳勝編削之局，無所損於館事，而大有益于文集矣，自遭災火之變，日來祠宇焚蕩，祭復曠廢，每念及此，悵快彌日，霄壤之間，能留先生一片精神者，唯有文集存焉耳，係名先生之門人，可目擔當此事者，亦唯僕一人存焉耳，久患耳疾，老境浸逼，一旦遽先朝露，則孰能繼而修纂之哉，及今訂補繕寫而藏之，使有時而鋟梓，庶無淹滯之患，則僕平日志願畢矣，今館職諸兄，勵精課程，箕倒修輯，鱗次成編，今歲所成文武列傳，可敵往時三兩年之功，如此則修撰之竣，亦可指期而定，紀傳完備，館僚解散，則欲舉文集之再校發憂乎其難哉，且世之媢嫉善良，蜚語奇詆者，豈特一芝山而已哉，久則邪正雜揉，皂白莫辨，何澁之疏，雖無損於考亭，而廣微之冊，將有累乎東林，是不可不深長慮也，願兩兄體而悉之，否則左右，使僕得肆力于文集，則莫大之幸，蔑日加焉，寒其崇健飯否，希保嗇，

張　斐

（澹泊齋文集）

寄今井弘濟書

徒揄朱先生、恥貪客衆而逃之海外、亦枝齊之流亞、可謂凌寒之松柏矣、又得門下爲之桃李、作師作朋、古道照人、每聞其事輙爲歎息、弟亦磊落人也、常謂天地之大、耳目有所未盡、引以爲恥、半生遊歷已遠、所交亦多國士、竊意海外尚有奇傑、今門下非其人乎、弟倘顧一見而吐其胸中之所欲言、諄々之私、則伊朝夕近作數首寄呈、大致則用飛白書絕句、亦本請鑒、飛白雖小藝、然近世絕傳、弟以少暇偶爲、皆此不齊有當於古法否、又題辭一章、煩爲轉達、蓋意之所在、不恥不及、亦不自過皆貴之前、自分殊狂、未可遽以書通也、臨楮思切、悵々不盡、　澤竹圃文祉

寄心越和尚送先師留遺書

今井弘濟

恭惟民生於三、師居其一、倫立乎五、友列厥中、蓋人生之大綱、亦古今之通道、晚生弘濟、常州寒戶士林庸材、少無岐嶷之學、長有頑愚之毀、幸遇邦君拔擢明人文武之列、十四從于朱先師、粗曉經史之義、爾來諄々之誨、不絕乎耳、惓々之情、日加乎躬、而濟質昏識寡、不能奉教、日月荏苒、經歲十八、始無成立、終果暴棄、今遭心喪、中心痛悼、上恥不得繼先師之業、下悔不得盡弟子之職、沄沄流水、追悔何及、和尚與先師俱是吳會之產、並爲浮海之客、交雖方外、情當深長、況鄉國陷于胡羯、冠履變乎氈裘、先師避寓今節、羈寄異邦、秋鴈鳴而無書、游鱗沉而不躍、蘇武之勞、管寧之志、蓋備嘗之矣、今秋和尚飛錫于茲、乃開桑梓之信風、寄子孫之舉動、一哀一喜、慷慨狹心、和尚先師、既在咫尺、濟嘗芳書良夜、同床把臂、賦西湖之勝、述江南之景、不圖先師老疾、不能起坐接客、遂至易簀、不得如濟所望、爲之悵々耳、夫先師之鄉人、唯和尚而茲在、推意量情、豈徒相知而已哉、必有休戚相同手足相保之誠、請憫爾心、欲留遺　物附爲道愛、乃將鎚鶴屏一坐、聊表其意、此物乃先師八十生辰、邦君賜之爲壽者也、願和尚設之坐右、武當

江雲渭樹、或代視聽、此則方外之情有諸、同鄉之誠可見、惟希照察、罪哀意滿、（晋書稿）

擬文恭朱先生文集序　佐治昆

立言不朽之謂、不朽古之君子、其進在上也、德澤施於一時、功烈被乎生民、則固莫盛於此矣、唯其不然、於是乎有不得已而發於言辭之間、然其所以可維持人心、神補世教、與其在上也、未始有異焉、斯人也自非厥學問之純正博大、氣節之光明俊偉、有充塞宇宙不可泯滅者、焉得與于此邪、吾舜水朱先生、其殆庶幾乎、先生明室遺老、才實王佐、學貫天人、値時之不臧、韜晦其德、而高蹈之節皎然千古、先大人宰聘致之事、以弟子禮事、聚其遺文、勒成若干卷、蓋亦莫不皆有不得已而發於言辭之間者、而可與夫古立者共傳諸無窮而不朽矣、寡人謹承先旨、校讐異同、補其闕漏、因述梗槩、以弁卷首、若夫其所謂純正博大光明俊偉、所以可維持人心、神補世教者、當在讀者自得之也、

在竹軒外集中二

舜水朱氏談綺序　安積覺

文恭先生研究古學、視科場爲兒戲、浮海風雛、而獨裁衣冠、航海晦迹、流落于交趾暹羅、轗軻阻絕、抗節徹厲、幾瀕死而不悔、遂客崎港、竊爲明室遺老、我西山公禮致而資師之敬、崇德而講道義、嘗有志于興學校、先生商確古今、著學宮圖說、公使梓人依圖而造木樣、大居三十分之一、先生親指授之、湊離機巧、絲髮縝密、觀者服其精妙、既而權裝學宮於別莊、使習釋奠禮、先生折衷禮典、删正儀注、厖眉皓髮、褒衣博帶、日率府下士子、講肄其間、周旋規矩、蔚有洙泗之風、距今三十餘年、猶聞其聲欬也、愚齋野傳、嘗從先生游、問簡牘箋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旁及喪祭之略、集其所聞、題曰朱氏談綺、先友今井弘濟、先生之門人也、益考之版、概舉所聞事物名稱、日備遺忘、公覧而善之、　日命覺曰、二者宜合爲一、補其遺

濔以行于世。其學宮規度、約爲小圖、併載焉。覺退而檢正之。顧事物之器、名稱之類、固非此書所能盡。而覺述事先生之門、未肩成童。所謂事物名稱、什之未能得一。偶所記者補之、不記者闕之。鄙不足爲大方之觀。亦可以塞童蒙之需。如學宮圖、已有成式、不敢增損。營構之法、一從匠所爲、使人易曉也。雖然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不足窺其涯涘。矧簡牘之零碎、事物之瑣微者乎。蓋先生夙抱經濟之才、遭時屯蹇、卷而懷之。齎志歿恨、未嘗一日不以恢復爲心。大義著於安南供役、忠憤見於陽九述略。至於廟堂之制、配享之禮、皆有所論列。參酌通融、則有宗廟圖說。辨析精詳、則有太廟典禮議。其餘所著、該博富贍、補扶世教、務爲適用。載在文集。覺已奉命纂修、而公景仰之篤、不弃芻蕘、愛及屋烏。如此書者、亦固能注意。豈不休哉。昔魚朝恩觀郝廷玉之布陣、歎其訓練有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自臨淮薨、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貴哉。覽者有味乎斯言、庶爲得矣。寶永四年丁亥仲冬穀日叙。

[illegible]

與山崎玄碩書

安積覺

去年秋竹閒子致書、使序省菴文集。諭曰、同門之舊、僕曰爲非大手筆、不能措當。顧僕菲才不文、排韻塞責。沈吟再四、謀於同僚、皆勸奉教。是日回書許諾、而不意竹閒子宿痾纏綿、遂赴修文之任。投竹兒一月初一書、驚訝悼惜、悲不自勝。然書中謂、易簀之際、同書適到。閱僕允諾、頗有喜色、且遺命諄諄、使僭文集。且搜校往復之書牘、想其羸困憊、危在旦夕、而繾綣曰此爲念、非至性血誠、何能如此。而僕亦竊有感於掛劍之義、故不揣謭陋、勉強成之。今錄稿奉寄、唯冀留意裁削、使合總畢、則爲幸甚。其中有不安者、一一開示於左。省菴老成醇儒、不唯九州之地、至於東海之濱、亦聞名而欽慕。且嘗淹池之才學、翁推其名德、稱先生。況在僕後進、宜稱先生者。然嫌於文恭先生、不得稱。故舉其號、於心爲歉。凡序之爲體、抽

釋其緒、發揮旨趣、辭達而已矣、不必泥砌事實、堆疊操行、而省庵自行修飭、且留住先生於崎港、中、乜彰灼在人耳目、其間多少窒礙、多少調停、悉心經營、遂成搢紳美談、而悠々之徒、或目省庵爲好名、目先生爲悅其賑窮、則豈不與契合之分相戾哉、近有芝山會稿、行于世、粗掇先生事經營之甚同、不足較、而不知者、恐爲所惑、故歷舉先生事迹、目及師弟相與有成之美、冀俾觀者知其顚末、不爲浮言所撓也、否人文集、多附行狀年譜、其懿德茂行、可目就見、而省庵草廬致篇、遺訓一篇、其見卓越前古、使人歎服不已、則不得不於序中述素履之梗概、而筆力不逮、遂多冗語累句、不能簡潔、恐非序之正體、若不稱下筆例、則不中用也、希將此意轉達諸門人、芟繁剪蕪、務使剴切俊爽、則僕意願足矣、第與竹間子、一別十年、東西契濶、未罄平生所懷、而奄忽下世、然諸既微、不經點定、是則終身之憾也、僕少而孤、不聞過庭之訓、其事先生、僅在總丱之時、前後不滿三年、而目養病歸鄉、既長往來江府、則拘牽事務、不復得侍絳帳、是目學業荒疎、非如三省、剛伯、弘濟輩、親炙講肄、積年累日之比也、序中所謂一無所聞者、固非謙辭、其後三省、剛伯、各歸而事其主、弘濟不幸凋謝、其親授句讀者、唯僕一人存焉耳、故先君義公命僕撰先生碑銘墓誌、校讐文集、而承乏負重、不勝其任、惴々焉累先生之盛德是懼、鎭西關東、千里遼邈、恐尊兄不聞其詳、概目同門觀之、誤爲河汾之程仇、則不幾名實相乖乎、故僕自敘刺々不能休、省庵目丙申歲、自京師遊學而還、規模既有定、僕方目其年生、而省庵精進勇往、造詣先生之門亦有年矣、非夫二三子者之所能及、況於僕哉、所謂歯德胡越者、實非矯飾而得正、容言目與所文者、豈非幸歟、聞竹間兄令嗣、歯及志學三世通問、實所感愴、而庭淑之懿範、外家之教養、他目有能成立、而繼乃祖乃父之芳躅者、不待蓍龜而知也、特不盡意、統容炤亮、

澹泊齋文集

題文恭先生書後

安積覺

右愼獨二字、暨小楷、明徵君文恭朱先生之筆、而大字應因幡守大村純長之需、楷字應內藏助加藤明友之需而所書也、儼塾森子、購求得之、而疑其不署名、不押印、且質于覺、覺告之曰、眞迹也、不容疑、先生在崎港、與大村公相識、屢通書問、至東武、與加藤公交最睦、嘗爲之作勿齋記、大村公乞字方幅一字、二字、且至三字、紙背書其數、以備遺忘、此其證也、楷字乃勿齋記、而非全文、蓋二者皆有所不滿其意而寘去者、不知爲何人所收拾、至今猶存耶、森子領之、乃使覺考補之、書其梗概于紙尾、且嘗他日之展閲、今以文集校之、傚睨下斷缺者、滿檢二字也、及於以下二十二行、皆以文集補之、蓋書法非先生之所長、今者未必足爲希世之珍、況其缺者乎、森子篤好先生之書、全者既有之、雖缺者亦必多方搜索、不得之不已、豈非景仰先生之爲人、欲一見而不可得、故得其書而寶之耶、先生與安東省菴書曰、不佞敢自評隨不佞之爲人也、心爲上、德次之、行又次之、文學又次之、而書法爲下、學與文者、僅々唯喏塗抹而已、豈能望見古人、書法無師承、無功力、抑又不足言矣、所謂書法非其所長、非覺之私言、而先生公言之矣、有之日不滿其意而寘去、沒而人得而賞之、一臠全鼎、並衆旁列、此必有以書法之故、而光明俊偉、可以勵世磨鈍者、欲叩先生而九原不可起、吁、

舜水先生文集後序

安積覺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覺幼年、得事文恭先生者、先臣貞吉之志、而義公之賜也、幸而長於清明之世、忝職史館、皆義公與龍作公、淵容涵涵之恩、敢不夙夜競々、日勵在三之義、往年義公、輯先生之遺文、蒐羅搜訪、殆無所遺、使安東守約序其篇首、而龍作公

朱舜水記事纂録卷之三　八十

克纘先志、校讐校閲、既爲之序、又命臣議于其後、乃拜稽首撰言曰、惟文恭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合六百六十七首、皆先生年過六十、日至八十三歲、二十餘年間所作、而箋語批評、不在此數、其間叢有上永曆帝啓、王疏、祭王侍郎文、皆係海外文字、其在明室所作、無存者、則其遺軼淪喪者、不知幾千百首、豈可不惜哉、儻使先生生于寧謐之世、得行其道、而格君心之非、則天啓崇禎之政、未必不復於天順弘治之隆、然而豈有遭遇我兩君之寵接優崇、躬執饋餉之盛禮哉、又豈有纂輯遺文、親加校閲之盛事哉、是則先生屈于明室、而伸于本邦、其文章之流落不傳者、良爲可惜、而節義之炳彪磊落者、亘萬世而不泯、此固天巧之默會、而道之得行與不行、一存乎天、人何與焉、蓋先生天資豪邁、不由循行數墨爲學、而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爲學、大而禮樂刑政之詳、小而制度文物之備、靡不講究淹貫、而其教人、未嘗高談性命、憑虛騖空、惟日孝弟忠信、誘掖獎勵、其所雅言、不離乎民生日用彝倫之間、本乎誠而主乎敬、發於言而徵於行、涵育薰陶、亹亹不倦、務欲成就人才、日爲邦家之用、而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爲天下至文、故其爲文、典雅莊重、有自肺腑中流出、不肯踏襲前人片言隻字、而其機杼錯綜、未嘗不與古之作者、合轍連鑣而並驅爭先也、本之四書六經、而佐之以左國子史、意之所到、不期文而自文、如化工之隨物賦形、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廢、藹然而光、鏘然而鳴、其可不謂天下之至文哉、蓋明末學者、競爲尖新纖巧、心術既壞、風俗頽靡、世方以靈通爲宗、斵喪淳樸、日觸杜機、而先生獨爲古學、世方以八股爲工、縟飾制義、日邀利祿、而先生獨爲古文、圓枘方鑿、絕不相入、而先生毅然不顧、自信篤而自期遠、不爲流俗之所汨、則其平日所養、爲何如哉、安南之役、白刃加頸而不撓、遼東之聘丹旌在堂而不變、豈非明末全節偉人哉、或曰、予之稱揚先生至矣、胡爲不在明室施之行事、而必待流離

間關幾瀕九死、而纔見之於空言乎、曰、世之不亮其心者、皆謂明室板蕩、迫於播而來耳、其然豈其然乎、濟使先生第一命之蘇、而苟避其難、日求生、則何所貴乎先生哉、先生既以道義自任、其豈不欲謀興兩宮而堯舜其君哉、時事不可爲也、知其不可爲而勉應其聘、是言進也、當此之時、秉鈞軸者、馬士英・阮大鋮皆權姦也、一應其聘、則與姦黨相爲朋比也、先生而肯爲之乎、故力辭徵辟、峻拒朝命、率皆交章劾且假寇倨傲、禍將不測、於是星夜奔避、匿于舟山、舟山守將、不能解睦、自相殘滅、而清兵渡江、南部弗守、閩廣隨陷、普天之下、莫不辮髮臣虜、惟有航海可以行志、漂泊異域、百折不回、非爲一身之計、而豈苟權審與世莫有知其志者、惟能熟讀其文、忖度時勢、然後可審其志之所在、而知其寄全性命於亂世者也、或者又曰、先生溫恭端慤、恂恂一儒者也、而子謂之豪邁、不亦過乎、曰、豈門人之下列、而又在承辨之時、豈能望見其門牆、而敢爲之標榜乎、然當時惟見先生終年歐血、寥々寡和、夏坐紗幮、冬擁脚爐、跪亡之甚、猶不釋手、去鄉萬里、而竟不言及私親、惟以恢復爲念、未嘗一刻少弛也、雖曰篤學力行之所致、非天資之豪邁、其孰能如此、先生未易以世之所謂儒者方之也、故其言曰、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厄而弗能勝、豈儒者哉、又曰、武夫悍將、詆譏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膠柱鼓瑟、引喩失義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勢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瘢箭痕哉、是欲爲大將名將、必當讀其書、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惟我義公、深知先生、不以抗禮爲傲、不以盡言爲忤、而先生亦感激知遇、目爲漢魏文而鄙荊莊、豈彼區々交戊得爲比方、而能繼其美者、亦惟我龍作公、是則先生雖亡、猶存之日、明於知時、審於處已、所謂天之逸民、而優游是邦、以全其節者、豈偶然哉、臣雖不知天人之説、而跡其出處顯晦、微之於遺文、曰、天也、非人也、以俟後之知言者、（澹泊齋文集）

吾中國朱楚瑜先生、恥食虜粟、而逃之海外、有省菴者、日本產也、聞而義之、爲之衣食者六七年、蓋幾幾乎可謂難矣、爲作一小詩贈之

扇頭詩

張　斐

夙昔天驕子、乘機入塞垣、衣冠驅異類、盜賊洗中原、襟帶稱龍氣、裝裳枯水痕、老年終蹈海、淚盡復何言

寄張斐書

安東守約

前便兩次奉啓、塵尊覽否、贈答集成、名曰霞池省菴手簡、是乃蒹葭與玉樹相混雜、無所逃罪、兩擇佳名、改之爲幸、又請於拙作一一加雌黃、欲廣之同志、誠恐德之深、徒爲稱許、取笑於世、則豈相愛之意乎、此書有寫本、勿還之、其所改者、別謄高下示之、自今書信往來、互爲記錄、則無散失之虞也、前編有天涯知己之語、是以守約爲知己也、朱夫子之外、更無稱知己者、今得先生、目爲朱子之再生也、夫知己之名、目朱夫子稱守約、觀之則爲所稱弟子、目豫謙之事、觀之則爲自稱者、然則此二字通上下、守約目先生爲知己、豈爲僭竊乎、賤齡既傾西山、得知於先生、人生之榮、何事如之、洪範曰壽富攸德之首、今於吾身驗之、朱夫子與先生、中國之名賢、守約日國之鄙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言語不通、國俗不同、隔闊之異豈由胡越、然得知如此、此千百世而始相遇者也、如好名之譏、亦所不顧也、昔冬借班馬異同、本主在遠方、頃得人手、使守直參看史漢、稍暇當手鈔之、惟時春暄、敬祈爲道爲國自重、

霞池省菴手簡

與朱舜水書

木下貞幹

光陰荏苒、歲律更端、適玆陽泰、恭惟新禧駢集、遐算延長、至祝至祝、前歲辱蒙瓊報、令源剛伯得侍門下

之列、感刻之至、且諭以道學之實功、言言至當、修己治人之要、其復有逾於是乎、數百年之後、學者同莫不

佩敬服、爲進修之地、況剛伯日侍函丈、蒙薰陶、振奮興起、而學業之成可知已、遙去遙矣、幹去冬辭郷、而

師相繼、讀書始畢、專務獵幹、聚至期集、不本數字以修、使敬事謹矣、河醴沈矣、疎慢之罪、恐悚無任、伏

冀海涵陂度、不爲棄芥、關山迢遞、瞻望弗及、言念君子、臨風附結、春寒斗峭、爲世爲道珍攝是禱、

又　　　　　　　　　　　　同　　人

謹因與村師徹便風、肅啟、只亦借修問敬、不意卑庸晤劣、不爲高明所棄、錫之以寵答、申之以賜貺、下升

祇領、慚悚交至、側聞先生處艮慈和、綿延兩月、邇日調護得宜、勿藥有喜、且喜且賀、今歲寓居當不諳、

入秋而來、尊侯如何、仰望珍鏡若時、永納東寄之福、夫以先生學德齊備、中節之道、賑貸東涯之偏流、

聞風興起者、比々皆是、寡君遣小生剛伯執役於左右、之子姓源氏、石川、剛伯其名、其父幹之舊友也、

伏冀夏楚之嚴、陶鎔之化、提撕誘掖至于有成、則盍載之過望、幹亦可與感恩、前時所承諭、幹亟全詳

之數日、既已拔書、郵致安東兄、想必不至浮沈、前書不錄、再煩尊戒迷謬之咎、實恐無地、求敎之以稱謂

過謙、此乃幹景仰盛德之至情、非過僭也、懇懇愛護、無任感激、若猶仍舊、恐至方命、勉強敢從、以忠前稱、

意長材短、瞻戀之誠、百不盡一、統祈垂察、

又　　　　　　　　　　　　同　　人

藤井生來、時孟秋貳拾肆日、翰教感感、就審比日老先生、有西歸之幽隙之、執政、執政固執不可、而不達、

之、公故高志弗遂、特爲慨嘆矣、幹始聞而疑之、終渙然氷釋、以知先生之謙抑、當府公之尚賢、而存過之

朱舜水記事纂録卷之三

深、其必有成於斯道矣、今夫西歸之請、其義高也潔也、君子成人之美、彼執政者、宜速告之公以成先生高潔之美、何乃阻抑不遂、此幹之所以始聞而疑焉、夫執政之心、則公之心耳、公欲留之、故執政留之、公之留者、豈徒乎、蓋其志欲依先生相與有爲以興斯道於東方而已、凡事之不成、以志之不立、苟志之有立、未有事之不成者、此幹所以知其終必有成矣、古之人有懸車致事之義、鐘鳴漏盡之義、此爲尋常仕者而發耳、至于大賢君子則未必拘拘於此、若太公之佐周、百里之相秦、在耆老之後成不朽之大勳、幹之所期、先生其在茲、奚翅幹而已哉、世之所望、先生亦復任茲而已、併傳鄙論於奧村高梭及清季敬、相共嘆息、亦以幹言爲當、秋杪霜肅、寒氣漸至、伏冀爲世爲道保嗇自重、八月間賤恙沈何、稍復之後、不期云追、公務私幹、倚疊如山、裁答緩遲、罪無可謝、千萬鄙悰、統希亮察、

與朱舜水啓　　同人

伏以海岳降靈、方鍾乾坤正氣、斗山凝望、每膺月日高評、霞管添一線之長、華筵開七衰之慶、恭惟老先生、卓爾風標、醇乎學殖、胸蘊經綸事業、口吐黼黻文章、一生忠肝、擬折漢廷之殿檻、千古道脈、直極考亭之淵源、通會中原論濟、偏嘗外域艱險、幼安避地、枋得誓天、表膺君不君、乘桴向東方君子之化、府肉老其老、賜杖視南極老人之祥、曰壽曰康、天乃錫箕疇洪福、惟德惟齒、世皆稱舸尊達尊、幹性本狠愚、材質樗散、寸進尺退、若鼓群追驥騄、小學大道、似斥鷃學鵬翼、飄浮沈金蘭之末契、久而自香、黃鍾先奏之餘響、恍然有得、逢逢瑞日、敢敘頌私、云云

詔里文集

寄安積子先　　森尚謙

且有足下文有云、嘗侍學于文恭先生、先生論以少年不努力成廢物、某受讀有所感發者、知鴻儒之示人以實而無隱也、知俊才之有文章憤悱而後啓發也、知昔言之感人心、有天理之不泯滅也、

復安東省庵　同人

舊歲先生應吾水戸侯之需作舜水朱文恭先生集序、煥乎文章、意旨簡妙、吾侯不堪抃躍、聊申菲儀、先生託僕等致謝悃到精切、達水戸了、恭惟先生接朱文恭誠實之至、後世所未聞也、同僚士常稱、無不歎服焉、

([illegible])

義公行實 附年譜

義公行實

水戶　彰考館員纂輯

水戶義公、威公第三子也、母靖定夫人谷氏、以寛永五年戊辰六月十日庚子、生於水落三木之次家、名光圀、字子龍、小名千代松、初字德亮、又曰觀之、後改今字、號日新齋、又號常山人、或稱率然子、蓋吳太伯號梅里、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其在之次宅、綿衣蔬食、二婢一奴、奉養儉薄、非諸子之比、甫四歲、與群兒嬉戲、眞弓山等覺院僧某、雅善相人、會過之次門、見公曰、此兒非常、何不使之居城中、而在於斯耶、威公聞息已多、然未置後、十年癸酉、大猷公命擇諸子、五月、老臣備前守中山信吉來水戶、謁諸公子試之、群公子皆修飾出見、公時年六歲、見信吉呼以翁、直把膝上、打鍛賜之、信吉大悅而拜受、抱公曰、眞吾郎君也、旋歸而告、大猷公迎至江戶、十一月、立爲世子、十一年甲戌、五月、從祖母英勝院始謁大猷公、公手賜玩物小佳、中有文昌星銅像、及長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人以爲其兆也、後建八卦堂於後樂園、安銅像于其中、嘗從威公於櫻馬場、觀斬囚、其夜威公試公曰、能提晝間所斬囚首來乎、櫻馬場在落郭西南、樹林蒙密、闇夜難辨路、衆皆爲懼之、公獨往刑所、摸索尸骸、獲首、年僅七歲、力不勝重、提髮牽來、無復難色、十三年丙子、七月六日、加元服、敍從五位上、累歷從四位下、左衞門督、年十二、善騎善泅、威公試之、淺草川、公絶流游泳、威公壯之、以宗近短刀賜之、十七年庚辰、三月二十九日、除右近衞權中將、五月、始詣日光山、七月十一日、進敍從三位、公仲兄龜丸夭、超伯兄賴重爲嗣、居常不安於心、年十八、適讀伯夷傳、有感、

遂欲傳封土於賴重之子、不露其迹、而決於中心有素矣、承應三年甲午四月十四日、以威公命娶前關白左大臣信尋公女、明曆三年丁酉、始撰大日本史、及發封、置彰考館、招致才俊、編修檢討、加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本紀、繫正閏於南朝、及三神器入京師、始歸統於後小松帝、皆公之卓見也、萬治元年戊戌閏十二月二十三日、夫人藤原氏薨、諡曰哀文、二年己亥六月、以嚴有公命、始抵水戶、明年六月、參府、寬文元年辛丑七月、威公疾病、請省覲、十六日、台命許之、即日上途、晝夜兼行、翌日至水戶、是月二十九日、威公薨、公不食三日、哀毀殊甚、八月四日、葬瑞龍山、奉諡曰威公、葬儀一遵儒制、士人蒙威公譴責、杜門屏居者、皆被沛宥、得列路側拜靈輀、威公近臣有欲自殺徇死者數人、公親往其家、敎諭懇惻以止之、時四方侯伯、率徇死以多相誇、於是幕府嚴設禁令、以革其弊、實公爲之首倡也、九日、參府、十九日、台使傳命、襲封、食常陸國郡二十八萬石、時年三十一、前一日、公集母兄賴重、及諸弟於威公神位前、謂賴重曰、意者明日台使使我紹封、我以弟爲世子、負心甚矣、然以威公在世、晦迹去位、則衆將以爲父子不睦、所以隱忍至今、願兄以松千代賜我、我以爲嗣、不然、台使至邸、不敢奉命、直遁世矣、賴重固執不可、弟賴元賴隆勸賴重曰、兄宜允諾、事將不測、賴重不得已許之、公大喜、松千代即綱方小名也、九月、請割封內墾田、爲賴元賴隆食邑、台命聽之、各領二萬石、建威公廟於府城、祭祀以禮、公在江戶、則使公族或大夫攝之、以爲永制、十一月十四日、所生谷氏薨、葬威公墓、奉諡曰靖定夫人、公有至性、歲中失怙恃、荼毒辛楚、哀戚備至、自是至追遠忌辰、盛設法會、以薦冥福、從先志也、二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拜參議、右近衛中將如故、三年癸卯四月、從嚴有公、謁日光山東照宮、七月、始就藩、九月十五日、定家士二十七人之職掌、威公薨後、至是三年、公嘗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惟孝子不能忍、至三年之久、賢者

得失、察之既熟、擧錯黜陟、可以無大過、大抵老成更事、後進欲輕動搖之、其爲害甚矣、十一月、參府、十二月、台命許立綱方爲世子、叙從四位下、拜左近衞權少將、公之素志、至是遂矣、綱方弟綱條、時稱釆女、亦請頼重、取而子養之、公未成婚、侍女生一子、公不以爲子、頼重私養之、公不之知、及長稱右京、名頼常、四年甲辰、台命使頼重養頼常爲子、五年乙巳七月、聘明遺士朱之瑜爲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終始不懈、八月、就藩、十二月、定寺社法令、毀淫祠三千八十八、是月、參府、六年丙午四月、賜士人墳墓地于常磐及坂戸、撥朱子家禮、略解作祭之儀、以頒士人、毀新建寺院九百九十七、廢三百四十四寺、僧破戒者、爲編氓、若古刹廢寺、皆修營興復、徙久昌教寺於稲荷、住僧正日隆、留僧正以傳於那珂西寶幢院、居僧正良運於吉田藥王院、招本願寺琢如子璞宬於駿舟頭人、使明僧心越於常磐天徳寺、兼振諸宗、中仍僧規、叢林則之、久昌寺請林爲尤盛、本國寺日耀以下、僧徒來學者多、以故世人皆謂公好法、其實不然、以其至孝純篤、一從先妣之教、以成其志也、七年丁未七月、就藩、十一月修造吉田靜二神祠、結構遵式、命二祠神人學宗源神道、置乙女八人、神樂男五人、造諸神寶及樂器、廢社僧、作別院、以其用充修營資、當修靜社、拂老檜樹根、獲銅印一枚、方二寸、篆曰靜神宮印、自記其事、藏之祠中、十二月、贈家士七十有年以上及致仕者於府城、給金帛優禮之、八年戊申、二月、參府、十月、獻源頼義筆迹於嚴有公、公大喜、十年庚戌、正月二十二日、世子綱方卒、謚曰靖伯、八月、就藩、十一年辛亥、二月、參府、六月、台命立綱條爲世子、叙從五位上、爲采女正、十二月、進叙正四位下、拜左近衞權少將、公毎曰、父子分臣、則臣立党、臣立党則父子生隙、故使令不分臣僚、孝慈一如所生、初公子養母兄二子、蓋有深意、及綱方蚤世、人服其志確而慮遠焉、延寶元年癸丑、五月、就藩、公將造大成殿於府下、假設殿堂、於江戸駒籠別莊、使家士就朱之瑜

習釋奠、啓聖公祭、及祠堂蒸祭儀節、又使梓人受之瑜說、摸倣闕里之制、自殿堂廊廡、至門牆器物、約而刻之、藏諸府庫、使有志於制作者取法焉、二年甲寅四月、發檜杜路、上總安房、抵鎌倉、謁英勝院大人佛祠、歷覽名勝、五月參府、三年乙卯正月、聽後西院帝制賦雪朝遠望詩、作啓寄天龍寺僧虎林上之、五年丁巳五月就藩、是歲、養妹夫周防守酒井忠治之女、爲妹、玉峰雄舉弟子、住鎌倉英勝寺、六年戊午正月、所編纂和文三十卷成、後西院帝賜名扶桑拾葉集、以準本敕撰、二月參府、十一月、爲世子要今出川右大臣藤原公規公女、十二月婚成、八年庚申二月、精寫扶桑拾葉集上表、後西院帝獻之、四月獻之於幕府、十一月、獻之於禁闕、天和元年辛酉、前大納言源通茂卿、傳後西院帝敕、進呈公所賦詩歌若干首、二年壬戌、八月、朝鮮聘使尹趾完李彥綱朴慶後至江戶、賀常憲公嗣位、三使以同知僉知三人爲使、當方物、抵小石川邸、儀爽於禮、遣臣顧言詰問之、一曰、所贈土宜、唯錄品數、不具姓名、二曰、楮尺押一印、稱三使所贈、三曰、見印文二字、疑是尹公之字乎、古人於交際自稱名不稱字、以爲通式、竊有所疑、豈貴國之法乎、願聞之、三使不能答、頃之、作簡寄三使、贈白金三百兩、三使不敢受、公欲復書備禮、使上判事來謝前過、以再使非例、諭止之、三使就對馬守宗義眞復書、公再寄簡、遂受之、三使上途、公作送行詩三首副以本邦所出各樣紙七品寄之、神奈川驛、三使各次韻謝焉、十月就藩、十二月、兵部少輔安倍泰福朝臣傳詔、作後水尾帝遺物鳳足硯銘幷序上之、三年癸亥正月、參議中時成卿傳詔、折衷類例、考索舊記、上立坊立后儀節、二月、賜宸奎嘉獎硯銘、有備武兼文絕代名士之語、公用爲印文、八月參府、貞享元年甲子、正月、就兵部少輔安倍泰福朝臣、獻尙齒會詩一卷於禁闕、十二月、又就泰福朝臣、獻五月雨記一卷、皆敎諭嘉獎之、是歲、爲伯父信吉所生秋山夫人、建碑於下總小金邑本土寺、置田園、貢香燈、備禮

親祭、其葬、公皆謂信吉始封水戸、無嗣、葬府下心光寺、唯威公嘗其實禰、非我本祀則神永不食矣、故祖
心光寺於那珂郡向山、宏敞規模、更號淨鑑院、及改葬、特選家士歷事信吉者之子孫、畀其祀、至是又建
母氏碑焉、四年丁卯四月、就藩、十一月、參府、元祿二年己巳、六月、就藩、三年庚午、三月、命養疲癃殘疾、貧
困單煢、及八十以上之民、使無飢餒、公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預蓄雜穀、歉歲則振濟、雖豐稔、鰥寡孤
獨、老癃無告者、給雜穀、振之、至今一遵其制、馬病不能養者、給芻豆養之、嘗慮城下倘罹災、則士民皆
困、設倉廩於側近村里、以蓄穀、自去年至今歲、罷郡吏檢秋稼、使各村里長自檢之、勿敢欺罔、黎庶安之
家給人足、六月、參府、十月十四日、致仕、時年六十三、是日、世子襲封、十五日、任權中納言、十二月、歸水戸、
臨發江戸、留詩戒嗣君、其略曰、嗚呼汝欽哉、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愼勿亂五倫、朋友盡禮儀、且莫虛
忠純、至水戸、召諸士於城中、親諭告曰、我頃歲患門痛、又不時瀉血、恐或汚職、乖剛、故就執政、披陳衷曲、
台命優恕允之、又除中納言、其在守藩之日已論其分、別閑退之身乎、固辭再四、執政諭以台命之重、勞
不得回、恩賜優渥、賚數備至、又允以前官居水戸、少將孝於我、善養我志、得與卿等日相親近、以終餘年、
其愉快焉、但我守藩三十年、自奉儉薄、而財無所出、是以不能惠養卿等、使無饑乏之憂也、雖然無 人、
怨望者、深足嘉尚、少將我家嫡脈、襲我以弟與封、雖公命不得辭、而內嘗忸怩、宜立嫡伯爲嗣、不幸蚤世、
今使少將紹襲、平生志願畢矣、卿等竭力輸誠、以事我之心事少將、則夫復何患、匹夫劍戟之勇、則善之
卒、猶可能之、使少將爲少將者、在卿等而已、君舟臣水也、水能浮舟、水能覆舟、卿等勗哉、又諭諸士子弟
曰、少將富春秋、汝曹年少、一旦緩急、汝曹皆當思蓄勇而冒首馬前、然臨危致死、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
賊猶能之、非所以望汝曹也、士之所以爲士者、非死之難、處死爲難、不可生而生、不可死而死、皆非道也、

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平日講學明五倫、務要篤實踐、此汝曹所當孜孜勵志也、僕仕邦家有年、欲謀功利者、思亂樂禍之徒、而治平之蟊賊也、可不戒哉、是月、嗣君拜右近衞權中將、明年五月、移居於久慈郡太田鄕西山、闢榛莽、依巖谷、不設墻垣、茅屋衡門不異齊民邪邑之居、自稱西山隱士、世稱西山中納言、侍臣僅數人、乡取老病不堪事者、婢妾纔給灑掃、蔬食布衣、居常晏如也、藩府或賜黃金綺幣、則分給親族侍臣、絕無贏餘、雅好茶會、至是不復舉、曰好之使人萌器物之念、四方優游、詩酒娛懷、巡行封内、賞賜孝子節婦、獎諭讀書識字者、或至寺祠正本緣、斥傳會、或教民人以稼穡蠶織之法、齒落、瘞于先塋之側、建石、親題曰梅里先生墓、作銘書其陰、時人謂之實錄、九月、創兩鎮將祠堂於郡之旌櫻寺、親書主旁曰遠孫光圀奉祀、傳稱源賴義義家平奧賊凱旋、駐旌于此、植櫻樹表武功、蕃衍蟠屈、今見存焉、公嘗歎、我邦碑碣、無古於那須國造碑、而顚壓殆滅、忠義無倫於楠河州、而墓表未勒、先是既修國造碑、五年壬申八月、建碑於攝津湊川楠正成之墓、親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贊於其陰、買旁側之田、屬廣嚴寺、俾千巖永資香火、久慈郡天神林有七代天神祠、里民相傳爲菅相祠、六年癸丑、公正其訛、修造之、親書扁額曰七代天神宮、十一月、奉牲幣以落之、歲時祭享、十二月、嗣君叙從三位、拜參議、七年甲戌三月、以常憲公命、至江戶、常憲公雅知公好學、一日請講大學、公辭不獲、乃講綱領、至止於至善、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基者、止於至善之謂也、儀刑文王於平天下乎、何有、聽者竦動、公嘗謂道服者、王公燕居之服、今世所用、摸倣直綴、承襲誤謬、乃檃括深衣新製道服、奉有栖川幸仁親王、鷹司前關白房輔公、親王服之、善其制、房輔公貽書嘉獎、八年乙亥、正月、歸西山、八月、台命立參議公長子吉孚爲世子、初吉孚誕、公取而撫育之、鍾愛至篤、及致仕、每近臣赴江戶

諄諄勸勉學業、期以達大。是歲、建朱之瑜碑於瑞龍山麓、親題碑曰明徵君子朱子墓、命臣覺勒碑陰、備禮親祭之。初之瑜卒、造祠堂于駒籠別莊、公每祭奠、歲忌日、享就豐潔、輯遺文三十卷、自稱門人源光圀輯。先是命講書於府城、東西及小石川邸、士人益知爲學。十年丁丑十月、命講書於久慈郡馬場村、使小民知所嚮。十三年庚辰夏、患瘍、食少、踰時猶羸。十月、疾劇。參議公就藩、台命問疾、尋使相踵、且使醫官奧山玄建診治。雖疾甚、每台使至、必出居府城送迎之。見玄建、未嘗不加禮服。雖困憊之極、辭色無異。平日屛斥婦女、不得侍巾櫛。參議公在側、晝夜看護、衣不解帶。十二月六日甲子黎明、晏然薨于西山莊、秋七十三歲。其月十二日、葬瑞龍山梅里先生碑後二十餘步、葬儀遵禮。參議公命臣等曰、今欲奉謚曰義公何如。謹對曰、公集義而充氣、其所猶決流注滂沛旁礴、不與勢俱往、不與俗同汨、猶廻瀾風濤怒激洶湧、而不能碎砥柱之背也。天下萬世、知與不知、聞風興起、將不退仰服大義。雖私謚出于臣子之不獲已、而義公爲義、因所公共於城中也。謹考蘇洵謚法、有所依據、奉謚以義、輿論允協。參議公曰善、遂謚曰義公。公天姿英毅、勇於義、篤於行、仁恕御衆、不以訐摘爲直、雖卑賤疏遠者、推之以腹心、假之以辭色。人皆感泣、願爲之用。凡自天紀地理、濟民行兵之要、至典故制度、擊劍發銃、醫藥算數、鳥獸草木之微、無不跋涉漁獵、考究其旨趣、而一以學術爲本。所著詩文和歌、常山文集二十卷、常山詠草五卷。其所參訂六國史、都氏文集、懷窩文集、纖悉糾謬、皆有裨于後世。編纂名山石室之書、務招文學之士、編削考訂、始無虛日。曰大日本史、曰禮儀類典、皆爲巨帙。貞享中、類典告成、就有大臣公規公取進、且以其撰次稱言特出秘閣書若干帙、而借之。參互蒐輯、遂得大成。其餘病文詩賓術、則有保元平治盛衰太平記之參考、懼神道乖繆、則有集成之書。熙古語艱澁、則有萬葉之解。慨英雄之陳迹、感陵谷之變遷、則有鐮倉之志、

纂文獻之興隆、收英華之萃聚、則有詩文之纂、明氏族流派、則有系譜之備、甄幕府功臣、則有將士之選、慮文案失驗、艸書難辨、則有花押藪艸露貫珠之編、審士人之品流譜牒、敍郡邑之沿革廢置、則有水府系纂、常陸國誌之選、晩年好作詩餘、往往用洪武韻、每謂其書成於王命、而詩賦從沈韻何也、乃命儒師錄書、撰洪武聚分韻、公生長治平、未嘗斯須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步則馬、不復輿轎、或忍飢、或犯險、單衣冒雨雪、海船觸風濤、深惡猶安、以身先之、而備邦家一日之虞也、每歳敕使賚賜、至朝宿邸、公禮接之、卽命駕往謝、先是敕使至邸、遣使謝之、三家皆同、公謂非禮、自往謝之、以爲恆式、親王大臣臨邸亦如此、元旦夙朝服、遙拜京師、至老不廢、每大風地大震、馳書左兵衛督悅定良、問日光山神廟、遣使東叡山增上寺、以問靈殿之安否、其尊王室、敬祖宗、率此類也、如儒臣落髮還初服、嚴禁府下奢侈、務從儉素、士人施物、僧家皆有定制、後世有所矜式、藩府諸士吏番在江戶者、父母妻子兄弟疾且死、賜暇還家養視、急則有司先遣而後告、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又憫僻遠窮民之乏醫藥、往往致斃、命侍醫集單方、頒行民間、決訟最用心、聽斷明審、參互攷覈、務從末減、至死囚、曲求生路、特命有司曰、凡斷獄、寧緩不宜急、其處死刑者、雖決必復告焉、察識纖微、要利久遠、植漆楮於閑曠地、廣紙蠟之利、畜牧於大能村野、蕃息駒馬、禽獸艸木、凡可利邦家、而東方未有者、詢求栽植、必期繁殖、艸木擇風土者、植之伊豆駿河安房、其言曰、非爲我也、以利人也、非爲今日、以遺將來也、常陸無文蛤、自小津放之磯濱湖、來湖植、年滋息、民賴其利、昆布唯出松前、公聞其緣石而生、取石於松前海、置之大津濱、最憫紙工艱難、雖片紙不欲濫用、書疏空間尺寸以上、必裁剪充用、命工采木椿三叉柳竹麥稈造之、麥光紙最行、下總小金鎌谷驛路、原野渺遠、人或失路、公爲栽松標路、大雪闇夜、行旅賴之不迷、其餘卓見

偉論、擒摭爲遺事一卷、別藏焉、凡公之行義、大能立規模、小能濟事物、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外暨窮壤荒陬之人、莫不知公名字、而樂道公事、及訃音至、幕府命天下遏樂七日、海内惜之、

元祿辛巳冬、肅公以禮居義公之喪、哀慕罔極、命近臣中村顧言・栗山成信・酒泉弘、臣覺等曰、先君子德業、不可不傳、其考履歷狀行義、以紓吾憂焉、臣等承命、不勝惶恐之至、自揣褊見陋識、何能發揚德業而贊襄孝思哉、雖然義公所爲、炳如日星、當傳之後世、裨益名教者、亦如所命也、凡爲臣子者、孰不冀其垂不朽乎、因錄面所見聞實事實行、輯爲行實一卷、以進肅公覽之、享保癸卯秋、大君閣下命臣覺刪補釐正、當時與其編纂者、皆已物故、獨臣覺存焉、竦動感激悲喜交集、一則喜閣下世篤孝道而能欽慕遺範、一則悲僚寀淪謝、不能遭此盛舉、而又嗟老朽寡陋、無所宣揚讚也、但君命至重、敢不夙夜黽勉、以成繼述之美乎、遂稟政府、繙閱家乘日曆、務從詳核、筆削雖不改、觀於舊本、而年月庶足考據、謹精寫呈上、享保八年癸卯十二月上浣臣安積覺謹跋、

義公年譜

公諱光圀、字子龍、(初字德亮、又觀之)小名千代松、威公第三子、母靖定夫人谷氏、左馬介重則女也、(重照神別)初谷
氏夢神龍入懷、有孕焉、(草手向)
寛永五年戊辰六月十日、公生於水戸三木之次家、
寛永六年己巳公二歳、
寛永七年庚午公三歳、
寛永八年辛未公四歳、
公生而岐嶷、風神俊邁、長於之次家、綿衣麁食、二婢一奴、奉養儉薄、非諸子之比、是歳與群兒嬉戲、合
異弓山伯某、過之次門、某雅善相人、見公驚曰、此兒非常人、何在斯耶、(遺行事實)賈人松葉乘凡、常侍公側、
一日話、僕少託商舶、遊唐山、船中親覩、龍虎相闘、時山裂雲起、颶風激波、海上忽暝、而復明、天地亦將
爲之破裂、僕以爲壯觀無過此者、公熟聞之曰、奇則奇矣、顧汝船得無顚覆哉、其言難信、其幼聰敏如
此、(遺事)
寛永九年壬申公五歳
夏五月三日、公敍從五位上、(實日官案、按當時公未立爲世子、而敍位可疑、蓋後年追書是歳月日而賜位記也)
寛永十年癸酉公六歳
威公胤息已多、世子未定、大猷公命擇諸子可立者、五月、老臣中山備前守信吉來水戸、謁諸公子、諸
公子皆修飾出見、公見信吉、呼以翁、把盤上打飯賜之、信吉大悅、抱公曰、眞吾郎君也、遄歸而告大猷

公迎至江戸。行實、遺事、按、遺事又云、公幼養自三小石信吉來告別、公分一口賜信吉、信吉深感其意、遂定爲世子語。秋九月五日、進從四位下、爲左衞門督。綜覽、日言案、○按、亦遺賜位記也、故日次記作十一年七月六日任左衞門督、御系圖人全作十二年六月六日。冬十一月立爲世子。行實、遺事、下按竹舍筆記、十一月作十二月、恐訛。

寬永十一年甲戌公七歲

夏五月九日、公從祖母英勝夫人始謁大猷公。大猷公手賜銅像文昌星、公及長好學、博覽善屬文、人以爲其兆也。是歲、威公斬囚於櫻馬場、公從觀之、其夜威公試公、曰、汝能提其間所斬囚首來乎、公無難色、唯而起、櫻馬場在藩邸西偏、樹木蒙密、闇夜難辨、衆皆爲懼之、公獨往刑所、摸索尸骸獲首、然力弱不勝重、提髮掣來、威公大喜、賜刀賞之。行實、遺事

寬永十二年乙亥公八歲

寬永十三年丙子公九歲

秋七月六日、公加元服。行實、遺事　大猷公賜行光佩刀、以諱字冠其名、名光國、公亦上國宗刀及馬、謝之。日次記

寬永十四年丁丑公十歲

寬永十五年戊寅公十一歲

春正月、大猷公賜甲冑、二月公始貫甲。日次記

寬永十六年己卯公十二歲

春正月公患疱瘡。日次記　夏威公遊淺草川、因聞公善泅、將試之、觀絕流游泳、公不敢後、爲往返數次、威

公壯之、以宗近短刀賜之、(行實遺事)秋七月、公始放銃、八月朔、威公以東照宮遺物鳥銃二口賜公、冬十月、公始放鷹、(日次記)

寬永十七年庚辰公十三歲

春公疾、(日次記)三月四日、叙從四位上拜左近衛權中將、(行實綜實作十九日、御系圖大全作廿二日、今從宣旨、)夏五月、始詣日光山謁東照宮、(行實綜實)秋七月十一日、進叙從三位、(行實遺事)冬十月十九日台命始放鷹小金、(御系圖大全、佐野系圖遺)

本是歲、威公以伊藤玄蕃友玄、小野角衛門言員、内藤儀左衛門高康、爲公傅、(高役相祿記)

寬永十八年辛巳公十四歲

寬永十九年壬午公十五歲

夏四月、公詣日光山謁東照宮(御系圖大全、日次記)、秋七月十八日、公從大猷公及威公遊角田川、(日次記)九月、公從威公至鎌倉、襄英勝夫人葬事、(御系圖大全、日次記)

寬永二十年癸未公十六歲

秋八月、公從威公至鎌倉、修英勝夫人冥福、(御系圖大全、日次記)

正保元年甲申公十七歲

秋八月、公從威公復至鎌倉修英勝夫人冥福、(御系圖大全、日次記)冬十二月八日、大猷公臨小石川邸、以行光刀賜公、(日次記)

正保二年乙酉公十八歲

公超伯兄賴重爲嗣、居常不安於心、適讀史記伯夷傳、有感、遂欲傳茅土於伯兄之子、(行實遺事)而未發言、

篤志儒學、有撰史之志、大日本史序 夏六月二十二日、公從大猷公及威公、復遊隅田川、日次記

正保三年丙戌公十九歲

春三月公患痲疹、日次記

正保四年丁亥公二十歲

冬十一月十三日、大猷公觀犬追物於王子村、犬追物記 公亦從威公觀之、日次記 十二月公狩于小金、賴元賴隆從之、日次記文集 是歲小野言員致仕歸常陸、公贈和歌、餞其行、常山詠草

慶安元年戊子公二十一歲

公文才大進、是歲作擬天孫詩歌序、八月十五夜、賦浴室銘、神農讚、白鵰賦等、文集

慶安二年己丑公二十二歲

夏四月、公從嚴有公至日光、先是公有喪、故不果、登山五月、公及賴元賴隆、復詣日光山、謁東照宮、日次記

是歲、有送生嵩之京序、鄒氏文集跋等作、文集

慶安三年庚寅公二十三歲

夏五月、尾張敬公薨、公作誄悼之、文集

慶安四年辛卯公二十四歲

是歲、大猷公薨、嚴有公代立、

承應元年壬辰公二十五歲

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子賴常生、綜覽 是歲代眞幸忠辰、作筆海全書序、文集

承應二年癸巳公二十六歲

承應三年甲午公二十七歲

夏四月十四日、公以威公命、娶藤原氏、前關白左大臣信尋公女也。（行故紘貝、遺事按東照宮別實明日記曲作三月）

明暦元年乙未公二十八歲

明暦二年丙申公二十九歲

春、林道春妻卒、公賦詩數首、寄道春父子弔之。（文集）秋九月、公應公兄賴重之求、與諸弟書法華經各一卷、藏讚岐金毘羅山。（日次記）

明暦三年丁酉公三十歲

春正月十九日、小石川邸災、公從威公避火蒲田別舍。（文集、遺事○按日次記作紀談、常山紀談草作叶田）二月二十七日、始撰史、役及置封、置彰考館。（史館名稱設立、是設置彰考館、按御系圖大全云、慶安三年始修紀傳）招致才俊、編修撿討、如剣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帝大友於本紀、繫正閏於南朝、及三神器入京師、始歸統於後小松帝、皆公之卓見也。（行實、遺事）

萬治元年戊戌公三十一歲

冬閏十二月二十三日、夫人藤原氏薨、謚曰哀文。（行實）是歲作孔子贊。（文集）

萬治二年己亥公三十二歲

春正月、公作文祭哀文夫人、又條記夫人薨葬事畧、贈近衞公。（古本文集）夏六月、公以嚴有公命、始抵水戶。（行實、系纂）

萬治三年庚子公三十三歲

夏六月、公參府、（行實）命水戸鍛工作鐵三百枝、上幕府。（日次記）

寛文元年辛丑公三十四歳

夏四月十二日、公作文、祭林靖。（文集）秋七月、威公在藩疾病、公請省覲、十六日台命許之、即日上途、晝夜兼行、翌日至水戸。（行實）二十九日威公薨、公慟哭哀痛、飲食不入口、八月朔、公未視水漿、群臣患之、公曰、吾欲強食、而如其不下喉何、諸老涕泣而退、二日、公始進粥、雖可一溢米、三日、[illegible]稍加於昨、四日發引、公謂諸臣曰、凡在囹圄者、罪無輕重肆之、市鄽之稅、永年免之、海利之租、明年免之、以安先君靈、又謂老臣曰、先君獵鷹有七十餘架、其食皆鳥獸肉也、吾聞朝々屠殺、今也臨大故、不忍殺生、悉放之、太田山。（慎終日錄）士人蒙威公譴責、杜門屛居者、皆被沛宥、得列路側拜靈輀、是日、葬于瑞龍山、本諡曰威公、葬儀一遵禮制、近臣有欲自殺殉死者數人、公奉遺命、親教諭懇惻、以止之、當時諸侯、以多殉死相尚、於是幕府嚴設禁令、以革其弊、公實爲之首唱也、九日幕府命公參府、十九日台使傳命、襲封食常陸五郡二十八萬石、前一日、公集母兄賴重及諸弟、於威公神位前、謂賴重曰、意者明日台使之命、蓋使我紹封也、我以弟超兄、承重於先公、負心久矣、然隱忍不上者、恐人或以父子不睦議之、有傾先公也、至今而有此命、亦有不得已之義、松千代君之長子、而先公之適孫也、願以賜我、我立以爲嗣、則於我義足以有償矣、君若不許、則台使有命、我不敢奉之、賴重固辭不可、公不喜、乃起入內、弟賴元賴隆勸賴重曰、兄宜允諾、否則事將不測、賴重不得已許之、公大喜、松千代即靖伯世子小名也、（行實）既而襲封、幕府之禮、每月朔望、諸侯登城拜謁、公稱疾不出、朝夕奏奠臨哭不敢惰。（日次記）二十八日、上威公遺物正宗刀等數品於幕府。（文方見聞錄）閏八月七日、請僧修威公冥福、初公不欲作佛事、紀伊侯及諸姓致固

勸之、不得已而行之、十九日、公始肉食、俯就國制也、(慣拾日錄)建威公廟於府城、祭祀以禮、公在江戸、則使公族或大夫攝之、以爲永制、九月、請割封內墾田、爲頼元頼隆食邑、台命聽之、各領二萬石、(行實作八月、按遺事作二十六日)又私頒房時頼雄頼利各三千石、(久方見聞錄)其餘器財寶貨、頒諸公族、不敢自有焉、(遺事)十一月十四日、所生谷氏卒、葬于久昌寺、奉諡曰靖定夫人、公有至性、歲中失怙恃、荼毒辛楚、哀戚備至、自是後追遠忌辰、必設法會、以薦冥福、從夫人志也、(行實、遺事、御代記、按佐野郷成遺本作十二月十四日)

寛文二年壬寅公三十五歳

春正月二十六日、公兄頼重爲讃岐守、(日綜)夏四月天使抵藩邸、公禮接之、天使歸、即命駕往其旅館、答拜焉、故事天使抵邸、遣使謝之、公謂失敬莫大焉、遂親往拜焉、以爲恒式、親王大臣臨邸亦如此、(行實、日記、遺事)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公拜參議、兼左近衞中將、如故、(行實、日綜)

寛文三年癸卯公三十六歳

夏四月、公從嚴有公詣日光山、謁東照宮、(行實、御系圖大全)作文祭大猷公、(文集)五月幕府新令禁殉死以下數條、召公及尾侯紀侯議可否、公讀令文、至儒者醫者陰陽師許乘輿、趣曰、凡學先王之道者、謂之儒、自王侯以下莫不由是、某亦儒也、儒非特挾策讀書者之稱、豈與小技之士並稱哉、令文云云、恐貽笑於後世、幕府善其言、改令文爲醫陰二道、當時文運未盛、以儒與醫爲伍、於是人始知儒、(遺事、日錄)初擢窩藤肅爲僧、後還俗、猶不蓄髮、其徒林道春等倣之、仕受法印官、業儒者皆薙首剃髮、遂以爲風、公深非之、命儒臣蓄髮授職、未數年、天下翕然化之、儒者復故、悉公之力也、(遺事)秋七月、公始就國、九月十五日、定諸士二十七人職掌、威公薨後至是三年、公嘗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唯孝子之心不能忍、至

三年之久、豈昏得失、察之既熟、舉錯嚬咲、可以無大過、大抵邑成吏事、後嗣欲輕動移之、其爲害甚矣、

十一月參府。行實 是月十五日、公親臨中山信正家、賀其七十初度。系纂 作几杖銘賜之。文集 先是養老之禮久廢、今有養老賀壽之事、以公譯信正爲始矣。遺事 十二月台命許立綱方君爲世子、叙從四位下拜左近衛權少將、公之素志也、時甫公稱采女、亦取而子養之、初公子賴常之生、公不以爲子、賴重私養之、公不之知、明年台命爲賴重子、後襲其封。行實

寛文四年甲辰公三十七歲

夏四月八日、公弟賴以卒、諡懿孝子。冬十月二十三日、公姊通子卒。家譜日記 是歲、迎小宅生順於長崎、探訪碩儒耆德、初知有朱之瑜。之瑜明徵士、明社傾覆、義不仕虜、踏海而來、所謂舜水先生是也。舜水行實

寛文五年乙巳公三十八歲

秋八月、聘舜水爲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終始不懈。行實 是月、公就國、枉路登筑波山。行實佐野略成遺本 十二月定寺社法令、毀淫祠三千八十八、修造正祠。是月參府。行實遺事

寛文六年丙午公三十九歲

春舜水疾、公疊使使者存問、親臨視疾、舜水感謝曰、自古人君好善忘勢、未有至此者。文苑雜纂 夏四月、公歎世俗委葬祭於浮屠、新賜士人墳墓地於常磐及坂戸、據朱子家禮、略解葬祭之儀、以頒士人。行實葬祭略譜 秋八月、毀新建寺院九百九十七、按雨夜燈作千八十八寺 二 發三百四十四寺僧破戒者、爲編氓。行實、寛文六年寺院破却 令若古刹廢寺、皆修葺興復、徙久昌敎寺於稻荷、住僧正日隆、留僧正以傳於那珂西實幢院、居僧正良遍於吉田藥王院、招本願寺琢如子璞兼於磯舟願入寺、使剛僧心越於常磐天德寺、兼振諸宗中

傚僧規、叢林則之、久昌寺談林爲尤盛、本國寺日輝以下、僧徒來學者多、以故世人皆謂公好法華、其實不然、以其至孝純篤、一從先妣之教、以成其志也、（行實、遺事、按此事年不詳、係此年也、今以類并書、）

寛文七年丁未公四十歲

春二月、公放鷹小金、（佐野本、成遺）夏四月十二日、公妹本多出雲守政利室卒、（日記）七月公就國、冬十一月修造吉田靜二神祠、結構遵式、命二祠神人學宗源神道、置乙女八人神樂男五人、藏諸神寶及樂器、賜社僧住別院、以其田充修葺資、嘗修靜社、掘老檜樹下、獲銅印一枚、方二寸、題曰靜神宮印、公自記其事、藏之祠中、十二月、賜士人年七十以上及致仕者於府城、賜金帛優禮之、（行實、遺事）先是水戶城置鼓以警時、至是歲公與朱之瑜議、鑄巨鐘懸之、命之瑜作銘、（鐘銘、林源遺事、舜水行實、按寛文元年七月鑄、公序、鐘遷鼓如舊、十二月鐘遷於常磐山東照宮原、鐘山與城鼓相應、以報時、）

寛文八年戊申公四十一歲

春二月、公參府、（行實）三月、儒臣人見壹年七十、子弟設宴、弘文學士林恕以下來會、公假命饌之、其座賜庭實及壽詞鳩杖、（野書、新書）秋九月六日、公弟雜賀孫市重義卒、（見附錄）冬十月獻源賴義筆跡於殿有公、（行實）十二月復放鷹小金、（佐野本、成遺）是歲大旱、公施仁政、救饑荒、凶歲歡聲滿街、（文苑雜事、仙臆小錄、）

寛文九年己酉公四十二歲

冬十一月十二日、舜水七十壽辰、公設養老之禮、延諸後樂園、授几杖、而饋養焉、十六日、公親臨其第、祝遐壽、盡歡而歸、是歲舜水以老耄請西歸、公慰勉款曲、舜水不得已而從之、（舜水文集）十二月、放鷹小金、（佐野本、成遺）

十七

寬文十年庚戌公四十三歲

春正月二十二日、世子綱方君疾病卒、諡曰靖伯、秋八月、公就國、行實、佐野鄕成遺本是歲、公及尼張侯紀伊侯參于幕府、會弘文院林恕上本朝通鑑、請上木、公翻閱數紙、或曰本始祖吳泰伯之後也、大駭曰、此說出後漢書等彼傳聞之訛、我正史所不載、昔者後醍醐帝時、有妖僧持此說、詔焚其書、今也天下文明遠超昔時、而使此說一行、則我神州之大寶、永爲外國之附庸、是可默也、尼張侯紀伊侯以下、服其遠識、遂止其刊行、年山紀聞公嘗聞人稱中華曰、彼國之人稱之則可、自我稱之則不可、若本邦帝王所都、則可稱中華、指外國爲中華、甚無謂也、外國從外國之語、以震旦支那稱之、或從當時俗語稱唐山亦可、西山遺事

寬文十一年辛亥公四十四歲

春二月、公參府、夏六月、台命立綱條君、爲世子、叙從五位上、爲釆女正、十二月、進叙正四位下、拜左近衞權少將、公恒謂父子分臣、則臣立黨、臣立黨、則父子生隙、故使令不分臣僚、孝慈一如所生、初公養兄賴重二子爲子、蓋有深意、及靖伯世子蚤世、復立綱條君、爲嗣、人服其志確而慮遠焉、行實遺事是月、放鷹小金、佐野鄕成遺本

寬文十二年壬子公四十五歲

夏四月、東照宮祭儀、始使甲士二十三騎從神輿、每年祭祀以爲永例、見聞錄冬十二月放鷹小金、佐野鄕成遺本

延寶元年癸丑公四十六歲

春二月、公兄讃岐守賴重致仕、傳茅土於公子賴常、賴常任讃岐守、（佐野纂成遺本）夏五月公就國、（行實）秋七月中元遊海濱、有玩月賦、（文集）公將造大成殿於府下、假設殿堂於江戶駒籠別莊、使臣僚就舜水習釋奠啓聖公祭及祠堂墓祭儀節、又使梓人受舜水說、摸倣闕里之制、自殿堂廊廡至門墻器物、約而刻之、藏諸府庫、使有志於制作者取法焉、（行實）公曰、邦設學校、三代之遺法、而王道之本也、誰昔弘道、訓蒙化俗、莫善於斯、今諸侯府城下、營建聖廟、設庠序、招儒士、下令勸督、有業成行立者、褒寵進其品秩、則庶乎不失先王之遺意矣、若辟雍之制、科擧之法、則今世不可復行也、（西山遺事、按遺事、大成殿初在忍岡、公謂按[illegible]山繁華之地、雖則悠久、不如移立於吾駒籠別莊幽閑之地、修造之費、吾能貫之、使中村顧言致意弘文院學士林恕、恕以爲事體重大、不可遽辨、事遂寢、）八月十八日、發水戶巡視封疆、

九月七日歸水戶、（山縣元覽巡見記）

延寶二年甲寅公四十七歲

夏四月發軫、枉路上總安房、抵鎌倉、謁英勝夫人佛祠、歷覽名勝、五月參府、（行實）冬十一月二日、公弟求馬賴利卒、謚簡良子、（綜貫、見聞錄、佐野纂成遺本）

延寶三年乙卯公四十八歲

春正月、應于後西院帝制、賦雪朝遠望詩、作序寄大龍寺僧虎林上之、（行實）是月、公妹酒井周防守忠治室卒、二月、公姉細川越中守綱利夫人卒、（綜貫）

延寶四年丙辰公四十九歲

延寶五年丁巳公五十歲

夏五月、公就國、（行實）中山信正疾病、公臨其家問病、二十八日信正卒、公臨哭設祭、諡曰恭子、又作和歌

哀悼、（正寶辛）九月、公在那珂湊別館、海上俄鳴動、激浪接天、餘波及館門、民屋多損、村島正良上言、逆浪復來、公曰、此尋常之事也、不必復來、從容唱俗諺四海波靜之句、不敢避座、波果不來、又嘗乘船浮海、颶風俄起、幾覆舟、梓子損色、匍匐救之、公神色自若、叩船而歌、其從容閑雅、臨事不動、亦大抵類此、一日近隣失火、靖伯世子帥衆拒之、既而邸第免災、公謂世子曰、汝親拒火、我恐其損人、邸屋雖災、可再造也、以人代器、我則不爲、先君嘗有此言、我不敢忘之、汝亦服膺勿忽之、聞者深感其言、（桃源遺事）冬、改葬靖定夫人、哀文夫人、及公伯父武田信吉、公兄龜麻呂、公姊通子於瑞龍山、（家譜、行實）是歲、以妹夫酒井周防守忠治女、爲玉峯雄擧弟子、住鎌倉英勝寺、（行實）

延寶六年戊午公五十一歲

春正月、定正旦禮式服制、（遺事、實錄）右是月、編纂和文三十卷成、後西院帝賜名、扶桑拾葉集、以準奉勅撰、

二月、參府、十一月、爲世子、娶今出川右大臣藤原公規公女、十二月婚成、（行實、按、西山遺事、公使輕人往後樂園、豫出池水、田、設種秧、上秋蒔苗、至秋熟、收之、木綿實、春爲白繭、婦女悉服、發又設紡車機杼、織布木綿、皆使人人臨觀之、欲其知耕織之艱難也）是月、舜水之孫毓仁至長崎、公使今井弘濟往接之、賜賚甚優渥、（舜水行實）

延寶七年己未公五十二歲

秋八月、世子始就國、（佐野鄕成道本）冬十一月十二日、舜水八十壽辰、公賜數品、前一日親就其第、賀壽、（舜水文集、史館雜錄、）

延寶八年庚申公五十三歲

春三月、繕寫扶桑拾葉集、上表獻仙洞、四月上之於幕府、十一月獻之於禁闕、（行實）又獻一代要記、公卿

補任補闕、於仙洞、赤上蘇府（雜錄、見聞錄）。是歲嚴有公薨、常憲公代立。

天和元年辛酉公五十四歲

春水戶城第二郭罹災（見考證附錄）。二月二十三日、公妹與木俊人長信妻卒（忌日）。秋七月二十八日、歸化

明僧心越始謁公（佐野成達本）。冬十月公就國（雜錄、按御系圖人全作二年十一月、常憲公初命公就國）。是歲後西院帝勅進某公所

賦詩歌若干首（行實）

天和二年壬戌公五十五歲

春二月十日、公弟頼雄別封穴戶一萬石地（別譜）。四月十七日舜水卒、葬瑞龍山（舜水行實）。秋八月公參府（雜錄）

是月朝鮮聘使尹趾完李彥綱朴慶後至江戶、賀常憲公嗣位。三使以同知僉知三人爲使、貢方物、抵

小石川邸、儀爽於廊、公遣臣中村顧言詰問之。一曰、所贈土宜、唯錄品數、不具姓名。二曰、楮尾押一印、

稱三使所贈。三曰、見印文二字、疑是尹公之字乎、古人於交際自稱名、不稱字、以爲通式、竊有所疑、豈

貴國之法乎、願聞之。三使不能答、頭之作簡、寄三使、贈白金三百兩。三使不敢受、議欲復書備禮、使上

判事來謝前過、以再使非例止之。三使就對馬守宗義眞復書、公再寄簡、遂受白金。三使上途、公遣使

於神奈川旅舍、贈詩三首、各樣紙七種、餞其行。三使各次韻謝焉（行實、遺事、按井別記云、木入枝桑、見聞水戶名諸人毎來于長崎亦

必國云、水戶侯不安否、外國人知公名可見也）。十九日公弟櫟佐房時卒（忌日）。十月公就國（行實、按御系圖人全作十一月）。十二月十五日中

山信行疾病、公親臨其家問之。十六日信行卒、公臨哭、賜祭奠、具諡曰簡子（系纂、家記、日）。是月兵部少輔安

倍泰福傳詔、作後水尾帝遺物鳳足硯銘並序、上之（行實、遺事、按雜錄作天和元年秋）

天和三年癸亥公五十六歲

春正月、參議平時成卿傳詔、上立坊立后儀節（按道事作二年二月、今從行實） 二月賜宸翰、嘉獎硯銘、論武被文絶代名士之聖語、公用爲印文（行實、道事、按雜錄作天和二年二月） 三月六日、公子頼常任左近衛權少將（行實） 秋七月十一日、公與群臣議、謚舜水、曰文恭、公親詣墓、薦少牢、作文祭之（舜水行實） 八月參府、路經下總布佐、抵江戸、（御系圖大全）

貞享元年甲子公五十七歲

夏五月七日、爲公伯父信吉君所生秋山夫人、建碑於下總平賀邑本土寺、置田園、資香燈、備饋祀、祭其墓、公嘗謂、伯父始封水戸、無嗣、葬府下心光寺、唯威公薦其冥福、非我奉祀、則神永不食矣、故徙心光寺於那珂郡向山、宏敞規模、更號淨鑑院、及改葬、特選士人歷事信吉君者之子孫、畀其職、守是、又建母氏碑焉（行實） 秋八月二十八日（道事作五日）、堀田正俊及稻葉正休相傷害、時正俊爲大老、權傾一時、諸侯奔走問其傷、門如市、公特率諸公族、問正休、吊慰懇切（道事、廿八日從日記、按日記作少四日、今從道事） 公常閔衰、抑強扶類、此幕府嘗禁殺生、誤殺鳥獸者、罪抵死、公謂諸執政曰、今也生育之仁、及鳥獸矣、則至矣、雖然、人犯罪者死、況鳥獸乎、予近隣有犬來盜我庖廚、予命殺之、卿等能思之、一日登城、會神田神祭祀、執政使公枉路退、公曰、予豈未嘗爲祭事枉路、此日桂昌夫人觀祭祀儀仗、道路警蹕、街衢設埒、公命壯士突馳破埒、衛士狼狽避之、偶有賈人所作埒者、待其開而過、公意謂三家國之藩屏、臨時示威、猶所以張皇幕府也（道事） 冬十二月十三日、構舜水祠堂駒籠、薦用少牢、自作文祭之（文集） 是歲又就安倍泰福献尙齒會詩一卷、五月雨記一卷、於禁闕、敕諭嘉獎之（行實）

貞享二年乙丑公五十八歲

秋九月、朱毓仁來于長崎、奉書謝舜水喪、公復書、（文集）四月公孫吉孚君生、（見聞錄）是歲、銘硯賜山縣元覽、（文集）

貞享三年丙寅公五十九歲

秋八月、僧心越兄將尙卿來于長崎、奉書謝心越濟恩、公復書、（史館往復書案）

貞享四年丁卯公六十歲

夏四月、公就國、（行實、御系圖大全、）秋九月、公至馬頭村、介那須大金重貞者修那須國造碑、先是公聞碑碣無古於那須國造、而頽廢殆滅、歎之、至是命之、（那須國造碑建立記）先是越後中將光長有罪、當遠流、是月二十八日、常憲公遣牧野伊豫守忠英於水戸、就公謀之、（御系圖大全）冬十一月參府、（行實）

元祿元年戊辰公六十一歲

是歲、常憲公謁孔廟、公作頌賀之、三木之次子高之七十初度、公有詩壽之、（文集）

元祿二年己巳公六十二歲

春正月八日、公姉太田主水正資政妻卒、（日記）夏六月公就國、（行實、系纂、）路經下總布佐、舟行宿潮來、抵水戸、（御系圖大全）冬十二月、親書法華壽量品、藏于妙法崎釋迦像胎中、（雜錄）贊涅槃像、（文集）

元祿三年庚午公六十三歲

春正月四日、公妹酒井周防守忠治妻卒、（日記）三月、命養廢癃殘疾貧困單窮及八十以上之民、使無飢餓、公謂民有凍餒、妄用人牧、故預蓄雜穀、歉歲則振濟、雖豐稔、鰥寡孤獨老而無告者、給雜穀賑之、至今一一遵其制、馬病不能養者、給芻豆養之、嘗慮城下府庫罹災、則士民皆困、設倉廩於側近村里、以

害殺、自去年至今歲、罷郡吏檢秋、不使各村里長自檢之、勿煩照圖、黎民安之、家給人足、是歲夏四月六日、創天妃祠於海濱、每夜篝燈、以使海船夜行者、（日記載事）六月參府、冬十月十四日致仕、是日嗣君襲封、十五日任權中納言、十二月歸水戶、臨發江戶、留詩戒嗣君、其略曰、嗚呼汝欽哉、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愼、勿亂五倫、朋友盡禮儀、且莫慮忠純、至水戶、召諸士於城中、親諭告曰、我頃微患腎痛、又不時瀉血、恐或汗穢班列、故就執政披陳衷曲、台命優恕允之、又拜中納言、其在守藩之日已、其分劃閒退之身乎、因辭再四、執政告以台命之重、勢不得已、恩賜優渥、禮數備至、又允以前官居水戶、少將兮於我、善養我志、得與卿等日相親近、以終餘年、甚樂焉、但我守藩三十年、自本儉薄、而財無所出、是以養卿等、不能使無罄乏之憂也、雖然無一人怨望者、深足嘉尙、少將我家嫡胤、襲我以帝與封疆、公命不得辭、而內省忸怩、昔立嗣伯、爲嗣不幸蚤世、今使少將紹襲、平生志願畢矣、卿等竭力宣誠、以事我之心事少將、則夫復何患、匹夫劍戟之勇、則養之卒猶能之、使少將爲少將者、在卿等而已、君舟臣水也、水能浮舟、水能覆舟、卿等勗哉、又諭諸士子弟曰、少將富春秋、汝曹年少、一旦緩急、汝曹皆當思焉、勇而隕首馬前、然臨危致死、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猶能之、非所以望汝曹也、士之所以爲士者、非死之難、處死爲難、不可生而生、不可死而死、皆非道也、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平日講學明五倫、務要篤實謹愨、此汝曹所當孜孜篤志也、僥倖邦家有事、欲謀功利者、思亂樂禍之徒、而治平之盜賊也、可不戒哉、（行實、按西山遺事、公嘗謂侍臣曰、士當以學術爲先、古昔稱名將且具學者、不學由、□非在有有之、凡士之臨大節、辨決利、決死生、非學何所取哉、今世無學之士、不辨皂白、唯以武技自誇、以不避死爲貴、以爲讀書乃書生之事、非士之所當習、不知死士子分內之事、唯以□處之爲難、偏以能死爲上、則盜賊自視死如歸者、亦可謂之士乎、甚庶焉、河死不偶、終何用論、哉、子路好勇、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拜□受教、述居四科之列、今之世、不學而輕死者、□於子路、其□凡字自二字、曰性理、曰經濟、曰詞章、能四書五經、）

立人倫之大本、研究往跡盛衰之迹、明古今之治亂、以其守身、而有文可謂士矣、俗儒以記誦爲學、不能辨治亂成敗、捨武之實、匪文之華、我所不取也、是月、嗣君升任近衛權中將。實行

元祿四年辛未公六十四歲

春正月、訂舊事本紀、古事記、日本書紀、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用本之訛、參考諸書標註異同、藏昌平學舍、毎部自作跋。文集 夏五月、移居於久慈郡太田鄕西山、構茅茨依巖谷、不設墻垣、茅屋衡門、不異齊民郡邑之居、自稱西山隱士、世稱西山中納言、侍臣僅數人、多取老耆不與事者、婢妾纔給洒掃、旋食澣衣、居常晏如也、幕府或賜黃金綺幣、則分給親族侍臣、絕無贏餘、雅好茶會、平是不復舉、因好之使人薦器物之念、四序優游、詩酒放懷、巡行封內、賞賜孝子節婦、獎勵讀書識字者、或至寺祠、正本緣、斥傳會、或教民人以稼穡蠶桑之法、造壽藏于先塋之側、建石親題曰梅里先生墓、作銘書其陰。實行 曰、先生常州水戶產也、其伯疾、其仲夭、先生夙夜陪膝下、戰々兢々、其爲人也、不滯物、不著事、尊神儒而駁神儒、崇佛老而排佛老、常喜賓客、殆市于門、毎有暇讀書、不求必解、歡不歡憂不憂憂、月之夕花之朝、斟酒適意、吟詩放情、聲色飲食、不好其美、第宅器物、不要其奇、有則隨有而樂胥、無則任無而晏如、自蚤有志于編史、然罕書可徵、爰捜爰購、求之得之、微遴以稗官小說、摭實闕疑、正閏皇統、是非人臣、輯成一家之言、元祿庚午之冬、累乞骸骨致仕、初養兄之子爲嗣、遂立之以襲封、先生之宿志、於是乎足矣、既而還鄕、卽日相攸於瑞龍山先塋之側、瘞歷任之衣冠魚帶、載封載碑、自題曰梅里先生墓、先生之靈、永在於此矣、嗚呼骨肉委天命所終之處、水則施魚鼈、山則飽禽獸、何用劉伶之鍤哉、其銘曰、月雖隱瑞龍雲光暫留西山峰、建碑勒銘者誰、源光圀字子龍。文集 時人謂之實錄、秋

九月、創源賴義義家祠堂於旌櫻寺、親書主旁曰遠孫光圀奉祀。（行實）

元祿五年壬申公六十五歲

秋八月、公建碑於攝津湊川楠正成之墓、親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舜水所撰楠公賛於其陰、買旁側之田、授廣嚴寺僧千巖、永資香火。（遺事行實）

元祿六年癸酉公六十六歲

夏四月廿八日、公弟賴元卒。五月十日、公自設奠、作文祭之、其文極悲愴（文集）。久慈郡天神林、有七代天神祠、里民相傳爲菅相祠。是歲公正其訛、修造之、親書扁額曰七代天神宮。冬十一月、本料幣以落之、歲時祭享。十二月、敍從三位拜參議。（行實）公憫僻遠窮民之乏醫藥、往往夭死、是歲命侍醫鈴木宗與集驗方、名救民妙藥集、命梓頒諸民間。初公設藥局於邸第、多畜成藥、介保生堂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藩府諸士更番在江戶者、父母妻子兄弟疾且死、賜暇還家、養視急則有司先遣而後告、以爲永制。（遺事行實）

元祿七年甲戌公六十七歲

春三月、公以常憲公命、至江戶。常憲公雅知公好學、請講大學。公辭不獲、乃講綱領至止於至善、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基者、止於至善之謂也。儀刑文王於平天下乎何有。聽者竦動。（行實）

元祿八年乙亥公六十八歲

春正月、公歸西山。（行實）夏四月十二日、公兄賴重卒。（日記）秋八月、嗣公以吉孚生、爲世子。初吉孚生、公撫育

之鍾愛至篤、及致仕、每近臣赴江戶、諄諄勸勉學業、期以遠大、是歳建舜水碑於瑞龍山、親題碑曰明徴君子朱子墓、命臣安積覺勒碑陰、備禮親祭之、初舜水卒、公祠祭不怠、蒐輯遺文三十巻、自稱門人源光圀輯、刊行公于世（行實）

元祿九年丙子公六十九歳

是歳、命大串元善譯本草綱目所載救荒食法、賜郡吏（京原迪記）

元祿十年丁丑公七十歳

秋七月三日、公妹宇都宮下野守隆綱室卒（雜錄拔日記、作八日卒）冬十月、命儒臣講書於久慈郡馬場村、使小民知所嚮、初公命講書於府城東西及小石川邸、至是人益知爲學（行實）

元祿十一年戊寅公七十一歳

是歳、作文祭梶左兵衞督定良（文集）定良深荷大猷公之恩、大猷公薨、哭臨府、入日光山仕神廟、幾五十年、始終不懈、公感其志問遺不絶、至是卒、故公祭之、又造木主親書其面藏之於日光山（西山遺事）

元祿十二年己卯公七十二歳

元祿十三年庚辰公七十三歳

是歳命安藤爲章就釋契沖訂釋萬葉集、秋七月書成（年山紀聞）是歳公患病、臨時輒嚴（行實）公知其不可起、歌詩寓其意、不欲藥餌、然强從肅公之志、不敢拒之、謂侍臣曰、志在得正、而斃四字耳（草斉向）冬十月疾劇、肅公就省、台命問疾、書使相踵、醫官奥山玄建診治、公雖疾甚、每台使至、必出居府城（府城新西山中日記）迓迎之、見玄建、未嘗不加禮服、雖困憊之極、辭色無異、平日雖斥婦女不得復侍巾櫛、肅公在側、晝夜看

義公行實附年譜　十九

護衣不解帶、公猶召諸儒論史、正誤字、向十二月六日甲子黎明起、服衣盥漱、南面端坐、

晏然薨于西山。十二月葬瑞龍山、謚曰義公、

水府三士小傳

水戸　彰考館員纂輯

〇三士傳

青山延于

一、小宅生順

生順字安之、一字坤德、號廣齋、父重長仕本府、生順承應元年爲儒官、後與編修、食百石。（系纂）

生順幼聰悟、威公度其有成、給俸賜書、俾就野壹學業、日進以博洽稱、文辭富贍、義公器之、日備顧問、賜廩祿二百石、使于長崎、與明人筆語、以此知名。（諸家譜）義公得朱文恭而師事之、順之力也。

初重長晚歲侍威公、公見其年老、謂左右曰、噫渠衰老至此乎、聞渠兒有好學者、信然乎、召野壹侍側、對曰然、志向大異常兒、其後公謂重長曰、汝兒勤學不懈、吾能給資使卒業也。（小宅氏譜）

義公之爲世子、奇愛生順、召侍左右、威公之薨、喪祭之禮、一依儒道、生順與其師野壹受命贊禮。（家譜）而生順記以成書、曰愼終日錄、今見存。

寬文四年、生順年二十七、奉命至崎陽、與明人流寓者陳三官・陸方壺・釋獨立之徒筆語、遂得朱舜水、則非唯其才過人、亦有識見非常人之所能及者也、生順跋西游手錄後曰、予今年承命、西游崎陽、凡交諸客、欲得異聞、往々持筆代舌、所交數十輩、而有學者、獨有朱魯璵而已、於是錄所與問答者、以爲冊子、名曰西游手錄。（錄末附尾參照）

生順少善文章、及見文恭討論商榷、切磋不置、文恭復生順書曰、自負聞見甚侈、足稱大方矣、弟聞見狹

附、未嘗見貴國有此完文也、(舜水文集)其見推獎如此、惜乎中年以疾廢、延寶二年沒、享年三十七、(系譜)

小宅氏存笥稿序 抄出

小宮山昌秀

(文苑遺談)

小宅生順、幼能屬文、義公嘗聘舜水先生於長崎、生順與有力焉、其書牘筆語、載在舜水集中、蓋小宅氏父子兄弟、相踵而興、棣萼聯美、不亦盛哉、予就其家、探得譜牒若干篇、將寫輯錄爲二卷、名曰小宅氏存笥稿、雖其散佚不少、小宅氏之文獻、於是乎徵矣、且譜牒所錄、其祖先美事善行、不一而足、豈可以無傳乎哉、

小宅家譜事略 節略

小宅生順

小宅氏、先下野國人、姓藤原氏、近江朝廷內大臣鎌足子曰史、封淡海文忠公、文忠公子曰房前、房前曾孫曰豐澤、始任下野國大掾、豐澤孫曰秀鄉、朱雀帝承平年中、平將門反、秀鄉從平將軍貞盛誅之、朝廷賞功、任鎮守府將軍、食邑下野國、秀鄉十一世孫曰政光、食采小山地、因爲氏、政光子曰朝政、仕源右大將賴朝有功、賴朝授朝政大掾職、朝政子曰長政、長政支孫有食邑小宅地、爲支輔者、因地爲氏、(中略)祖新藏人徙居山縣、至先考事水戶威公、寬永辛酉年、始賜宅、娶山崎氏、先考有才器、公常試以所不習、措置得宜、且性愨實不欺、口不言人之短、目不窺人之私、公親信日篤、湯藥巾櫛之類、皆命先考掌之、乙丑年、生長子、名曰千助、甲戌年生次子、名曰重治、戊寅年生季子、曰生順、(中略)先考齒過耳順、不能從事、公亦愍其衰老、不授職、一日侍公燕居、鬢毛如雪、進退數失容、公愀然、顧謂左右曰、嗟彼衰老及此哉、聞彼兒有好學者、信然乎、順師野筵墩先生陪、從容進曰、有之、志向異於常兒、前拜筆墨料、慫慂公曰、其兒可嘉焉、便

而謂先考曰、勸學不懈、寡人能資卒業、先考稽首退、歸告二子以君言曰、兒敬銘之心胸、余已老矣、朝不謀夕、無能報君恩、汝等當於年奉公之日長、能爲余盡螻蟻之忠、致銖兩之報、庶幾使余死有所歸、言訖、涙下數行、二子爲濡襟、不幾萬治丁酉歲正月十八日、罹疫謝世、享年六十四、中略 先考性恭謹有忠、自知其止足、而無徼幸之意、雖無文才、心識明敏、言語有理、明曆丙申冬、順賦排律十韻詩、獻今君於儲宮、君自寫和章、賜侍臣傳送、順拜讀、先考怪問曰、何物也、順曰、是儲君賜也、先考艴然作色曰、何人所寫也、順曰、君自寫也、先考勃然怒順曰、汝奴役服接君者乎、不敬之至、罪過不輕、順起朝服謝罪、先考亦起朝服自榜君詩於壁間、稽首再拜、命順讀之、竟拜藏之、中略 順字坤德、通名傳吉、承應壬辰年、年十五、以好學始拜公、命賜俸、今君初在儲闈、愛其好學、召侍、寬文辛丑、公薨、世子以儒禮葬之、順與其師野先生受命贊儀、世子襲封、拜若干祿、乙巳歲、今君客大明國遺老舜水朱先生、爲改作字說曰安之、後娶山中氏、中略 寬文七年夏四月、作家譜事略云、（小宅氏存笥稿）

一、今井弘濟　青山延于

弘濟字將興、號魯齋、稱松庵、又稱宋柏、後改小四郎、碑 父照將仕本府、弘濟其次子也、寬文七年、入館與編修、食二百石、系纂

弘濟幼穎悟、識字屬文、年十四、義公命使從朱文恭學、學術日進、能習西土之音、稟性疎宕、慷慨有奇氣、爲文雄贍、頗善史筆、碑

弘濟年甫十三、作雪賦、以是知名、其後從舜水學、舜水教之課程極嚴、弘濟頗不堪、毎有所教、必順而退、之、富田長洲話 舜水復其兄弘潤書曰、令弟弘濟稚子無知、然亦似有誹誤之者、近知悔過、乃是率德改行之

漸、三四日頗有好光景、若如此不衰、而又加厲焉、則何害之不可瘳也、極喜極美、且言奏成之萬一。又病復發、則必不可救矣、怡怡之中、少加偲切、爲望、（舜水文集）延寶六年、朱毓仁來長崎、義公遣弘濟慰勞賞賜甚厚、（史館舊記・中村筆記）貞享中、毓仁姚江與張斐來崎陽、毓仁與弘濟書曰、覊旅得接王颺、知上公招賢納賢、誠且美舉、故與表兄虞山濟之、訪求博雅、得同里張非文（斐字非文號客星）先生者、同舍親任、遂應求見、懇其東來、悉已載虞山書中、不多贅、然此人難得、祈老叔詳禀上公、專候大駕惠然、則毓仁幸甚、姚虞山與弘濟書曰、向承臺諭、欲延一人、以爲上左右、此誠好賢之盛心也、然其中甚難、大概有學問者、未必曠然有域外之想、而聞聲影附者、又叩其中、恐如枵腹之夫、徒以利動、則有負而委、未必有功、而及以開罪、是以與天生慎之又慎、既久而後、有以報臺命也、唯張非文先生者、與文恭公同里、鄉黨之間、人咸推之、常自號客星山人、周游天下、足迹幾遍、抱不事之志、故弗用于世、前者海禁未弛、已欲遨遊上國、而其人多不家居四處遨之、不得、而今春幸遇于吳興之道、述王之求賢盛典、欣然就行、亦不歸、與妻孥兄弟一別、竟自同來、蓋其人磊磊、有古狂士之風、不可以常調拘者、今已至長崎、專人奉聞、至其學問淵源、一席之談、自能得其淺深、可不贅也、仰祈詳達、臨書不勝翹切之至、先是天生來長崎、弘濟遣書長崎譯者高尼臣山、謂天生、選唐山有才學者、與俱來、至是天生與張斐來、（史館舊記）公遣大串元善與斐筆語、斐有文才節行、（弘[illegible]）公欲延之、然時勢已異、不得聘招、斐悵然而去、公歎惜殊甚、左右語或及之、公必止之云、（中村筆記）

（文苑遺談）

今井小四郎、從幼親炙朱之瑜、後爲水戸府文學、深通唐音、做文敏捷、余少年時、問其弟子曰、四郎讀書、專用唐音耶、答曰、固用唐音、訓讀亦不應意者、此乃學唐人中之傑然者也、

（橘窓茶話）

行藏先生傳

今井魯齋

先生不知何許人、度量廣博、天分高邁、甚有英氣、好讀書、而不拘章句、明武備而不事詭道、亦愛神仙、潜心覃思、其言曰、南去北來、風月無邊、東漂西泊、雲水悶襟、徜徉勝地、惟意所適、察文武而自娛、友善士以相輔、吾何患焉、一日或人慕其爲人、往見之、清談頃刻、不知膝前席、因問之曰、先生懷高材、存英姿、所謂天挺人豪者也、方今國家又安尚矣、是以有志之士、願遇賢主而竭力、欲發表憤而預政者、不可枚擧、而先生獨默默安坐、養神守眞、君子隨時之宜、所素而行、且高樹厭陰、獨木不林、予竊惑焉、是故有言、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以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有位而貴、有財而富、是聖賢之當分也、先生不聞伊尹負鼎之術、寗戚飯牛之事乎、彼豈競利奔行者哉、將有所大爲矣、故能立不朽之功、遺無窮之名、今先生不登王公之門、不揭逸偉之質、韜光隱跡、抗志沉精、何與古人異耶、先生莞爾而笑曰、如子所言、捨萬全之功、忘蹉跌之敗、高百里之行、賤伯夷之風者也、或人曰、胡爲其然也、先生曰、居吾語汝、古昔皇綱云緒、民俗於變、故明哲者不能隱蔽、奸佞者不得倖顯、條乖疏壅、上下相求、和如鹽梅、篤其而天下平、魏魏蕩蕩、民無能名、至于後世、君道一弛、人紘大壞、土崩瓦解、千餘萬年、於是智者騁詐說、勇者播巧、而武夫姦詭遇、文士尙浮作、夫作雖榮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上背道而享、天道貴常、鬼神疾邪、宜乎利端始萌、大道忽敗、饕餮誣民、傷化虐世、是所以志士憤惋、仁人壹鬱也、於是或有石門守晨者、或有穎陽洗耳者、沮溺耦耕、爲逆蹈海、良有以也、昔齊人歸女樂、而孔子去魯、衛靈與夫人同車、雍渠驂乘、而孔子去衛、豈傲主而慢公伯哉、道不可違也、如有待之以禮、用之以義者、雖聖者可致也、予雖材朽行穢、然竊喜捨生取義之言、故不欲與壬人[illegible]夫競祿利、取世資也、守志操節、以隨運命、有褚之衣、不凍則已、粢藿之食、充

癡則已、夫復何求、然吾聞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予嘗三復、予非索隱行怪者、而予以爲癡居川觀蟬蛻鴻飛之徒耶、吾所以樂林草愛風物者性也、且寓意而已、苟有知己者則吾爲之執鞭耳、傳曰、有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蓋謂心服之而已、不然則予寧偃蹇不爲自衒之醜、行道在其中矣、予獨不聞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乎、予獨不聞同氣相求同情相成乎、故傅說役夫、發夢紫閣、呂望漁父、動兆元龜、及其遭遇、以石投水、非兼善天下者乎、屈子自汨、梁鴻遠遊、僞無知己也、非獨善其身者乎、予盛驚下深感古人、不求不畢、不羈不敬、則是已矣、且君子推微知著、履霜知氷、吾且隨天質之自然、弗由枉徑之險巇、居順而俟天命、懷義而待知己、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窮達有命、而人力不能、予笑吾沈滯而不進、吾憫予之夸毗而忍垢也、或人讃爾曰、信哉、易曰、豈其屋蔀其家、予之謂也、語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先生之謂也、使先生師友于明君、則緝熙之化、可翹足待也、予請稱先生曰行藏先生、再拜而退、以其言爲傳云、或人者予之源子也

此編蓋寓言自傳也、以其志致有可觀者、錄于此

三、安積覺

澹泊安積先生傳

板倉勝明

先生諱覺、字子先、其先陸奧人、號澹泊齋、蓋取諸葛武侯非澹泊無以明志之語也、又有老圃老牛居士之號、祖父正信、岩瀨郡飯土用邑人、姓藤原、實爲本郡二階堂氏之族、正信父某、屬二階堂盛義、築邑以居、始以飯土用爲氏、天正己丑、伊達氏攻取岩瀨郡某所守須賀川城亦陷、舉族四散、不知所終、正信自幼逃難、冒外氏、爲安積氏、及長與兄重政、俱仕小笠原秀政、元和之役有戰功、事詳史載、後致仕還須賀

川邸居數年、客于蒲生忠郷、有故又去、遂應水戶侯召、賜祿四百石、其子貞吉嗣焉、稱澹香、以其非部之本名也、命更安積、是先生父也、先生年十歲、貞吉疾病、而舜水朱之瑜、適以是年來水戶、貞吉翻然喜曰、此千載一時也、請以先生備弟子之列、徑至江戶、明年歸省、而貞吉終不起矣、閱一歲舜水復來江戶、携先生還、當時同業者今井弘濟、五十川剛伯、服部其衷、與先生共四人、而獨於先生、晨夕課讀、又命作一簿錄其功程、居三年患痘還鄉、先生爲人和厚、博覽能文、尤長史學、初義公蒐羅四方之英俊、將以成皇朝之史、史館得人、於是尤爲盛、及公薨一時名彦、相尋凋喪、而先生屹然獨存、爲天下所瞻仰、享保中官屢促獻史、時論贊未成、乃命先生撰之、先生嘗與新井白石、室鳩巢、往復互相切磋、先生虛心容物、能服人善、然遇事一斷以義、凜然不可犯、以是二子稱爲益友、及撰論贊屢示鳩巢、鳩巢曰、安倍仲麻呂以羇旅之臣、與唐諸名家交游、名譽播于天下、而論中無一語褒稱何也、先生曰、仲麻呂受異朝之官爵、大義有虧、世人服其才、而不知其罪、甚無謂也、鳩巢深愧服、史成進呈、有德公使有馬某褒賞之、上侯大喜賜物、有差、先生亦以鳩巢之功上達、侯乃使賜物謝其勞、人益歎其不伐功、先生嘗夢得野水月縱橫句、義公分爲韻、與近臣同賦詩、公採得川字、有仰見文苑一輪月句、蓋屬望先生也、又奉命撰烈祖成績二十卷、時年七十有二、先生晚誡其子孫曰、舜水先生自書綠山一卷、及小李將軍畫軸、義公自銘朱舜水遺物也六字、押印及紫檀箱、並是朱先生沒後、義公所賜者、皆藏而寶護之、凡吾子孫當敬之如神明、其或淪落喪失者、非吾子孫、昔李文饒作平泉莊記云、壞平泉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予素敬文饒之文章事業、然至此語則不服、夫以堂々李唐之大臣、出將入相、民所瞻依、而顧戀戀于一樹一石、曾不能及龐德公之以安遺子孫、某所以寶畜此物戒飭子孫、則與此異也、元文二年丁巳、以病終于家、年七十七歲、著

有澹泊齋文集八卷、湖亭渉筆四卷、皆行于世、

論曰、日本紀以下正史、案冗無雜、微意往々鬱而不明、及常史一出、闡幽微顯、於古有光、雖然微先生則卒業亦難矣哉、義公詩所謂一輪月、其意雖專屬先生而又可以並務史之照耀萬世矣、嗚呼偉哉、

故澹泊齋安積先生行實

德田庸

先生諱覺、字子先、姓阿部、安積氏、號老圃、又澹泊齋、乳名彥六、後稱覺兵衛、其先奧州人、二階堂氏族也、曾祖藤内、屬二階堂盛義、築土用邑、居之以邑氏焉、娶安積郡宰姓安積氏女、生三子、大父正信其季也、天正末、藤内守須賀川城、與伊達政宗戰不利、舉族離散、正信時在襁褓、及長冒外姓、稱安積覺兵衛、事于小笠原秀政、元和元年、大阪之役、秀政陣于天王寺、屬正信於其子忠眞、時忠眞結戰失馬、重創甚危、正信輙挺身衝突、刺一將校於萬衆之中、取其馬扶上忠眞而還、國語謂試而有功者曰覺者、故以國音於保遂呼其稱以寵勇、於是安積覺兵衛之稱、顯於四方、其事之詳、難波戰記等書載焉、寬永中、我威公召給四百石、以其姓稱最著、子孫不復本姓、考貞吉、資性好學、頗嫻詩、號希齋、嬰疾從仕、後罹疾而辭、乃給月俸治病、先生以明曆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于水府、妣岡崎氏、希齋君戒先生讀書、時義公招明遺臣朱之瑜爲師、寬文五年、朱先生偶至水府、希齋君乃詣公、以先生爲之門人、從至江邸、時年僅十歲、（或作十二歲）朱先生誘掖提誨、嚴立課程、逐日登記、目其簿曰逐日功課自實簿、朱先生題言勉勵之、先生遂善通華音、朱先生嘗謂、吾東渡授句讀者多、皆不可、獨彥六善誦焉、九年、病痘歸水府、明年給二百石、爲大番組、公嘗與左右稱正信之勇、至是擢先生者、追思正信也、延寶三年、轉小納戶役、先是公置彰考館、修大日本史、天和三年使先生與編修、先生於是銳意史學、用力周悉、才思益進、以博洽聞、元祿五年、

加給百石、并前三百石、明年、兼史館總裁、首議定修史例、其別立紀傳、縱橫貫穿、中具規畫、條屬脈、其精允、推以為宗、乃又督勵書生、薦達有才、臨之嚴肅、示以準程、能者以進、惰者以勸、公特器重之、待遇殊渥、常親近左右、談論經史、鑽礪道義、唯稱先生、為博學、嚮朱先生所藏弃、小李將軍畫軸、異域唯有二幅云、朱先生愛惜之、流離之間、未嘗離身、及先生歿、公賜之先生、又有紫檀筆筒、公自書舜水朱先生遺物也七字、賜焉、公嘗謂先生曰、汝祖覺兵衛之稱、著于世、然而今汝之稱、易覺以角、音雖相通、義不同、意者汝思辱乃祖之名、而避之乎、汝器度不辱朱祖者也、宜復用覺字、先生遂以覺兵衛行、十四年、乃公敘功勞、進列小姓頭、義公嘗建朱先生祠於駒籠莊、後罹火而不復修、先生傷其廢、請賜建祠之地、肅公乃命建祠於水城西、又請而置主祭、歲時薦享、祠之不廢、實賴先生之忠懇、正德四年、免總裁、所以慰其劇務而加秩也、享保元年、公年六十、以先生同甲、特命獻壽杖、先生銘而上、公亦賜物、賀先生之生日、四年、大日本史就緒、而論贊未成、於是命先生、因義公之意、纂之、五年、功竣、乃獻成史於幕府、史之成也、前後預之者數十百人、而獨先生之力居多、六年、嘉義公以來之功、懇命慰勞、擢為新番頭、八年、成公命校訂常山文集、且撰行實、十三年、編次神祖事蹟、先生時年七十有二、筋力耳目、未覺衰老、五年而成、一部二十卷、公嘉賜之名、曰烈祖成績、書成而上、公既嘉、副諸羽林公、告之廟、賜物賞之、十八年致仕、自稱老牛居士、先是、以子貞行為進物番、至是賜全祿、為書院番、兼使役、尋給先生月俸、為養老之資、皆所以嘉前後之功而優勞之也、其餘賞賜相繼、每加殊禮焉、先生既致仕、而特命預編修如故、館有事、一一諮訪而行、其所關係者重矣、往年修志未就、有烈祖成績之撰、至是復修志、又有大日本史上梓之命、令先生與兩僚俱訂正、至元文二年十一月功竣、無幾臥病不起、終于水戶梅戶之宅、實冬十二月十日、而春秋八十有

二、四方聞訃、識與不識、咸共哀惜、以爲失邦家之寶、葬于城西北　里常磐原、先生前娶酒井氏、生男滿、有、故爲嗣、號尚泉、先卒、女適中澤忠敦、其餘三男一女、皆夭、後娶鵜殿氏、生一男、卽直行也、先生端亮方直、愼密自守、容人之非、而不出惡聲、諄諄善誘、而獎成後進、功用茂者、而不施勞、居繁處劇、而不知倦、干死注意讀書、蚤夜以專、其學自經史百家、以至皇朝諸史野錄叢說、所不窮覽、一經異同、則參校折衷、乃標之、其書以便修史、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最精詳、聞者解頤、作文章議論正平、旁引確據、不苟藻精文字、以悅人、紀事也、贍列無遺、以稱實爲用、所著有湖亭涉筆三卷、澹泊齋文稿若干卷、至晩年聲譽益振、四方仰之、如山斗、洛下法藏寺僧百拙、嘗侍靈元帝、袖先生文、供覽、帝大稱嘆之、凡通書請益者、不可枚舉、雖於大自負者、亦服其德量學術之宏、自屈而不抗、卑辭而欽仰、推以稱海內無比、初先生近侍義公之日、夢得野水月縱横句、公分之爲韻、與近臣賦詩、公得月字、有雲收月明衆星稀仰見文苑　輪月句、乃祝先生前程也、公旣卽世、一時英才凋謝、而先生巋然獨存、爲世所瞻仰、實如公之言、一時人望之所歸、如斯之厚矣、然而先生不欲苟以學術標門戶、謙虛下人、未嘗見其言色、有他邦通書者、先生遽然曰、彼何故知我乎、稱貸過實、我何敢當、乃答書欵曲、亦從論問、雖入門受學者、不視以爲弟子、其心謂不足爲人師、每構文賦詩、必下之書生曰、請點竄、若有所駁者、則不以已之見陵人、立改定辭句、毫無難色、人或疑矯情而如此、久而服其資性自然、故學與不學、交口稱之、其與朋友交、不遺故舊、寒暄問遺、切切致誠、賓客宴會、以禮接之、雖親友、亦不敢押褻、時或携子弟友侶、觴詠於山水間、以盡一時之歡、居常有會心、則援筆賦詩、與書生互相倡酬、而朗吟諷詠、每以樂焉、家臨仙湖、構亭曰碧於好、種花卉、最愛菊品、最爲七覽、請詩於四方、一時名公巨士、洎異域人、寄題者甚多矣、蓋先生之修學、意在不墜先人之教戒、

而最長史學者、欲終義公修史之志願也、然亦以家世武職兵家之略、極蘊奧、兼講習武伎、雖老而愈
安、蓋忠之志、毅然不有息、身歷事四君、殊蒙眷遇、以扇揚家風焉、

附錄

西遊手錄

小宅生順記

西遊手録

與朱魯璵筆談

小宅順生

宅曰、小生在東武、仰盛名久矣、不意今接清容、先生是朱之瑜哉、

朱曰、僕避中國之難、去冬棲息貴邦、本無實學、何有虛名、明承光顧、若慚極矣、

宅曰、莫痛退托、先生文章、已達東武、如小生者、拜誦有日、況聞人人所傳、先生不失節於北方、巍巍乎豈不景仰、小生東海道常陸州水戶府後生、姓宅名順者也、願欲復惠以有所質問、賜許免否、

朱曰、虜變以來、廿年荒廢、台臺詩書禮樂之府、何足以當淸問、

宅曰、貴諭何敢得當之、恐恐懼懼、他日雖無先容、欲操几杖、如何如何、

朱曰、何敢當此鄭重之辭、

宅曰、始拜尊嚴、千歲一遇、日及黃昏、懇告別、他日濃久左衛門、事事欲有所受、必請莫退辭、

宅曰、辱光臨、深感深感、遠來泥澤、不勝謝荷荷、

朱曰、昨日即應答拜、因泥濘遲遲、罪甚罪甚、

宅曰、順在東武、志學有年、雖然、未逢中國大方人、故所學者、皆俚俗文字而已、昨日明獻魚詰、未知能似爲文字否、伏乞嚴誨、

朱曰、前日初識台顏、華氣甚爲遐畏、未有貴國習套、但未見平日作作、不敢輕議耳、

宅曰、習套之語、不能通、何之謂也、乞丁寧而已、

朱曰、習者習俗、套者套頭、不能自出手眼、倚傍他人作話而已、

宅曰、本邦近代儒風日盛、敎師門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難以義興之、而廣狹長短、不使人髣髴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願賜敎示、

朱曰、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幀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蔑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敎不足、質爲萬代之可惜、秉鈞當軸者、豈不爲此慮、至若分爲學修身爲義、僕更爲不解、近代儒風日盛、而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章冠代者幾何人、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以蠡抱海、惟祈明敎之、至若深衣之製、亦秖學樂之粗跡耳、玉藻文深義遠、誠爲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深衣必冠緇布、上付幅巾、腰束大帶、緊帶有縱垂、與裳齊、履順裳色、絇繶純綦、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宅曰、前日忝光駕、昨日欲入謝、暫從嚴諭、逗留及今日、

朱曰、奉拜遲遲、何勞復謝、益增罪戾矣、

宅曰、向所諭媽祖、關帝、願未知之、抑何神哉、

朱曰、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往來、是其職司、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以正直公忠爲神、尤顯於明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三神非如異敎之流也、

宅曰、承敎、關帝知是爲蜀漢名將關羽也、昭帝號有何時乎、箇中有諸葛孔明、皆號不在武侯者如何、

朱曰、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錄武安王晉爵崇降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主即謚爲忠武侯、至今未改、

宅曰、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嗚、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嗚、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

朱曰、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愼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人、

宅曰、信然也、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章明之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順之管見、雖不知所議、而竊聞之先輩、如韓文清・薛中齊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脚貓、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左氏・盤相頡頏、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鍾伯敬者、不過醉古人糟粕、今依先生欲質聞之、果如何、

朱曰、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已刊行、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韓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爲國家砥柱、所謂疾風勁草、板蕩忠臣也、無媿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業、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爲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溪雖其高弟門人、何足復道、袁了凡恬靜淸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稱爲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賦擅聲、未見可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弇州、猶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

宅曰、當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話勝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辯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困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朱曰、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即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爲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土俗否、台下深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只爲學[illegible]其、

合而爲一、則禁傳朱註胡傳、傳足追踪古聖前賢、若必欲求言、則禹稷契皐陶伯益所言何書也、

宅曰、敬齋序及銘賜一閲、是先生文章乎、

朱曰、前日東武命長崎鎭巡黑川公、索僕敬齋箴、不要舊箴、必要拙作、此是前月廿二日所搨、有媿大方、

宅曰、不圖是地而得見此三代文章、珍珍、請得恩借、以圭復之、如何如何、順在東武所漫筆文字一冊、有旅裝中、願得先生大運斤、則華袞之賜也、

朱曰、拙作不襲古、不雕琢粗陳大意而已、何足當此隆譽、往製仰慕匪殷、若蒙見教、使一讀之、是啓心目、方知貴國有大才也、幸幸、

宅曰、頃日辱煩問章、荷甚、欲侍燕居日夜切切、未知曾翁之暇時、故不敢而已、今日應嚴旨、得趨樞幸幸、前日所寄敬齋文章、謄錄已畢、謹還納焉、嗚呼如此盛德文字、得拜誦之、小生喜心不可勝數、

朱曰、拙作質而無文、昨書直而多戇、或取其意、勿罪其言、則可、倘尋章摘句、爲戾多矣、乃復煩謄錄、恐辱大方、

宅曰、偶得造儒宗之門、可謂一代之面目也、唯恨言語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本曾翁於東武、欲日夜得親炙、渴望渴望、

朱曰、幼年稍嘗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甚羞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相通、前喻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敢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即往恐無益也、

宅曰、退托處爲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或遊説、間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如曾翁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爲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

朱曰、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中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眞能爲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在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位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爲退托、得罪於孔子多多矣、況僕之視貴國同爲一體、本非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

宅曰、明教恐矣、聖教隆替、誠在時君與時相、方今東武、我學日行、國之牧伯、邑之宰十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爲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深入骨髓、而得博雅君子相與明我道之眞、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以小異、況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廢、彼一方之流、雖僥存、而士大夫賤、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吉利支丹之嫌、故其迹假修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

朱曰、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關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吾道之切、如布帛菽粟、衣之卽不寒、食之卽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云有悟者、亦是大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眞實、可惜無限聰明人、俱被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正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卽有其功、只在君能主之於上、宰相能嚴之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南蠻如此之難也、

宅曰、韓翁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

朱曰、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無論四

民卽倡優隸卒、亦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服者、猶足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攜來、亦力不能製、

宅曰、承頒淸遊、況又賜淸饌乎、負荷有餘、謝謝、

朱曰、逆旅無佳品、寒儒無兼味、聊以遠方之褻物、充腹裏之資而已、幸勿罪簡褻、

朱曰、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心亦不宣、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則是方言調侃、詎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皆美、而無文以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哉、後來之道、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末亦不爲貴、此昔相士君子之愛也、亦昔相士君子之恥也、高明以爲然否、

宅曰、文之爲用、不可勝計、貴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貴國大異、故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迢逸者良希、雖然、朝有官文字、皆移學貴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錄、新國史、舊事記、古事記等、皆是我邦典籍也、方今東武亦有日次記錄、傳來世而已、昔相士君子輩、大概祖先出武際中、累高位、子孫世官世祿、無暇習文字、故多不滿人意、亦無如之何、

朱曰、中國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以制義取士、士子祇以功名爲心、不爲實學、故高貴之文、舉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文也、然代不乏人耳、昔云、昔相起於武、戚漢高帝之起於卒伍、而今日聖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以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爲最、僕之爲此言、謂貴國今處極盛之時、若日猶乎其獨少此僻、

宅曰、我邦文人世不少、儒者亦不少、懷風藻、文華秀麗、祕府略、凌雲集、本朝文粹、續文粹、經國集、菅家文

藻等書、可略見耳、及近日有惺齋文集而已、

朱曰、僕處海濱、未得讀貴國之文、所見者本朝文粹而已、

宅曰、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三善清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箇載在此書、

朱曰大槩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僕以台臺眞懇、故亦抒誠言之、倘務爲虛美之詞、不如此唐突矣、僕素以西蜀秦宓、晉朝桓溫才辨事爲非、豈肯身自爲之乎、直視貴國爲一體、故披瀝心腑、無少忌諱、非以氣槩爲事也、

宅曰、頃亦知脩翁不務外、是故所復、無不忠信、何及忌諱、時及晚景、懇告別、

宅曰、未知脩翁雅號及表字、

朱曰、賤字魯璵、初來貴國、船主寫冊、誤書楚璵、因誤而不爲釐定、號則未嘗稱也、

宅曰、沒來由國、在暹邏國西、所謂身毒國歟、

朱曰、交趾人謂白頭何回之類、謂之沒來繇、未知其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是身毒之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所爲也、

宅曰、阿蘭陀國通中國否、

朱曰、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係海道、不係中國、

宅曰、貴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國、和蘭應在西南方、

朱曰、和蘭三國、古之六詔也、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踰物龜茲烏孫、係陸路、孔廣漠闊、與此有別也、

宅曰、前約額字、仰待而已、
朱曰、少閑當書奉、
宅曰、煙在本草爲何草、
朱曰、不知也、近方有此、古來未有、
宅曰、栢我邦今作桶皆屋者歟、
朱曰、栢中國樹於墳墓旁、觀其材堅、而美、可爲器具及爲棺、天子黄腸卽此也、所謂東園秘器、
朱曰、坐久當告別、
宅曰、今日中秋、實一年明月、雅人墨客、愛賞不辨夏夷、我邦古來愛九月十三夜月、如中秋、未知貴國亦有之否、
朱曰、中國惟中秋、無九月十三事、菊月惟重九登高、十三之月則不賞、僕自知友以中秋被傳極刑、此个遂無賞月之樂矣、
宅曰、王翊死節一事、始得承諭、板蕩知忠臣、蓋此人謂也、唐張巡宋文天祥而已、尊嚴以知已之故出賞月、吁嗟切切偲偲、在尊嚴始得見焉、感感感、
朱曰、張睢陽其儔也、文烝相依個濡忍作事乖張、不足以方之、
朱曰、張世傑好漢子、
宅曰、陸秀夫亦然也、
朱曰、亦可未如張也、

宅曰、謝枋得亦此類、

朱曰、是也、

朱曰、張世傑之弟張弘範、爲虜大將、戰必勝、攻必取、日夕遣間諜遊說、而張世傑一威不回、眞人傑也、

宅曰、兄弟同胞、志氣如此相楚越、希有希有、皇明執事人、如王作霖、則何使虜塵氛於燕京哉、可惜可惜、

朱曰、先帝求治太速、而未得其要領、臣下畏威、習爲欺飾、若有如王公者十數人、使虜隻輪不返、何敢陵轢兩京、蹂躪中華、至此極哉、

宅曰、然也、承諭兩京、所謂長安洛陽否、

朱曰、長安洛陽、漢之東西京也、明朝之兩京、爲右北平與金陵耳、

宅曰、右北平屬燕否、

朱曰、然也、

宅曰、金陵屬蜀否、

朱曰、金陵者古楚地、今爲吳、

宅曰、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

朱曰、右北平之外、即爲蘇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里、故有黃塵太過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里
其出喜峯口、墻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金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

宅曰、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臺灣、東京、安南、皆交趾之稱否、交趾古丘溪國否、

朱曰、交趾先爲布政司、以其數反覆、宣宗皇帝棄之、貢道繇廣西南寧、幾及萬里、至東京安南即交趾

也、臺灣爲海中一島、近福州左溪鄰、則湖廣沅辰之兩鄰也、非交趾、

宅曰、越裳氏貢雉、其國今存否、自頭回回、紅毛和蘭、其種類否、

朱曰、越裳氏重九譯行三年、則非今之回回諸國矣、其種類遠不可攷、今中國未有聖人、亦未有來貢者、

宅曰、古來貴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近世人寇貴國皆筑紫九州之人、乘亂逃逸鈔掠沿海、遂視爲盜賊、是不可不辨也、

朱曰、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邊吏之罪、天子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中心抱氣、竟無客氣爲梗於中、倘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顚末、若先朝諸墳滿寄、則貴國之污名、永永不白、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人寇之時、淫亂慘毒備至、加之惡名、不亦宜乎、

宅曰、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本向何方、人人曰、交趾在日本西南、其間有幾島有幾山否、

朱曰、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島幾山、僕見之尚不能識、況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宅曰、日漸昃、懇告別、

宅曰、今日欲奉清容、暫出戶門、不意倏忽荷臨訪、多謝多謝、

朱曰、久違台教、以賤痾不得時相過從、又承令親小石公乘顧、今日答拜、遲慢爲罪、

宅曰、前日所約額字、容易煩下台筆、謹拜領、小子以謂衰老不堪運動、是以不敢強而耳、

朱曰、鄙意似尚未衰老、只是字拙耳、

宅曰、小生在東武、製一小文、欲備電矚、而以繁冗故不敢耳、婞不煩煩勞、則今欲呈日下、如何如何、不拘運斤、則多幸也、

朱曰、久願請敎、未蒙見示、若得捧誦、爲榮多矣、何敢言運斤也、

朱曰、請興國學書、道理極好、從古以來之體、書自書、表自表、跋自跋、不能混也、若表須有冒、至於書跋則直入、貴國之學、大都自己意會、故規模稱謂體裁多不合耳、即文辭極佳、尚恐有戾也、

宅曰、此書宜爲跋否、表跋有所不敢、故從書耳、

朱曰、書亦不妨、只是要簡、大蘇亦有上神宗皇帝書、

宅曰、蕪陋文字辱一覽、謝謝、未知似爲文理否、願無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望足矣、

朱曰、僕好直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患無學、要在清理氣脈、若使氣脈未清、未爲爲文之絕義也、幸勿爲罪、

宅曰、氣脈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

朱曰、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脈則無有不清者、

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以塡入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宅曰、文章氣脈、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文字、大概氣脈相同、或過不清、就中韓柳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爲然、唯近明家諸公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聱牙、我邦文章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尊翁意謂如何、

朱曰、聱牙者、此借艱深以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偷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脈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宅曰、卑劣文字、何敢從命奉借之、但得賜點竄、則素望足矣、敢不奉命、
朱曰、點竄則不敢、只是讀畢送還、
宅曰、點竄誠所願也、不然則何以得奉大方、
朱曰、僕至貴國、今二十年矣、並未見貴國之大、稱怪如此大國、人物之秀美、地里之廣饒、物產之豐盈、山
川之靈毓、如何不產文人、及詢之本地之老唐、又曾至東武之人、皆云無有、即見一二故文、甚不滿意、
前有路曉文義者至東武而歸、亦云無人、僕應之曰、如此之大、豈得竟無一人、特未之見耳、終不信其
言、前得兩書、頗不愜意、昨在曾寓讀佳製、亦未見其妙、纔見兩篇耳、歸來又復以別事應酬、漏下二鼓
而客散、燃燈讀佳作、終卷、喜而不寐、方知貴國有人、而人文之興也必矣、且意在於曾釋氏乎、何等光
大、讀致林弘文學士書、又知貴國主之志之學、益爲之喜、晤來兩月有餘矣、何不以早示、而珍藏至今、
方以付閱、何客敎如此、驚喜之深、不能無憾矣、
宅曰、僕久願先生之運斤、今幸賜指南、多謝多謝、然猶有褒無貶、大非僕之意、景仰先生爲久、何以初會
爲辭退、憾憾、
朱曰、初會未知台臺之深、若使任情批駁、恐非相與之誼、然其中語意非有褒無貶者、惟台臺加意勉旃、
自可以造大成、僕至貴國以來、惟見台臺及敝門人安東省菴文氣渾厚、不及台臺英發也、千萬勉旃、
僕竊有厚望焉、
宅曰、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爲人、而聞人人說天性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可易言、僕何敢望
省菴、拙作擬與國學、昔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敎之師、想在其

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

朱曰、省菴之爲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命、未敢見黒川公、是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能虚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過之、何遂不可及、與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上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

宅曰、誠如示教、

朱曰、祭王侍郎章有八首、因東西流移、亡去其五、今存者三章耳、已寫畢、願乞繳還、

宅曰、謄寫未畢、今日謄寫畢、明日速奉之、

朱曰、拙作述意而已、不足流傳、何煩謄錄、

宅曰、何必然、

朱曰、貴國讀書、甚非其道、不獨作詩歌者、不可言讀書、卽治道學者、亦不可言讀書、但使此言一出、怒者多矣、

宅曰、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雖事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之言、

朱曰、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爲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絶矣、豈小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爲堯爲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國也、

此爲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
也、

宅曰、古人不欲封萬戶侯、而欲一識韓荊州者何也、且聞其所未聞、且見其所未見也、顧非敢以古人自處者、然亦聞古人之道、喜之有日、先生以古人之道教我、則爲幸、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昌言、以沒身誦之、幸勿辭焉、

朱曰、相晤兩月、中間間濶日多、今當遠行、可勝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存之言可念也、應任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也、文章雖一句兩句以至長江大河、皆當從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淺泊、及自杜撰字語塡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貂之譏矣、

宅曰、辱荷大教、雖有佳茗之賜、而不過之、豈敢不銘肝、顧有小齋、命曰虛齋、願勞尊翁以其銘如何、

朱曰、誠願奉命、但日下數日事煩心冗、且鄙意見於昨柬、台臺尙未之深察、俟台駕行後數月間、寄至東武、則可、台臺使事有職、

宅曰、何妨使事、

朱曰、不然不然、此禮也、

宅曰、然則東歸以後拜高銘耳、荷荷、

朱曰、謹領台諭、

予今年承君命西遊紫陽長崎棲遅三月公務之暇汎交諸客以欲得異聞往々措筆代譯所交雖及數十輩而有學者獨有朱舜與而已於是采録與朱舜與應酬者以爲冊子名曰西遊手録雖不足慰眼下而備他日之證云

寛文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宅順坤德父書之

大正三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大正三年六月廿五日發行

著作者　彰考館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合資會社吉川弘文館代表者
發行者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二丁目十三番地
印刷者　新井山藏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二四四番
吉川弘文館

佚名 撰

義公行實

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仙臺早川活版所鉛排本

據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
仙臺早川活版所鉛排本影印

義公行實

水戸義公。威公第三子也。母靖定夫人谷氏。以二寛永五年戊辰。六月十日庚子一。生三於水灌三木之次家一。名光圀。字子龍。小名千代松。初字德亮。又曰二觀之一。後改二今字一。號二日新齋一。又號二常山人一。或稱二率然子一。慕二吳太伯一號二梅里一。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其在二之次宅一。綿衣糲食。二婢一奴。奉養儉薄。非二諸子之比一。甫四歲。與二群兒一嬉戲。眞弓山等覺院僧某。雅善相レ人。會過二之次門一。見レ公曰。此兒非常。何不レ使三之居二城中一。而在二於斯一耶。威公胤息已多。然未レ置レ後。十年癸酉。大猷公命擇二諸子一。五月。老臣備前守中山信吉來二水戸一。謁二諸公子一試レ之。群公子皆修飾出見。公時年六歲。見二信吉一呼以レ翁直把二盤上打鰒一賜レ之。信吉大悅而拜受。抱レ公曰。眞吾郎君也。廼歸而告二大猷公一。迎至二江戸一。十一月。立爲二世子一。十一年甲戌。五月。從二祖母英勝院一。始謁二大猷公一。公手賜二玩物小佳一。中有二文昌星銅像一。及レ長好レ學。博覽二群書一善屬レ文。人以爲二其兆一也。後建二八卦堂於後樂園一。安二銅像于其中一。嘗從二威公於櫻馬場一觀レ斬レ囚。其夜威公試レ公曰。能提二晝間所レ斬囚首一來乎。櫻馬場

在藩邸西南。樹林蒙密。闇夜難辨路。衆皆爲慮之。公獨往刑所。摸索尸體獲首。年僅七歲。力不勝重。捉髮挈來。無復難色。十三年丙子。七月六日。加元服。叙從五位上。累歷從四位下。左衞門督。年十二。善騎善泅。威公試之淺草川。公絶流游泳。威公壯之。以宗近短刀賜之。十七年庚辰。三月二十九日。除右近衞權中將。五月。始詣日光山。七月十一日。進叙從三位。公仲兄龜丸夭。超伯兄賴重爲嗣。居常不安於心。年十八。適讀伯夷傳有感。遂欲傳茅土於賴重之子。不露其迹。而藏於中心有素矣。承應三年甲午。四月十四日以威公命娶前關白左大臣信尋公女。明歷三年丁酉。始撰大日本史。及襲封。置彰考館。招致才俊。編修檢討。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本紀。繋正朔於南朝。及三神器入京師。始歸統於後小松帝。皆公之卓見也。萬治元年戊戌。閏十二月二十三日。夫人藤原氏薨。謚曰哀文。二年己亥。六月。以嚴有公命始抵水戸。明年六月。參府。寛文元年辛丑。七月。威公疾病。請省覲。十六日。臺命許之即日上途。晝夜兼行。翌日至水戸。是月二十九日。威公薨。公不食三日。哀毀殊甚。八月四日。葬瑞龍山。奉謚曰威公。葬儀一遵禮制。士人蒙威公譴責。杜門屏居者。皆被

沸宥一。得下列二路側一拜中靈櫬上威公近臣。有下欲二自殺殉一レ死者數人上。公親往二其家一。教諭懇惻以止レ之。時四方侯伯。至二殉死以レ多相誇一。於レ是幕府嚴設二禁令一。以革二其弊一。實公爲二之首倡一也。九月。參府。十九日。 台使傳レ命襲レ封食二常陸五郡二十八萬石一。時年三十一。前一日。公集二母兄賴重。及諸弟於威公神位前一。謂二賴重一曰。意者明日台使。使二我紹一レ封我以レ弟爲二世子一。負レ心舊矣。然以二威公在一レ世晦レ迹去レ位。則衆將三以爲二父子不一レ睦。所三以隱忍至レ今。願兄以二松千代一賜レ我。我以爲レ嗣不レ然台使至レ邸。不二敢奉一レ命。直遁レ世矣。賴重固執不レ可。弟賴元賴隆勸二賴重一曰。兄宜二允諾一。事將レ不レ測。賴重不レ得レ已許之。公大喜。松千代。即綱方小名也。九月。請下割封内墾田一爲中賴元賴隆食邑上。 台命聽レ之。各頒二萬石一。建二威公廟於府城一。祭祀以レ禮。公在二江戸一。則使二公族或大夫攝一レ之。以爲永制。十一月十四日。所生谷氏薨。祔二葬威公墓一。奉レ諡曰二靖定夫人一。公有二至性一。歲中失二怙恃一。荼毒辛楚。哀戚備至。自レ是至二追遠忌辰一。盛設二法會一。以薦二冥福一。從二先志一也。二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拜二參議一。右近衞中將如レ故。三年癸卯。四月。從二嚴有公一。謁二日光山東照宮一。七月。始就レ藩。九月十五日。定二家士二十七人之職掌一。威公薨後。至レ是三年。公嘗曰三年無レ

改於父之道。不唯孝子不能忍。至三年之久。賢否得失。察之既熟。擧錯黜陟。可以無大過。大抵老成更事。後輩欲輕動搖之。其爲害甚矣。十一月。參府。十二月。台命許立綱方爲世子。叙從四位下。拜左近衛權少將。公之素志。至是遂矣。綱方弟綱條。時稱釆女。亦請賴重。取而子養之。公未成婚。侍女生一子。公不以爲子。賴重私養之。公不之知。及長稱右京。名賴常。四年甲辰。二月。台命使賴重養賴常爲子。五年乙巳。七月。聘明遺士朱之瑜爲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終始不懈。八月。就藩。十二月。定寺社法令。毀淫祠三千八十八。是月參府。六年丙午。四月。賜士人墳墓地于常磐及坂戶。據朱子家禮。略解葬祭之儀。以頒士人。毀新建寺院九百九十七。髮三百四十四寺僧破戒者。爲編氓。若古刹廢寺。皆修葺興復。徙久昌教寺於稻置。住僧正日隆。留僧正以傳於那珂西寶幢院。居僧正良運於吉田藥王院。招本願寺琢如子琰兼於巖舟願入寺。棲明僧心越於常磐天德寺。兼振諸宗。申飭僧規。叢林則之。久昌寺談林爲尤盛。本國寺日輝以下。僧徒來學者多。以故世人皆謂公好法華。其實不然。以其至孝純篤。一從先妣之教。以成其志也。七年丁未。七月。就藩。十一月。修造吉田祠

二神祠一結構遊レ式。命二二祠神人一學二宗源神道一。置二乙女八人。神樂男五人一。藏二諸神寶及樂器一。廢二社僧一。住二別院一。以二其田一充二修葺資一。當レ修二靜社一。掘二老檜樹根一。獲二銅印一枚一。方二寸。題曰二靜神宮印一。自記二其事一。藏二之祠中一。十二月。饗二家士七十以上及致仕者於府城一。給二金帛一優二禮之一。八年戊申。二月。參府。十月。獻二源賴義筆迹於嚴有公一。公大喜。十年庚戌。正月二十二日。世子綱方卒。謚曰二靖伯一。八月。就レ藩。十一年辛亥。二月。參府。六月。台命立二綱條一爲二世子一。叙從五位上一。爲二采女正一。十二月。進叙二正四位下一。拜二左近衞權少將一。公每曰。父子分レ臣則臣立黨。臣レ立レ黨則父子生レ隙。故使令不レ分二臣僚一。孝慈一如二所生一。初公子二養母兄二子一。蓋有二深意一。及二綱方歿一レ世。人服二其志確而慮遠一焉。延寶元年癸丑。五月。就レ藩。公將レ造二大成殿於府下一。假設二殿堂於江戸駒籠別莊一。使下家士就二朱之瑜一。習中釋奠啓聖公祭。及祠堂嘉祭儀節上。又使下梓人受二之瑜説一。摸中倣闕里之制上。自二殿堂廊廡一。至二門牆器物一。約而刻レ之。藏二諸府庫一。使下有志於制作一者取上法焉。二年甲寅。四月。發軫。枉二路上總安房一。抵二鎌倉一。謁二英勝院夫人佛祠一。歷覽二名勝一。五月。參府。三年乙卯。正月。應二後西院帝制一。賦二雪朝遠望詩一。作レ啓寄二天龍寺僧虎林一上レ之。五年丁巳。五月。就レ藩。

是歲。養妹夫周防守酒井忠治女爲妹玉峰雄譽弟子。住鎌倉英勝寺。六年戊午。正月。所編纂和文三十卷成。後西院帝賜名扶桑拾葉集。以準奉勅撰。二月。參府。十一月。爲世子娶今出川右大臣藤原公規公女。十二月。婚成。八年庚申。三月。繕寫扶桑拾葉集上表後西院帝獻之。四月。献之於幕府。十一月。献之於禁闕。天和元年辛酉。前大納言源通茂卿傳後西院帝勅。進呈公所賦詩歌若干首。二年壬戌。八月。朝鮮聘使尹趾完李彥綱朴慶後至江戶。賀常憲公嗣位。三使以同知僉知三人爲使。齎方物。抵小石川邸。儀爽於禮。遣臣顧言詰問之。一曰。所贈土宜。唯錄品數。不具姓名。二曰。楮尾押一印。稱三使所贈。三曰。見印文二字。疑是尹公之字乎。古人於交際。自稱名不稱字。以爲通式。竊有所疑。蓋貴國之法乎。願聞之。三使不能答。頃之。作簡寄三使。贈白金參百兩。三使不敢受。議欲因復書備禮。使上判事來謝前過。以再使非例。論止之。三使就對馬守宗義眞復書。公再寄簡。遂受之。三使上途。公作送行詩三首副以本邦所出各樣紙七品。寄之神奈川驛。三使各次韻謝焉。十月。就藩。十二月。兵部少輔安倍泰福朝臣傳詔。作後水尾帝遺物鳳足硯銘。並序上之。三年癸亥。

正月。參議平時成卿傳詔。折衷類例。考索舊記。上立坊立后儀節。二月。賜宸奎。嘉獎硯銘。有備武兼文絕代名士之聖語。公用爲印文。八月。參府。貞享元年甲子。正月。就兵部少輔安倍泰福朝臣。獻尙齒會詩一卷於禁闕。十二月。又就泰福朝臣。獻五月雨記一卷。皆敕諭嘉獎之。是歲。爲伯父信吉所生秋山夫人。建碑於下總平賀邑本土敎寺。置田園。資香燈。備禮親祭其墓。公嘗謂信吉始封水戶。無嗣。葬府下心光寺。唯威公薦其冥福。非我奉祀。則神永不食矣。故徙心光寺於那珂郡向山。宏敞規摸。更號淨鑑院。及改葬。特選家士歷事信吉者之子孫。昇其柩。至是又建母氏碑焉。四年丁卯。四月。就藩。十一月。參府。元祿二年己巳。六月。就藩。三年庚午。三月。命養疲癃殘疾。貧困單煢。及八十以上之民。使無飢餒。公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預蓄雜穀。歉歲則振濟。雖豐稔。鰥寡孤獨。老廢無告者。給雜穀振之。至今一遵其制。馬病不能養者。給芻豆豢之。嘗慮城下府庫罹災。則士民皆困。設倉廩於側近村里。以蓄穀。自去年至今歲。罷郡吏檢秋稼。使各村里長自檢之。勿敢欺罔。黎庶安之。家給人足。六月。參府。十月十四日。致仕。時年六十三。是日。世子襲封。十五日。任權中納言。

十二月。歸二水戶一。臨レ發二江戶一。留レ詩戒二嗣君一。其略曰。嗚呼汝欽哉。治レ國必依レ仁。禍始自二閨門一。愼勿レ亂二五倫一。朋友盡二禮儀一。旦暮慮二忠純一。至二水戶一。召二諸士於城中一。親諭告曰我頃歲患二脊痛一。又不時瀉血。恐或レ汚二鵷班列一。故就二執政一。披二陳衷曲一。臺命優恕允レ之。又除二中納言一。其在二守レ藩之日一。已踰二其分一。矧閒退之身乎。固辭再四。執政諭以二台命之重一。勢不レ得レ回。恩賜優渥。禮數備至。又允下以二前官一居中水戶上。少將孝二於我一。善養二我志一。得下與二卿等一日相親近。以終中餘年上。甚愉快焉。但我守レ藩三十年。自奉儉薄。而財無レ所レ出是以不レ能下惠二養卿等一。使上レ無二窮乏之憂一也。雖レ然無二一人怨望者一。深足二嘉尙一。少將我家嫡脉而我以レ弟襲レ封。雖二公命不一レ得レ辭。而內省忸怩。嘗立二靖伯一爲レ嗣。不幸蚤世。今使二少將紹襲一。平生志願畢矣。卿等竭レ力輸レ誠。以二事レ我之心一事二少將一。則夫復何患。匹夫劍戟之勇。厮養之卒。猶可レ能レ之。使三少將爲二少將一者。在二卿等一而已。君舟臣水也。水能浮レ舟。水能覆レ舟。卿等勗哉。又喩二諸士子弟一曰。少將富二春秋一。汝曹年少。一旦緩急。汝曹皆當レ思奮勇而隕二首馬前一。然臨レ危致レ死。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猶能レ之非レ所三以望二汝曹一也。士之所二以爲一レ士者。非二死之難一。處レ死爲レ難。不レ可レ生而生。不レ可レ死而死。皆非レ道也

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平日講學明五倫。務要篤實謹慤。此汝曹所當致孜孜廣志也。僥倖邦家有事。欲謀功利者。思亂樂禍之徒。而治平之寇賊也。可不戒哉。是月。嗣君拜右近衛權中將。明年五月。移居於久慈郡太田郷西山。闢榛莽。依巖谷。不設墻垣。茅屋衡門。不異齊民都邑之居。自稱西山隱士。世稱西山中納言。侍臣僅數人。多取老羸不堪事者。婢妾纔給灑掃炊食澣衣。居常晏如也。幕府或賜黃金綺幣。則分給親族侍臣。絕無贏餘。雅好茶會。至是不復擧。曰好之。使人萠器物之念。四序優游。詩酒放懷。巡行封內。賞賜孝子節婦。獎諭讀書識字者。或至寺祠。正本緣。斥傅會。或教民人以稼穡蕃殖之法。造壽藏于先塋之側。建石親題曰梅里先生墓。作銘書其陰。時人謂之實錄。九月。創兩鎭將祠堂於郡之旌櫻寺。親書主旁。曰遠孫光圀奉祀。傳稱源賴義義家平奧賊。凱旋。駐旌于此。植櫻樹。表武功。蕃衍蟠屈。今見存焉。公嘗歎我邦碑碣。無古於奈須國造碑。而頽廢殆滅。忠義無備於楠河州。而墓表未勒。先是旣修國造碑。五年壬申。八月。建碑於攝津湊川楠正成之墓。親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贊於其陰。買旁側之田。屬廣嚴寺僧千

巖。永資香火。久慈郡天神林有七代神祠。里民相傳爲菅相祠。六年癸酉。公正其訛修造之。親書扁額。曰七代天神宮。十一月。奉牲幣以落之。歲時祭享。十二月。嗣君叙從三位。拜參議。七年甲戌。三月。以常憲公命至江戶。常憲公雅知公好學。一日請講大學。公辭不獲。乃講綱領。至止於至善。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基者。止於至善之謂也。儀刑文王。於平天下何有。聽者竦動。公嘗謂道服者。王公燕居之服。今世所用。摸倣直綴。承襲誤制。乃隱括深衣。新製道服。奉有栖川幸仁親王。鷹司前關白房輔公。親王服之。善其制。房輔公貽書嘉奬。八年乙亥。正月。歸西山。八月。台命立參議公長子吉孚爲世子。初吉孚誕。公取而撫育之。鍾愛至篤。及致仕。每近臣赴江戶。諄々勸勉學業。期以遠大。是歲。建朱之瑜碑於瑞龍山麓。親題碑曰明徵君子朱子墓。命臣覺勒碑陰。備禮親祭之。初之瑜卒。造祠堂于駒籠別莊。公蒞祭奠。每歲忌日。享執豈潔。裒遺文二十卷。自稱門人源光圀輯。先是命講書於府城東西。及小石川邸。士人益知爲學。十年丁丑。十月。命講書於久慈郡馬場村。使小民知所嚮。十三年庚辰夏。患痞食少。踰時瘠羸。十月。疾劇。

參議公就レ牀。台命問レ疾。書使相踵。且使ニ醫官奥山玄建診治一。雖ニ疾甚一。毎ニ台使至一。必出居ニ府城一送ニ迎之一。見ニ玄建一未ニ嘗不一レ加ニ禮服一。雖ニ困憊之極一。辭色無レ異ニ平日一。屏ニ斥婦女一。不レ得三復侍ニ巾櫛一。參議公在レ側。晝夜看護。衣不レ解レ帶。十二月六日甲子。黎明。晏然薨ニ于西山一。春秋七十三歲。其月十二日。葬ニ瑞龍山梅里先生碑後三十餘歩一。葬儀遵レ禮。參議公命ニ臣等一曰。今欲三奉レ謚曰ニ義公一。何如。謹對曰。公集レ義而充レ氣。其所ニ奮決流注一。滂沛旁礴。不ニ與レ勢俱往一。不ニ與レ俗同汨一。猶ニ廻瀾風濤怒激洶湧。而不一レ能レ碎ニ砥柱之岩嶢一也。天下萬世。知與レ不レ知。聞レ風興起。將レ不レ追レ仰ニ服大義一。雖三私謚出ニ于臣子之不一レ獲レ已。而義公爲レ義。固所レ公ニ共於域中一也。謹考ニ蘇洵謚法一。有レ所ニ依據一。奉レ謚以レ義。輿論允協。參議公曰善。遂謚曰ニ義公一。公天資英毅。勇ニ於義一。篤ニ於行一。仁恕御レ衆。不下以ニ訐擿一爲上直。雖ニ卑賤疏遠者一。推レ之以ニ腹心一。假レ之以ニ辭色一。人皆感泣。願レ爲ニ之用一。凡自ニ天紀地理。濟民行兵之要一。至ニ典故制度。擊劍發銃。醫藥算數。鳥獸草木之微一。無レ不下跋涉漁獵。考中究其旨趣上。而一以ニ學術一爲レ本。所レ著詩文和歌。常山文集二十卷。常山詠草五卷。其所ニ參訂一。六國史。都氏文集。惺窩文集。纖レ悉科レ謬皆有レ裨ニ于後世一。編ニ纂名山石室之書一。

務招二文學之士一。編削考訂。殆無二虛日一。曰大日本史。曰禮儀類典。皆爲二巨帙一。貞享中。類典纂成。就二右大臣公規公一取二進止一。以二其撰次稱一レ旨。特出二祕閣書若干帙一而借レ之。參互蒐緝。遂得二大成一。其餘病二文詞實淆一。則有二保元平治盛衰太平記之參考一。懼二神道乖繆一。則有二集成之書一。歎二古語難澁一。則有二萬葉之解一。慨二英雄之陳迹一。感二陵谷之變遷一。則有二鎌倉之志一。慕二文獻之興隆一。嗟二英華之萎苶一。則有二詩文之纂一。明二氏族流派一。則有二系譜之補一。甄二幕府功臣一。則有二將士之選一。慮二文案失一レ驗。艸書難レ辨。則有二花押數艸露貫珠之編一。審二士人之品流譜牒一。覈二郡邑之沿革廢置一。則有二水府系纂常陸國誌之述一。晩年好作二詩餘一。往往用二洪武韻一。每謂其書成二於王命一。而詩賦從二沈韻一何也。乃命效二僧師鍊書一。撰二洪武聚分韻一。公生二長治平一。未三嘗斯須忘二警戒一。雖二老且病一。每レ出不レ步則馬。不三復與二轎一。或忍レ飢。或涉レ險。單衣冒二雨雪一。海船觸二風濤一。深惡レ狃レ安。以レ身先レ之。而備二邦家一日之虞一也。每歲勑使賚レ賜。至二朝宿邸一。公禮二接之一。即命レ駕往謝。先レ是敕使至レ邸。遣レ使謝レ之。三家皆同。公謂非禮。自往謝レ之。以爲二恒式一。親王大臣臨レ邸亦如レ此。元旦夙朝服。遙拜二京師一。至レ老不レ廢。每二大風地大震一。馳二書左兵衞督梶定良一。問二日光山神廟一。遣二使東叡山增上寺一。以問

靈殿之安否。其尊王室。敬祖宗。率此類也。如儒臣蓄髮還初服。嚴禁府下奢靡。務從儉素。士人施物僧家。皆有定制。後世有所矜式。藩府諸士更番在江戸者。父母妻子兄弟疾且死。賜暇還家養視。急則有司先遣而後告。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又憫僻遠窮民乏醫藥。往往致斃。命侍醫集單方。頒行民間。決訟最用心。聽斷明審。參互反覆。務從末減。至死囚。曲求生路。特命有司曰。凡斷獄。寧緩不宜急。其處死刑者。雖決必復告焉。察識纖微。要利久遠。植漆楮於閒曠地。廣紙蠟之利。置牧於大能村野。蕃息駒馬。禽獸艸木。凡可利邦家。而東方未有者。飼養栽植。必期繁殖。艸木擇風土者。植之伊豆駿河安房。其言曰。非為我也。以利人也。非為今日。以冀將來也。常陸無文蛤白小。嘗放之礒濱潮來湖。積年滋息。民頼其利。昆布唯出松前。公聞其緣石而生。取石於松前海。置之大津濱。最憫紙工艱難。雖片紙不欲濫用。書疏空間。尺寸以上。必裁剪充用。命工采木槿三叉柳竹麥稈造之。麥光紙最行。下總小金鎌谷驛路。原野渺遠。人或失路。公為栽松標路。大雪闇夜。行旅頼之不迷。其餘卓見偉論。攟摭為遺事一卷別藏焉。凡

公之行義。大能立規模。小能濟事物。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外暨窮壤荒陬之人。莫不知公名字。而樂道公事。及訃音至。幕府命天下遏樂七日。海內惜之。

元祿辛巳冬。肅公以禮居義公之喪。哀慕罔極。命近臣中村顧言栗山成信酒泉弘臣覺等曰。先君子德業。不可不傳。其考履歷。狀行義。以紓吾憂焉。臣等承命。不勝惶恐之至。自揣褊見陋識。何能發揚德業。而贊襃孝思哉。雖然。義公所爲。炳如日星。當傳之後世。裨益名教者。誠如所命也。凡爲臣子者。孰不冀其垂不朽乎。因錄面所見聞實事實行。輯爲行實一卷以進。肅公覽之。享保癸卯秋。大君閣下命臣覺刪補釐正。當時與共編纂者。皆已物故。獨臣覺存焉。竦動感激。悲喜交集。一則喜閣下世篤孝道。而能欽慕遺範。一則悲僚寀淪謝。不能遭此盛擧。而又嗟老朽寡陋。無所霑焉膏馥也。但君命至重。敢不夙夜黽勉。以成繼述之美乎。適稟政府。稽閲家乘日歷。務從詳核。筆削雖不改舊本。而年月庶足考據。謹繕寫呈上。

享保八年癸卯十二月上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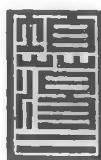
臣安積覺謹跋

兼松成言 著

津輕藩祖略記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下澤保躬鉛排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下澤保躬鉛排本影印



津輕藩祖畧記 題辭

叙

成音不目量敢撰藩祖畧記蓋欲吾人知創業之艱辛而仰二百禩餘暖之恩德也遂爲之叙曰昔者西邊開太宰府而有帥東陲設鎭守府而有將軍内以令郡縣之守而撫其民外以據山海之險而捍剽寇此我蜻洲之兩雄鎭也是以非位重器堪則不克也然而東陲尤爲難治矣蓋其爲地袤大其爲人狡猾加之以蝦夷之惷愚難馭所以有田村春風賴義義家亞之征也偃武爾還海内郅隆風化被率土之濱雖無内不可馭之民如外夷則不能保其無他也方此時受太宰府之責者黑田氏也鍋島氏也當鎭守府之職者南部氏與吾藩也抑非復有帥與將軍之威望而其實反有易治者爲何則其所率之士所撫之民即我士民也莫有古之令郡縣募兵或不應命之累也其土即我封土也非如古之任滿罷歸也故曰其實反有易治者焉夫易治則其守固其守固則足當帥與將軍之重任矣亦復古今變革之勢異也成音嘗見於彼史唐李自良宋寇準之爲任北門鎖鑰者非他矣吾藩即我皇國北門之鎖鑰也在鎖鑰之地而不審其所以然豈啻吾藩之憂哉其安可忽諸是所以有畧記之撰也若夫藩祖之事蹟今不復贅。旃丙辰冬日兼松成音錄於木石居

津輕藩祖畧記　凡例

凡例

一於藩祖書公薨倣春秋內辭之例也

一凡五位以上具官銜稱卒未五位而書之者特待之也

一凡地名係他國者被國名係本國者直掲地名

一凡人名重出者後段省氏而唯書名啟端則後具氏名之不傳者暫用俗稱非有褒貶之義也

一每條每句宜注出典然於通覧頗爲煩故非有關係大異同者不注

一書某之子或孫或弟之類從通鑑之例也

津輕藩祖略記

兼松成言纂輯
男　良校字

瑞祥公姓藤原諱爲信大浦氏後更津輕小字扇稱右京亮明應中前關白藤原公（諱尙通近衛家號後法成寺）來寓于此大浦城主信濃守光信館（光信君十世之祖爲鎭守將軍藤原基衡第二子左衛門尉秀榮受封于津輕居十三城中世稍衰弱或爲西安東及北畠所割據後爲南部氏所蠶食）之賀田使其女侍寢生政信及爲治（政信小字坊丸後王父近衛政家賜偏諱名政信爲治小字次丸後稱山城守盛岡氏之祖○按金家記前關白以明應六年來寓以九年九月還京師云竊以明應西後之禧任致之則後柏原帝永正十年十月再爲關白十一年八月爲大政大臣十三年十二月罷十六年准三宮後奈良帝天文十三年八月薨）大永六年十月光信卒子盛信嗣襲信濃守子養政信爲治遂以政信爲後天文七年九月卒政信嗣稱右京亮後更信濃守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叙任據青蓮院宮記錄釋號故有消拾遺三字）十年六月與小山內滿春（稱出羽）戰於和德川原遇伏從兵及小山內勝建（稱雅樂）等死之政信自裁爲子爲則嗣稱信濃守爲治之子光治（初稱采女後稱山城守盛岡家系作信治）護監之爲則介弟甚三郎守信爲堀越城主武田紀伊守（東日流大成記作筑前守）所養紀伊守卒後守信襲稱紀伊守以十九年正月元旦生男即瑞祥公也初母氏憂無子禱岩木山夢一老翁授以疊扇曰以是爲子既而生公故以扇爲小字（按櫻田家記甚三郎君謀于悟願寺祖法庵以扇爲公小字云）會南部氏有九戶之難乞援于我守信代兄領兵赴之死於櫻庭之戰副將堤則景（稱孫六身材六尺有餘人稱鬼孫六云）及小山內建吉（初彌七後稱雅樂）千田淸長（稱與次右衛門）山口三郎右衛門等十三人亦死之實二十三年六月也（諸記載月頗有異同按事異聞錄云時公甫五歲今據之六月據編覽日記所載）公既孤在堀越城町居飛鳥保護之適爲則罹疾二子（後歿于藤先川）幼冲乃迎公堀越以爲後配以大浦氏永祿十年三月爲則卒（諸記作閏三月以閏月錄改之此年無閏故削閏字）公嗣立建吉勝建之子也

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公狩于岩木山下先是公召老臣兼平綱則（稱中書）盛岡信元（稱金吾）葛西信淸（稱伊勢○諸記以葛西作小笠原按事異聞錄當時稱伊勢者有二人一是葛西伊勢信淸一是小笠原伊勢信淨也信淸葛西淸重之裔故大光寺城主伊豫守賴淸之子而即開國老臣之一也後以爲千德安藝之外舅故弃南部小笠原信淨是南部政信之妾父而政信死後因十二矢宗廢以仕于我者後人遂相混淆云此說頗有憑據故從之又按津輕記羅能記及封內事實秘苑等亦作葛西伊勢信淸）曰予欲一日狩于岩木山下野崎村（野崎村今作[illegible]町村）西宜豫戒期也迄期部分千餘兵爲三二百餘爲一隊信淸領之五百餘爲一隊綱則信元領之又三百餘爲中軍公自帥之且下令曰敢乖部將之命者以軍法從事爲黎明兩隊從西南而進公從北東而進吹螺以爲號徐疾如律進退整肅悉會麓下而止蓋公嗣職之始閱軍實也綱則光信之孫信元光治之子也

古賀氏曰聖人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士卒平素不輯睦訓練斷不可以應卒昔文伐原以示信蒐於被廬以教長少之禮然後成城濮之大捷職是故也（古賀氏姓劉名煜號侗庵通小太郎幕府儒員也著名將達德錄收載公狩于岩木山下事發以此語故取以附于此）

十有二年夏四月公遣盛岡信元使出羽山形城主出羽守最上義光通好爾後義光報公以織田氏之消息（遣信元據木立日記及事實秘苑）元龜二年夏五月公帥兵伐左衛門佐南部高信于石川城克之初三戶城主右馬頭（南部根元記頭作允）南部安信襲大光寺城主伊豫守葛西賴淸滅之實天文二年也乃築城石川使子高信鎭之既而安信卒晴政（稱彥三郎）嗣早卒子晴繼（稱彥三郎）嗣歲甫十三患疱高信往監視之而晴繼遂夭高信即以己子信直（小字九郎後稱大膳大夫）嗣職時人皆疑晴繼之死且信直昏懦故氏族九戶政實（稱左近將監）其弟實親（稱彥九郎）櫛引淸長（稱河內）武田建安（稱九郎左衛門）大湯正敬（稱四郎左衛門）等不服各唱義將討之高信又使次子政信（稱彥次郎）監北畠氏于波岡城其妾父小笠原

信淳副之、又使氏族信愛居大光寺城。永祿十二年三月、政信暴死（按明良洪範續編以政信死為天正十八年、其他事實多乖錯、蓋傳聞之訛、故不取）。高信詰之信淳、信淳對以信愛之所為、信愛聞而畏罪出奔出羽。是以高信復來居石川城。是歲使瀧本重行（稱播磨）居大光寺城。重行素梟雄、要乳井福王寺玄蕃（修驗而世為土豪、司沙門堂及猿賀神務）是於猿賀之途、襲而殺之、悉奪其所領若干田高。信不敢問也。當此時、有故大光寺城主葛西氏之餘族居關東而致富者、特踊貨運送此地之物價、及嚴起其舊債、且高信驕奢用度不足、橫賦于民、民抱離心。公歎曰、高信纂宗虐民、有暴橫如重行、置而不問、親叛衆離、何以治國。不制則亂將及我。且夫津輕全郡、舊予家之地（按可足權僧正筆記、光信君之王父為津輕左衛門大夫君「諱盛信」、祿鎌倉足利氏而領津輕郡及秋田地、娶南部彥三郎光政之女、生男稱彥六郎「諱元信」。文明二年七月、大夫君將與光政會、光政忽襲我、不虞大夫君遇害。入木內秀綱（稱和泉津島氏之祖）、即抱郎君踰險而逃、他塞而津輕地悉為南部氏所略。瘵適大夫君之夫人歸寓于南部、求郎君甚矣。秀綱聞之、乃負而至焉直。部氏賞之、與秀綱以大曲之地。既而配郎君以彼氏族久慈備前守女、生光信君。光信君後任右京亮。延德三年三月、從歸于津輕、更稱大浦氏云。諸記或以此君為南部氏之胤者、誤尤甚、故特標之。延德以下據金宋記。又按一統志、光信君臨終召盛信君及老臣、實曰、予欲一舉義族、害久矣。是以未屈膝於南部氏、是世人之所知也。今死期方至、命也。予死之後、當提予遺體、以甲胄帶以雙劍及蝶、而立而號位以葬之。則予神靈永使發敵之馬蹄不踏予墓土云。今種里御盛之墓即是也。因是致之、則盛信君之遇害、强南部氏之所為、而光信君則北出、而氏族之將也、故有不可疑。然斥言者然、然則瑶詳公之舉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耳矣）。而為怨家所羈食久矣。今當恢復之秋也。於是慨然興撥亂安民之志、托事於土木、豫備兵於堀越、使金信就（稱勘解由左衛門）・葛原祐清（稱部次）陣大清水、以備于和德救援之來。以端午向晨、部分將校、提兵一千餘、急圍石川城、鳴金鼓、發吶喊。城中錯愕、不知所為、衆悉奔潰。高信自盡、城即平。乃使板垣兵部守石川城、而凱旋。此日遂議攻和德城、乃分軍為三、公帥一隊、從高崎口進、放火和德市中。先是城主小山內讚岐聞石川之變、集其下謂曰、高信暴威日久矣。今攻之者、是必扇也。何則大浦之於南部、祖先之仇家也。且察扇之為人、非可屈人下者、若得志於石

川、必將來攻我。我亦彼祖之仇家也、不宜不備焉。既而市中火起、見煙間有卍字章旗錫杖認標、笑曰、果然。即擐甲率兵來奮戰。讚岐素驍將、兵勢甚猛、我兵成田茂左衛門・村市越前・葛西左衛門太郎等四十餘兵死之。公見機鳴號螺、盛岡信元屯于稻荷林之一隊突然從田中起、分兵為二、一面向城、一面衝讚岐背、以絕歸路、前後夾擊。方此時、葛西信清率一隊擊讚岐父永春於日金林、斬之（永春居下和德、蓋見火來救、信清遇之於此也）。直旋兵壓和德城、大呼恐嚇之曰、悉可居戮。城中婦女悲泣叫號、聲徹于外。城兵為之沮喪、遂潰敗。十二失宗廣（稱又五郎）斬讚岐、獲其首。讚岐弟彌三郎亦戰死。讚岐二子主馬・求馬善苦戰、櫻田副貞（稱宇兵衛）・塗部地新七共擊而皆斬之。其他斬首五十四級、敵兵悉奔散。明日錄功賜賞各有差、以和德城及讚岐所領之地賜信元、以賞其殊功。信元臨戰將兵、嚴而有法、指麾士卒如手足、戰捷秋毫不犯、故公大賞之云。讚岐者公之王父仇滿春之孫也。新七副貞子也（參酌南部家系及我諸記）。

史臣曰、信元本氏種里、公從嘗謂信元曰、予欲略地於南方、卿以為宜抵于何處耶。信元對曰、應此去六七十里馳騁戎馬於盛岡之地、而敷施威德耳。公壯其言、即令以盛岡為氏云。攷諸史、方織田右府之經營天下也、使諸將冒惟任・惟任・原田・別喜等九州豪族之姓氏、蓋紀有事于南方也。可觀英雄遠大之志、一時同符也已。

是月、使長谷川播部于出羽山形、告出羽守最上義光以伐左衛門佐南部高信克之義。光亦遣使人來賀其捷（佐藤家記）。○秋八月、大膳大夫南部信直將大舉伐我。其先鋒瀨多石隱岐先來、次大綱宿川原、適以九戶政實覘其後、信直乃按軍猶豫、未能發。隱岐既

入重地進退不便欲赴大光寺城合之途出高畠砦下先是福王寺玄蕃之爲瀧本重行所殺也其子乳井建清（稱大隅）以年尚弱逃於山林後因兼平綱則來歸於我且襲重行高畠砦拔之公大賞之令據其砦重行大怒率兵來攻高畠雖建清防戰甚力然兵寡砦殆危綱則聞之星馳行援之重行遂敗退及南部兵來建清更穿塹搆柵以塞行路隱岐侮砦小兵寡急攻之建清飛箭丸禦之攻兵多死傷隱岐且退將治攻具再攻焉於是建清乞援大浦綱則請行救公許之即率百五十兵馳赴高畠勠力防戰隱岐計砦不可遽拔且怕孤軍糧道或絶乃引兵退去路爲土寇所困倉黃逃走賞綱則功加祿（諸記以南部兵來係天正二年今據事實秘苑）三年夏四月輕井澤首塚鳴動相傳征夷將軍坂上田村麻呂討蝦夷埋所獲首級於此云○五月大水

天正二年夏六月世子信建生○秋八月公及大光寺城主瀧本重行戰先是汗石城主千德政氏（稱大和）請葛西信清女以婚其子安藝公欲見其意之向背令信清許之婚已有期公賜責信清以與重行黨結婚之罪使之閉居政氏聞之大驚謗重行部將後藤宅膳（稱五郎左衛門）者斬其頭副誓書以獻公而明其無貳公乃免信清使與之婚後政氏來謝公原待之既而政氏令其部將木村越後築砦於狄賀以拒重行重行搆柵樋川使部將千葉與四郎戍之我亦築砦于樋川令津島政秀迫之日相挑鬪於是公向大光寺城乳井建清請先鋒蓋欲復讎也公許之一町田信清（稱靱負）領九百餘兵督第一陣深浦雲助八幡將監隷之葛西信清新岡貞正（稱但馬）將一千餘兵爲第二陣櫻庭信正（稱太郎左衛門）墨土助方（稱近江）奈良岡中務前田藏主隷之傍東山而進政氏七百餘兵陣波岡口

金信就葛原祐清三百餘兵陣新屋尾崎口以備于援兵來盛岡信元兼平綱則以下一千餘兵隷麾下公即破樋川柵進陣館田林重行諜知之乃率精兵七百直指有卍字章旗錫杖認標處急衝公於館田林重行素驍勇善戰且出我不意故我兵頗退縮重行部兵笠井友重（稱助三郎）勇悍超衆而奮戰公躬自振槍搏戰隨兵皆殊死而戰適公馬陷田中泥深及馬腹艱甚城兵乘之競進擊公櫻田副貞梶愛形（稱仁右衛門）奈良岡豐後小比内藤藏神丹波等苦戰救公城兵斷公馬鞦鞦斷鞍殆覆馬亦甚憊副貞取手巾以續斷鞦阿保中務相馬伊賀八木橋定久（稱左衛門四郎）新岡源次郎其弟彌三郎宮館與五郎防戰遂死之公急呼信元信元躍下捉公馬足扛之於泥中（按野木村齋藤茂左衛門家記作櫻田副貞捉公馬足而扛之）公因得出逃到樋川城兵復來簇有執衛衛門四郎者謂公曰命在天道第可踰川耳公

即躍馬踰川遂得脫焉既而我諸隊各引兵來援一町田信清督戰而死之重行且戰且退會日已暮交綏諸將請乘城兵之勞夜攻城公不許收兵而還後公謂衛門四郎曰汝云命在天道自今宜以天道爲汝氏故稱天道云（到樋川以下據事實秘苑及諸記）愛形千田清長之子豐後堤則景之弟而中務養爲子也源次郎彌三郎皆貞正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公帥兵伐大光寺城瀧本重行輸城而奔去歲十二月公謂老臣曰予以爲攻大光寺城莫如明春元旦也僉曰然乃密戒將校令衆履檋（踏雪具名曰加茲岐見太平記及仲正琢）操長槍乳井建清隷于盛岡信元爲先鋒金信就葛原祐清爲第二陣公帥八百餘兵爲中軍千德政氏爲後拒以除夜發大浦城詰旦圍大光寺城城中以新礮故尤狼狽唯重行率兵可三百開門逆戰公命令我兵賜知

行以誘城兵於深雪中城兵不着橇進退失度盤旋于深雪中我兵以長槍斃之重行脅奮戰從兵死者過半乃退入城閉門我兵乘之攻愈急城將拔重行使弟刑部左衛門請曰重行勢竭力屈願乞一旦之命輸城而去矣公許之且聞其去路部分將校護送諸小湊口重行及妻孥各乘雪舟行雪上之具名曰利見堀川百首歌香龍年記云冬月緘滿裝皆用後狀今京師之俗之所謂永車或作轜按會利蓋反之義取其形之反悉束縛兵器而去獨建清奮曰臣願先鋒特欲復讎耳請斬重行以甘心焉公曰汝言有理矣然彼已降屈而斬之則非安民之道也汝以復讎爲急予以安民爲急而已遂不聽乃賜建清以其父之舊地而慰諭之初將圍城軍守山公召沼田面松齋東日流大成記作西松齋宮曰今日之成敗何如面松齋對以歌言城之可平面松齋素善天文到此城果平公賞之乃置留守兵而凱旋○是歲尾崎城主尾崎喜藏新屋城主新屋源次郎各以城

歸降或傳新屋源次郎以天正二年來降抵大浦瀧本重行襲其虛而新屋城陷武田助六戰死之云

五年秋九月彗星見

六年秋七月公取波岡以城主三郎兵衛尉北畠顯村違先是公誘波岡傳徒刻期令亂入城中縱火我兵乘之鼓譟城中狼狽莫敢抗禦者傳徒與顯村而至乃送之西施禪院尋自盡初公欲保全之而葛西信清等私謀使之自裁公大憤其矯命云北畠氏陸奥國司顯信之裔按大日本史源親房傳云子顯信子守親爲陸奥國司任大納言子曰親能其子孫在陸奥山羽者稱波岡氏蓋出羽二字爲衍文又按歷名土代記波岡具運天文二十一年任式部少輔云蓋顯村者具運之子而親能以下系無所考我諸記作顯家之裔者誤也而來據此地自誇門地驕逸懦弱徒學搢紳土人稱之御所南部氏乘其衰弱逼之而蠶食其地僅領波岡近傍至此遂亡按舊事異聞云及我兵至顯村驕出大川原遂抵松倉此地有大沼直驅馬投於其中使人名此沼曰御所沼皆存與聞

七年秋七月公伐茶臼館砦故大光寺城主南部信愛之子六郎及七郎者逐砦將出町豐前而所入保焉或傳六年五月六郎入茶臼館抵六羽川已而退去云嘯聚邑民遂圍沖館砦砦將阿部兵庫之助防戰被瘡使佐藤平兵衛告急大浦公遣兵討之且躬親督戰敵兵逆戰勢甚强盛津島政秀小山內匠及其隊兵二十六人皆死之津島家記田中吉祥稱太郎五郎乞公冑冒公名以欺敵兵中銃而死公因乘機進討遂克之斬六郎於金木邑諸記作金屋今據金木邑八幡祠記七郎遁于出羽後愍吉祥之死賜其子宗久以粘餅田而錄其功田中家記此役也軍中適少銃藥及彈丸公遣人取諸大浦城城中亦匱乏夫人大浦氏即同衆妾婢碎破錫器類以爲銃丸以雷盆調合火藥咄嗟而辨焉以運送於軍中夫人氏內助之賢概如此云事實秘苑

八年秋七月猿賀深砂祠災

十年春正月赤氣如火亘于北方

十有三年春三月取油川城公次于波岡兼平綱則葛西信清領兵擧火新城村而鼓噪使人誘油川傍近村民諠譁而聲言大兵奄至二本柳重次稱三郎右衛門亦用計而驚赫之城主奥瀨善九郎素怯聞之倉皇棄城乘舟奔野邊地其明日公乃抵油川以僧賴英之坊爲中軍信宿以按撫其近傍置戍兵而還方此時横內堤彈正及蓬田越前等望風各棄城砦遁逃于南部而外濱之地悉復于我賴英者源三位入道之遠裔云○夏四月大膳大夫南部信直使名杭日向攻汗石城城主千德政氏逆戰大敗之初日向來陳打杭野或傳此時以日向爲大將以北畠左近將監本播磨爲副率三千餘兵陷耕田嶺輕部山面陣黑石東打杭野左近顯村之族而波岡亡後逃入南部者云使人諭政氏曰何故黨仇宜輸城而去則宥一死矣政氏答以謾言日向大怒急亂汗石川而來攻政氏更出餌兵於中河原斬之且陽敗而退以誘敵兵城外渠間政氏臨機開城門率精銳

而出擊敵兵靡散悉陷渠中斬獲頗多日向僅以身遁政氏部下村上利右衛門者驍勇善戰其妻亦勇提眉尖刀而從焉大炊之助(姓闕)者膂力兼人其兵凡七人斬敵兵十數騎木村彦右衛門岸野左兵衛亦善戰獲首七級利右衛門傷于銃而退路適遇日向走互踰渠相過之際猶能伸猿臂奪其背旗而還既而公帥兵二千來援會戰既散乃按軍於高木口公單騎率步兵五六直赴政氏陣而勞之且歷覽打杭野政氏見公從兵少擬擊之其四男城之助者固諫止公亦粗悟其色輒速歸途部地新七欲從而後躍馬踰渠渠中有日向兵藤堂外記者難新七馬足而墜公斬新七新七奴三浦左助來救遂斬外記公歸路訪利右衛門傷大賞其勇明日以錢若干貫賜之其他賞功有差

據中田家記此時有日向殘兵埋伏者見公從兵少突起圍公

公脫逃敵兵奪公旗中田彦五郎追而及之苦戰遂得其旗而還公大賞之加祿且賜其旗今尙傳于家云

五月公帥兵攻田舍館城城主千德政武(稱掃部)死之先是公愛惜政武義勇不敢伐之使人諭之降再三政武守義不肯公不得已而用兵乃使金信就前田藏主黑土助方櫻庭信正圍之下令禁發炮中川美濃中村惣右衛門小笠原惣右衛門佐藤平右衛門等先登各有功城主政武與死士三百三十餘人逆戰皆死之政武退而徐自盡城乃平使二本柳重次戍之蓋千德氏千葉常胤之遠裔而政武政氏之從父弟也平右衛門平兵衛之子也

史臣曰政武之方保此城南部氏之救援非可恃也傍近城砦日以覆亡固不足恃也據不可恃之孤城而所恃以保者何也曰義而已矣比諸田橫之據海島其三百餘人之死士恃一致武之義不肯去亦猶五百人之客從田橫於海島而死也至如其室小山内氏則節死於十有七年之後嗚呼雖義之感於人心固當然而非有政武大過於人者安能如此哉宜矣公之甚愛惜也若夫瀧本重行雖非無勇力屈勢蹙則輸城而去是與望風而去者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能無慚於政武乎哉

秋八月公將如京師時道路梗塞乃欲就海路艦既發鰺澤港至出羽洋會颶風大起艦漂蕩殆將傾覆沼田面松齋謂公曰臣聞遇風浪者投所鍾愛物於海則得無恙人命至重請行之乃以公所貴重傳世寶刀投諸洋中須臾風歇波穩稍得抵松前港既而泊三廐港乃起錨則往日所投之寶刀繫錨綱而上公大悅焉命刀曰綱丸凡艦在海中可二旬至九月而還大浦(劍錄記)

十有四年春三月公子信枚生○秋九月公帥兵千五百啓碇開

路伐出羽比内獨鈷城主淺利實義(稱修理)不利而還

十有五年春正月修築堀越城○夏六月公帥兵二千將自陸路趨上國到鹿角大膳大夫南部信直遮路不果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欲假道于出羽秋田城介安倍實季梗路到阿仁(山名)之笠張而還(秋田城即今稱湊之地)

十有七年夏四月秋田城介安倍實季請成且約共伐獨鈷城既而實季違約使嘉成(秋田軍記嘉作可)九郎兵衛襲之城主淺利實義窮困自殺公到出羽白澤始知之因撫綏其近傍而還爾後白澤以北悉歸于我○是歲遣八木橋備中於京師贈進馬及鷹于關白豐臣氏且告以道路梗塞不能躬親至之狀關白乃付備中以封地之壐章時復稱津輕氏而將命(野呂氏年代記)所贈之馬名築紫鹿毛頗駿足公甚鍾愛之館田之役躍踰樋川亦此馬也至是爲贈云○百

澤寺災（歷年）

十有八年春三月公謁關白豐臣氏于駿河沼津而還是月關白征相模小田原城主相模守北條氏直秋八月進入陸奧大勝大夫南部信直告九戶政實作亂令飛彈守蒲生氏鄕陸奧守伊達政宗討之政實出降關白還京師（金家記及太閤記）○是歲公按行封內查點群臣及庶民家系（野呂氏年代記）

十有九年夏五月九戶政實據福岡城復叛關白豐臣氏以權大納言豐臣秀次爲大將使德川氏節度軍事飛彈守蒲生氏鄕陸奧守伊達政宗督奧羽兵十餘萬討之諸塞相次降殲先是秀次贈書于公約之秋九月公帥二千三百餘兵會之進次于名杭岡諸侯圍福岡城攻之數日我兵葛西彌兵衞（或作笠原）小新岡七郎袮助五郎先登而皆死焉城主政實與其族三十餘人決戰遂死之城乃平（按永慶軍記及南部軍鑑云淺野長政令僧長光寺誘降政實乃欺城兵數百于城樓上盡殺政實及將監於三之迫政實之弟隼人正政親不肯降戰而死之今存異同又按根元記政實作實親）於是信直告軍監彈正大弼淺野長政曰津輕右京亮吾仇也請以便宜討之氏鄕以信直之子利直（稱信濃守）之外甥顧左祖之長政曰吾奉討政實之敎而來未聽討右京亮之命且吾子欲假官兵之虎威以報私讎非丈夫之所爲也信直赧然無辭而退長政即促公班師公乃徐引兵而還後贈鷹于長政謝其調護七郎貞正之第二子也（參取太閤記及諸記）

史臣曰政實之擧兵將以討信直蔑宗之非也而今書復叛者何曰叛豐臣氏也方豐臣氏平定關東奧羽桀黠悉送款而政實獨據城故豐臣氏遣兵臨之則出降今復據城而保守是非復叛而何然則爲政實計者如何而可曰豐臣氏之臨關東政實宜訴之以信直蔑宗之由也訴之而不聽據城可也戰而死之亦可也抑不聲之以大義而徒嬰孤城是所以得叛名也雖然政實以彈丸黑子之孤城抗十餘萬之軍數日決戰而死之不可謂無勇也予特惜其勇而不知處義耳

文祿元年夏四月太閤豐臣氏遣使來巡檢封疆公館之

二年夏四月公如京師謁太閤豐臣氏（按此歲豐太閤尙在名護屋且據秀次慰勞公在京師之書今存則恐公謁於名護屋行臺者歟姑從我諸記）遂謁近衞龍山公（諱前久）及藤原公（諱信尹）藤原公賜公以牡丹花章厚待遇之龍山公是前關白（諱尙通）之孫而於公爲三從兄弟藤原公龍山公之子也（永祿中龍山公亦來寓于我地稱公爲猶子故待遇特有加焉按鞆島）（津輕諸公補任云關白前久以永祿十二年十二月抵奧州留八年天正五年歸京師蓋謂在我地也）○是歲遣三河兵部使肥前名護屋太閤行臺（太閤記作公親至按永祿日記八木橋備中三河兵部中野新之亟高屋右近及兵士二十騎弓銃卒七十五雜兵三百餘人云）○定邸於京師大坂駿府及越前敦賀各置留守

三年夏四月公至自京師○秋八月堀越城成公移治焉（八月據金家記）

四年以狩場澤定爲疆界

慶長二年春二月使木村越後誅千德政氏初政氏雖服從尙包藏禍心獨敗南部兵日叛形已見公雖知之邦域未平故隱忍不發至此誘安藝及其弟新士於堀越而殺之使越後急襲攻汗石殺政氏於城中有家臣死之者先是城之助以疾死大炊之助負其孤遁于南部葛西信淸亦出奔南部○秋閏七月地大震閱月不止○是歲定疆內爲三郡（野呂氏年代記）

三年春正月狩于岩木山下○秋八月太閤豐臣公薨○是歲佐夫澤山始開銀壙（佐藤家記）

五年春正月公敍從四位下任右京大夫（口宣案）○是月岩木山崩土石雨下不辨晝夜○夏六月地大震○秋九月德川公征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公帥兵二千五百而從焉（津輕雜話云公在京師遣兵攻大垣城）既而與

日向守水野勝成皆攻美濃大垣城城三成妹婿福原直高等所守也公諭城將左兵衛佐相良長每降焉以故城中頗相疑我將服部康成（稱長門）得間諜術善探城中虛實金信就佐藤清矩（稱民部）其子清孝（稱越前）櫻庭信正松野信安（稱大學○按津島家記此役公子私從焉使津島政利松野信安傅之公子歲十有五云）等奮戰陞城櫻庭正次（稱左衛門次郎）町田經侶（稱孫門郎）鬥焉皆死之我兵先登城遂拔勝成乃到大津告諸德川公且稱我兵精強善戰之狀德川公曰其兵在何處勝成曰津輕兵長槍隊皆以金錫杖爲幟宜以是物色也時公次于草津某寺德川公召見而慰勞之賜褒詞曰鄕地隔遠宜速歸休也公乃如京師信安武田建安之子正次正信之子也（參酌諸譜錄及我諸記）○冬十有一月公至自京師先是尾崎喜藏多田玄蕃板垣兵部松野信安等以公所帥之兵寡奉命將赴上國艤艦於深浦既而遷延不發信安齋激而先發從者頗多遂及大垣之役喜藏玄蕃兵部等更還堀越入城作亂斬留守兵閉牙城門據既而兵部將赴石川金信則（稱小三郎後更主水）弱冠有才畧與木村越後要之於途而斬之會城中失火火藥迸發樓櫓爲燒壞玄蕃焚死信則及越後等募兵乘之遂斬喜藏平之公還而賞大垣戰功及平亂之功各有差信則信就之子也（按櫻田家記是歲老臣盛岡信元殺如佐藤家記則爲十一年五月殺且其事頗曖昧故今略之不載）

六年春三月使僧祭戰死靈魂於清水森金信則司之元龜爾來死鋒鏑銃刀者莫問彼我一切設壇場享祭之凡七日貴賤老少悉集焉一日有一婦人來會取祭文于其懷泫然讀之讀了再拜伏刃而死衆驚救之不及閱其祭文則千德政武孀婦小山內氏也公聞之大歎稱其節操厚葬之小山內氏讃岐妹也○夏五月公子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口宣案）○是歲德川公益封公以上野大舘之地褒大垣戰功也

七年春二月天藤某等四人有怨于世子作亂入世子宮不果走出到處多傷害人東海吉兵衛取弓射而悉斃之

八年遣一町田森清于出羽久保田賀右京大夫佐竹義宣移封森清信清之子也（此後修隣好以出羽白澤以北之地易深浦以南之地云或傳金井澤以南云未詳孰是）○是歲德川公任征夷大將軍

九年春二月地大震○夏五月霙（恐雹誤）害田圃岩木山雪○秋九月大風○是歲德川氏使吏來命驛路立里堠

十年秋八月彗星見于東方

十有一年春正月堀越大水○二月無雪

十有二年冬十月世子卒於京師初世子以天正十八年叙從五位下任宮內大輔關原之役奉德川公敎如京師備于橫中納言

豐臣秀賴役平而還以去年三月再如京師疾而卒○十有二月公薨于京師先是公抱病欲就良醫於上國以十月如江戶公子從焉既而詣幕府遂如京師公子亦從焉至此疾彌留乃遺譬帶刀安藤直次囑以公子嗣職而薨壽五十有八釋號曰瑞祥院公爲人狀貌魁岸長髯垂胸身材六尺有餘雄畧絕倫寬宏而愛人民亦樂爲之用故未二十年而裁平數城克定禍亂遂恢復全郡以啓藩屏之基業而固北門之鎖鑰其績亦偉矣哉

史臣曰稗官有書公舉兵時蓋與豐公有約也豐公欲平定關東先使公起兵於此地公起兵則奧羽諸侯各回顧而固其疆不得輙動諸侯不動則豐公平定關東少北顧之患故公之舉兵蓋奉豐公之敎也此雖實錄所不載其說頗似有理夫公之於豐公未始有尺寸之功伐而豎遣一介之行李則付之以封

地之璽章殆如有舊約者然故曰其說頗似有理耳唯恨當時乏記載不足以徵其說也嗚呼使公在中原則有其事業可觀必大於是者矣惜哉境地遠陬山海有限威恩僅止于此豈可不慨歎乎

此書之成既在二十年前而先生藏諸巾箱不敢公於世然自新井氏藩翰譜木村氏武德編年等一傳訛謬中井氏逸史諸家大祕錄東國太平記暨輓近操觚家之類皆承其誤以吠虛我友小山内建麻呂亦深慨歎於此相與慫慂先生遂上諸梓因聊書其由云明治九年天長日下澤保躬識

明治九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金二十錢

纂輯人　兼松成言
東京本所太平町壹丁目
二拾六番地寄留

出版人　下澤保躬
東京本所太平町壹丁目
二拾六番地寄留

西坂衷 著

藩祖盛烈記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孝友堂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孝友堂刻本影印

加賀西坂衷編纂

藩祖盛烈記

官許 明治九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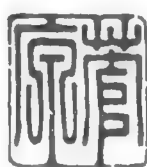
孝友堂藏板

荒地

有大

美而不言

正三位菅原齊泰書



藩祖盛烈記叙

當豐德二氏之逐鹿于中原英雄崛起四方其天姿英偉謀略深密望之如神人而其令德盛業植根牢而枝葉茂百載垂蔭永庇後胤如加藩前田氏之祖高德公乃其一也　公雖出於菅公之遠冑而奕世久微混於側陋其興也浡焉猶之赤手取三州猗戲盛矣抑予察國家盛衰興亡之所由而不能無慨于中天下方亂匹夫之有智力者振于艸莽立取卿相坐享封爵猶泰山吐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四海漸治未幾而後嗣之據其位者雖有智力而干戈既息無所用之或雖變亂忽起機會可乘而故家舊族世既厭之矣嗚乎此其所以治亂之循環無端而盛衰之相尋於無窮歟　王荆公曰霸祖孤身

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有慨乎其言之也雖然時有古今之變則士之所以用智力者豈獨戰鬪哉其逐鹿之野則有文藝之場圃焉其用武之地則有學問之淵藪焉是故若　公之後裔子孫苟能傚　公百戰先衆之勇守　公勿後文道之訓法　公愛人容衆之德則其所爲雖異乎前烈而必有盛名之烜赫者從于其後而不愧乎祖武之難繩矣如此則豈其使人懷霸祖孤身子孫百城之慨哉尚何有以尸素病華族者哉故加賀藩儒臣西坂成一君以其先人所著藩祖盛烈記見示屬余序因書此以塞諾

明治九年二月十七日

江都　敬宇中村正直題

敍

嗚呼若我藩祖高德公者。其可謂君子人者歟。觀其起自尾之荒子二千貫。至據有賀能越百萬石之地。其所爲卒皆忠誠奉公。輔覇主鎮四海之事。而攻城畧地之功。蓋在不必論焉。抬鑒太閤之薨。察海內將潰亂。選明相賢輔以置五大老。而其孫保護六歲遺孤於人心動搖之際。天下因以倚賴者。不在於他人。而在於公。雖以東照公之雄豪。且不得獨自任也。是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公而誰。余故曰。若高德公者。真乃可謂君子人者矣。西坂成一君。將刻先人等庵翁藩祖盛烈記。來徵一言。余於翁也有舊義。非可辭。矧乎君之所以若先人謀者。乃翁之所以爲藩祖孫者。一舉而忠孝之道盡矣。余安得不慫慂而成其美。於是乎敍

磐溪大槻崇識

藩祖盛烈記卷之一

加賀 西坂衷 編纂

高德公。諱利家。其系出於野見宿禰。宿禰仕
垂仁天皇之朝。以勇力蒙擢用。嘗應詔奏請。徵
出雲土師壹佰人。埏埴以造人物等形。易殉葬。
帝善之著為令典。永禁殉死。因賜姓土師臣。數世
孫遠江介。諱古人。請改姓。勅賜姓菅原。遠江介
曾孫贈太政大臣。諱道真。歷事宇多天皇。
醍醐天皇。勲業大著。天下稱為賢相。延喜元年以
讒貶太宰權帥。有男女二十三人。皆被貶黜。唯聽
小男隨行。其一稱前田。其一稱原田。世居筑紫。前
田氏數世之後。舉族東徙尾張。至 休岳公。蓋六
世云。

休岳公。諱利春。通稱縫殿助。屬尾張織田氏麾下。
居荒子城。領二千餘貫之地。以勇武稱。天文七年
戊戌冬十二月廿五日。生 公于荒子城。小字犬千
代。母 長齡夫人竹野氏。 公幼而聰敏。英姿端
麗。及長勇智絕倫。寛仁愛人。意豁如也。

十九年庚戌 休岳公。迎高畠氏通稱松。為 公之配。
時年甫四歲。是為 芳春夫人。左京大夫吉廣女
也。

二十年辛亥春正月。 公年十四。織田公信長上總介後右大臣。
見而愛之。賜秩五十貫。寵遇甚渥。秋八月。織
田公與其族織田彥五郎尾張清洲城主。織田常祐子。戰于海
津尾張。使 公始被鎧從軍。 公奮戰先衆。獲胄首。
織田公大喜曰。卿年少初莅陣。乃能如是。可謂膽
有毛矣。

二十三年甲寅。 公加元服。稱孫四郎。

弘治二年丙辰秋八月廿四日。織田公同母弟信行
叛。使柴田勝家權六後修理亮。林光春美作守。各將千人。急
攻名塚。織田公聞警。乃帥兵七百。赴援戰于稻生。
公先登敵驍將宮井恒忠勘兵衛。彎弓射 公。中右
目下。 公不少撓。奮進刺殺之。不拔其箭。還流血
淋漓。獻首。中軍織田公壯之。手接級。揭于馬上。示
衆。軍為益振。遂大破敵。即加賜祿百貫。後織田公。
宴諸將於安土。親執散賜 公。因捉 公鬚稱稻

生之功。曰。美哉公勇武。何愧鎌倉景政（權五郎）耶。
三年（丁巳）十一月廿七日。　天皇讓位於　皇子
方仁親王。是為　正親町天皇。
永祿元年（戊午）春正月。織田公攻岩倉。（尾張織田新右衛門居城。）
公進戰獲冑首一級。是年　公改稱又左衛門。
二年（己未）夏六月。織田公所嬖幢坊拾阿彌者盜
公刀笄。　公怒將斬之。織田公諭　公宥其死。拾
阿彌負寵嘲笑。　公於稠人中。　公怒甚遂斬之。
城樓下。織田公。時宴於樓上。望見大怒命禁牙叅。

是月翁主生。名小督。後嫁于前田長種（對馬）
三年（庚申）夏五月。駿河國主。今川義元（刑部大夫）親率大
軍西上。拔我六壘。勢如破竹。直逼桶狹間。織田公。
率精兵三千。乘風雨。從間道襲敵中軍。　公私從
軍。先衆所營。獲數級。獻之織田公。不顧。　公乃擲
級於淖中。復躍馬赴敵。縱横奮擊。敵兵披靡。身亦
被數創。鎧冑悉赤。尚進戰。衆謂織田公曰。前田某
今必死。忠勇如此。豈不可惜乎。乃命左右止之。然
尚未賞其功也。冬十月十三日。　休岳公。卒于荒

子城。　休岳公。六男二女。長利久。（藏人）次利玄（二十左衛門）
次安勝。（五郎兵衛）次　公。次良之（藤八郎）佐脇氏襲。次秀繼（右近）
女一。配寺西九兵衛。一配高畠定吉（石見守）。利久襲
後居荒子城。
四年（辛酉）夏五月十三日。織田公侵美濃與齋藤龍
興（右兵衛大夫）將長井甲斐守。日根野下野守。戰于森
部。　公復私從軍。先登獲冑首二級。獻之織田公
始霽顏。并賞桶狹間之功。加祿三百貫。眷遇如舊。
五年（壬戌）春正月十二日。　世子諱利長。生于荒子

城。是為　瑞龍公。夏五月。織田公。復略美濃。與其
將牧村牛助。稲葉又右衛門等。戰于輕海。　公陷
陣獲冑首。被重創。猶進鬪。織田公使人止之。冬十
月。　天皇遣中使密　詔織田公。戡定禍亂。織
田公。乃戒勅將士。將圖中原。
六年（癸亥）翁主生。名蕣。後降嫁中川光長（武藏守）
七年（甲子）秋八月。織田公入美濃。攻稲葉城。（齋藤龍興所居）
遣　公及森可成（三左衛門）（後武藏守）。使於前軍。首獲冑首。
而還。吾師終拔城。城主龍興出奔越前。齋藤氏亡。

於是織田公。徙治稻葉山。改名岐阜。

十年丁卯織田公。擇麾下林武之士。置赤母衣士九騎。黑母衣士十騎。公與焉。以年少辭。織田公弗許曰。卿年雖弱矣。武則老矣。勿復辭。衆無不歎羨焉。

十一年戊辰秋九月。織田公。大擧入近江。攻箕作。佐佐木兼頼將。佐佐木左太郎。建部源八郎等所守。公屬于前軍。超衆先登。直殪數騎。身亦被創。益奮戰。敵兵披靡。織田公望之曰。其威如夜叉。而其擧則甚也。是月。織田公帥

兵奉將軍義昭足利入京師。悉定畿内。詔任彈正忠。敍從五位下。

十二年己巳秋八月。　公從織田公。入伊勢。攻大河内。北畠中納言具教所居。有殊功。村井長頼。長八郎後豊後守力戰獲冑首數級。　公大喜。賜通稱之一字。使改稱又兵衛。冬十月。織田公。以利久無子。且疎將略。令公代襲本宗。加賜其采地二千餘貫。伏前二十四百五十貫　公固辭焉。織田公不聽。罷勉就命。柴田勝家。森可成。佐佐成政内藏助。來賀盛稱。　公偉勲。而稍譏利

久。　公艴然作色曰。利久假令雖無似。於余是兄也。今余代襲宗家。實出於君命。不得已耳。公等不能憫弔。亦何譏刺至此耶。衆赧愧不能答。　公既受命。將入荒子城時。利久在清洲。奥村永福助十郎後助右衛門。拜伊豫守。留守拒而不納。　公示以織田公朱章。永福曰。臣何用織田公之章。非得主君手書。有死而已矣。　公乃遣使於清洲。取利久書授之。於是永福開城去。時年纔十八。人多其節義焉。

元龜元年庚午夏四月。織田公。大擧撃越前。廿日攻

手筒山。越前守將上田兵部。中村兵庫等。并城善防禦。　公先衆而進。城兵叢銃。銃發如雨。　公幾殆。村井長頼。以身扞蔽。　公銃丸洞左肩。不爲少挫。助　公使鬪。城遂陥。廿八日迫金崎。越前將朝倉景恒所守。　公屬先鋒力戰。奥村永福。私從軍奮戰。殪數騎。提級來獻。　公素喜其忠勇。至是遂祿之。以充腹心之任。是時。小谷近江城主。淺井長政備前守應越前國主朝倉義景。左衛門督擧兵。絶吾師歸路。織田公。旋軍入京師。敵兵追躡。　公與勝家成政等。撃

郤之。六月廿九日。織田公與淺井長政。越前將朝倉景健（孫三郎）大戰于姉川（近江）。敵鋒甚銳。先鋒敗衄。及德川公（參河岡崎城主。諱家康。）來援。衝其中堅。織田公命左右衆之。　公突戰。所向披靡。村井長頼。小塚藤右衛門。木村三藏。從之力戰。各獲數級。敵軍敗績。

秋八月。三好康長（山城守。晩號笑岩。長慶之弟。）誘紀伊和泉賊。據野田福嶋（并攝津）。織田公。將兵討之。石山（即今大坂。）本願寺主。光佐（顯如）舉兵應賊。九月十四日。出衆取森口木佐佐成政。福富平左衛門。率部下拒之。爲賊所擊大敗。織田公。使　公救之。　公揚鞭赴敵。　公身長六尺許。被赤母衣。戴銀兜帽。手揮長槍。叱咤風生。縱橫奮擊。直殪數十人。賊人馬辟易。長頼永福等從之。殊死戰。賊兵遂潰走。織田公大喜。稱爲本朝無雙之槍。即於近江長濱。賜一萬石之地。於是威名大顯。時朝倉氏。淺井氏。與叡山僧侶通。謀將扼我歸路。十九日。織田公。急班軍。賊追尾。　公與勝家成政互殿。賊不敢前。

二年（辛未）春正月。公子又若生。（後稱孫四郎。能登侍從。諱利政。）秋八月。織田公。率兵入近江。使勝家攻金森。　公屬勝家軍。三日昧爽。長頼告　公曰。臣今夢一異人。呼曰。若急攻城。宜從左路進。請速發兵。　公不聽。長頼退而假寐。復夢如前。因密出營。挺身先登。勝家族。佐久間盛政（玄蕃允）繼之。　公與勝家。麾衆乘之。遂拔城。織田公。悅長頼之功。脱南蠻鐵戰笠賞賜焉。

三年（壬申）翁主生。名阿摩。長仕豐臣公之宮。後出嫁萬里小路光房（大納言）

天正元年（癸酉）秋八月。織田公。復將大軍。入近江。取月瀨。朝倉義景。率兵二萬。救淺井氏。軍餘吾（近江）。分兵守大撞丁山二塞（并近江）。十二日。吾師下二塞。義景焚營宵遁。織田公望火光。以輕騎追之。有先馳者。織田公誰何。即　公也。織田公戲曰。吾以爲先登。悔爲卿等所先。　公爲前驅。大破越前師于刀根山下。長頼永福。三藏。藤右衛門。奮戰各獲數級。織田公。長驅薄敦賀（越前朝倉義景ノ治所）。義景自殺。朝倉氏亡。十一月十四日。長齡大夫人。卒于荒子城。

二年甲戌春二月。織田公入朝。　詔任參議叙從三位。秋九月。織田公討長嶋賊。　公從軍有功。

三年乙亥夏五月。甲斐國主武田勝頼。率歩騎二萬圍長篠。參河德川公乞援於織田公。織田公。發兵五萬赴援。使　公及成政。司銃手三千。廿一日吾師以礮挑戰。敵先鋒山縣景昌三郎兵衛等。敢死進戰。破柵二重。吾先鋒潰走。　公勵銃手。萬丸雷震。僵尸為丘。甲斐師大敗績。有一隊將。服猩血戰袍。朱甲鮮麗。縱而退。　公馳逐之。呼曰。盍反乎。敵反戰。數合。　公創左股。敵得間走。長頼大呼曰。村井又兵衛在于此。追迫於水。鬪於中流。敵斫長頼傷唇。長頼不屈。遂殪之。即敵之弓隊將弓削某也。織田公望見。盛賞　公之武略。　公曰。是實家臣長頼之功。某何與焉。織田公曰。否。有臣若此。豈非卿之武略乎。乃召長頼。取戰袍賜焉。八月織田公。討越前土寇。　公從軍。諸城皆望風潰。加賀越前。旬日悉定。九月十三日。織田公。旋師至北庄。大論戰功。封　公越前府中。食三萬三千三百石。於是始列

諸侯。頒祿宗室及麾下。各有差。是年　詔織田公。任權大納言。

藩祖盛烈記巻之一

藩祖盛烈記巻之二

加賀　西坂衷　編纂

天正四年丙子。織田公。大城安土治焉。十一月入朝。詔叙正三位。任内大臣。
五年丁丑十一月。　詔織田公任右大臣。是年翁主生。名與免。後嫁浅野幸長紀伊守。
六年戊寅冬十月。茨木城主。摂津高山右近降。使　公及佐佐成政。金森長近等守之。是年翁主生。名菊。天。

八年庚辰五月。翁主生。名千世。始嫁細川忠隆與一郎。再降嫁村井長次出雲。六月織田公。使　公及菅谷長頼。福富行清。徇能登越中。先是能登國主畠山氏麾下長綱連。長連継対馬輔幼主。拠七尾城。要與越後國主上杉謙信（弾正大弼輝虎。薙髪號謙信。）率師囲之。連継使其子孝恩寺（幼字萬松。嘗因父命為僧。称宗顔。居池崎孝恩寺。）告急安土。已而長氏一族。為遊佐続光美作。温井景隆備中。三宅長盛備後所殺。孝恩寺蓄髪。称九郎左衛門連龍。請織田公欲復讐。至是自越中森山。率兵入能登。毎戦必勝。景隆長盛大懼。乞降於織田公。於是公入能登。次飯山。菅屋長頼次七尾。福富行清次富木。相偕匡正國政。織田公。賞連龍之功。與感怙以其故家領鹿嶋半郡賜焉。蓋其先長谷部信連。事以仁親王。以驍勇著。平氏之亡。将軍頼朝。嘉其忠勇。賜邑於能登。子孫世居之。以長為氏。連龍等其裔云。
九年辛巳夏六月。遊佐続光。其子義房等伏誅。温井景隆。三宅長盛。因菅屋長頼。請免死。織田公不可。

秋七月。景隆長盛。奔越後。冬十月織田公。封　公於能登全州二十三萬三千石。使長連龍隷麾下。又封　世子越前府中三萬三千石。於是菅屋長頼。福富行清帰安土。　公乃徙治七尾城焉。省政。明賞罰。施恵于窮民。封内悦服。時有一異僧。客寓七尾。為人禱神。其言頗験。國中奔波。請禱者常填門。左右勸　公一見。　公曰。是必妖賊。以幻術惑衆也。不可不誅。命吏斬之。果耶蘇徒也。是月越後國主上杉景勝喜平次。後会津中納言。使其将三法寺伊

豫吉江織部等。侵越中。據魚津城。　公與佐久間盛政。（時守加賀尾山城。）戮兵攻拔之。冬十一月。　世子娶織田氏。是爲　玉泉夫人。右大臣織田公女也。是年織田公。封佐佐成政於越中。

十年（壬午）夏五月。越後將屍高左京。黑金孫左衛門等。復侵越中。奪魚津城。　公與柴田勝家。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等。圍之。城兵告急于春日山。（景勝治所。）上杉景勝。率師來援。次天神山。（越中）　公與諸將。以數騎出。密覘敵營。越後兵覺之。出衆來薄。　公叱吒。敵不敢前。諸將議襲天神山。成政盛政爭先鋒。公曰。佐佐氏既主此國。宜爲先鋒。雖然佐久間氏。亦不可後於人。則當左右張陣齊進也。勝家以下可之。刻日攻天神山。時長景連。（與市。長氏之支族。世稱黑瀧之長。曾通志乎上杉謙信。從居于越後也。）伺我虛。從越後。乘兵艦。入能登。據棚木舊壘。（鳳至郡）　七尾留後馳報急。　公召長連龍曰。卿諳地理。急往定否。連龍曰。臣誅景連。易如反掌。願請軍監。　公壯之。令大井直泰（久兵衛。後改姓大音。）爲監。連龍即以其兵歸能登。廿一日攻棚木。一鼓

拔之。斬景連以下首。獻魚津。　公大喜。乃函景連首。送安土。織田公嘉連龍之功。賜感帖。是月海津（信濃）城主。森長可。率兵襲越後。景勝聞警。旋軍。諸將乘機進拔魚津。將與入越後。六月四日。飛檄自京師至。言織田公爲明智光秀（日向守）所弑。上國大亂。於是各班軍。方是時。　世子兼織田公命。與　夫人織田氏。將如京師。至勢田（近江）聞變。乃令奥村次右衛門。恒川監物等。護　夫人。避荒子城。親率左右赴安土。遂往松个嶋。（伊勢）說織田信雄（織田公第三子。初名茶筅。後內大臣。）以復讎之義。信雄可之。乃赴日野。（近江）諭蒲生氏鄉與　世子來安土。偕議大舉。會光秀伏誅。於是歸府中。　夫人亦尋還。　公既旋軍。議急發兵。南討光秀。是時石動山（能登）僧徒。乘亂蠢動。密招溫井景隆。三宅長盛。二賊將作亂。謀者上變。　公召僧徒責曰。汝等以浮屠之徒。何爲被猖。乃爾前鑑在叡嶽。若不改圖。則余遣兵。夷滅一山。使無噍類矣。汝悔靡及焉。僧徒震恐。奉誓書。請宥。乃赦之。僧中猶有執迷不悛者。脅衆招二賊。二賊大喜。乞兵

於景勝。景勝使其將小南內匠、筒井雅樂助等發兵三千、助二賊。衆軍艦抵妻良港中。越廿三日入石動山。廿四日出軍、於荒山具丹銃、築壘。壘垂成、日已晡。期以詰旦從軍。　公聞警大怒、欲急擊之、以麾下將士多在府中、因不能大舉。貽書佐久間盛政、請夾擊賊。盛政乃發兵二千五百、至高畑。　公蓐食發七尾。廿五日黎明至芝嶺、遇賊衆赴荒山。公麾左右擊之。賊潰走。景隆、長盛入荒山。盛政自三尾路攻之。賊不能支、皆授首。吾先鋒高畠定吉

自東谷薄石動山。長連龍、村井長頼、奧村永福、自仁王門進。賊將遊佐某、悉僧徒拒之。梅野善次郎、篠原一孝、小塚八右衛門、富田助三等先衆衝之。直殪數十人。全軍乘之。連龍令人縱火。賊大潰走。轉墜絕壑死者無算。　公令曰、殲其巨魁足矣。脅從勿誅。因以脫死者甚多。盛政之拔荒山也、遠生異圖、欲襲我後、與賊夾擊、以奪能登。望見山上烟焰蔽天、知賊已殲。因送景隆、長盛以下首、賀戰捷。　公悉誅賊、梟於山門外。凡千餘級。還五社權現於

伊影山、宥脅從之罪。僧徒感泣、不復敢背畔。冬十月。　公與不破家光（彥三）、原師頼（彥次郎）、金森長近（五郎八）赴山崎。（攝津）初織田公遇弑也、播磨國主羽柴公秀吉（筑前守。後太政大臣關白。）在備中、與毛利氏（安藝國主、大膳大夫輝元。）戰。聞變、即東上、一戰誅明智光秀、與諸將議立三法師（右大臣織田公嫡孫、中將信忠長子、後岐阜中納言秀信。）為嗣君、為修安土城、使二叔尾張國主織田信雄、美濃國主織田信孝（織田公第三子。幼字三七。）輔護之。二叔爭權生郤。信孝遂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伊勢國主）、佐佐成政等、倶圖信

雄及羽柴公、約期竝起事。寢覺、羽柴公發兵攻信孝。信孝大懼、質生母求和。羽柴公乃取其質、歸駐山崎、議伐柴田氏等。至是勝家使小島若狹守、中村文荷齋來告　公曰、本能寺之變、未竟歲而、予與羽柴氏生釁。作鷸蚌、則人將何謂。請欲與羽柴氏行成、相與輔幼主。願勞君。　公諾焉。因有此行矣。十一月二日。　公到山崎、見羽柴公、議成。羽柴公納之。四日　公詣大德寺、拜織田公之廟。十日過北庄（勝家所居）、傳羽柴公之命於勝家、而歸國。

十一年癸未春二月。越前國主。柴田勝家聲言。羽柴公秀吉。將不利於幼君發兵討之。使佐久間盛政入近江。次江本。　世子為先鋒。羽柴公。列城砦於志津嶽。使諸將守。三月勝家軍于柳瀨。乞援于我。　公率兵三千。會之軍于別處山。近江　勝家大悅。借議方略。盛政疑。　公。密勸勝家圖之。勝家叱曰。前田氏質女于北庄。且其為人。忠信平直。豈忘義者哉。盛政愧屈。不復敢言。　公聞之。哂曰。誰謂盛政勇。狐疑狼顧。視利不識義。其能久乎。羽柴公聞　公

援勝家。令諸將益修志津嶽城壘。固守不出。曠日持久。夏四月信孝。復舉兵應於勝家。其十七日。羽柴公。以其軍。南攻信孝。十九日盛政。乘夜取間道。襲中川清秀瀨兵衛之營。破之。狃勝不收軍。　公使勝家急召還盛政。盛政不奉令。時羽柴公在大垣。美濃　聞警。即發夜抵嶽南。炬光燒天。盛政震駭倉皇旋軍。諸砦出兵追之。盛政大敗績。羽柴公麾諸軍。逐北。猛如烈火。越前師不戰而奔。　公與　世子。勵麾下。當敵衝。然衆寡懸絕。兵鋒不可當。乃班軍。

敵兵尾擊甚急。小塚藤右衛門。木村三藏。富田與五郎。土肥但馬。土屋文右衛門。奥村周防。庄田左馬介。開戶彌六。横地平八郎。野野村庄八等。力戰死之。長連龍。村井長賴。以其兵。互殿。二帥。家兵戰沒者數十人。　世子。旗將。横山長隆。張旌旗。設疑兵。敵兵以為生兵新至。不敢迫。　公怒麾下死傷。復勵衆返戰。長隆進鬪死之。　公益怒進戰。長氏家隷相浦新介執銜諫曰。非大將死所也。強控馬而退。連龍長賴。殊死拒戰。　公及　世子。因得入

府中。柴田勝家。僅以數騎來城下。大井直泰。密告公曰。請斬之。結好於羽柴氏。此所謂轉禍為福之道。機不可失也。　公不應。直泰強之。　公憤然擧手。毆直泰胸。叱曰。汝不知士道也。余與勝家善。而事至於此。何忍殺之。縱令殺勝家獲天下。余復何面目立天下哉。乃開門。迎入。勝家視　公。泣下。公慰籍之曰。勝敗本兵家之常。足下當歸北庄收散兵。為守禦之計。余亦據此城。將一快戰。勝家曰。君之高義死不忘矣。然余自事弓箭。未曾敗衂。今

日為猴郎。（羽柴公面肖沐猴。故世謂以為目。）一敗塗地。是乃天喪
余也。今余欲歸就死。不忍累君。君素與秀吉善。必
行成母以余再誤。　公将送之。勝家固辭。請駿馬。
揮涙而去羽柴公。率大軍圍府中。　公固壁不出。
羽柴公。使堀秀政（久太郎。後左衛門督。）來議和。　公不肯使
者三反。是時勝家。送還女公子之嘗質于北庄者。
羽柴公感　公執義最固。親踵城門。呼公曰又
左又左。　公亦感其赤心待我出城迎之。首請宥
勝家之死。羽柴公可之。於是歡孚如故。　公即揚

鞭赴北庄。中路望之。焔烟蔽天。勝家既自殺。　公
大息曰。悔我來晩矣。使勝家至死。惜哉。羽柴公令
公徇加賀諸城。皆下。羽柴公謂　公曰。君宜領河
北石川二郡。徙治尾山矣。乃振旅而還。於是　公
遂徙尾山城（文禄元年。改名金澤。）　世子。自府中徙松任。
公之徙尾山也。有盗遮前徒于宮腰邑人中山主
計者密訟之。　公宿其家。發令戒之。命主計捜捕
其徒悉誅之。而入尾山。於是　公蠲佐久間氏苛
政。為治寛簡。統内悦服。夏五月城末森。（能登）末森當

加越能三州要衝。難其守。　公私擬奥村永福。會
諸将問之。僉曰。永福義勇絶倫。誰出其右者。乃命
永福為守将焉。是年　天皇嘉稱羽柴公清京
畿定禍亂。詔叙從三位。任参議。乃相形勝之地。
大城大坂。徙治焉。於是覇勢稍就

藩祖盛烈記巻之二

藩祖盛烈記巻之三

加賀　西坂衷　編纂

天正十二年（甲申）夏四月。尾張國主織田信雄。深忌羽柴公威望日隆。終生釁隙。與德川公合謀。大破其將校于小牧（尾張）。　公使長連龍率兵援羽柴公。越中國主佐佐成政。遂應信雄。密約滅羽柴氏。而有北陸七州。因欲伺間先襲吾諸城。乃使京師賈人油屋小兮。密就國老村井長頼請曰。余年過四十。未有嗣子。願養公之第二子。配長女以為嗣。永為兄弟國。長頼朝而告　公。　公即許之。秋七月二日。成政使佐佐平左衛門來納幣。　公及公子又若。延見使者。命饗讌。賜寶刀二口良馬一匹。還之。成政密喜曰。前田氏墮我術中矣。窺隙益急。八月　公。將使長頼之富山定婚。成政辭曰。昏禮人倫之大端。不可不慎重。余聞仲秋非良月。敢請待吉月而徐議之。　公召長頼曰。彼意不在婚媾也。不戒將為彼所欺。會富山僮朋昌林。因長頼家宰小林彌六左衛門。告成政密謀。於是　公命長頼

曰。朝日山（加賀）。當加越之衝。敵若據之。非吾利矣。卿急築城砦。備不虞。長頼乃率兵千五百人。至朝日山。親督築壘塹。高畠九藏。原田又右衛門副之。廿八日。佐佐平左衛門。前野小兵衛。兼成政命。將據朝日山。率兵五千。抵山麓。望吾兵愕怡。既而察塹壘未完。麾衆將進戰。長頼勒部下。見兵不過七百。會阿波賀藤八郎。江見藤十郎。自尾山來。長頼使二士報急。且曰。諸君為余能告　公。臣遠以小兵當敵。而城壘未就。城若不保。則當索臣尸於隍外耳。二士即揚鞭報急。　公聞警曰。長頼在。不足憂也。然衆寡懸絶。余豈可坐視之。即勒將士。先發不破家光（彦三）。片山内膳。岡嶋一吉（喜三郎　後備中）等皆繼之。至則越中兵遁。　公使長頼益修壘塹。檄諭諸城。嚴備而班軍。是時　世子在松任城（加賀）。前田秀繼（又次郎）其子利秀。將兵千八百人。在津幡城（加賀）。前田安勝。前田良繼（孫左衛門）。高畠定吉。中川光重（清六郎）。將兵三千五百人。在七尾城（能登）。長連龍將其兵千人。在德丸城（能登）。奥村永福。千秋主殿助等。將兵千五

百人在末森城（能登）。目賀田又右衛門、丹羽源十郎將兵千五百人在鳥越城（加賀）。烽燧相通、犄角佐援。公遣使告變大坂。羽柴公曰。成政雖質女于大坂、吾常疑其反覆。今果然。我使前田公還尾山者、掩其不備也。成政固非其敵。余亦無北顧之憂焉。乗勝使者還之。九月八日。佐佐成政大發歩騎二萬、欲取間道襲鳥越城。至下河井、募農夫為郷導。麾下士收田畠兵衛者、充郷導。兵衛素懐吾仁政、故陥諸深山絶險中而亡。越中師終日迷不能出山。舉

軍大窘。九日纔達吾妻野（越中）。成政憤恨、乃轉旆襲末森。令神保氏春（安藝守）率兵四千、軍于川尻、斷吾援道。親率中軍、軍于坪井山。使先鋒直逼末森。佐佐與左衛門、前野小兵衛等率兵八千、圍末森。縦火人屋。吾隊長土肥茂次（伊豫）揮十字槍、出城拒之。從者僅三十、皆血戰死之。城將奥村永福守内城、裨將千秋主殿助守東城、瀧澤金右衛門守外城。各勵部下、善扞禦。敵攻東城最急。高畸次兵衛、前波二四郎、白井四郎右衛門、三輪飛左衛門等開門突衝、奮撃卻之。敵中有知主殿助者、繳書於箭射城櫓。以重利誘内應。主殿助以其書示永福。永福留主殿助於内城。使其弟奥村加兵衛代守東城。敵知無内應、四方肉薄上城。成政亦率左右來先鋒、親指揮勵衆。城兵衆寡不敵。外城終陥。敵又奪吾汲道、並逼内城。金鼓震天、蟻附上壘、内城幾陥。永福大呼勵衆曰。余儕蒙君命守此城。城若不保、則肝腦塗地、傳功名於千載而已。親揮長槍馳騁敢戰。其子榮明（助十郎、河内守）、甥易英（又十郎、後因幡）、皆驍健。

輔永福力戰。易英年甫十四。能挽強弓、數殪敵。殆無虚發。永福婦人加藤氏、美而勇。手挾長刀、率侍女數十人、齎酒食巡視城中、奬勵激惰。士氣由是大奮。皆殊死戰。敵終不能拔。十日午後、末森報至尾山。公乃投袂起。君夫人曰。請待孫四郎瑞龍公來偕發。公勵聲曰。婦女何知兵機。手擐甲着冑。君夫人乃勸酒。公飲黙舉太白、令左右傳檄諸城。揚鞭先發。能續者僅數騎。諸將士追及於途。公至中條、命農夫半右衛門曰。汝募佸氏。

以紙作旌旗。詰朝登山揭之。後享與賞。已而又馳
哺下達津幡。城將前田秀繼出邀之。公欲直赴
于末森。秀繼扣馬諫曰。敵兵甚多。姑待諸將來。殲
之入城。　世子及諸將皆尋至。　公坐正廳。揚言
曰。余每與成政莅陣。競魁殿。未曾不出其右也。彼
縱令有十萬之衆。以吾精兵擊之。則猶鷹鸇毆鳥
雀。韓盧追狐兔耳。諸將士皆激昂。秀繼與寺西宗
與（治兵衛）進曰。成政以大軍薄孤城。末森既陷必矣。
且分兵絶吾援路。今以少兵赴之。必不利。不若守
此城。而作全勝之計也。　公作色曰。大丈夫赴戰
陣。何以懼大軍為哉。永福等嬰孤城。出死力待來
援。意其情甚於枯魚望雨。若使彼輩陷沒。余何顏
視群臣邪。且成政拔末森。則其勢益猖獗。余非翅
損威名於一世。必為後世所嗤笑。吾意既決矣。卿
等勿復言。乃延村井長賴於別室議之。長賴曰。惟
急擊之敵。雖有大軍。必負衆弛備。於破之乎何有。
機不可失也。　公鼓節曰。善。將勒兵出。秀繼曰。城
中有善天文者。敢請卜吉凶。　公不懌曰。戰陣以

人和為上。龜卜何為。秀繼宗與強之。且曰。於卜何
害。卜者至。　公睨視勵聲曰。余必進軍擊敵。汝識
天文。則慎勿謬焉。卜者蒲伏為觀書。答曰。天吉地
吉。日月並吉。速進軍。則殲敵在須臾中矣。　公哂
曰。汝實能識天文。余凱旋厚賞之。即與。　世子策
馬馳出。麾下錯愕不遑從。横山長知（三郎。後山城守）。年甫
十六。親操世子馬標前驅。武者奉行。宮川但馬。
山崎長徳（庄兵衛。後長門。晚號閑齋）。周旋整陣列。村井長賴。不
破家光。為先鋒。左右齊進。前田利秀。原隱岐。片山
內膳次之。前田利大（慶次郎）。近藤光之（善右衛門）。青山與
三郎。野村三郎四郎次之。　世子次之。　公率左
右驍騎次之。四更達高松。於是勒追從兵。得二千
五百。　公發尾山也。近臣篠原一孝（勘六）。患癬不能
起。　公慰之曰。汝留此善守城。一孝揮涕曰。臣寧
死于道途。何得不從此行乎。乃歸家。飛轎追及此。
遙望　公呼曰。臣一孝至矣。　公喜曰。汝疾奈何。
曰。臣上途。癤忽潰。膽氣十陪。雖與怪鬼魍魎相搏。
力能拉殺。　公笑而慰勞之。時候騎報敵兵近。梗

前路。公使富田景政〔六左衛門後越後守〕覘之。忽復報曰。非敵也。速進軍。公曰。汝能察否。曰。初望前路。有如一隊軍者。臣靜覘之。陣列不搖動。人立無高下。因知非敵矣。進視之。果河岸亂墻也。公稱善。乃偃旆束鑣。而進越中。兵軍川尻者。終不覺其猝至也。黎明達砂山。馬標旌旗翻風。軍装凜然。如神兵從天降。越中兵大震駭。末森城中望之。未知何師。城兵有上原清兵衛者。攀樹辨牙旗。喜躍墜於樹。拊足呼曰。公來援。公來援。衆曰。何以知之。曰。

中軍有鍾馗牙旗。是先臣隨應軒所獻武田信玄之牙旗也。城兵鼓譟。勇氣百倍。公麾衆進軍。長賴曰。臣請直薄坏井山。襲中軍。公曰。卿言甚奇。雖然成政必據地利。不若擊其前鋒。解末森重圍。於是長賴。家光。勵部下。直擊敵背。敵前鋒大擾。其將佐佐與左衛門。回衆。揮槍進戰。長賴躍馬格鬭。數合。忽刺殺之。二帥之家兵。乘之奮戰。敵兵潰走。長賴家光。使其臣間野新之丞。小林彌六左衛門。三木十內。野後太右衛門。〔家臣〕并長賴。不破四郎右衛門。平野齋宮〔家光家臣〕等。獻所獲胄首於中軍。公揚聲賞之。衆僉踊躍。益赴敵。公與世子。率中堅轉旆出城。背敵將本庄市兵衛。野野村主水。櫻甚助。整陣叢銃拒之。半田半兵衛先衆突戰。銃丸中脚殪。公大呼揮金麾。縱左右進擊。野村傳兵衛。山崎彥右衛門。應聲揮槍齊先登。富田景政。藤原一孝。小泉彌市郎。北村作內。富田源六郎。木村久三郎。奧野彌市郎。井口茂兵衛。阿波賀藤八郎。江見藤十郎。吉川平太。岡本七郎等繼之。縱橫力戰。

無不一當百。焉城兵亦出門。橫擊敵兵。大敗績。追北斬之。殷血數里。公戒杻勝鳴金班軍。此日自卯至辰。斬殺七百五十餘級。馘其裨校十二人。公與世子入城。感永福勳烈。並賜感怡。公復特賜是日所用鍾馗牙旗。金麾。金甲胄。佩刀。及黃金若干。召其婦加藤氏。親慰勞之。賞賚亦隆。城中將士。主殿助。金右衛門以下。賞賜各有差。衆無不感奮。佐佐成政聞前鋒敗衄。大怒。戮衆親來。公分軍五隊。出城進旆。長賴亦為先鋒。成政望見吾

旆進遶旋軍客将本多正重。三一勸公曰。請縦軍
擊之。滅成政在此一擧矣。公叱曰。汝何知兵機
最戒諸軍不敢搖。後於尾山城。公謂世子曰。
前日不用正重言者。所謂留勝而完師之道耳。何
者余以少兵擊其不意。彼皆褫魄終致敗衂。若縦
衆追之。彼必覺吾少兵。皷衆返戰。則非吾利矣。寄
寓之士。專立已功。而不圖全効。不可不裁量也。越
中師巻。擧坪井山。將士皆負傘背旗。晴暉映之。數
里赫灼。吾兵望見歆羨。稱其鮮麗焉。公謂左右

曰。若等勿徒羡之。余必滅越中。使若等被彼背旗
耳。時一隊軍揚塵自白砂堤來。公使脇田善左
衛門。野村七兵衛馳視之。則長連龍率其兵自徳
丸來援也。先是尾山飛檄。至能登諸將曰。敵兵既
斷尾山援路。公必不能達末森。末森陥必矣。今
城中不過三千。虛城而赴援。敵若擣吾虛。則大事
去矣。不若族再報發兵。連龍曰。利鈍在天。某等今
稟君命。不急赴。則不忠莫大焉。諸君若不肯。余敢
獨赴之。諸將依違不決。連龍憤然出席。急率部下

來。此聞越中兵既遁。悔恨切齒曰。余為諸將所誤。
後此大事。復何面目見公耶。手斷髮。將髡二十
馳歸告之。公且感且驚。急召連龍。連龍來中軍。
公感其排群議。不顧萬死。奔命褒賞甚隆。世子
亦與感怙永福進執連龍手。謝其來援。至泣下。擧
軍無不嗟賞焉。公顧諸將曰。成政若轉旆。通津
幡則城危甚矣。因留永福以下。如故守末森。乃旋
軍。成政之收兵也。使諜者覘津幡。蓋欲乘間襲之
也。諜者皆回報。加賀師多屯山上。旌旗陸續。幾不

可數。蓋認農夫等奉命張疑兵。為真也。成政以為
有備。終班軍。過鳥越城下。遙望城上。有鳥集焉。怪
之。使候騎覘之。則城中無一人。蓋守将目賀多又
右衛門。丹羽源十郎。聞訛言。為末森已陥。棄城遁
也。成政大喜。入城息兵。公旋津幡。使小林喜左
衛門告捷。鳥越喜左衛門至城下。旗幟皆異。回轡
報之。公大怒。急欲攻之。諸将諫曰。君既得大
捷。鳥越彈丸孤壘。雖棄諸敵。亦無害矣。不若養鋭
氣而徐取之。公可之。乃振旅而還。封内民庶磨

至府下。拜觀凱陣。歡頌塡路。於是　公大諭戰功。
長賴以下各有差。七尾諸將。得末森捷聞。大悔憾。
欲立奇效償之。急率部下。入越中。攻勝山。內藏上
城。終拔之。斬首數十。毀壘埋塹。而還。獻捷于尾山。
羽柴公。聞末森勝山二捷。馳使賜感帖。賀連捷焉。
十一月。羽柴公。與織田信雄。盟矢田磧。伊勢議和弭
兵。是月。佐佐成政稱疾。潛與左右。取間道。超立山
絕險。出諏訪。信濃十二月到參河。謁德川公曰。公大
擧西上。余悉斂賦。以從。兩雄併力。長驅而進。秀吉
可擒。德川公。以織田羽柴。和議已成。辭之。成政遂
如尾張。見信雄。勸再擧。信雄亦弗聽。遂還富山。

藩祖盛烈記卷之三

藩祖盛烈記巻之四

加賀　西坂衷　編纂

十三年乙酉春二月。公召長頼曰。去歳以守将孱弱失鳥越城。余甚憤焉。卿為圖取償於越中。長頼奉命退與家臣議其事。小林彌六左衛門。屋後太右衛門。倶越中人也。善諳其地利。建議曰。今石動安居。二邑之間。有蓮沼邑。富民填咽。多蓄米粟。佐佐氏常為軍資。若乘夜焼之。則敵兵破膽。長頼朝而告。公可之。廿四日初更。長頼将兵千人。先発。

諸将以次継之。公與世子。率中堅。駐加越之境。為後援。長頼使細作四井主馬。為郷導。而進兵。是夜陰雲晦冥。咫尺不辨。主馬曰。昏黒如此。恐失道路。敢請旋軍。長頼罵曰。余蒙君命。為前鋒。曷恐暗夜。縦令轉墜溪谷。斃於此躬。豈徒旋軍哉。汝難郷導。則自此棄。余歸。部下感奮。衝昏益進。黎明達蓮沼。縦火焼糧倉。延及人屋。越中将前野小兵衛。在利波城。佐佐平左衛門。在貴船城。悉鋭來拒。長頼家兵死者數人。長頼奮怒。揮槍血戰。直殪數十人。吉川平太。江見藤十郎。小林彌六左衛門。屋後太右衛門等。奮戰卻之。敵復勠衆進。山崎長徳。近藤光之。以生兵當之。銃将平野五郎右衛門。川村善五郎。長田猪介。總銃手薄之。長頼亦横撃敵兵。終潰走。於是班軍。長頼來本營。獻斬級百八十。満鎧被矢。如蝟毛。流血淋漓。戰袍悉裂。公嗟賞久之。親脱戰袍。賜之。振旅而還。論戰功。各有差。是月。天皇嘉稱羽柴公偉勳。特詔除正二位。任内大臣。於是覇業終就。公遣使賀焉。三月廿一日。佐

佐成政。從間道潜兵入。吾封内。乘夜襲鷹巣。縦火抄略。公聞警。乃発左右從之者。六十餘騎。直抵牛首。村井長頼。以其兵百餘人。已在此。不破家光。片山内膳次之。公戲曰。今夜之戰。余自以為先登。不圖亦為卿等所先。聯轡馳鷹巣。至則成政已遁矣。長頼。家光。急追躡。不及。獲數級。班軍。四月八日。公将兵五千。圍鳥越。山崎長徳為先鋒。守将久瀬但馬。堅壁不出。諸将議曰。拔之不難。恐損吾兵。不若挑戰。待其出撃之。公可之。使将士。四出

攻畧誘敵。城中出候騎。覘吾本營。小塚藤右衛門。原田又右衛門。上坂又兵衛擊之。追北逼城。但馬見之。率兵五百人。開門突擊。吾前鋒稍亂。敵乘勢追擊甚急。中軍望見欲進戰。　公不聽。頃之　公以金麾擊鞍曰。破敵之機至矣。長德盍返戰。言未畢。先陣塵起。　公莞爾哂曰。長德果反擊矣。長德大呼奮戰。直殪數人。敵兵披靡。敵褊將倉地猪介。驍健善戰。長德進刺之。輕卒細井彌左衛門。自傍來搏而殪之。獲其首。横山長知。神尾元直。（圖書）半田源太郎。三輪三信（主水）等。乘之力戰。斬殺數十人。敵兵潰走。越中將杉江彥四郎。聞鳥越急。以數騎來援。近臣九里正貞。嘗被譴責在家。是日私從軍。見彥四郎來。躍馬當之。格鬪數合。彥四郎以膂力聞。投槍相搏。轉輾墜谷。正貞為所籍。急拔短劍。刺彥四郎。片山內膳之隷。伊藤十藏來馘之。呼曰。相俱殪之。敵兵皆入城。於是班軍。大論戰功。以長德為最。其餘各有差。　公深憎十藏所為。命內膳罪之。賞正貞。以鞍馬。待之如舊。十二日。公率步騎六千。

入越中。阿尾城主。菊池安信。其子十六郎。以其城降。先是。佐佐成政。於富山。新造馬埒。多植櫻花。會諸將饗焉。安信來歡。親脫副刀。獻成政曰。此所謂鬼神大王之寶刀。謙信上杉公。所賞賜也。臣敢獻諸左右。以祝君其提此刀。亦以定北陸道。成政艴然罵曰。余常欲驅除群雄。并呑四海。豈借以北陸七州為意哉。安信赧然不能答。授其刀於侍者曰。臣老矣。眼孔甚小。不圖君之雄略至此也。君智勇蓋世。必能統壹天下。老臣幸未填溝壑。則願於北陸賜一州耳。既而歸阿尾。會家臣曰。成政妄發大言。辱余於稠人廣坐中。其為人固無人君之度。余察鄰國君。前田公。三德兼備。功澤被封內。非仕若君。則安能立功名。傳榮子孫哉。汝等以為何如。衆僉皷舞賀之。乃就富田景政。納降。景政謀之長賴。以告　公。　公使長賴覈其情。而許之。乃納降。越中將神保氏春。（安藝守）在森山。聞變大駭。告急富山。成政駭且怒。直發兵至森山。度吾鋭不可當。不敢前。　公使前田宗兵衛。高畠九藏等。將兵千人守

阿尾而旋軍。十八日越中驍将。伊香子四郎兵衛。以其兵侵能登邉邑。末森将奥村永福。與千秋主殿介等。乗夜襲其営。一鼓殲之。馘四郎兵衛。献尾山。五月佐佐成政。度鳥越倶利殺。二城不可終保。撤守兵。於是　公使前田秀継新城今石動越中。将兵二千人守之。岡島一吉。近藤光之。原田又右衛門。守倶利殺。廿一日佐佐平左衛門。前野小兵衛。率兵三千。渉尾矢部川。襲今石動。守将秀継。出城拒之。其子又次郎。驍勇善闘。手殪数騎。麾衆進戦。

倶利加羅守将望之。悉鋭来援。敵兵遂敗衂。斬馘数十人。馳使献尾山。六月内大臣羽柴公。遣使賜　公感状。賀連捷。且告以大挙定北陸之期。於是　公遣村井長頼於越中。傳令諸城戒厳。廿四日。神保氏春。率兵四千。猝襲氷見。懸厚賞募菊地伊豆父子首。直薄阿尾。守将前田宗兵衛。高畠九蔵等。出兵拒之。衆寡不敵。吾兵幾敗。是日長頼。適至阿尾。遥望之。以其兵三百。直衝敵背。越中兵見之。大駭曰。金鎚馬標。（長頼以金鎚為標識）復来不戦而潰。遂奔伐之。斬獲数百級。　公得捷聞大喜。馳使賞長頼以下功労。七月内大臣羽柴公。任関白叙従一位。賜姓豊臣朝臣。八月関白豊臣公。大発歩騎十餘萬。討越中。　公除道供張。十八日。豊臣公至尾山。　公饗之。皆議方略。請為前鋒。率兵八千。先入越中。諸城望風潰。悉走富山。　公進軍于安養坂。豊臣公軍于呉服山。旌旗陸續。刀槍林立。環富山無不兵矣。成政震慴。不知所為。因織田信雄。（信雄従豊臣公在軍）請降。豊臣公不聴。信雄為請甚切。豊臣公。召　公

曰。成政雖乞哀至切。罪不容於死。余陽許降。不血刃擒之。君以為如何。　公曰。殿下新陞高位。為天朝討不庭。拒者誅之。降者許之。恩威兼行。可以顕大義於天下。成政已悔過謝罪。今若誘擒之。則殿下何以立信義於天下哉。不若宥其自新。安反側之徒。以適天下之望也。豊臣公稱善。遂納降。九月五日成政。髠而着緇服。来降軍門。膝行而進。不敢仰見。豊臣公責之曰。汝雖有積年反覆之罪。因前田織田二氏之請。宥死。領新川一郡與焉。於経

界之事一從前田氏之指揮勿敢違苟有犯之則必加顯戮成政蒲伏汗沾背拜謝而出豐臣公遂定飛彈越後班軍還尾山感稱　公累歳之勲烈加賜越中砥波射水婦負三郡且曰余起微賤令陞關白職人臣之榮。誰出余右者敢請讓君以余前所稱氏名祝其後榮并賜姓豐臣與菊桐之徽章。　公拜命之辱終改稱羽柴筑前守　世子亦以命稱羽柴氏豐臣公延見　公昆弟利久秀繼等慰勞切至又召諸大臣親賞其功勞賜賚各有

差。九月豐臣公。振旅還大坂。　公乃城守山。令世子自松任徙治焉。冬十月。　公朝于京師十一月朔豐臣公於北野張茗讌以饗諸侯伯　公與焉廿九日　詔　公除左衛門督任少將兼筑前守。　世子除從四位任侍從

藩祖盛烈記卷之四

藩祖盛烈記卷之五

加賀　西坂衷　編纂

天正十四年。（丙戌）冬十一月七日。　天皇内禪。皇太孫即位。是為　後陽成天皇。十二月朔。關白豐臣公。遷太政大臣。是月豐臣公。奏請親討薩摩國主島津義久。（修理大夫）徵諸道兵。期以明年二月。會大坂。

十五年（丁亥）春二月。　公與　世子。帥騎步八千。會大坂。豐臣公留　公鎮京師。以　世子充征西前部。　世子率兵三千。從軍。是月。諸道兵二十餘萬。發大坂。水陸並進。三月。島津義久。棄府内。（豐後）而遁。属城皆望風奔潰。惟秋月種實（長門守）據大隈城。（筑前）領兵助薩摩驍將長野三郎右衛門。固守岩石城。（豐前）廿九日。豐臣公帥舟師。抵馬嶽。（豐前）使候騎察岩石地形。僉報曰。城塹至險。不易攻也。諸將皆有難色。　世子及蒲生氏郷。（飛騨守。時ニ伊勢松ヶ島城主。）偕奮曰。某等以部下拔之。豐臣公壯之。使丹波國主羽柴秀勝。（少將）統二師。攻岩石。是四月朔黎明。　世子。率麾下。攻北門。氏郷攻南門。城兵悉力捍禦。我先鋒岡嶋一吉先登。長連龍。奥村永福。山崎長徳。勵衆蟻附而上。遂拔外城。守將三郎右衛門。嬰内城。殊死戰。兵鋒甚鋭。殺傷頗多。中村九八郎等戰死。牙兵太田長知。（吉藤次。後但馬。）松平康定。（久兵衛。後伯耆。）敢死先登。河原兵庫。大平左馬允繼之。横山長知。大平宗左衛門。陰山三右衛門。寺井半左衛門等。縱火鏖戰。氏郷亦破南門。南北夾擊。斬殺千餘級。城遂陷。豐臣公遥望見。馳使犒勞賜感帖。且使佐佐成政。齎金錢。賜長知。康定。及蒲生麾下。坂。小坂等。賞先登之功。岩石城號為西南第一要險。薩摩將士。皆以為。關白雖鬼神。不能拔。至是一朝而陷。敵兵喪膽。各棄守城潰走。島津氏之乞降。實由此一捷云。既而大軍進逼國府。（義久治所）義久大懼。薙髮緇服。詣軍門。乞降。豐臣公以其故家。特允之。令其弟義弘。（兵庫頭）為嗣。於是九州悉定。班軍至太宰府。（筑前）大論功。秋七月。豐臣公振旅而歸。是年翁主生。名福。後降嫁長好連。（十左衛門）好連没。後再嫁中川光忠。（大隅）

十六年（戊子）夏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楽第。上皇及宗室二宮妃嬪以下皆往。豊臣公閲迎候於道。公及諸侯伯皆扈従。縦民観焉。十五日豊臣公使諸侯伯盟于御前。十六日大宴。天皇上皇賜御製和歌。関白豊臣公以下皆応制賡歌。十八日。天皇還宮。是年公請豊臣公。領能登一州。与公子利政。令長連龍。前田利好（孫左衛門。後称播磨守）。村井長次（左馬介。後称出雲）。高山長房（右近大夫。後称南坊）。不破源六等隷焉。

十七年（己丑）夏四月八日。豊臣公臨藩邸。伝詔。公任左近衛中将叙従四位上。世子任右近衛少将叙従四位下。秋九月九日。公及諸侯伯謁豊臣公于聚楽第。上杉景勝与公争次坐。監不能決。其国老直江兼続（山城守）持景勝之献刀在後。進曰。敝邦自足利氏之時。世任関東管領。執謁宜先。因将前進。我国老村井長頼。趨進睨兼続曰。子何喋喋説譜系也。為公為伯。惟藉其功勲。因非閥于祖先。子不見関白殿下邪。起自微賤。遂為天下

盟主矣。且説先世門閥（閥ハ功労也）則寡君。是菅廟神胄。非区区管領可比矣。兼続不能答。公乃先謁。是日。公帰邸。挙盃属長頼。手撫其背曰。使余重於海内者。賢君之力也。冬十二月。関白豊臣公。奏請下符徴畿内諸道兵二十六万。討相模国主北条氏政（左京大夫）。期以明年三月。令公統北陸七州兵。

十八年（庚寅）春二月十六日。公与世子。調騎卒一万八千。発尾山。前田安勝。村井長頼。留後吾師。由木曽路進。越後国主上杉景勝。上田（信濃）城主真田昌幸（安房守）。伊奈（信濃）城主毛利秀頼（河内守）。各率麾下来会。兵合三万五千人。三月朔。豊臣公入朝陛辞。天皇下詔。賜節刀。二日将兵十七万。発京師。十日。公進軍国松枝（上野）。守将大導寺直宗。其子政繁。堅壁不出。叢銃捍禦。我将校以竹楯逼之。前田利秀。率部下攻外郭。銃長河内山真勝。踰柵乗風縦火。利秀勧衆乗之。広瀬藤右衛門。原九右衛門。河合五左衛門等。破壁衝撃。直抜外郭。其夜利秀召直勝曰。足下乗夜入城。縦火焚敵営。余

率衆襲之。則一擧可殲矣。眞勝乃撰輕兵十餘人。潛入發火。城中驚擾。利秀率部下先登。諸將繼之。外城終陷。城兵嬰内城。皆殊死戰。長連龍以其兵攻南門。關宗左衛門、關宗三郎、須賀豊四郎等死之。既而全軍圍内城。政繁大懼。出城乞降。　公許之。充鄕導。十一日。進攻松山。守將上田上野介在小田原。留守難波田因幡等以城降。亦許爲鄕導。倉加野、深谷、本庄、熊谷（并武藏）四城之留守來降。軍門。加先鋒。安中、厩橋、箕輪（并上野）河越之諸城。皆望風而潰。十九日。攻鉢形（武藏）城主北條氏邦（安房守）堅壁守之。　公進諸軍圍之。氏邦震懼。入青龍寺。脫首緇服乞降。　公并諸城之降兵。悉爲鄕導。沼田（武藏）守將猪股能登守馳使納降。　公不血刄下十餘城。軍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沿道安堵。邀供酒食。廿一日。抵小田原。謁豊臣公。獻捷。豊臣公無喜色。又不賞其功。　公及景勝退而不懌。豊臣公語左右曰。二子之功。不爲不多矣。然專卑招納。無矢石之勞。凡爲大將者。當先屠一城而後受降。不則

有恩無威矣。　公與景勝聞之。請拔八王子城以自效。豊臣公可之。使木村重茲（常陸介）監軍。廿二日夜。　公率諸將發小田原。以降將大導寺直宗、難波田因幡、金子紀伊等充前部。　公自南進。景勝由北。城依山結壘。峻坂羊腸十餘町。内城在其巓。外城據山腹。支城搆南嶋山趾。則外郭繚繞險峻。稱關東第一。城主北條氏輝（陸奧守）在小田原。其將橫地監物守内城。中山家範（勘解由）狩野一菴（主膳正）守外城。近藤助實（出羽守）金子家重（三郎兵衛）守支城。降將直宗等欲立奇效自償。各以其兵乘暗襲外郭。繼兵搴戰。助實倉皇拒之。殪亂兵中。外郭陷。廿三日昧爽。　公進軍。抵城下。直宗以下來中軍。獻斬首三百五十餘級。　公慰勞之。乃麾諸將逼城。先鋒前田利秀、山崎長徳、青山佐渡等攻支城。金子家重悉力拒戰。河内山眞勝先登獲渠首。利秀、長徳、佐渡勵衆而上。長徳家兵堀覺右衛門進與家重鬪。遂殪之。中山家範、狩野一菴見支城急。出銳兵來援。長連龍、奥村永福、篠原一孝、村井

長次率部下遮之。真田昌幸。毛利秀頼以其兵撲擊家範一菴。不能赴援。支城亦陷。諸將合兵逼外城。城兵叢銃亂發。殺傷頗多。　世子近士。大音厚用〈藤藏後主馬〉年甫十六。鼓勇先登。直殪敵。益進鬭。雨森彥太郎繼之。亦獲胄首。先旋中軍。獻級。右史記先登。彥太郎曰。先登者藤藏。某繼之也。　公深嘉其廉直。賜賞與先登均云。横山長知。太田雄宗。富田景政。半田半兵衛奮擊。破壘。家範一菴。勵左右拒之。殊死戰。銳甚。牙兵荒木善太夫。野村七兵衛。

三井加兵衛。澤崎作藏。宇野十三郎。水野源兵衛。三輪彌七郎。堀與八郎。吉田喜藏。阿波賀藤八郎。北村甚八郎。九里勝左衛門。青地善四郎。市橋清十郎。脇田小五郎。日根野九兵衛等。二十七人死之。我師戮力。奮戰。敵兵死者不可勝數。其將一菴亦死。家範壓胝身入營。　公嘉家範忠勇。馳金子紀伊往招之。至則家範既殺妻孥。屠腹而死矣。　公甚惜之。越後兵。亦破北門。逼本城。守將監物溽快由間道棄城而遁。於是內城外城悉陷。縱火焚營。毀壘。填塹。班軍抵小田原。效斬首三十。生擒數百人。豐臣公大喜。褒賞殊隆。乃令　公軍城背。総督諸軍。秋七月。北條氏致出城。降豐臣公。使人諷之自盡。於是關東悉定。豐臣公遂徇陸奧出羽。　公率麾下。先驅。會大雨。衣川驟漲。諸將士不得前。　公詰之。僉曰。請待水落而濟。　公艴然作色。直躍馬亂流。　世子及諸將士視之。皆爭入水。魚貫而涉。　公所乘馬。跳京水衝激流如平地。忽達前岸。我師悉濟。不損一人。既濟。諸將告於　公曰。語云。

千金之子。不垂堂。況以主將之重。冒暴虎馮河之危耶。　公謝曰。卿等言是也。雖然奧羽未全定。吾先鋒既踰水。而後軍不繼。土寇若伺隙蜂起。先鋒諸將士。豈得生還。余若褰股濡之將士。則生不如死矣。此所以冒危險而進也。三軍聞之。感泣。豐臣公至白川。自是旋軍。留　公統淺野長政〈若狹國主彈正少弼〉。石田三成〈近江佐和山城主治部少輔〉。大谷吉隆〈越前敦賀城主刑部少輔〉。疆理奧羽經界。　公巡視二國。整理疆場。修制令。明賞罰。八月。班軍。朝京師。關白豐臣公。為奏其

功。十二月公子於六生。（後稱修理知好）十九年（辛丑）春三月十九日。詔公任參議。敘從三位。中將如故。夏六月推恩。村井長賴任豊後守。篠原一孝任肥前守。（後改出羽守）並敘從五位下。冬十一月公歸藩。是月公臨村井長賴邸。先是豊臣公以天下略定。欲西征朱明。震威于海外。是年撒諭朝鮮為先驅。其主李昖不奉命。豊臣公大怒。奏請徵兵五畿七道。聲弘安中尊胡元寇吾西陲之罪。先討朝鮮。期以明年三月。悉會那古屋。（肥前）乃

上表告老。請以內大臣秀次為嗣。任關白。故事子襲關白。父稱太閤。軍國機務太閤皆躬處決。關白無所預焉。

藩祖盛烈記卷之五

藩祖盛烈記卷之六

加賀　西坂東　編纂

文祿元年壬辰春二月。公調步騎八千。如京師。留世子於尾山城。大加增築。改名金澤。三月　公及征西諸將相繼發京師。赴那護屋。夏四月。豐臣公至于臺。衆總五十餘萬人。十二日。航海。諸軍發那護屋。共十九萬人。舳艫相啣。旗幟蔽天。豐臣公建節於行臺。遙倫聲援。秋八月豐臣公。聞大政所（豐臣公ノ太夫人。）病篤。遽歸大坂。令　公及德川公。總督軍事。

冬十月。豐臣公復至行臺。

二年癸巳夏四月。明主朱翊均。使沈惟敬來朝鮮求成。諸將具狀使明使謝用幸。徐一貫。沈惟敬。詣豐臣公于那護屋行臺。貢方物。約曰。大閤歸朝鮮俘則割慶尚。全羅。忠清。三道。永屬本朝。奉豐臣公爲大明皇帝。蓋沈惟敬。與小西行長。石田三成。相謀矯使命。以欺我也。豐臣公乃許和親。厚饗使者。公館徐一貫于營中。是月　公子猿千代君。生金澤城。是爲　微妙公。五月五日。篠原一孝。家奴與德川公奴隷爭水。互相毆擊。德川公諸將。出兵助之。勢且進戰。行臺悚慴。長連龍。率其兵五百人。先來護營。隊伍嚴肅。軍容甚盛。　公稱曰。爲將者。宜如此矣。蒲生氏鄉（會津國主）淺野幸長（若狹國主長政ノ世子）毛利秀賴等。各率麾下。來護。　公使德山一宗。詣德川公營曰。余於公。素無怨鄰。今日之事。本起奴隷。故余制麾下。不敢動。君何爲出兵。請亟禁之。時德川公親上屋。禁止之。大呼至聲嗄。不出。然麾下競援。留者僅二百餘人。一宗疾走傳命。德川公大喜。親謝

無他賜。一宗復命。具言其狀。　公莞爾顧左右曰。東兵慓悍無遠慮。若及大事。則余將率精銳。直衝其中營。豈不殆乎。豐臣公。亦使親臣。來兩營和解。堀秀政（越前國主。左衛門督。）金森長近。（飛驒國主。出雲守。又兵部卿法印。晚號素玄。）村上周防守。素與　公善。是日侍豐臣公。不得來營。馳使告曰。或有變則其等。直擊德川氏後。伊達政宗（米澤城主）亦請助戰。　公皆謝而遣之。使候騎巡伺諸營動靜。僉報曰。伊達氏營。弓銃向我勒兵而待。　公哂曰。政宗以驍勇聞于東奧。我挫恩於

彼之日久矣。何爲首鼠兩端至此也。秋七月。明主
疑吾使小西如安。（飛驒守）和議未定。元帥浮田秀家。
（備前國主。時任參議。）告急諸軍餉乏。明國大兵且至。豐臣公
與　公日夜議方畧。黑田如水（勘解由孝高。致仕號如水。）私語
同僚曰。用師之要。在擇元帥。浮田氏素非其器。方
今總諸軍戡定海外者。不若德川前田兩氏。其他
唯有余耳。豐臣公側聽頷之。既而召諸侯伯曰。孤
親率大軍。西征勦其巢窟。淺野長政離次直諫。豐
臣公大怒。將拔刀斬之。　公進擁之。目長政去。且

諫曰。長政雖狂直不忌。其言尤剴切。殿下一航海。
則雄藩大鎭無所統。群盜乘虛競起。敢請令其航
海。則驅諸軍。直擣明京。擒其主。使殿下爲彼土皇
帝。豈曠時月乎。豐臣公賞其雄畧。然未敢允之。
也。八月。豐臣公季妃淺井氏生男。豐臣公大喜。使
公攝軍事。先還大坂。　公亦尋徹營。還大坂。十
一月歸藩。
三年（甲午）春正月。　公於正廳始行卿大夫諸士拜
年之儀。是月。豐臣公課諸國。大城于伏見。三月

公如大坂。豐臣公加賜　公越中新川一郡。十七
日。豐臣公遊芳野。（大和）賞櫻花。　公陪從。詠和歌。裹
四月八日。豐臣公臨藩邸。乘牛車。儀衛甚盛。一做
室町將軍義滿故事云。傳詔　公任權中納言。
推恩。高畠定吉（織部）任石見守。中川光重（清六郎）任武
藏守。並叙從五位下。　公獻寶刀一口。鞍馬一匹。
衣五十襲。束帛二十。白絲二百斤。世子及能登
侍從利政。會津參議蒲生氏鄉。丹後侍從細川忠
興。小松侍從丹羽長重。金山侍從森忠政。行酒。且

使撤樂。四座之師。舞數曲。饗禮最隆。豐臣公懽歡
而還。是日。國卿豐後守長賴。以下獻刀。見豐臣公
者。二十有二人。冬十月。世子城富山（越中）自守山
徙居焉。是年。公子孫七郎生。（大和守利高。）
四年（乙未）春二月。會津國主蒲生氏鄉卒于大坂。氏
鄉素與　公親。臨終作書。托以幼子鶴千代襲封
之事。　公爲告豐臣公。豐臣公許襲封。如故。既而
有間之者。及命下。削會津百二拾萬石。賜日野四
萬石。（近江）　公甚不懌。數日不見豐臣公。　芳春夫

人。訖北臺（豐臣元妃）　公請曰。黃門深戀不能完故人之託。因欲使鶴千代為僧也。北臺賊諫豐臣公曰。君已過耳順。而秀賴尚甫晬。今而不信任黃門。則百歲之後欲以幼子託何人耶。豐臣公悳悟。急改朱章。使鶴千代襲封如故。　公乃見豐臣公謝之。三月六日。豐臣公割近江高島郡今津弘川二邑。賜公為朝宿之邑。廿七日　詔奥村永福（右衛門助）任伊豫守。神谷守孝（左近）任信濃守。並叙從五位下。是月伏見城成。豐臣公徙居焉。夏五月。豐臣公以秀賴朝見。　詔秀賴任右近衛中將。叙從三位。秋七月。關白秀次有罪。豐臣公奏請廢為庶人。放之高野。尋賜死。蓋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之讒也。先是。關白湎酒廢政。淫虐日熾。　公懼其獲戾。屢規之。關白常改容謝之。然亦不能悛。遂及難。連坐者甚多。若狹國主淺野長政。素與三成惡。故并讒長政父子。容與關白謀逆。長政書記芥川藤介。嘗有罪亡命歸三成。三成祿之。偽作長政通關白書上之。為證。猝發兵圍其邸。事甚急。長政幸長來訴　公。

許寃。　公大怒三成之讒。謂長政父子曰。勿憂也。其以死保之。因直率騎入城。守門者執長槍林立。悉露鋒刃。　公勵聲叱眾曰。奴輩無禮。何為露刃。立城門也。長政而有戾。其將使之自裁。奉行輩不知武。惟知筭盤與讒言。而動出器於殿下城中。其罪不亦重乎。三成長盛在城櫓聞之。遽傳令斂刃。　公謁豐臣公。詳陳其寃。豐臣公覺之。捕藤介鞫得實。乃送還長政。磔之。豐臣公以　公威德足鎮海內。欲托幼子焉。因收關白秀次故封伊賀伊勢尾張美濃參河五州。將徙封　公。三成素憚　公。密沮之曰。加賀黃門勇智兼優。諸侯伯皆立其下風。今又加以數州。則懼非長計。不若賜關白之邸舘。示特恩也。豐臣公依違不決。三成百方間之。遂賜關白之邸舘。於是　公徙居焉。觀宮殿宏麗。歎曰。驕奢至此。不衰何待。乃悉改奢麗者。秋九月　羽主生。名保智。下嫁篠原主膳（出羽守一孝長子。）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自朝鮮。獻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於豐臣公。夏六月

以和議成。明朝鮮使者瀕海我征西諸將。乃留兵結
釜山。凱旋。行長之在朝鮮也。與加藤清正爭功。清正
怨。因與三成俱讒構之。豐臣公急召還清正。清正
抵伏見。不許見聞耶。族命人皆危之。然畏三成無
敢訴其冤者。　公素知清正忠烈。為白之。豐臣公
意釋。愛遇如故。秋八月。明朝鮮使者來伏見。　公
館明副使沈惟敬於第。九月二日。明使見豐臣公。
獻封冊金印及衣冠五十具。豐臣公頒賜明衣冠
於　公。是日與村榮明。織部任河內守。富田重政。大炊

任下野守。後改越後守　木村三郎兵衛。任土佐守。岡田
源太左衛門。任丹後守。三日。饗使者。豐臣公謂我
以威畧。得為大明皇帝。乃着明冕服。命　公等各
着明衣冠。使僧兼兌讀封冊。讀至封爾日本國王。
豐臣公赫然震怒。立脫冕服拋之。趾裂冊書曰。吾
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為王
如　天朝何。乃召行長將併明朝鮮使誅之。兼
兌救解乃止。即夜逐還明朝鮮使者。再徵兵西南
諸道。討朝鮮。

慶長二年丁酉春二月。筑前國主小早川秀秋。總征
西諸軍。航海。兵共拾四萬人。三月十一日。詔
公任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准清華之班。　公諭群
臣曰。卿等天文以降。從余攻城野戰。忠勞最多矣。
令吾奄有三州。位陞二位。官至亞相者。職由卿等
之力耳。詩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余夙夜惟恐有
失墜。卿等深體斯心。日匡救我過。以濟國家之美。
因大賜群臣。各有差。秋九月廿二日。　詔　世子
任參議中將如故。　公及　世子。兼豐臣公命。新

造宇治川堤防。使長連龍總督其事。　世子令岡
島一吉頒部下督之。汀夫三千五百餘人。皆役封
內民。土功未半。會霖雨河水大溢。堤防將壞。衆作
土豚護之。連龍部下。取一吉所部土豚。吏卒拒而
不與。　公勵聲叱吏卒。使役夫從便取之。　公亦
見其事。急躬親荷畚。而膂力絕人。不得其對。齊藤
刑部。及鈴木因幡。連龍家臣皆以勇力著。自奮為對。蹶
而轉者數四。能登侍從利政。及諸老臣悉荷土木。
是以衆奮勵。堤終以不壞。自是　公。日執畚先衆。

故未浹旬鳩功。豊臣公泛船來觀歎曰。昔夏后。乘
四載定山川。手足胼胝脛無毛。亞相亦親擔土石。
築長堤。可謂吾朝之禹王也。相偕入德川公第。賜
公名匠古畫。且曰。吾聞頃參議少忤亞相之意。請
勿措懷。乃使 公以其畫讓 世子。蓋役夫之爭
土豚也。 公怒 世子不戢其麾下片山伊賀。為
世子泣謝。然意未釋。故豊臣公有此言也。 公默
命之辱。 世子感喜至泣下。豊臣公為張宴。極歡
而歸。初 公之擔土石也。人僉驚異。 芳春夫人

從容諫曰。自古有官至亞相而躬擔畚者哉。 公
曰。誠如夫人之言。雖然余所以為此者。欲使子孫
監祖先之勤勞。無溺于安逸而已。明嘗相尋無不
感奮。

藩祖盛烈記巻之六

蕃祖盛烈記卷之七

加賀　西坂衷　編纂

慶長三年戊戌春二月。公子於世松生。後稱前利貞夏四月。公以疾如草津上野温泉前田長種對馬護公子猿千代君。自守山越中來祈謁于今石動猿千代君。年甫六歲。姿貌秀英。敏慧如成人。公視而大喜。撫愛甚。至是月廿日。詔叙參議豐臣秀頼進從二位任權中納言。詔世子任權中納言叙從三位。五月。公自草津歸六月。太閤豐臣公罹疾。公如伏見訪之。豐臣公自知病不起。定大老中老。以公及德川公。内大臣。食封二百萬石餘。安藝國主毛利輝元。中納言。食封百二十萬石餘。備前國主浮田秀家。中納言食封四十四萬石餘。會津國主上杉景勝。中納言。食封百三十萬石。為五大老。以駿河國主中村一氏。式部少輔。食封十七萬石。讃岐國主生駒親正。雅樂頭。食封十七萬石。濱松城主堀尾吉晴。帶刀。食封十二萬石。為三中老。五奉行。甲斐國主淺野長政。彈正少弼。食封二十萬石。篠山城主前田玄以。德善院法印。食封五萬石。郡山城主增田長盛。右衛門尉。食封二十萬石。澤山城主石田三成。治部少輔。食封十九萬石。水口城主長束正家。大藏少輔食封五萬石。如故。秋七月。豐臣公病日劇。七日賜公寶刀三好正宗。一口。黃金三百板。世子寶刀義弘一口。黃金二百板。且命公會大老以下諸侯伯於第。頒賜遺物。八月五日。豐臣公召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及諸侯伯刺血盟。略曰。虛心協謀。以護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不告而結婚交質。嗣子幼冲。未能親政。前田氏保之於大坂。而德川氏視事於伏見。豐臣公病革。浮言荐起。人人疑懼。八日。長政。三成。傳命急召公。公慮姦人有讒間。錦囊盛利刀。誡近臣村井長明曰。余入便殿。便安也殿中若變擾。則汝抽此刀直排闥入。闥宮中小門也。而入。雖然能察動靜。慎勿誤事。乃入見豐臣公。豐臣公。執公手曰。余起微賤。席君等推轂之力。位極人臣。混一天下。震威名於海外。無復遺憾矣。但方今。兵結於殊域。遠罹斯篤疾。余死難且起。非君莫以定之。敢請與德川氏協心。總大政。鎮撫天下。如阿拾秀頼幼字獨煩君保護矣。俟彼長擇其才否。當立與不當立。一任君之心也。言畢加

公手於頰數四。慘然(慘ハ痛ム貌)泣下。　公亦哽咽(哽咽ハ悲塞)拭涕曰。方今海內諸侯。無一不沾殿下之恩者。縱令一旦。有不諱(不諱ハ謂死)。誰敢有負嗣君者。其雖無似(無似ハ不肖)其而不死。則與天下於泰山之安不難矣。殿下勿憂慮焉。豐臣公。動容謝之。十八日。大閤豐臣公薨。遺命秘喪。三成與　公惡。長政與　公善。及豐臣公薨。三成欲沮長政以結　公。　公密馳閒使來告。　公怪長政不告意疏之。後面詰之。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賣。謝曰。事若不利於明公。則下官何不

告之。三成與下官。誓秘喪。顧乃負約漏之。是閒下官於明公也。敢請察其姦狀。於是　公意解。待長政如故。　公與德川公議。遣松本城主德永壽昌渡海。密傳遺令於征西諸將。班軍。長政三成。亦[illegible]以遺令赴那護屋。督其事。冬十月。京師訛言(訛言ハ訛謬也)明主朱翊均。發百萬之兵。扼吾師歸路。德川公。大駭來第謂　公曰。明兵百萬。尾擊吾師。勢甚危。為之如何。　公作色曰。天文以降。英雄並興。然一望而審十萬之衆者。蓋有幾人。方今。惟公與余二人耳。征西諸將。誰能審百萬之衆寡。此必訛傳不足為意矣。公而駭焉。則人心益搖。盍慮之。德川公赧愧。乃薦宇和島城主藤堂高虎(守和泉)遣朝鮮急班師。是月島津義弘大破明兵於新塞。斬首四萬餘級。諸將皆撤營凱旋。高虎至那護屋。捷聞適至。乃還。十二月。征西諸將。抵伏見謁嗣君。　公抱嗣君坐。正廳慰勞切至。諸將無不感戴焉。　公與諸大老議。外征之功。以島津義弘全我國兵功最大。欲加封薩摩宮田四萬石。使長束正家告德川公。德

川公曰。當今嗣君幼沖未可行褒賞。正家復命。公正色曰。異哉內府之言也。嗣君新紹位。及是時不明賞罰。則何以收天下之人心。內府以為不可則余將奏。　天朝行之。德川公聞之謝過從焉。乃奏請。　詔義弘任參議叙從三位。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叙從四位。加封四萬石。其餘行賞有差。義弘忠恒來謝曰。不啻明公之獎拔(獎拔ハ勸勵拔抽)吾儕何得顯揚積年苦戰之勞。因感泣而退。

四年己亥春正月。　公議護嗣君徙大坂淀臺(秀賴生母)

不肯德川公亦識幾期。　公曰。大閤肉未冷。何敢棄遺令乎。淀臺以下。不能拒之。十一日。　公與嗣君。徙大坂。諸大老以下。牧伯將吏皆從焉。十二日。德川公還伏見。權視政事。大老中老奉行。分番往來。兩府議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内府與亞相。協心護嗣君。我輩徒為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間二家。二家讎則可以逞矣。二人乃陽為相惡者。三成事我。長盛事德川公。三成屢告公曰。内府將不利於嗣君。請密計之。長盛亦告德

川公曰。亞相深嫉公。將加害。於是流言塡路。人心訩訩。（訩訩衆人語歟。）會德川公與福島。伊達。蜂須賀三氏。結婚。三成時之。讓諸大老曰。德川氏背遺令。又形已成。請急討之。大老及諸侯。在兩府者。皆戒嚴。公獨不許之。使諸大老奉行遣者。以詰德川公背遺令狀。急解職就國。淺野長政。有馬則頼。中務少輔。及村井長頼。奧村永福。德山一宗。赴德川公之第。傳命。德川公。見五使。謝曰。余與亞相公。偕承大閤遺命。以輔幼君。皇天在上。豈有他心。惟至所詰問事

許寬。　公大怒三成之讒。謂長政父子曰。勿憂也。其以死保之。因有乘轎入城守門者。執長槍林立。悉露鋒刃。　公勵聲叱衆曰。奴輩無禮。何為露刃。立城門也。長政而有戾其將使之自裁。奉行輩不知武。惟知算盤與讒言。而動出器於殿下城中。其罪不亦重乎。三成長盛。在城櫓。聞之遽傳令。斂刃。公謁豐臣公。詳陳其寃。豐臣公覺之。捕藤介。鞫得實。乃送還長政。磔之。豐臣公以　公威德足鎭海内。欲托幼子焉。因收關白秀次故封。伊賀。伊勢。尾

張。美濃。參河。五州。將徙封　公。三成素憚　公。密沮之曰。加賀黄門勇智兼優。諸侯伯皆立其下風。今又加以數州。則懼非長計。不若賜關白之邸館。示特恩也。豐臣公依違不決。三成百方間之。遂賜關白之邸館。於是　公徙居焉。觀宮殿宏麗。歎曰。驕奢至此。不衰何待。乃悉改奢麗者。秋九月　翁主生。名保智。下嫁篠原主膳。（出羽守一孝長子。）

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自朝鮮。獻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於豐臣公。夏六月

哉。故余黽勉屬一往矣。雖然內府之意未可信也。萬一有變吾必死之。卿盍思擧義軍復深讎乎。世子乃留弗從。廿九日。　公發大坂。諸侯伯在伏見者悉來迓森口。其夜館橋本。三月朔。德川公泛舟迎於淀橋。有馬則頼獨從焉。德川公先還第設饗而待。　公棄舟乘轎。淺野長政。其子幸長。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黑田長政皆徒步護轎從焉。　公入第。德川公手親設重茵。禮遇極隆。　公大喜。於是釁隙頓消。　公謂德川公曰。斯第湫阨湫阨隘狹也不足以待不虞也。虞度也宜徙向島。姦黨必絕望。德川公大悅從之。是日陪從諸侯皆鑾歡而罷。自京師至兩府。室家相慶曰。兩公和。天下無虞矣。二日　公還大坂。十一日。德川公來大坂。拜前盟。　公以病見於寢殿。寢安也　世子侍之。　公謂德川公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善視兒輩。德川公僴涕曰謹諾。　公必勿煩慮。乃擧盃獻酬議後事。久之。有馬則頼獨侍側。餘皆不得與。故其所議事。世無傳者。德川公歔欷歔欷啼泣而出。世子饗之正廳。

諸侯伯悉來第佐饗侍從利政。密疑德川公有自立之意。是日欲剌之稠人中。　世子常以身翼蔽德川公。以故不能發。閏三月。　公病篤。作遺令授世子。略曰。吾病日革。旦夕入地。死即還葬于野田山。汝留大坂護嗣君。利政歸金澤治統內。吾麾下戰士。有一萬六千。兄弟頒之半。留金澤半。置大坂迭番以備緩急。若有背嗣君圖不軌者。兄弟併兵剿討之。汝兄弟相親當如父子。勿專務武事。而後文道。勿任新進而遺故舊。匡正士風。擢拔賢才。士窮乏者振恤之。莅戰陣則專務進取。使敵馬一步蹈封境則吾當不瞑於地下。豊後。伊豫。忠勇老練大事必任之。出羽為人鯁直。連龍。南坊。竝應介。佐渡。質實。長門驍健。皆國家之干城。汝勿忽。伊賀有蹶等之志。一宗多諂佞之態。吾歿後反側叵測。汝豫備焉。又遺命群臣曰。人臣之職。在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汝群臣一心。以事黄門。夙夜勿懈。誠如此。則國家益隆盛。豈特吾子孫併受天祿。汝子孫亦永蒙其福。汝等勉哉。於是薨。

壽六十有二。實慶長四年閏三月三日也。天皇賜鄉典甚渥。特詔贈從一位。從遺令葬于野田山。諡曰高德公。　公為人寬仁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容衆。常誦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之語。及受封土。益恭事　天朝。專以輔盟主。鎮護四海為務。平素至誠待物。故上自　公下至黎庶。無不感乎豐臣公。嘗詣方廣寺。諸侯伯皆從焉。　公以疾不陪。有人上變曰。加賀大納言有異圖。衆大駭。豐臣公勵聲罵曰。亞相豈忘

義者哉。是姦人計離間余與亞相也。乃縛其人送于　公。蓋威權隆重。居嫌疑之地。而為人所信如此。　公洪度不念舊惡。容人自新。故衆益勵行。然至失節義者。最深惡之。末森之役。丹羽某目賀多某棄鳥越城。亡命。後歷數紀。來京師。因　公所親蒲生氏鄉淺野長政。請歸仕。　公大怒。使二子遠逐之。苟守義者。雖有舊怨。稱揚不措。佐久間盛政之於　公。將加害數四。其弟安次實政。柴田氏滅後。依北條氏。小田原之陷也。逃竄稱名寺。相模　公

嘉其不失臣節。薦豐臣公。與食邑最厚。故舊聞白秀次之獄也。猪子內匠等連坐。流徙。命吏籍沒其家。姦吏爭奪其家寶。　公以車幣償其車器。為白其冤。得宥。後悉贈與焉。平素節儉。其所帶佩刀。以革纏把。雖貴陞二位。富有三州。終不易之。一介之微不敢濫費。然當其求賢賞功。雖數萬石之邑。一朝而授之。無靳色。其待士也。以身體之。諸侯伯傚豐臣公。各以其姓授功臣。亦特恩。　公曰。凡士大夫棄生忠君者。誰不欲顯祖先之名姓哉。若夫威

德如豐臣關白則所授足為榮矣。以諸侯傚之甚無謂也。　公常語曰。人必有一長。君長能器使之。則天下無棄士也。豐太閤嘗從容問天下之政。公曰。殿下盛烈。天地剖判所未曾有也。雖然以功崇為心。則驕逸由是生。禍亂由是起。宜鑑前古。兢兢業業。遠姦佞。任賢士。憂勤四海。振恤萬姓。則天下永太平矣。詩云。靖恭爾位。夙夜勿怠。殿下勿忽。豐臣公嘉納之。天下之機務。悉詢訪焉。故其歿日。享終託　公以遺孤。其所信任。今古無比。　公受

遺令誥諭諸侯。以嗣君襲盟主故雖陰畜自立之心者不敢不推戴嗣君也。　公又數諭豐臣氏功臣以曾子託六尺之孤語曰方今嗣君幼中。衆心疑懼卿等當以此語銘心肝清正幸長以下。感泣奉命中外倚頼焉天下皆視公之存沒以卜理亂及其薨海內無不哀歎者。恭惟吾
高德公以天縱之勇智生四海分裂之秋身屬橐鞬（橐鞬盛弓矢器。橐以受箭鞬以受弓。）風灑露沐輔翼盟主戡定禍亂恭戴天朝受封三州位陞二位藩屏北方定萬世之基。今德盛業屹如山嶽晰如日星。猗歟懿矣哉。然而記其盛烈者或藏金匱石室不可得而窺偶有一二成編或失國史之體或多遺漏之憾不以足傳于後世也。況至稗官野乘訛謬舛雜大亂真矣。臣（東）自夙齡心私憂焉雖無三長之資。幸遇國家右文之日謬蒙擢拔列操觚之職。及是時不纂修國史於臣有餘罪矣。是以敢忘僭踰之罪私徵文獻汲汲孳孳欲遂其宿志然家之書籍未能成其業故深藏諸巾笥不敢出也。無幾蒙官

許赴江都寓昌平黌舍前後六年。研經作文之餘頗用力天下之記錄。苟有関本府之事蹟者。雖秘庫之典。諸藩之籍未嘗不奔走尋求也。是以所考徵亦不尠焉然尚未敢出於巾笥歸家之後。更採百家之記載沈潛反覆纔脫其藁分為七卷題曰
藩祖盛烈記雖然臣（東）以微職且在外廷未曾能窺秘庫之典籍特是一己之私撰。自知不免三豕金根（家語。三豕渉河。亥古作豕。金根車名）之謬也。故藏諸家欲備異日史官之採擇而已矣。豈謂敢供大方君子之覽乎哉。天保九年九月九日。明學教官。臣（東）謹識。

藩祖盛烈記卷之七畢

藩祖盛烈記叅考書目

正史

日本記　續日本記
大日本史　本朝通鑑
續本朝通鑑　本朝通鑑提要

國書

高德公御夜話
高德公御遺訓
高德公御年譜

微妙公御直言
微妙公御夜話
松雲公御夜話
松雲公御筆記寫
豊臣公賜書寫
前田創業記
菅君英名記
御系譜　御系圖
三壺記　無名秘録
昆目集　年代紀事
古兵談　加藩日録
三州志　加越戰爭記
末森軍紀　北陸七國志
永貞筆記　能登公手翰寫
武貞筆記　太田但馬手翰
下學老談　本邦叙次考
菅家累譜　國事昌披問答
本藩御譜　奥村家歴代墓碑銘

公譜要録　篠原一孝叙爵口宣寫
北藩秘鑑　本藩諸士系譜
村井舊記　村井家系譜
九里家譜　上原由緒
小川筆記　中山主計家記

外書

菅家御傳記　織田信長譜
菅原氏系圖　豊臣秀吉譜
日本逸史　烈祖成績

華押叢　武家補任
信長記　武将感状記
大閤記　關原大成記
藩翰譜　武徳大成記
清正記　本朝武林傳
落穂集　常山紀談
國史　寛永譜牒
逸史　家忠日記
外史　瀋陽戰記

可觀小説　明良洪範
志士清談　續明良洪範
玉淵全考　改撰諸家大系圖
海外書
明史　明紀事本末
兩朝平壤録　隱峰野史别録

藩祖盛烈記叅考書目　畢

跋

天保甲午歳平軌贄成庵西坂先生之門時先生在昌平學舎研經之餘暇編輯藩祖成烈記謂平曰我藩提封百萬跨有三州民庶殷富各安其業者藩祖盛德偉勳之所致也爲之臣民者固不可不知其由但紀其功績者非無先輩撰著而體裁猥雜文辞硬澁不可以傳悠久故今編纂斯編欲上自公室下及世臣家系具載以備他日修史者之採用然非獨力可以卒業子亦宜學作文以助余志先生之言如此距今四十餘年世變物換先生之墓木已拱矣其所編纂僅止于藩祖而不及瑞龍公以下也而平也禀性謭劣且齷齪世務未能繼先生之志豈可勝慨歎焉哉頃先生令嗣成一欲鋟斯編以公于世使平爲之跋平有感于今昔之故因書斯編之所以成而係諸卷尾云

明治八年第十月　石川縣永山平拜撰

明治九年八月七日板權免許
著者　故人　西坂衷
東京府士族
版主　西坂成一
第十大區一小區
根岸百六十八番地
東京發兌　杉井幾三郎
第一大區九小區
竹川町二十番地

齋藤竹堂（馨）著

仙臺藩祖實録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仙臺静雲堂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仙臺靜雲堂刻本影印

[illegible]

仙臺江川彌三郎謹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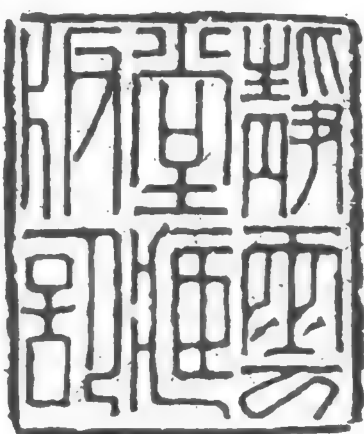
聿

藩祖實錄　一　靜雲堂梓

修

明治廿年三月
九世孫伊達宗城
謹書

藩祖實錄　二　靜雲堂梓



藩祖實錄序

岡田僑論關原之役。曰豐臣德川二氏之興廢。係伊達氏向背矣。蓋上杉氏約上國諸將。東西並舉。名義極正。黨援滿天下。若使納言公與之通謀。合兵而西。則關原之勝。不在德川氏。而在豐臣氏也必矣。

嗚呼二氏興廢。係納言公之向背。固如僑所論。余特偉納言公贊家光待外藩之制也。蓋織田豐臣二氏。以詐力戡定一時。大本不立。大綱不舉。至德川氏。收攬威權。紀綱稍振。而外藩輙挾勢力。肆然跋扈。不可控御。至家光。積威三世。始立待外藩之制。而納言公首贊是舉。曰列藩有異同。政宗雖老。猶能任征討之勞。於是內外範制之法始立。外藩有勢力者。競為恭順。蓋德川氏握大權。由于關原之捷。而關原之捷。實由于納言公以全力乘上杉氏之背也。而德川氏致三百

年之治。由于內外範制之法。而是法行于當時。亦由于納言公首贊是舉也。蓋公審于天下之大勢。明于內外大計。求之當時諸英雄。未見其比也。齋藤馨撰藩祖實錄。引用諸書。一因藩人記載。取舍不苟。繁簡得中。可謂不負實錄之名矣。

書肆伊勢氏。將梓行之。請余序。噫納言公行事。本書悉之。故余特論公大功於當時者二事。以告讀是書者。明治十四季七月

仙臺　岡千仞謹識

佐々木舜敬書

藩祖實録

引用書目

仙臺武鑑

輿陽軍秘録

伊達便覧志

本朝中古記

貞山公治家記録

關城書

盛重傳

三代畧

静雲堂梓

片倉家譜

四家合攷

古談筆乗

成實記

貞山利公年譜

伊達氏世系

大織冠鎌足十七世之孫、是爲朝宗、高祖父實宗、曾祖父季孝、祖父家周、父光隆、凡五世、居常州真壁郡、至于朝宗、移奥州伊達郡、遂以伊達爲氏、藩祖政宗、實朝宗十七世之孫也、其畧蓋如左、

藤原朝宗
宗村
義廣
政依
宗綱
基宗
行宗
宗遠
政宗
氏宗
持宗
成宗
尚宗
稙宗
晴宗
輝宗
○政宗

静雲堂梓

藩祖實録卷之上

齋藤馨　著

仙臺　國分平
白石時康　同校

藩祖永禄十年八月三日生于羽州置賜郡米澤城幼字梵天丸後稱藤次郎

藩祖諱政宗伊達左京大夫輝宗之子也伊達氏出自太織冠鎌足鎌足十七世孫朝宗任常陸介居常陸眞壁郡伊佐莊中村故稱伊佐或中村（仙臺武鑑）母源判官爲義女故源二位頼朝善遇之賜以兩畫衣章實爲源氏傳家之徽號（奥陽軍秘録）薙髮號念西子有宗早世次子宗村襲家（伊達使鑑志○宗村武鑑作爲宗東鑑作時長）從頼朝東征藤原泰衡與佐藤莊司諸士戰于伊達郡斬莊司及屬士十八人梟諸阿津賀志山（仙臺武鑑）頼朝賞之以伊達信夫二郡遷居伊達郡大森（奥陽軍秘録○仙臺武鑑云城于高子因遂遷鎌倉鶴岡祠有亀出以爲瑞號亀岡今仙臺有亀岡亦由此也）朝宗正治元年十月二日卒年七十六宗村嘗事四条院爲帶刀一日上高雄山見乞丐交途施與米錢又善國歌爲家隆所推稱建長三年十月二日卒謚道西子皇后宮太夫義廣承久之役遣家臣原田氏冬屬北条泰時從宇治勢多之戰義廣嘗住伊達郡粟野又居高古薙髮號覺佛康元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

（朝宗）（宗村）（義廣）

（政依）（宗綱）（基宗）（行宗）（宗遠）

二子藏人大夫政依擬洛陽五嶽建東昌光明滿勝觀音資福五寺正安三年七月九日卒年七十五謚願西子小太郎宗綱文保元年二月七日卒謚眞西子宮内少輔基宗建武二年八月十日卒謚誠志子陸奥介行宗初稱行朝子彈正大弼宗遠（仙臺武鑑）元弘之役奉後醍醐帝詔從國司源顯家西上與細川宗禪戰于三井寺大破之（奥陽軍秘録）其後王師不競足利氏威遍天下而行朝守節不撓（關城書）貞和四年五月九日卒謚念海宗遠頗有雄畧攻取信夫刈田伊具諸郡至徳二年五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二謚家庵子大膳大夫政宗威武愈著略有亘理九城黒川三十二城及併宇多宮城深谷松山行朝至政宗皆好國歌政宗爲最長以應永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三謚儀山將軍足利義持賜國歌以悼其死子太膳大夫氏宗見關東管領足利滿兼之凶虐士民將攻滅之擧義兵於赤館城上杉氏憲来攻我善拒之千葉介胤直絶我糧道氏宗突出潰圍而去潜遁會津山中應永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卒年四十二謚東光子大膳大夫持宗小字松犬丸繼父遺志招集義故再擧兵以懸田定勝爲將據大佛城（今福島城是也）先是

（政宗）（氏宗　左兵衛督滿兼　右衛門佐氏憲）（持宗　播磨守定勝）

左衛門佐義治

修理大夫義忠

新田義治、三國嶺敗績之後、逃在羽州三寄山下。定勝勸使招之、以爲元帥。義治年八十餘、白髮被冑先衆而進、擊克滿隆、走滿直。仙臺武鑑。○本朝中古記云、應永六年、鎌倉管領氏滿男滿兼、巡視奥羽、未住白河稻村、滿兼弟滿直爲奥州管領代。佐藤宇津宮諸氏尋降、我威大振。足利持氏命畠山義忠來攻。義忠先鋒千五百騎、陣于三迫。義治遣岩崎平治出視。平治報曰、敵兵以申刻至、布營未定。義治謂定勝曰、過未而不結陣于敵傍、兵之道也。彼不知之、豈侮我寡耶。何不逆擊走之。發喊出攻。義忠事出不意、敗走、遺器無算。後此會戰者數、義治使持宗與定勝等避於會

成宗

尚宗

植宗

晴宗

伊勢宗保
常陸宗時

津山中。於是持氏與上杉氏憲有隙、持氏奔駿河。關東大亂。持宗乘之擧兵、遂復舊邑。足利義持就加優禮。持宗面謁賜諱字弁刀、及國歌集。文明元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七。謚天海子。兵部少輔成宗、文明十五年、補奥州守護。長享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三。謚瓊山子。大膳大夫尚宗、永正十一年五月五日卒。年六十一。謚香山子。左京大夫植宗、雄威蓋一時。爲奥州探題。永祿八年六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八。謚直山子。左京大夫晴宗、嘗與直山公父子相惡、以來折宗保中野宗時所搆成也。臣士分黨相戰。牧野

輝宗
中野牧野圖不軌

遠江景綱

安藝宗興富塚近江仲綱櫻田兵衞宗敏死之。既而和成。天正五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五十九。謚保山。保山公嘗約娶岩城重隆女。而重隆背約不許、嫁岩城氏臣大和田仲清志賀閑齋、說重隆使嫁之。生子左京大夫輝宗。元龜元年、中野宗時牧野久仲圖不軌。宗時驕僭日久、知罪及身、故事至此也。遠藤山城基信爲宗時主簿吏、以善連歌見昵於大夫。因告之、且獻策曰、新田景綱、義士也。彼知宗時叛必亡之、因使宗時孫嫁景綱子義直。於是宗時要義直使與叛謀。義直歸告景綱。諭止之。義直不聽。景綱怒捕義直獻

彈正大弼盛胤
平三郎景康
天正二年
右京大夫義繼
備前定綱
天正四年
藩祖請先登

上野政景

之大夫。宗時聞變擧族據小松城。大夫發兵攻之。宗時輸城將走相馬、潛匿湯原山中。尋命義直自盡。先是大夫與相馬盛胤戰瀨上。景康有殊功。天正二年、相馬義胤與畠山義繼大内定綱、協心攻掠近邑、將奪伊具郡。四年正月、大夫率四萬餘騎、踰板屋嶺、向大森。藩祖自請先登。大夫曰、爲將者何用先登爲。宜坐中軍、認見將士之所爲耳。藩祖從之。於是義胤出陣金津。我將高森政景與之相持累日。大夫出不意、圍金津城。盛胤驚惶、請援於畠山大内二氏。二氏來救。我鼓譟乘之、二氏敗入相馬氏營。全軍皆潰。城遂

小十郎景綱

泥蟠斎宗
貽了宗長

天正五年

藩祖加首服
藤五郎成實
後稱安房

陷進攻丸森城將大河内外記與盛胤拒之外記窺間突出衝片倉景綱陣景綱佯敗誘之外記乘勝而進景綱回撃斬之盛胤委城夜遁又進圍金山時雨餘河水暴漲亘理美濃重宗先衆而渉衆皆繼之縱火亂撃城將千葉左近出城走翌將攻駒峯城城據險不可輙攻小梁川泥蟠斎折罷了説令收兵因築寨於妙高山使亘理重宗白石宗實守之而返五年藩祖加首服伊達成實奉劒片倉景綱奉小刀大夫命名曰政宗襲遠祖儀山公也藩祖辭曰儀山公業雄絶世不肖襲之無乃汚之乎大夫曰汚與不汚汝

和泉重信初
稱七右衛門

片倉景綱知藩
祖

晴宗卒
大膳大夫清顯

自愼之勿以辭也藩祖竟從之聘岩城處士相田康安賜三百石爲侍講晨夕説經併講兵法先是夫人最上氏愛公子小次郎有廢長之志鈴木重信察知之殺小次郎夫人恚之奔最上藩祖性寛仁對人有羞色近侍或詆其非將器片倉景綱獨嘆其英姿不凡後皆服於景綱之鑒識藩祖幼嘗詣一佛院見不動像問曰聞佛以和柔爲主是何猙獰凶暴之如此也寺僧驚其識之超常因陳不動外剛而内具慈悲之理公善之是歳十二月晴宗卒三春城主田村清顯欲嫁女於藩祖大夫喜屬群臣議皆曰田村氏與

天正七年

天正十二年
藩祖承家

備前義綱

鄰境諸侯不協今與之婚乃結怨於諸鄰也不若辭之大夫曰清顯與諸鄰不協是諸鄰之生事也清顯攝於其間未嘗一敗其武足稱是可以爲我兒之婦翁也議遂決七年十一月迎之（仙臺武鑑）十二年十月藩祖甫十八承家而立大夫自老於館山（貞山公治家記録）大内定綱未賀初定綱父義綱仕鹽松城主式部大輔尚義遂與石川彈正光昌逐尚義奪其邑又與光昌有隙光昌借相馬氏兵攻之義綱屬我以自助會亘山公父子有事義綱又屬田村氏後叛從葦名氏至定綱爲葦名部下於是藩祖曰汝家反覆痤自今之

天正十三年

大内定綱反覆

瓜蔓生瓜

左馬介宗時

後一意來仕定綱因請賜邸宅藩祖許之翌十三年定綱請携家眷來乃去再三招之不復來藩祖怒太夫曰吾且試之乃遣使諭之定綱不從定綱族長門嘲曰瓜蔓生瓜伊達氏之弓箭世之所熟知也政宗承其餘風亦不足畏耳使者反報藩祖父子大怒將往征之藩祖名原田宗時與片倉景綱曰定綱恃葦名氏無狀乃爾我與書葦名氏詰之乃謝其不知然非葦名氏爲之應援則定綱必不至此我且先殺怨于會津雖然道途阻險佐竹氏在後未可輕出兵安得爲内應者耶宗時曰臣部下平田太郎左衛門郎

北條氏輝請通好

藩祖征會津

會津四老之族也、或可了事矣、因命太郎招降栗野彈正 仙臺武鑑 二月、北條陸奥守氏輝、致書遠藤基信請通好 貞山公治家記錄 五月、公發兵征會津、分爲二隊、一從檜原、一從北方、原田宗時將之、入彈正栅、縱火攻掠近邑、葦名氏不辨其多寡、錯愕無所措、平田太郎又叛、告葦名氏以實、於是高田播磨帥三千餘騎繞攻栅、宗時及彈正力戰潰圍而出、公乘其間急攻檜原、景綱單騎入城、說降城主某、遣後藤孫兵衛信康守之、先是伊達成實在大森城、適來見藩祖、告會津不可輕拔之狀、因問計、成實薦羽田右馬助實景使招

彈正盛國

平太郎盛胤

德川氏請鷹

藩祖通信秀吉

成實招降青木修理

猪苗代盛國、盛國從之、因復遣使問其所欲、盛國錄三十條請之、藩祖許可、既而盛國告之子盛胤、盛胤諫止之議、遂止、藩祖亦歸米澤 仙臺武鑑 六月、下野壬生上總介義政送款、義政爲北條氏部下、以北條與我通好故也 貞山公治家記錄 先是德川氏遣使請鷹、且與書遠藤基信、以締交好、至是羽柴秀吉誅明智光秀、聲威遍諸國、藩祖使基信寄書通信、秀吉答書、細告削平上國狀、於是藩祖將擊定綱、成實招降定綱臣青木修理、修理質子於定綱、欲奪無由、因設計誘以遊獵招中澤九郎四郎、大内新八郎、大河内次郎吉、強酒

藩祖敍從五位下、任美作守

藩祖圍小手森

舊拙齋長成

乘醉擒之、乃送款、藩祖出福島、修理來謁、作鹽松地圖以呈之 仙臺武鑑 八月、公敍從五位下、任美作守 貞山公治家記錄 二十四日、公圍小手森、定綱在城、葦名畠山爲之後繼、陣于城外、城兵見我、佯敗開門、出追、我同擊葦名畠山諸兵救之、縱橫相當、公以麾下兵、乘之、城兵將退、我急逼、不得入城、皆向走、是夜定綱留兵歸小濱、翌往攻、城兵發銃拒之、成實議曰、我移陣城背、絕其通路、城可拔也、原田舊拙齋危之、議不決、翌成實率一隊、出城背、公麾衆繼之、城中有一士、出曰、通路既絕、城不可一日保、願得輸城歸小濱、公下令曰、

小手森城陷

白石若狹宗實

右兵衛元親

輸城可也、歸小濱則不聽、往復有間、公曰、勢至此、宜一擧手拔之耳、闔軍乘之、城即陷、木椎山築館二城兵聞之、皆不戰而走、於是田村清顯將同攻定綱、亦來在此、然寡兵無可爲、告公曰、定綱據小濱、諸鄰送援、何不移兵田村、漸拔大内支城、以孤小濱也、公從之、九月二十二日、移陣黑籠、遣成實宗實景綱櫻田元親四將、出築館、使當小濱、公親攻大羽内、勝敗未決而止、四將向小濱、景綱拔羣而進、城中見其寡兵出援、三將邀擊破之、翌日、公巡視岩角曰、拔此城則小濱孤矣、宜待明白擧之、會津援兵在小濱、說定綱

兵庫頭實元
畠山義繼納降

曰城陷在旦夕今而去我將薦子補松本圖書之遺職定綱亦知不可自保夜委城奔二本松（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藩祖既拔鹽松畠山義繼自恐就伊達實元納降公不聽曰小手森之役爲之援者非義繼乎彼請降其心未可測也義繼屢請之公曰二本松除五莊外盡呈之則可也義繼請二分南北而保其一公不聽義繼又曰從士削祿將餓請以見祿擢之則幸也往復久之大夫爲義繼請之公始聽其所請十月八日義繼來謝初義繼屬諸臣問計新國彈正曰政宗意在奪二本松雖降不免奪土不若詐降擒政宗父

義繼擁大夫去
輝宗遭害
遠藤基信等殉死

子一人以爲質乃唯我所爲也議決而出（仙臺武鑑）於是義繼至宮森謁大夫拜謝事畢大夫親送之義繼遽起手執大夫襟拔刀擬之從者擁其前後去政景成實在後欲救之徑甚狹左右皆竹垣不可進從尾而行及高田原大夫揚言宜併我擊之我有放一砲者衆繼之殺義繼及從者五十餘人大夫亦遭害年四十二公既至曰吾將蹂藉二本松以報父讎矣政景成實曰成葬而後攻之未晩也九日葬諸小濱謚性山義繼尸皆寸斷縫以藤蔓磔之送其首於二本松時遠藤基信將殉性山公藩祖諭止之基信強從至

新國彈正奉遺孤據城
藩祖攻二本松
佐竹岩城諸將爲二本松聲援

二十七日忌辰遂死（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作百日忌辰）性山公近侍内馬場右衛門須田伯耆亦殉公發兵向二本松新國彈正奉遺孤國王據城告急佐竹葦名岩城石川白川相馬須賀川諸氏以請援公往攻城兵不出援乃隔川而陣成實屯城北硫黄田城兵見其寡開門出擊成實奮鬭公麾衆橫擊之城兵乃入翌大雪連三十日公歸小濱十一月佐竹岩城以下七將率三萬餘騎出山東安積郡攻拔下中村城爲二本松聲援公出岩角名成實於澁川議防之公曰前田澤兵部叛降佐竹氏敵必屯前田澤南攻高倉或本宮鄉

兵庫元宗
彦九郎盛重
近江宗經
肥前重信
左月良直
參河高經
備後定時

宜陣敵中間與之接戰成實從之陣於糠澤高倉本宮之間有山曰觀音堂山公負山陣將左右顧救二十城伊達元宗父子國分盛重留守政景景綱宗時各連營相接凡四千餘騎成實別帥一千餘騎陣觀音堂西南葦名氏過高倉將向本宮高倉城將富塚近江伊東肥前遮擊之茂庭左月在觀音堂來救敵兵披靡岩城氏兵繼進我失利退入城蓋敵之來有三道一隊過前田澤者觀音堂邀之一隊過荒井者成實與之戰一時鼓聲震地觀音堂諸將敗奔中軍大町參河布施備後死之左月年七十三冠黄幘麾衆

進退如神敵軍相告曰勿他求唯斬黃帽者四面叢

茂庭左月戰死

擊左月遂死元宗父子揚鞭縱横奮鬪景綱政景皆極力防戰而成實受敵前後不少卻下郡山内記諫

魂魄成實不退一隊

曰我兵中斷守場而死無益何不引退成實曰魂魄或歸生則不退一步也見華名氏退北至一齊突出莫不一當百遂卻之公賜書曰今日之事以卿一隊全軍奏捷殊功也明日敵必出本宮宜移陣其地翌

八郎右衛門盛時

敵旋師公論功班賞賜中村盛時以鹽松之邑賜片倉景綱以感狀已下有差

天正十四年

十四年正月元日成實在澁川二本松城兵出冦我汲兵我兵退之伏起當場

左藤右衛門常高

源兵衛今泉監物横山彥四郎死之遊佐左藤右衛門老兵也同馬奮鬪大破之城將庶子田右衛門登高觀之驚曰何其勇也適爲我兵所逼僅脱走羽根田右馬助他適歸途聞之未合獲首五級成實告捷公大喜七日公詠國歌以自賀是時二本松臣箕輪玄蕃氏家新兵衛游佐下總堀江越中送款約内應

箕輪玄蕃啟我兵

四月二日公率萬八千餘圍之玄蕃啓我兵入據其宅新國彈正命擊之玄蕃將退委溝壑者數十人我繼攻之五日城兵不出挑公曰城兵待後繼耳絶後乃不戰而拔矣分兵繞之四面絶其糧道彈正密遣

彈正走會津

使相馬氏有所請相馬氏爲就伊達實元請使致城去公以實元強請故聽之十六日彈正自燒城郭奔國王奔會津於是論功賞賜二本松城於成實大森於景綱成實布恩施仁士民大服

田村清顯卒

十一月田村清顯卒無子遺言曰我家免諸鄰之侵侮者政宗力也政宗有子立以爲嗣擧全邑聽之政宗諸老從之既而或流言公與夫人不和田村太夫人聞以爲信太夫人卽相馬氏也義胤因欲奪田村遺地田村族梅雪

梅雪顯基　右衛門清康　刑部顯徳　月齋顯廣

及清康潛通心使太夫人聽之橋本刑部田村月齋執爲不可黨與相分爭論不已仙臺武鑑

天正十五年

十五年正月十

氏家吉繼請援

六日岩出山城主氏家彈正吉繼遣使請援初大崎

左衛門義隆

義隆寵里見刑部隆景後幸伊場野總八郎隆景嫉之欲陷諸罪總八郎因結彈正以自援彈正爲大崎巨族是以里見族欲請援于我以擊氏家伊場野公許之彈正使義隆誅隆景義隆不果命隆景屏居新田隆景請義隆親送終要之不遣返據新田議誅彈正彈正不得已因片倉景綱請援事在前年公許之而未果客冬遣泉田重光謀知其狀於是以政景爲

安藝重光　伊豆景隆

陣代以重光及濱田景隆副之小山田筑前爲軍令

總右衛門重長　修理定康

小成田重長山岸修理爲軍監凡三千餘騎仙臺武鑑○輿

小山田筑前請金旄

出羽高康 左馬頭晴氏 後号月舟

賜軍秘録作五千三百騎將發筑前請曰臣老矣此役蒙軍令之
命亦榮也請賜金旄何幸如之公即賜之與賜軍秘録至
松山遠藤出羽迎之曰黒川晴氏據師山我遣新沼
城將上野甲斐當之我乃直出中新田何如政景曰
我出中新田是前後受敵也宜先取師山下新田二
城然後進乃無後顧憂矣重光與政景不合故從出
羽議徑進向中新田城將葛岡監物告變新田義隆
遣諸將援之仙臺武鑑重光既攻乗折城矢砲亂注城兵
敗潰我進過下新田城兵不敢出遂至中新田攻奪
外郭下新田兵自後来救師山城兵合之夾撃途有

筑前戰死

一水敵斷橋截我前路我兵顧走敵追益急小山田
筑前被黒革鎧騎驪馬振金旄指揮之敵兵見之来
逼筑前與氏家景久搏而斬之敵兵環至我兵已阻
筑前四面當之斬首若干終死之於是我兵大敗退
保新沼彈正在岩出山聞我兵攻中新田欲爲之聲
應出兵輙聞我退不能自支乃返政景繼重光之後
欲攻乗折師山二城使重光專攻下新田二城不接
欲助重光與歸適天暮雪至不聞岩出山兵出以爲
往戰亦傷兵耳我敗卒来告筑前戰死重光保新沼
政景因議退陣再引兵来救而慮二城出撃遣使来

政景請哀舅氏

上野甲斐三出疑計

折請曰我兵敗歸二城見要撃固也然願垂憐獲全
首領歸何幸如之乗折城主黒川月舟者政景舅也
對曰足下手兵不敢擬矣其他則安得不獻一矢政
景復曰某請哀者豈自爲計哉特爲衆耳果不得命
某亦死于舅氏之手矣我兵皆以死自處月舟遂聽
其請政景歸松山告急米澤請援公即欲出兵或言
最上義光乗虚来襲公陰爲之備不敢出援兵我諸
將在新沼糧已盡城主上野甲斐遣間敵中宣言城
兵計無所出欲一夜襲以決死敵聞之相告警備日
不脱甲而我不出敵頗倦又宣言有陰送欵者約放

出羽守義光

泉田長江質大崎

月鑑勝景

能登光昌

火爲號一時来撃敵爲之相疑無復来攻者於是遣
使言之曰我之来以氏家彈正故也今我来而彈正
不應我請援於米澤大兵將至盍及其未至議和也
義隆聞之不能決請命於最上義光以其爲宗家也
義光曰伊達非大寄敵和可也因請質泉田重光長
江月鑑於是二人出質而諸將往松山尋歸米澤公
曰不議策于出兵之初是我之過也勞之不問其罪
泉田長江在小野田城最上氏使延澤能登来見月
鑑有所議事秘無知者復見泉田曰最上氏與佐竹
葦名諸氏約將有事于伊達氏子能啓於内則今遣

藩祖誅月鑑
太郎宗信叛
民部景康
亘理元安斎元宗諫公

去矣、泉田不聽、陰告諸米澤、無幾月鑑免、泉田乃至山形、後公誅月鑑、以其蹤跡可疑也、先是中野常陸之亂、最上義光陰誘我士鮎貝太郎使叛、未成亂平、故爲不知者、與我來往、及仙道大嵜之事起、曰可也、復使太郎叛、三月、太郎遂叛、奥陽軍秘録 其父安房宗重入道諭之不聽、入道告之公、仙臺武鑑 公恨最上之與大嵜相連和侵封疆、遣湯目景康、原田宗時、片倉景綱、中島信貞、松本伊勢等于中山、布施備後于鮎貝、安久津右衛門于荒戸、伺察不絶、貞山公治家記録 於是公急往攻之、亘理元安諫曰、我之通心最上者、不止太郎、

一擧手力
伊達實元卒 實元成實父
修理大夫最上義守
遠江守磐瀨盛義
左京大夫岩城親隆
式部田手宗光

亦未可知也、且攻太郎、則最上來援、不若緩謀之、公曰、事出不意、援且不及、破之一擧手力耳、太郎破、則其他通心者、不問自服矣、急率兵往、鮎貝大驚、請援於最上、途遠未來、我既環城攻擊、太郎奔山形、奥陽軍秘録 公賞宗重、以次子宗益爲嗣、四月、伊達實元卒、實元、植宗之第六子、嘗約嗣外祖上杉定實、承偏名、及竹雀衣章、會植宗父子有事不果、賜信夫郡大森、及中野宗時離間晴宗父子、實元與最上義守、磐瀨盛義、岩城親隆相議、請赦田手宗光罪、以平内亂、又受稙宗命、攻拔畠山氏本城八丁目、居之、爾後通信二

天正十六年
太郎左衛門義直
大内定綱襲苗代田
助右衛門重綱

本松曰、使義繼生疑於葦名氏也、其有遠慮如此、仙臺武鑑 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大内定綱率片平大和、高玉太郎左衛門、阿子島治部、來襲成實領邑苗代田、治部初降於我、聞我大嵜之敗、擧又叛、從定綱、貞山公治家記録 成實近侍志賀山三郎善銃、擊傷義直、及斃太田主膳、先是大内定綱奔會津、不得志、就成實請降、曰、苟見許、必諭弟片平重綱使降、成實因謀於白石宗實、宗實善之、而宗實時爲鹽松城主、意以爲定綱降、必復舊邑、我乃失邑、因宣言於會津葦名氏、怒定綱反覆、定綱乃掠苗代田、殺本宮主水、然後復請成實、

景勝後米澤中納言
葛西左京大夫晴信上杉弔大嵜之敗
紀伊顯光貳心
三春田村城

曰、我欲解疑於會津、故掠公邑耳、公願脩前議、成實怒、欲不聽、其請以家士諫故、聽之、因請諸公、公乃許、定綱與重綱來降、重綱女壻瀨上丹波、中野宗時之族也、請併赦之、公不得已從之、仙臺武鑑 先是命中津川丹波往越後、通好上杉氏、是月、葛西晴信、上杉景勝使人來、弔大嵜之敗、貞山公治家記録 田村氏之臣大越紀伊、通心相馬、橋本刑部請誅之、公不許、成實召紀伊臣大越備前、喩使紀伊盡忠田村、紀伊知事發覺、不朝三春、刑部遣使詰之、對曰、成實禁朝三春故也、刑部招成實及紀伊臣備前、對證質之、備前辭塞、而紀

伊賀實定

國分臣士皆叛重

豐臣氏請佳鷹

伊竟不至於是田村梅雪欲試諸臣之意屬衆議曰奉政宗是先侯之亂命不若從相馬也常盤伊賀前席陳其不可皆然之而太夫人遂使紀伊叛（仙臺武鑑）國分邑主國分盛重政治不均臣士皆叛公慰喩之不聽盛重去邑謝罪未遂於米澤獨越江長門屬心於盛重不貳心公賜書褒之（貞山公治家記録）先是大内定綱與重綱生隙四月定綱挺身來成實景綱以定綱爲先鋒攻阿子島適豐臣氏書至餽賜刀月請佳鷹公即獻名鷹十二聯前田利家亦有書曰宜與最上氏協心守境是時葦名二階堂氏出兵安積郡公遣成

石川光昌叛

橋本刑部拒止義胤

實景綱拒之二將大戰於觀音堂得捷斬首四十三級田村氏臣石川光昌叛請援相馬氏來侵鹽松白石宗實與戰大破之成實聞變來敵既散乃止橋本刑部請公曰田村氏諸士分黨不已請禁往來伊達相馬二家以治之公許焉既而義胤欲奪田村城曰將問姑氏安否也使人先焉刑部曰我決死之秋也豫戒諸士躬上城與相馬使者相接及義胤至刑部問梅雪曰絶相馬伊達久矣今納義胤可乎梅雪見其神色不平頗恐曰不可也刑部乃命士卒拒止義胤義胤不着甲爲銃丸傷馬首疾視城上無如之何

諸鄰來頤於我

刑部請逐客兵

仙道諸將出安積郡

佐竹常陸介義重

葦名左衛門尉義廣

岩城右京大夫常隆

二階堂彈正大弼盛行

乃走刑部尋請公曰諸鄰乃來頤於我以無主也願置城代以鎮之公擧孫七郎宗顯爲城代乃清顯之姪也刑部又以爲客兵叢至變生不測請公命逐之梅雪自恐其託逐客禍及已遠委邑去依岩城氏岩城氏使人請赦公使成實對曰梅雪反豎耳公家納之公之心非我所知也（仙臺武鑑）六月佐竹義重葦名義廣岩城二階堂白川諸氏帥四千餘騎出安積郡郡山城將郡山太郎左衛門窪田城將中村右衛門相繼告急公分兵諸壘自將至山王山於是敵兵圍郡山矢砲相接城兵拒却之公曰城兵寡不得曠日相持

白河上野守義親

藩祖從伊東重信議

成實築壘

富塚近江宗綱

遠藤文七郎宗信

宗信遠藤基信子

我將往援諸老諫之不聽原田宗時曰然則對壘何地爲宜濱田景隆曰朴澤原曠野也是乃可矣伊東重信曰寡當衆在據險自固故福原爲可二議不決公從重信議重信又曰此擧在援郡山宜相持不必戰及城危急然後戰未爲晩公善之乃出福原命成實分隊陣北原敵解郡山窪田圍來挑戰成實偃旗斂鼓不與接惧有計乃去成實據溝築壘濱田富塚原田遠藤諸將皆從其所爲葦名義廣遣小熊因幡率三百兵塡溝妨營築成實使放砲擊之因幡傷肘僅脱去敵不復犯壘稍完成敵將胥議曰彼堅壁不

河井東條陳策

伊達政景號高森與宗家共祖家景當以殞朝命爲奥州留主居宮城郡高森故稱高森或留守後改伊達

戰待兵至也宜及未至破之使須賀川隊將為先鋒會津次之須賀川諸將曰使岩城次之可也否則不從議不決河井甲斐東條中務陳策曰犯敵壘危道也不若環攻郡山絕政宗援路可立拔城拔矣然後走政宗易易耳義重從之營岩對郡山窪田二城公出窪田以兵寡不肯戰伊達政景率輕卒挑戰大和田佐渡拔隊奮進敵敗走以殊功不問其犯法之罪成實曰郡山危急宜及今一戰援之原田伊東諸老不聽曰敵在客地宜避其銳擊其惰今未晚也議乃止方見敵當兩城間築砦謂我亦設柵防之命津田

兩雄指成實景綱

生一疑之策

片倉藤左衛門追長沼上總

近江梅津藤兵衛當窪田川穿一濠築堤繞城守者闕而當之適田村宗顯與成實得闕當同守成實別請與片倉景綱同守（仙臺武鑑○貞山公治家記錄云白石宗實與原田宗時得闕宗時請與成實同守）諸隊相謂曰今日兩雄當後必有一戰成實謂景綱曰郡山已危盍一戰景綱曰衆寡不敵戰大事也成實臣遠藤駿河進曰今日守敵砦者平田左京與僕相識景綱使其裁書繳而射之亦生一疑之策也左京同書草草景綱呈覽諸公適見長沼上總貞通率手兵百人許過窪田成實曰是所待也遣使景綱議擊之景綱同之使身片倉藤左衛門率二

伊東重信戰死

知進不知退

百人追之成實景綱戒勿窮追藤左卽往擊走之乘勝追北佐竹會津大兵來圍藤左縱横奮當成實景綱發兵救之敵兵又加我諸隊亦進公率麾下躬指揮之伊東重信欲收兵騎而三過陣間敵見曰佳兵也環擊之我亦進兵救之皆力重信遂死之初重信先戰一日賜宴議戰重信曰佐竹葦名兵雖衆皆烏合也重信一人力亦能破二三隊不足憂也公悅賜肴蠏也辭曰蠏横走之物也臣臨戰知進不知退公嘆賞後果如其言敵既潰公賜薙刀於大町清九郎甲冑刀於次郎右衛門笄及盃於金藏箸於大學以

親戚相戰外侮可恥

藩祖與仙道諸將和

其皆有殊功也此役起六月至七月雌雄未決敵兵稍生歸志岩城常隆憂之與石川昭光議遣白土攝津於佐竹葦名志賀閑齋於公營説曰親戚相戰外侮可恥不若和也公不聽曰諸公發兵遠至寧無爲而返者哉汝無乃窺我乎卻之（仙臺武鑑）使者往復再三公遂許諾（貞山公治家記錄○仙臺武鑑云常隆昭光親來恐誤）七月二十一日各收兵而散初太夫人為最上氏媾和請解怨於大崎義隆黒川晴氏公難之然以母命故許諾（貞山公治家記錄）義光返泉田重光公賜刀於重光賞其忠（仙臺武鑑）是月葛西晴信馳使賀我之與仙道諸將相和九月

德川氏使玄越至
成實問岩城狀

德川氏書至、賜縮羅三十端、公遣使最上、弔其莊內之敗、以莊內主將本莊與我通好、故公熟知其狀也、十月、本莊某獻刀押切備前、獻甲冑、貞山公治家記錄 十二月、德川氏又使玄越至曰、僕蒙關白命、將和公等、聞先命而和、今後勿破盟違命也、公謝返之、尋命片倉景綱、往岩城謝、謀和之辱、既歸、成實問岩城狀、景綱曰、我察岩城君臣意在奪田村、我苟與之戰、佐竹葦名又爲後繼、宜奈之何、成實曰、曩歲大內定綱來降、片平重綱未至而聞彼心悔若就降之、不血刃而得片平之地也、與葦名戰亦易爲力耳、景綱喜告公、公

片平重綱降
天正十七年
藩祖出師大森
阿子島高玉二城陷
荒井木工三命

使定綱裁書招重綱、重綱乃降、公又命絕葦名岩城通路、常隆大怒、十七年三月九日、率兵攻拔小野鄉田原田諸城、又拔鹿股、四月二十二日、公出師大森、成實引片平重綱來見、五月四日、攻阿子島城陷之、城主治部走猪苗代、五日圍高玉城、開其一面、城主太郎左衛門義直防戰不克、刺子女自死、城士荒井木工丞與成實臣羽田實景挺槍相鬪、勝敗未決、我兵簇擁而入、木工舍實景去、鎖門不成、遂致死、先是木工同治部太郎二人仕畠山氏、故出阿子島途與石川彌平相語曰、吾命有三、一今一日爲治部死、一明

壹岐親兼
猪苗代彈正降

日爲太郎死、彌平曰、其一如何、曰、吾在二本松、既致一命也、至是不食其言、人憫之、仙臺武鑑 常隆與佐竹相馬合兵侵田村、公命成實景綱防之、親率兵襲相馬諸邑、十六日、拔子眉嶺、俗作駒嶺 新地谷地小屋數城、賜新地於亘理美濃、丸森於高野壹岐、美濃進攻小豆畠塚、斬相馬高胤、中村將陷、義胤從田村班師、公命元宗父子守所畧諸地、引兵至大森、於是田村無事、成實與景綱勸降猪苗代彈正、彈正與長沼盛秀皆降、成實景綱入猪苗代城、彈正出子龜丸爲質、義廣適在須賀川、聞之引兵返、公曰、義廣返兵、意在屠

二老諫藩祖
割鷄何用牛刀
藩祖應變之擧

猪苗代而成實景綱寡兵不敵、吾將往援也、衆折小梁川二老諫止之、不聽、二老曰、阿子島去猪苗代五里、有變輙往、非難也、公不得已、遣布施備後告成實景綱曰、義廣同戰事急矣、吾將親援、二將曰、割鷄何用牛刀、公陣阿子島、猶陣此地也、所憂者佐竹乘虛襲本宮耳、公勿來也、公使要諸途、故翻其言曰、應變之擧、願公速出兵也、併呈書、公不展書、顧左右曰、其言如此、吾不可不親往、命原田宗時伏下長井兵於最上封境、別率上長井兵從會津後門進、公卽夜鞭馬而發、諸將相繼攀山路、景綱成實遑遽出迎、公引

義廣出高森

見猪苗代盛國返賜其質子盛國感泣愈奮義廣於是帥七千餘騎作十三隊出高森公命盛國爲先鋒景綱成實宗實次之公將中軍併左右後殿凡八隊使一伏山下別營三隊於松林中義廣越新橋過湖上將從磐梯山來逼松林盛國景綱發喊相接會津隊將富田將監殆不自支義廣生兵代進聲勢大倍我兵辟易成實宗實從旁徑橫擊破之義廣麾下殊死戰富田將監與我士太郎丸掃部相搏掃部敗死當此時公麾下從山麓鼓譟而出敵未嘗知公至也一見皆驚不能力戰相提而走義廣制之不已我士

清九郎高綱　藤人親成

大町高綱馬場親成先登斫首其他追北而進敵將佐瀨平八金上盛備前後死之諸兵爲其所激勵屢回馬相拒我兵趑趄不令其相援敵遂大潰初盛國

義廣大潰

遠出敵背撤新橋敵走至橋橋斷相擠壓溺水死者甚多義廣僅以七八騎逃歸黑川此役景綱旗幟爲敵兵所奪其臣佐藤總六擊安孫彥之丞奪其陣螺以報之螺乃葦名氏之名器也於是公撿首級凡二千五百築冢葬之號曰三千冢先是河原田盛次守

三千冢　治郎盛次

大鹽城聞義廣軍敗棄城歸伊南橫澤彥三郎與中地某相攻將來降中地敗走生江主膳河原田豐前

右衛門宗意

渡邊伯耆相踵而降會津勢愈衰僧宥傳據寺爲義廣致死守之度勢不成而出走於是原田宗時向檜原進金川三橋鹽川三城皆不攻而拔公入三橋撫綏土民省刑薄斂擧賢宗能居數日會津老富田美作平田本京等遣使乞降二十七日佐竹義重與岩城相馬諸氏出須賀川攻陷門澤城中息宗意死之敵將來逼郡山飛報至公乃命成實宗實及濱田景隆富塚宗綱遠藤宗信往守田村公將募兵親出郡山而以猪苗代兵寡故留景隆不遣公亦未發義廣

藩祖入黑川

委黑川而奔於常陸公卽入黑川不血刃而取會津

之地召里正亭長正戶籍平稅斂又賞賚有功者與盛國以併舊封三百貫新國上總以長治原田宗時以狐戾城盛國曰初所約者猪苗代地境之半耳今

盛國遺半字

何賜少也公出示盟書無有半字盛國憮然曰我叛降天譴所致謬遺半字今無如之何也公憫之加賜境地若干先是成實以下往田村與佐竹岩城戰常

右衛門清康

隆收兵而退田村清康追北獲五十三人仙臺武鑑十月

上杉氏脩鄰好

上杉景勝使至脩鄰好貞山公治家記錄二十五日公攻須賀川衆議其何向田村月齋曰城西有川而續野平遠且高須賀川亦一名城人皆有自危念宜從高處

須賀川城陷

藩祖圖大寄相馬

俯臨之衆服其議、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云、公是日出田村、佐竹、岩城兵既去、乃轉攻須賀川、貞山公治家記録無此事、二階堂盛義夫人、爲植宗女、盛義早死、夫人守遺業、屢與佐竹岩城戮力、來攻、於是須賀川諸士、皆勸來降、公亦遣書誘降、皆不聽、仙臺武鑑

我環攻之、成實放火城外長禄禪寺、守屋筑後内應、放火延燒、夫人走、城乃陷、遂獲磐城援將植田但馬、竹貫中務、北郷某、佐竹援將武茂左馬助、凡五百餘騎、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十一月、公使大寄臣湯山隆信、與氏家吉繼、通和圖大寄氏、又使佐藤紀伊、圖相馬氏、紀伊舊仕相馬、故功成、則賜舊邑也、十二月、使片倉

治部少輔三成

石川昭光與我和

景綱謀和岩城常隆、於是横田氏勝、矢田野伊豆皆降、氏勝恨其滅舊邑、藉議恢復會津、遣使石田三成、請援、三成荅書陳太閤東征在近之由、氏勝乃叛、於我請援上杉氏、據横田、我將大波玄蕃攻破之、河原田盛次亦與氏勝相通、請上杉氏援兵、長沼盛秀以與盛次有宿憾、故請命往攻、互有勝敗、先是石川昭光與我和、至是擧須賀川封石川氏、仙臺武鑑、岩城常隆退田村侵地請和、三代畧、白河義親亦聞須賀川陷、遂來降、公命築城於其邑關和久、將有事於佐竹氏、於是淺川大和背佐竹氏來降、大和舊事石川氏、故頗

那須館林諸城請内屬

藩祖寄上國形勢

左近將監一白施藥院玄以

利家後加賀大納言

彈正少弼長政初長吉

憚之、公喩昭光、容納毋問罪、貞山公治家記録、時下毛那須上毛館林諸城主、皆請内屬、公所奄有、西接越後、東至三春、北窮濱海、跨出羽、南過白川、至二毛、幅員頗宏濶、諸老胥議大築城壁、以自固其根抵、公笑而不聽曰、吾豈欝欝久於此乎、立幟於關東、懐順伐逆、争衡天下、吾之志也、然土疆新定、軍用未盈、故欲待明春大擧、以磐城爲先鋒、進屠水戸、以報怨於佐竹氏而已、因欲窺上國形勢、贈書於富田一白、釋玄以、通豐臣氏、一白玄以報書曰、華名通聘久矣、公以私怨故一戰奪之、關白所不悦也、公宜自慮、羽柴秀次、前田利家、淺野長政、亦告小田原之役、宜會師、三代畧

仙臺　佐藤諄書　時年七十六

藩祖實録卷之上終

藩祖實録卷之下

齋藤馨　著

仙臺　國分平
白石時康　同校

一掬七種句　ナヽクサヲヒトテニヨセテツムナカナ

十八年正月八日、公詠有一掬七種句、以始有仙道七郡也、十日、招相馬臣西館玄蕃、約內應事、露、玄蕃挺身至、十三日、出羽天野甲斐來謁、尋有北條氏直使至、約夾攻佐竹氏、二十七日、佐竹氏來攻淺川大和、大和擊走之、二月十七日、新國某亦與佐竹氏戰於白川、斬首數級來獻、公又欲使伊達政景再擧征大崎、遣小成田總右與氏家吉繼盟、吉繼父直繼身帶繼、皆從大崎氏故也、是月、遣良覺院之京、三月、齋藤九郎兵衛從京師至、致淺野木村諸氏書曰、關東征伐在近、宜勿違會期、公裁書對之、使九郎齎往、又使守屋守柏小關太學之京、四月六日、公就饗西館、

藩祖就饗西館

西館母氏之所也、公將就饌、嘗食者中毒死、公稱疾歸、初最上義光誑母氏曰、政宗取會津、忤關白之意、伊達氏存亡未可知、及今殺政宗立季氏、則國可存也、母氏故謀行毒、公知之、手刃公子小次郎、謂曰、彼無罪矣、母氏之罪不可問、故誅彼以消母氏念、（或云小次郎八歲、或十七歲、皆不得其實、十歲左右似是）尋誅公子傅小原縫殿助、粟野藤八郎、八郎脫走、母氏亦奔山形、九日、佐竹氏來攻淺川、石川諸兵援擊卻之、石川昭光子義宗始赴軍有功、公賜書褒之、

石川義宗始赴軍

十一日、公遣諸將出兵大地、爲豐臣氏聲援、先是關白東下至小田原故也、十五日、公至大地、小田原諸將皆勸其來謁、（貞山公治家記録）公聞之嘆曰、小田原既拔、吾事去矣、不可不廢百事而往謁也、

小田原拔吾事去矣

成實奮曰、太閤之東下、客冬移檄所告也、今而往亦晚矣、縱令減宥、亦收其地、不若據國迎之、爭衡天下也、宗時景綱掉頭曰、太閤起匹夫而霸天下、德

川氏之英傑且從屬、以其挾朝旨令四方也、苟不從、則上背朝廷、下同北條亡滅、何用是妄擧爲、（仙臺武鑑○片倉家譜云、公議往小田原、成實危之、衆議未決、景綱無一言而退、公知其有故、夜密就景綱宅、時景綱未就寢、聞公至、喜迎之、語及前議、景綱曰、天下之兵猶蒼蠅、撲之復聚、苟不得其時、則不已也、撲團扇作撲蠅之狀曰、如此而已、公大感悅）公意遂決、使成實守黑川、柴田但馬、石母田左衛門、大條尾張守二本松、親帥片倉景綱、高野壹岐、白石駿河、片倉以休齋以下、會津岩瀨降臣百騎許發、以上毛爲北條氏地、故返取路越後、經甲信、六月五日、至小田原、（貞山公治家記録）太閤命屛居底倉山中、公之初至也、被甲冑、表素衣、作山服狀、期就

但馬宗義　左衛門景頼　尾張宗直

駿河宗綱　以休齋景親

山服期就死

施藥院全宗
左衛門是常
私奪會津為罪
匪細

死也、從者中途稍稍逃走、存三十許人、居閣曰、辭幸
以施藥院色部是常淺野長政諸人奉太閤命至曰、
汝不早來會東征之役、且私奪會津為罪、匪細、有説
則言之、公對曰、東陬僻遠、不知天下之有所歸、及太
兵東下、始駛鞭馬而發、道途梗塞、故迂緩至此、若拔
會津則非無故也、僕征大內定綱之罪、而義廣與佐
竹岩城諸氏援之、於是乎兵始搆矣、繼是先人壓宗、
為畠山義繼致死、僕欲復讎、而義廣等又援之、且田
村清顯於僕為岳父、清顯死、相馬義胤來襲其地、僕
因有隙、義胤又與義廣等合議、屢來攻、僕幸而得捷

取會津百辨無益

義廣遁去而已、豈敢叛朝廷哉、聞一日長政復至曰、
聞佐竹岩城葦名、皆政宗之戚也、戚而不睦、豈諸氏
之皆暴橫而至此乎、渲錄上其所由、公從其言、長政
曰、卿之取會津、百辨無益、不若呈其地也、公察其出
太閤意、從容對曰、僕至此、固致命於太閤也、何況區
區之土疆乎、長政告之、太閤大悅、收其會津岩瀨安
積、而賜安達二本松、信夫伊達刈田柴田伊具亘理、
名取宮城黑川志田松山桃生深谷併羽之置賜郡、
凡七十餘萬石、如舊賜朱章為券、仙臺武鑑 此外公有宇
多郡中相馬諸邑、而太閤檢察偶不到、遂為我有、貞山

脱腰刀議軍事
又兵衛宗是
藩祖學茶儀
獨一右衛門
清久
六右衛門正勝
太閤至會津

公治家記錄 二十四日、公謁太閤、適太閤檢營築憑胡床、
德川前田諸氏皆在其側、公謁畢將退、太閤呼進問
攻城之策、公脱腰刀授和久又兵衛、直進議軍事、太
閤善之、仙臺武鑑 是時公以水引束髮、狀甚奇異、貞山公治家記
錄 公之在底倉也、招茶博士千利休學茶儀、太閤聞
之謂曰、政宗豪傑之士也、當危難之際、處心于風流
戲玩之事、無少恐怖狀、非他人所能及、大嘆賞、仙臺武鑑
七月十八日、公受命東下、木村清久淺野正勝從之、
收我會津城、貞山公治家記錄 既而小田原陷、太閤巡視至
會津、二十三日、公迎諸宇都宮、太閤召公及景綱賜

成實守會津

茶、命偕淺野長政木村清久為先驅、賜鎧冑團扇、先
是成實守會津、每夜城中爭擾、問之、則曰、有叛者、啟
越後兵來攻也、其説無根、一時訛傳所致、遂推詰之、
執其所由出者處刑、人心乃定、既而夏井藤左衞門
謀叛、仙臺武鑑作平田 成實攻殺之、亘理重宗又與相馬義
胤戰於中村小豆畑、斬其三子小齋丸森諸兵援重
宗有功、貞山公治家記錄 時矢田野伊豆從公在底倉、見其
危難逃歸、據大里叛、成實合石川昭光兵攻之、勝敗
未決、公既致會津、山東諸地乃解圍去、仙臺武鑑 初公未
至、命成實誅小田原隱岐、亦恐其與伊豆同叛也、貞山

飛驒守氏郷伊勢守吉清

大嵜葛西士民作亂

（公治家記録）十月、淺野長政使公收田村城、田村諸士或有異言、公慰恤之、使安處不離散、而田村宗顯遂去、（貞山公治家記録云、據公與白石宗實書、有宗顯去田村、非我意之語、則成實記稱宗顯遇小田原而遂死者謬也、蓋其將上京而途死也、）先是太閤賜會津山東於蒲生氏郷、大嵜葛西膽澤於木村吉清、吉清素寒微、邊領大封、臣屬寡少、故募浮浪無賴祿之、侮視大嵜葛西士民、掠婦女、奪財賄、橫暴亡狀、士民相告、二十三日作亂、諸郡一時鼎沸、吉清在登米、子清久在志田郡古川、聞亂作、父子相會於佐沼、議之、諸寇來圍佐沼、父子不能自援、請援氏郷、督公會之、（仙臺武鑑）公與書葛西

氏郷疑藩祖

私不可廢公

隱岐義久

氏將、使其招集義故、援木村父子、（貞山公治家記録）而我士須田伯耆、以其父殉於性山公、不與公存恤、故久怨之、於是告氏郷曰、大嵜葛西之亂、政宗爲之也、問何故、曰佐佐成政賜肥後、而苛政致民怨、蒙罪國除、今此地民怨之興、乃公與木村氏且得罪、更封他人、民怨又興、如此者數、太閤必擧封政宗、是政宗坐取大封之策也、氏郷大疑、公招氏郷議事、氏郷愈疑、而不來、公亦有病、竟不相見、既愈、乃謂氏郷之怨私也、私不可廢公、出攻宮澤賊將岩嵜義久、出降、公駐師松山、處置傍近之地、且因淺野正勝謝氏郷以無異心、

藩祖救木村父子

天正十九年

氏郷將攻高清水、遂爲名生賊徒所阻、遂合軍攻拔名生、據之不出、告變太閤請援兵、是時淺野長政西上、至白川、聞變返二本松、而木村父子方在佐沼、爲賊所環攻、公往救之、賊兵皆望風而散、父子出謝、於是公與氏郷交盟、而氏郷疑未釋、適長政招公西上、公即至福島、遣原田宗時、濱田景隆見長政、言其無他、長政勸氏郷使與公和、氏郷曰、質成實景綱則許之、時成實在大嵜、公使田村宗顯國分盛重代質氏郷、氏郷不聽、公乃名成實遣之、於是氏郷出名生、歸會津、而告我謀叛愈不已、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太閤名公

我田村將軍之裔

富田左近證藩祖不叛

及氏郷鞫問之、德川氏亦勸使速至、先是夫人田村氏在伏見、至是有書至、公密見之、喜曰、誠坂上將軍之裔也、左右無知其故者、既而聞書中所陳、蓋謂方今天下分崩、且及變故、未聞公之去就何如、願唯遵公義、勿以妾在斯爲念、妾匕首不去袖中、有變則不至受辱於他人也、（仙臺武鑑）閏正月四日、公西上、偕長政入京、適太閤放鷹於清洲、報至、顧富田左近曰、政宗速至、非叛也明矣、左近對曰、曩者織田氏疑公叛、而公應召、輒至右府、信其不叛、今日之事是也、太閤然之、（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後氏郷聞之、與左近生隙、於是太

太閤勅問藩祖

鶺鴒穿眼孔

閤名公出其應賊檄支披問之公別寫一通使與此照太閤曰實出一筆信矣公曰是僞書之巧無可辨至其押印則僕兵事所押與此有異作鶺鴒狀者乃平日所押而鶺鴒皆穿眼孔今不然所辨是已太閤旁求公平日往復書柬見之果有眼孔太閤感其思慮之周置不問（仙臺武鑑○四家合攷云公此行立塗金磔柱於馬前入京先是我臣山津田八兵衛告公叛於氏郷於是三成使八兵衛與牛越内膳對狀不決此事本藩諸記無所載）

左京大夫幸長

藩祖賜羽柴氏任侍從兼越前守

太閤賜邸于聚樂使淺野幸長爲公營之（貞山公治家記録）旣而太閤奪吉清封邑賜於公且命征奧中賊徒賜羽柴氏任侍從兼越前守（貞山公治家記録）六月二十一日公

藩祖攻宮寄

藩祖攻佐沼

舟山伊賀先登

卽引兵先攻宮寄圍之數重我兵蟻附而上城兵連放火砲濱田景隆死之其餘死者頗衆公大怒麾諸兵一時並進賊主笠原民部不自支請出降公不許城中失火自燒民部走城乃陷太閤賜書賞其功公更進攻佐沼佐沼素爲木村氏治城至是爲賊所據賊將某已死子尚幼一粟放牛護之二十八日公使諸隊進薄城下舟山伊賀挿星月旗章直附堞先登公遙覽呼曰伊賀先登何不爲後繼也皆相繼而進伊賀爲砲丸所中轉墜塹中公又呼親兼使救之伊賀曰無傷也伊賀子太郎兵衛馳至扶起之手探鎧

孫兵衛信康

特見非徒鬭

堀尾帶刀吉晴

蓋卷手巾懐之故丸中而不傷也七月朔日遂拔城是役也後藤信康自期先登屢爲原田宗時所先遂爭其功公叱止之淺野正勝未在軍中聞之曰是他日之談資也又見舟山父子呈首級曰未足以爲功也特見其非徒鬭耳正勝又稱其言不矜旣而太閤又賜書賞之公尋向登米賊徒望風而降無一敵者是時中納言秀次大納言家康及淺野堀尾石田諸將皆至將勦大嵜葛西及南部之亂也而公旣拘賊徒於深谷請秀次命秀次使誅之公誅二十餘人送首於京師（仙臺武鑑）而秀次至南部以九戸政實之叛也

徳川氏相我國邑

太閤收我米澤

攝津定重

玄蕃盛志

公出東山命白石七郎支倉與市往諜九戸城地（貞山公治家記録）無幾事平秀次班軍徳川氏相我國邑營岩出山城居之公遂以十月徙焉且脩岩沼佐沼二城公自是與徳川氏情好愈密（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旣而太閤收我米澤公恐長江月鑑黒川月舟之不從我而來也命誅之初月鑑大嵜之役與敵内應發砲不注丸又同泉田重光出質獨拔歸邑及後叛迹稍露將奔最上秋保攝津父子設計拘之黒川月舟初屬大嵜氏新沼之役與我戰及大嵜國除月舟因上野政景請降政景其婿也公赦而屬之境野玄蕃至是皆

文禄元年
征韓之役

誅之。政景爲月舟苦請、僅得免。公遂誅須江大隅、八森相模、皆二氏之臣也。（貞山公治家記録）文禄元年正月、征韓之役興。公以屋代景頼・鈴木重信爲留守、而公率成實・政景・重宗以下從之。太閤以其遠境且承亂後、故定爲千五百人。而公帥三千而西上。（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作定爲五百人、備數爲千人）三月十二日啓行。前田氏爲先驅、徳川氏次之、我又次之。而兵甲器械之美、我爲之最。若遠藤宗信・原田宗時背負木力、丈餘將垂地。以金鎖約諸鞍上。途觀者如堵。世稱華侈爲伊達様者、蓋本此。

伊達様本此

六月（貞山公治家記録作四月）達名護屋、經營旅館。且施與米粟於四十八萬人、馬芻稱之。徳川氏營外有一水、前田氏卒來汲。徳川氏禁之不聽、將戰。公居間平之。七月十四日、前田氏有作童舞者、未奏之。慰曠日之無聊也。公觀而樂之。謂我亦習舞往奏。報之適徳川氏營。有相殺而走者。諸軍戒嚴、事遂止。先是公就長政、請航海赴韓。不允。

藩祖請赴韓
文禄二年

二年正月、太閤命長政西渡。又命公。公艤舟於名護屋、遭風淹滯。四月達釜山浦。長政父子與韓人戰殆敗。公聞變馳赴、韓人解去。追北斬首二百餘級。太閤賜書賞之曰天下譽也。（貞山公治家記録云、内藤記録載此時太閤賜甲一領。未知實否。）

天下譽

長政進向蔚山城。公亦從

之。初蔚山爲我所奪、我將既退、韓人復據之。要我歸路。我兵競攻逐之、將奪武器。城兵見其後不繼、擊殲之。公乃爲之計、使白石宗實將數百騎伏谷中、別出一隊作復奪武器狀、競進。城兵出拒、我佯敗誘之。伏起、矢砲雨注、遂得大捷、斬首若干級。長政大謝。

明主謀和

六月、明主使沈維敬謀和。我將士將旋。初我攻晉州城、而牧使判官（仙臺武鑑作赤國木曾判官）善守不拔。於是太閤又使琢攻拔之。城頗險、不可輕近。

加藤清正造龜甲車
主計頭清正

加藤清正造龜甲車、令附垣、持鶴嘴壞之。城兵投火燒之。清正張牛皮於龜甲、附垣如初。櫓忽崩、衆繼而入城、遂拔。公生擒數人、乃班師。九月十八日、公達名護屋。是役也、原田宗時獲病先還、死於對馬。公詠國歌六首悼之。（貞山公治家記録）

豊前宗泰
藩祖機敏

公之在名護屋、一夜太閤行營有火。諸侯馳至、無舟進退不如意。川島宗泰索得舟一隻、公乘之先衆至。人稱其機敏。（仙臺武鑑）閏九月、公謁太閤於伏見、賜邸。初太閤養秀次爲子。後生秀頼、因有廢立之志、稍與生隙。（仙臺武鑑）

文禄三年
庶長子兵五郎奉侍秀頼

三年二月、使庶長子兵五郎奉侍於秀頼。（貞山公治家記録）是月、太閤觀花於芳野。公從之、詠國歌五首。（貞山公治家記録）

祖母磐城氏卒
文禄四年

六月、公祖母磐城氏卒。（貞山公治家記録）四年、公受命東下就國。（貞山公治家記録）太閤遂命秀次自盡。素與秀次親善

粟野木工助仕秀次
寺西筑後守　岩井丹波守

者皆得罪時公在岩出山聞變西上途中往往與公
相善者皆報曰有公與叛之流言宜速來謝初粟野
木工助去我仕秀次專得寵遇秀次請公赦舊過於
是及公造秀次木工奉事甚謹有與他侯異者世遂
稱公與秀次逆謀公遣白石若狹至施藥院議之施
藥院曰宜就我寓焉公從其言太閤使前田玄以寺
西岩井三人來問曰子從秀次鹿獵以謀叛信乎公
曰無之也又問子就國嘗受秀次賸手曰有之是等
事不足必盡告也三使去故矯其言曰不告而受賸
令乃遭疑不能辨天也遂出而言之太閤曰想當然

藩祖抱冤屛居
伊勢宗求
中島湯目上書言藩祖情實
懸四十金購求揭標者

爾且竄政宗而令子兵五郎襲家宜名政宗諸臣使
誓不與政宗通問於是公抱冤屛居京中喧傳政宗
部下之士且來縱火京城禍且在近人心洶洶德川
氏囑曰宜洞開邸門示其無他狀如其言人心始定
(貞山公治家記録)　中島伊勢湯目民部深以公蒙冤爲憂要
太閤於途上書言其情實太閤疑稍釋而又有揭標
於德川氏門者曰政宗與最上義光胥謀奪天下獻
之太閤太閤曰此出忌政宗者之所爲所謂若曰與
秀次謀叛者亦是類已遂赦之因使捕揭標者公與
義光懸四十金購求之不得也公謁太閤太閤賜藩

兵五郎受太閤偏名稱秀宗
慶長元年
若狹守勝俊
藩祖與淺野長政絶交
藩祖獻御坐船

士邸宅於伏見更奏以兵五郎任從五位與偏名稱
秀宗又名其諸臣令誓無異志書二通一呈秀賴
一納太閤棺中(仙臺武鑑)　慶長元年太閤築城于向島三
月太閤乘船從聚樂至伏見公迎之向島太閤揚扇
招之賜菓賞其營城閏七月地大震太閤命止土木
八月公與書淺野長政絶交先是七月十三日我士
見殺於木下勝俊邸前公將與長政議決之長政依
違不決公大怒遂擧年來宿憾作絶交書十月太閤
命諸侯營城於木幡長櫃載紙衣往手頒與之公亦
與焉此役公造御坐船獻之太閤喜賜刀謝焉適太

太閤擇大拵與藩祖
慶長三年太閤薨
慶長四年
因幡守康光　兵部大輔秀政

閤乘船巡視土木公出謁太閤戲謂侍臣曰我刀爲
政宗所竊宜收之近侍來逼公遁半町許太閤曰佳
盜也一笑而罷又嘗盛拵於器太閤手自賜諸侯曰
政宗好事者也宜擇大拵與之手持一拵曰除此外
無更大者也與之十二月營成公獻鍋製鉢瓶灌湯
器各三百箇又饗太閤於伏見邸茶讌相歡(貞山公治家記
録)　是歲公使原田宗資遠藤出羽攻國分盛重於國
分城盛重走(盛重傳)　三年八月十八日太閤薨於伏見
四年公女許嫁德川公子少將忠輝德川氏又養松
平因幡及小笠原兵部女配之福島備後守蜂須賀

備後守正之長門守家政　五奉行詰私婚　今井宗薰　兵部大輔直政　長束大藏少輔正家　増田右衛門尉長盛

長門守大坂五奉行使來詰曰太閤遺命諸侯勿私婚嫁今太閤薨徳川氏先廢其命豈有異志乃爾耶徳川氏曰吾欲叛則叛何必破婚嫁法然後叛吾特思氷人既告諸有司耳而詰吾有異志是奸人亂國之言可慮已又詰我及福島蜂須賀諸氏如初公對曰是堺商宗薰之所媒其告有司與否非吾所能知也奉行遂欲誅宗薰徳川氏曰誅宗薰是辱我也我何面目輔佐秀頼而立天下乎吾必誅五奉行矣公從之諸侯互相黨附將戰朝野騷然堀尾吉晴與井伊直政謀和之長束石田増田淺野薙髮謝罪交贈

世子生于大坂　慶長五年　徳川氏議會津地利　勘解由兵衛景頼

誓書事始平十二月八日夫人生世子於大坂小字虎菊名忠宗是也徳川氏賜佩刀以見賀當是時上杉中納言景勝與石田三成密議歸封稱病不出大修邑中城壁誘遠近無頼所在作亂於是諸道告景勝叛者飛報相望徳川氏喩景勝西覲景勝答辭無禮叛迹愈露五年徳川氏馳檄諸侯東征會津名公及最上義光議征會津之地利既而公先衆就國避敵地從上野轉出岩城相馬相馬亦舊有隙因別闢路不使公過城下途上忽見一隊人馬至即屋代景頼來迎也乃至北目城將攻景勝就留焉刈田郡小

藩祖賞小原土兵

原土兵二十許人欲斬獲策功相勒邀擊上杉氏將鹿子田助右衛門于途獲首若干來獻公大稱其志賞賜鳥銃八口命堅守小原壘一時相傳渡瀬土兵亦與之戮力擊殺上杉氏卒於舟石公益感賞景勝頗憂之使刈田諸邑出貧寂光寺住僧慶印亦與上杉氏戰上杉氏將大畑吉兵衛與白石城兵議率兵出滑津本邑土兵搆柵撤橋要擊卻之又殺米澤遞夫奪其書景勝大驚令衆往勦土兵拒戰於佛松頗有死傷遂奔最上櫻田元親從子眉嶺出攻河股城拔之上杉氏悉衆來攻獨力不支委城而遁六月二

藩祖出兵白石　右近定宗後稱安藝　志摩重長　伊賀斫倒門柱

十四日公出兵白石隔川而陣見一隊疲甲羸馬相率而至者號曰小原渡瀬土兵也公感其一敗不屈將復來救使其休息養鋭未刻鳴鼓一軍大喊登城城將甘糟備後往米澤不在登坂式部兄弟及大嵜三治葛西長三郎等防守焉屋代景頼縱火外城乘之城兵矢砲亂發衝煙出闘我將亘理右近揚鞭奮進衆繼之公呼中村盛時使進盛時率手兵乘塀不顧矢砲片倉景綱從西山岡重長從南皆登城舟山伊賀在重長部下揚斧斫倒門柱扉闢焉而入諸士奮勇致戰所獲大嵜三治以下七百餘級式部兄弟

東照公班師

請降猶豫移時鹿子田右衛門不知其志勵兵曰何
不致死戰無敢咎者右衛門親率手兵開門出城兵
惡之放砲擊殺積草燒尸誤失火延燒城樓而式部
等出降至申而効功戰方酣德川氏遣今井宗薫來
公謂宗薫曰吾將叢砲鑒城供子一覽也然右近不
待命而先登城遂陷以故公不滿之後德川氏聞之
召右近父重宗爲質在江戸稱賞右近驍勇絕倫貞山
公治家記録 ○仙臺武鑑 公既取白石將復攻來折八月二日石
田變報至東照公班旃飛檄報公公不肯動而且慮
相馬義胤乘虛來襲命後藤信康往守亘理坂元城

最上義光請援　山拔守兼續

適有東照公書至曰加賜刈田伊達信夫二本松鹽
松田村長井七郡凡四十九萬五千石餘以爲臣士
之俸公喜受之九月十五日最上義光遣子修理太
夫義康來請援蓋此時直江兼續攻入山形事危急
故也片倉景綱耳語曰兼續入出羽我空傍觀不救
山形拔而兼續亦疲矣然後我乘之羽州可一擧而
取也公笑曰義光屢窺我境非無私怨然今日之事
公也且義光於我爲叔父而母亦在彼焉安可不救
乎命上野政景率五百餘騎往救之 貞山公治家記録 景勝
與三成謀擧事於會津欲夾擊德川氏而以我在其

天險可恃　政景入山形　石見綱元

後故不能尾擊事既齟齬因謂三成或敗德川氏必
來攻則會津防之不利宜入米澤遂取最上據之是
天險可恃也兼續遂攻陷畑谷城尋向山形義光與
戰於鈎取山麓破之 仙臺武鑑 政景出陣於菅沼山下兼
續聞之出攻長谷堂將乘勢襲山形長谷堂城將志
村伊豆善防不敗政景入山形決議二十四日隔須
川與兼續對壘麾兵踰川與兼續前鋒春日右衛門
接戰以深溝絕路進退不利故各收兵去二十五日
公命茂庭綱元率手兵攻湯原湯原城兵相告曰伊
達氏我之舊君也併旁邑土兵出迎綱元併勤之縱

三成敗聞達至　義光政景尾兼續　大學勝成　彌平實光　赤黑琵琶旗章

火逼新宿城將大畠吉兵衛防戰不克致城遁士兵
戰頗力後公賜酒賞其功而綱元以其拔軍先登不
守法故不賞焉二十七日公與書政景曰景勝或出
我亦將出兵最上與決雌雄也因遣鈴木重信視其
狀及此時三成敗聞達至景勝使兼續班兵兼續恐
我尾擊乘晨霧自燒其營從烟中收兵義光政景躡
而擊之兼續且戰且卻全軍遂擾我士小田邊大學
旗章赤琵琶石川彌平黑琵琶縱橫馳突當者皆辟
易兼續戲曰卿等旗章琵琶若曰引退者何也二士
曰使敵引退耳蓋彈琵琶邦音彈猶引故有此戲也

藩祖出師福島
大炊長義
出羽重長
庭坂土民邀擊上杉氏諸將

兼續既退、殘兵或降或走、春日右衛門獨在長谷堂。
駐土兵未攻綱元。綱元擊走之。十月五日、公出師福
島、綱元爲先鋒、片倉景綱・高野親兼・屋代景頼以下
從之。景勝遣須田大炊守梁川、本莊出羽等守福島、
伊藤道二爲軍監、脩城壘待之。七日、將攻梁川、作三
隊進、別分一隊出福島城西、絶福島・會津米澤通路。
上杉氏將大關常陸・芋川縫殿來救福島、途過庭坂。
土民五十餘人、以我舊主、欲有所報、結伍邀之。二將
事出不意、軍大驚、纔破之入城、使要市人致賓。天雨、
逢隈河方漲、城中以爲我不來、而我既逼之。裨將岡

慶印說景頼
內藏信綱
敵已出矣豈得徒歸乎
征韓之役藩祖髭熊毛氈

左內曰、敵已隔岸而陣、我宜渡川而戰。粟野美濃不
從。左內率手兵突出、於是皆相繼出戰。綱元與之合
於來折、擊破之、進至長倉。景頼亦馳赴。羽黒僧慶印
說景頼曰、小田切安藝據瀨上柵、盡拔之、然後進。景
頼因圍瀨上。小田切出柵迎之、將接戰、公使富塚信
綱言曰、懸師無繼、恐有後患。景頼曰、敵已出矣、豈得
徒歸乎。忽見綱元引一隊而來。景頼乃舍小田切而
渡摺上川、直向福島、以佐藤縫殿爲導、整隊行。綱元
奪瀨上驛。敵敗走。景頼進兵瀨上驛外、待其走來、盡
殲之。伊藤道二殿而退。見景頼臣莊子隼人襲熊毛

袍故世多識之
豐前義任
瀨上之捷

氈袍、以爲我公也、命曰、勿顧他、必與大將相搏也。進
逼之。我亦扶隼人交綏。後道二誇人曰、我能與政宗
接刃也。仙臺武鑑○或云、岡左內與藩祖親鬭、訛傳此事耳。城中聞敗報、將
卒失色。本莊出羽子彌次郎請自出拒。出羽制之、不
聽、使兵若干從之。當松川而陣。我將黒澤義任渡川
與之戰。片倉・茂庭皆渡、而公麾下亦至。衆皆踊躍爭
進擊。敵軍北。川傳右衛門死之。次郎望城而走。莊子
隼人進逼之。青木新兵衛代與之接。次郎乃得入城。
不入城者、走羽黒山、皆爲我所獲。此役景頼獲首八
十九、餘將準之。世稱瀨上之捷。仙臺武鑑白石以西、屋川

紙旗竹槍迎我
左兵衛實常

越河二地、永爲我有者、由此役也。貞山利公年譜本莊出羽
嬰城固守。片倉景綱攻之。城兵出拒。我士國分外記・
須田助總戰死。高野親兼從梁川來、會近邑農夫、揭
紙旗、執竹槍、以迎我兵。親兼遣之庭坂、佐寄斷米澤
路、遂奪會津密使、呈之砂金實常。陣於羽黒山南、放
砲連擊。敵兵爲之退還入城。實常收砲屯駐城中、見
其寡少、開門出擊。高梨丹波斃一人、傷一人。敵軍披
靡、遂入城。此役所獲上杉氏隊將布施次郎右衛門・
武田彌之助等以下、凡三百餘級。流傳景勝大擧而
來。公喜曰、上杉氏以武名天下、吾未能目擊其伎倆、

景勝聲言 景綱諫藩祖

軍法不可犯

丹波斯志

今其庶幾乎、下令諸將部分隊伍而景勝不來始怯其聲言乃爾、公大怒將直屠福島景綱諫曰屠之易耳、既屠福島長驅入會津米澤危矣、不若斂軍待德川公征三成後及景勝而夾攻拔之爲萬全也、公善其言遣使關原問其狀景綱乃連發巨砲然後稍稍收軍公屯國見山召景賴曰今之得大捷汝在後隊而挺身先登故也軍法不可犯亦不可拘守如汝者宜爲後進標準賜盃酬之既而公發國見山宮寄内藏助旨元運輜重而殿梁川城將須田大炊見其首尾不屬謂可擊而奪也與佐竹氏援將車丹波率兵

宮寄旨元戰死

湯目景康嘗憂藩祖就見待太閤過津田許之見前藩祖感其志後許以其地名爲氏故改津田

渡阿武隈川發喊走步卒奪輜重旨元拒之不克遂死、亘理右近輜重所載有竹雀幕號亦爲所奪上杉氏誇稱公家徽章遂什藏之（仙臺武鑑）上杉氏將藤田能登臣齋藤兵部與直江兼續臣極樂寺内匠送款約攻福島則啟之因贈誓書公將從其言石川昭光諫止之七日還北目城津田景康陣於國見山將斂軍也梁川城兵出河橋發砲要之景康怒曰渠豈侮蔑耶我且一擊爲凱旋之土實耳舟山伊賀挽馬曰日且暮前軍既懸遠不若收兵無動景康從之人以爲徵伊賀則我或接戰見兵寡少且未諳地利勝敗未

成實出奔

可知也、八日報諸德川氏德川氏答書賞其功（仙臺武鑑）先是文祿四年、（貞山公治家記錄慶長三年公封石川昭光于角田餘下曰先是成實出奔年月不詳蓋此年也與此不同）安房成實出奔不知其故或曰成實功冠諸人而位秩常在政景昭光之下以故意不平至此也、政景昭光慰喻之不聽屋代景賴奉命使其臣屬致角田城其老羽田右馬助以下三十餘人戰死德川氏聞之以百口俸聘成實公訴之故事遂廢及關原之事起景勝又以五萬石招之成實曰生父實元既爲上杉定實養子且景勝爲舊主之仇而委質事之非志也遂不就昭光等以公志招喻之

齋藤兵部請屬成實

和賀主馬叛

大膳大夫信直

右衛門宗直

信濃守利直

成實乃來給俸百口白石之役臣屬寡闕不能成一隊寓在昭光陣中其後齋藤兵部率信夫郡士兵五千人請屬成實於是成實賜亘理郡二萬三千八百石居亘理城（仙臺武鑑）是月和賀主馬叛於南部和賀郡主馬世食邑和賀以不造謁於小田原故邑除賜遺地於南部信直公名主馬存恤之主馬居膽澤郡水澤遂窺閒招集義故據和賀郡水澤城將白石宗直使高橋伊勢村上左近率百餘騎往援且送兵器糧粟宗直亦出陣封境以爲聲援南部利直發兵擊之主馬出戰頗有死傷宗直張陣而進親斃十餘騎鈴

主馬自屠

葛西遺臣據旅寄城

大藏信直　九兵衛重直

慶長六年

經始仙臺城

木將監致死而宗直掖主馬還兵後徳川氏名主馬主馬自屠於宮城國分寺事乃止後公所賜者刈田伊達以下七郡之地遂不果賜蓋以其迹似黨於主馬故云是歳葛西遺臣糾合浮浪叛據南部閉伊郡釜石旅寄城我將中島信直古田重直在氣仙郡同東山白石豊後等因公命往平之拔旅寄殄戮百六十一人公以徳川氏命贈魁首於南部（仙臺武鑑）六年正月經始仙臺府城以後藤信康川島宗泰爲土木吏二月東照公有命將征上杉氏宜會師公因閲兵（貞山公治家記録）三月賜邑近江蒲生郡五千石初太閤有命

石川義宗襲景勝領邑

慶長七年

佐渡守正信

秀宗質江戸

未果也又賜武藏埼玉郡久喜及近邑百餘以爲湯沐地（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五月石川中務義宗帥手兵夜襲景勝領邑長井板屋放火往反二十里餘公稱其殊功絶倫別賜書於其父昭光曰義宗之擧雖膽勇有餘而孤軍深入萬一不虞何以自脱子何不喩止之九月公至伏見謁台徳公於江戸十月從伏見歸留江戸七年正月公見豊臣秀頼東照公不説本多正信承東照公意喩公使秀宗質於江戸（仙臺武鑑）五月訛傳佐竹相馬二氏徙封田村夫人在相馬公招致之又聘白川義親賜百口俸（貞山公治家記録）及與白石城

仙臺城成

慶長八年

東照公任征夷大將軍

慶長十年

慶長十一年

於片倉景綱轉賜其邑亘理於成實（仙臺武鑑）仙臺城成八年八月移居焉是歳東照公任征夷大將軍上京諸侯皆從之公爲先駈十年台徳公任征夷大將軍上京諸侯從駕如初（仙臺武鑑）十月茂庭綱元傳命檢視封内田野荒蕪之地（貞山公治家記録）是歳公徙白石宗直於登米以其嘗援和賀主馬結怨於南部故恐其封鄰南部也（貞山公治家記録）十一年加賜常陸龍崎及信太筑波河内三邑近江一萬石（仙臺武鑑）二月使屋代景頼檢視田野以客歳所檢未詳也（貞山公治家記録）先是耶蘇教自南蠻入盛行天下公欲征伐南蠻以拔其根本

支倉六右衛門等至呂宋

藩祖長女嫁少將忠輝

慶長十三年

藩祖賜松平氏

任陸奥守

慶長十四年

出羽兼清

慶長十五年

因向井將監忠勝請諸幕府得篙師十人使與支倉六右衛門松木忠作西九郎田中太郎右衛門諸士浮海至呂宋窺視其形勢閲歳諸士齎呂宋王書及奇貨珍寶返呈且曰南蠻風俗柔脆我征之如挫腐朽公欲奮成其志時禁耶蘇令甚嚴不得遂其志而止（仙臺武鑑）十二月公女嫁於少將忠輝（貞山公治家記録）十三年公賜松平氏任陸奥守賜佩刀（仙臺武鑑）九月公命鈴木重信奥山兼清議定藩士采邑（貞山公治家記録）十四年七月使銕砲隊放砲城下親臨視之八月又觀砲於糠家（貞山公治家記録）十五年十月將軍見臨於藩邸（貞山公治

慶長十七年

家記 十七年、少將忠輝臣清水丹後守、禁錮於我仙臺。

武鑑 十二月、京師禁垣有改造之役、公脩南垣焉。貞山公治家記録

慶長十九年

十九年三月、公受命築城於越後高田、七月、竣功。是月二十八日、歸仙臺。仙臺武鑑 九月、遣山岡志摩與書本多正信、又遣砲隊二百人、蓋以浪華之變將起也。貞山公治家記録

大坂之役

十月七日、飛檄來報大坂之役果起、公適觀謁、馬直入名、諸老議以鈴木重信留守、自將西上、途過白石、見片倉景綱、景綱方疾、請以子重綱爲先鋒、公諾之、景綱謂重綱曰、此役必以交和結局、而明春再擧乃成波瀾之十五日、見秀頼使和久宗友

景綱請以重綱爲先鋒

五郎兵衛重綱後拯備中

半左衛門宗友

東市正且元

於小山、曰秀頼逐片桐且元、以其離間東西也、非有他意、願政宗爲辨之、公即押送諸江戸、十一月八日公至大津、山岡志摩致東照公之命、借銀百貫、以供軍費、十日、入京、謁東照公於二条邸、即發十七日、陣于平岡、十八日、陣于矢尾、二十日、將軍父子使公移陣于木津。貞山公治家記録 十二月朔、敵自燒仙坡外坊、入城、公將乘擊之、以無命故止、即移陣燒後、遺材累積、頗爲得利。貞山公治家記録 三日、將軍臨我營、四日、將軍父子上茶磨山、臨瞰城中、將軍遂移陣岡山、公往謁。貞山公治家記録○或云、此日東照公入藤堂高虎營、高虎單身從之、轉入我營、公亦單身從、而我藩記載無

遺材累積頗得利

宗則伊達政景子

官内左衛門竊禁榜

也、十四日、攻城、伊達左近宗則臣氏家宮内左衛門、潛奪城中所揭禁榜來、公賞賜之、氏家再奪旗一本、更有賞賜、公使片倉重綱臣蒲倉二兵衛偵城中擧動、又使大町刑部義賴偵察、爲流丸所傷還、無幾東西和成。仙臺武鑑 二十八日、秀宗受封伊豫宇和島、食十萬石。貞山公治家記録○仙臺武鑑作八月誤 元和元年、公受命同諸侯收大坂石壁、三月、撤兵而歸、既而秀頼復作亂、親出陣天王寺、將軍飛檄報至、四月、公發江戸、五月二日、至大坂少將忠輝之營、翌向奈良、五日、命爲奈良口先鋒副少將忠輝、先是將軍使人日來問者不絶、此

東西和成

秀宗受封伊豫宇和島

元和元年

秀頼復作亂

役片倉重綱爲我先隊、陣於道明寺山下、謂其下曰、山下之地、進退不利、宜卻陣乃卻二町餘、諸老或以爲非計、重綱曰、若敵登山俯發矢砲、我何以防之、宜山下存餘地、設伏待敵、登山則勝可必矣、諸老皆服、乃伏一隊于山下、自將一軍去山而陣、翌城將後藤又兵衛政氏來攻、伏兵齊起、亂砲橫擊、政氏遑遽將上山、重綱又來擊走之、城將薄田隼人正兼見政氏危急來救、重綱臣溢谷右馬允與正兼相搏斃之、政氏敗卻、我奪山據之、丹野源四郎曰、赤隊中有我叛士石田小太郎、重綱曰、宜衝赤隊殲之、赤隊者政氏

諸老服重綱計

赤隊

鬼子片倉

一隊皆赤裝也、既而赤隊復出、重綱縱騎士蹂躪之、敵坐地藉槍以待、重綱又張步卒於左右、從旁阻擊、隊將兵既接、本澤彌六郎・平塚文治郎・大龜九郎次・齋藤長藏、悉力而戰遂死之、小關掃部・橫山左七收其屍、出衝敵陣、齋川與右衛門・澁谷半七馬上揮槍、或搏擊各獲首級、政氏先衆、左右指揮、爲飛丸所中、墜馬死、餘衆潰走、重綱追而擊之、將收軍、城兵尾之、重綱士山村六右衛門回戰致死、重綱還營、撿首凡九十一級、自是重綱驍名大著、稱爲鬼子片倉、此田東西亂鬪、我士櫻井小次郎甫十八、學散樂在南都、聞此役起、馳來屬重綱部下、提槍頗力、其餘莫不力鬪、一以當十、石母田宗賴逐敵而進、其臣西部掃部按馬諫曰、懸軍遠進、危道也、言未已、城兵從後大至、宗賴舍前當後、有一人來與宗賴接刃、僕傳左衛門屬槍誤不得中、宗賴叱曰、何不諦視撞之、復撞之、乃斃、敵兵愈至、輕卒彌藏・源二郎兄弟、齊執砲連發、疾如雨注、敵軍辟易不敢迫、小田邊勝成率部下與牧野盛仲・今泉清信薄城濠、見真田氏部兵挑戰、飛丸中勝成胸不傷、我亦亂發矢砲、如雷電交至、兩軍之接也、敵槍我刀、往往爲敵所乘、勝成奮勇挺進、左右

大膳宗賴

西部掃部諫宗賴

大藏盛仲　山城清信

助九郎茂成後稱主殿

牧野盛仲一隊多執槍

犯令之罰在我

秋保賴重戰死

從之、遂得交綏而退、勝成子茂成深入陷敵中、左右縱擊、殆不能脫、國分喜兵衛・堀江左助往救、勝成又橫擊走敵、茂成被創、公賜戰袍賞其力戰之功、盛仲見勝成之亂鬪、謂我有死而已、與敵將馬上相搏、墜馬斬之、盛仲一隊多執槍、以故頗得捷、松本若狹在公陣左右待命、而未動、成實勸使進、曰、犯令之罰在我、勿以爲慮、若狹渡水而進、與敵兵相遇、殆敗、我兵從旁發砲擊之、敵遂潰走、公巡營至此、大稱揚之、此役秋保長門賴重戰死、一隊死傷甚衆、部下丹野善七郎善戰、公後擢之爲隊長、大越十左衛門茂世初蒙譴斥、潛從此役、獲敵騎而上其首、公赦之、五月八日、秀賴自殺、事乃平、仙臺武鑑　二年、東照公臥病於駿府、大漸、公往候之、東照公囑曰、吾大業既成、而治未洽天下、老臣宿將漸盡、可恃者卿耳、卿幸以子視秀忠、公垂泣諾之、東照公遂薨、公第五子攝津守宗綱以四年五月卒、年十六歲、公悲悼之、貞山公治家記錄○仙臺武鑑　六年五月、江戶大城脩石塀、成實蒙命董其役、十月功成、七年正月、江戶藩邸罹災、將軍賜白金平之、公尋使改營、諸老諫曰、近歲軍費未裁、土木從興、若有事、則何以應之、公笑曰、吾知四海自此無事靡以爲

秀賴自殺　元和二年

東照公薨

元和四年　第五子宗綱卒

元和六年

元和七年　江戶藩邸罹災

元和八年 宍上義俊國除
大夫人宍上氏薨 元和九年
片倉重綱騎駿馬
甚三郎定成
紀伊俊信
藩祖奇材 寬永三年

意也、若或有事、請諸幕府、而得其軍費或勦賊、而取糧於敵、又何慮哉。仙臺武鑑 八年、宍上義俊有故國除、公奉命收其城、使成實收延澤・安藝定宗收清水・相摸宗直收東根・片倉重綱收神山城。先是義光誘大夫人致之山形有年。至此公迎之歸。翌歲七月十七日、病薨、號保春院。仙臺武鑑 九年、大猷公上京、公與世子從之。閏八月二十八日、有勅騎駿馬。公命片倉重綱騎之。任壹岐掾重綱子定成、年十五、又騎駿馬、而供於天覽。因賜口宣。葛西俊信亦奉命作馬舞戲。觀者皆稱公之多奇材。仙臺武鑑 寬永三年八月、公從參議正四

藩祖從參議轉權中納言
第七子宗高卒
藩祖營菟裘 寬永五年
台德公臨藩邸
寬永九年
台德公薨

位下、轉從三位權中納言。是月、第七子右衞門大夫宗高卒。公既讓封於世子、請營菟裘於宮城郡少林。見許。五年正月、營成移住焉。仙臺武鑑 寬永初三月十二日、台德公臨藩邸。公親供饌。内藤外記持飯器曰請見嘗試。公怒曰、吾老矣。豈復有志於天下哉。有志於天下者、二十年前事耳。然當時亦未嘗欲以藥毒人主也。台德公笑、為外記謝之。仙臺武鑑 九年、台德公不豫。公將往謁。執政書至曰、稍癒矣。乃止。未幾報復至曰已革矣。公遽上途。至則台德公名之薦囑後事。猶東照公之初。台德公遂薨。閏八月、大猷公任征夷大將

大猷公任征夷將軍
藩祖訪紀侯
其事止于朔望入朝而足矣

軍。仙臺武鑑 時大猷公尚少、人皆疑紀侯之有異心。於是公命大臣巨室、算其養士多寡、蓋欲有所用也。後公訪紀侯於江戸邸。將辭去、紀侯送出。公回顧其邸中諸臣曰、盛哉士也。明日天下有事、紀侯必率此士以從事于幕府。苟不然、僕雖老矣、亦舉平日所養之士以與此相周旋也。大笑一揖而去。都下傳稱、疑者皆釋。將軍聞之、甚稱其志。執政尋贈書曰、將軍生當治世、未諳戰爭之事。請卿以暮夜閑暇侍坐談古也。公答曰、僕辱藩屏一方之任、養育士民、所以未覲者、特欲有備于天下之變而已。其事止于朔望入朝而足

寬永十一年
第三子宗清卒
藩祖長女大歸於仙臺
大猷公臨藩邸
寬永十三年

矣。若暮夜侍坐、則礬御存焉。遂不奉命。古談筆叢 十一年七月、第三子河内守宗清卒。八月、大猷公上京。公亦從焉。賜邑江州蒲生・野洲二郡五千石。十月、始入其邑。仙臺武鑑 先是公女嫁於少將忠輝。元和二年、忠輝譴於飛騨、公女大歸於仙臺、剃髮號天麟院。大猷公臨藩邸、公作舞樂供覽。蓋名護屋之役、欲作舞報前田氏不果、今擬其事也。公親執太鼓節之。將軍歡甚。仙臺武鑑 十三年、將覲於江戸、適有病。諸老諫止之。公曰、吾死期不遠。欲謁將軍、然後就死耳。四月九日、遂發迂路謁日光廟。二十八日、達于江戸。五月朔、勉病入朝。

藩祖整服見大猷公

大猷公慰勞之命侍醫来視既而病日革二十日大猷公臨邸親問公整服端坐見之曰丈夫死蓐上非素志也所恨是已嗣君宜恢弘祖業以光萬世大猷公慰喻之出夫人請侍病公不許二十四日薨年七

藩祖薨謚曰貞山利公

十歳法謚貞山利公輿柩歸葬諸仙臺般若峯造廟號瑞鳳寺殉死者十五人皆葬其側（仙臺武鑑）

藩祖實録卷之下終

静雲堂梓

附録藩祖遺稿

朝鮮軍中寄虎哉和尚

何知今歳棹滄海高麗大明属掌中匣劒嚢弓治國處歸帆須是待秋風

朝鮮之役載一梅而歸栽之後園詩以紀

絶海行軍歸國日鐵衣袖裏裹芳芽風流千古餘清操幾歳閑看異域花

有感

邪法迷邦唱不終欲征蠻國未成功圖南鵬翼何時奮久待扶揺萬里風

醉餘口號二首

四十年前少壯時功名聊復自私期老来不識干戈事只把春風桃李巵

馬上少年過世平白髮多残軀天所許不楽復如何

年内立春

年の内にけふ立春のしるしとて軒端にちかき鶯のこゑ

立春

こほりゐし昔の谷の氷解て流れに春や知る谷の春の水

夕立雲

夕立のちる花なき雲間よりおほろにみゆる月を出ぬる

涼風

村雨の過て涼しき夕ぐれに鳴く蟬の声は月をさそふか

八月十五夜松島にて

心なき身にもちかへる月影は松島や雄島の浦中の夕暮のそら

武藏野月

出るより入る山の端はいづくぞと月にとはまし武蔵野の原

關雪

さしかゝる旅人越えん逢坂の関の戸埋む雪の白雲

歳暮

老らくは月日はいとゞ早くしてあきたりもせでむかふる年の暮

寄文戀

おもひ余り露ときえなん身のうきを文にかけてはよしもしるらむ

薄色の椿を人に給はるとて

うすくとも色のほとをはみよや君思ふ手入のいろは深くとも

題しらず

なにとてうくおもひけんかゝる世にかはらぬ人の心は

山ざとのみ中く友となりにけり小船にかけし松の木の葉の

元和四年六月茂庭石見を攝津殿の御菩提所を弔奉るとて高野へ遣しけるとき

わもぬれ残りを青ける袖の上にこそぬるゝ夕月の空

辭世

曇りなき心の月を先たてゝ浮世の闇を照してそゆく

藩祖納言公、雄武偉畧、著於一世、而如文事、其緒餘不足取耳、然而其在兵馬倥偬之際、能玩弄風月、不廢吟詠、非襟懷洒落、胸中綽有餘地者、則不能、此當時諸英雄之所絶無、而藩祖之所獨擅也、乃雖咳唾之餘、猶爲可惜、况斐然成章乎、今就遺稿、採取歌詩若干、附諸實錄之後、亦足以窺其一斑也、明治十四年二月、白石時康謹識、

仙臺　佐藤竫書 時年七十六

藩祖實錄　三　靜雲堂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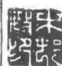
藩祖實錄跋

嘗讀鹽谷士弘所著織田信長論。至曰政宗不仁與光秀無以異也。披卷罵曰咄何物狂儒誣我藩禮之甚也。桂山公之為畠山義継所執也。會藩祖不在。聞變馳至。則桂山公既遭害矣。若使藩祖在。未必無善處之之術也。予深惜之。士弘淺陋寡識。輕信稗史。堅乘為此說耳。因欲作一書以辨之。適書肆伊勢氏

上梓齋藤竹堂所撰之藩祖實錄。請予跋。受所讀之。考據精確。真不負為實錄。如記桂山公之變。首尾頗詳密。其致意也深矣。嗚呼。斯書一出。世之集矢藩祖者。必將渙然冰釋。則何用予之辨乎。乃書之為跋。

明治十卯季九月上澣

仙臺　木村敏謹識



明治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改題御屆
同　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五拾錢

著者　故人　齋藤順治

相續人　宮城縣平民　齋藤大三郎
宮城縣下陸前國遠田郡沼邉村三十八番地

校正人　同縣士族　國分平
宮城縣下陸前國仙臺區定禪寺櫓丁六番地

出版人　同縣平民　伊勢安右衛門
宮城縣下陸前國仙臺區國分町五番地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93
SS□=14664093